叢書集成二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九二册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尚書

書經詮義十二卷卷首二卷(下)自卷十至卷十二……清　汪　紱撰……汪雙池中研所　〇九二　〇〇一
尚書補疏二卷（六經補疏之二）……清　焦　循撰……焦　氏台　大　〇九二　一三七
禹貢鄭注釋二卷……清　焦　循撰……焦　氏台　大　〇九二　一五九

先秦史——春秋

左氏摘奇十二卷……宋　胡元質撰……宛　委　選　〇九二　二一七
左傳紀事本末五十三卷……清　高士奇撰……九朝紀事　〇九二　二八七
春秋集傳二十六卷（原缺卷十八至廿、廿三至廿六）(上)自卷上至十二卷……宋　張　洽撰……宛　委　選　〇九二　六七三

書經銓義

下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書經詮義卷之十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後學　程夢元靡園　校字

余家鼎彝伯

君奭

首五節言天命人心之難必而輔成君德之不可無人次三節言商之永天命而孚民心者惟是六臣之力又次一節欲召公期匹休焉又次六節言周文武之受天命而化成天下者亦惟是五臣四臣之力而在今則惟二人見責之無可委又次一節欲召公之

寬裕以圖共濟焉又次一節述顧命以感之又次三節反覆於天命人心之際而期其未至之功次一節又即此意而丁寧之末節飭之以就職焉此篇之作不可知篇中誠懇惻怛之音則惟恐輔治無人於以可見周公之心焉其字句亦多難强解以大意觀之焉可也○書序有召公不悅之語史記及唐孔疏皆因而附之各成臆說此可見漢唐儒者之陋矣及宋蘇氏林氏始悟序說之非因以爲召公欲與周公謝事告老故周公示以不可去之意如此此於篇意爲近之矣朱子及蔡九峯乃確認以爲召公欲去而周公留之之辭然後使讀此篇者於辭意之間亦可豁然明白蓋不從語氣間討探古人精神心術而只從糟粕裏穿鑿附會時事此諺所謂讀窩書皮上去也今之經學雖曰確有所宗然而坐此弊者尙往往然矣○朱子曰召公不悅這意思曉不得若論事了亦儘未在看來是見成王已臨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周公自可了得所以求去耳又曰召公不悅只是小序恁地說裏面卻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周公留他說朝廷不可無老臣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於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

不喟然太息也試於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紱按此篇之作確當在成王諒闇之制甫終而將涖政時召公欲退此亦是一機會也篇中有小子同未在位之言又述武王顧命之語則情事可知矣前此流言西被周公東避成王在喪召公與太公竭力調護蓋已心膽皆瘁及夫成王既悟迎公東歸此時成王亦已免喪召公喜周公之歸以爲國事可委重周公而已身可退矣故周公留之之辭如此詎知繼此而東方煽叛周公又承王命東征若使召公不留周室誰爲主政於中乎然則此篇之留召公所繫甚重故史臣

亦重其事而詳記其辭也方蘧王氏曰先儒釋經時世多從篇次如此篇在洛誥多士無逸之後成王已即政前已嘗以自服土中期之矣不應今尙曰小子同未在位也則篇次有不可盡從者矣金仁山以此爲初年之書非無據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殷墜而周受之天之休也然永孚於休乎則不敢必矣天既喪殷安知其不喪周其不祥也然終出於不祥乎

亦非敢必也休咎之在天者皆不敢知以起下文在人之意若天棐忱句亦似當闕疑東萊呂氏曰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強謂厥基永孚於休恃而不自休者也意天之必福己也謂其終出於不祥懼而不自強者也意天之必禍己也周公謂吾之於天豈敢計禍福必之哉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愚按東萊之意以若天棐誠句作順天使棐吾之誠解也於此節意及語句皆似巧而欠順蔡傳則以若字解作如字承上永孚於休作一氣下於文爲順且此節語氣只是緣起之辭未說到在人身上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嗇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在天者不敢知在人者宜僇力此二公所其知召公亦嘗以逆天休而無使出於不祥者引爲己責矣不敢嗇于上帝命不敢恃厥基之永孚於休也不敢不永念天威於民罔尤違之日慮其終出不祥也不敢安之則思在我之所以凝之者而已不敢不永念之則思在我之所以畏之者而已威命之柄操之天而思盡其所以凝之畏之者惟人然則今日之責其誰責也委之而去在我周後嗣子孫無復老成之輔將或且大弗克恭上下以遏佚前人光其得曰在家不知乎危之之切故其言如此天命無可徵徵於民心民心之違卽天之威也民心罔尤違卽天之休命也顧民心之罔尤違於今日者

未必其不尤違於後日在上者稍不克恭民心之尤違作矣是則終出不祥也故慮其尤違而保護之使不生其尤違者正在此罔尤違之日不見是圖待尤違而圖之晚矣是以永遠念之無狃目前也朱子曰諸誥多是長句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蔡氏作一長句與朱子同而罔尤違三字專屬民言與朱子說稍不同然蔡甯於帝命不念天威弗克恭上也民罔尤違而遂不永遠念之以防其或尤違弗克恭下也前人光顯之德克恭上下耳大弗克後嗣子孫也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復申上節之意方麓王氏曰帝命之不敢甯天命之當
永念正以天命不易天難諶故也是命也前人以恭明
之德克當天心而得之後嗣子孫不能經歷繼嗣則失
之矣恭德者畏天顯畏小民無遺壽耇尊賢下士也明
德者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講學稽古知人遠佞也愚按
恭明二字吳氏雖兩分究是一串以恭字爲主敬天敬
民則此心常醒清明在躬而無物欲之蔽無不明矣自
其用言之則恭明又是兩件如堯德言欽又言明也弗
克經歷要以無人輔導之故蓋子孫質雖賢哲亦要須

經歷事體過來方能自家成立而經歷又須有人扶帶
他經歷聽不得他自己也此節卻是泛說而影切成王
上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弗克經歷則將墜命而輔導幼君其可無人乎非克有
正言非能別有以正君也迪之即正之也施即施其所
迪也言在今之所以輔我君者我非能別有以正君也
亦惟是迪之以前人光顯之德欲沖子能率而行之以
不至於遏佚則是以前人光顯之德被之於沖子之身
而已而豈能有加乎夫德至於文武亦已至矣法至於
文武亦已備矣周公制作偉偉皇皇以立周家一朝之
治體以貽其後嗣子孫使世世可守而行之亦惟是成
文武之德而已矣故其於前人光之外本非能他有所
加而周公歉然不敢自多也故曰非克有正是周公之
謙辭也卒之禮明樂備使成康垂拱仰承斯所謂獻身
以成其信者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意有未盡故又申言之爲休爲不祥在天者既有難信
則在我之道惟使武王之德能延而不遏佚庶使天亦
可以不改文王之所受命即上文所謂惟人也馬孔養

曰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周之命文始受之也武王繼之
以德而天不貳適有以集大統而凝之於今則保文王
之命者在延武王之德也故曰惟甯王德延使天不庸
釋于文王受命愚按我道惟甯王德延則天不庸釋于
文王受命故我之所以迪王者亦惟是以前人光施於
沖子不然則前光遏佚甯王之德不延而天命眞不可
信矣此所以終上文之意而起下文述商往事之端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
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

有若甘盤

在昔對上文在今而言時則有若云云見今時之不可無若人也成湯既得伊尹而後爲天子此言既受命而後言有伊尹者章意在保大其既受之命亦以對在今言也下文於文王之受命又以得五臣之助爲言者則又以今日之命受之者自文王始故也格於皇天治化之宏與天合一也重言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者太甲正與成王同而伊尹先王老臣太甲之不墜命尤重賴有伊尹也曰保衡者變文以便語耳格於上帝克當上帝之心也於武丁時言甘盤而不言傅說者方麗王氏

曰此見商家賢君屢作非子則孫由累世有人而其臣亦勳望相承非身則子故累世有資皆召公所當念也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德故武丁之世不及傅說文武之世不及太公今周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而豈可去乎斯言得之矣永豐陳氏曰周公此言雖主於留召公而非評人物然其立言之抑揚高下自各有當如蔡傳所云○此節平敘下節乃言其輔君永命之效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茲字指上文格天格帝乂王家之道而言陳卽陳其輔君以格天格帝乂家之力而以此保天命乂天下也殷後嗣王咸賴六臣之力故克經歷嗣德以無墜命故殷禮陟之以配天而傳世久永舊德老臣之所關於嗣王之德以維繫天命人心者其重如此○陟配天只是殷禮周禮則惟郊祀尊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此重言六臣之有功於殷非以臣同其榮歆召公也不必因蘇傳其臣亦配食於廟而另生枝節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復推廣六臣之功言惟大臣能輔君以格天故天命亦

純一不改而又篤生賢哲以實其國內之而百族王人無不有以秉執其德與詩所云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同意明致其恤謂體君上恤民之心如盤庚篇所云分猷念以相從者外之則小臣以及於屏藩侯甸況又皆奔走服事以盡心王室此小臣蓋謂國外都邑之長與其比閭族黨之肖正也屏侯甸則諸侯又其在外惟此內外臣工皆惟德是用以乂厥辟乂厥辟言皆能輔君德也蓋自盡厥職卽所以成君之德詩言偏爲爾德亦此意也故一人有事於四方罔不是孚猶易大有卦九五所謂厥孚交如也言天下皆罔尤違也上節言六臣之功能輔成君德以上孚於天命此節言六臣之功能明俊民以下輔於民心然此亦互言之耳臣能輔君成德則德化所輔自能

有以教養而成就天下之賢才又能翕受敷施以舉用天下之賢才是以內外臣工皆惟德稱而商實矣德純而不貳則命亦純而不貳此理有固然故以爲天命之純佑也民心之孚卽天命之固罔不是孚久則難變商之所以多歷年所也此節所舉皆小臣及外臣正以倡之者老臣大臣爲有以致之亦後文明我俊民張本也

當商之盛時侯甸服事奔走四方罔不是孚周於此時實未能然蓋東方尙未盡服殷賸蠕蠕思逞王朝方隱憂焉其非大臣言去之日明矣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

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以殷六臣之烈望之召公也壽以國之多歷年所言謂天之所壽者惟人之能平心以格天故天亦保乂其國而多歷年所及殷後亦嘗嗣天位而卒罹亡滅之威則天無私壽而難諶可見矣天之降威及民之尤違可不永念乎今汝其永念之則庶繼周有永孚於休之命而其治效亦顯著於我新造邦如殷六臣之格天格帝可也留召公之意至此節始明見之然語句難解姑守先儒之說耳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周之天命文王受之實至武王而始集之前章言我道惟甯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此章亦先言武王集命而後溯及於文王受命蓋以成王今日所承者乃武王之天下則無疆惟休亦大惟艱不止如守一國之舊而已也申勸甯王之德蓋隱以武王得四人之助而有以輔成其德言天生賢以輔之則亦天申勸之云也

舊說多謂天既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近解又謂申勸者勸而不已卽式教用休之意非既勸文王又勸武王之說愚謂近說爲得然德者人所自修豈待於天勸惟以天之陰騭下民言則天固無人而不以德勸之亦無時而不以德勸之又非但申勸甯王之德也故竊以得臣之助爲申勸甯王之德之實云

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

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

申武王之集大命而溯及文王則文王之尙克修和我有夏者亦惟深賴有五人之助文王之聖且賴有臣況每下乎修之者使之各得其序而不亂和之者使之各洽其情而不乖也文王之弟有虢仲虢叔此獨言虢叔者蓋叔爲尤賢也散宜生孟子以與太公並數而稱見知之聖則其德可知逸書云文王詢於二虢詢於八虞二虢卽虢仲虢叔八虞謂南宮氏八子皆爲虞官南宮括其一云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又反言以明之彝教德之所敷德本於文王之身而敷布以迪其國人則賴此五臣之輔詩云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是則此章之意夫至於入其郊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頒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則國人之迪於彝教可知而五臣之能往來以宣布上德者亦可見矣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非有五人之助則文王亦蔑德降於國人惟其有五臣

之迪教合乎天心則天之純佑我周而篤生賢哲也亦如殷之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詩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又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蓋文王之德豈弟作人既有以譽髦斯士而五臣彝教之迪又有以體君德而實致之民是以多士之盛皆罔不秉德而迪知天威秉德則凡所得於天者無或失迪知天威則偶或稍違乎天者必不敢爲是文王不惟得五臣之助而我周之士皆莫非助文王者矣合濟濟多士以共昭文王之德啓迪宣布於以上凝天命而下萃民心使文德光顯四方怙冒西土以是聞於上帝而代殷之命在文王矣此與天惟純佑命則商實一節對看乃自五臣而再推一層

事純佑亦以天命言天之命周者純而不變也受有殷命亦天之命然不止命之永有其國而且命之代有天下矣殷王本有天下者故推極而言四方罔不是爭文王未有天下者故推極而言則曰受有殷命然而天命人心其實一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繼文王而集大命者武王也武王之有天祿也惟茲四人之左右開迪乃庶幾得而有之武王之聲教達於四

海矣然亦惟茲四人之左右開迪以昭明之然後武王之德教有以覆冒天下而天下單稱之是武王之賴有此四臣也咸劉厥敵則不止伐商意武王必更他有所伐之國而今不可考矣或以滅國者五十當之然以按孟子本文則滅國五十在伐奄後乃周公事非武王時事也方麗王氏曰此數節相承周公之意尤極分明蓋周之受命成之者武啓之者文而五臣四臣贊助乎其間則於基命集命胥有力焉者也成王以幼沖嗣文武之基緒當時之所謂四臣五臣者又半已彫謝見朝廷尤不可無人之意甘泉湛氏曰成王卽位之初舊德耆叔等五人皆已死故周公以配商之六臣若

太公畢公榮公尙存功業未竟故不論及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迄今而沖王嗣位矣沖王嗣位而武王之四臣又皆彫謝矣輔沖王者惟予爲汝文武之基緒未易承天命不可甯天威及民之允違不可不永念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期於同心其濟者亦惟予及汝奭耳小子同未在位非能經歷嗣前人恭明德也迪之使經歷以此上凝天命下萃民心克濟則厥基永孚於休不濟則其終

出於不祥汝奈何其獨以憂恤艱難之任大責之我一人乎收罔勖不及之語終難强解呂氏云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勖勉成王之所不逮意亦强通然終費力

耇造德不降一造字亦似難通玩蔡傳似以造字作成德之人言大約言無老成輔導君德則鳴鳳且不得復聞況曰其克如殷臣之平格而保乂有周邪此節語多與大誥相似不知何故蓋當時口語多如此也然其爲欲留召公共事之語意亦於此甚明而漢儒有召公不說之語史氏至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阼者亦因此誕無我責一言啓之唐孔氏亦覺史記之非因轉謂周公嘗攝王位不宜復在臣位故召公不悅而周公以此自明言我與汝同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汝太無責我之留也此雖意稍遷就而終執周公踐阼之說蔡氏疑此句之上有闕文愚謂以責字爲責任之責則上下文意自可通矣又玩小子同未在位一語則此篇之作確當在成王諒闇甫畢之時蓋王既免喪則召公以爲可退之日而王室未定則周公正在憂恤之時召公以周公爲克戡厥任故以委之周公周公慮獨力之難支故懇留召公以其濟成王免喪朝廟之詩曰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則其望助於臣之意實與周公此篇弗克經歷之

言相爲表裏成王且自兢兢於心況周公乎召公聞周公言亦既允留而不去而厥後殷監遂叛周公承王命東征則召公在朝而不得去東方甫靖繼將營洛則又二公共事而不得去及夫洛邑既營王親涖洛天下事已大定成王亦漸經歷老成則周公亦有明農之志顧成王猶自悚懼如不勝任而力留周公誠以元臣繫國之重也及夫周公留後於洛則在朝者惟召公爲元老而召公又不得去矣此召公所以終相成王且及康王蓋深感於周公此誥之言抑亦時勢有以相逼而責無可委也合始終而考之當日之情事亦可見矣○周室

之盛文王時鳳鳴於岐山成王時又鳴鳳在郊此亦天休滋至之一事但召公卷阿之作不知此時先後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觀文武之締造賴羣臣之贊襄布政南國召公實躬親之受命之艱可深念矣豈今日而自暇自逸之思乃迫不及待歟留則迪以前人光施於沖子甯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去則嗣王弗克經歷或迷亂而過佚前人光故告君當謀所以寬裕處之我不忍以後人迷也此節復明告以留之之意也周公爲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成王之叔父而召公亦同姓親臣故其相與言謂王爲我後嗣子孫我沖子又曰小子曰後人皆家人骨肉之稱親愛之至也○蔡傳圈外載東萊之說蓋深得聖人用心然破斧缺戕竊謂尙在此後若謂政柄有歸爲七年歸政則成王自服土中與此篇小子同未在位之語不相合矣又以當日情事言之則周公東征三年此三年中成王未親政朝中大政又出誰人是知成王之親政已久喪畢而遂親攬大綱無七年而後歸政成王之說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敷乃心展布腹心也悉命詳悉其辭也作猶立也立之於其位也周禮設官分職皆言以爲民極三公六卿皆民表也曰者武王顧命之辭汝謂召公明啓其知勖勉其行偶謂左右輔弼之也在亶乘茲大命謂君臣以誠相與共乘載此天之休命也言汝當明王之知勉王之行以輔王德是在於以誠相信同心同德以乘天命蓋亦有艱難其濟之思焉也偶字乘字俱只是借用字面以見意非以耕農車乘爲喻玩一在亶字則二意串下亦非二意平對蔡傳但剔明偶乘二字字義耳顧今茲天命惟文王以德受之則今之乘茲大命者亦惟是念文考之德

以承之耳知受命爲無疆之恤則取法於文王之德者亦不敢忘而乘茲大命者亦無不誠矣明者明文之德而已勖者勖以文德而已偶王者助王以行文王之德而已武王之命如此今此沖王之德未知所就無疆之恤未弭奈何可遽忘斯言而去之乎玩此章所言則其爲留召公之語益明○此下似有闕文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告汝朕允總上文所言而言愛君憂國皆發乎此心之誠也呼君又呼保奭其情懇故其辭似無論且煩而不

殺也其汝以下至天威十七字作一句讀敬卽以其所
告之允而敬念之也君子以受命爲無疆之恤念天威
耳有殷嗣天滅威我其可不監而大念天威之將及我
歟我我周也以國爲我此節又以引起下文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
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
讓後人于丕時
既曰告汝朕允又曰予不允惟若茲誥反覆以道其誠
也蓋予所以若茲誥者亦惟曰輔成王業在今惟我與
汝耳汝試思之甯以我言爲不然哉其必曰果惟在時

二人矣如天之福克相我周民罔尤違災厥不興卽天
休之滋至然而在今已無復五人四人之助則予二人
誠猶恐不足以當之夫不克凝天之休則將或召天之
威故予告汝以監於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汝其勿徒
以一己之滿盈而思退也輔君體國以凝天休惟在敬
德持盈守滿以戡大任亦惟在敬德其汝克敬德於身
以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使君德日脩人材日盛乃明揚
俊民列於庶位亦如商之內外臣工皆能德稱乂辟如
文武之世多士昭迪見冒則輔君凝命不患無人庶可
引身以退讓後賢於大盛之時予二人亦可無慮矣若
在今則豈可言去之日乎此節語意最爲明白方麓王
氏曰有賢可讓而後其身可退得之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
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承上文天休滋至而歎息言之篤棐者惟我二人如二
南之化分陝之治實皆由周召用能至于今日休此其
已往事也然而東方諸侯嚮漸紂惡淮徐僻遠未盡嚮
風則文王所受之命尙有未終文王求甯之功尙有未
成咸皆也如易臨卦咸臨之咸我當及今日戮力同心
以成文王之功于勿怠使我周德大爲覆冒以至海隅

出日之地亦罔不率俾而後庶乎可以卽安敢曰今日
之休天下遂已無事歟念天威惕以後禍今日休勸以
後功顧天命非休卽不祥耳知天威之可畏則赴功者
不敢怠矣天威以天言罔不率俾則以人言人心所歸
卽天命所予人心有未歸則天命未盡吾予不可以不
敬念之也方麓王氏曰文曰見冒武曰惟冒公自期曰
丕冒治化有一處之未被聖人之心歉然不能已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前言已畢矣而復有敬德以明俊民不怠以成前功之
說故又曰予豈不順而若茲多誥乎予惟用閔於天越

民誠恐國鮮老成則天休不終而天威難逭耆德不降則民心不順而多所尤違予一人之力恐不能戡故不覺其誥之詳也此心可共諒矣此一節卻是周公所以苦留召公本意聖人心事大都如此至篇終乃揭而出之可哀也矣夫天地止此生物之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則人之心卽天地之心而天下之人皆吾心一體之人天下之事皆吾人所當爲之事夫亦各限於分而已若此滿腔惻隱則亦何時而有終窮哉況乃居大臣之位而任天下之責則其視一夫之不獲皆引之以爲已憂一人之未孚皆引之以爲已慝一事一物

之偶乖於常皆怵然以爲天將我謫一寒一燠之偶違其序皆惕然反以自省厥德是固職分之所當然匪異人事也惟或窮而在下則君國之事吾既不獲越俎而謀君國之憂吾亦暫以眞之膜外第使吾之所以獨善者可以對於天人無慚衾影則簞瓢陋巷之下亦自覺其有以足適吾天眞已耳然而矚目痌心則悲天憫人之思亦終且動於中而不能自已是以孔子周流於列國孟子僕僕於齊梁終其身焉豈好勞哉誠有所不能忍也彼丈人荷蕢之徒徒知自逸而反以譏孔子爲徒勞其才量之狹乎其心忍矣若乃以爵位高下攘臂功名者仰窺周召則此衷又何離襲也失其所以爲天地之心者而不自察也悲夫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去留民心而已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斯民之嚮背又視乎君相之治而已國家之造未有不以得民心而興者其始也賢聖勵精以圖庶職承流宣化民苦鼫鼠之逐翕然來託淵叢及夫王業既成老成漸就彫謝易世守文上下恬熙於既治則上德或少衰矣上德稍衰則下臣寖以懈怠治

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夫民可近而不可下偶或下之尤違茲起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待已見而圖之而政刑之敗壞或已不可收拾矣此所謂亦罔不能厥初當惟其終此天命之所以不可甯而天威越我民罔尤違之所以不可不永遠念也召公舊布又王之政其親睹斯民之尤違於商者如此其又睹斯民之罔尤違於周者如此則其於民情向背之故知之悉矣知之則知所以敬之毋始其終出於不祥也祇順茲誥之言而往敬用治周公賴之以爲助而周室亦承賴之以孚於休矣東萊呂氏曰召公之欲去也見民之

罔尤違謂民心已安而可保此其欲去之根故卒章復深言民情難保以警之洛誥周公之留則有酬答載於簡冊此篇乃無召公肯留之語其領受之意固可見矣

○三山林氏曰無逸君奭皆周公所作爲成王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君之憂勤及爲召公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臣之輔相言各有所當也京山郝氏曰竊觀周公之志而知聖人天行之健不息之誠以天地民物爲心未嘗遑回於衰暮之年也吾當爲之事與夫不可辭之責一息不容少懈孔子思夢見周公孟子謂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君奭始信其然矣

蔡仲之命

首節史臣原敘次節明蔡仲所以得復封之故在能率德改行爾尚蓋愆以下則皆戒勉之辭但蓋愆節因其能率德改行而欲其力勉於後皇天無親節則推廣言之欲其事事皆如所戒愼厥初節又總言當謹始慮終此卽封之初則慮終者當自今日始也此三節皆蒙率德愼獻而言之也懋乃攸績節又勅以侯度所當謹之事率自中節又率善而謹侯度之本根也末節則總其所命而飭之鄱陽董氏曰此篇大體與微子之命相似而命微子之辭温厚命蔡仲之辭嚴厲蓋微子先代之後周賓而不臣又本賢人也蔡仲父爲不道忠孝兩虧已無足法所望仲能率德改行遹迹自身以垂憲乃後耳蓋以拳拳圖終之說且戒之以無亂舊章無改法度無同歸於亂嗚呼仁哉愚按此篇之辭大概與太甲諸篇相出入而辭旨明顯或者因疑其僞抑如辭命之明顯史臣所脩飾冊命體制然也太甲始以顚覆典型而後乃克終允德蔡仲之父違王命而仲乃率德蓋愆事頗相類故伊尹慮太甲之或不克終周公慮蔡仲之不能不變其始其勅之以天命民心嚮背之機辨之於善惡分途治亂之介又戒之以無作聰明詳聽辨言皆因其已不克於初之故而不得不爲慮之毋惑乎辭旨之多同矣然太甲多精微之旨又非此篇所盡同者則太甲之高明又固非蔡仲所同日語也篇中敘次有典有則章法秩然而或疑其抄撮摹倣則失之矣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蔡叔已封蔡矣此乃爲蔡仲之命似蔡仲爲始封之君者故史臣爲之推原其始見蔡叔所由廢然後表蔡仲

之賢以見蔡仲所以得復封之故因亦以見周公之正而二叔滅亡皆其自取又以見周公之至公至仁於罪有當誅則雖手足無能曲庇苟可免死則又未嘗不委曲以全其恩至如兄弟之子稍有能賢則必汲汲然用之而從而復封之益可見其親愛哀矜之念未嘗一日去諸懷而兄弟之或辟或囚皆其所憫然而出於萬不得已也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新天子居喪諒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此禮之常周公位冢宰是以正百工在周公自盡其冢宰之常職則非有不利於孺子明矣羣叔流言則以周公正百工之故意以大權攬於一人則

其事其心將不可測以流俗猜疑之見而造爲揣風度影之私也曰流言則非有根據之言此雖在旁窺伺之人爲有從而陷惑之者然而流言之所震撼遂使周室君臣相疑周公不安厥位朝廷迷眩萬姓動搖殷遺小腆得以乘隙自大東方遠夷因之蠕蠕竊發幸而周公退避以絶謗端二公彌縫王室安如無事耳是以東方生事之人亦按兵而不敢舉動不則煽惑牽連舉戈西指將借言欲清君側之姦而新造之周主少國疑之日其搆禍將不可知矣是以流言之故雖出於一時之愚而流言之罪則已甚大而不容逭也流言之惡蓋實武

庚陷之而此不言武庚者此篇因蔡仲復封而追溯蔡叔之廢因并及管霍耳故不必復及武庚事也三叔與武庚叛矣而此不言者以流言言則三叔已皆可死以叛言則蔡霍宜不得復生今此惟辟管叔而曲全蔡霍二叔在當日必有曲爲原宥之道不言其叛亦爲親者諱也乃致辟管叔於商乃者難之辭欲求生之之道而無可生乃出於萬不得已也致辟者正其罪也於商就商辟之猶是磬於甸人之義隱之不忍使見聞於周之宗廟也四謂拘禁之古於貴者之四禁制其出入而已非有桎梏縲紲也郭鄰孔氏謂中國之外地名蓋謂

國門之外非謂四裔之遠也蘇氏以郭爲虢是則西虢之地在西都畿內耳（鳳翔府寶雞縣有虢故城）從之以車七乘則猶是諸侯之禮也曰三年不齒則三年之後復齒可知東萊呂氏曰管叔始禍造亂不得而赦致云者有重之難之之意所以深著周公之不得已於蔡叔霍叔每求其輕是以知周公之於管叔亦欲求其生而不可得也（按金縢篇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玩一及字則首從有分矣）此以上原蔡叔之所由廢也蔡叔之獲戾以不常不敬之故蔡仲克庸祇德則可以有邦矣周公以爲己卿士蘇氏曰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所以封仲必在叔卒之後也（問周公在而伯禽君魯何也曰

父爲天子三公而子爲諸侯可也父未免爲罪人而子君一國何以安人子之心乎是故蒯瞶在戚偏禮爲君孔子以爲不仁封伯所以必於叔卒之後也然叔卒云者要必三年喪滿而後封之非叔甫卒而伯遂受封也以爲己卿士者幸其能率德而親之愛之既未可封則急急用爲己卿士常棣之傷不得於兄弟而喜猶得之猶子也史記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爲魯卿士唐孔氏曰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爲魯卿士史遷之說謬也鶴山魏氏曰左傳云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已字極好玩味可見周公大聖人蔡叔有罪而囚之有子仲祇德則以爲己卿士眞與天地同其大也○或問何以知非王朝卿士則與諸侯同尊矣且命自王朝非周公所得專也○魯三卿而周公只二卿乎曰畿內之采邑事簡無諸侯之事故止用二卿此不以卿士之多寡爲尊卑也命諸王邦之蔡蓋周公言之於王而王從之乃使蔡仲受命於王而邦之蔡也命諸雖周公意而命必出

於王非周公遽以王命命之也不別封而仍邦之蔡者使蔡叔仍得爲始封之祖蓋以車七乘則侯位未絕若蔡仲別封則仲爲始封之祖是絕叔於蔡矣周公愛弟之誠惓惓於其身後者如此漢孔氏云蔡叔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已滅故取其名以名之新國唐孔氏云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胡徙新蔡後昭侯徙居九江下蔡圻內蔡地不知所在愚按管蔡霍皆分殷畿內地故皆監殷則蔡爲汝南之蔡甚明蔡仲之封卽蔡叔舊封無所云圻內之蔡漢孔氏說非也胡徙新蔡蓋其後又自徙如王孫燬之自唐而徙晉耳此四句敘仲之所以復封也○舜不殺象而周公辟管叔蔡傳所引東萊之語及先儒所辨者詳焉愚謂舜不殺象其害止於一身固也然殺兄之弟自理論之亦安得謂細故哉願在舜則自有不得而讎象者弟不恭兄兄不能不友於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一也象謀殺舜實父母爲之主之怒怨其弟是怒怨父母舜求得親順親之不得則不得於弟亦方引爲已辜而安得讎象二也且象之謀殺舜也其始焉耳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則象不得殺舜矣岳牧之薦舜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則象之不終於傲明矣象已不終於傲而舜又安得追咎其日前之傲而讎之此在常人且不然況聖人乎是其三也然則象欲殺舜而其罪未成其害

未溥其意又出於父母旣非若管蔡之幾危王室而亂天下而瞽瞍則旣底豫而象則旣不格姦是象爲率德改行之胡其親之愛之而以有庳封之也不亦宜哉夫謀殺人而未成者其罪與殺人等此誅意之律固然然謀之未成則在至戚自可得而隱容之惡之已成則雖至戚將不得而曲庇之世固有造意甚深其惡未就而罪遂不得而加一時失足本出於愚而罪終無可逭者三監之搆王室是矣然或有曲爲周公說者謂管叔之辟蓋周公避位居東時管叔知流言不行遂挾武庚以叛二公及成王別命人以計取而得之也故金縢言周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作鴟鴞以貽王鴟鴞有既取我子之言是知管叔之早以叛誅有恩勤育憫之言更可知周公無推刃同氣之事矣惟周公不與聞乎殺管叔故原隰之求患難之急悲號婉轉以曲盡其情不然今日殺兄明日哭之如後世所謂殺弟者兌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之類其誰言之然則周公之不殺管叔而居東東征判然兩事可直據金縢而斷之矣愚謂此其爲意善矣然其於當日之情事又有未盡然者金縢曰公乃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玩未敢誚公之言則成王之疑周公意固未釋然也

王意未釋周公未歸則三叔未必遽叛三叔未遽叛則在成王亦未忍遽誅其叔父借使三叔既以殷叛則東方之勢牽連盤結苟非勞師往征必非可以計取而誅之者罪人斯得一語固未可以言遂辟管叔也若計取三叔如此其易則後此東征之役亦宜無待三年大誥之文亦可以無憂艱大矣況事無兩是成王既以流言而誅三叔則是無疑於周公無疑於周公則何以言未敢誚公則迎公以歸亦何待風雷之變乎既取我子之言亦以武庚煽惑既陷管叔於罪則管叔罪在必誅而憫之耳固非必管叔已辟也若乃周公之東征而敢辟管叔則公承王命以誅叛逆王命所誅周公不得不致辟焉然且於蔡霍則曲爲宥之固非若苟道將之爲刺史誅一罪人生殺由己而必不赦其弟者比也且管叔而既當辟則成王辟之周公辟之差一間耳周公不忍推刃同氣成王獨宜推刃叔父邪此在周公之心固方且引罪自責無地可容則孟子亦曰周公之過又何待後之人之代爲周旋委曲歟故愚謂聞流言而遽東征以殺管叔此必不然之事不可爲周公誣弗避之說鄭氏然也承王命以東征乃致辟管叔此不得已之事不必爲周公諱蔡傳及諸儒之說不可易也若乃周公位

冢宰正百工此攝政而非攝天子爲成王諒陰之制而非有七年致政之說則愚屢已辨之不復贅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率德改行克愼厥猷是蔡仲所以得封之故往卽乃封敬哉乃飭勉以就國之辭蔡傳以率德爲循祖文王之德者因改行二字而配言之耳蓋德之可率者家庭至近莫如文王而下文又言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故改行爲改父蔡叔之行則率德爲率祖文王之德矣率德改行卽所謂克愼厥猷惟其能愼於所由之道故於祖德

則率之於逆行則改之也惟克慎之故故命汝侯於東土侯則有民社之寄而愈不容不慎矣故再以敬哉勑之

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因其前此之能率德改行而益勉之前人之愆不可挽矣爾庶幾能蓋前人之愆者其惟忠惟孝乎爾乃力行忠孝之道自爾之身大更前轍克勤毋怠以爲法於後則自今以往當益惟文祖之彝訓是率而深以爾考之違王命爲戒其毋忽於須臾可也按此節皆期其益以

忠孝自勵而毋或變節之辭夫三叔振振公子其始亦未嘗非忠孝人而一念不明終身失足仲在今克庸祗德矣而卽封以後保無有若武庚之徒爲惑其視聽者乎故周公豫爲憂之而其言如此非徒稱其已往申言其率德改行之善而已也蓋愆惟忠孝父子一體也痛父之陷於不忠不孝而力改之猶痛己前此之有不忠不孝而力改之一也前此惟不忠不孝之故社稷遂隳血食旣斬今惟力改其非庶社稷之隳者獲復而子孫血食可保奉烝嘗以追養吾父其有悔心而今亦怡然於補過矣爲孝孰大於是故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蓋愆之謂也忠孝一耳天下未有不忠於君而可謂孝者亦未有不孝於父而能忠君者蔡叔惟不體文考求甯觀成之志不率文王惠鮮懷保之行以故德有二三而不克忠王室今蔡仲惟是敬循彝訓篤奉王命如下文懋績睦鄰云云而侯度不改則忠於君者卽所以保其社稷人民而孝於親矣邁迹者勇往力行之意如蠱卦彖之利涉大川也自身而垂後所謂終則有始也自身者克勤無怠先甲之辛邁迹而垂憲乃後後甲之丁也不然則亦裕父之蠱往見吝矣必如此而後爲率德改行之盡庶始終無變也○止齋陳氏曰舜命禹未

嘗戒以鯀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而尤其父者於越人疏之於其兄戚之也父子兄弟間尤有諱而不敢盡言是愈疏矣成王之於仲親親之道也愚按尤蔡叔而止曰違命告蔡仲而止曰蓋愆猶是不欲詳言之恐傷蔡仲之心耳厚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由率德改行之意而廣之蓋文王之彝訓亦惟脩德惠民而已天子有封建之命亦欲諸侯之脩德惠民而已能脩德惠民則其善也不脩德惠民則其惡也天無私

親惟德則輔之民無常主惟惠則懷之故爲善之事不必同而同其爲善則同歸於治爲惡之事不必同而同其爲惡則同歸於亂然則善或出於彝訓之所未及而惡亦不止不爲爾考之爲天下無可不爲之善無可爲之惡是當卽事而察之不可不戒也此與伊尹之申誥太甲者相類而蔡傳以爲有深淺不同者曰敬曰仁曰誠以心言而操德之本此曰德曰惠猶自其顯著言之也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爲善不同同歸於治爲惡不同同歸於亂方其快意於

爲固未暇慮其終於治亂者何如也於其初而慮及於終則爲善而不敢爲惡天輔民懷終以不困也快於初而不慮其終則從惡易而從善難天怒民怨終以困窮矣卽封之始萬年之祉稷於是基焉可無愼歟○爲善意自率德來爲惡意自改行來愼初惟終意又自自身垂後來惟終乃所以愼初愼初卽惟終也說者多分愼初惟終作兩項看失之矣觀下四句單言惟終可見非慮其鋭始而怠終之說亦非以前此之率德改行爲能愼初以後此尤當克勤無怠爲惟終也此與有子信近於義章之旨意相似凡一應事接物皆是初終則後來之治亂何如耳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此乃正告以侯職之所當盡者內脩政治外睦鄰國上蕃王室旁友兄弟下安小民皆爲治之經始終當念之道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則凡事事物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少過焉則失中不及焉則未至而此理實具於心是吾性之德也視聽者吾心之用所以交於事物而聰明者視聽之德又吾心之所以用吾視聽者也故聰明以吾之加於物者言之視聽以物之交於我者言之

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厥度吾身之動作威儀是皆中之所在有不可亂不可改者蓋先王之禮樂政刑皆所以制中制外所以安內吾身之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又吾之所以致其存養省察之功由中而應外者也舊章不可亂而作聰明者則亂之作聰明者非天德之聰明而以私智造作爲聰明舊章亂則民不知所適從無所措手足矣厥度不可改而視聽不詳者則以側言改之側言非中正之言而足以惑吾視聽者厥度改則吾身不足以觀法民罔所則倣矣蓋作聰明者近於賢智之過則以舊章爲不足循

視聽不詳近於愚不肖之不及故於厥度皆無能守是以皆失其中則皆惡之類而歸於亂者也方麓王氏曰作聰明者心有私主也視聽不詳者心無主也東萊呂氏曰舊章往往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迎刃立決見事風生宜若可喜然忽略疏快動皆愆尤讒說姦言每乘其匆遽而入之惟詳其視聽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側媚之言將不得售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規矩準度未至於樂循理則常若苦其縶維側言乃解其縶維而縱之放遠之場者故從之也輕蔡仲以英年任國事周公老成深

慮故戒之如此愚按舊章則文王彝訓之類也厥度則廣之凡吾身所當守者皆是而侯度亦在其中矣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三叔之視聽不詳而遂爲武庚之側言所惑是以違王命而生叛逆也周公能不爲蔡仲慮乎能率自中焉則聰明順則而視聽安詳無二者之失矣是天子之所嘉也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飭遣之而致丁寧之意亦誥命之體多如此

多方

篇首云告爾四國多方蓋此篇大誥四方諸侯而所主在殷之舊國故又曰惟爾殷侯尹民唐孔氏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卽位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伐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故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也按成王之初而伐奄者再奄東海之國去周最遠文武之德化所未及而習於紂惡爲最深是以屢叛東北諸侯近於紂都者又多安沈湎舊習憚周政之端嚴徘徊觀望不無貳心故滅奄之後又有多方之誥所以靖殷舊國之心而救其反側也然此篇所誥宜分兩截看自首發命至乃惟爾自

速辜前半篇皆告多方殷侯者也自告爾有多方士節以下至離逖爾土後半篇則申告在洛之殷士者也周公在洛大會多方而告之則在洛之殷士亦與聽焉故復申多士之命冀其益化於善與前半篇意旨語氣皆不相似但同時誥戒故合是一篇而末二節則又總勅之之辭也是故前告多士一篇其辭委婉和緩以其民旣從遷又聽役屬但舊染未能盡除故撫而教之耳無責其反側意也此篇辭多直切口吻峻急如有怒意以殷侯每有反側貳心不悛舊惡故嚴其辭以戒飭之與告多士者有不同也然前半

篇直切而有洪圖天命之戒後半篇又復安和而有穆穆在位之望則以前半篇總告多方而後半篇申告在洛多士是以語氣不同讀者每混而不分則似此番徐奄再叛在洛殷民亦有爲之遙應者試思殷民之遷洛已久既與東方懸隔又近在天子輦轂之下有周公留後以鎭撫之在洛殷民雖若難於更化亦何嘗復有二心洪圖天命豈所以告在洛殷士歟殷侯尹民散處多方迪屢未靜自作不典周公方嚴以大罰殛不忌凶德穆穆在位亦未可以遽望多方也此其前後各有所主甚明無庸混看矣又按文王

之時周室固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及武王之伐紂則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是天下諸侯之歸附周者已有素矣其未心服周者惟紂之畿內舊國及東方遠國如淮夷徐奄耳非偏多方也多方之洪圖天命者亦以習惡已久憚周政之端嚴如逐酒有誥之類則肆欲而不能從是以託言心不罔商義不臣周以搖惑人心圖忱於正耳此數語出瑤岑孫氏說非眞念殷先王之德而中心不忘也亦非四方之士皆紛紛然不心服周而成周乃强之我服也蔡傳備蘇氏之說於圈外亦以其說爲足以動守成之主務脩德而因民心耳要其所謂取殷之易而安殷之難者則未盡當時事與成周惓惓於化民成俗之心且使殷頑德以窮義士之名而視周德爲未足矣愚故辨之如此殷不忘先王舊德朱子語類中亦有此說然此蓋以言殷監易於煽叛之故非謂此屢叛之殷侯亦是眞不忘舊德也此篇首節史臣原敘告爾四國二節總呼之而示之以恩惕之以禍而洪圖天命四字則多方開罪之原也惟帝降格於夏至大不克開四節言桀縱欲虐民矯誣以圖天命而天命去之乃惟成湯至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五節言湯能脩德則無心圖命而天命自歸又數殷歷世相承皆有以得民心乃至

紂而不克享蓋語意尙含蓄有不忍盡言之致也自嗚呼王若曰至惟爾自速辜十一節則言天命之去夏殷皆非天有私而桀紂之所以圖命者實適以自取喪亡而爾多方又無能克當天心故天命獨歸我周原非周之有心圖命爾多方何庸反側乎至此語意稍歇亦有合蓄不盡之致再言我今大降爾命爾奈何反側不安洪圖天命至於再三不從則將大致之罰是爾所自取語氣益加嚴急蓋一篇歸宿處矣告爾有多方士節乃另題起在洛之殷多士而戒之以不克臬期之以克勤事教之以穆穆在位閱邑謀

介又歆動之以迪簡在庭服在百僚然後飭其或有違命則惕之以離逖爾土蓋因其臣監五祀已有進善之機故其語氣倍和無一毫怒之之意也末二節則總飭之而其意尤嚴於多方殷侯云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記王來自奄者見奄徐再叛四國多方有觀望貳心或且陰爲黨助者成王或滅其國或赦其人則猶恐人心猶或反側不安故大徵會而誥戒之此多方之誥所由作也丁亥至宗周之日宗周當是鎬京（唐孔氏曰當時淮夷徐戎竝起爲亂魯與二國相近故魯征淮夷作費誓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親征之遂滅奄也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於營洛之年暫至洛邑還歸西都鎬京是王所常居故知至於宗周至鎬京也○奄嬴姓國鄭司農云在淮夷之北三山林氏以爲即淮夷之一種恐未必然）然亦或疑是洛邑者以四國多方畢會又并告遷洛殷士則此誥宜作於洛邑但果是成王至洛則成王當親誥多方而此篇則周公傳王之命蓋成王自歸鎬京而命周公會多方作誥耳宗周自以鎬京言爲是○丁亥陳氏以爲五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此亦難以考據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上記王來自奄至於宗周而後記周公曰王若曰所以見成王有命而周公承之故周公遂傳王命以誥多方

猶洛誥有成王之仵來毖殷而後周公承之以誥多士凡周公所傳王命皆王有命而周公承之非周公自誥而託於王命也四國多方誓如言四方多國而殷之舊國皆在其中非以殷管蔡霍爲四國（殷管蔡霍之殷民其頑者已遷於洛邑五年矣其有仍在本國者則蔡仲已復封蔡霍叔於三年不齒之後亦已復還其國洛邑之殷民又已漸服周公之政皆必無反側貳心洪圖天命之事故知四國非殷管蔡霍也）殷侯尹民則特呼殷之舊國而言尹民者君爲民之尹卽謂殷侯也此則因其有貳心於徐奄或嘗從之叛而復服故其罪當誅戮而成王惟滅奄以歸餘多宥赦之故曰我惟大降等

赦宥爾誅戮之命爾無或不自知也蔡傳言殷民者猶虞書言苗民逆命耳下文洪圖天命豈民與其事故知殷民亦卽謂殷侯也（仁山金氏云四國者三監武庚國內臣民多方若淮夷徐戎奄新服之國變置之君與凡東諸侯嘗顧望兩端或嘗動於亂者殷侯謂武庚也愚按此皆欠考且謂殷侯謂武庚則是更不此篇并曉諭天下以消弭反側故先呼四國多方此不必皆嘗從叛而所主在殷之舊侯嘗叛後服者故再云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讀者多混惟爾二字宜玩○此節開口語氣便帶峻厲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深言其自作不典以取滅亡蓋凡分所宜安與夫定

理定勢之所在則皆天命順而安之自盡其所當爲而已若乃作爲非法以徼求所不當得抑或心有所恃以謂人無如我何則是皆以私意圖謀天命也以私意圖謀天命則罔爲所不當爲必不背復爲其所當爲而安危利菑滅亡之禍已在目前亦皆其所不顧故弗永寅念於祀若寅則志氣清明有以知天之命永寅念於祀則必自安厥分自守厥度爲所當爲而不敢行險徼幸以圖天命矣此二句只一反一正之辭非有二事也商奄諸國洪圖天命此不必皆覬覦天下欲爲天子但習於紂惡縱恣淫泆政不蠲烝以爲周室去我甚遠其終

無如我何是以迪厲不靜而且藉口於不忘商舊不爲周臣是則洪圖天命弗永寅念於祀之實然非但既滅之殷及奄也四國殷侯中蓋多有之但成王大降命而宥之耳後此可無寅念歟此節提起以下則舉天命之不可妄圖者爲歷歷証之○多士篇亦歷舉夏商興喪而其意與此篇不同多士舉夏商往事以見我周受命之公殷士無容貳適也此篇亦歷舉夏商往事則以見惟德凝命而天命非可私圖也此篇意重責殷侯之反側者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人已公私之情不兩立也縱逸於已則不復憂民之憂矣慼言且不肯則不仁之至也理欲天人之界不兩從也淫昏於欲則不復知循天理矣終日且不克勤則不智之甚也桀之無道如此爾殷侯固常聞之矣言紂之自取滅亡者亦何以異此也帝迪猶言陰隲此心自然之明與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卽帝之所以啓迪人者人雖日昏於欲而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則庸有時而勸於帝之迪若乃旦晝梏亡反覆無已則違禽獸不遠而天理熄矣方麓王氏曰雖至愚

之人未嘗無一念之明是帝之迪人無往而不在也人惟終日孜孜順天之理因其所明不敢荒棄則動與吉會而天命固在是矣豈待圖度於杳冥冀幸於非分哉奈何桀紂不知出此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於帝之迪則自絕於天矣○惟帝降格於夏之上必先有言桀無道處然後帝降災異以警之故疑有闕文方麓王氏曰諸篇例先言夏先后而後言桀此章便言桀故疑有闕文愚意不止如此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

帝降格於夏而桀罔念聞然桀固未嘗不自恃以爲有天命也夫憂民之憂者有以開民衣食之源民心歸則天命集而桀之所以圖天命者則不克開於民之麗也惟是大降威虐以崇亂有夏耳蓋以威服民謂民畏而無我何如厲王弭謗之類也蓋其始以淫昏於妹喜是以心志蠱惑不能善承其眾不能自敬其身則縱欲以暴民驕泰以臨民而已又安得而能開民之麗以洪舒於民乎夫惟其縱欲驕陵則所用皆小人而掊克彊禦之民是崇是長是信是使厚斂崇刑劓割夏邑是大降罰以崇亂有夏也湯誓曰夏王率遏眾力不克開於民

之麗之謂也率割夏邑乃大降罰之謂也有眾率怠弗協崇亂有夏之謂也桀曰予有天下如天之有日圖帝之命之謂也此皆其不肯慼言於民而不克終日勸於帝之迪亦即在是矣沈則新曰君之慢天全在虐民故上節言誕厥逸不肯慼言於民君之虐民亦從恃天命做出故此節首言圖命而下皆詳其結怨於民之事按此節申上節意而下半節又申上半節意時解瑣屑殊甚又方麓王氏解罔不惟進之恭謂韻書云進善也此言不能大惟善人是敬惟叨憯者日欽耳是言用舍顛倒也義亦可通但字義忒隱僻此節文意本難盡通姑從蔡傳所解可矣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民心所歸即天命所予此即天之求民主也天何私焉桀以結怨於民者圖天之命民於是棄夏而歸湯且輔湯以殄夏是天固降顯休命於成湯刑殄有夏也此節又承上起下見天命之不可以私圖重言殄夏未重言命湯故下文以惟天不畀純承之○首句似可徑切湯說而蔡傳只泛論者欲得天無私之意顯也引呂氏說宜深玩之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於多享惟夏

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天命湯而殄夏天之大不畀夏也以大爲純兼有全字壹字之意曲純藝黍稷曰惟純佑命曰不畀純亦是當時方語如此好善而惡惡民之義即天之命使桀而同民所好惡則民心服而桀能以爾多方之義民求於多享天命矣多方非無義民而桀不能然乃其所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於民明保其民以安之而相明享其民以承之而相與惟虐於民使民之百爲皆大不克開即後章所謂圖厥政不集於享者天之不畀純桀之所自取也東萊呂氏曰桀之時三宅無義民義民在下雖多何補以爾多

方之義民不能永受多眾之服享如貧米而飢載泉而渴蓋哀之也愚按此節文義亦難詳解而呂說爲長呂說亦入巧然時解以不克永於多享爲不能任用義民使永享祿位則又不若呂說以不克永於多享屬桀而言於以字不克永於字皆倍著精神而意味亦深長　又按義民曰爾多方之義民多方在商猶是在夏者也則爾多方之在周猶在商也夏不克以之享而商享之矣商又不克以之享而周享之矣義民之所在天命人心之所在爾多方甯不思其故歟夏之荼多士不能爲桀保享其民而助桀虐民桀之亡多士與有罪焉爾殷侯皆尹民者也其亦思殷之亡於誰手乎是言外微意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通作一句讀民心卽天心民之所簡卽天之所命也所以能以多方簡而代夏作民主之故則湯自爲之耳湯何嘗圖命乎○三分之歸文王以爾多方簡也八百之會武王以爾多方簡也洪圖天命者惟爾多方殷侯耳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天民之相孚也此心同焉耳君得乎民心之所同然則揆之天心而合施之於民而安若狥於一己之偏則拂民而逆天矣故人君愼厥麗麗依也不違之謂也孔子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愼厥麗之謂也明則於含生負性之醜皆得其情正則於養民教民之施皆得其道矣愼厥麗乃勸君之所以感於民也厥民刑用勸民之無不感於君也此所以合民心而集天命成湯之所以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也○經文未嘗有仁字蔡傳謂仁者君之所依會明德愼罰之意而立言也然愼麗方是仁麗字是虛位字面麗於仁則仁矣麗於不仁則不仁矣不可以麗字當仁字也方麓王氏曰不克開於民之麗生者民之所依也仁者君之所依也愼厥麗所以開於民之麗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

自成湯至於帝乙非必皆能如湯然亦罔不明德於身愼罰於民則亦克用勸民心勸則天命不失矣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專舉愼罰言之刑之而勸宥之而亦勸則以德用罰仁行於罰之間也○末世之人君刑民而民不懲其罪宥民而民不以爲恩甚則辜罪反罔恆獲而良民不幸罹凶民心怨而天命移矣然刑民而後其民知畏宥民而後其民知感亦政刑之末未可言王者之治也勸則有忘乎其爲刑忘乎其爲宥而直以爲當然者矣非愼所

麗而得乎民心之所同然者孰能若是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謂紂曰爾辟對殷侯而言也天命猶是多方猶是而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是得非麗之不愼而洪圖天命歟三山陳氏曰多方一也湯以之而作民主紂不能以之而享天命在所以何如耳牛山王氏曰言殷之興甚詳言其亡甚略蓋對殷遺民不忍痛言其失也愚按此篇詳於言桀而略於言紂知桀之不克永於多享則知紂之所以不克享矣詳於言湯之世守而略於言周知湯之克以多方簡則知周之所以尹爾多方矣然言至

於紂遂詘然而止下文遂復歎息更端蓋對殷舊侯而言此則覺有悲咽不能復詳者仁之至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承上文今至於爾辟不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而言則曰非天庸釋有殷可矣而又必以夏配言之者欲其監夏以知殷相參而益信也此節又以起下文○先言周公曰而後言王若曰見大誥多士多方之王命皆周公傳之者也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蓋亦當時聲口有然然亦以見傳之者雖出周公而實則承王之意也周公之事自後世聞之以爲變自周公處之原只守其常稱王踐阼後世之訛傳耳史臣自紀其實未必知後世有訛傳若是者而預爲之防也然呂氏之辨則不可無矣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恃多方之富則以爲天命在我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是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而屑屑有辭也此節語意未完至下第三節方完此節語意○此節上當仍有述夏桀事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夏嘗以多方享天之命矣及夏桀之所以圖厥政者則

不集於享如不克開民之麗而降罰崇亂是也是以天降時喪而使湯代之間代也間字只如字讀詩曰皇以間之然則非天庸釋有夏也夏之圖命者自取滅亡耳東萊呂氏曰集積聚也治世之政聚其所以興所謂集於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亡是不集於享也唐孔氏曰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邦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乃承屑有辭節而言恃有多方之富以爲天命在我是以逸厥逸而其所以圖政者皆不蠲不烝所謂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也以多方淫圖天命故不克以多方

享天之命天惟降時喪紂之圖命者自取滅亡非天庸釋有殷也上逸字縱逸也下逸字逸樂也言放縱其逸樂也不蠲稽德彰聞也不烝夷居不事也言天降時喪而不言有周間之以有下文須暇之說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無不通之稱也人之有心至虛至靈具眾理而應萬事其體則寂然不動其用則感而遂通是則通徹而無不通人性之本然者也然而有出於狂者則此心或放或存之故人之有性不能不麗於氣性體無爲而氣則

有欲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固所以載理而行亦易於從欲而動而二者皆主於心心纔放則役於耳目口體而人欲流狂也者貌言視聽之用皆妄而喪其眞也心甫存則日用事物之理固炯然於吾心而貌言視聽之官皆有物有則聽命於心而外物不能蔽矣是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周子曰非思則不能通徹非通徹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徹通徹生於思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半山王氏曰操則存舍則亡其心之謂歟操其心以思所謂念也是故聖狂之分則在念不念之介惟聖而罔念且作狂況未能睿思作聖者乎惟狂而克念則可作聖況未盡出於狂者乎紂之聰明才辨其質本非下愚而且有大過人者使紂而果能一念知悔操存其心則雖非果能遂爲聖人而虛靈之本體存焉其可以無不通者固未嘗昧也是以天惟五年須待以寬暇之以冀其一念之悔庶改前非大作民主則民心可回而天命可挽而紂之所爲卒無一可念可聽者是以天求民主不得不轉而他眷也○聖狂不專言質狂亦未便是愚作狂作聖亦非遂到至處蓋在人有貌言視聽思之用則有恭從明聰睿之德是人人皆可作聖不必氣質之清明者聖也但氣質清明則作聖較易

耳狂是言動背理縱恣妄誕之人其人每較高明非愚闇無識也此其氣近暴戾然亦習染爲多耳故質之美者未必不近狂質之惡者其中亦自有聖處而惟以克念罔念分作聖作狂路頭若論全體到聖處則作聖須有工夫全體皆狂亦須是積漸淪沒二作字乃分頭舉足時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則甚之辭與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旨意自異也或問於朱子曰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若如此則又有移得者如何朱子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

作狂地位此只是甚言不可不學耳然則諸說紛紛以惟聖惟狂屬之氣質以上智下愚屬之既成以罔念爲自恃其聖以克念爲自恥其狂意近是而看書都忒執泥也三山林氏謂自恃其聖天性日就彫喪其作狂也何有自恥其狂天命之性可復其作聖也何有其言似是然其言質之望質之狂則未是也東萊呂氏謂聖非大而化之之聖固自然此偶然之言不必如此多作區別借使堯舜一念怠荒雖不至於狂已別是作狂門路矣三山陳氏以上智下愚爲聖狂之成以克念罔念爲聖狂之分以下愚爲自暴自棄此其意本於程子然於物理終有未盡也朱子曰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蓋性之本善此人理之常如人之有耳目口體雖有聰明愚鈍稍殊而其能視聽言動則一然而人類之中要自有

聾瞽啞躄生而已然者越椒食我鑾目豺聲此豈常理所可例論者乎然則上智下愚本以氣質之一定者言非爲習染之已成者言不必引此以證論此章之說也程子言下愚不移乃自暴自棄而不肯移非不能移惟其自暴自棄而不肯移所以終於下愚然如此則是以不移故下愚非下愚不移矣此其說自足以警學者然要恐非孔子意也蓋言各有主此節則周公爲紂言之耳紂固自非下愚也○方麓王氏曰須暇二字曲盡天意召公言皇天改厥元子大邦殷之命天於此一改甚重亦甚決其未定也甚重五年須暇也其既定也甚決所謂祝降時喪也東萊呂氏曰周公知天之未遽絕紂何也又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也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爲一動靜久速極於著察故明數其年而謂之五此蓋武周之所獨知者說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則非矣愚謂五年之說孔氏牽合歲月固非如呂說卻又太覺渺冥周公既明數箇五年則在當日必有指實確證爲多方所可共知者而今不可考耳○朱子曰艾軒云文字只看易曉處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不與上下文相似下文便不可曉只看此兩句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大動以威開厥顧天祼祥以讁告之正所以啓迪之也及此時而能惕然修德則足以當天之顧命矣顧天二字方麓王氏曰正義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罔堪顧之謂天顧之也則上顧字與顧堪之顧同本文曰顧天而蔡傳曰天之顧命文意似欠順愚按王說良然然能顧天則能受天之顧命矣多方不能然則罔堪眷顧者詩曰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彼四國爰究爰度亦此意也上文言天以民主望紂固非有心去殷此節言天以民主求爾多方亦非有心與周也特是周自太王王季以及文武天命之集於周已非一世代商者其必在周多方諸侯縱能修德亦未必能如

周之克當天顧也且此時周召之化及於江漢汝墳鵲巢騶虞諸侯之在西南者其治亦浸浸盛矣此其所言亦以對東北殷侯舊國言之所以深愧其不能脩德而徒作不靜於今日爲不知天命適以自取滅亡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旅皆天民也天求民主而周王靈承於旅此周王之所以克當天顧也德者己與民之所同得也克堪用德能自明其明德以推及於民使民皆有以遂其生而復其性是靈承於旅之實也蓋承民者敬而奉之之謂民之

所好則爲之好之而不敢閉民之所惡則爲之惡之而不敢施是靈承於旅也然非能居敬以立其本則此心偶放而好惡出於一己之私矣非能窮理以致其知則此心未明而好惡或不能不失其正矣是必其所以自脩者能愼諸獨使惡惡如惡惡臭而不使有加於身好善如好好色而必求得之於己其接於人者能盡其鑑以好而知其惡以惡而知其美而無一念之僻然後好惡大公有以當乎天下人心之本然而脗合乎天理之正於以推而用之承民則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德降而黎民懷之是之謂克堪用德也克堪用德則丕能靈承於旅而惟典神天矣神者天之用天者理之主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天德在我而立天道自我而行所以爲天地鬼神主也堪用德如此則何待於天之教然天人之際實有相與引迪於無窮者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凡物將至有閒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其鼓舞相赴之機即天之式教用休如文王之伐密伐崇詩人皆稱帝謂聖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行之而已非必如成就其德而後畀之之說也夫多方罔堪天顧而惟我周王靈承於旅克堪用德可以典神天故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使之尹爾多方爾不能脩德凝命於天求民主之日乃迪屢不靜於天命既定之後則何爲也哉此節之語莊嚴正大眞足以褫服反側之心然尹爾多方語意似未完而詘然而止下文又更端突起則嚴肅之中復寓含蓄不盡之旨以待其自思得之猶可見其言之厚也○方麓王氏曰前言夏不克靈承於旅此言惟我周王靈承於旅前言夏不克終日勸於帝之迪此言天惟式教我用休語氣相應帝迪無往而不在但百姓日用而不知惟聖人志氣清明理義昭著心通行利自不能已昌大休明之勢有所謂幾非在我

者故曰天惟式教我用休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此不與上文相接然曷敢多誥句總鎖上文大降爾命句喚起下文四國四方之國當時之貳心觀望叛而後服者不止一處也降命亦不與下文相接此中含蓄不盡最耐人思直至乃惟爾自速辜句方纔應出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三言爾曷不皆詰問之辭非勉之之辭也忱者壹心而不貳無觀望也裕者安處而不搖無反側也此多方之

自爲謀者而多方未能盡然也上言降爾四國民命而此言忱裕於爾多方可見四國即多方之國非殷嘗蔡霍之民矣夾者相輔而立介者相助以行皆所以乂王事也謂侯之有事四方也詩曰王事靡監王事治則王享天命而侯國亦享天命矣此多方之所宜爲王謀而亦自爲謀者而多方不能然也有國有土則所謂宅爾宅畋爾田周未嘗以有罪之故而滅其國由大降爾命故爾得尚安享國土則爾益當順王守典以共致太平之治以廣大天命此多方之所宜深念而罔或不知者而多方尚不能然也蓋畏罪來會之際外雖懾服而疑貳不安之意中未盡平周公有以知之故反詰之曰爾曷不如此曷不如此乎然語之以乂王惠王則開心見誠初不存彼此形迹之介其言雖峭直其心則廣大光明之至而感人者深矣此節及下二節皆急口疊吻如有怒色因其迪屢未靜故誥戒之辭不得不嚴之如此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成王三年武庚三監奄徐淮夷同叛王命周公東征四年王東伐淮夷踐奄而歸遷殷頑民於洛邑七年營洛

別爲下都命周公監之八年周公誥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所謂來自奄指四年王征奄事也是年奄及徐戎淮夷復叛王復親往征之乃滅奄（奄地蓋以畀魯）而歸此篇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是也數年之間奄徐淮夷屢叛殷侯舊國多爲其所煽惑動搖是屢蹈於不靜也迪屢不靜不知自愛則是不忱裕於爾多方矣宅安也屑輕播棄也屑播則又不止於不安矣是不乂王以享命不惠王以熙命也自作不典蓋以周典爲不便於己則非所遵行而稔殷不迪率典之習且託言心不忘商義不臣

周以煽惑天下是其圖忱於正也多方之正者固不爲其所惑而此則不靜之立心所以爲亂本也此節洪圖天命不永寅念於祀之實不獨已滅之殷監及奄爲然然尙不忍多爲翦滅四曰爾乃皆切責之辭非戒之之辭上言爾何不如此如此此言爾乃如此如此一反一正以迫起下節若作勉戒之辭則失急疊語氣下節直接不上矣讀者宜審玩之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盍乃惟爾自速辜

教告不專指上文所誥蓋凡前此東征皆必先有文告之辭不服而後致討也戰要囚蓋當時必有所征而擒獲者囚之而復釋之王方麓曰要東而囚執之也使此與於會也至再至三以兩次東征言之非以既告多士又告多方爲再三也前告多士時多方不會此告多方時多士雖與會而此所主則在殷侯也以多方之迪屢不靜自作不典罪固所當誅殛今我惟是教告曉諭惟是恐懼之以要囚至再至三再不爾殺是大降爾四國民命也至再至三之後乃猶有不用我降爾命而狃於反側叛亂者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之不靜實惟爾自速罪戾矣此節亦急口一氣直下辭甚峻厲然罰殛二字實周公所不忍言至此而後出諸口且懼之使謹其後以同歸於安全耳聖人之仁也及此後而東方遂靜其亦感於此誥而懷周德者深矣○以上皆告多方而主於殷侯未嘗一語及於遷洛之殷民多士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有方多士多方殷侯之臣其君或有他故未得會而使其臣來聽於會者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士故曰有方多士以別於殷多士而亦并呼而告之也時解謂有多方士爲管蔡霍三國之士殷多士爲武庚之多士非是殷多士殷管蔡霍之舊殷士

前此屬其民而遷於洛者也奔走臣我監五祀專以殷多士言殷庶自成王四年遷洛至此八年五月前後共歷五年也周遷殷庶於洛使之奔走臣我多遜欲以節其性而進於善於今五祀言其已久其情宜已孚其俗宜漸改也此節特提殷士在洛之久以起下文以下皆主於告在洛殷士欲其盡職教民無責其反側之意蓋奄徐再叛在洛殷庶原不與聞然此大誥多方則在洛殷士亦與於會故因既告多方而復呼多士以丁甯勸勉之其先呼有多方士者亦欲多方之士共聞此而知勸耳其與前半篇之告多方殷侯者所主不同辭氣文

義之間不難辨也或謂上半篇以告殷民此以告殷士之長治殷民者其所見尤謬誤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胥才智之稱伯長人之官正治事之官皆殷士也臬事也亦法也罔不克臬言常守法以盡職也下節卽克臬之實

自作不知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化民有本誠身而已治邑有則齊家而已是故吾身之動作云爲而或有不合於道己不容以自恕也操其心以檢其身所以端化民之本也吾家之倫理恩義而或

有未進於治已不可以責人也正其身以正家所以善民之則也和也者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天下之達道也和之者居敬以直其內使吾心無所倚守義以方其外使吾用無或乖則所以致其和之功也身心無不和則本端而則善爾邑效之興仁興讓爾邑克明是則爾之克勤乃事罔不克臬亦豈責爾以所難哉此蓋臣監五祀之後比介於周御事有駸駸向善之機周公察之以爲可與言者故告之以此而胥伯多正其於民也近其於化民成俗也易故周禮教官之職以比閭族黨州鄉之職先焉後世於比閭族黨州鄉之職不講而六禮七教八政之法不脩此民俗所以日卽於僻而化民成俗之所以難也周禮閭胥黨正則此胥伯小大多正卽所屬從而皆鄉官之教民者殷士之賢者各因舊長治之也

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殷庶之習染於紂惡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草竊姦宄興爲敵讎其悍逆悖戾之氣雖殷士亦畏其難治矣顧殷士或不免於非度或不免於沈湎則亦何以正人故又言爾庶幾不畏凶德之難治者則亦惟敬和其身敬和於家以端本善則於爾位其或民有未孚則又能簡擇於爾邑之中以得賢者爲之輔助則舉賢旣以示勸

而得輔又以佐治民其漸化於和順而興仁興讓矣又何凶德之足畏乎夫穆穆在位大非易言然成王之遷殷庶於洛也要必簡拔其賢者以爲之長所謂殷獻臣百君子也又使之比介於周御事以節其性則庶士亦化於多遜而非若前此之師師非度雖殷民之習染猝難盡除猶若苦於周政之嚴而悍逆悖戾之氣如不得騁然大閑亦已不越周公欲化其心使之一德同風非曰求其革面也故告之及此其所望於殷士者深矣讀此篇者不察則謂前半篇以告殷民此半篇以告殷士之長民者則混在洛之殷庶於多方殷侯之民而不復

分別抑思在洛殷民統於殷士殷士無叛心殷庶何從而反側以遠爲奄淮之應殷士有叛心則此縱或赦而不誅亦在降命之列且爲之長者其罪宜更重於民在洛之近者其罪宜更重於遠何以前半篇反只責民之自取其禍而不及其長後半篇乃復及其長而語倍和婉且遠望其脩身齊家穆穆在位也且臣監五祀之言至後半篇方始提出則此前半篇爲告多方反側之殷侯而無與於在洛殷庶後半篇爲復戒勉在洛之殷士而不及多方無庸疑也又按古者自六卿而下以及於鄉閭之長咸得自舉其屬蓋各舉所知則其知之也眞

自舉其人則其情相孚而任之也篤仲弓爲季氏宰孔子告之以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誠以人人各賢其賢而後天下皆不獨賢其賢人人各親其親而後天下皆不獨親其親各擇其屬則上下之間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政之所以不煩而若網在綱事無不治也唐之藩鎭得以自辟其參佐而達其名位於朝廷或朝廷用其賢則進於大臣之位是猶有古之遺法後世自朝臣以下及於郡邑薄吏微員皆必由吏部銓選此選途所以煩冗擁滯而人地多不相宜長爾多不相和上下多不相信人才隱於下而莫之或舉官事鬱於上而莫肯自任治不古若此亦其一端也況取士則惟事乎文章而選官則或憑於賄賂哉

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前言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謂多方殷侯之尙保有國土也此言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亦謂殷士之長民者得以永享田祿也國家皆以農事爲本故皆言畋爾田非以告隴畝之民也言多士能以穆穆在位則庶幾於此洛邑可永保用力於農功而田祿不失且天亦予

爾以矜憐之心我周亦大助爾賞爾以簡拔而進之王庭爾將益勉於所事有事於大僚矣皆勸以日進於善之辭也介者助以爲善之資資者錫之田祿簡在王庭有服大僚卽皆介賚之實也多士篇曰有服在百僚耳而此曰大僚所以歆之也然果其能穆穆在位則大僚可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多方疑當作多士

既戒之用休又董之用威命卽克臬克勤之命勸者鼓

舞於行忧者相孚以心也凡享字與嚮同嚮也以實心嚮之也不用上命則是無誠心以事上其下化之亦無心於事上矣夫不能化民於善而反化民於惡則是縱逸其心偏頗其行不敬不和大違王命是爾自取天威我則又離逖爾土蓋謂流放四裔也此雖董之以威而辭意平和且寓開示教誨之思焉如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雖日不享二句其言致罰亦只言離逖爾土與前言大罰殛之者輕重有殊則以多方殷侯有觀望從叛之謀而在洛多士不與聞其事故也王方麗謂大罰殛之者爲此民言此離逖爾土爲殷士之多遜者言非也豈有長民者多遜而其民大作不典圖忧於正者乎且爽介又王惠王熙命豈所望於凡民而自作不典圖忧於正

亦非凡民所能爲之事治民自責爲始奈何重尤其民而反恕多士乎此皆前後混看之誤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此總飭多方多士之辭誥命統指通篇之命或以命指天命言非是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亦總飭多方多士而意重多方殷侯蓋多方之觀望貳心陰連奄徐者有當滅亡誅殛之罪周降其命不忍加誅而與之更始則此乃其初也若在洛殷士則於此無所謂初矣臣監已五祀矣何得謂之初乎和者忧裕以自安爽介以又王助王熙天之命則安靜而和順之道也敬於和者勉敬於和順之道蓋本能和而小心以持之也與穆穆在位者有間矣則無我怨謂惟爾自速辜也此篇自以告多方爲主而多方中又以殷侯爲主周之所新封建者多與殷之舊國雜處多方如魯鄰於奄徐衛鄰於邶鄘故刖之以殷侯殷之舊侯此時或滅或遷不止一國其仍得有民祉者故復重言尹民蔡傳中專提殷侯之中民者告之其語本自明白也既提殷侯尹民則是告其尹民者而非告其民矣言殷民罪應誅戮豈其罪果專在無識之民哉考奄徐皆嬴姓之國而紂臣飛廉惡來皆嬴姓也孟子云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

蓋飛廉逃就奄徐依其同姓而奄徐皆黨紂惡是以屢煽叛成王周公乃討而誅之戮其渠魁而赦其餘國此所謂殷民即殷舊侯耳非指其凡民更非在洛之殷庶也誤此解者始於金仁山之以殷侯爲武庚以四國爲殷管蔡霍則殷侯之尹民者更不知何所指實而篇中語意皆混矣然此自先儒已多混看又不獨金仁山也惟孔疏云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此最爲得之

立政

此篇言爲政在於得人而用人本於知恤之心知恤

則擇之不敢不明用之不敢不當任之不敢不專而政無不舉矣然爲天子者亦安得人人而知之人人而擇之故所專於恤者惟在三宅而次則前後左右之臣天子擇大臣大臣各擇其屬其屬又各責其分屬之執事下逮庶士以至於府史胥徒大臣得其人則所屬無不得人而庶司百職皆無不各得其人若網在綱一人之所以不勞而政無不舉也篇中首節特提三宅之官而周公繼以知恤之歎次節以下舉禹湯文武之知恤者爲法而以桀紂爲戒至孺子王矣節乃正告成王以知人善任之事而丁甯告戒之

自古商人以下又總上文所言而申勉之其重言勿誤於庶獄正以重刑獄也其又言詰戎兵以兵尤大刑也然惟其勿誤之是以克詰之要在得人而已非有一意也故末節又以蘇公敬獄之事附焉意亦以得人如蘇公可也○篇序以此爲周公之書之末故東萊呂氏謂此篇爲周公絕筆胡氏大紀則又以無逸篇爲周公絕筆今玩此篇中每云告嗣天子王矣又曰孺子王矣則其語氣乃成王初免喪卽政時之書非周公絕筆書也無逸一篇稱嗣王而不稱孺子則無逸之作在此篇之後明矣凡詩書之篇次錯亂

久矣固未可憑篇次之先後爲作書之先後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曰拜手稽首者旣行其禮又自述以言如召誥所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也蓋成王旣免喪而視朝洽政周公以冢宰率羣臣朝見於王將有所告戒而重其禮是以拜手稽首（外朝之禮王立路門之外應門之內三公六卿各進而一揖王答之大夫以次進各一揖王亦各答之上士中士下士分三等每等進同一揖王皆答之而已無拜稽首之禮故此拜手稽首爲重其禮而又自述之也）告嗣天子四字當一讀嗣天子指成王而言猶言嗣王也然不曰嗣王而曰嗣天子則尤重之之辭見

其有繼天出治之責也王矣二字更重讀言我告嗣天子在今日儼然天下王矣爲天下王則有治天下之事王以一人撫天下其當思何以治之也此周公所以責難於王而啓羣臣之戒也羣臣用是咸戒於王曰王一人不能以治天下王盍思王之左右有常伯常任準人及綴衣虎賁皆所以輔王而布政弼王以成德者王盍留意乎於是周公歎息而美之又以爲人君知如此而憂恤之者鮮也休茲者有常伯以治民則牧民之官皆得人而民生遂矣有常任以任事則任事之官皆得人而萬事理矣有準人以守法則守法之官皆得人而紀

綱勅矣自此之外固無餘政而又愼於綏衣虎賁之選則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有以涵育薰陶而益成君德矣故以爲休美而人君所當知恤者惟在於此也程子曰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綏衣虎賁以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甯重復惟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性成

也按此程子之意專以涵養君德爲言卻未是立政本旨立政本旨則尤重三宅立政在三宅而知恤則在人君君能居敬而後不蔽於私不牽於欲則擇相惟其可畏而不惟其可愛矣君能窮理而後不惑於邪正不闇於是非則於人有以知之眞而信之篤矣君能實踐力行而後身無違道心無違德則賢者樂起而輔之爲之股肱耳目矣知恤者其難其愼惟和惟一之心也常伯常任準人不必是官名亦不必有此別號只立政大臣要不外此三事綏衣周禮無此官蓋其類不一而撮舉名之

盧山陳氏曰天官有內司服有司裘有縫人春官亦有司服草盧吳氏曰綏衣幄帳也虎賁亦概衛士言之周禮夏官虎賁如幕人掌次之類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王宮有大故則守王門又旅賁氏執戈盾夾王車而趨

以下皆申知恤之義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繪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迪惟有夏言夏王能蹈行知恤之道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蓋人之德得之於天則是天命之性也人惟失其德則棄天背天而非天所予人能有其德則順承天命而天亦命之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皆天理之當然故呼繪俊民而用之以共天位以治天職以食天祿乃所以尊上帝也然此概言之也皐陶之告禹曰亦行有九德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彰厥有常吉哉而非身有其德不足以知其人非知之者眞則未必能信之篤非知之眞則不能惟賢是舉非信之篤則無以久任之而盡其才故必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而後能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使賢俊盡登於朝用之各當其位有夏之盛其臣皆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而能以人事君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亦責難於君之辭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動其君以知恤之意也宅者得其人而後可安其位如居宅焉也若取人者第以言貌取人而遂信其大順於德則不得其人必矣況

後世如唐之身言書判詩賦辭章與宋以後之經義八股歟以下獨言三宅三宅立政之綱領也方麓王氏曰古之賢王以人事天古之賢臣以人事君事天之道莫大於得賢以治天職不與賢卑天爵也用非其人賤天職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東萊呂氏曰非人才果暴於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先王之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於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效見於絕世無後信乎興亡在所任也愚按上文謀面用不訓德不能迪知忱恂而已桀之弗

作往任則拂人之性者也

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湯自諸侯升爲天子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所以丕釐上帝之耿命也用三有宅已在位者曰三有俊所旁求之俊乂以備後此之用者克即宅能稱其位克即俊無負其名言其知人之眞也嚴惟相孚以心丕式用人如已是不惟知之而實能用之言其信任之篤也用賢以治天職而上帝之耿命丕釐矣是以近則協於厥邑而無不和遠則不式見德而無不被帝命不已大光乎此言湯之知恤也

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仵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紂之事近而親見之故歎息以發之牟山王氏曰羞進也崇尚之也桀紂所用非人皆本於身有惡德故曰桀德受德者推本言之也瑤泉申氏曰用非人以理厥邦則四方之不式無有矣狎小人以敗厥政則厥邑之用協無有矣正與湯反也仁山金氏曰刑暴之人是以行

威虐於國故以同厥邦言庶習之人是以媟心目於內故以同厥政言其親疏之意如此甸治也蔡傳言井牧什伍亦治之之事也鄱陽鄒氏曰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注云井牧者裹二十五年左傳所謂井法野牧隰皐是也田制一夫百畝故百畝爲夫九夫爲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以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也什伍周禮士師掌其民之什伍又族師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比十人爲聯以受邦職以役國事愚按井謂井田牧爲牧畜之地而已又蔡傳此語亦不必盡拘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克知至長伯二十一字作一氣讀言其於三宅三俊知之眞而任之重也克知者以心相契有一德一心之意

灼見者其行事雖未表見而於其立身行已之際則灼有以見其心也東萊呂氏曰知宅俊皆曰心者君臣相與萬化之原苟貌親口惠相期於肝膽之外則無其本矣以者以此克知灼見之宅俊事天而治民也治民即所以事天本非有兩事但於其帝臣不蔽而相與寅亮天工言則見爲敬事上帝於其列於庶位以資之翼爲明聽言則言其立民長伯而已民事皆天事也立民長伯如文王時則周公布政於國中召公布政於諸侯及武王有天下則二公分陝而治周公主陝以東召公主陝以西又周官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

兆民是則三宅之官即民之長伯蔡傳所引王制特以明長伯爲統治之官耳不必如新安陳氏宅俊出封之說陳氏云諸侯入爲王官王官出爲諸侯古常有之然要非此所論立政之旨也又按此兼言文武者文武一德相承而下文所列之官則兼及天下不只文王時事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之立政惟立此三宅之官使之主事守法牧民爲百官之綱領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因虎賁綴衣而廣之蓋三事既付之三宅矣而侍御之臣日在君側則炙及之然此皆六卿屬官則惟三宅所簡三宅得人則侍御之官皆得人矣趣馬司馬屬官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趣馬其屬也馬十二匹則立趣馬一人其官下士也然位雖卑而得與王近小尹則凡尹正供事者左右攜僕凡在王左右供使令者方麓曰孔傳云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蔡傳云攜持僕御之人則以爲二事按蔡傳之意以攜爲凡有攜持者如執戟執戈之類僕則不必皆有所攜持如太僕太馭屬官皆是也然此亦不必細分百司凡專司一事一物者庶府凡掌財貨府藏者雙溪王氏曰凡治事曰百司凡掌藏曰庶府內府外府泉府太府蓋出王遊衍之間服食起居之便玩好匪頒之用皆王德所闕其人不可不慎擇也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由內臣而推之都邑及凡有職事關繫於民生君德者大都小都之伯稟王官之法以分治都鄙之事而長其民者也周禮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云小都卿之采邑大都公之采邑及王子弟所食邑也按國外四百里之內曰縣地五百里之內曰畺地藝人執技以事上稟王官之法各治其事而御於君者也盧山陳氏曰卜如大卜師龜人菙人蜃人占夢眡祲是也祝如太祝喪祝甸祝詛祝是也巫如司巫男巫女巫神士是也匠如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之工皆是也愚按此外如射人醫人食醫瘍醫之類亦執藝事上者夏書曰工執藝事以諫禮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射御醫卜皆在王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則藝人之繫於君德者亦不輕矣表臣百司司一事一物於外者周禮有內府外府又天官有內史服睿官又有外司服太史諸史之長周禮下大夫其屬有馮相保章小史御史外史之類王制曰太史典禮執簡記

奉諱惡又周禮凡六典八法八則之貳皆太史掌之序事會天十二月之朔皆自太史頒之貳國法

序天事授民時鑒古今垂法戒於職爲尤重矣尹伯凡諸尹之伯按蔡傳用呂氏原文本云庶人尹庶內甸外甸尹甸而膳夫則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而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而蔡傳中脫去尹庶及外甸尹甸六字然此偶舉見例耳諸尹之伯不只此二者也其伯賢則諸尹無不賢矣維體統所係是也庶指以上諸職言常吉卽皐陶謨所謂彰厥有常吉哉者是也蓋自有一德以上皆因才器使而庶職無不得人也然此句實包裹上下○三山陳氏曰文武以一人之聰明豈能周知內外遠近小大之臣哉三宅大臣人主所親擇其下小大之臣又委之三宅高宗曰惟暨乃僚

穆王亦曰愼簡乃僚皆然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亞其副也諸侯之大夫旅眾士也此周初定制後至春秋時則諸侯之官制不一或有太宰少宰司敗諸卿或以軍行爲卿或設六卿者非周制矣言諸侯之官亦皆常吉士也六卿率屬以倡九牧則諸侯之用人亦罔不知所擇矣○東萊呂氏曰先儒以三卿爲文武未伐紂時官制苟果皆文武在廷之官何由重出於庶常吉士之後乎此章蓋通敘文武之官文王雖不有天下武王克商官制實達乎四海其爲侯國之官無疑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微盧西南夷國冠之以夷則不止微盧凡邊微之王官監於夷國者皆是也蠻夷每各以種類族屬自成部落而地不及於五等爵不列於伯男則聽其自爲君長而又恐其不被教化無所統屬或易至於爭殺則設王官以監之如漢之爲西域置都護是也然此與監殷及王啓監之監稍異啓監之監世有其國所謂孟侯此之監於夷者則如今郡守不世官也烝蓋亦國名三亳則中國重地雜於諸侯之間而不以封者阪險也承之以阪則不止三亳凡名山大澤及險要之地皆不以封而使王官監守之也三亳蒙爲北亳商邱縣北四十里有大蒙城是也薄熟爲南亳即今之亳州偃師爲西亳今河南偃師縣南亳西亳皆商舊都當時蓋亦不以封而置尹也大抵周初之封建恆以王官監尹雜處侯國之間而使犬牙相制故於四嶽之上王

皆有天子明堂四嶽之下又或有諸侯湯沐之邑如鄭之有祊魯之有許田是也若皆以封則無以賜諸侯矣其或險阻之地則亦不以封又不止三亳及四嶽也故於三亳之下以阪字該之後世周既東遷而政令不及於天下則凡王官之地之近侯國者侯國皆私自取之如亳歸於宋虎牢歸於鄭矣漢儒之作王制蓋皆未及考此尹卽監夷阪之尹也或監夷國或監險阪皆謂之尹言外及邊微之遠內間諸夏之間者其王官皆常吉士也是亦惟三宅既得其人則監尹無不得人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此乃復分文王武王而詳言之以足意也克厥宅心能以心契乎賢者之心而無彼此之間卽所謂克知灼見也惟其心與賢無間故能惟賢則立之於位而各當其

才各稱其位以賢俊自見成其爲有德之士故在位皆常吉士也通節作一氣讀而以惟字乃字相應三克字皆用力字人主之於賢也惟其知之不眞則信之不篤信之不篤則用之不專縱使心以爲賢而用之亦不當其位不能盡其才賢者無以自見矣然非身有其德則無以知人之德物欲間之衡鑑滋爽則非用人之難而知人之難故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也○朱子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爲處心非也卽前面所說三有宅心耳若處心則云克宅厥心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此及下節反復言其任賢之專也號令出於君非可已者庶言則號令之小者耳大獄亦有時君自斷之庶獄則非人君所宜問庶愼謂財用之出入冢宰制之門關之幾察司徒總之不虞之豫備司馬詰之凡國家之所常禁戒皆非人君事也有司卽司此庶言庶獄庶愼者牧夫如都邑之吏親民之司恆兼有此三事者庶言庶獄庶愼不必分屬三宅大抵庶言庶獄庶愼多屬庶司之職并非大臣所當屑屑況人君乎人君而下行吏職徒以簿書錢穀訟獄之細責之大臣此所以衡石程書傳餐御事而法令日紛國事終以不治且人君而庶事躬親以察爲明則是視在廷無一可信任之人上下相疑大臣之所以解體也然非必謂我無與焉已也總攬大綱得人而用之訓之以用命而戒其違命焉其或有違命則亦董之用威黜陟明紀綱立而事無不治矣若兼之則豈人君事哉漢溪傅氏曰文王三宅之賢無非庶常吉士安得有違命者推誠任人馭下有體只訓戒之欲其用命不欲其違命耳愚謂此太看泥文王之世豈必無一違命之臣如其果無一違命之臣則當時併可無庶獄矣且有司之牧夫則非大臣拘偶出於違亦不害其爲吉士也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則庶獄庶愼非不知也不敢知也不敢知者一心以任之不參以疑貳之意使人人得以自盡其長若其與於知之則是使人身任其事而復以己意掣其肘已之意未必周臣之才不得盡而獄愼皆誤矣此其所以不敢知也周公之戒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蓋用人則不疑矣疑人則不用矣藩臣鎭方面於外而朝廷遙制其權大將專閫外之司而宦豎監制其軍郡守不足信加以藩臬之司藩司又不足信加以督撫之重督撫大臣又不敢信則任小臣以耳目之寄司彈劾之權以居旁窺伺而防閑之至使大臣之於錢穀算及毫釐獄訟之爲簿書煩於晝夜條例日

多防範日密而下之遁逃愈巧欺詐愈深大臣束手俯首不敢自斷一事而府史胥徒之賤反得以潛執其出入輕重之柄下情無由上達上德無以下溥皆疑之而不信任之而不專之爲害則皆敢與知之之爲害也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於茲文王豈智不足哉誠不敢也○蔡傳所引呂說亦宜深玩老莊無爲則并庶獄庶愼可不必有枯枝野鹿任其自然而已漢之無動爲大獄市不問網漏吞舟是其遺意也漢初承秦敝民甫得蘇安於樸厚然風俗之頹敗經制不立上下無等要

自此始矣三代之不復豈惟漢高是責亦漢文之爲也前此無動爲大故一變而以察爲明以法爲治老莊餘唾之所以流爲申韓也文王於庶獄庶愼則罔敢知然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則紀綱法度非不秩然此所謂居敬行簡爲政以德者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義德以功言明作有功也容德以謀言惇大成裕也義德容德非必有二也爲所當爲而已無私焉則其功起其度宏矣此卽文王所立克俊有德之臣之德也不敢替卽文王罔敢知之心從者克厥宅心故一德一心而無所違拂也於敉功言不敢替於謀言從者敉功存乎有爲一念爲之間則誤其功矣謀以順行一念與之違則生一事矣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文王之功武王率之而不敢替厥義德適求厥甯遹觀厥成文王之謀武王率之而從容德是以能繼文之志述文之事而並受此丕丕基也然要非克知灼見宅俊之心則亦安知其有義德容德而不敢替以從之也哉○敉功與謀亦非有二謀亦安民之謀而已但以有爲言則曰功以存心言則曰謀卽事與志之謂也文王所立之宅俊文王所同

其志事之臣武王繼文之志述文之事故不敢有改於文之臣其敬天勤民一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

再言孺子王矣所以起其聽也王則有王之政宜思所以立之繼文武之丕基以垂後於無窮自今日始則自今我其立政立此常任準人常伯之官夫豈可苟然哉

橫浦張氏曰立政簡易之道亦曰立事準人牧夫克灼知厥若而已知三宅之心卽所以立政復齋董氏曰孔氏以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諸家皆以立政立事爲一意而於準人牧夫則以爲舉其二以包其一理所未

安窺意從張氏之說庶於經意爲得之　我其必克眞知其心之所順察其心果和順於道德而彰厥有常則一德一心大爲委任使之得盡其才以布其治以相助我所受於天於祖父之民而調劑我之庶獄庶愼勿復以憸人間之庶有以盡賢才之用而政無不舉也克灼知厥若卽成湯之克卽宅克卽俊文武之克知三宅心灼見三俊心也丕乃俾亂而勿有間之卽成湯之嚴惟丕式文王之罔攸兼罔敢知也立政凡以爲民庶獄庶愼亦爲民而有丕乃俾亂以下四語一氣串下不必分應三宅大概獄愼之事三宅皆有或以庶獄屬準人庶愼屬常任然則前有庶言可以屬常伯乎故不必分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父我受民

卽勿有間之之意而丁甯之自一話一言極言斯須之頃蓋人心所思念每於話言見之諺所謂提心在口也新安陳氏曰話言樞機之發委在三宅欲勿以小人間之苟或一話言間微不終於專主君子則小人乘間入之矣此公戒王以委任三宅專一周密之法也愚按此意似是而非此節語意也末惟之念在心而時見於言若徒謹於言則非恍於心矣勿間以小人亦此心之無可間非徒於話言間勿與小人以得間也自一話一言自字宜玩勿徒泥話言上此卽念茲在茲之意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再歎息而以前所言爲前人徽言且曰咸告見竭誠而無餘之意所以欲王之深念也曰文子文孫動以述祖守成之思欲其繼序思不忘也上文於文王曰罔攸兼罔敢知文王之襲襲小心無待於勉强嗣王未能然則恐其以有攸兼有敢知者誤之故戒之以勿誤也勿誤之奈何亦曰惟正是乂之而已不能灼知厥若而疑其臣則誤不能丕乃俾乂而分其權則誤誤之者有以間之也疑大臣則以察爲明以察爲明則任左右爲耳目任左右爲耳目而自謂已能兼之已與知之是則小人得以間之而賢者無能盡職獄愼之誤者多矣惟正是乂之乃所謂丕乃俾乂也王方麗曰上言勿間之以人此言勿間之以己愚謂間之

之端皆生於已以知不眞信不篤故任不專也間之終必任小人以獄愼之紛人君豈眞能兼之知之但存一疑貳之見則常欲有以兼之知之欲有以兼之知之則小人從而間之矣弊歸於一也正一官之正謂司其事之人也此言惟正是乂下又言惟有司之牧夫可見正只是有司呂氏曰正人正法正理正道言之亦太著意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重述舊聞以重提醒克宅由繹二語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商人之克宅之也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文王之克宅之也嚴惟丕式商人之克由繹之也罔攸兼罔敢知文王之克由繹之也克由繹之言由既用

之後紬繹以盡其才也由字只如是讀不是以由字訓紬蔡傳是以紬繹二字訓繹字耳非以由作紬也紬即抽字引其緒也○克宅以用之之時言由繹以既用之後言東萊呂氏云由外而繹其中由言而繹其心由才而繹其德由一時而繹其持久表裏相符而後俾之爲治此說也文意亦通然只說得知之眞一截事未說到任之重一截事故蔡傳不用其說也詳之法前人之克宅而可不灼知厥若乎法前人之由繹而可有以間之誤於庶獄庶愼乎前人能宅之而當其位繹之而盡其才茲所以能使之爲治今王不可不深念也此又以起下節之意茲乃俾乂乃者難辭也永豐陳氏曰謂之乃者言必如是而後有以得其用也謂之俾者言下之治由於上之使也○克由繹之有一心而久任之之意不久任不足以盡其才故禹之治水以八年於外後宅百揆而仍兼

司空餘若皐陶稷契皆終身不遷其官此工虞水火之所以無不治也後如漢之循吏有以命守而加爵三公者其猶有古之遺意乎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聖人且以久於其道而後天下化成況賢者之居職任事哉後世以資格用人積年勞而遷擢仕者以利達爲懷無復留心民瘼則視官若過舍耳疇復竭其忠乎間有一二良有司方以廉明著績愷惻存心官民相得期於小成而未竟其設施又以或貶或遷罷去其在大臣則司空乍轉而司寇司寇乍轉而司馬司徒不惟其才之所長而徒視官如傳奕然則古所稱爲克宅由繹者果安在哉要之身無其德故無克知灼見之明而徒以爵祿籠人自謂英雄盡入吾彀此得人之所以不古若而爲治得以小康幸也○問茲乃俾乂之解與上文丕乃俾亂句何以不同曰此只在茲字丕字分別且玩上下文氣不同可自玩之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國立政而用憸人與商人及文王之克宅正相反也橫浦張氏曰憸人者傾巧辨給之人詐足飾非言足拒諫悅其心則譽桀紂爲堯舜失其意則誣伯夷爲盜跖愚

謂憸利小人即所謂巧言令色孔壬象恭者也故人主而非有克知灼見之明謀面用丕訓德則必用之而其實不訓於德用之則罔顯在厥世矣與茲乃俾乂者亦正相反也古先王之罔有立政用憸人者爲此故矣夫憸人之與吉士未易辨矣彼其才亦似足以有爲其論亦似自附於賢人君子其行事亦或能矯僞於一時其智巧機械之深則尤足以聳動人君以墮其術中而不之覺故憸人之敗於政者世世不乏而吉士盈朝之時則不少概見也然憸人之與吉士亦不難辨也吉士之爲吉士也言不必求其動人行未嘗求顯於衆然而庸

言之信庸行之謹恆有閑邪存誠善世不伐之思焉夫亦曰有和順於心者則彰厥有常而已彼憸人僞爲於外則雖或能讓千乘而動色於簞食豆羹且心非所安則言之亦必有淫詖邪遁之處而行之尤必有矯飾過情之事此固有可立辨於話言間者蓋卽在其惡未形僞爲君子之日而已可知也但人主不能居敬窮理則未能知言未可與於知人已耳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此反覆欲王之克灼知厥若也灼知厥若則吉士憸人可得而辨矣勸者奮庸熙載之意相我國家卽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也此以

克宅言之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再言文子文孫所以動其法祖之誠再言孺子王矣所以惕其戡任之重勿誤於庶獄舉其尤重者言之卽文武愼罰之志也人主易以喜怒刑賞於人刑一人而法官不得以爭其權則庶獄誤矣誤於賞猶可言也誤於獄而民命慘傷天地之和矣故此又獨以庶獄言之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反覆欲王之勿有問之而末惟成德之彥也惟有司之牧夫則不乃俾亂之專也此以克由繹言之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此極其效言之所謂茲乃俾乂也詰戎兵舉獄愼之尤大者言之夫宅人而用非其人用人而誤之以已則其政鮮有不墮者況戎兵之大國本所由立國威所以行今使主之者非其人而又間以小人誤以已意如後世有禁旅掌於宦豎閫人出監藩鎮者欲使政之不墮而亂之不作也不其難乎古者天子四郊之內以作六軍遠郊之間副以六遂國家無事則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以相與安於

畎畝大司徒掌之教之以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而以時興其賢者能者於朝糾之以八刑（不孝之刑不弟之刑不睦之刑不婣之刑不任之刑不恤之刑造言之刑亂民之刑）以防其不率有事則司徒集其民而授之司馬而五人爲伍（卽一比之民）比五伍爲兩（卽一閭之民）四兩爲卒（卽一族之民）五卒爲旅（卽一黨之民）五爲師（卽一州之民）五師爲軍（卽一鄉之民）各具其車馬器械大司馬率之教之以坐作進退之法軍師行伍之列以之春教振旅遂以蒐田夏教茇舍（謂安營之法）遂以苗田秋教治兵遂以獮田冬教大閱（大講武習戰伐也）遂以狩田此蓋詰戎兵之事也其在都鄙則八家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

邱四邱爲甸甸出兵車一乘一乘之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戎車一乘牛十二頭輜車具備輜車之徒二十五人合之亦百人爲一率而一甸之地約方八里五百一十二家是大約五家而供一人以出兵法與鄉遂不同蓋鄉遂田用貢法以十爲聯以五爲比其人家出一兵以禦王室以嚴武備而他徭役則不及焉都鄙田用徹法方里而井十里爲成十里之地不皆可田山陵林麓川澤居邑三分去一則十里之成爲田者約實得一甸以之起賦則出車一乘也其出兵之法蒐狩之教則又都鄙之長伯教之其法雖殊其有詰戎之事則一爲君者之用人而果能灼知厥若則治典付之冢宰教典付之司徒禮典付之宗伯政典付之司馬刑典付之司寇事典付之司空凡任事守法牧民之政皆既得人爲理又能勿有間之則冢宰得以敷其法司徒得以脩其教宗伯得以謹

其禮司馬得以詰其政司寇得以明其刑司空得以時其事事治法行而民無不用命矣孔子之論政也曰足食足兵以兵之重也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即戎之難也故此曰克詰戎兵則非克宅由繹之至使人臣皆獲以展布四體盡力效忠何能及此惟人君勿誤於庶獄斯其國乃克詰戎兵故所謂茲乃俾乂也此與通篇本是一意非於用人之外欲又加出詰戎但上文言庶獄而此言詰戎故覺語意難接抑知其克詰爾戎兵一其字即承勿誤庶獄來勿誤於庶獄正所以清刑獄則亦勿誤於戎兵而後可以詰戎兵若教成王自詰之則王豈詰戎政者是誤之而已蔡傳之意以周公提出戎兵似乎啓王用兵者抑知兵事尤重於獄故公特提出言之非教王輕用民命耳但語意亦欠明亮矣國之武備守文者固不可弛亦守文者所易弛然此章帶上文玩之則非欲王不弛武備之意并蔡傳亦不用此意也林傳呂傳及金仁山及諸家之說類多以恐弛武備爲言然節外生枝要於篇意接續不上耳夫至於戎兵克詰則事無不治法無不行民無不遂是以德威之播有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此亦如湯之商邑用協厥邑四方不式見德矣非專恃戎兵以威服也蔡傳中以好大喜功說桓亦因此數語之故而因見周公

無教王輕用兵之意方麓王氏曰禹迹即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聲教訖於四海也陟謂令威德所加盡禹迹所至也時解謂比禹迹有加者非是方行德威之流行也按方行天下言四方流行以徧天下也文王之耿光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武王之大烈永清四海丕單稱德覲揚謂不遏抑之顧文子文孫而言也愚按能如文武之克宅由繹則能覲揚文武之光烈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篇終而復歎息發言蓋用人立政之效至於海表罔有不服斯俾乂之效至盡而無以復加矣然今王行之庶

幾後王效之則不獨一時之治也前言吉士而此言常人者吉士之所以爲吉士者彰厥有常而已有德而不能常則必非厥若也必其彰厥有常則安於爲善和順於德而儉人不足以混之故篇終特言常人周公丁甯之意惓惓不已之慮至深遠哉東萊呂氏曰常人之於國也蓋食之菽粟衣之布帛雖無異味異文而有生者常用而不可一日易也然每多重遲木訥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頰舌間故世主惑於取舍而治亂分焉此周公所以慨歎而深致意於卒章歟愚謂呂氏所言常字是有此理然非周公口中所言常字意也周公所謂常人實本皋陶謨彰厥有常之語觀篇首言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則可見矣然則所謂常人者乃極久之義非平常之義也皋陶所言九德剛柔才智相濟相足成德之士非必皆遲重木訥者但非若儉人之口給而已但東萊所言亦自是時君所當深戒而有常之士亦自止此平常不易之道

則二義亦可相兼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式由皆用也式敬爾由獄用能敬其所用之獄也獄者民命所關而明刑所以弼教敬則以不忍用獄之心行不得已而用獄之事故有敘而大明服斯民其勑懋和矣若有疾而民畢棄咎矣若保赤子而民康乂矣刑期無刑以使民協於中故犯於有司者日寡斯所以長我王國也中罰者聽不偏而斷合理則所能有敘大明服者茲此式法也周公命太史記蘇公所用之獄使後之爲司寇者於此取法而得其敬愼之心則能於輕重條列間用其中罰而不至有刑罰不中之失矣中罰唐孔氏言不輕不重此未是中罰非輕重之中惟輕重各適其宜則中矣東坡蘇氏曰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按周禮小司寇登中於天府注云取其計獄蔽訟之得其中者上於天府使藏之以爲法比後罪犯有合於是者則援引以爲質也康誥亦曰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法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蓋凡前事之得失是皆後事之師周之制禮且監於二代況刑獄乎由是以觀是引律例以斷罪自古已然然古人有有罰清民服之美而後世條例煩多則只以供胥吏之私以上下其手而出入人罪是則何歟古人以敬愼之

心用獄而得其中法之者亦以敬愼之心擇焉而後能用其中故刑罰清而民服也後世以一人之私意一時之私見而施之於罰乃遂著以爲例而引例者又以一人之私意用之是亂法而滋之弊也然則欲罰之中敬而已矣無敬忌之心罰之中也不已鮮乎周公因上文勿誤庶獄之言而言此亦以見得人如蘇公者而宅之則克宅矣果得人如蘇公者而宅之則必不可以已誤之矣是亦以終立政之旨也○武王克商封蘇忿生以温爲司寇此時蓋蘇公已卒也其後成王以康叔爲司寇不知此時司寇爲誰也○經言三宅而篇末多言庶

獄說者因以庶獄爲準人事若然則庶愼可屬之司空牧亦可指司徒天子六卿而此專言三卿矣又經文言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是勿誤於準人而專可責於常伯也文義其可通乎按常伯常任準人必不可以分屬六卿而庶言庶獄庶愼又必不可以分屬三宅言獄愼三者三宅皆有之庶獄固法之重者而法則不止庶獄不可以準人專屬司寇也○此篇之作鄱陽董氏以爲在周公復政成王時七年歸政之說前已屬辨之矣京山郝氏以爲周公將殁而遺訓成王之書如後世遺表之類愚按七年復辟蔡傳已明辨之而諸家卒存其見是亦謬

矣而此篇篇中屢言孺子王矣則語意明是成王初年書非周公將卒時書也又篇首一節明是史臣所記情致如畫豈有遺表而陳此者篇末又記周公命大史之言是此篇明是周公面陳以爲非面陳之言是亦謬也大抵篇章次序不足以定作書前後觀其告王語意則確是成王方免喪而臨羣臣之時之所作耳無庸疑也

書經詮義卷之十終

書經詮義卷之十一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後學　程夢元暌園
　　余家鼎彝伯　校字

周官

首節史臣本序次三節成王自述其所訓迪厥官之意立三公以下十節乃敘列立官之體制與其職事蓋前此亦皆有是官而官制或未定成王於是乃畫定以歸於一使後世守之以爲常也凡我有官君子以下則訓戒飭勉之辭欽職愼令學古師典統戒有

官者當如是也勵功業去驕侈進賢才重戒卿士以當如是也末節又申勅之以盡職而遠期之以治功所以終制治保邦之意也合觀之體統秩然而不亂分考之職事釐然而有章其戒飭之語切實而和平其圖治之心憂勤而不怠成王之治體如此其至於囹圄空虛宜矣夫豈三代而後所可及歟○此篇大略亦與周禮同其不同者周禮有九服而此言六服然後甸男采衛其名屢見於經與禹貢之甸侯綏要荒其名不同而與周禮則合周禮之有蠻夷鎮蕃卽如禹貢之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耳羈縻而已不同於衛服以內爲中國諸侯故鮮見於經也周禮無公孤而此立公孤然周禮言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九命作伯若外朝之位三公在前孤卿大夫在左公侯伯子男在右是周禮未嘗不言公孤但其書未成故其職位未及載耳或者不察而强以師氏保氏當之又或以二鄉則公一人當之則皆未見也師氏中大夫以三德三行教國子者保氏下大夫以六藝六儀教國子者皆司徒之屬官也二鄉則公一人此蓋公卿之已告老而使表式於六鄉者其位亦見於司徒周禮六服之朝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言六年五服一朝

是則其難詳者而唐孔氏之說亦或可通要以周禮本周公未成之書而成王之作周官又不無變通於其間則官制不必盡同不必執此疑彼而或以周禮爲僞經又肆誹謗焉斯亦幾無忌憚之小人矣（餘辨詳見各節之下）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成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大書惟周王天下共主之意撫萬邦言萬邦皆周王所撫而有之者大一統也（萬邦萬姓皆概言之耳必欲積算而求其數以實之皆惑也）

巡侯甸巡狩六服之國以布正令省風俗序在位行慶

讓王者之所以一天下也獨言侯甸省文以便句耳其有不一者則王師征之蓋以一方不庭則兆民滋擾是故征不服所以綏兆民也王者亦以安民爲心耳豈徒欲人之我服哉由是德威所播六服羣辟莫不仰承德意而天下一德同風矣一統之盛已安已治而成王不敢康也則謂治內者安外之本正官者行政之源如我之紀綱法度稍有不脩則弊竇潛生於輦轂我之思患預防偶有不密則罅隙旋啓於朝廷是以歸於宗周而遂董正其治事之官嚴其體統使內外大小有以相維正其職事使百爾臣工各知自盡蓋本之先王之舊法

與周公之遺軌而斟酌時變以定爲畫一之規焉庶羣僚有所遵守而百世可行也此史臣原敘典偉發皇盛時氣象如在目前而成王之英毅有爲憂勤不懈亦於斯可睹矣孰謂成王爲僅以守文稱令主而使漢之文景得躋其列以同年語乎○成王惟伐淮夷非有四征固是然周公東征戡殷踐奄滅五十國皆在成王之世皆奉成王之命則皆成王之事以爲四征弗庭自非誇誕也○六服并王畿數之外四服遠夷則在所略然而越裳白雉且來自九服之外不可因東遷以後之諸侯而謂周之天下小狹也周禮九服侯甸男采衞蠻夷鎭蕃然其言朝貢有常者亦只至要服止今以考中國幅員極之東南距海西北至沙漠不過五六千里若以每服皆五百里爲算則并王畿爲廣袤萬里是虛言也曾彥和曰周禮王畿卽禹之甸服侯服甸服卽禹之侯服男服采服卽禹之綏服衞服介於其中猶然奮武衞之意

而曰要服是亦可見其實矣

（按衞服當禹貢要服之內三百里夷蠻服當禹貢要服之外二百里蔡夷服當禹貢荒服之內三百里蠻鎭服當禹貢荒服之外二百里流蕃服當禹時之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也是則事可依據蓋周人以對峙合五百里算之實則每方內距只二百五十里也）周之幅員非必有加於禹迹也其言六服之朝貢衞服之外不曰蠻服

（盧山陳氏以爲九服萬里又開方算之以爲方萬里者爲方百里者萬以侯國百里率之九服之內可容萬國此眞夢中見也）此言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而不言九服要荒本不以中國之治治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若昔指唐虞夏商而言猷道也亦謀也制治保邦之謀卽制治保邦之道已治已安其道之大而猶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則其謀之深且遠也不曰制治於已治保邦於已安而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者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危不生於危而生於安一念已治已安則怠荒之志萌而制治保邦之道廢危亂生焉矣是故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曰其亡其亡而後乃繫于苞桑夫亦曰今特未亂未危耳安知其不即亂危之伏哉及此時而制治以保其邦焉庶乎其有豸也成王之世四方而既甯謐矣法度亦已脩明矣念昔大猷之世而思其所以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此所以有訓迪厥官之舉也治以政言邦以國勢言上節寫出治安氣象此乃見未亂未危之言使成王憂盛危明勵精圖治之精神畢見於簡冊之上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

官惟其人

曰者述古之辭唐虞稽古猶言稽古唐虞此倒文耳東萊呂氏曰謂之稽古則官之百蓋前於唐虞矣愚以觀文勢自不必然百揆總百官而四岳總諸侯此自內而統外者舉此二官而內官無不統是矣州牧總治一州而侯伯又總治其所屬此在外而承治法於內者舉此二官而諸侯無不統是矣四岳只是一人在朝而外領諸侯者如周召之分陝而爲二伯耳非有四人也先儒或以羲和二仲二叔當之則更不然矣州牧即十有二牧侯伯諸侯之伯蓋州十有二師是也孔疏以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當之則亦不然矣東萊呂氏曰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若謂五等之侯伯則矣獨置其三者而舉二也百揆揆脩法度亮采惠疇所以立治正之本四岳承而布之於外州牧以布之侯伯侯伯以布之諸侯內外相承若網之在綱焉爲治之體統然也百揆得人以盡職而百官無不得人四岳得人以盡職而四方無不承德州牧侯伯無不得人以盡職而上德無不宣下情無不達矣惟治亂在庶官得人以盡職如此此內之庶政所以和所以萬國甯也而庶政之和則又萬國咸甯之本也制治保邦之道孰有外此下文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其爲治亦法此而已時異勢殊是以夏商官倍而同此治心同此治法同得其爲治之人則亦克用乂以知今之不殊于古也官倍亦大概言之明堂位篇謂有虞

氏之官五十夏后氏之官百殷之官二百周之官三百皆因官倍之言而附會之者也官之多寡雖殊而制治保邦則一要在君得其人人盡其職而已是明王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爲政在人而取人以身故欲得人以立政自一人之敬德始成王謙言予小子祗敬勤敏欲以日進于德而夙夜之閒恆有不及恐未足以升治道於大猷然而制治保邦之責不容自諉則危亂之機不敢以不防仰思前古得人爲治之盛亦欲順而從之是以望助於臣而訓

迪厥官庶制治有人而邦可保也訓之使各知所職導之使各盡其職如下文公孤六卿之官以及於述職巡守之典內外大小體統相維而職守分明人可自盡未又加以誥戒之語皆訓迪厥官之實也訓之迪之所以董正之也○成王之詩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泮渙又曰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是可見祇勤于德而恆覺夙夜不逮之實故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亦可見成王制治保邦之效矣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立者建立之以爲常守之而不變之意所謂定制也師者示法之資無所不教也傅者附著之義舉德義而加之人君之身者也保則益切於君身一出入一起居一言動無往而不致其調護矣愈尊者其道愈廣稍卑者其教益切也太者人君尊之之稱太師太傅太保其官三公其位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其職也曰茲惟三公者亦尊無與並之辭道者實理之著於陰陽而爲之樞紐爲之範圍者所謂一陽一陰之謂道也（爲之樞紐以元亨利貞之理爲春夏秋冬之運以綜從明聰之則主貌言視聽之官以仁義禮智之德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凡此皆以氣之一動一靜者行之而實以實理之自然常然者主之也爲之範圍則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變剛者不怒柔者不懦一動一靜循環不窮而不使之有太過不及之失焉也）陰陽者一氣之運行分之而有動靜而動靜又循環無端是則實理之所爲運用以充於人身著於民物顯於四時察乎天地者也論道者闡明其理即日用飲食而濬發其身心性命之本源鳶魚躍鳶飛而實指夫天地民物之至理因祇父恭兄而動以天之不容已自別聲衣色而示之以欲之不可流凡此皆論道之事則皆以師保傅其君之事也經邦者舉一邦之臣民事物而經綸調理之使之各

得其緒而不亂各有所合而不乖所以由盡己性而盡人性物性者也蓋經邦之政分掌於六卿而經邦之猷則仍本於君德人君於身心性命之源有所未盡於天地民物之理有所未明天性之眞悶而不見嗜欲之流徇於一已則是其本身加民者皆顛倒錯亂雖六卿其謂之何何經邦之與有惟三公之論道者明而君德有所成就則以經朝廷而百官可正庶政可理以經草野而民業可定民行可興以經天下而萬邦可協和黎民可以變矣是經邦之事惟三公之論道者經之也陰陽之運用不越于人心之性情陰陽之乖和亦只此人事

之感召惟觀乎得道失道焉耳君身無所失道而陰陽和於君身矣朝廷無所失道而陰陽和於朝廷矣四境之民無所失道而陰陽和於國中萬邦協和黎民於變而陰陽和於天下矣極之而上下草木鳥獸魚鼈咸若則無一物而不遊於太和之氣之中是以盛王之世風雨節寒暑時日月無薄蝕之愆山川無崩竭之患五穀昌四靈見是則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燮理陰陽之極功也其或未能然則因庶徵之休咎而君臣其省厥愆聽律呂之姦和而因之以在治忽是亦燮理陰陽之實故陰陽之燮理亦惟三公之論道經邦者爲

有以燮理之非大人之窮理盡性以致于命者不足以與此也重其職而難其人故無其人則闕之官不必備也非其人而居之則適以輕其職任而導君於非幾矣成王爲後世慮之○程子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傅德義者在乎防閑見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二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不如闕之之愈也或問朱子司徒司馬司空三公三孤之官朱子曰漢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但見伏生書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而置也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孤六卿牧誓所說周家是時方爲諸侯故不及三公及三少及周官所說則周是時已得天下矣三公三孤本以師道傅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

公三少之官爲階官（以功勳而特晉其階有名而無職）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然古者猶是文臣之有功德重望者方得加師保之官以其有教輔天子之名也（此古者指宋初而言）後世遂以諸子或武臣爲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邪訛謬傳襲不復改正（紱按有明定制文官不得封公侯其兼有軍功者亦封武官不許加師保今律亦然）似矣然而文官之加師保者究未見其有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職任也及其後凡入閣居宰輔者類無不加以師保之階有行無實是亦階官而已竊謂後世經筵日講其人其德固不足以當師保之尊而其職實有論

道經邦之職此程子所以請坐講也乃其官卑而屈在六卿之下若夫加師保之號者則既無其實又非能代有其人徒使名實相遁是何如闕之之爲愈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以下不言立者蒙上文立字而言三孤上不屬於三公以亦爲天子之師則不可使有屈屬也其下亦無屬官以本諸身之道德爲天子師而他無營辨故不有屬官也六卿亦各有少而不特見者六卿之少卽屬六卿非若三少之弼天子故不特見也以其上下皆無所屬故謂之孤以其位次於三公而所職同以弼君故謂之貳

化者氣之推行有漸而體物不遺不知其然而然而已適與之肖者也行者氣而所以行之者理理之有所以然而動於自然者卽道也宏化者卽三公所論之道而推廣之以宏於一人使德日進而不自知宏於朝廷使治日新而不見有作爲之迹宏於一國使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宏於天下使之從欲以治而罔不協于中是推行其所以經邦者是天地之大用而自一人以宣而行之故曰宏化天地者氣化所從出也天地之道無爲而氣化流爲陰陽則不能無過不及是以在人有變理之功焉敬明其所以變調而理之之道焉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曲成萬物卽所以敬明天地也然此皆坐而論非起而行也行之者則有六卿之職焉公孤者惟是講求其所以經邦變理之理反復推明至於詳盡以格其君心使之義精仁熟則治道備於君身而治化由斯出耳是以終言之則亦曰論道以弼予一人而已時解有謂三公論之三孤則力爲行之者誤矣於三孤言弼予一人則三公可知東萊呂氏曰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言之而公不預何也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愚謂此互見之耳呂說太巧矣於三公言官不必備惟其人蓋三孤亦然也止齋陳氏曰周召以師保爲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同召太保奭以下皆卿也是時召公爲保兼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

伯畢公爲司馬是亦以三公兼之衛侯爲司寇毛公爲司空審是則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公之職任無其人則止爲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公孤所以輔君成德端治本於宥密之中六卿所以承流宣化布治法於四方之國而冢宰又所以總六官者也周禮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大宰卿一人以下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餘及宮伯宮正膳夫內宰之類凡六十屬則皆其屬也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治百官之典卽冢宰本職二曰教典司徒教民之典三曰禮典宗伯三禮之典四曰政典司馬邦政之典五曰刑典司寇邦禁之典六

曰事典（司空與事之典）教禮政刑事皆莫非所以爲治故曰掌邦治也治無所不掌則百官皆其所統由是以布治於都鄙布治於邦國天下則又因其方土之俗風氣之宜而調濟之以施其政教焉以遂民生以復民性以同民俗以一道德四海之內無不均平是冢宰之職也天下之治總於六卿而六卿之職又總攝於冢宰故冢者高大之義猶家之有冢子冢婦云也宰割正也由是言之則冢宰無專職而以五官之職爲職矣而其竝列六卿者則猶仁兼萬善而竝列五常乾坤統六子而竝列八卦也然而仁自有仁之用（分言之則仁主於愛）乾坤自有乾坤之

德（如健順是也）冢宰則於王之衣服飲食以及外而府藏玩好內而嬪御侍衞下而閽寺奚豎凡五官所不及屬者皆冢宰實統屬之是冢宰兼攝王身之事非僅兼攝五官所以列之爲六也（漢溪傅氏曰朱子言天子至尊其嬪御侍衞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然則太宰所統之官蓋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四海無難均矣愚按惟冢宰得以與嬪御之治故人君可無冒色而婦女可無于政矣惟冢宰得以與閽宦之治故宦官可無緣竪而小人不至柄國矣惟冢宰得以與貨賄之治故人主可無私藏而武庫不貯倖臣矣惟冢宰得以與服食之治故人主不爲微服而餅中可無置毒矣漢初稍爲近古故后妾並坐大臣得正其席嬖倖有過宰相得以召而斬之乃自是以陵夷而宮中之事大臣不及與聞宦豎之權或至門生天子治亂之懸絕古今可考矣毀周禮者反執此以訾之謂如此則是人臣得制其君抑思大臣惟可以制其君斯其君可與共治不然則縱欲敢度何不可爲畏大臣之專其權而其權反移之女子小人禍亂何由豎乎）又按冢宰之官唐虞謂之百揆而伊訓言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則冢宰之名亦由來舊矣（按古之冢宰即相也後世乃于冢宰之上復有宰相而冢宰惟掌銓選之事失其職矣古冢宰惟正百官而辨論官材則司馬職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徒分掌冢宰之教典者徒眾也其所司專在民眾之事也周禮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其屬如小司徒鄉師以下及鄉遂之官及封人載師司市門關之類亦約六十餘官皆其屬也）教莫大於五典（即五倫也）五典有條件敷布而教之馴習而擾服之使順者益順不順者亦以漸歸於順猶敬敷五教

在寬意也冢宰言四海而此言兆民盈四海之內莫非民民尤司徒職也曰兆民則盡乎民矣今按周禮司徒屬官惟鄉遂之官專主言教餘則凡地事地征皆在焉（以故俞廷椿邱吉甫輩皆欲剗其掌地事者以屬之冬官抑知司徒雖多設任地之官而其意則實皆以教也）蓋司民之官則兼有養教之責惟養之而後能有以教之而教之使各得所養是則亦所以教也穆王之命君牙曰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又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粗然則司徒之職兼養教也周固然矣唐虞之世棄爲后稷契

爲司徒分兩官焉以洪水初平粒食之教未甚興故教稼重焉不得不分爲兩職也三代而後農事已大明教典已經數聖之後亦舊有成法則合農官與教而一之且取士於農見本計之重而以農民爲誠朴則所教尤重農民也他若商賈末民則又掌於司市不與本民雜焉禁其欺僞而已賓興之典不與所以重抑之也漢初取士猶有以力田孝弟爲科者其尚存先王之意乎地事之官多屬司徒而總之曰教典可以知成王周公之意矣惟任地征稅之事多屬司徒故後世司徒乃惟事主錢穀稅賦而敎民人倫之事若無與矣惟婚姻一事於律尚屬司徒究之民之婚姻司徒亦安得過而問焉顧自鄉遂之法不行鄉舉里選之法不舉朝廷亦

何嘗有敎民之事而何獨司徒名實相遁可勝道哉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宗伯分掌冢宰之禮典者人道莫大於宗宗所以定天下之分惟天子爲天之冢子亦天下大宗子也大宗小宗之分定而天下秩然矣故禮官於唐虞曰秩宗於周曰宗伯也周禮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其下如少宗伯宗人以下及尊彝之司王瑞之用服命之典及都家宗人亦約六十官皆其屬也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虞書亦秩宗典三禮禮事至繁此三者其總統也治猶理也理之使有條而不紊也和合也合之使相比而不乖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有自然之序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有自然之和人受天地之中而參爲三才則全得其序和之理氣化載理以行其自資始而流形也方來而伸則謂天之神自資生而化光也順以承天則謂地之祇祇祁祁然紓徐地氣化之所以生人生物而未著人物身上其夾縫中一層事乃謂之神祇凡塞滿兩閒皆莫非此氣化及夫人物之生則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以成物而自然之序自然之和於人乎備之矣其正處卽自然之序其保合處卽自然之和至於物極而反魂遊魄隕骨肉瘞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朱子云昭明光發也焄蒿氣息也悽愴悲感之意是則所謂人死之鬼鬼反而歸也此人生之氣

已游散而未盡散者亦夾縫中一層事也是故神祇鬼之氣卽人之氣而生人之氣日與天地相流通則人之精神亦與神祇鬼之精神日相交接惟人心日紛於事物則忽焉而不之覺耳若拂乎生人之理而失其所爲序且和者則天地之氣自不與吾身心相接雖祭祀何益之有能全夫生人之理則得乎所爲序且和者精神意氣與天地通郊焉而天神假社焉而地祇出廟焉而人鬼饗豈虛語哉顧斯理爲生人之所同具則報本追遠之意亦盡人所不能忘故先王因人之情而定之以其分制爲吉禮十二以事天神地祇人鬼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煙燎祀司中司命飌伯

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
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
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其祭祀神示之禮各三而享人鬼之禮六也其
自天子而下則因其分之所得及與其情之所可通及
其義之所當報者定爲等差使各祀其所當祀焉如禮記天
子祭天地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諸侯祭社
稷祭其國之名山大川祭五祀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
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庶人薦於寢
又如不王不禘及諸侯大祫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之
類秩以分則得其序通以情則得其和正以義則無淫祀又惟分有迭及序情有相
通和爲義之所不容已進反之得其中也是以吉凶同患吉凶軍賓
嘉五禮故制爲凶禮五以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
皆然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災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爲賓禮八以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

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大
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
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爲嘉禮六
以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冠昏之禮親成
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
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
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是皆所以定天地之
序凝天地之和因人心之同而以是經緯萬物役使羣
動則皆所以敬事天神地示人鬼而立三極之道其序
定而神人受治其情達而上下安和矣宗伯掌三禮又
掌五禮似有兩
事故註疏以治神人主三禮言以和上下主五禮言抑
知禮只是禮治神人即所以和上下六卿之職其語皆
串下不分
兩對也又按唐虞之世禮樂分官蓋制作始開不可
不分人爲理周制則禮樂同掌於宗伯以禮樂本只是
一事一動一靜天地之間合之則可統言禮分之則禮
別樂和以天地言則樂陽禮陰以制作言則禮先樂後
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
兄兄弟弟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蓋設
使神人雜揉上下僭越而靡有定分則乖戾生焉何以
有樂故神人治而後上下和又亦以見禮樂皆掌於宗
伯之深意也不是以治神人句單言禮以和上下
句單言樂但和上下句中自有樂在禮樂
皆以教人而典禮惇庸已有司徒之教此宗伯又專主
禮教則似設官之複然司徒主於教民而已故六禮七
教司徒以之教於鄉學此禮之大閑也六禮冠昏喪祭
鄉相見七教君

臣父子夫
婦兄弟
長幼賓客朋友也宗伯所掌則邦國之大節文之詳以
事神人以教國子及民之俊秀國學掌於大司
樂爲司徒屬官是非複
也五禮皆掌於宗伯而宗伯所專主則實惟吉禮他若
軍禮事在司馬賓禮事在司寇行人掌之爲
司寇屬官凶禮嘉禮
分掌於司徒此則所謂官聯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司馬分掌冢宰之政典者馬以駕車車以率徒故戎事
重焉周禮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
國其屬如少司馬以下及職方懷方校人趨
馬以及都家司馬約六十官皆其屬也戎事獨謂
之政東萊呂氏曰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

誓眾則邦政之掌于司馬舊矣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繫焉其爲政之大又不待論矣此戎政之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者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耳非有他求也六師六軍之眾鄉遂所作蓋鄉用貢法田不井授但以十夫同溝百夫同洫千夫同澮萬夫同川爲法萬二千五百家爲鄉是一鄉之田則同一川約言之則可稱萬夫二黨之田則同一澮一族之田則同一洫二比之田則同一溝鄉作一軍其掌於司徒也則教之以三物以興其德

行道藝而使比閭族黨州鄉之眾皆得以從容於飲射讀法耕耘收斂之餘以相親相愛其用於司馬也則齊之以軍法以習於蒐苗獮狩而使伍兩卒旅師軍之士皆有以嫻習於坐作擊刺步伐止齊之法以相死相救此先王容民畜眾之良法也與前立政篇詰爾戎兵節參看司馬所掌不止六師凡郊野之井邑甸亦稟法於司馬焉而六師爲畿甸根本也戎政亦不止於征伐凡大均合民數而均其賦役大田即蒐苗獮狩大役築城郭營都邑繕宮室大封諸侯出封而爲之營其都邑皆以軍法行事是所掌者畿內之六師而其法則達於天下凡以平邦國之不平而已平之者不使强得以陵弱眾得以暴寡邦國皆有以自守而相安於無事也古者兵寓於農則民皆吾兵而無不足之患兵皆吾民而無悍暴之慮臂指相使而無渙散之形將士相安而無難制之弊田宅而外別無養兵之費蒐狩而外別無訓練之勞且軍法通於上下則雖貴而國子之倅下而夷隸之賤皆得以行伍齊之軍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此國威所以張皇而民不擾也自管仲軌里連鄉之法行而兵農分矣國內之民兵而不農郊外之民農而不兵荀吳棄車崇卒之謀用而軍制亂矣中行吳與狄戰棄車不用而獨用步卒及戰國而召募之法起騎射之用興先王之制蕩然井田既廢封建不行

況軍制其何以能復乎論者謂唐之均田府兵爲猶近古其亦爲衰世無聊之思歟不封建何能井田不井田又安問學校軍制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司寇分掌冢宰之刑典者曰寇舉重而言以其罔弗懲也周禮秋官司寇使率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屬自少司寇士師而下及羣隸之屬及朝士大小行人亦約六十官皆其屬也兵刑非聖人所得已而國家實不容廢故軍政曰平邦國有存而不用之思焉刑禁於未然虞書曰象以典刑噬嗑象曰明罰勅法皆豫之而已是刑期無刑之心也姦慝即暴亂

之隱慝而未明者暴亂卽姦慝之已著而難隱者明示之禁使民不犯也示之禁而猶有犯者斯不得不詰之寇盜之類姦宄之作其情萬變而恆不欲使人知不有以詰之亦誰其輸服然必于詰之而不敢遽刑者非惟恐其誤出實亦恐其誤入也若旣得其情而暴亂之迹已著則刑之所不容已矣唐虞以士官兼兵而周制分兵刑爲二職唐虞始肇平成則其民方以養教爲急周承戡亂之後則兵刑之勢不得不重所謂因時損益要於治而已故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司空分掌冢宰之事典者司空者使之不空猶止寇而曰司寇也王制曰司空執度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又曰無曠土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是司空之職固有可考矣周禮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補之或曰周禮者周公未成之書也或曰此諸侯之去其籍也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其所記皆百工之事而此經曰居四民則所治不只百工矣然匠人營國及爲溝洫之法皆度地居民法其職固宜屬冬官也大要凡邦國都邑之制井田經界之密其法皆詳於冬官授地居民之事司空經畫焉而後授之司徒猶鄉遂都鄙之民司徒敎養焉而後授之司馬士民之俊秀司徒升之樂正司馬乃辨論而官之畎畝之農民司徒約以比閭司馬乃整齊而用之是則四民之分土而居也居士於學校居農於田畝居工於肆居商賈於市廛此亦只互言大概農民之居以五爲卒故行伍謂之伍工賈皆於市廛而以四相比故工賈所居皆謂之肆以及諸侯之受封大夫之受采皆司空相土宜而以法制爲經畫焉而後司徒受之以使之各安其居各事其事不相雜也士之田祿有削奪者民之井宅與工賈之廛肆有死而無後及徙而他適及易業者則其田其居皆官收之諸侯之國有夷滅者其地亦王

官收之凡以待當授者而授之焉是皆司空之事仁山金氏曰司空掌空土之官分畫空土以待臣之受封仕之受祿農之受田工之受肆賈之受廛也凡土之未授者司空主之旣授則屬之司徒司馬愚按此於空土二字亦太泥安得有許多空土但分土之法皆稟於司空子奪受授亦皆自司空而已其在司徒司馬屬中有地職者皆已授之居已稟之法而已所謂官聯也故凡俞廷椿輩所欲割裂以補冬官之闕者皆非也然四民者概言之也九職之任民也三農生九穀園圃任草木牧圈蕃育鳥獸虞衡作山澤之材商賈通貨賄百工飭化百材婦嬪化治絲枲臣妾聚斂疏材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凡民之有事則必有所居之土有所居之土則皆司空授而居之以使之得興其土之利焉

興土之利則必以其時農圃之樹藝材木之斬伐鳥獸之孕字貨賄之徵貴徵賤器用之造作皆必有時焉詩曰王薆爾成來咨來茹因時之法亦自司空示之東萊呂氏曰江河之轉徙固有昔瘠而今沃者陵谷之變遷固有昔下而今高者隨時而權其興廢然後地利可盡是皆時地利之事也又凡宮府造作平易道路濬治溝洫脩葺橋梁釐正經界是皆司空時地利之事凡以興民事而已故司空之典謂之事典（後世井田既廢而土田之事又掌於司徒則因考工所云而司空獨掌百工之營造耳無與於民事之興利矣若民事之造作則司空又何嘗過而問焉失其官也）○東匯陳氏曰爲治莫先於教養故冢宰之後司

徒次之教化莫大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而有不率則大者加兵小者加刑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以司空之居民終焉愚謂民各安所居事其所事而後有養有教是故平治水土畫井授田分封建國實王政之首務而司空居六卿之終焉蓋成終成始之義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分職六典之職如上文所列是也率屬周禮六官官各六十屬合之三百六十官是也九牧九州之牧周禮職方九州揚荆兗豫青冀幽并雍也六卿分職於內如唐虞之百揆四岳九牧分治於外如唐虞之州牧侯伯（此按則周室之初九州固各有牧或諸侯之賢者領之或王官監之而其後周室既衰乃不能更設牧五霸所以迭興也）周之盛也內外一法月朔之頒始和之布皆自王朝而達之都鄙達之邦國極於四海故六卿倡治於內則九牧承風於外要之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土皆所以阜民而豐其財化民以成其俗而已阜成兆民而外無他政也東萊呂氏曰六卿倡九牧自內而達之外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受之於內內倡外應周浹泰和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

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六年五服一朝蓋六年之間五服諸侯朝見已一周也周禮大行人職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蓋朝貢之節酌遠近以爲疏數情勢宜然周禮所謂要服概戀夷鎭蕃四服而言之此只言五服者衞服以內（略同孔注之意又唐孔氏曰左傳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未之或失也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竊計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大行人所云見者何必皆是君

自朝遣使貢物亦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非再朝而會殷見曰同何必非再會而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惟言五服蓋以要服路遠不必常能及期故不數也愚按孔疏此說有可通者大行人所云見不必其君自朝而以六年大會當此五服畢朝是也然十二年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則未見其必與諸侯盟也則以再會而盟當此十二年時巡非也大要時見曰會此非時之會天子以事徵諸侯而大會者無定限也殷見曰同則諸侯大會於京師以爲卽此六年五服一朝可也 唐虞之制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是四方諸侯各分歲而來朝四載則諸侯之述職一周故五載而天子又復巡狩以答之朱子曰巡狩亦是答禮一番 周制則中國諸侯各以遠近分疏數朝貢至六年亦已一周天子卻不卽巡狩而五服諸侯皆來大朝會於京師以受王之政教號令焉此雖

不巡狩然亦如已巡狩矣及又再周而後巡狩以答之是以十二年一巡狩而不爲疏以有六年殷見一節也考制度亦如虞書所協同脩如之事此三重寓民過之大者大概周之制度比虞加詳然亦不外於上文六卿所掌之事矣大行人職云王之所以撫邦國歲徧存使人存問之也三歲徧頫視之五歲徧省察之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命象胥通四方之言者協合之使之合一也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瞽以審音而協律呂史以同文而定書名書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韻諧聲借用所以定文字之體名謂某字作某音如平上去入反切之學是也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瑞玉圭璧之類節符節皆邦國以合信者也牢牛羊豕爲太牢羊豕爲少牢成定也定其所當用之牢禮也命服車輿各有其數器卽行禮之器此卽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事先時而預飭之也 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殷眾也 然則十二年之中其所以預飭諸侯而使之不犯者深心亦已至矣及時巡而考之猶有不用王命者於是有或慶或讓之用焉所以式序在位要亦此阜成兆民之心耳東萊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旣立爲治之綱矣繼以朝覲巡狩之制所以振其綱也卿牧倡和固有體統然多歷年歲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乎六年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脩乎又六年王時巡而大明黜陟所以脩其廢也諸侯旣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

樂政刑斯四達而不悖矣○以上皆董正治官之大經大法也立公孤以弼君德是惟出治之本立六卿以分職任是惟制治之用自內而倡外使外之邦國罔不承治於內而又巡狩以親考之職任明體統正血脈貫通庶危亂之機無自而起此所以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者也董正治官雖曰脩內治然治內卽所以安外天子天下一家必使天下無不安而後爲治之盛猶一身不可使有一指一節之痿痺不可以述職巡狩爲因治內而帶言之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

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以下申爲訓飭之辭也凡有官者六卿及其屬我親之之辭攸司如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刑邦上之司及其屬又各有所司也欽者敬之主乎中令卽行其所司之法制禁敎也愼者敬之持於事也令出惟行弗惟反而可以不欽不愼乎東坡蘇氏曰令出不善知而改之猶賢於不及也然數出數改則民不復信上雖有善令不復行矣故敎以愼令非敎以遂非也顧凡出令之所以不能盡善者以己私之未能盡忘故也敬其事而愼於機亦所以克己之私而必使其出於公正焉耳誠能以

公滅私則令無不善民孰有不敬信而懷服者哉此節言政令之行否由於此心之敬肆肆則動於私而政令不可行敬則主於理而政令之行民無不服矣孔子之論治國亦曰敬事而信其意與此同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學古所以窮理也存學古之志以入官則官不廢學故能於議事之際以古義爲斷制而政乃可以不迷於理矣如漢庭之所謂引經斷事是也典常作師所以守法也有常法可以守者則當嚴守之而勿失毋或以利口而亂其典常也蓋利口之言變亂是非以存於心則蓄疑而不決必敗謀矣若竟爲其言所動則或怠焉而置之不行或忽焉而以爲不足行皆委棄典常於不用政之所以荒也此皆以利口亂官之失也惟事之變動萬端而典常或多有所不及是則又學古之爲尚謂其學足以明理則有以制事之宜不學則牆面而莅事惟煩煩卽迷也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敷學半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意與此略同蓋典常作師如令律之有正條所當遵守而律之正條有限則當議事以制斷以古而不悖於常典則古法亦若恆與典常相輔

矣然亦惟學古而後知典常之當守而後能不惑於利口故此節首尾皆以學言而蓄疑怠忽亦皆不學之失但說經者往往欲串作一事說則反覺雜亂無章矣蔡傳所引蘇說自甚明也此節言有官者旣當敬愼而又不可不輔之以學不學則有欲敬愼而非所敬愼且有欲敬愼而不能者故大學先格物致知而后誠意正心亦此旨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卿士六卿之率屬者其職任尤重故獨申戒之志者心之所之決然必至於是而不回者也勤者卽所志而敏

於事積累以幾之以求其必至也功之所就辨乎志所志者既卑則功無自而崇言及聖人之學則退然而不敢居語以唐虞三代之治則廢然而不敢任此其人坐地已先墮落功業何由建乎故功崇惟志有毅然必爲聖人之志而後可與言學術有慨然必欲堯舜其君民之志而後可與言事功故孔子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志之謂也忠信乃所以進德也忠信卽此志實在必至處業之所脩惟其勤怠惰苟安則業何由而廣以聖人爲必可學而顏子竭才之力以平成天下爲己任則存大禹惜陰之心如是而其業可日廣矣孔子曰知終終之可與存

義也勤之謂也脩辭立其誠乃所以居業也脩辭立其誠如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之類如舜之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禹之成允成功皆是夫無志者必無望其勤然志非虛志可坐以待其功之崇也勤則其所志不虛矣勤又必觀其所志勤非所勤則業亦不足居而不勤所當勤則亦不可謂之志也合是二者而出之以果斷何聖人之不可及而君民之不可爲堯舜乎果斷卽志之毅然以往而勤而不息處非然者志之不立職之不勤居官慮事事至而後思所以圖之殆無往不艱難矣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此之謂也此節惟志惟勤惟果斷自正與上節蓄疑怠忽者相反然此節所期者更廣遠不止就莅官一節言不必以爲申上文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凡人之志卑而力怠者皆狃於祿位之崇隆以喪其志者也志之崇者則以天下爲志而富貴不入於其心事之勤者則以安天下爲功而溫飽非所問有職任之憂而不知有祿位之樂矣何驕侈之與有不驕則恭矣志之所期者愈遠則其心愈下不侈則儉矣力之所圖者愈勤則嗜欲愈寡非以恭儉制其驕侈之說也惟志趣卑陋而狃於祿位之享則以位矜高而視民爲可侮以

祿侈肆而徇欲忘返甚且侮奪人而不顧矣然其人未始不僞爲恭儉也有自下而欲然不足之心有自克而不敢逸豫之念則恭儉其實德也心則不然而以聲音笑貌爲恭儉載爾僞耳抑知務於實德則中懷坦然無所疾惡闇然而日章不亦休乎徒載爾僞則聲音笑貌不勝爲掩飾之勞而驕侈之情終不可掩不亦拙乎夫寮官尸位以私滅公以至於民怨天怒皆自驕侈之念而生是不可以不深戒也非只爲保祿位之謀若因欲保祿位而恭儉則恭儉僞矣大學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申上文恭儉之意也寵與危並有高爵厚祿之寵卽有任大責重之憂覆餗爲凶不只一身一家之辱也思其危則可不危矣弗畏則必入畏矣敢以祿位而驕侈歟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此欲大臣之以人事君也惟大臣以崇功廣業爲志而不以高爵厚祿爲一已所據之私則此心廓然大公休休有容視人之賢能如已之賢能而推讓之惟恐不汲汲矣推賢讓能則人人皆以賢能相效皆以推讓爲心

在位皆得其人而百職無不舉矣若夫志氣卑下怠於有爲而徒欲以爵祿據爲已私以肆其驕侈之欲則必且蔽賢害能而惟是讒諂面諛之是用矣惟讒諂面諛之是用則其才其德既不能以治官而徒以奔競爲心交相傾軋政安得而不厖也然則庶官之或乖或和庶政之或厖或理皆繫於大臣一念之公私而已是故用人而能其官是卽爾之能勝任也用人而貶其人是卽爾之不勝其任也而可不以公滅私乎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惟爾不任之謂也（鼎之九四君側大臣之象下應初六之陰柔初六爲鼎足陰柔則不勝任故有鼎折足之象折足則覆餗矣是九四之稱匪其人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六卿亦不可以六卿分三事但三事主於六卿治事任法敬此六卿皆互有責也大夫其屬也不言士位卑略之或謂前言卿言士而不及大夫此呼大夫而不及士以前後互見非也卿士只是六卿洪範言卿士惟月左傳言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可見卿士二字不可分矣官卽六卿及其屬官以位言也敬主於心者也政卽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刑邦土之政政以職言也亂施於事者也康兆民撫萬邦天子之事而要於三事大夫望之六卿率屬皆敬其官以盡其職則有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而萬邦惟無斁矣前曰阜成兆民而此曰永康兆

民前曰大明黜陟而此曰萬邦無斁則不惟治於一時而且期於萬世不惟服之以政而期深服其心此所以爲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大道也○此篇飭鍊整齊是脩飾過文字蓋此篇爲一朝治典垂之子孫爲天下萬世法當日自不肯草率下筆而體氣亦更高華周書中爲第一篇大文卻於成王見之

君陳

首節將命之職而先表其賢次節提出周公之訓而詔君陳使懋昭之實冒通篇之意我聞曰以下四節欲其式周公明德之訓以出身加民圖政事君此皆

就君陳之身言之也次王曰以下七節欲其宏周公丕訓以和殷民蓋體周公師保之德而因時輕重布之皆以尹東郊之事正言之也其式之以身宏之於民則皆所謂懋昭也末節復總結之以與前次節相應○三山林氏曰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康成以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蘇氏陳少南皆非之今詳命辭無諡親之語東萊呂氏曰此篇戒勅之辭與畢命輕重不類見君陳蓋新進者也愚按此篇固以周公之訓爲主然覽而有制從容以和二語實命尹東郊大旨和厥中之事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稱之曰君名之曰陳蓋有土之君如所稱后稷君奭也稱其令德而曰孝恭孝恭卽令德之實又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則言其由一本而推之人自脩身而見之事之實以見東郊之尹惟君陳可屬也蓋由孝親而及兄弟由兄弟而推以正人則由斯而仁民愛物其必有裕如者矣三山陳氏曰商民艱化由於民彝泯亂成王以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正其本也東郊下都尹殷民者所居王臣特監則謂之尹（如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之尹）周公畢公不言尹蓋其官尊故也○此當是成王十四五年事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此一節乃命尹東郊之大旨也夫以殷民之頑也未戾厥心迪屢未同武王周公時厪憂焉然以周公之留洛觀之一則曰比事臣我宗多遜再則曰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三則曰爾尙不忌於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至若用罰之言則吶吶然而不忍出之口是周公之於殷民也敎訓之而已保護之而已初不以殷民之頑而忿疾責備之也惟周公之所以敎養殷民者誠意惻怛

委曲周到故殷民雖未卽化而究罔不懷服於周公之德以烝烝嚮化焉此周公訓民之道爲繼周公者所當師法而守之勿變者也君陳以孝友之身克施有政則其於師保萬民者或庶幾焉惟是益敬其職以循其常法凡於周公所以師保其民之道皆黽勉以昭明之則民亦無不從治與懷服周公之德者同矣此以下則皆詳懋昭之實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此實舉周公之訓而欲其以身式之也凡祭祀之感于

鬼神也藉黍稷之馨香以感之而已神明者天地造化之精而妙於無形者也人有形者也黍稷之馨香則自有形者以發於無形而精華之氣達焉此庶幾微妙交於神明而合之寂漠者也然人心之祭祀達其誠而已鬼神之體物亦惟其誠而已誠之所通者理也黍稷之馨氣也以有形無形言馨香固微妙矣以理對氣言則馨香終屬之形而下之器故有其誠乃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黍稷之馨未足恃也若夫至治之極則彝倫攸敘百姓太和其和氣實理之感孚於天地鬼神之本然尤爲默合而無間有不待祭祀之時而始孚不藉黍

稷之馨而後達者而至治之本原則歸於明德德者民心之所同德而或拘於氣或蔽於欲或染於習則無以自明惟有以示之表則民無不知有以倡之行則民無不從是以本身加民而師之保之斯至治之效可臻已之德合於天地鬼神民之德亦無違於天地鬼神合人神無非太和是則馨香之感至矣故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也周公之時殷頑未臻至治而周公師保之心其所期於殷民者則如此故著之爲猷訓亦欲後之繼此而治民者其無忘明德也故成王舉是訓以示君陳而勉其式之日孜孜以自明其德無

敢逸豫焉所以立化民成俗之本而爲萬民師保也○

此式訓緊抱至治馨香四語之訓而言與下文宏周公不訓所指稍異勿混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承上文式時猷訓而申戒勉之方麓王氏曰未見聖若不克見者秉彝好德之良也既見聖亦不克由者安於逸豫之故也安於逸豫故理不足以勝私敬不足以勝怠雖親見聖人知其行事而躬行之際莫克由之矣按君陳殆親見周公者其令德孝恭亦有志嚮慕乎周公

者特恐其或不能無逸豫之間斯人欲之萌無以式周公而昭明德矣故舉凡人之不克由聖者戒之夫凡人不克由聖亦一身之失而已君陳尹茲東郊而苟不克由聖則何以師保殷民而庶幾至治哉風行草偃凡厥殷民將惟君陳之一人是式思所以示式殷民則何敢不惟日孜孜以式周公之訓乎此成王之所以深望於君陳也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爾惟風下民惟草則凡所以出身加民者皆不容以忽易矣法度紀綱之大慎循其常而輕重設施之權惟其

時變當廢當興有變而不失其常者則圖之尤不可以苟然也出入自爾師虞以盡乎人心之同而不敢徇一己之私焉同斯民之好惡政所以大公也庶言同則繹以精乎權度之用而不敢狥一時之說焉極天理之精微政所以至善也舜之大智亦曰好問好察執兩用中而已必如是而後敢廢敢興焉艱之至也圖政之艱如是則凡政令之行即皆明德之善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因上文圖政而言公之於師繹之於己則盡善而嘉謀

嘉猷出矣東郊近屬王畿君陳新進之彥事有廢興宜請王命而後順以行之故成王之言如此又歎息而言人臣苟皆若是則信乎爲國之良臣而可顯名於後世矣（按良顯二字宜屬臣言不必以成君之良顯言蓋上文只言入告無輔臣君德意不必以周公之告成王者相附會也）然此實成王未善之言不必曲爲回護蓋謀猷入告在君陳自當如此而在成王命之則不必及此又辭氣之閒抑揚太過則似開人臣以輭美諛悅之風矣成王雖不如此要非所以示訓也按上節是未了語至此節順之於外方了廢興一按事其指未然說無疑若如或說往美其已往言則上下文意不接且收此式訓一段不住矣（諸家多從或說而不知其於語氣脈絡已不相協也）此以上皆欲其式周公明德之訓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以下切尹東郊之事宜而詳言之周公丕訓則不止至治馨香數言而凡周公之言行所以出諸身以措諸民者皆實爲體之用力爲推行之則所以宏周公丕訓也（訓不是法法則國有常典茲率厥常是矣訓則言行之可師者宏之所以善其用法也宏如人能宏道之宏只用力推而行之則是張而大之非必有所加也）依勢作威倚法以削非必強悍自用以公濟私而第於行政治民之施有一毫刑驅

勢逼之意則其德不足其量狹其政暴而不協於中必與周公之訓相背馳矣（下文忽疾求備皆依勢依法之類也）當日殷民雖未能盡革舊習（看後畢命中所言可見）然服周公之教能懷周公之德則能有心於嚮善可知是當迎其善機而寬以調和之尤不當峻法嚴威以急爲驅逼之也然寬而無制則縱弛之寬又非所以和民也惟於寬和之中寓有節制之道行之以制而不失爲寬和則是能從容以和而殷庶皆涵濡於善教之中且日遷於善而不覺矣是化民成俗之宜是則所以宏周公之訓也○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二語正周公師保萬民之道爲後半篇大旨以

下六節皆發明此意柯山夏氏以爲此乃言商民之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其下則言不幸入於法者待之當如此姦宄敗亂又非此比故三細不宥此分列不屬非也方麓王氏曰出於威與勢之外而使民自從者在寬妙於寬與嚴之中而使民自化者在和寬則敬敷五教在寬之寬制即在寬中非制以濟寬之謂也謂有規矩法度而行之以寬耳和即和中之謂和者和乎民也單言和則從容不迫之意以和對從容言則有辨從容者有禮義自然之節而非已意爲之甘苦亟徐也如天地之順如四時之序則可謂從容以和矣此解二句最爲明白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非必盡不從君要惟厥中而已惟厥中有制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此辟之惟厥中也政所以保民者訓所以師民者茲率厥常則汝之政訓皆周公之政訓而可弗若乎正之而弗若訓之而弗化如是而不辟是寬弛縱肆之寬而無制也豈所以和民哉辟之以示民知所謹是辟以止辟刑期無刑之心也必如是乃辟非如是則勿辟矣寬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宥之惟厥中也狃于姦宄如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之類敗常如不孝不友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之類亂俗如行僻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記醜而實及凡左道亂眾之類犯此者罪有大小如不孝之罪其罪細矣然亦在十惡不赦之條也然雖小犯亦必刑之當時典刑只列大概其有輕重出入上下惟在有司以意斷之無得後世計多條例所謂有制也如是乃不宥非是則有宥者矣所謂寬也殷民好草竊姦宄不虞天性不迪率典餘風於此時容或有之故嚴之如此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殷頑誠有難化然當辟而辟當宥而宥皆惟厥中可辟可宥在民而已無與焉一有忿疾之心則將令法以就己私是依勢作威倚法以削矣從容以化之無忿疾于頑惡惡之短待人之寬也殷民亦已從化有一善姑予其善有一能姑錄其能棄其短而取其長所以示勸一有求備之心則是恃威刻之意勝而沮其嚮善之機矣從容以引之無求備于一夫善善之長用人之寬也然無忿疾而已非縱其未化也不求備而已非用其不才也是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此言無忿疾也忍如俗所云忍耐之忍有忍者有畏民之心而不敢忿疾也能忍則委曲以師保爲事而政訓可以漸入風俗可以漸移矣所謂有濟也有容則胞與

之量忘乎忿疾者也忘乎忿疾則藹然以師保爲心所謂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者民將與之化矣其德不已大乎河津辭子曰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此言無求備也瑯泉申氏曰修謂力田安居樂生興事者以保言良謂和身睦家善其行義者以師言也（按此以職業行義兩分最是柯山夏氏及陳氏皆作串說謂由自脩而漸進於良非也）脩者簡之使益勵於脩而猶或有不脩者則亦簡之不使得相混耳不遽責備也（方麓王氏曰簡只是區別不說到褒旌上愚按此亦是旌別淑慝之漸）良者進之（此則有舉用之意）以遂其良則雖或有不良者亦知所勸是

率其或不良矣不必求全也簡之進之率之賢否未嘗不辨有制也然亦不脩不良者亦未始不包涵之則寬矣簡之使其自知率之使之自奮從容以和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此乃以化民之責反諸君陳之身而言之以總結一篇之意也夫和民之所以貴於從容者誠以惟民生厚但因物有遷耳殷民之未化亦殷民之習染於紂惡者已深故然而豈其天性然哉然則欲化其民而不本之自上之身乃徒恃政命之間以形驅勢迫欲其民之化不可得也惟民生厚好德之情其所固有身率以本然之善則民皆觀感於善自得其本善之性翻然知變有不令而行者因物有遷民孰無欲自肆其欲而禁民之從欲必不能矣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惟風下民惟草之謂也令德孝恭君陳所素善由孝友之實而益加惇篤其敬使典禮自我惇庸則實能有得於身心而非徒載爾僞民從攸好時乃罔有不變矣夫如是則自明己德以及於民將周公所謂至治馨香感于神明者自我致之允升于大猷此非徒一邦一邑之治也洛邑爲四方

根本殷民之化否天下所視則殷民治則根本固而四方無虞君受其福臣有其休終有辭於永世矣是誠能懋昭周公之訓者歟○太岳張氏曰此篇之言深切治道君陳所以成和中之治歷三紀而世變風移皆本於此（按三紀三十六年除周公七年則君陳之尹東郊二十九年古人之任臣其專且久如此宜乎人臣之得盡其才也）敬典在德一言尤爲綱要蓋以教化爲先務以脩德爲本原自古帝王脩身致治用此道也先儒謂君陳一命乃成王眞得實造之學云

顧命

前半篇記成王之發顧命後半篇康王之受顧命也

其發命也公卿大臣共明聽之其受命也大臣邦君
其明授之蓋誠有懲於三監之變而特嚴焉然正終
正始後世有崩於宮妾閹豎之手而大臣不與聞立
於宮妾閹豎之手而延臣不獲爭者亦可監矣西山
眞氏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
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爲來世法也三山陳氏曰死
生夜旦也人道之常始終之義也非學問之深不足
以語此成王自幼得周召二公養成其德緝熙其學
至臨死生之變卓然不亂觀此篇當與曾子易簀春
秋公薨於路寢參看又書載顧命獨成王有焉蓋自

艱難變故中得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此蓋記王始得病之日故下文復紀甲子日事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此蓋疾甚之日成王自知不起故將召大臣發顧命而
力疾潔敬以臨之也洮盥手頮洗面洮頮水言以水洮
頮也相扶持王者禮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
君薨以是舉卜當作僕謂太僕之屬也周禮有射人之
官職正王之射位者君疾則射人之屬與扶之蓋志正體直之意不欲君以疾廢也師衆也言僕人射人所屬之徒也君薨以是舉謂凡舉尸襲斂之事亦僕人射人舉之也王病不能自衣冕服故扶相者爲王被之也

禮臨羣臣當南面而立病不能立則憑玉几而坐也三
山王氏曰論語朝服拖紳孔子不敢以褻服見君成王
不敢以褻服臨其臣君臣之禮豈可以疾而廢之哉東
萊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
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素
定之理雖垂殁固炯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慰疾病而不
惰善養心者能臨死亡而不昏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又
按視朝臨羣臣只當皮弁服此以冕服宗廟之服者始
終之大故授受之大事故臨之以祖宗焉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

御事

命羣臣以輔嗣子宗廟社稷之重託焉四海之安危繫
焉故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之臣使之皆得聞之慎重之
至亦公之至也召公以太保兼冢宰蔡傳言領之者正
義云高官兼攝下司漢世以來謂之領也芮伯以畿內
諸侯謂司徒芮周同姓國杜預左傳注言馮翊臨晉縣芮鄉今考陝西西安府朝邑縣有南芮鄉北芮鄉古芮伯國也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或其人也後屬王時有芮良夫爲王卿士及春秋時國滅于秦蔡傳言爲之者皆以天子卿也彤伯亦畿內諸侯爲宗伯彤姒姓國此王肅之說蓋夏之後也胡三省云彤國當在鄭縣界鄭縣今陝西華州州西南有彤城云畢公蓋以

太師兼司馬盧山陳氏曰畢公名高繼周公爲東方諸侯之伯則亦必繼周公爲太師愚按畢命篇康王呼畢公爲父師則畢公爲太師可知其班在第四者以六卿受事不以三公序也畢亦畿內國名杜預云在長安北衞侯康叔以外諸侯入爲司寇蓋康叔長於明刑也蓋繼蘇公之後毛公蓋以太傅兼司空召公太保畢公太師則毛公爲太傅可知毛亦畿內國名毛公名鄭盧陵羅氏曰毛伯國上邽藉水旁有毛泉上邽今陝西鞏昌府秦州之地也畢公毛公皆文王庶子也師氏中大夫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及以兵守王門者虎臣虎賁氏下大夫掌先後王及守王宮者亦皆侍衞重臣故特及之百尹御事則略而概言之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凡病曰疾大漸者其疾日重也幾危疾也疾甚曰病病日臻又加重也既者已然之辭彌甚也留不愈也恐不獲誓言嗣唐孔氏曰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能續志東萊呂氏曰誓言則發之力審訓則思之熟不易其言欲羣臣之不苟於聽也按鄱陽鄒氏曰嗣謂嗣君也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注云誓猶命也明樹子不易也告命之辭致其戒勉故曰誓今人多從其說愚按諸侯之適誓於天子所以定其位也若康王則成王元子其立爲世子必定之已久不應待疾病將終之日而後誓言矣只從蔡傳爲長此節只起下文所命之辭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

集大命

此言累世脩德而後能集天命亦以創業之艱難示後王識不忘也光德光也文王之德光於四方武王世德作求是宣播其重光也麗如多方篇不克開於民之麗麗字則訓依字爲長蓋凡衣食安居皆民之所依定民之所依而後可以陳教民得所依則其從教也易是以肆習於教而德光遠被及乎民肆之而不違則達於殷邦而殷民無不歸集大命矣麗字之訓不一孔氏音力馳反施也奠麗者定其所施之號令也此亦可通蘇氏則云奠定民所麗著定民居也諸說多從蘇傳或又以麗訓刑雖朱子亦未有定說蓋闕疑也惟蔡傳訓依則依字所包甚廣義而後教於義爲長但經文奧衍不知必然否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自言其守成之艱也天命所集卽天威所臨人君不敢以爲樂而以爲威則敬之之心自不容已敬迓之者天非卽降以威而吾之所存所發偶有違於天理則是干天之威是以若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而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必愼其獨則是常有以迓之亦先意承志之心也文武大訓文武之順承天理以脩之身而布之民因垂之以爲訓於後嗣子孫者也嗣而守之不敢少有所昏以知言少有所逾以行言嗣文武所集之命則守文武所垂之訓卽所以順承天

理而敬迓天威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型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尹誥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成王之謂也夫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明者卽所言而推明之若文武之奠麗陳教者何如我之敬迓天威者何如其藉未易盡也敬者卽所言而敬行之輔嗣王以嗣守大訓以敬迓天威卽所以保之也莫艱難於天位天威日監臨之況承繼大統之間恐四

方或不無窺伺成王實身歷之其艱難誠可畏矣今雖甯謐君臣相協可不無意外之防乎予其懲而毖後患保之者諸臣之責也惟是能有以嗣守文武之訓則庶幾有以凝文武所集之命而艱難可宏濟耳成王之慮遠矣哉敬保之實如下文所云是也○殆猶將也言必死也孔氏以殆字屬上句言疾甚危殆如其說則下句弗興弗悟竟不可解而今人猶有欲從孔說者亦獨何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遠近以地言小大以國言遠者懷服以柔之使之自然而和順邇者馴擾以能之使之習安而比附因地而異施也於小大之國則安之使各有甯宇勸之使謹守侯度講信脩睦大小相維一視以同仁也如是則外無不周中無所滯而施無不平敎無不洽矣此卽文武奠麗陳教之事欲羣臣敬保元子以嗣守而推行之者也○懷柔不專指民言而民在其中安勸自以邦言而民受其福諸侯懷服遠邇歸誠則天子之德教自徧於兆民溢乎四海嚮以懷柔專屬民以安勸對說者非又或以安勸分貼大小者亦非仁山金氏曰先王終而嗣君立乃一時艱難之運成王親罹其禍四國相挺而起王室機危故其終也以宏濟艱難柔能安勸爲說愚按成王

之終康王之立召公之經理諸侯畢至倍加嚴密實維有懲於艱難之故要之天位艱哉則亦不待有懲之故而所以保君宏濟之道要不外自盡其所以懷柔安勸者而已非於脩德之外又別有權謀詐術爲可以防範天下人心而傲倖於不亂者也予故讀方正學先生之深慮論而每爲之太息流涕云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威可畏也可畏非作威之謂人有貌言視聽思之官則有肅乂哲謀聖之則於貌言視聽思之用而出之以狂僭豫急蒙則志輕氣浮作爲皆亂人人得而侮之何威

之有是故曾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蓋不必作威以服人而人自不得而侮之則有威可畏之謂也儀可象也可象非飾貌之謂人有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倫則有有別有恩有序有義有信之道於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倫而或出於無別賊恩失序害義爽信則悖理亂倫入於禽獸人人惡而懲之何象之有是故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一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蓋無待表暴於人而人自感發而效之則有儀可象之謂也然則人非踐形不足以言威人非盡性不足以為儀而後世猥以容飾之末當之故君子脩身之道鮮矣彼徒謂制外所以養中者於為學之事固然然猶是外視夫威儀而未深體夫受中定命之理者也是故自治其威儀云者踐形盡性之學也已有形而自踐之已有性而自盡之非已之自治而豈他人所能預哉成王蓋身親為歷驗之故深長思之而於此以告羣臣親切之至也然而威儀之治也以念念持循治之威儀之喪也以一念之放逸喪之以人物之日與吾接而吾之所以感而起應之者其幾萬焉幾之所動惟率乎性命之正者為善幾而稍有雜於形氣之私則上下左右之違太過不及之失其未合乎天則者則皆為惡幾而人心危而不安道心微而難見聲色臭味安佚之投日誘於外而仁義禮智天道之眞不能為主於內則日用之際善幾恆少而惡幾恆多而冒貢亦非幾者比比然矣貢於非幾則貌言視聽之官皆失其則而父子君臣夫婦之接皆失其道燕喪威儀欲救之而不及救矣是以君子之自治威儀

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必愼其獨動靜交養內外夾持使幾之所動也必出於誠善而不冒貢於非善焉然非析義之精而確乎有守者或未必及也則不能無賴於師保之防閑大臣之救正矣是故人臣之輔君也保之於深宮宴處之私閑之於出入起居之節嚴之以前後左右之防使宮人婦妾不得而蠱君之心邪色淫聲不得而近君之身媚子諂臣不得而迎君之欲而惟率之以仁義道德之途諭之以脩己治人之道以使之浹於耳目感於心思以自得其天性之本然其或心志偶入於非則侍御嗟之於左右大臣爭之於朝廷矇瞍諷誦

而箴百工執藝以諫庶人且得以誹謗而聞於君焉此君心所以有畏而非幾無自而貢君德之所以成也後世之人主惟患人之不我畏而已未聞有畏其臣者後世之人臣惟知畏君而已未聞有子其君以畏我者冒貢非幾復誰忌也卽託孤寄命者亦有之矣而所以囑其臣者不過曰忠君體國盡之矣不過曰行政治民盡之矣誰是能思及於威儀嚴及於非幾而并以元子之身付之於大臣者而成王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剣冒貢于非幾此眞能識柔能安勤之本而非實嘗以身體力行者不能及也蓋其所得於周公者深而成

王學力深造之功又豈後王之所可及歟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還者羣臣受命而退王亦反處室中也室路寢之室也君薨必於路寢以正終也路寢卽燕朝其制前堂後室室之戶在東南隅在西南室中隅下曰奧病者寢處於北墉下東首東首以受生氣也還只是退回不必如孔疏司士所掌之位云云又按室無北隅孔疏云寢於北隅下亦誤隅當墉綴衣幄帳之張於堂在戶牖之間黼扆之前者王所生立之幄帳也戶牖之間卽堂上正北之中間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康成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幄也帟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按此則堂上有帷帷上加幕而於幕之中近北又有幄帳幄之上又有帟皆設於黼扆之前者也

有綴衣則有黼扆前此王之憑几發命其在堂上幕中可知王卽發命而反室中以王不復臨此故出黼扆綴衣于庭也出綴衣于庭則徹懸內外皆埽可知喪大記內外皆埽懸樂器之懸於栒簴者鐘磬之屬也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也東萊呂氏曰正死生之變而審安危之幾於此章見之羣臣旣退其翼日乙丑王崩則王之力疾以發命雖死生之際而自強不變亦可見矣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柯山夏氏曰桓毛必宿衞之臣也侍衞之臣宿於王宮虎賁在王宮之外故命仲桓南宮毛於齊侯呂伋處以

虎賁百人逆子釗也按以二干戈當是仲桓南宮毛各執干戈以往齊侯呂伋處更遣虎賁百人也虎賁之士皆執干戈必不止二干戈矣注疏說亦如此但於經文似倒可姑闕之半山王氏曰稱子者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子爲後子也若諸子則不得稱子矣稱名未成君也未受冊命故不正稱王王宮南嚮南門王宮之外門也按南門不止一門自路門應門雉門庫門以及皐門皆南門也此曰南門之外蓋特自皐門之外迎而納之也華陽范氏曰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當是時本在內特使暫出而迎入之所以顯之於衆也按此蓋皆太保所定策所以早正名分安兆民之心而杜窺伺之門或亦懲於流言故也延羣臣於路寢門外延之延亦迎也自皐門至路門虎賁之士擁護之及路門則羣臣延之以入也翼室路寢旁室寢庭之東西兩

案谷有翼室如今之廊屋也方麓王氏曰初喪未爲梁闇故以東翼室爲恤宅之所也按此皆在王崩之日世子未成服亦未爲梁闇及既殯則居梁闇不居翼室宗尊主也爲憂居宗主亦正名定分之意也王崩則諸王子及羣臣皆憂居而世子爲宗主猶文公家禮所謂立喪主也

丁卯命作冊度

丁卯王崩後三日半山王氏喪禮厥明而小斂當丙寅日又厥明而大斂卽丁卯日尊卑皆同丁卯大斂後也周制大事斂用日出故丁卯日既大斂後則命作冊度也冊傳位世子之冊冊立之而後稱王也度受冊之法度皆召公命太史制作之也唐孔氏曰下文升階卽位及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癸酉大斂後七日王崩後九日也天子之喪七日而殯三日而大斂則繼以入棺癸大斂於阼則棺柩亦停於阼至七日而殯則以西階之上載以龍輴加以槨幬攢之以木而畢塗之如屋形也既殯乃營葬事故伯相命士須材日殯癸酉殯上文皆保嗣王之事故稱太保此條泛營葬事故改稱伯相所命之士廣也士如山虞林衡匠人之屬須材取凡葬事所須用之材如柏椁明器遣車柳翼之類也

狄設黼扆綴衣

亦伯相命之設也狄本樂吏之賤者掌凡張繫鐘磬之事蓋凡張設之事則皆役使之也爾雅云牖戶之間曰扆是扆本牖戶之間之名天子之扆則衣以絳帛而畫爲斧文故曰黼扆其幄帳則綴於黼扆之前故曰綴衣而凡天子所處則皆設黼扆綴衣如下文四節是矣又不止戶牖之間也以凡處皆設故須是特爲屏風

牖閒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純音準下同華花同

此卽牖戶之間人君蒞臨寢之正位也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是覲諸侯亦於此座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依卽黼扆也宁則在路門之外應門之內屏間天子治朝之位下篇王出在應門之內卽此朝位也然覲禮在廟但其位則與此同

唐孔氏曰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卽此坐也扆前卽此牖間也莞席一重繅席二重次席三重所謂天子之席三重也次席鄭司農云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故名次席爾雅云桃枝四寸有節是桃枝竹名以此竹爲席而以其節次列成文故又曰篾席其實一也但蔡傳桃竹枝三字當作桃枝竹獨言篾席舉在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黼扆之黼畫爲斧文此黼純之上一重而言黼白黑雜繪不同然畫斧亦用白黑二色此雜繪則以白黑二色雜織成文也華玉几卽左右玉几仍几仍生前之几不變易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西序東序猶西堂東堂也爾雅云東西牆謂之序蓋牆

猶壁也堂上西壁之西爲西序東壁之東爲東序室中西壁之西爲西夾室東壁之東爲東夾室也東西序亦謂之東西廂猶今言廂房也亦曰東壁西壁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蓋王既罷朝則於此聽治庶事與日朝羣臣聽政之位不同也唐孔氏曰按朝士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壁偏間南嚮觀諸侯之坐故也愚按不然天子治朝在應門之內王日視朝於此則當乎南面而立既受朝則退入路寢羣臣有所復逆建白則入路寢而見吾君負扆而立見之此卽上文牖間之坐也羣臣卽退則君仍使小臣出視大夫大夫畢歸然後適小寢釋服周禮與玉藻可互參也此西序亦卽小寢之類其不得引朝士之所治爲言矣蓋此朝夕聽事只是聽治宮中小事或翻閱大臣所建白之說要與燕居相似如今人家書房耳蒲席卽莞席之細者其下二重無者貝有黃白紫數色皆各有文彩故曰文貝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東序東堂也爲燕享羣臣之所東序西嚮自爲主人之位君燕其臣使宰夫爲主人然獻酬之禮宰夫代行而主人之位則主人自處詩所謂曾孫維主也燕禮篇云君坐於阼階上西嚮卽此位也豐席漢孔氏曰豐蒲蓋東西序之堂亦各有東西階云也司几筵有莞筵蒲筵鄭氏曰莞小蒲也爾雅疏云鼠莞纖細似龍鬚可爲席按龍鬚草叢生豐茂然則豐席當卽是今之龍鬚席蔡傳言筍席誤也畫純與綴純異者綴蓋旁繡爲文畫則以五彩繢之也華玉與雕玉異者華玉雜五色雕玉惟白玉而有雕刻也仁山金氏曰賈氏注禮曰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蓋士惟東房西室乃以室戶房間爲中房前東壁爲序序東有夾惟天子諸侯則有東西房有東西夾室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西夾西堂之室也故王者與親屬燕私在焉筍席蓋竹席而非桃枝耳唐孔氏云取蔣竹之皮爲席按此則筍簨爲席也繡恐未然元粉以元爲質而雜他色紛然也凡四坐皆先王所常處而牖間爲重故先之西序則朝夕所居故次之饗羣臣燕親屬於事爲暫而燕臣重於燕私故東序又次之西夾處後要以不知神之所在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之思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

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陳玉寶之意一以先世所傳而今傳之嗣王一以先王手澤所存而有如事生存之意也宏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五重也赤刀大訓河圖之類則皆所存之寶也赤刀漢孔氏以爲赤刀削未知何據其色赤蓋銅之精純而有寶光故也按削書刀也古人執竹簡之書其有誤有改則削之考工記築人爲削合六而成規故鄭注云曲刀也又云魯之削是魯人乃工於爲之五金惟銅色赤古人刀劍之類皆用銅也大訓蓋凡古書之可爲訓者若典謨之類也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考工記云琬圭琰圭皆長九寸然此以列於寶則又必非常用之琬琰也琬琰二圭同制

同度但琬圭不爲鋒稜有和順意故諸侯有德者王使人執此圭以慶而勉之璜圭有鋒稜則嚴肅之意故諸侯有過愆者則王使人執此圭以讓之候知易行也此以列於寶則必有特異者矣大玉鄭氏云華山之球夷玉鄭氏云東北之珣玗琪然此亦以意言之耳東北出美玉在翰海中今人謂之翰玉孔傳以夷爲常則未知又何等玉也天球鄭氏云雍州所貢之球色如天者皆璞未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此總大玉夷玉天球而言或者因以此辨蔡傳鳴球之訓爲未當愚謂球玉雖未琢治但擊之陳河圖而不及洛書蓋有聲則可言鳴球矣何足辨乎陳河圖而不及洛書蓋按易演於文王範陳於箕子意河圖洛書二者商周各有所得故其周偶有圖而無書也此皆或天地粹精所凝或古聖奧義所宣或造化理數之發故其寶愛尤重而陳於兩序御座之上

學亦各有所精歟

東西二序既各有繡扆綴衣而又有所陳之寶故知當在御座之北舞衣以下則先王玩好所遺存之以識不忘而已房即夾室也陳玉寶之序以西爲尊以前爲上以王嬪在西階又有神道焉也神道尚右肩夏時舊國而舞衣猶存蓋有異質焉大貝貝之尤大者古人貨貝故大貝非常則亦寶之孔疏曰伏生書傳云敷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車渠按此或使於江淮之國而偶得之以獻耳抑亦或以見文王之德化遠被江淮也車渠車輞也言貝之穹隆而大如此也鼗鼓蓋亦先代所遺如密須氏之鼓之類或有異音焉也鼗鼓制長八尺然此必非常用之鼗故寶之但未言其所出耳若今貴州苗獠中有所遺諸葛銅鼓云是諸葛武侯所制其音震響異常尚人寶之亦其類也兌戈和弓垂矢皆先王所留傳而東房無御座以三物皆戈器故後

東西房所陳說者強以文事武備分之吾不知○大貝如車渠何當於禮樂也此亦強於美聽矣○所陳玉寶當必各有坫以閣之

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出輅擬先王之有行王者有行則五輅皆從而前導之木輅最先故曰先輅革輅次之象路又次之故曰次輅金輅綏於先後之間故曰綏輅大輅則惟王所自乘故最近也然而王者之以祀以朝以會以戎以田則推所用之文武畢飾之宜也以封同姓以封異姓以封四衛以封蕃國則亦惟所用之廟中竟內之象也面南轅也

轅所以駕以灣南爲前

塾有內塾外塾皆夾門爲堂門外兩塾皆外嚮門內兩塾皆內嚮自內而出以西爲右以東爲左自外而入以東爲右以西爲左此所言左右皆自內而出言之也

此陳車皆於門內則左塾東塾右塾西塾也輅在其前蓋東西面也林氏謂賓階阼階之面則南嚮自內而嚮外左塾右塾之前則北嚮自外而嚮內先輅與大輅相嚮次輅與輶輅相嚮愚意不然陳車象有行不當北嚮蓋在西塾前者東嚮在東塾前者西嚮是先輅與次輅相嚮乃便於出門耳

其先言先輅而後及次輅者因綏輅與先輅皆在東相近而連言之耳蔡傳所說本周禮巾車職也漢孔氏注云大輅玉輅綏輅金輅先輅象輅次輅木輅不及革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愚按戎輅以兵事不陳然則兌戈和弓亦兵器惠戈劉鉞皆兵衛何爲而畢陳邪且象輅而得先輅之名木輅而得次輅之名其於先字次字尤無意義故蔡傳不從其說也近陳氏啓源乃駁蔡傳而據禮器之文謂禮有以少爲貴者大輅繁纓一就先輅

繁纓三就次綦五就以少爲貴則先綦貴於次綦可知以從孔傳爲長愚按禮所言三綦與周禮原不合而先綦次綦之名意與此亦大不相似蓋禮器所言大綦乃大綦素而越席之大綦天子郊祀乘之尚質之意實木綦非此玉綦也故繁纓亦貴少而一就若玉綦則文飾之至繁纓安得而一就乎又彼言先綦蓋先於大綦而次綦又先於綦也此言先綦則在五綦之先而次綦次於先綦之後也文義確有不同安得彼此相附乎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當作銳

盛兵衛以衛嗣王也上文陳寶出綦皆上西事先王也此陳兵衛皆上東嗣王爲主也雀弁士祭服雀弁制如冕而無旒

其色淺黑而有赤如雀頭之色故曰雀弁其服則緇衣纁裳而無章用絲所謂絲衣其紑也綦弁蓋亦士服大夫以上亦通服之其弁青黑冕則大夫以上之祭服天子之大夫四命以上其服外比諸侯之子男其冕或絺冕或元冕或毳冕此皆未可知其服則元衣纁裳或一章或三章或五章也路寢爲殯宮則亦謂之廟此將以吉禮冊嗣王故皆用祭服也惠三隅矛岔矛也矛有三刃也劉鉞皆斧鄭康成曰劉蓋今鑐斧鉞大斧也按鑐斧形勢今亦不可考戣瞿皆戟鄭氏以爲三鋒矛愚按兵有枝曰戟銳制不可考畢門卽路門門至此而畢故曰畢夾兩階陛夾兩階之下而立近堂廉也東堂西堂堂之內半立近東西序也東垂西垂堂之外半近下階處也側階當是堂側之東下階西下階鄭氏王氏皆以此爲東下階蓋嗣王自翼室適殯所則出入由東下階故一人執鉞立焉若北階則室後之內階適內寢者嗣王無事至此兵衛所不必設也有圖兵器矛最長門內內霤簷外其地寬其上無屋故執之戈最短夾階近簾在簷下故執之劉鉞亦短在堂上近用之器也殘瞿稍長立近垂可遠用之器也先門次階自外而內也先堂次垂自內而外也○此皆誓御之臣皆大夫士之選而奄人內豎無與焉者是成康之德所以成而治所由盛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上文諸所陳設皆所以對越先王嚴肅體統以爲冊命嗣王之地此乃迎嗣王而冊命之正其稱王之號委以繼統之重如先王之親揭而授之嗣王者所以杜旁觀疑貳之志絕天下覬覦之心而亦動嗣王以繼序不忘兢業仰承之念也以其爲天下之大授受之重故不欲以凶禮行事而酌於吉凶之閒暫爲節哀以敬天下麻冕蕑裳齊服也齊服元端元裳以布交鬼神之義也王所異於卿士邦君裘加繡黼表嗣王也按麻冕黼裳唐孔氏以爲哀冕愚謂不然考冕服五等哀冕鷩冕毳冕絺冕元冕服皆以絲衣以絲則冕亦絲矣絲有爵弁亦以絲冕服之次也自皮弁服以下有朝服元端服則皆用布衣以布則冠亦以布矣麻冕雖以冕名然緇布冠也冠倍衣布故朝服

之布十五升而麻冕之布三十升孔子純儉之歎可考也今若服衮冕之服而以布爲冠則是以麻加絲之上必不然矣又考元端之服天子諸侯皆纁裳王藻所云卒食元端而居者是也大夫士之元端素裳大夫以居私朝之服也士之元端雜裳無朝服則元端即朝服之所以異於元端者衮袂謂大夫之朝服其袂四尺則皮弁以上皆然矣元端之袂只二尺二寸所以降於朝服也惟將祭而齋之元端則元裳天子以下及士同之然則麻冕即齋服元端之冠而此之麻冕黼裳即天子之元端服齋服而非衮冕極華飾之服明矣

禮無所謂蟻裳蟻裳即元裳也元黑而有赤之色蟻色亦然故蟻有元駒之號觀此則麻冕爲齋服之元端服可亦無疑矣 隮升堂以受冊命也由賓階隮未受冊命仍其爲子也禮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居喪亦然不遽忘親也言卿士以該大夫邦君蓋畿侯甸之邦君王崩方九日度遠方諸侯未能遽至也入入殯宮門成王殯在路寢則路寢曰殯宮其門即路門也即位各就堂下

班次之位也外朝之位三槐之下三公位焉北面也右九棘之下公侯伯子男位焉東面也左九棘之下三公六卿位焉西面也司士掌治朝之位則亦三公北面三孤東面六卿大夫西面路寢之位同然此邦君在焉則位當如外朝也既入門而定位然後有執事者則出位升降以將事其無事者立於本位以俟位在堂下不皆升階故不言隮蔡傳言從王賓階亦誤也 時蓋百執事與焉不言執事略之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彤裳即纁裳天子公卿之元端服也此亦元端而非齊服之元端天子之公卿大夫位比諸侯故其元端服亦纁裳與諸侯同考工記有二寸天子守之又玉藻天子搢笏方正于天下此亦用玉尺有二寸然笏是玉笏其首方此大圭其首圭也

同蓋爵之別名瑁以合瑞亦天子之守也太保以冢宰攝天下大權故奉介圭大宗主祭祀朝覲之禮故奉同瑁變言上宗以別於少宗伯見奉同瑁之重也由阼階隮攝先王以授嗣王也太史太宗伯屬官而此序太宗上以其爲冊命嗣王所主也秉書即秉所書之冊命也

獨由賓階隮將以書進御於王故從王而隮也御謂進御於王以冊命也按太保太史太宗皆不蟻裳而彤裳者以承介圭奉同瑁御冊命皆攝先王以授嗣王是所秉持者皆天下之重器且若先王之生存焉故皆以吉服將之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末命即篇首所誓言之顧命也成王自言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又命羣臣曰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艱難然則命汝嗣位亦以嗣守文武大訓而已能嗣訓則有以臨君周邦不能嗣訓則何以臨君周邦也文武宣重光奠麗陳教蓋大法備焉故民肄而不違遂至於達殷集命其變和天下者至矣今王嗣訓以臨君周邦是當自敬之於身以亂威儀則能率循大下以柔能安勸而變和天下如此則守文武之大訓而無

失郎所以答文武之光訓而益光之也按成王顧命實所以命羣臣輔弼康王而非命康王之辭且力疾顧命之時子釗亦必在側與聞無庸更書於冊以授康王而丁卯命作冊則太史必應更作傳位嗣王之冊又不得略之而不宣也今此數語辭簡而理足典重嚴肅當即是冊命之語且此節曰字緊接上御王冊命之下則非更有他辭可知蔡傳謂成王顧命之言已書於冊而此則太史口陳者愚竊以為不然也試細玩之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再拜受命之禮答答先王所命之辭如說命篇傅說亦有答王命之辭

其者期其然而未敢能必其然之辭成王有敬迓天威之語故康王亦以敬忌天威為言如先王之亂四方以率循大下變和天下言也亂四方即所以敬忌天威能亂四方以敬忌天威則有以答揚文武之光訓矣其辭雖謙而其意有以自任康王之賢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既受冊命則必先受太保之介圭次受太宗之同瑁此言受同瑁因下以同祭而省文耳其受圭受瑁必更有小臣授於王而奠於崇坫然後王更受同以祭也宿與肅通此告受命而已非祭禮也故止於三獻若王者祭禮則九獻也史臣約三獻而總記之故曰三宿三祭三咤宿者自本位奉同而進於神座前也此神座即廟間南嚮之神座時未作神主然有重以依神祭者至神座前則酹酒於地以代神祭也此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之祭吉祭有尸則王授爵於尸尸受之而祭酒於地此在喪且非備禮則無尸是以王代為祭於地也咤者既酹則奠其同於神座前而後又以異同再宿凡三奠而獻畢也每既奠而退本位則必再拜此不言再拜以常事略之也咤字孔注音釋云說文作詫孔疏云經典無此咤字而孔氏王氏則皆以咤為奠爵新安陳氏曰孔氏以為奠爵諸儒多因之惟蘇氏以為至齒不飲與嚌同義初疑咤從口蘇說為是及考字書

詫與吒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記字傳寫訛耳由此觀之則咤訓奠爵不可易也若與嚌同義則此處何為于君言咤而于臣言嚌且與呂氏太保飲福不甘味王飲福亦廢之說不合矣愚按陳氏所考甚明且三宿方以祭神何為王乃自至齒不飲乎上宗曰饗獻畢當飲福此在喪廢之故第告之曰神已饗也唐孔氏曰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曰王享福酒三山林氏曰少牢禮尸嘏主人此則上宗嘏王欲王之饗之也愚按此多曲折不如蔡傳之明確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上宗既以饗告則使人徹神座前之同而太保受之以降復盥以致潔敬乃以異同注璋瓚之酒而報祭焉按以同秉璋者蓋圭瓚璋瓚皆酌酒之杓耳其盛酒則仍以爵同即爵也蓋以圭瓚璋瓚挹酒於尊彝之中而自其龍口注於爵中然後以獻於尸而尸受爵以灌之地也後世於祭禮不明於禮器亦難詳考雖杜佑通典鄭樵

通志亦未必其能合於古故訛誤多矣不察者乃以主贊璋瓚爲獻酒之爵則此以同秉璋之語竟不可解矣又按以璋瓚亞灌此王后爲王亞獻之禮王后有他故不與或王未娶后則大宗伯攝之亞灌此則王已自行三獻且非正祭無亞灌禮故太保兼璋以酢傳云此亦亞祼之類非直是亞灌也王既三獻而太保又報祭之者報猶重也復宗廟之禮其終獻則賓長行之此報祭蓋亦賓長終獻之意且有獻則有酢祭則尸酢主人即飲福也王不受福則似祭神之意未終故太保又獻而將代王飲酢以成禮爲故曰周禮宗人下大夫

宗人宗伯之屬官授宗人同則宗人代之奠神座前也於王不言授宗人同拜而於太保言之亦互見也王之三咤亦當是宗人代爲奠之

拜擬拜尸而此無尸故王答拜也前此王亦當拜而無答拜者子拜於父前耳故亦不言其拜也王代尸答拜即代父答拜

也答拜之說不一半山王氏曰因大保拜而對拜此郤俗拜之見也夏氏曰王亦拜成王極前抑知古人自拜神座不拜極前神座隔間南嚮極則在西階且前此三山林氏曰君於獻何不拜而至此乃與太保並拜也三山林氏曰君於臣無答拜此答之者以其傳先王之命也愚按禮記曰大夫見於君若拜之則還辟拜之是君亦拜臣也又曰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夫言君於士不答拜可知老臣師保之尊安得無答拜乎若曰答之者以其傳先王之命則前此太史傳先王之命又拜乎仁山金氏曰先王答拜者明爲後也古者始喪雖卑者亦拜之此雖用如答尸拜也此見似爲近之矣然始喪雖卑者亦如小斂大斂後皆徧拜與斂者是矣而喪禮惟孝子拜客客不答拜孝子明爲後見爲喪主乃成拜耳非此答拜之謂也新安陳氏曰王答召公拜也君在廟門內則全於君在廟門外則全於子況康王方在柩前未出廟門外受羣臣朝家宰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寄先之拜告傳顧命繼之拜告禮成康王爲喪主其答拜禮亦宜之見大臣如見先王敬大臣所以敬先王也此告成王拜說最爲好聽然召公告傳顧命告禮成則是告成王耳非拜康王也康王非爲成王答拜則曷爲而答拜哉在廟門內則全於君然則出廟門外則全於子在廟門內其義嗣德答拜又何說也且此之祭奠固以傳顧命告然此召公之拜則以受酢而拜亦非告禮成而拜非爲告傳顧命而拜下節之拜以受酢而拜亦非告禮成而拜非因君於臣無答拜之說而致疑之抑知君於臣原有答拜而祭之有尸亦所以代神答拜若以喪禮之正言則喪主且不答拜而此康王之答拜則不全乎喪禮之明是爲成王答拜爲成王答拜則是代尸答拜祭傳之說無庸疑也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此代王飲福也太保拜畢則宗人復以所奠之同授太保如尸之傳神意以酢太保也太保受同祭之嚌之此飲福之禮也飲酢當卒爵乃嚌之而已是不甘味也宅

謂退復位此堂上原所立處非堂下之位**蓋受酢則趨而進既嚌則退復所立處也授宗人同拜拜神賜也王不飲福而太保代之飲福太保代王飲福而王又答之拜此皆禮之變不必以常法求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禮畢而太保降則凡在堂上者皆從太保而降矣太保既降則有司小臣乃徹前所陳設王亦暫憩他所卿大夫及邦君之位堂下者皆出廟門之外以俟見新王也

此與下篇原屬一篇○王殯在路寢因謂路寢爲廟又謂之殯宮

康王之誥

既傳顧命遂率諸侯見新天子以早定君臣之分使天下曉然知繼統已定然後諒闇之禮不廢而浮游之口亦無自而生此皆懲管蔡流言之禍而召公慮患之深也羣臣因嗣王正位而進之以警戒之辭嗣王亦因羣后之在廷而示之以望助之意臣述先德以起王之敬王亦述先德以作臣之忠此亦上下交而成泰之日歟末結之以反喪服所以見權之未嘗廢經也○朱子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卻序文一看則文勢自相連接此亦可見書序之爲後人所附會矣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王既受先王冊命遂出而受羣后之朝所以早定其位也應門之內路門之外門屏之間王日視朝之所所謂當亦而立也按周禮五門最遠者皐門建皐鼓焉其內爲外朝朝士掌其位焉所以詢萬民敬訟獄之朝也次內曰庫門庫門府庫寶藏在焉又次內曰雉門又曰中門其門畫雉旁設兩觀布憲令使民觀法焉又次內曰應門應當也正門也又曰朝門建應鼓焉其內爲治朝大僕掌其位焉王日視治之朝也最內曰路門一曰畢門又曰虎門建路鼓焉門畫以鷩其內爲內朝又曰燕朝會宗人圖嘉事之朝也燕朝即路寢更入內則五小寢即內寢王宮矣路門之外治朝之所有屏謂之樹天子出視朝則負屏而立所謂亦也曲禮天子當亦而立王謂此也鄭氏注先言雉門後言庫門未知所據此恐有誤

召公畢公分主東西諸侯此先言西方以冢宰故先召公也入門左西方也入門右東方也此以北面入門之左右爲言東西相向定朝位也曲禮云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此則不以公侯分東西而以國土所在分東西也乘黃享幣也禮周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下言奉圭則乘黃即其幣也奉圭兼幣所以享也此非命圭合瑞之圭別有享圭制短於命圭也所享不惟圭馬惟其土物副之所享必奠於地王使人牧之故曰壤奠再拜稽首始見新王也禮既朝而後享受贄于朝受享于廟贄即桓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之五瑞春見曰朝朝禮則諸侯各執其瑞以見王於此應門之內王當亦以受朝既朝而退乃更奉圭幣以享于太廟若秋見曰覲則諸侯各執其瑞以見王於太廟之路寢王負斧扆以受覲亦既覲而退王侯于廟中諸侯乃更奉圭幣以贄也此周之四月乃建卯之月正當春朝故略以朝禮接之此實非朝非享特以始見新王不可無以將禮故即因見王而奠幣焉亦禮之權變也受朝之禮君無答拜其于燕見或以他事見或有咨謀於臣及敬禮老臣尊師重傅則有答拜而此亦答拜以方承先王之重而未忍遽當尊則若禮以義起而答之拜是亦先王之恭德也故曰王義嗣德答拜蓋欽然不安之意也○應門應字當平聲讀去聲者誤禮記疏云應當也蔡傳內朝所在內字當作外蓋傳寫偶誤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羣臣以嗣王新立而爲告戒之辭正君於始也太保暨芮伯以六卿爲序咸皆也六卿羣臣皆舉步進列舉手相揖因成列於王前再拜稽首而進戒也曰敢敬告以重其言曰天子以正其名且重其責也羌若二字自難强解須江周氏曰韻書云羌善也誕受羌若蓋蒙上而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矣惟我周文武大受而善順之也此說似可通蘇說則甚牽强且羌里之囚於武王更無所與按呂氏亦從蘇說而立言尤圓巧或以爲厥若之訛是亦近之愚意此節克恤西土之下宜亦尚有闕文蓋武王有天下不應只言恤西土而止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賞罰人君之大用賞罰無不協非居敬窮理之至者不足以及此所謂惟仁人爲能好人能惡人也成王膺已集之天命而孚未盡協之人心惟其能畢協賞罰是以君子在位而不仁者遠小民無不咸被其澤而服其教雖有頑梗亦足以使之服畢而發其天良所以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也自其戡定曰功自其遺後曰休一也然其賞罰之所以能畢協者敬之而已敬則此心之體明而於接物之宜一無所忽好惡之所以能各當其則也敬則此心之累盡而於應事之變一無所怠好惡之所以能各愜其量也故能敬則賞罰無不協而四海之遠皆可以使之一德同風不能敬則賞罰皆蔽於私無以服民之心而且至任用匪人以爲民害雖近在郊甸鄉遂之間且泮渙心離無以共守矣而況能及遠乎張皇六師非教以窮兵黷武也時際平成兵無可用之地而不虞之戒戎兵之詰要不可一日而忘是以甸乘邱井之賦寓於農民蒐苗獮狩之威講於農隙誠謂危而後安其位亡而後保其存亂而後有其治有兵之備而後可以無兵之用吉凶與民同患仁之至也然其所以張皇之者要非

徒勇力之尚與其講武之末而已也孝友嫻睦之習成風則斯民之與民可合而不可離腹心手足之勢相承則斯民之與君可用而不可亂蓋眾志可以成城則忠信即其甲胄禮義即其干櫓講武蒐田其餘事耳然則六師之張皇亦惟以敬之一念爲張皇之以畢協賞罰之道爲張皇之耳豈必敎王以奮其威武哉蔡傳所言爲後世溺於宴安而百法廢弛者言之亦傷心時事之志然非謂成康之世果溺宴安以至積之爲衰周之漸也但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聖人之心亦不忘此耳橫浦張氏曰新王即位元老大臣當以道德進戒乃先以賞罰六師言何也周自祖宗以來仁深澤厚規模已定惟商民

猶何閒隙欲遲其禍元老深謀遠慮不得已而及此是說也施于康王則可不可泛言之於新王之時也新安陳氏曰周以上厚立國盈成之後幾微已兆於一久流弊易弛而弱弊政雖甚於東遷之後已見先憂於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者也愚謂二世之言皆未爲知道之言也張氏謂元老當以道德進戒然則畢協賞罰張皇六師其有越於道德之外者哉越於道德之外而尙有可以畢協賞罰張皇六師者哉深仁厚澤不足以洽民然則聖人之深謀其又將以刑名術數濟仁義之所不足矣殷民之難化也周亦謂其靡靡餘風怙侈舊習未能盡除耳殷民又何嘗窺伺閒隙欲遲其禍哉謂是說施於康王則可而不可泛言之於新王之時則是謂召公斯言爲不能無弊然則不求之賞罰之協不必於六師之治而後爲可以無弊也豈理也哉此張氏之說爲不通也陳氏謂東遷弊政兆於成康夫東遷之禍以幽厲不仁致之非以仁厚之過致之也卽東遷而後之不振亦以平桓之不能脩德不振也夫壽翁其謂天下之諸侯而可以威力制哉是則宰我使民戰栗之說也

謂周之衆建諸侯爲必至於尾大不掉哉是則暴秦郡縣天下之謀也夫魯之衰也三家以公族而爲強臣以世卿而執國柄不知道者見其然遂評以伯禽三年而報政尊賢而親親之失抑知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實周公所親以爲訓者也使後世浸弱之弊其將可坐罪周公也哉此陳氏之說爲不通也或問朱子曰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爲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差錯若畢協賞罰非至公至明何以能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只是整理民衆的意思仁山金氏曰六師猶言萬乘耳張不弛其備皇不輕其事也愚謂詩之稱文王者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是則眞能張皇六師者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曰報誥則以答上文羣臣所言也以誥諸侯則在內之臣統是矣然以觀下文所誥則致望於諸侯之意多蓋在內六卿皆親臣貴戚碩德老成其忠貞無庸慮也○此皆癸酉一日內事拒成王之崩纔九日耳五服諸侯豈能畢至其或有適朝京師而在列者故總呼而告之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丕平富非能以一人富天下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使天下有以均享其利而已不務咎非必不咎人也因其自得罪而罪之在我無苛咎之心而已蓋其心以保赤子爲心故其所以利民導民者推行無所不至其所爲明德愼罰者發念皆極其誠以是昭明於天下夫旣有以深入民心矣熊羆之士猶言勇敢强有力之士言其才之有爲也不二心之臣猶所謂公侯腹心者言其德之有守也保乂王家往來迪教以降德國人之事是也文武之道旣有以合天而諸臣又有以輔翼文武之道以益宏於天是有以立天之正命故皇天用訓厥道付

畀四方也以文武之德而猶有賴於羣臣之助故康王述之以寓其望助於臣之意然丕平富數語實深見聖人之體用而康王能言之其紹聞衣德者深矣用訓厥道臨川吳氏謂君仁臣忠兩盡其道故天用順之愚謂不必如此看蓋付畀四方原是付畀文武臣之忠君亦助君以行其道也用訓厥道仍是指丕平富不務咎之道耳三山陳氏曰羣臣以賞罰張皇告康王明君道之大用也康王以文武至仁誥諸侯明君道之大本也互相發明○蔡傳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下一下字衍文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

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建侯樹屏即建此保父王家之臣以爲侯所以崇德報功易所謂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者是也蓋先王之建萬國親諸侯原所以比天下之民而聯爲一體公之至仁之至也顧聚其民以居於一國挈其國以付之一人則其任匪輕而其人不可不愼矣是以建侯之利惟屯與豫謂其能以貴下賤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也屯以初九成卦之主以剛正有爲之德而處二陰之下是能以貴下賤而大德民心故利建之以爲侯是比民之義也豫以九四成卦之主是眾之所由以豫又能洞啓其心無所隱曲則眾皆合聚而歸之是報功之義也故二卦皆云利建侯夫建侯以屏王室似一家一人之私然使王室不安則天下無統天下無統則小民以智力相長雄而爭奪相殺之禍不可言矣故樹屏正所以安天下而非私王室也然王者以天下爲命天下以王者爲心王者安則天下安天下安王室乃安故建侯樹屏亦即所以在我後之人周室惟眾建親藩是以國祚之延羨於八百雖經厲幽之虐而不至於暴亡其東遷也晉鄭焉依暨於益衰而桓文迭興猶不敢忘周室之尊以一匡天下建侯樹屏非在後之人所深賴歟後世以意見之私窺測三代則因疑周室封藩太盛仁厚太過以至流於縱弛形爲積弱而周召有克詰張皇之說又見若爲樹國

固而必有相疑之心以欲先預爲防範孰知康王之言固精白一心推誠相與以深體先王之意而初無疑忌懾服之私歟草廬吳氏以上節保父王家爲所以勵羣臣此節建侯樹屏云所以勵諸侯兩節分看非也此節乃字承上文來建侯即建此保父王家之臣以爲侯不分內外也且此時六卿誰非諸侯召芮形畢衞毛齊固即建侯稱樹屏之侯甸男衞也稱伯父舉親而最尊者爲言伯以該叔稱父以該舅胥相暨盡也顧念也綏安也猶靖恭也望其相率以念爾祖父之所以臣服先王者以靖恭其位即上文保父王家之事也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奉君之所憂恤者而順承之正所以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也心在王室則以王之心爲心而保父以助王

之職盡矣羣臣言無壞我高祖寡命所以責難於王而作其敬康王無遺鞠子羞所以責難於臣而勵其忠然責難於臣正其所任難於身而不敢自委也○康王未言及於成王蓋以身代父未忍言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相揖羣公相揖以退也反喪服則終諒闇之制而百官仍總已以聽於冢宰矣○時六卿如召畢衞毛率皆八九十及百歲老臣周室之盛也嗚呼抑何老臣之壯也

○冕服受顧命蘇氏極言其非矣然潘時舉嘗舉此爲問而朱子答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

有吾未之學之語如伊尹元祀十有二月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

韓退之外集順帝實錄中有此事可考

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行始終之際殊草草矣龍泉葉氏曰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卽位而有三監殷遺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況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爲常禮不可以爲非禮亦不可傳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爲然後知此篇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于道以盡萬世之變也

紱按如朱子及葉氏所云則蘇傳之說似不必拘矣然細玩蘇傳所引曾子問因喪而冠之禮及左傳叔向辭見新君之語則理正辭嚴確乎其不可易喪服受冊諸侯哭臨因以見王王喪服受教戒哭踊答拜其禮亦非不可行殯宮雖亦云廟然朝夕哭臨之所要非若宗廟之不可以喪服入比也如不欲純以喪服受冊則或

弁絰葛麻衣以受如弁絰葛而葬之義亦或得變之中

喪禮弁絰葛而葬又小葬日於廟門外則麻衣弁者不以冠而以皮弁也絰葛者加絰於弁又不以麻絰而以葛絰也麻衣制如深衣而不緣以緇也此非齊斬之衣

今純用齊服則似乎已過恐終不能免於蘇氏之譏矣況如蘇氏所云則君臣之分亦未嘗不早定國家之大義亦未嘗廢也嘗考朱子又有言曰康王釋斬衰而服麻冕以禮爲非孔子取之又不知何如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時只當除之

紱謂朱子之言當以此說爲正蓋前此所答時舉主言易世傳受之重嗣王受冊不宜草草未暇充類至義之盡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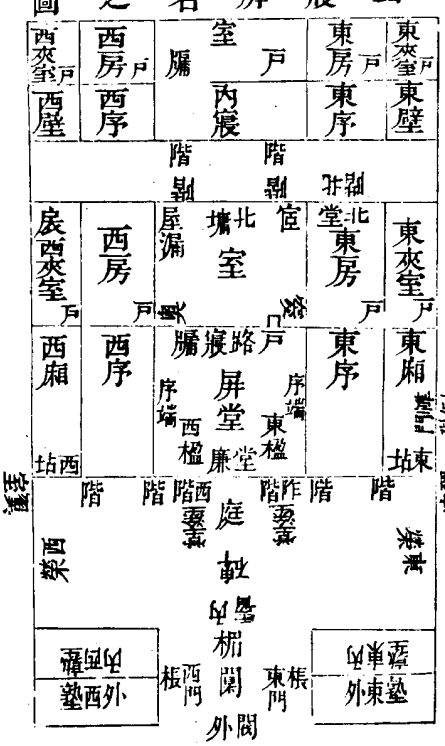
朱子又曰顧命受冊用麻冕以凶服不可入廟之義也若朝服則古者人君諒闇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後

世既無諒闇總已之事人君不免視朝聽政則又不可不酌輕重而爲之權制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爲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爲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也緻按朱子此言亦衰世之意不得已之辭也然酌吉凶而權之終不肯以後世之吉服者爲是則其重喪禮之心亦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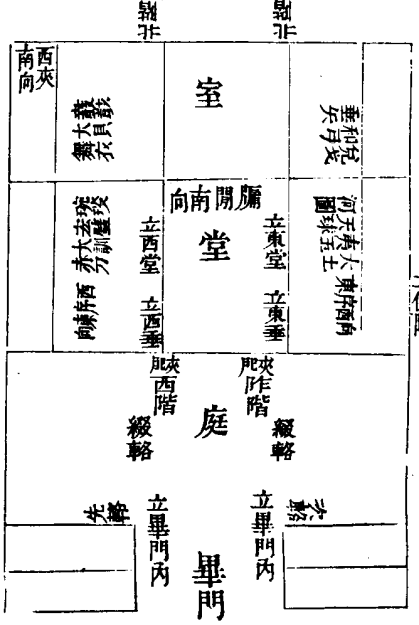
後人於召公之事固未敢深非然充類至義之盡則蘇氏之說終不可易蔡傳主之其必受教於朱子矣

附圖

路寢辨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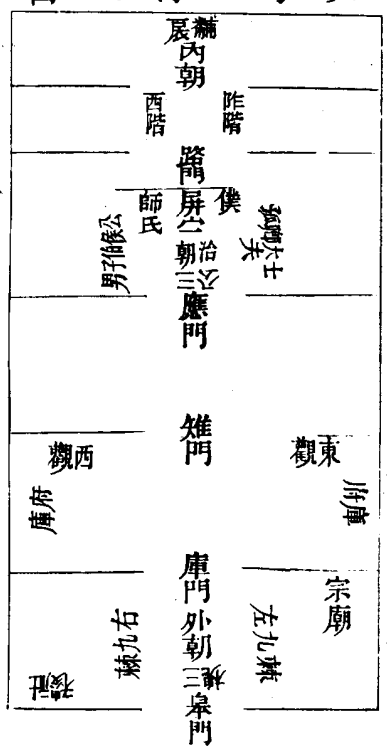


顧命陳設之圖



古人宮室之制今人多不復識則顧命廂閒南向云云皆不能知其處此參王氏日記爲圖以備參考云

天子五門之圖



天子五門三朝今人亦多不識其制故作此圖以備攷

路門卽畢門又曰虎門雉門又曰中門

首節史臣敘起而以保釐二字約一篇之大旨三王曰分三段首一段追述文武受命周公毖殷歷時之久澆風稍變故在今日有今日當行之政所以爲保釐二字作引將以屬之畢公因稱畢公之盛德而若有難於言者是以訕然而止蓋敬重畢公之至本不欲輕煩公以職任故也次段重其命而以爲周公之事因敢以保釐之事委重畢公於是正告以保釐之政欲公以德義化之此一篇之正旨也末段復言東郊所繫之重殷頑成化之難而勉公爲終其事因以

無窮之聞歆之復以既心愼事勉之蓋深期以保釐之效也東萊呂氏曰周公始遷商民戒長治者不忌于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寖服周化故簡脩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兼蓄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爲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愚按自成王周公以及康王皆殷殷以化導殷庶爲心其見於書者則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及君陳及此篇以是爲化殷庶之難也而說者謂三代惟商多賢君故其德意在人心久而未忘雖王澤既斬之後猶有一線之微在也噫爲斯言者何不考之甚乎夫召誥篇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此可見毖殷之大旨矣至多士篇則曰比事臣我宗多遜又曰攸服奔走臣我多遜是誥戒之煩亦欲其化於多遜耳豈因其不服已而强之使服歟惟是淮夷徐奄熠亂東國則或以復商爲名謂其爲不忘殷先王之舊德然而非其心也亦憚於周政之嚴而安於舊習之縱故借是以飾辭以撼衆人之心耳

故多方篇以洪圖天命責之究之此東方舊國之事於在洛殷庶無與也是以篇末申誥殷士則惟曰罔不克臬又曰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是可見東郊殷民其亦已可與爲善也及君陳篇則曰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然見殷民亦何嘗是有念商舊德而不欲服周者歟至於君陳之爲政則惟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是君陳之和中亦惟是師之保之以欲其同歸於善非慮其反側不安而求以服之也至此乃以保釐屬之畢公旌別淑慝其爲治亦稍嚴矣良以爲善者已眾而終猶

有未善則宜嚴以絕其不善之根以庶幾一德同風之至也然其言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又曰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侮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是又可見殷頑之所謂難化者謂其習於紂之惡德者深而其後又屬於武庚其被周化尤後是以遷之洛邑以教之今雖世變風移而紂之餘風猶未能盡革也若以爲商之賢君得意在人久而未忘猶有一線之微在然則將以靡靡利口驕淫矜侮爲皆是商先賢王之德意歟讀古者好爲議論而不深考於語言文字之間以得

其旨意之所歸幾何其有當於古人而可稱論世尚友哉惟是爲君相者以胞與天下爲心以明德新民爲事而不忍使一民之未化於善是則古盛世帝王之心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

尚書多不紀年惟金縢紀既克商二年見在位之未久而王疾周室有危懼之心也此亦紀十有二年以畢公保釐爲化治殷民之成功一以見歷年之久化民之難一以見周治之成至是而民無不化也至豐以命畢公與營洛至于豐同重其事亦重先王之臣也下都又曰成周保釐者以保民之心爲釐治之政釐之正所以保之期於化民成俗無一人之不善而已是聖王之用心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惟德乃克受命亦惟德乃克化民○此節只緣起之辭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特提周公爲後文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句張本然毖殷

遷洛之事成王行之實周公領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即所謂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也周公以成王八年初行治洛之事用誥多士成王三十三年崩至此康王十二年總計自周公留洛至此則三十六年矣周公留洛七年薨君陳繼之蓋有二十九年也世變周已易王東郊已更尹其民之老者已死而幼者又已壯也風移性以漸而知所節行以漸而知所遜已非復前日羣酒之腥草竊之奸也四方無虞予一人以甯康王自以其時之甯謐言之言在今他無可虞惟所以益勤殷民於善者不可不加之意耳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此世道卽以風俗言以相習成風則人人共由之故亦謂之道也國俗民風非升卽降非降卽升未有久而能不變者升降猶汚隆然汚隆是死字升降是活字降至于商紂武庚於時爲已極矣周公哀殷而遷之以爲三軍大敗不可斬也上失其道民可矜也是以師之保之嚴爲之閑而實保之如赤子始政然也及夫民懷周德稍有遜心亦旣有能化而善者則君陳亦因爲之制而從容以和之有所簡別拔異施鑑識於寬和之中中政然也今旣世變風移則於心有畏而不敢騁向善之民日衆而怙於故習者

鮮矣然革面而或未能革心則防閑愈不可一日而弛苟復務爲寬容疾汗並納則爲善之心終怠而且謂故寵不妨怙恃矣不於此時而嚴爲釐剔之不臧厥臧民何所勸乎此則康王之所深念而付託之難乎其人者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非有盛大之德無以廣育萬物之仁非能小物之勤無以盡正萬民之義凡人之度量寬和者或疏略於細事而拘拘細謹者又苛察不足以容民惟畢公旣有懋德而又克勤小物則能兼容而保之又密於別白以釐之者其惟公可任矣且殷之政託始於寬而後乃以漸而嚴今欲嚴爲釐正使善者得彰於世而不善者無地自容苟非有碩得老成累世重望之臣恐不足以鎭撫之而生其寅畏俛首聽從也畢公自文王時已卓然有所表見歷事武王成王以至於今弼亮四世其德望隆矣唐孔氏曰晉語言文王之事云諏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大臣矣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朝廷且敬畏之如此則無患殷民之敢不服矣其在成王之世尤多嘉績及康王且垂拱仰成則保釐之任非公誰屬然而若不敢輕言也敬

重師保之至也○懋德之懋蔡傳訓盛大之義東萊呂氏以懋訓勉二義皆可通但呂氏串說惟勉於德者貫稗耄而不息故勤於物者一大小而無間其立義雖精而第云勉德以勤小物則未必其能合大小而無間惟其旣有盛大之德而又能不遺小物而見爲小大之兼盡蓋德之大也尊德性之體而克勤小物則道問學之功二者交盡然後德無所偏王汝中曰克勤小物是盡精微工夫蓋一些放過吾心便有不盡人己感應之間便有疏略精微愈盡則廣大愈致此古人致曲之學非世間小廉曲謹者比也愚按此論甚當然非立致廣大

者以爲之體則小物之勤又未有不流於小廉曲謹者也宜詳審之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保釐之任本不敢以煩父師而又念昔者周公亦嘗留後於洛則毖治庶殷實昔者周公之事故今予敢敬命公以周公之事亦以爲周公之事非公莫能任也祗命只是敬而非敢輕之意不必用命之於先王之廟之說蓋徵實反失語氣夫以君命其臣畢公豈必不往而王意若惟恐其不肯往者敬公之至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

此乃正言保釐之政也周公以包荒初啓泰運君陳以寬而有制者承之今則世變風移嚮善者眾矣其尤善者旌之所以勸其益進於善也然而餘風猶未殄也其尤惡者別之所以懲之使無陷於惡也宅一家所居里二十五家之里表識其宅里以彰其善卽所以癉其爲不善者使知所愧是樹立其風以感於人心樹立其聲以聞於遠近勸善之政然也訓教訓典常法井八家之井疆井之界限不率訓典者非陷於大惡不能遽加以刑則殊異其井疆以恥之使之知所畏而不爲知所慕而改行懲惡之政然也此皆釐之以同歸於治之宜行於今日而不可緩者也宅里井疆皆在郊圻四封之內表之殊之則因而申畫之使溝塗封植之界無就湮塞而封疆之守則戒謹嚴飭之無令廢弛以防兼并以備不虞此亦保之以未奠其居之宜行於今日而不可忽者也王畿者四方之極王畿治則四方無不治王畿安則四海無不安矣○洛邑宗周東西聯合滍邑之郊圻封守卽宗周之郊圻封守也先儒云宗周方八百里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都方六百里爲方百者三十六東西短長相覆爲王畿千里按此亦不必盡拘雖或詘或贏何害而下都在洛邑東偏故東方之郊圻封守卽以付畢公焉

政貴有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尙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

未殄公其念哉

保釐之略上文大概言之保釐之政則自畢公行之非可一二言盡也要之政體之立貴於有恆瑣屑煩苛朝令夕改非所以爲政且民何適從也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則政可恆矣政有恆則久於其道而化成之效可睹矣前言政由俗革而此又曰政貴有恆者蓋行政之寬和嚴肅因時而施而政之大體則不可變日月代明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之因時制宜而實久於其道其致一也孔疏云政以仁義爲常意亦是而於政字辭切不親辭者政令之發上之所由發意而下之所由

奉行下之所由達情而上之所由決斷者此其所關至鉅非可以虛文游辭相掩飾也趣完具而已之謂體理明情達而止富麗所不事格式亦非所拘辭自有體因事賦形也眾體所會之謂要辭簡而義該言近而指遠猶眾體之會於要（要腰同人身之腰可約而盡於四體會聚處也）約舉而得其實也（體如易之象有擬形容象物宜意要如易之爻有觀會通行典禮意）不體則繁而不得其要不要則偏舉而不足成體然有徒簡而失實者又有摭實而不能簡者二者兼之而後為可尚也後世政令煩苛條例紛沓百室之邑千夫之長案卷山積書吏日不暇給究其所言所行則皆繁文科套全無實落

則安用是煩人之耳目手足而伐竹殺兔為哉余峯張氏曰政事之二三辭章之浮薄此患之在人心風俗者則又豈徒無益而已也凡政之不恆與辭之枝蔓皆自好異之志為之而以利口惑之稍有好異之心而不衷乎理法之常則利口得以乘閒而入政體亂矣畢公必不如是然而王以重任委之則不可以不戒也凡人上德不足以化民則徒事於政政又不足以齊民則徒事於令令反其所好則不得不飾之以繁文飾之以繁文則借文具以愚其下而巧辭奪理以媚其上靡靡之俗成出入人罪誣上行私無所不至矣商室自武丁至紂承平百餘祀民風國政已以久而玩積弊滋生加以紂之惡德漸染暨於臣民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則智巧相傾譸訑相附其俗之成已非一日雖以周公君陳治之能使之聽從周政不至如往昔之狃於姦宄敗常亂俗而靡靡利口之餘風則未能盡革非不欲遽革在周公方以安養而教誨之為務在君陳則政持大體不遽深檢其事但不為利口所動而已今已世變風移則畢公宜截然盡以純一之政確乎核以體要之辭盡汰其繁飾虛文使靡靡利口之習皆無所用之庶乎殷民皆知所反本務實而商

俗可改矣故康王欲公之念之也此實戒飭之辭而曰公其念哉亦禮恭而辭婉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凡驕侈生於富貴有世祿而能有以教化之則易與為善卿大夫士之胄性質多靈秀又從祖父之旁每能窺識政典故古之用人自世胄為多也世祿而無以教化防維之則亦易與為惡逸樂豢養則欲縱而驕侈以生也顧九疇曰鮮克由禮是惡之源其流至於陵德悖道（德者己之所得道者事物之道而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範身以禮則有以閑存其德性之本然率性而行自合

乎天道之正不由禮則此心放而不存役於人欲之私陵蔑其德矣陵德則所行皆悖於天道矣蔡傳陵蔑有德則以陵蔑有德之人言然人德已德莫非此德此惡之流於自身者也到敝化奢麗則又流於風俗矣奢麗即敝化凡風俗之敗壞皆惟此奢麗二字敗之奢麗始於世祿之子弟而愚民展轉效之奢麗則華而不實不實則欺詐生奢麗則治容誨淫誨淫則男女亂奢麗則傷財而貧民貧則盜賊禮者每事必有品節限制便起風化之敗壞易有底豫於規矩之士最不便於逸樂豢養之人故鮮克由之此引所聞以起下節之意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維艱

殷士之徙於洛者大抵多世祿之家殷之染於紂惡也

亦大抵世家爲甚耳漢徙游俠以實關中亦大略似此殷士雖遷於洛然猶仍其世祿待之之厚也乃憑藉世祿之寵以成驕侈之習則禮義滅亡服美於人舉其奢麗之一端而言之耳驕淫矜侉則亦陵德悖道也其由來也久則其樹根也深樹根已深則今雖禁其欲而不敢肆而不能必其不發是以閑之惟艱不有以變化其心其何以成大同之治也○前節靡靡利口以其俗之害於政者言之此節怙侈滅義則尤其俗之惡者要歸以閑之惟艱一語以起下文德義之訓也○人多言商質而周文若以書考之則商末利口惟賢而周乃辭尚體要是文辭之用周質而商文也然則周之所謂文者亦制度詳明而禮樂大備耳豈若周末之繁文勝質哉此先進所以稱野人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席世祿而怙侈富爲敝化之源資世祿而能訓富亦爲善之藉也今茲之正旌別淑慝固所當嚴而訓之使無蹈於慝尤仁人之用心因放心之既收而訓之以德義則心之所主而不流於私事有所範而不奪於欲嗜欲寡少則精神內固踐履不越則刑殺不加是獲以天年

終而無凶短折之禍惟以永年之說也永年人之大願而實以能訓畀之洛誥之祝曰殷乃引考於以見盛王之用心矣世祿之家以蕩陵德茲因庶士怙侈滅義訓之以德義即所以消其蕩侈之心也德者人所得於天之正理即天命之性也義者吾心所以制事之宜即率性之道也訓之以德以發其本心固有之良則體有所立訓之以義以示之事物當然之則則用有所循此正本清源之功所以閑放心者孰大於是不然則自外而事事爲之閑未能拔其本根防閑偶疏此心復放矣是以旌別淑慝者齊民之用而訓之德義乃所以化民之

本也然德義之訓又必稽之於古而後使斯民信而有徵孟子道性善則言必稱堯舜亦斯意也致以釐之訓以保之化民之道其盡於此矣○周公君陳豈不訓其民者曰非訓何以能使之風移非訓何以能收其放心但自降而升民之從訓也以漸而入則因人施教上之訓民亦或以漸而深耳究之非有能外於義也○三山陳氏曰君陳篇尙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言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無片言及於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愚按呂氏之說曰周公包以大度善惡並育君陳簡脩進

艮未大區別至是乃分別居里是先寬而後嚴也如陳氏說則君陳猶用辟此篇并不言刑則又似先嚴後寬何也曰二說蓋皆是也爲惡者多刑亂國用重典辟其一二尤惡者餘則且兼容之未可深求而祥別是則所謂寬也及其稍知爲善則必簡其能善者所以勸之未善亦且寬以容之其怙惡則不廢刑所謂有制而從容也及其善者日多其未善者亦不陷於大惡則刑辟自可不言然而簡別愈嚴防閑愈密矣是先寬而後嚴之次第寬固非弛刑之謂嚴亦非用刑之謂也知二說之並行而不背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蠢爾殷民而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非慮其反側不常爲亂幾旬也幾旬之近而不能使之化於純善則無望於四海之遠能有以一德同風矣不能使四海之內一德同風而謂邦之已安不可得也以王畿咫尺之閒而民有難閑之放心俗有利口之餘習其或範偶疏投隙而發則亂政敝化恆必由之而謂非邦之危不可得也然則保釐之道今日可不盡哉釐以別之可謂剛矣而教誨之思無窮則不剛矣保以安之可謂柔矣而鑑別之精不容少假則不柔也雙溪王氏曰忿其不從而

以剛制之則必怨慮其難制而以柔遇之則必玩不剛不柔則德允脩而商民化矣愚按不剛不柔非剛柔相濟之謂亦非在剛柔之中間之謂只暴戾則剛釐之乃所以保之則非暴戾也姑息則柔保之實有以釐之則非姑息也道義而已何剛柔之可言哉至殷民皆厥德允脩則有淑無慝所謂必世後仁者於此見之治功之成也自此以下皆期以成功之意也

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協心同以化民爲心同道各協於時所當然之道道洽政治以成終言道洽升於大猷政治則無庸再革此皆上之施也政卽道之用耳澤潤生民由德義以永年無怙侈而惡終且四方蒙澤又不止及殷民已也四夷左衽罔不咸賴王室又安則四夷不敢生事是亦四夷之民之福也仁山金氏曰周公之時舊惡方 叙遷之教之君陳之時不善尙多猶每兼容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不善者寖少而猶有存者正當分別之分別之則善者衆不善者孤乃所以使之同歸於善也非君陳之孝恭謹良則不能恪遵循襲以行周公之政非畢公之

重德元老則不能調劑因革以終化成之功前後之時不同由革之政亦異而云協心同底于道者蓋此心所處各止於所當然之則也京師首善之地而周畢二公又皆以東伯鎭東都故推其餘效至四夷咸賴也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承訓其成式惟乂

方麓王氏曰人心者國之基風俗者治之基人心善風俗美無窮之基建矣謂道化一成而人心風俗與周終始也基之所在亦有無窮之令聞矣成式化民之成法也愚按子孫猶言後王後臣也此二節皆期之之辭謂畢公其必能如此蓋必至於道洽政治澤潤生民聲教暨于四夷成式垂於後世而後爲克成厥終康王之期於畢公固如是其深且遠也 于孫舊說皆以畢公之子孫言然畢公非世守東都而成式亦非一家之承式宜廣言之爲是畢公以師相侯伯鎭撫東郊其撫治者殷民其治法卽天下之治法以殷俗之難化者而底於化則天下之無不化可知遠及四夷 叙言也說者謂殷民至此亦不能睥睨周室如三監時而已夫周公師保萬民民亦旣懷其德矣在洛殷民何嘗睥睨周室而康王畢公之所期者又豈惟畏其睥睨周室已哉是不考當日情事亦未達盛王至治之心也 此因蘇傳之說而駁之

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上文所期已遠此復卽東郊今日言之東匯陳氏曰事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 叙忽其易能盡其心則雖難無不舉不謹其事則雖易不能舉矣南軒張氏曰內盡其心外謹其事則能敬順成王之成烈以休美周公君陳之前政矣仁山金氏曰畢公重德而有弗克民寡之戒三代君臣相與警戒固無事不存不以盛德廢也休於前政謂成終也周公君陳其道固

盡而商民猶未盡化是尚有餘責也成終則無復餘責矣此之謂休於前政非求勝於前之謂也○康王之書自報誥而外僅存此篇蓋其時成平無大政可見也然即此一書觀之而康王之勵精圖治不以小康自安尊禮大臣不以天位自滿籌策治法得乎因時之宜愼典守成不改先王之德其德之全皆於此可見當時周室之盛四海晏如天下同風德化遠孚刑措不用其氣象亦千載如在目前倚歟休哉漢唐而下張子曰苟治嗚呼其安得而非苟治也儀封王氏曰畢命一篇以風俗爲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

書經詮義卷之十一終

書經詮義卷之十二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後學　程夢元陔園
　　余家鼎彝伯　校字

君牙

首節述君牙先世功德以示鼓舞之意欲君牙之能承也次節述己之承先緒以示望助之意懼己之不能承也第三第乃正命之爲司徒告以助君而無忝祖考總收上二節意也弘敷五典節命以教民之道夏暑雨節命以養民之道皆正司徒之職丕顯文謨

節又總收上兩節而告之以答文武配而人正與首二節相應末節復總通篇之意而申勉之東萊呂氏曰穆王書三篇君牙冏命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君牙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冏命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前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稚耄大相逕庭先後之次無可疑者蓋其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祗畏然耄年哀敬初心復起或問朱子曰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迹馳天下之意何如朱子曰此篇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爲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紱按命辭自是內史所作規則甚明然大旨要出自時王之意穆王能得君牙以爲司徒又得伯冏以爲僕正得呂侯以爲司寇則其知人善任使本質之美亦可見矣古帝王之肆心遊畋者如有夏太康周之穆王秦之始皇漢之武帝及明之武宗類皆致生禍亂然穆王漢武實皆資質甚美兼之以雄才大略皆英主也武帝首重儒術其所得之人雖未

必能如君牙伯冏然亦可謂能得人矣其失之敝中國勞四夷亦與穆王之征犬戎會西王母等而穆王以祈招之戒獲沒祗宮武帝以輪臺之悔卒康漢室誠以二君之質美而能悔故能善始善終不至如太康秦皇明武類也然而周自文武成康百餘年之間賢聖相接踵其遺澤亦已厚大臣如周召畢榮制作煒煌法制明備其餘殆未一二數人才之盛上比唐虞至穆王之時而猶未艾又大非漢唐而後所能及矣穆王之雖荒不害終能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不亦宜哉○用大臣必有冊命使冊命皆載於書則書不

勝載矣此蓋擇其尤有關於治體可以垂訓萬世者存之又君牙祖父既嘗爲司徒而仕不世官則中間他人代之至是其員復闕穆王以君牙爲賢乃復命之嗣其世職作冊命之蓋穆王所特簡故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忠貞以心言服勞以事言將命君牙纘其舊服故稱其先世之美以動之○周禮王建太常太常之旂龍章而設日月而凡大臣之有功德者則亦紀於其上也蔡傳似衍一旌字析羽爲旌旌當作旂交龍爲旂上非可銘旌熊虎爲旗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言嗣守遺緒任大責重將惟先王之世家舊臣是賴是以望助之深憂危之至也將言命爾予冀故以望助之誠動之司徒次於冢宰職兼教養其於亂四方爲尤重也○新安陳氏曰先王之臣孔注作先正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翼卽上文左右之謂作股肱欲其服勞作心膂欲其忠貞如一德一心之謂也舊服卽忠貞服勞之事予方惟先王之臣以左右亂四方而惟恐不逮故命爾予翼以作股肱心膂爾之祖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成績著矣爾其思纘乃舊服無忝祖考也此正命之使復爲司徒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司徒之職敬敷五教自唐虞已然教非一端如周禮三物八刑王制六禮七教皆是而要不能有外於五典典者品節之使有一定之範圍人人皆可以遵守而行之者也宏如人能弘道之宏擴而大之以盡其量使規模無所不周經緯無小不入然後爲止於至善而敷之以

教其民也五典敷之自上而有物有則實民之秉彝典非能有加於民性之外亦非以民之所不知不能者强其民以從我也因民固有之物則而敬爲和之已耳和者發而皆中節之和民心皆有秉彝物則之良而物欲累之則發之每不能中節因民心自然之物則而敬爲和之以使之皆中其節則民則無不和矣民則之和卽五典之惇也式敬也欲其用之和必本於心之敬敬則此心常存而不偏不倚是謂大本之中凡由中而見於事者皆以敬持之又所以使典無不和而爲和民之本也蓋教民必本於身身之正則中節之和而此身之正

又本於心心之中卽所謂大本也身正則五典之敷皆以身作則不待有所作爲而民行罔敢不正矣物則雖民心所固有而不能必其心之盡中但上能敬以和之斯民亦不識不知以從教耳故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惟爾之中主靜立人極也問申瑤泉云存此典則於心而不偏不倚者謂之中其說何如曰此中內無處可存得個典則在但此心不中則典則自存典則皆從此當中發出來耳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此宏敷五典式和民則之謂也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既發此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之謂也古之爲司徒者期以德化民如此後世所謂司徒錢穀吏耳其教民者安在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難以圖其易民乃甦

司徒之職在敷五典以擾兆民然使民不免飢寒而欲驅民之善不可得也故周禮司徒所掌實多養民之政惟得其所養而後斯民可教民生之艱難不可不念矣暑雨祁寒天時之所必有霑塗暴露亦民所不能辭但民之生計以艱難得之而處其上者不一爲思之則衣食之原何所從出賦稅之入何所從來皆棄之而不圖不爲之開其原不爲之節其流民計愈艱民生益蹙矣思其艱以圖其易衣授於九月而蠶績預於春陽稼納於西成而于耜先之三日循行縣鄙勸農勉作無休於都勸之種麥無或失時趣民收斂無使露積不桑麻則罰里布錢也無常業使出夫征夫一夫之稅征力役之征凡所以先時而導之先事而防之者皆所以思民生之艱難而圖其易也易非能不暑雨不祁寒而衣可蔽寒食可充飢室盧可以庇風雨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凶旱水溢可無菜色則易卽存乎艱之中而艱亦安之若易矣率安甦之民而和之以典則斯教之所以易從而民心悅服君國亦賴之以無不安者也集齋彭氏曰司徒掌五典亦大綱耳以周禮考之如以鄉三物教萬民頒職事十有二

登萬民本俗六安萬民之類不一則豈惟教五典其教以安養之事亦多有節目思艱圖易亦教民中之道也此兩節正告以司徒之職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文謨武烈卽文武之所以教養其民者也周之禮樂政刑至周公而始定之實自文王而已行之其爲教也本於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心之所以無不中也形於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身之所以無不正也是以舉斯加彼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以言乎爲人君則止於仁爲人臣則止於敬爲人子則止於孝爲人父則止於慈與國人交則止於信而彝教之迪近則桃夭之女子罝兎之武夫漸及於江漢汝墳遠放而三分有二凡在聞風皆無不嚮化焉其所以養其民也則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以至於田宅有定樹畜有規老者衣帛食肉黎氏不飢不寒鰥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而文王之所以求惠鮮懷保之者猶且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是不棫樸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是文謨之所爲

不顯也武王承文王之德伐暴取殘救商民於水火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蓋其所行者皆以繼文之志述文之事而遂能洽文德於天下故大武之首章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武王之烈不有以大承文王哉文武之謨烈如是是其所以啟後人之知而佑後人之行者咸以大中至正而無所偏細密周詳而無所缺于後而成王康王昭王繼體守成亦惟是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而已六卿之職惟冢宰無所不統而司徒則助王以教養其民王道自教養斯民而外固無餘政宗伯掌禮所以助司徒之教司空掌土所以基司徒之養其若政典刑典則所以捍禦斯民以除其不率於教養者而已是以冢宰司徒獨以天地名官是作王股肱心膂以左右亂四方者固司徒職也天文武之謨訓功烈日在朝廷達於天下人惟此心之不敬則聰明蔽而志慮昏雖有先王之成訓亦無以明之於心而實施之行事身不克正無以立民之表罔念民艱無以開民之麗是瘝厥官而忝祖考矣敬明乃訓豈獨予一人是翼亦所以奉順於成康答揚文武光命而追配於前人也訓謂敷典思艱之訓要實與文謨武烈相表裏先王嗣守大訓亦惟先王

之臣克左右以亂四方用能答揚文武光命今君牙亦能奉順先王之所以答揚文武光命者則是能追配其先人之忠貞服勞而無忝祖考也此節又總收上文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

篇內語意已定此復約上文而申之耳舊典以成法言攸行以忠貞言由先正舊典斯民無不治無忝祖考正所以左右其君也按自文武至穆王凡六世君牙祖父殆未逮事文武而逮事成康者成康之臣能左右成康者不止一人而君牙祖父則亦先正中之一人也故篇

內首稱乃祖乃父而繼曰先王之臣曰纘舊服曰無忝祖考曰追配前人曰先正舊典曰祖考攸行皆即指君牙祖考嘗任司徒之職而言不必以先正另指他人多生枝節也蔡傳謂先正如周召畢公之流固亦是然正不必不數君牙祖父而別求先正也王振子曰凡教以身心爲的則民自易從凡教以衣食爲資則教尤易入此先王文武之謨烈亦先正祖父之舊典惟君牙敬明而率由之耳○此篇意旨婉曲精微眞穆王初政之書

冏命

首節自言其憂懼之意次節言文武且賴近臣之助

第三節乃自胡其求助於近臣蓋出入起居之地宴安嗜欲之萌有公卿大臣所不及爭而羣僕近臣已有先爲迎合者穆王自揆已德之不及前王而每多嗜欲不克自持而深望倚賴於侍御羣僕欲其選擇正人時爲匡救是可謂自知之明而有志於自克者矣今予命汝節乃正明以僕正之職以下四節反覆命其簡擇正人蓋必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然後庶君之非心無自而逞是命伯冏之特旨也末節申言以結之其屬望於伯冏者亦已深矣橫浦張氏曰穆王馳騁天下而其言慇懃懇惻若此何也曰唐德宗何人哉陸贄作奉天詔書山東父老爲之感泣則二篇之命豈非當時仁人君子脩辭以勸勵其臣下歟愚謂二篇之命固不必盡穆王之言而特命伯冏以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則必其出自穆王之旨太僕下大夫耳而特作冊命比於司徒不可謂非穆王之知所重矣然其後率至於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則或以義理之養心不足而徒望之人以强制於外制者稍疏私欲遽發欲其不行不可得矣甚矣自克之難也仁山金氏以此篇及呂刑爲穆王末年悔過之書然書辭首言嗣前人宅丕后則殊非示年之語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唐之元宗憲宗其初政非不清明而其後乃終於昏亂何則本不足也大抵中材以上之主君德之成要必有累朝德望師保重臣爲之教誨爲之夾持而後足以生其畏憚其非心使其德器養成義理深固以至於强立不返而至於穆王之世則周召畢榮之輩盡矣君牙伯冏雖賢皆自穆王所拔用又未知能久其位與否則雖有二子亦安能盡閑穆王之侈心也哉噫此穆王之所以不能克終厥德者歟然而祈招有誨終沒祇宮則終以穆王之質爲能賢而文武成康之澤至深且遠也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自言憂懼之情以起下文之意弗克于德穆王自知之明也嗣宅丕后任大責重也怵惕惟厲憂懼之心也思免厥愆求所以自克也此數語甚好蘇氏謂二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林氏舉此數語以駁之甚是蓋看古人書者必不可先著意見橫於胷中先著意見橫於胷中則挪之而失揚之而亦失矣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聰明以耳目言齊以容貌言聖以心思言卽洪範之五

事也以聰明齊聖如文武則本身旣克於德矣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盈庭又皆吉士矣乃至于近侍之臣太御太僕之屬日從王左右者又罔非正人以旦夕爲將順匡救之助是以克於出入起居之細無有不敬發號施令之顯無有不善而其治效乃至於下民祗若萬邦咸休也周禮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復白也復王之答報逆迎也迎下之數奏則是王之出入起居發號施令皆太僕與有職掌焉故於是特舉而言之有所區別而戒之守曰號有所指示而使之行曰令方麓王氏曰出入起居能謹於內然後樞機之發能謹於外號令其大而所先者也東萊呂氏曰世主出入起居漫不加省徒欲謹於議令之時所謂咸其輔頰舌感人之末者也民若邦休豈口舌所能辦哉此節見以文武之聖猶不無資於僕御之臣況弗克于德者而安能不重賴有近臣之助邪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左右前後有位之士亦概指廷臣言之而意則尤在僕御也愆者偶然過失繩以直之使不至於過謬者顯背於理糾則矯而正之使不至於背也格亦正也心者統

已發未發之名此所謂格其非心亦就已發言之卽繩愆糾謬之謂也或問朱子曰格字訓正恐是如格式之格以此律人之不正者否朱子曰今人如言合格只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以歸於正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淺者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深者朱子曰古者人君左右執賤役者皆士大夫曰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漢世禁中侍衞亦皆士大夫黃叔憲曰繩愆糾謬諫諍之事也古者諫無常職百官官箴王闕然後事無所違然近而易入莫如僕御之臣故穆王專責伯罔以諫諍之事漢諫大夫議郎博士與郎官常從得三代餘意隋唐諫官屬兩省謂之供奉官隨仗入閤而勢疏遠矣愚按此亦概言未專以責伯

冏而其意則與下文懋乃后德交脩不逮意相引總旨覺己德不及前人而望羣臣之助耳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

此節乃正命之以太僕正之職事也太僕下大夫不得稱正然官制隨時王所重輕此或穆王所特命也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卽包下文數節而言后德非伯冏一人所能匡亦欲其以人事君使侍御僕從冏非正人則庶幾有以交脩其后德耳大正漢孔氏以爲太御唐孔氏申其說云周禮太馭中大夫太僕下大夫此序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爲周禮太馭也且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冏禮太馭最爲長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也愚按周禮太僕之職王眡治朝（應門內之朝）則正位眡燕朝（路寢之朝）則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前驅燕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安得謂非親近之任但御車古人亦謂之僕而羣僕則多隸大馭（掌眡祭祀戎僕掌馭戎車齊僕掌御金輅以賓隸僕掌掃除五輅）故且兩存其說未知穆王當日果何如也懋乃后德交脩不逮卽上文所謂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者南軒張氏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方其進見君臣之分甚嚴未易犯其顏色及其褻近君臣之情無間故可糾其過失救過於無間之時易爲力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爲功懋德交脩正侍御僕從職也愚按外廷之尊嚴不若褻近之無間此後世固然然叔孫制禮以綿蕞而表天子之尊此其半用秦儀三代之時三公坐而論道冢宰兼預宮中之政則大臣之疏遠與天子之尊嚴非必其如後世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誠得大人而尊禮之師以導之教誨傳以傅之德義保以保其身體朝夕以居生其寅畏庶幾道德之所啟沃爲眞可以格其非心否則得大臣如傅說者進之以學問之道如所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敎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以至於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是則皆拔本澄源之術今未能然而徒恃侍御僕從之匡正雖因事納忠涵濡漸染所得固應不少而第是侍御僕從終少臣耳能與之親不能使之敬能因事而拾遺補闕不能胥教誨以正本清源則雖所處罔非正人愆無不繩謬無不糾亦不過於其非心之已發而格之非能於君心之非隱諸未發者而盡革之也惜乎穆王其未見及此歟

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古者一官之長皆得自簡其僚惟自簡其僚則可於習知之人而識其賢否才幹者眞其用之也亦親信而無所疑貳唐時節度使猶得自選僚佐但請命天子而用之非如府吏胥徒之徑自辟用耳後世佐貳皆必由吏部銓選則不能皆詳知其人而才地不相疑長貳不相孚用人而不盡其才者眾矣東萊呂氏曰治有體統王雖急於求助苟偏擇之則叢脞矣故命伯冏精擇其僚不待王親擇也此爲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於此愚謂各舉所知各賢其賢然後賢才皆得以見於用不但體統宜然也巧言便佞令色善柔便辟足恭皆邪側媚悅之小人也詩稱憑翼孝德語言直諒多聞則皆所謂吉士可以備顧問而資補救矣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見乃僚之不可不愼簡也方麓王氏曰后自聖則出言自以爲是而莫敢矯其非是常起於左右左右導諛而國人至於道路以目蓋一爲順從不敢忤意其終未有不至是者也愚按君德之成也盡盈庭皆正人以成之而猶恐不足未可以盡望之僕臣也君德之敗也只一側媚之左右以敗之而有餘雖朝有大臣面折廷爭而無可挽救矣蓋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人情固然此則僕臣之所以必不可不愼簡也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愼簡者是非之公公則有所去取而爲上爲德昵比者徇己之私私則在己已先惑於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而又以其私愛用之以充王耳目之官其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必矣是以申戒之也侍御僕從日在耳目之前又有耳濡目染之習其正則以箴規嘉則其不正則以姦聲亂色故曰耳目之官非任之以爲耳目之用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昵者徇於私情貨則且貪於賄賂以昵進者猶或偏才可取以貨進者則鄙夫儉壬必矣不惟其人而惟其貨是瘝官也是弗克祗厥辟也瘝官卽指伯冏言非謂所用之人伯冏宜不及此而穆王則不能不深戒之以此也東萊呂氏曰漢唐之弊習更相表裏靡不以利合則捨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病也使伯冏有一於斯則下負職業上負委屬刑所當加矣穆王命伯冏固選責而任之乃防其昵儉人嗜貨賄如是者蓋以其所繫至切故憂之深而防之過非謂伯冏眞有是也然自盤庚有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又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飭其臣也噫其商周之衰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永弼謂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也以此懋乃后德交脩不逮而勿以儉人間之俾克紹先烈是永弼乃后於彝憲也彝憲卽先王之典之類是也余峯張氏曰前言承弼此言弼且言永弼所謂旦夕交脩方免厥愆耳○方麓王氏曰人主日與正人居則有以養成其德文王之時攜僕趣馬無非吉士周公定六典幕次酒漿之官皆領於太宰漢初此意猶存一二出入供事禁闥猶參用正士但不知愼簡耳宣元而後其法寖壞宦豎封侯常侍父母天子宮中惟刑人之與處而漢室亡矣程子當古法旣廢之後欲漸復之故其論經筵曰一日之中親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使周公之典行則豈但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已哉欲旦夕承弼厥辟非左右前後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不能也然欲僕臣皆正又未易言其事在立政其本在無逸○三山林氏曰後世論穆王多過其實蘇氏因之遂以爲周德之衰今觀此篇其言純正明白切於治體彼其於僕御之臣丁寧反復如此至謂愼簡乃僚無以便辟側媚則其僕御豈有敢導王爲非者而王之言旣然則亦豈肯爲無方之遊哉以是知世之論穆王者皆好事者爲之也愚按穆王之爲君可議而穆王此二篇之命不可非蘇氏求疵而少之其說誠過也然祈招之詩見於左傳犬戎之諫見於國語而林氏概欲爲穆王庇之夫亦豈可得哉夫人主之初政淸明而中間變節者往往有之誠以其氣質頗淸故智足以及之而嗜慾亦重則仁不能守之且師保或無其人而學問之功蓋闕如故也使成康無周召畢毛諸公吾亦未敢知成康之成就爲何如耳穆王能重司徒知簡僕正誠自知不足而有志於承先者二篇之命純正切實誠惻藹如夫亦何可復訾顧君牙伯冏之賢未必能如周召而穆王又非能隆禮自下奉之以爲嚴師則始嚴而中肆

忽不自持夫亦何足爲穆王諱乎

呂刑

此篇本意實爲贖刑而作然贖刑前此無據故不欲正言贖刑而遠引苗民制刑之虐與虞舜制刑之中以爲發端以下則深言恤刑之意而贖刑只於中帶言之以示人詰刑之訓非專爲贖作也降而有贖者亦哀矜之至云爾其心本厚故其言惻怛慈祥其事實非故其辭亦多支離蔓衍朱子曰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惟始作亂道起祓按篇中亦多有牽强處又不只此也其不近言文武之愼罰而必遠言虞舜之恤功者正以金作贖刑自舜典

有其語也左傳引虞書多作夏書故小序以此爲訓夏贖刑篇內自若古有訓至配享在下皆引古緣起以示法監之端四方司政典獄一節總告諸侯以法之監之所以收上起下念之哉一節又總言刑之當恤而推及其效有邦有土至有并兩刑七節乃正告以恤刑之事以擇人敬刑度及三語爲綱而下乃詳言其節次也敬之哉一節又總收上文以與前作元命及念之哉節意相應末節又總收通篇而約之以中字總名之曰祥刑欲以垂諸後世也朱子曰呂刑非先王法也想見穆王撰出那般法來聖人亦是志法之變處但其中論不

可輕於用刑之類亦有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祓按鞭朴有贖古者鞭朴不列正條惟官府學校隨事輕重而以意施之其惡不入於五刑故其疑者則可贖五刑無贖古者五刑大概皆今之列在死刑中者惡極罪大必無可贖之理如今法畧盜有人死刑者古人只是調刑强姦及姦及尊屬親屬者今皆死罪古人只用宮刑易君命改制度之類今法亦有重人死刑者古人只是劓刑是知罪惡之大者非如今律之瑣屑下及杖笞者也故漢文帝除肉刑史謂其名曰輕刑而實重之張子曰古之五刑若於今死刑中取之亦可以寬民之死是可知有疑者則輕之可耳何可使以金贖乎五刑可以金贖斯民何懲於刑如曰此其疑乎疑於法之難加以流宥之可也此如周禮八辟之議若今律之八議者也疑於法無正條上下比附可也疑於情之可矜爲輕其罪可也此如周禮三宥之類疑於人之可憫直赦其人可也此言如周禮三赦之類者如是而又必以金贖是使富者得以倖生而貧者獨以必死此司馬子長之所以爲抱恨於無窮也開利路而傷治化穆王何說之辭論者第以此篇載在尚書情辭頗多懇惻而遂欲强爲之護抑知古史紀事紀言正變是非爲治爲亂皆以垂爲監戒是故詩存鄭衞命載文侯何必皆醇而無可議昔程子發策問有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

垂戒後世乎亦此意也大盜戒小盜曰爾毋私貨賣官鬻爵之世未嘗不律官以犯贓訖富府宰之戒可遂信其非爲斂民財而作哉番陽鄒氏曰古者刑清律簡至周而律令益繁穆王憂民之易麗於法故五刑之疑各以贖論觀其訖富府宰之戒必非爲斂民財作也刑之可疑者則赦其罪而罰其金乃哀矜敬愼之至非謂罪皆可贖而使富者得生貧者獨死也一篇之中察獄情之隱痛鑒天道之難欺咨嗟懇惻諄復詳錬罰贖特篇中一事耳小序專言訓夏贖刑遂使解者肆爲譏詆惜哉愚謂辭之懇惻固在可取而贖之非法則無可掩五刑之疑各以贖論是貧無可贖則以疑死矣安在非貧者獨死歟蓋五刑雖有疑亦非無罪者矣而富則竟以贖免豈非富者倖生乎毒痛近在商紂而必遠引苗民愼罰近在文王而必遠稽虞帝此分明出於離遁附會又安得以其所言之有合而遂謂其非

巡遊無度嚣獄以供侈費哉郝京山謂篇中所言蚩尤妖妄苗俗信鬼淫刑自滅爲前此訓誥所未發卽孔子務民義遠鬼神之意愚謂此意亦滅有之然以之訓刑終屬附會且亦何解於嚣獄侈費之實乎噫讀書者必明於得失之源而後可與論古不然者非妄議古人則爲古人所欺而已不能知言其能無生心害政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呂國名呂甫音近後人改呂爲甫故書傳引此篇多曰甫刑唐孔氏曰呂之爲甫如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徙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魯詩世學云武王封太公支庶於甫其國在今汝寧府新蔡縣境惟呂命云者明篇內所稱王曰實皆呂侯所傳王命也雙溪王氏曰呂侯爲王司寇言於王王命之參定刑書乃推作刑之意以訓四方司政典刑者故以呂刑名之愚按當日必更有所定刑書此但其詔誥也周本紀穆王卽位年已五十在位五十五年而崩度此作呂以時蓋已近百歲內外矣故曰王享國百年唐孔氏曰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言總其生年計之所以起耄荒二字也蘇傳其長壽如此也總其生年計之所以起耄荒二字也蘇傳以荒字屬下句讀朱子亦嘗取之然細玩語句當從孔注爲安耄荒以耄而荒猶是史氏諱言之辭曲禮曰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周禮三赦之法一曰老耄左傳曰老將至而耄已及之皆以耄爲昏亂之稱也以耄荒所度作則略其爲計之疵而師其仁厚之意焉可矣刑非自穆王作而曰度作刑謂以已意量度而更作刑書志變法之始也如春秋書作二軍作丘甲之類皆是刑以詰姦慝故曰詰四方不以德化以刑詰則非治本也夫篇中之辭亦未嘗不本於德矣而史獨曰作刑以詰四方探穆王之意謂主於贖刑故更制此以爲四方詰獄之用蓋旣以其書頒之諸侯而復作此訓以自明作刑之意與其用刑之道云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蚩尤古諸侯之爲亂者史記云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暴虐黃帝乃與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按神農氏傳八世至帝榆罔而亡蚩尤之亂卽帝榆罔之世也漢孔氏謂九黎之君號曰蚩尤非是淡泉鄭氏曰涿鹿之野在北鄙南蠻多黎種九黎三苗皆南蠻蚩尤九黎非一種也今按涿鹿在順天涿州與苗黎絕遠黎則在今廣東廣西及瓊崖之地猶多黎種有生黎熟黎之別苗則在今四川雲貴辰沅之間至今猶多苗亦有生熟之異九黎與三苗亦非一類也延及平民謂上以亂倡民皆化而爲亂也寇賊鴟義爲寇爲賊如鴟梟趙田袁氏曰鴟梟陰類晝伏伺物而動得時而張以比盜賊最善名狀姦宄奪攘矯虔爲姦爲宄以奪攘人之所有矯僞而强取之也姦宄與寇賊稍不同姦宄或在內或在外設爲亂謀以奪人之物攘人之物矯僞變詐而强取之如今之拐略欺騙狙詐逼勒之類皆姦宄也韋昭曰强取曰虔此節意謂上古之民無爲亂而犯刑者民之爲亂以至於犯刑自蚩尤耳與下節苗民用刑之虐其意實不相蒙也○援引荒遠已開國語文氣故國語亦載自穆王始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

淫爲劓刖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謂三苗之君古三苗在洞庭彭蠡之間今袁吉臨瑞長沙諸郡之地與蚩尤全無所與漢孔氏爲三苗習蚩尤之惡亦爲非是謂自蚩尤倡亂而民之寇賊姦宄者衆矣然寇賊姦宄惟善可以化之而苗民不能用善惟强制之以刑作爲五刑科條不教而殺自謂國法而殺戮及於無罪之人矣五虐之刑意以對五罰言也語楚云三苗復九黎之惡鄭司農云苗民即九黎之後此亦不然黎自黎苗自苗今尙各有遺類非一種也三苗復九黎之惡亦謂同其惡耳不必其後也漢儒以蚩尤九黎三苗皆混而言之失所考矣蔡傳言苗民承蚩尤之暴謂當蚩尤作亂之後不能以善化民耳非謂苗民與蚩尤相承而爲亂也苗之虐刑未嘗非亂然語脈宜審但穆王之言已屬勉强牽合矣何謂五虐之法過爲劓刖椓黥於凡連

累而麗於訟獄者皆必刑之并制及無罪不復差別其辭之有無不察其情僞虛實疑似也刑爲至有辭十六字作一氣讀惟其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是乃所謂淫乃所謂虐也此意以對擇人敬刑度及言也○新安陳氏曰按呂氏謂古無五刑自苗民制之然後聖人始不得已而用之非也舜典稱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下文方及誅四凶三苗居一焉蓋五刑其來久矣豈有苗民始作五刑舜乃效尤用之之理鄭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傳猶譏之孰謂舜以三苗虐威而竄其身乃效其威虐而用其法乎曰作五虐之刑曰法曰刑爲劓刖椓黥曰虐曰淫可見非卽古之五刑必又暴虐淫過用之愚按刑只此五刑而用之之法不同虐而曰法過用其刑刻用其法且并及無罪云爾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帝王二千年相承莫之能改而謂始於苗民乎使果創始於苗民穆王方諄諄以苗民爲戒乃遵其法乎不然必矣近人猶有欲沿呂說如黃黎洲輩○五刑無劓刑宜亦有之蓋附於劓辟條中耳易曰何校滅耳則有劓刑可知矣其說尤離遁辨已詳於舜典中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刑罰不中故其民莫知所趨避而漸及昏亂善不蒙福誰復爲善惡或免刑何憚於惡法網愈密遁逃愈巧上下相逼以出於機械變詐矯誣欺罔之習而斯民無復有由中之信矣詛詛其既往盟盟其將來或曰詛咒於背盟要於面也情不足以相信則反復重複以要質於鬼神於是民神雜揉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神姦亦由是作矣世之治也聽命於人世之亂也聽命於神此固有必然之勢也虐刑之威無辜受戮者衆含怨以訴於天慘虐之氣之所發聞則無非腥穢矣此言用刑愈虐爲法愈嚴而民愈不治只以自取滅亡以伏後恤刑寬假之意也○苗俗及今猶嚴刑而尙鬼然此詛盟意只是帶言要以見虐刑之禍使人昏亂至如此耳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苗民之虐宜報以威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此言苗民之自取也○遏絕苗民按虞書舜攝政時竄三苗於三危及舜在位禹攝政時有苗之遺在中國者猶復不率舜乃命禹征之其後來格舜乃得而分北之然則此所云無世在下殆指竄三危言也唐孔氏所考雜亂重復亦非是孔氏謂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苗高辛之後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又竄之後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愚按九黎三苗各殊種類且三苗亦無在朝之事此皆轉相附會考之不詳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蓋釐正祀典之事神尊嚴而運行無迹故屬之天北正黎司地以屬民蓋典敷民義之事民處下而附著於地故屬之地曰南曰北者蓋天尊地卑乾南坤北之義也然此顓頊之事也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唐孔氏云義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今考二典堯命羲和是初年事若遏絕苗民之後而命重黎絕地天通則當是舜攝位後事豈堯初只命羲和治歷而後乃復命之以分屬神民歟又按左傳云重爲句芒黎爲祝融該爲蓐收修熙相代爲元冥句龍爲后土是爲五祀句芒木正也祝融火正也蓐收金正也元冥水正也故北正黎亦或作火正揚子法言注云北正黎即火正黎也但木正不應主天又不在南火正不應司地又不在北是左傳國語互參差不合也但又考句龍未爲后土時黎亦兼爲后土是豈重以木正而兼南正以司天黎以火正而兼北正以司地歟又堯典羲主春夏和主秋冬以和即黎之子是又不爲火正矣而春夏主南正司天秋冬主北正司地此又似爲得宜究之此篇所云亦有附會時事皆難以的據也若舜典則三禮伯夷典之司徒商契爲之屬神屬民又不當在重黎也絕地天通者因其以覆詛盟之故而言覆詛盟則人神相瀆而上下之分幽明之別皆混然無辨妖妄日興神姦時見人心益迷惑而棄民義於不務惟禱媚之是從矣絕地天通使人神各有所屬正祀典以止妖妄如天子祭天地祭社稷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祭社稷祭其國之名山大川大夫

士惟祭五祀祭其先人斷之以義別之以等限之以制聯之以情其若先正之有功德於民者則立之主後以守其祀祭之各有常典如是則百神受職而妖妄之事不得興矣務民義以定人心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士農工賈各有常業率是者安反是者刑其餘鰥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吉凶之理定而趨避之道明如是則百事就緒而禱媚之術無所施矣方麓王氏曰不曰絕天地通而曰絕地天通者天謂神也地謂民也神本無通於民興之常自於下也按漢孔氏曰神人不擾各得其序唐孔氏曰定上下之分使神民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罔有降格言神不干

民也橫浦張氏曰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于神三苗之俗以詛盟爲事是聽命于神也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號以降其在地之民也張氏之說人疑其太拘抑知國語固明言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則以地爲民天爲神固有明說矣

大抵神姦之作也皆自明心之不正致之蓋莫神於人心而兩間皆浮游之氣日與斯民迭相感召人心之精神氣燄日有所凝聚而不解則浮游之氣亦有所憑依而爲之左驗耳目見聞之間固儼然有物焉如或接之動靜云爲之際亦默然如或使之夢寐恍惚之頃亦適然如或通之而吉凶禍福之應亦或其適有以值之而不爽者是以神降於莘石言於晉有觸於鬲有嘯於梁

或憑於人或附於物兩間妖妄之事豈盡謂無方麓王氏曰降格如神降于莘之類曰罔有降格則前此豈眞有降格哉亦曰人爲之耳洽聖人使重黎絕其通正其位而遂無降格則可見其本無矣愚意不然使其果本無則不言神降果何物乎然吉凶禍福究非神姦之所能爲而君子脩身立命則從使鬼神能禍福人亦必非吾之所懼第是福利之慕斯愚民所不能無而刑罰不中之朝人心之所不平困窮無所控告則不得已而控訴於神而於心有不慊之徒又將謂禱神可以倖免是以洽世之鬼神咸正而亂世之鬼神恆邪非鬼神之果或正或邪也人心正則鬼神亦正人心邪則鬼神亦邪而已矣罔有降格非果有術焉以絕神姦之

降於民惟別之各有其道祀之各以其義人心正民義盡民知各率其常可以自福則禱媚之術可以不行而鬼神亦罔有降格矣然神人之別自重黎掌之而棐常之治自羣后行之非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以至於鰥寡無蓋則重黎雖有成法不能行也仁義禮智人性之常自明其明德以達之爲禮樂政刑則皆所以輔之是非明白無所回惑雖鰥寡亦能以自達其情此所以人守其常而罔或于於祀典重黎之法之所以大行於天下也○三苗復九黎之德只能行於其國中豈能漸染及於天下重黎絕地天通羣后明明棐常此自堯舜

治天下之常非徒反有苗之政也此篇抑揚其說似堯舜之事莫大於征苗如黃帝之擒蚩尤湯武之誅桀紂者又其言於詰刑本不甚關會說得來勉强費力引證亦爲失類矣然幽明之別民義之急則斯言固足以爲法於天下垂訓於萬世宜聖人之存之也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此反覆上文之辭前言報虐以威遏絕苗民此言皇帝下恤民隱清問下民所以得苗民之罪狀鰥寡皆有辭于苗焉是以遏絕苗民而反其道以德爲威而不以刑虐爲威以德爲明而不以苛察爲明而民自無不畏事

自無不明上文釐祀典正人心亦德之施用也以上二節非兩時事東萊呂氏謂苗在舜世今散靡常前章所言遏絶者討其元惡大憝此所謂有辭于苗者言其遺孽餘種也愚按不然東萊求之太巧亦此篇所言自少詮次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此亦德威德明之施卽前節羣后棐常之事也夫君有恤民之心而非政無以行之非臣無以輔之故命三后致其恤民之功懼民之越禮而犯刑也則使伯夷降典以防之憂民之昏墊而失居也則使禹平水土以奠之憂民之艱食而阻飢也則使稷降播種以粒之及夫典

禮明而民知刑之不可犯水土平而山川之高下奠播種降而農民之嘉穀殖則民皆安其分各適其居各得所養而民亦殷實矣此非當日命官之序以此篇主言刑故以伯夷之折民惟刑先之東萊呂氏謂人心不正雖有士安得而居雖有穀安得而食穆王首述伯夷之典先其本也此亦太作意象伯夷未嘗主刑但出禮入刑降典亦自有折民惟刑之道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則其意實謂刑典爲伯夷所制然下又有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一節意始以立法者伯夷而守法用刑者則皋陶歟抑敎民者莫大於司徒乃此不言契而言伯夷以伯夷實典三禮因上文絶地天通之故而主言之耳主名山川亦帶祀典而言三山陳氏以爲言所以表疆域玩其意旨豈當時亦頗有僭祀之俗歟農殖嘉穀謂農民殖之也漢孔氏謂農敏仁山金氏曰前此民猶雜食草木實自稷敎稼穡民始殖嘉穀矣而時解皆以農訓厚亦所不必也凡此一時之言或與二典不合皆不必用意深求玩其大致可矣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敎祗德

伯夷降典示民以出禮則入刑士則主用刑之官制刑之中所以敎民祗德也祗德則不踰於禮矣蓋當日呂侯實更有新定刑典頒行天下而此以附之於伯夷之降典而此篇所訓恤刑之旨則欲四方之司正典獄者亦能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敎祗德也不然則謂唐虞有兩刑官是謬誤矣中當也中節之謂也葉少蘊曰古者謂獄已定而不

失其實曰中故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司刺亦以三法求民情斷民中獄訟成士師受之曰受中小司寇登之於天子曰登中此篇亦累言之愚按前君陳篇亦曰惟厥中明刑所以弼敎善有賞惡有刑皆當其實所以敎民知敬於德也半山王氏曰聖人莫非敎也刑之所加非苟害之亦曰納之於善而已故周官十有二敎亦曰以刑敎中則民不疵○聖人之治莫仁於刑故舜典曰惟刑之恤予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夫天下不能有善而無惡猶天地之不能有陽而無陰惟聖人之治常有以扶陽而抑陰長善而伐惡而後陰不能勝陽惡不至害善則并包兼容涵濡漸化而天下以無不治若以刑官爲輕而人士所不欲爲則是爲刑官之人其必皆暴戾恣睢

殘忍刻薄之士矣否則小仁姑息不忍刑殺一人而聽夫元惡大憝敗倫傷化之人皆竝生於人世以爲害於天下矣弼教之謂何而可以不重乎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刑官乎自夫異端邪說陰陽果報之言充塞於人心而於是惑於其說者皆以不殺爲脩善諱刑殺而不欲言至世俗有刑官不得拜相皐陶無後之說

皐陶之後封於六及蓼後爲楚所滅臧文仲歎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世或因此而謂皐陶無後抑知今之陸李舒姓者皆其後也又或謂禹契稷伯益之後皆爲天子而皐陶之後獨未爲天子然則周公孔子之後不爲天子又將何說乎噫嘻何惑之甚也嗚呼人心之惑久矣其孰爲家論而戶曉之乎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穆穆在上舜之德威德明通蓄於深遠無朕之中而著爲肅肅雝雝之度也明明在下三后之恤功殷民根本於精白一心之地而顯爲惠疇亮采之猷也以此灼于四方四方之民固已知爲善之樂得爲善之資而罔不惟德之勤矣如是而猶或有麗於刑者士始可得而刑之故乃明于刑之中以齊其民以輔翼匡直之使勿失其常性此以見堲王以德用罰刑期無刑之深心與苗民之弗用靈而制以刑者正相反也自清問下民至此蓋復申前段之說以歸於恤刑之旨清問下民節卽復提哀矜庶獄節而言也乃命三后二節卽復申明明棐常二句之意也此節穆穆在上又承清問節言明明在下又承三后節言明刑之中又承士制百姓于刑之中節言所以總收上文而歸宿於士之典獄也其推本則必曰德其言刑則必曰中此又一篇之主腦所以雖意在贖刑而用心猶厚以不敢失先王之意者其在斯乎

新安陳氏曰刑之本必主於德刑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爲一篇之綱領繼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爲本也曰觀於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咸庶中正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威中有慶無非以中爲用也刑必合於中而後刑卽所以爲德以此讀呂刑其庶幾乎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又自士之制中而推之凡典獄者所謂羣后之逮在下也訖者盡法之意訖威訖富惟法之盡不知有威富也在唐虞之世固或無威富之說然典獄者而能訖威訖富則無不訖可知矣

橫浦張氏曰穆王戒典獄諄諄顧惟無瑕者可以摘人已身不敬不知所忌則不脩之身不盡之道人且得而摘我此噬腊肉之所以遇毒也安能訖威訖富乎惟敬則循理而無所違而脩已治人皆得其道惟忌則克已者無不嚴而推已及人皆惟恐失

是則可揭其生平以示人而中心無所愧怍威富何足以屈之乎夫大公無我者天之德也福善禍淫者天之命也敬忌之至而至於罔有擇言在身則是能自全其天德以操福善禍淫之柄制短長之大命自我作之以對答於在下無不克享天心此所謂典獄用刑之極功與天爲一也金仁山曰獄者民之司命天之所託生殺予奪上與天對三山陳氏曰死生壽夭天之命乃天所以制斯人者今典獄者德與天一則制生民之大命不在天而在我矣豈非在下而與天配合乎此皆與蔡傳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至於與天爲一之意合而立義亦甚精正義云斷獄平均者必壽命長久天命由己而立東坡蘇氏曰漢張釋之于定國唐徐有功民皆自以爲不冤若斯人者與天合德子孫其必有興者非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乎此二說皆就典獄者之身而言意與苗民之無世在下相對義亦可通又王耕野

曰元命謂國命與厥惟廢元命同配享在下言人君享國與天相配與克配上帝同是以人君能得人以典獄則可久安長治言如蘇公式敬由獄長我王國之意也按此則推本人君于理固亦可通然此篇歸重典獄之人此節自不應又歸重人君言也按篇中屢重提天字如下節遂言非爾惟作天牧又曰庶有格命曰天齊于民曰敬逆天命曰其嚴天威曰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是皆以典獄用刑爲天命是當從三山仁山之說可無疑也此篇所訓在四方典獄之官故此節述古之典獄者而歸重言之尤自篇首至此一段之所歸宿處也而此節中敬忌二字又恤刑之大旨云篇內云敬逆天命惟敬五刑何敬非刑哀敬折獄敬之哉朕敬于刑皆重言敬字蓋德以敬而後明刑以敬而後中敬忌又以德用刑之本也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此節乃正告諸侯之典刑獄而以一監一懲總上文又以起下文告勅之詳也上文言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是能代天而以牧養斯民爲事者也今爾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乎天討有罪五刑五用然不曰奉天討而曰作天牧刑獄以生民爲心而非以殺民爲事惟敗羣者不得已而去之正所以養其羣而使之遂又常思所以閑民於未犯之先而迪之使不犯焉然後討必天討而施無不當是天牧也監不曰皋陶而曰伯夷

不曰刑之中而曰刑之迪正以教有常典出禮入刑迪之使知所行而不麗於法其有犯者亦惟卽天倫由法以麗於事則刑自無不中故其所當監者在伯夷降典以迪民之心而不惟在典獄之際所謂探本論之也意亦以今日諸侯宜深監呂侯所定新典之意推以迪民而守之勿失云爾獄之麗所犯之罪情與所定之法兩相附麗必其有合而後可斷爲典獄者所當察也觀于刑之中合所犯之情於所麗之法以意論其輕重之序愼測其淺深之宜以求其中而後施無不當也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卽所謂淫爲劓刖椓黥越茲麗

刑并制罔差有辭而與訖威訖富者正相反也凡獄之成罪必有歸以威亂政以貨奪法則必舞文弄法以出彼入此而多戮無辜有罪者反獲免矣匪察于獄之麗不敬刑也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不擇人也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不度及也略於言監伯夷而詳於言懲苗民監一而已懲非一端於刑有深創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其盜惟永

念謂念上文所當監當懲曰勤曰敬即敬忌之謂也此雖呼同姓而告之然異姓亦與聞焉但先其所親耳伯仲叔季有在父列者有在兄弟列者而伯不可言弟故曰伯兄仲叔季弟也穆王享國百年則同姓諸侯有在子孫列者矣格命者克天德而作元命也按唐孔氏曰格命至善之命也蔡傳以格訓至而未詳其說蘇氏薛氏則皆以格天命爲言與至字之訓不同近解則從孔疏而云我當有至當之命蓋即以其所言而謂之命也但此篇前後命字皆以天命言不應此命字獨異愚按下言天齊于民俾我一日又言爾尚敬逆天命可見格命命字自當指天命言但章內命字皆以理言如所云天齊于民意以刑爲天之所命天討有罪五刑五用皆天理也所用之刑獄皆至當於善上與天合乃所謂格命即前節典獄用刑之極功至於與天爲一之說故此節承其意而言其庶幾能如是又非助王以永保天命之說也慰安也天命者理而已而理即在吾心生一人殺一人而於理胷合則於心可安我之所生殺即天生殺之也生一人殺一人而於理有幾微之未合則於心必有所不安是則我以己意生之殺之而非天之所命矣然則何以能有格命亦曰勤而已耳勤者終日乾乾夕猶惕若以與天之行健同其不息此即敬忌之至罔有擇言在躬之全體以之典獄則保民如保赤子去惡如有疾斷訟必有敘而大明服而無毫髮之敢怠忽是克天德而作元命理可以無不當心可以無不安所謂庶有格命

者此也勤乃克天德慰即作元命也不勤則有所怠而不敬有所忽而無忌不息之體有間以與天地不相似不克天德矣雖理之在心者固未嘗忘然一念之怠忽以施之於典獄則獄失其中死者已不可復生斷者已不可復續惡之縱者已不可復得而問雖欲悔而戒之其何及乎戒亦或懲於後然已無補於前此深言敬忌之念不可以一息不存而民命之爲重也又言刑者天之所以齊民而俾我於一日之用天理之是非有定而人之情事爲變無窮其爲眚災爲怙終皆在乎人之所犯而非吾之私意所可執一以爲斷者是以一日有一日之變則一

日有一日之用日日不同皆當隨事順理因物付物鑑空衡平庶有以仰合天心而天之所以齊民者我能日日用之而無所失非勤敏敬忌之至者其安能有以應萬變而皆合歟天齊于民數語語氣竟貫至節終近解謂刑者天之所以齊亂民使我爲君者間爲一日之用耳非可專恃以爲治也此反將刑看輕非本篇之意且與下語氣不接矣薛士龍曰天之賦物人人有齊一之道使我朝夕自戒恐其非終則惟終在人所以逆天命也三山陳氏曰天以刑齊民天不能自爲之故以俾我然天之愛民其心無窮我亦不能以一日違終其事相與以終之者猶有望于在人此二說雖不同而皆以非終屬上句讀惟終在人作一句讀蓋古傳句讀有如此者要之皆意義淺薄於恤刑之旨無所發明未必其有合也爾庶幾日勤自慰以敬逆上天齊民之命勤日字即俾我一日日字人每不細體會所以不得經旨

即所以聽朕言而承我一人之意毋徒以俯仰順從奉令承教者舍法而媚其君也我雖曰辟以威之爾惟勿辟我雖曰肯以休之爾惟勿肯爾惟是日勤無懈敬五刑之用以成三德之治剛柔不偏惟變所適克天德作元命配享在下所謂庶有格命者如此誠能如是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盻惟永矣一人有慶天命即國命也兆民賴之天命即民命也天理民心凝合無間其盻惟永也雖畏勿畏雖休勿休二語三山陳氏云人雖畏服我猶以爲未足畏人雖休美而我猶以爲未足美此心常無窮已也愚謂此零碎看則諸說皆可通若合前後看來則七八續不成語脈矣

此一節皆申前典獄一節之意以告諸侯而欲其深念之此呂刑中精粹之語不可以不察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邦以區域言上其域中之土也或以有邦指諸侯言有土指鄉大夫言刑之爲凶易知後世以刑官爲賤而輕之謂其凶耳刑之爲祥難知要所以安百姓者在是則祥莫大焉矣草廬吳氏曰慈良惻怛詳審輕重主之以不忍行之以不得已所以謂之祥也人不擇不可以任典獄之事任張湯嚴延年則刑凶而民死任張釋之于定國則刑祥而民安矣刑不敬不能以制刑獄之中庶威奪貨以斷制則刑凶而民死敬忌以克天德則刑祥而民安矣及不度不

能無累於獄訟之麗并制罔差有辭則刑凶而民死敬忌而不妄逮則刑祥而民安矣惟擇人而後人能敬刑必敬刑而後能度所及此其所言之序也東坡蘇氏曰罪非已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之間謂之逮獄吏以不遺支黨爲忠以多逮廣繫爲利故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於此故曰何度非及度其非同惡者則勿逮可也方麓王氏曰辭所連引度之以己之心勿惟人言之所指者即逮之也度之以彼之情勿惟己心之所疑者即逮之也此三句後半篇之大旨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

五罰五罰不服正以五過

此以下本上文敬刑之意而詳言之然其意則注於罰贖惟其以罰贖之事寓之於敬刑之言則使人矜其用刑之寬而不之覺其失耳造至也訟必有兩皆造公庭故曰兩造今言原告被告兩造皆有辭有證欲其具備而後可聽辭謂所告所訴之狀辭證如今所謂干証或以人或以文契器物皆是周禮三刺之法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是師聽之事然此乃大獄爲然否則即兩造及其證佐之人皆分別而詳聽其辭是亦不失爲師聽也東萊呂氏曰獄辭所及即欲審度而兩造又欲其具備者蓋所不當逮者不可擾一人所當逮者不可闕一人也愚按訟獄所逮其攀援招指者往往多及平人故不可不度若兩造之原辭所有證佐則固不可不具備也辭非有五然爭訟之辭未有外於五刑者故因而謂之五辭謂口供及招狀也口供所問對之辭兩造皆有之招狀則所認罪之招狀也簡謂證據皆確孚則情無可疑如今言所正于五刑質之刑書以斷其所應得之罪也招是實也如今之依某律擬某罪非遂加刑也質之刑書而有不簡者唐孔氏曰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不應五刑則疑不能決如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而事涉刑似皆爲疑罪愚意周禮三宥之法一曰不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語其罪則在五刑語其情則有可憫是亦不簡之類也正於五罰則呂刑所須新法更有成書條例可考

也五罰不服者語事則罪有應得而其情則確有可矜證據皆虛則罰之猶不足以服其心也正于五過半山王氏曰周禮過而未麗于法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此治五過之法非免釋之也愚謂過亦有竟免釋者周禮三赦之法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蠢愚則是竟赦之矣大抵罪與法不相當者周禮本有上服下服之法其在八議三赦則或寬以流蔡或直赦之或過已附五刑而其罪未成者則有嘉石之法此所謂疲民也周禮秋官並不見有罰贖之條可見五罰是穆王與呂侯計較從上服下服夾縫中設出一法來罪雖不與正條合而情辭皆實則刑有可附仍從上服下服之例罪既不與正條合而情辭又有可疑則概使之依所服而納贖此亦似寬典之仁但此法既行則凡事涉疑似概令罰贖則合屈而受罰者已多且貧無可贖而屈服眞刑者又不少矣是雖訓以哀敬戒以府辜亦安能盡天下典獄之官而人人皆聽之至於輸成之日則固人人皐陶耳可勝道哉如漢司馬遷救李陵事與宮刑何與即以爲沮撓貳師坐以誣罔亦與宮刑何與此蓋律無此條比附而入罪也比附入罪究之亦無確據是疑獄也疑獄故可納贖而史遷又家貧不能納贖則竟坐宮刑矣是故罰贖之非要終不能爲穆王掩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五疵曲盡獄官情弊然亦見世風之下矣其罪惟均坐以其人之罪此中有故出故入失出失入之別不等出者當刑而出之罰當罰而出之過也入者本過而入之罰本當罰而入之刑也故出入者有心爲之失出入者無心之過也然此約言以戒飭之未竟坐罪也以五疵言則故出故入者矣言審克之則故與失皆在所飭也審察之詳竭其師聽簡孚之術克則有訖威訖富之意惟盡其審察之能則不可干以私也五疵漢孔氏兼出入人罪言呂東萊則以故縱言據理則以兼出入言爲是而玩經文語意則恐人出罪意多大抵俗吏非甚無能兩造具辭聽訟亦非甚難事惟是利令智昏而寃獄不可勝舉矣此不必皆受賕鬻獄但稍有戀名位干聲譽與世

委蛇之一念則聽訟必不審克亦孰非五過之疵此刑官之所以見輕於後世歟嗟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孰知後世之患聽訟其人且不可得而況於使民無訟邪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刑餘赦之以罰罰疑赦之以過此上文所已言而此復言之者申言審克之實以盡哀敬之良故有赦云者謂本有可赦之道但恐其不審克則無以得疑獄之情也上節恐人出罪意多此節恐人入罪意多然皆兼出入而言簡孚四句簡言審克之實前言師聽五辭而五辭簡孚則正于五刑矣此則言簡孚必其有眾眾論或不盡孚未敢以爲簡王制所謂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也簡孚即有眾矣猶當惟貌有稽周禮少司寇以五聲聽獄訟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蓋動於身者皆可謂貌周禮言聽故該之以聲此言稽故該之以貌也辭即所訟之辭色見於面者或慘晻或羞赧也氣聲氣或憤懣或消沮也耳觀其聽言或昏忽或聰爽也目觀其眸子或明瞭或昏眊也蓋於聽訟之際恆以心微察之故周禮謂之五聲簡孚雖有眾然人之隱情實有不得於心而無能與眾白不得已屈服而含恨無窮者此其於辭氣聲色耳目之間必參錯紛出

而不相應慘黯悲憤而有不獲申之狀焉於此稽之庶隱情無所抑而疑獄可求蓋不敢以爲信而終以爲疑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吾與死者皆可無憾也若夫無簡則直不聽矣前言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者有證佐有罪情而不盡可據也此言無簡則證佐皆虛全無實據矣故不聽也具嚴天威言天理之可畏不容少有不盡心也天齊于民俾我一日其審克之所以敬逆天命不敬不忌以傷天地之心則必于天譴矣可不嚴哉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荆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

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荆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辟刑也墨劓荆宮大辟古人五刑其有流蔡以寬五刑之死鞭朴之刑則惟官府學校施之唐律以後乃以笞小荆條笞臀自一十至五十杖大荆杖杖臀自六十至一百徒自杖六十至一年一百徒三年流自杖六十流二千里有絞有斬至杖一百流三千里死有凌遲為五刑笞杖之細不足以懲惡而重之亦或至竟斃其古五刑之重條則在今多入死辟矣書大傳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

刑臏臏即荆也又謂之刖謂去其足膝骨或曰去其足趾今則有慣盜者刳斷其足腓之筋之法愚謂此為近之腓足肚也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筋也婦人幽閉閉之深宮也按淫罪亦有或強或和或尊或卑或親或疏之不同則其在宮刑亦宜有輕重之異而宮刑則一蓋既刑之後以供閽寺其職役則又有重輕勞逸貴賤之別其婦人皆幽閉則為女奚職為酒漿醯醢亦以勞逸分輕重也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寇攘傷人者其刑劓觸犯也此寇攘者異於略盜故其罪稍輕非其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劓其罪於面而湼也降叛盜賊劫掠攘奪矯虔者其刑死按此不足以盡五刑而條例大略近之鍰漢孔氏曰黃鐵也鄭鍚也盧山陳氏曰百鍰六百兩也倍二百鍰一千二百兩也倍差五百鍰三千兩也六百鍰三千六百兩也千鍰六千兩也按古者六兩只當今二兩則千鍰六只今二千兩又可見古人罰贖之輕也隋志開皇間改易度量權衡以古三斗為一斗古三斤為一斤古一尺五寸為一尺後雖令復古而民俗已便究竟未復今之斗斛稱尺猶沿隋制也故六兩只今二兩六百兩只今二百兩十二斤半耳一千二百兩只今四百兩二十五斤耳三千兩只今一千兩六十二斤半耳三千六百兩只今一千二百兩七十五斤耳六千兩只今二千兩一百二十五斤耳此皆銅也閱實其罪罪無疑則刑有疑則贖皆必簡閱其實而後定刑罰之施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各五百條東萊呂氏曰周禮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條而輕刑增重刑減墨劓所增皆輕刑宮所損二百大辟所損三百皆重刑荆無增減居輕

重之間者也觀其目哀矜之意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敝亦可推矣按或千或五百或三百二百亦略舉大凡不必實如其數如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名皆如六十數也既定其罰鍰之數復總其正刑之目此蓋皆呂侯所斟酌裁定者其正條皆別載刑書而此則特舉其凡以告諸侯使知所遵行其輕刑多增以受贖其重刑則減於舊以示哀矜也刑書法有正條而三千之目未足以盡天下之罪情故有上下比罪之法人有其罪而書無此條則或附於上或附於下比類相推以求其一當如後世之比例也如今律有曰以某罪論準某罪論之類例有可比此仍定以刑不以罰贖比例而情事猶有可疑或

三編 92 冊
8B

其人不宜加刑者乃使之贖（情事可疑如所謂旁無證見事涉疑似也人有不宜加刑者如今之笞杖徒罪凡職官及婦女及廢疾及孤子皆有許納贖之法也）然上下比罪之間正姦吏弄法舞文以出入人罪之地且令有行於一時之權而非可爲法者姦吏每借之以濟其私於是有僭亂其辭移彼就此不必其情事之孚用所不行事非無據而實非可行之法者穆王蓋深知之故因上下比罪而戒之以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也且刑書更定之後則前日之法爲今所不行者多矣勿用不行亦戒之以當遵行新法（如宮辟中減去二百條大辟中減去三百條則皆昔所有而今不行之法又不止用此例然也）今昔固不容相亂也惟是詳察乎今日所定新法

之意以施之典獄聽訟審情僞簡孚之實以盡其能可也（惟察惟法蘇傳曰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爲得之夏氏陳氏皆用其說按蔡傳只言詳明法意則一直說下不分心法兩對蓋以惟察之字爲內盡我心則下句其審克之成複句矣）○自呂刑以前刑罰二字只作通用如康誥言文王愼罰卽愼刑也及此篇乃以正刑爲刑罰贖爲罰二字分輕重矣刑罰既有成書而此獨詳於言罰是亦可見其主意之所重也樂平馬氏曰唐虞之世刑清法簡是以贖法止及鞭朴至周而文煩俗敝五刑之屬至於三千若一按之法而刑之則舉足入穽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卽以大辟論其屬二百豈無餘赦而在可議之列者如漢世出師失期之類於法當死而贖爲庶人亦其遺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也曰古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罰贖亦一法也虞書罪疑惟輕此篇上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虞書金作贖刑此篇五刑有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不悖也愚按唐虞之世刑清法簡固也然周室二南之化下及武夫女子讓畔讓路之風感於質成之虞芮逮於成康刑措不用囹圄空虛則刑清民服孰有如周之盛者是安得謂至周而文煩俗敝乎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備爲之防以使民勿犯此其制自周公是周公固立法之苛而使民

舉足入穽誠不若穆王之寬仁也則愚不知所謂矣夫穆王之去成康間一世耳乃以刑指不用之民或變而爲舉足入穽之民則其咎將安在無亦人君不能以得化民之故如穆王而果哀憐之則文考之明德愼罰以德用罰且用德不用罰紹聞衣德言家法應不遠刑措之風可復見也何不聞出此而舍本求末徒以納贖寬民之死輕改先王法制以開黷貨之門也哉至若漢世出師後期之類如在偏裨則主將卽時按軍法斬之可耳否則事過之後此非大辟律也其才可用赦其罪而用之可也其有前勞從八法之議亦可也其必曰有罪

流宥之可也其又寬之則直降爲庶人可也何必用贖如必用贖則貧不能贖亦竟大辟矣宜李廣之甯刎身絕域哉且貴與謂此篇之上刑適輕下服與虞書之罪疑惟輕者同此又其未能深考而不知其不同故也虞書罪疑惟輕正謂情法有不相孚者則降而從輕典若此篇所謂上刑適輕下服則康誥所謂大罪非終乃惟眚災者耳事雖重而情輕此已簡已孚者非疑獄也穆王於疑獄則概從罰贖未嘗有降從輕典之法安得謂降等罰贖二者之並行而不背哉夫用刑者義也罰贖是利民罪也鞭朴之輕懲小過耳過又或有可原乃慫

之以贖若五刑則必大義所關義利之不可並域而居也久矣奈之何其利民罪哉俗儒之爲此篇周旋者甚眾蓋如陳同甫輩止有此等見識而貴與之學尤博愚故辨之特詳非刻於論穆王爲天下人心辨義利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承上文上下比罪數句而言正斟酌變通所宜盡心之地也蓋上下比罪之間有所犯甚重而情實出於輕者審察而情實出於輕事簡情孚則降等而下服矣橫浦張氏曰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有謀殺者此適輕也則服下刑矣有所犯雖輕而情實出於重者審察之而情實出於重事簡情孚則加等而上服矣橫浦張氏曰鬬歐不死此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此適重也則服上刑矣此比罪之權衡非疑獄也若夫事重情輕而證佐又復不具情辭又有可疑則從下服之罰事輕情重而證佐究有未具情辭究有可疑則亦使從上服之罰此則輕重諸罰亦有權衡所以待五刑不簡正於五罰者也又言刑罰輕重之權衡有與世相升降而不惟施之一人一事者如新國用輕典鄭司農曰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人未習於教也亂國用重典鄭司農曰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平國用中典之類鄭司農曰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意蓋謂先王之世有用刑無罰

贖五刑之屬二千五百而今則刑疑有贖五刑之屬三千輕辟以增重辟以減亦因世以權輕重故也蓋天理之是非有定而情事之變動無窮以有定御無窮則無窮要歸於有定惟是執一而無權則斯世有不可行之法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則寓有定於無定之中施之有序而不亂會之有要而不煩權而不失其經乃所以善用其經者也故曰惟齊之以非齊則有倫有要也蓋上文有刑有罰有過而刑罰之屬多至三千猶不足以盡情事又必上下比附以求之是不齊之至也卽因其不齊者以齊之其要必於簡孚而或刑或罰或赦或

輕或重皆合乎事理之當然而有當於人心之公正豈不有倫有要乎此總結上文兩造具備以下之意也又嘗論之天下之物事至賾至變本不可勝窮然擬其形容象其物宜則至賾而有不可惡者存觀其會通行其典禮則至變而有不可亂者存一實分萬萬歸於一萬一各正大小有定此物理之常是以同歸殊途百慮一致要歸於何思何慮之天而已然苟非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之至者未足以與此若以一毫私意存乎其間則往來憧憧朋從爾思而已而物之不齊者不可得而齊錯亂紛紜罔有定則矣若夫異端之齊物則異於是無

物不然無物不可無成與毀以至於無是非無生死而斯世之治亂斯人之善惡皆可以不問置之矣此所以斁壞人倫蔑棄禮義而終得罪於聖人也然則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二語實聖人御世根極之言非只可爲典獄之法而已也然要以詰刑而有出於贖則亦未免爲憧憧之私而未可以言天理之極矣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此節又反覆致其哀矜謹愼之意蓋必如是而後可得其非齊之齊以有倫有要不然則倫要不可得矣所以申結一段之意也罰且極病而況刑乎言不可不愼也佞之折獄斯世之所尚爲能吏者此佞字聽明才辨之意非只是禦人以口給然恃其聰明才辨以折獄則斷事風生庭無留訟自以折獄爲快而哀敬之意少用獄之失中者必已多矣且鉤距苛察弄法舞文之事皆必自能吏生爲此佞之所以不可用也良則斯世之所謂循吏者愛民守法謹愼小心其莅事斷獄也雖若平平無奇而心無所私事無所苟是以能察能審以盡其情而刑罰以無不中此訓諸侯以擇人之道也凡訟之爲情多內險而外健內

險則非情實外健則多強辭果其有孚窒而惕中則小有言而不永所事不然則必矯誣以求勝者也誣曰無虛不入辭然而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爲慚爲枝爲多爲游爲屈則其辭之於情實已有掩覆而不能周者況兩辭相質之間其有差必可察矣五聲之聽以辭聽爲主故教之以察辭于差然使聽訟者之心先有偏主則明有所蔽人之辭雖有差而已不之覺不能察矣故又曰非從惟從從謂聽信之也凡一偏之辭亦必似有可聽信者然不敢遽爲聽信亦不敢舍置其言

從容靜定以澈心觀理則虛實之辨以明而輕重之權衡可見此又察辭于差以必求簡孚之法也然非實有愛民之志則將以擊斷爲能非實有敬事之心則將以苟且畢事是皆偏主之蔽所由生而無復能澈心觀理者也哀民之不能無訟而所以察民隱者惟恐不得其情以有所寃敬訟爲民命所關一成而不可變而所以揆事理者惟恐不合於中以有所失本是心以折獄則己之心既無不盡而情事之簡孚與否亦庶幾其可得矣猶未敢自以爲是則于是明啓刑書以與衆共相擬議考其得失之徵焉所謂師聽而正于五刑正于五罰

正于五過也盡之以已徵之以書公之於衆以庶幾聽之不偏斷之合理如是而後曰此其當刑此其當罰矣猶復再加審察以盡其能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亦此審克之謂也此訓諸侯以敬刑之道也而度及在其中矣夫如是則獄成而民信於下輸之而君信於上此斷獄之成也因言輸獄之時擬刑以上進有一人而兩犯者則必并兩刑而上之（陳氏曰或一人而犯兩罪或一罪而有二法并其上之以聽命於上不敢專也）蓋獄辭不備則恐其或有隱情故又飭之以此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謂外朝九棘之卜卿所立位也）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此輸獄之事愚按諸侯有獄輸之司寇此周禮亦然然此必國家大獄乃當如是不然則細民之訟獄安得屑屑瀆陳大抵細民之獄卿大夫可自聽斷其稍重者則國君聽斷也○方麓王氏曰此節察辭者問理時也啓刑書者擬罪時也獄成是一時輸是一時問鞫以察爲主恐任察而失哀敬之心故勉以哀敬折獄擬罪以明爲主恐恃明而忘中正之則故勉以咸庶中正歸結以孚爲主求其情而辭有不備亦非盡法之道故以備辭終焉

○東匯陳氏曰此章首云告爾祥刑至安百姓言制刑之本意也何擇至非及言用刑之綱領也自兩造至天威言聽獄之節奏也自墨辟至三千言贖法及刑書之定目也自上刑至有要言用刑之權變也自罰懲至克之言折獄而用法也自獄成至兩刑言結獄而奏案也反覆丁甯備矣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

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復總節通篇以與典獄以下三節相應也前言念之哉此言敬之哉念則不敢不敬敬則念之不忘矣官伯即四方司政典獄族姓合伯叔兄弟及凡有邦有土也自言多懼以示今日訓刑之旨朕敬于刑有德惟刑言敬刑之至而欲以德用之如疑獄之寬以贖重刑之減其目皆自謂用德之意而欲羣臣諸侯之共爲體之然克天德而作元命是則惟有德惟刑之實理也今天相民作配在下言刑者天之所以相民而羣臣諸侯之典獄者宜敬其事以對於下蓋相民即天齊于民俾我一

日之謂而作配在下即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之事也敬逆天命即所以奉我一人作配在下是亦即所以體一人多懼敬刑之志矣（觀此云作配在下益可見前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爲推典獄洊刑之極功至於與天爲一蔡傳之過爲不可易矣）單辭前所未言以師聽五辭必於兩造具備故未暇及此而此乃補言之心敬則明無欲則清聽獄皆必於民清而單辭無證則尤不可不獨運其明清不然不足以燭其情僞是非之所在也瓊山邱氏曰獄辭之初造者必單俗所謂一面之辭也及夫兩造具備則有兩辭矣必即其兩者之辭而折之以中道用吾前日清明之心行乎今日中正之道也愚按獄辭恆始於單而終於兩（單謂元告至被告者來訴則有兩）然亦有單而無兩者不得所指罪則妄及往往因之（如告失盜而不知盜屬何人告殺傷人而不知死自誰手此則單辭無對往往逮及多人無辜受累俗所謂無頭公案也雖其後亦終於兩此或不止於兩但以彼此對言則亦兩也）然在未得兩時度其所及縱極致其明清猶懼不無誤及況不激心滌慮其延禍不已廣乎及夫辭已有兩則聽之必主於中中者此心之無所偏也中亦此明清之心未有心流於肆心累於欲而能中者但以聽兩辭言故以中言之其實一耳能中聽獄之兩辭則因物付物而不失其權衡刑罰清而民服故曰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也顧曰明曰清曰中此人心之本體而乃有不明不清不中者則惟私於家之故累之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而五疵惟貨爲甚要之附威勢報私仇受女謁詢于請亦又惟私家之故（私家如禮記君子不家於喪之家）獄貨之積即辜功之府（祖伊曰指乃功與此辜功之功同）克天德則作元命司人短長之命也府辜功則報以庶尤絶其在己之命也○奉行天命者天子乃盤庚以崇降弗祥託之鬼神穆王以天罰不極期之報應此俱令人難解噫總貨鬻獄之風至於成習雖天子固無如之何哉雖然天子且利贖金矣則于臣又何畏焉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詔及嗣孫王已享國百年故爲子孫計也德於民之中敬五刑以成三德不剛不柔以歸於平康正直卽所以全民所受之中也

問以成三德及上文有德惟刑惟克天德字似不同曰天德以自強不息純粹精言三德則以剛柔異施彼此交濟言有德惟刑卽康誥以德用罰意然天德剛而能柔天自是剛柔惟君父用三德亦須是具天德於身故能剛柔惟合撰人其所施而各有所當蓋克天德者純粹精之體而父用三德則旁通情之用以施於民本惟是全民之中而在己非有一毫忿疾之私卽此便見以德用罰卽所謂有德惟刑亦卽所以加惠於民故德字所主雖稍不同然同是一個德字此言德于民之中以德對民之中看則德字主父用三德言也篇內言中者十然中字亦各有不同罔中于信以中心言也此中字稍異其若土制百姓于刑之中故乃明于刑之中觀于五刑之中罔非在中中威庶中正威中有慶數中字皆以用刑之得中言也中聽獄之兩辭中字則以聽獄者此心之無所偏倚言也此言非德于民之中以民性所受天地之中言也此正不得混看然正惟全己所受之中乃能中聽獄之兩辭而無所偏惟其能中聽獄之兩辭故能制刑之中而威庶中正惟用刑無不中正故能使民服而全民所受之中亦同是一個中字也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謂若皐陶及古之典獄者然也凡君臣誥戒及篇中每以無窮聲譽期之用刑以殘殺民體爲事不以敏民之怨讟而反致無疆之聲譽者誠以咸中故有慶也刑所當刑以除民害而迪民中而民誰復怨之誰不譽之慶莫大焉矣五刑言五極猶洪範威用六極云也此及上節經文皆頗費解漢孔氏曰智人用刑有無窮之善辭名聞後世蔡傳用之殺齋徐氏曰以哲人而用刑雖情辭之來紛然無有疆界而以理燭之以辭係法各協其極自然有慶矣又盧山胡氏曰哲則天理明其於聽刑之際雖僞辭紛紛無窮而各附之極刑無不中慶豈自外至乎二說皆與蔡傳異而說亦可通但考太甲曰萬世有辭於永世畢命曰亦有無窮之聞皆以辭君陳曰終有譽命曰聲譽爲勸勉則以蔡傳從古注爲妥○五極蔡傳直訓作五刑實因三德也而語六極之極以五刑爲威用對三德之父用看可想也陳氏曰極者標準之名折獄能係屬於五刑之標準所以皆合乎中正而有福慶也或訓極爲中固非竟指五極爲五刑亦非愚按陳氏訓極字大意與徐氏胡氏相似然標準二字究與中字爭差不遠而咸中二字終似復文不若蔡傳之簡而盡合處只宜闕之

嘉師云者民性本善犯於刑戮非民之本然也前曰告爾祥刑中間所訓皆祥刑之實以德于民之中而已此曰監于茲祥刑卽監上文所訓也蓋同此五刑而自苗民用之則虐自哲人用之則祥以事上則一人有慶以德民則兆民賴之以在身則配享在下以垂後則無疆之辭謂之爲祥不亦可乎○

刑者聖人之所重故易大象傳之以刑獄言者六焉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賁象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解象君子以赦過宥罪豐象君子以折獄致刑旅象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中然明刑弼教聖人治民之一端非專恃此以齊民也君德未足以化民而惟刑之詰亦已末矣欲曰以德於民之中其本已淺其用惡可得乎雖曰敬刑之至有德惟刑則刑卽其德然欽恤于刑亦不過刑中之德而必非惟克天德之全體也惟克天

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其本在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斯言爲德其本矣然果其克天德則禮樂之化宜莫大焉禮消於將然之前而刑禁於已然之後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難知吾未敢知曰當日之禮樂何如而斤斤惟刑是詰刑罰之條所增五百五刑之疑竟以五罰而猶曰朕言多懼當日之民俗何如乎官反內貨來以府辜惟天報以庶尤當日之吏治何如乎不求其本而徒以罰贖爲寬政以審克爲盡心曰德干民之中愚未敢遽信也況贖刑其必非先王法邪然則孔子何以存之曰以垂戒也且其於恤刑之意則固已曲而盡矣亦

可以爲天下後世之刑官告矣

文侯之命

首節述先世之盛次節傷國家多難第三節嘉文侯之功末節授之以方伯之任鄱陽董氏曰此篇書體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同其事則彼爲封建此爲賜賚耳平王幽王子宣王孫宣王承厲王之後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周室中興幽王繼之荒淫失道爲犬戎所殺平王苟能赫然發憤率天下諸侯以報不共戴天之讎則諸侯必有能敵王所愾者而中興之烈可以增光於乃祖矣不知務此東遷於洛惟晉焉依自幸於苟偷而不復念及君父自安於卑陋而不思興復王室此所以黍離降爲國風而春秋始自平王王政自是不綱矣文侯非有方叔召虎之功平王所以深嘉之者不過曰汝多脩扞我于艱耳不知昭顯祖刑文武而紹乃辟者果若先正之克左右昭事厥辟否乎方當戡亂之際而使之歸方當圖治之時而遣之往賚以秬鬯錫以弓馬果何謂哉拳拳於爾師爾邦爾都而置我君我父我王家於不問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夫子猶錄其書者意尚以其能錫命諸侯文武之遺澤未泯而深悼平王之不克自

振耳新安陳氏曰此書略無立志全不以綱常讎恥爲務其戍許戍申之詩歸惠公仲子之賵雖於詩與春秋而見其兆已於不能善始之書先見之矣京山郝氏曰先儒謂此篇法語舊典猶一二未泯今作誦其辭則似而繹其旨則支遁其情屈其辭窮其稱名不順（謂不稱伯父而直父之）亦猶二雅之召旻何草不黃姑存之以稽世變云爾○三山林氏曰書於呂刑之下有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三篇竊意周太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纔至呂刑而止自時厥後歷厲幽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如宣王中興會諸侯復竟士任賢使

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仲山甫其時大誥命必多矣乃無一篇見於書意宣王之書必失亡於東遷之亂孔子既取成周太史所藏斷自堯典至於呂刑而於列國復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其後按襄三十年左傳鄭子產曰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大學引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是知春秋之世列國皆有書夫子周流徧觀而於晉得文侯之命孔子卻未適晉或於他處得之可耳於魯得費誓於秦得秦誓孔子亦未至秦故以附於帝王書之末歟愚按夏之少康周之宣王豈必無書可錄而不見於書者殆皆

史失亡之也宣王之烈幸見於詩得以不泯而書終文侯之命東遷後僅此篇也書終於平王此後王朝非無辭命然只雜見於國語左傳中則孔子不以列於書猶黍離降爲國風也登費誓秦誓於書其體則書之體猶魯頌商頌自不得而列於國風其致固有殊也書以平王之命文侯終而春秋則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始誠以王者之迹熄矣文中子謂書詩春秋爲三史然而詩非史也可以考史之闕失耳史簡闕失之故林氏說殆爲德之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言文武以德集命是以周有天下然亦賴有爾祖父之助以德則昭以謀則從故自成康至于厲宣皆獲以安其位也○按此稱文武殊非平王之意所重只緣故事要須從頭說起耳亦惟先正數語卻是爲晉文侯作引言先祖之有賴於臣見今日之重賴文侯也懷安敗謀開口只說個懷在位便見平王志氣墮落只一在位便了其餘無所復事矣禮于同姓諸侯稱伯父叔父今不伯叔而直父之今之於臣宜名此不名而字之皆感德

而尊之之至也先正亦概言先臣而意屬在唐叔虞及王孫蠻皆逮事成康者也唐叔虞武王子晉始封之君也王孫蠻叔虞之子左傳云蠻父服事康王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嗣承也造猶運也言所承之運適值天大過之時內旣殄所資之澤于民外因以見侵於戎而爲國家之害甚大此爲父諱言之故有難達之辭也又言凡在御事則無老成俊傑之臣而在己又無能以戡家多難於是仰

望於諸侯冀有能恤朕躬者因歎息言有致功於予一人則永綏在位矣夫以國王之致喪亂在平王誠有不忍言者然以戎狄之侵佚宗社之淪亡念君父之讎痛畿甸之失則吾謂其必將有痛心疾首垂涕泣而道之者乃何以置君父之死於不言棄犬戎之仇於不問西京宗廟之夷若於已無與豐鎬千里之竟亦棄之如遺而所知者惟在朕躬惟在予一人所期望者惟曰伊恤朕躬惟曰有績予一人一則曰在位再則曰永綏在位而已何小弁之怨我罪伊何一轉盼而視如秦越也蓋平王幽王之太子宜在位者也亡何而褒似寵伯服斃

申后黜宜臼廢則固已不得在位矣乃幸而賊舅之謀興犬戎之師入父既死於驪山而褒姒以誅伯服亦殞是又庶幾乎可以在位而此心爲之一快也然而豐鎬已失宗廟已夷朝廷無壽俊之臣在已無一旅之衆則又恐恐然疑終不得在位矣又幸而賊舅首爲推戴四方義俠勤王外有晉鄭可依內有東都可保猶得六百里之地而君之以名爲天下共主於是而果得在位矣於是而可以永綏在位矣是以一則曰在位再則曰在位蓋其所處心積慮寤寐不忘者惟此在位而在位之外則一非所知何問豐鎬何問宗廟何問仇讎并何問君父哉吁嗟乎平王之天性已絕良心已死是惟此在位二字使之亦即此在位二字而可見之孔子之錄是篇夫豈有取焉實以見西周之亡不亡於幽而亡於平而因之以垂戒也雖然東周而後天下且有親弒其父而自立者而於平王乎何尤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此盛張其功以見錫命所由也當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之日而克恤王室以會紹乃辟是肇刑文武之道以昭其顯祖也克昭顯祖是繼志述事之孝所謂追孝于前

文人也蓋當夫離而不會絕而不紹之日艱難至矣予方永念曰伊恤朕躬曰有績予一人而汝實多脩扞我于艱以獲永綏在位此予之所以深嘉也夫文武之道大矣前文人之所以昭事先王者其功烈亦必已宏矣而平王以文侯爲能肇刑之爲能追孝而昭顯之者亦第以其能會紹乃辟方麑王氏曰平王失愛於父依託母家此其離也戎殺其父國統已亡此其絕也文侯起定其難正是會其離紹其絕也脩扞于艱耳方麑王氏曰脩完於犬戎殘破之後扞禦於犬戎侵侮之時也考左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爲依國語曰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是此誠文侯之功而平王則以此爲肇刑文武昭顯祖追孝文人之實矣抑又思文武

之竟土其果兄佐王以復之乎文武之刑政其果克佐王以明之乎而此日之豐鎬安在宗廟安在驪山之血未乾犬戎之猖獗未靖使文侯而果克會紹乃辟追孝文人則此日之艱難方殷此日之功名亦正未艾也何乃遽謂安甯從容策命遂以是爲會紹脩扞之已畢吾事歟第是平王之所爲極念不忘者在位而已以幾幾乎不得在位者而今已在位則視文侯會紹之力於此已盡而無庸復加文侯脩扞之功於此已多而無庸復事而於是張大其辭則以爲昭顯祖也則以爲刑文武也則以爲追孝於前文人也恤朕躬有績予一人若汝

予嘉夫亦曰在位之已畢吾願焉故耳他何問焉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此因上文所敘之功乃冊命文侯爲方伯也考當日平王之立也在內則申侯戴之鄭武公以兵扞之在外則晉文侯衛武公秦襄公皆以兵會王而定其位焉申侯王之母家平王之見廢也嘗依之焉然有功而不能無罪平王亦若知之者顧其在已之功卒不能忘是以申有荆禍則遣畿內之民戍之報舊德也泰本附庸國耳及今論定策功晉爵爲伯且命之曰能逐西戎則盡有岐豐之地此所以報秦也鄭本伯爵而桓公又死戎難及武公有定難功已聽其兼有虢而又晉位司徒矣晉本侯爵北方大國是以於其定難則賜之圭瓚秬鬯經文無圭瓚小序言之以光其先文人賜之弓矢車馬以使得專征代而特作冊命命之使爲方伯論功行賞亦似各得其宜獨不識衛武公何以不與恩數豈以其既老而耄歟抑今有不可考歟新安陳氏曰成王以秬鬯寧周公於作洛之餘平王以秬鬯錫文侯於遷洛之始蓋以於晉焉依已位已定不啻足矣是以以成王之待周公者

待文侯也夫錫以圭瓚則假之以禮器賚以弓矢則假之以兵權又不止於成王待周公者矣愚謂文侯而既有定難之功則賜之秬鬯弓矢不足爲過顧當時洛邑之雄既可憑藉而在諸臣則又有文侯武公襄公之賢在兵力則合晉衛鄭秦之助又且嗣位之初號令得以行於天下則於此時號召諸侯伯叔甥舅慮不無有勤王者晉文侯將之而西秦襄公抗於其後以此斥逐犬戎擴清畿甸匡定周室還於故都蓋其勢當如發蒙振槁復先王之讎雪中原之恥誠易易耳計不出此而以在位自足甚冊命之辭第曰歸視爾師寧爾邦簡恤爾

都而無復有命將出師討賊復讎之志此功臣志士之所以解體而王室所以遂輕諸侯無復畏忌也東萊呂氏曰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卧薪嘗膽之秋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遽自以爲足曰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往哉柔遠能爾惠康小民無荒寧告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其終於東乎愚謂周室之終於東誠以苟安自足故也平王之苟安自足以夢寐不忘在位二字之故是故天性

以之盡亡良心以之盡死也不然者前乎此而少康中興成一旅且以中興不失舊物矣平王之有洛邑何不乎一成一旅也後乎此而唐之肅宗蒼皇靈武僅得如郭子儀李光弼之徒而用之卒之克復兩京光復舊業王之有文侯鄭武秦襄又何至不能子儀光弼也不但然也魯監牛殺王丙餓叔孫豹立嫡而相之嫡立而朝其臣於家廟卒誅監牛何平王不誅申侯而德其立已且使畿內之民爲之戍守是以天子之貴而不能下及一魯之陪臣也予故曰平王之天性已絕良心已死皆此在位二字使之孔子之錄是篇夫豈有取焉實以見

西周之亡不亡於幽而亡於平而因之以垂戒也曰論武庚者何獨不然曰犬戎當讎武王不可讎也幽王之虐未及天下天下人心猶在周焉則幽王非桀紂比也湯武之師伐罪弔民而已此所謂天吏犬戎之侵略中國而豈有仁義哉

費誓

首節總敘以聽命次節治戎備之事第三節除道路之事第四節嚴部伍之事末節立期會之事其言征徐戎蓋魯侯以王命帥諸侯征之張眞父曰是篇詳於自治而略於治人有志於征守而無志於戰王者

之兵也故孔子特取之○費邑卽今山東兗州府費縣（今縣之西北二十里有費故城）在魯都曲阜之東南（曲阜卽今兗州府曲阜縣）而淮夷在淮浦之南北（今大抵在淮安府及海州西州諸境）徐戎在今之泗州（括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今併入泗州皆當魯國之東南）故魯侯帥諸侯征徐戎而治兵誓師於費（按左傳隱公元年費伯帥師城郈蓋費自爲國但在魯邦域之中而附庸於魯者耳其後魯益滅之以賜季友故費爲季氏邑漢孔氏曰費魯東郊地名亦云在魯之東郊外耳不必國外五十里曰郊之東郊也）蘆山陳氏曰伯禽分封於魯實與淮夷徐戎爲鄰戎乘魯之新造相挺而動周公故嘗征之成王故嘗戡之不知與此事先後何如耳誓辭首以淮夷徐戎並言

甲戌則惟征徐戎則此誓專爲征徐戎而作然戎夷爲亂必非一次周公既没又復爲亂禮記曾子問篇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云伯禽周公子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則在成王之十四年也按周公於成王七年營洛八年遂任留後治洛之事又七年而薨是則周公之薨在成王十四年也成王封魯公伯禽於魯而周公留相王室及此時周公薨淮徐以魯有大喪而復並興爲亂魯公不得已故既卒哭而遂奉王命往征揆之事理此爲近是蔡傳於此引呂氏之說則謂伯禽初封之時而洛誥傳又謂費誓在周公東征之時是終不可指其的年月也經文既無的據此亦

宜姑闕之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聽命以靜而後審故先戒以無譁淮夷徐戎屢叛屢服故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按漢孔氏云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此於徂茲二字似較順然於並興二字又難接上故蔡傳擇用蘇氏之說但蘇氏以此爲伯禽初就國時事則亦未知果否見其事之急而征不可緩也凡誓辭皆先數其罪而戒夷叛服不常以猾中夏卽此是其罪無庸更數矣按淮浦之夷不止一種宣王時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又自將以伐淮北之夷及春秋時魯僖公又嘗東略淮夷詩云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此後蓋常服屬於魯至季孫意如之世晉人猶謂其爲淮夷所信蓋夷勢稍弱矣徐戎亦不止是徐國春秋隱公二年公及戎盟於唐其後亦往往治戎是徐州別有戎種也

善敹乃甲胄敹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此預治戎備之事古者百人作甲皆雜犀兕之皮爲之唐孔氏曰秦漢以來用鐵始有鎧兜鍪之文鎧甲也兜鍪胄也敹者縫綴之名鄭康成云謂穿徹之蓋言穿其孔以相通而綴之使相聯屬也今人謂合治木器桶斛之類亦謂之敹干以木爲之有帡係以爲著持之處於干盾之背縱帡爲係有絆以手把握之於左臂又於一旁縱係帡幎類帶也敹固其縈也敹縈之意也善爲敹之敵之則精密而牢緻矣不弔則無爲自衛之周也弓矢欲其備詩曰交韔二弓竹閉緄縢又曰束矢其搜毛詩傳曰五十矢爲束唐孔氏曰每弓百矢弓十矢干戈矛用以鉤刺鍛者鍊以火而淬之於水

欲其堅勁也戈可擊可鉤可刺矛之用專在鉤刺此皆用直力者也故欲其堅勁善入鋒刃刀劒之屬用以砍斫者礪之以銛其鋩鍔欲其利也此皆用橫力者也故欲其剸利能斷善爲備之鍛之礪之則足備而利用矣不善則無以爲攻人之具也凡此皆預備有素此則將用而復爲審視脩飭之陸賈府曰蔽體取甲胄甲以蔽身胄以蔽首扞禦用干盾敵在遠則弓矢所及敵在近則戈矛所交敵互進而短兵接則鋒刃紛出而迭應雖曰仁義之師然亦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得不於此凜凜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

有常刑

牛馬有官府所供者此官之牛馬牧人故軍中亦未嘗無妄仁山金氏曰臣妾軍中奴婢薪炊者戎車甲士三人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即臣妾也愚按金氏謂軍中奴婢薪炊者則是而謂餘子二十五人即臣妾則未必然蓋犒車之卒二十五人亦一甸之賦所應出常數非所謂餘子亦非人家臣妾也臣妾自是私徒而已近時解又謂此馬牛臣妾皆指在居民者言此禁軍士不得掠取居民之所有也愚又按經文明言無敢越逐若非軍中之臣妾有逋逃者則越逐二字何以禁之但此條須分看凡軍中之馬牛臣妾有風逸逋逃者戒居民不得利其有而不復凡居民之馬牛臣妾則又戒軍士以不得寇掠而或竊或誘之也混看則失之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謂軍中之馬牛有逐牝而風逸軍中之臣妾有畏役而逋逃者軍中之馬牛皆居民之馬牛則牝牡皆畜之故軍中之馬牛有逐居民之牝而或逋者也居民之臣妾非有誘之者則無事逋逃惟從軍之臣妾則或有憚勞苦畏鋒鏑而逋逃者故此之馬牛臣妾皆必主軍中之馬牛臣妾言也軍法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行止皆然欲其靜而不囂整而不可亂也若越其部伍以逐此馬牛臣妾則失伍離次軍旅不復整矣故嚴之以無敢越逐也衛風云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此失伍離次之形也則無敢越逐是可見節制之嚴矣然茲氏恐姦人規亂我軍故竊牛馬誘臣妾以發之此又說得式巧但在軍壘者無敢越逐而得此者又不可不祗復此非誘竊之比故於其來復而商賚之所以勸也此以嚴部伍為主則祗復商賚只帶言然使無祗復商賚之令則失者竟失又無以慰失主之心而軍中又不足於用者矣故必有祗復商賚之令而後可以嚴越逐之禁也商賚者因所復之物之輕重而因之以輕重其賚予也此得之而祗復者多在居民呂氏他部之說亦太泥也失者越逐則有失伍之刑得者不復則有隱匿之刑皆常法也

馬牛臣妾軍中及居民皆有之周禮九職有臣妾聚斂疏財凋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是凡民亦得有臣妾自古然也古之出軍皆良民子弟有田宅者其衣糧又皆自資約五家而供一兵出軍之家自必帶有臣妾以供役使漢時亦有私徒如今日亦有火軍獨力之類也古者五十不從力政然猶與

方語如此牛馬放牧徧于山澤林麓或民所設擭穽處也而凡川梁道路之必脩治斂澤屏翳伏焱之所皆必為之翦除皆可概矣常刑傷人畜產有常法也上節治戎備告所當出師之人此節除道路戒師所經行處左右附近之居民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馬牛臣妾軍中及居民皆有之周禮九職有臣妾聚斂疏財凋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是凡民亦得有臣妾自古然也古之出軍皆良民子弟有田宅者其衣糧又皆自資約五家而供一兵出軍之家自必帶有臣妾以供役使漢時亦有私徒如今日亦有火軍獨力之類也古者五十不從力政然猶與

顧在軍之馬牛臣妾居民不得而利其風逸逋逃而在居民之馬牛臣妾在軍者尤不容有所寇攘竊略如其有犯則待以寇攘姦宄之刑亦國家之常法也東萊呂氏曰師旅所經又申以寇攘誘竊之法不惟欲田野不驚自古喪師者每以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故不可不謹也此節雖亦戒居民然以嚴部伍爲主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定師期以甲戌蓋赴於徐戎之國之日期欲諸侯之以

師畢會於城下也淮夷徐戎並興而獨征徐戎在當日必有定謀而今不可考矣糗糧糒說文曰熬米麥也蓋炒米麥使熟而碓磨之爲屑今所謂乾糧也戰不暇炊則食之糧米麥也攻戰非一日待成功而後還故凡諸侯從征者皆自運糗糧峙積以待軍食敢有不逮則服大刑雖諸侯之人魯公得以軍令行事也三郊三鄉也三鄉在郊門之內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作一軍大國三軍國中之兵賦也周禮諸公之國方五百里諸侯之國方四百里禮記言周公之封於魯地方七百里蓋七百里者兼山林川澤及附庸之國而廣言之若以田賦之實計之則公侯之國以方五百里或四百里爲常此周制也魯雖侯爵而國比上公之國大約方五百里五百里之國則國外五十里爲郊郊內地方百里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爲田可九百萬畝以山陵林麓川澤城郭都邑之竊三分去一則爲田六百萬畝可容六萬夫三軍之眾每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是郊門之內作三軍而有餘也若四百里之國則國外四十里爲郊郊內地方八十里爲方一里者六千四百爲田可六十四萬畝以山陵林麓川澤城郭都邑之類三分去一則爲田四十二萬餘畝可容四萬二千餘夫亦作三軍而猶有餘其所餘者蓋以供士田賈田賞田牛田牧田之用也郊門之外曰遂三鄉則亦三遂三軍之副也蓋鄉遂皆用貢法鄙之田用助法以井邑壯甸之法出車賦者不同此皆國君之親兵也郊遂之軍更番迭用以節勞逸以備征守但三遂不常用而三鄉爲主此兼命三郊三遂意當日悉起其眾歟東萊呂氏曰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卒以應之抑從征者有諸侯之師而惟具版築給芻茭之事則責之本國歟言魯人所以別於諸侯也三鄉三遂本是大國軍制唐孔氏所考周禮自明然又云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

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明東郊命留守不令峙楨榦則是自謬其說矣夫此經言征徐戎則是往征其罪非徐戎侵魯東郊也且此誓師於費則費己在魯東南百里之外東郊何得被兵而有事於留守乎若誰徐內寇己逼東郊則魯人當自爲戰守又何暇起諸侯之師乎沿此說者蓋因漢孔氏以費爲東郊地名之說孔氏之不指費邑而以爲魯東郊者蓋又拘於公侯皆方百里之說是以其言曰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意以魯本國只百里而所監之諸侯則七百里又與明堂位篇相附會也抑思魯國果止百里則三鄉固可作三軍矣而何處更容三遂且盡一國之內而使之家出一兵猶情勢之所必不可者是故以魯衛晉齊考之則周禮有可據而孟子王制皆未可憑也楨榦所以築以甲戌會師卽以甲戌日築蓋築軍壘以逼之使知不服則不退又在已有守而不急於攻敏捷之中見從容暇豫之致是軍政之善也唐孔氏曰此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愚按古人駐師之

所必築軍壘故天文有軍壘城之星禮記云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此所謂築卽築此軍壘耳俗解則以爲脩築城垣防其衝突則是徐戎侵魯非魯征徐戎矣且敵迫東郊而後有事於脩築城垣平日之備安在然此皆孔疏東郊令留守之說誤之也無餘刑非殺者隨其情事之所忘而皆制之刑不使有留餘但不至於殺也方薩王氏曰不定之辭法書旣無定名臨時以情輕重芻茭以秣牛馬楨榦芻茭重以多而難於遠運故不以煩諸侯而皆使魯人供之東萊呂氏曰糗糧人食也芻茭牛馬食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榦雖版築所需視二者則猶稍緩故刑有輕重不同唐孔氏曰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榦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茭賤物惟多惟善故云無敢不

多量事而爲文也○誓辭之詳於戎事者惟甘誓牧誓及此篇甘誓所言見車戰之法馬牧誓所言見步伐止齊之節焉此皆軍令素行惟臨陣爲申戒飭之辭耳此篇則於師起之日預令其脩器械又預戒居民以除道路又預戒師行之日以嚴部伍師至之期以足糧草具版築皆深謀遠慮於未事之先而未嘗以一言及於戰此其愼重之至蓋亦以蒞國尙淺魯民未習於敎則非能如夏后啓及武王之民之惟我所用故備戒之森嚴如此篇內屢言用刑兵刑皆非得已而用之嚴爲之禁而預爲之防則死者可少不嚴其禁不預其防將死者愈多此以見君子之仁也易師之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愼始之說也魯公其知愼始矣

秦誓

按左傳晉秦之釁始於燭之武之退秦師初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及秦伯因燭之武之言乃私與鄭盟而又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此卽秦穆之失已有以開晉人之怨矣及杞子潛師可得之言入而穆公忘義貪利之念生利令智昏違蹇叔之諫以至暴骨於殽兵禍連結則秦穆之不仁大矣厥後而復有拜賜之師有濟河之役是其素服郊迎

鄕師而哭亦只悔不用蹇叔之言耳未嘗悔見利忘義之非也安在其能悔過然以玩此篇之言按之當日之事則有相合者有不盡相合者其言古之謀人言詢茲黃髮是指蹇叔而言也言今之謀人言截截諞言是指杞子而言也此其相合者也顧此言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矣而彭衙之師繼出必聘其一忿而後已則徇已責人如故也此言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矣而不替孟明則仡仡勇夫亦未嘗不欲也此其不盡合者也書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是此誓作於素服

郊迎之日也（蔡傳因之）故建安胡氏之言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於勸善其辭恕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汶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按敗崤之役春秋書秦伐晉又明年彭衙之役春秋書秦伐晉又明年晉人伐秦故胡氏言人晉君而狄視秦狄之者謂以國舉而不書人書爵也然愚謂此或赴有詳略或偶脫一字耳未必狄秦也又胡氏云春秋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此皆深求聖人之意於一字之間而未可通之論也）謙齋李氏曰徒悔不改此穆公所以僅爲穆公也然作誓之文不見於左傳而史記則載此於封崤尸之後意者前此忿於崤敗則雖悔而此心未靖必求一逞然後其忿始平是以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敢出乃自茅津濟封崤

尸而還此雖其不知自反抑亦人情之常也及夫崤尸之封乃親覩暴骨之慘而惻然動念乃深悔前此始禍之非而作此誓是則事理宜然書序固非可盡據耳仁山金氏曰秦晉交兵之故本末具見左氏左傳不言作誓之事而史記載誓辭於封崤尸之後穆公自是師不復東矣此篇老成懲艾之言極爲眞切蓋髣髴乎王者之意家焉但所欠剛明之力而尙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爲者尙小此其所以爲穆公歟愚謂論秦誓者此爲得之（王方麓亦以爲宜從史記）故其首述古語亦自悔其苟安以徇己而責人也（并彭衙王官之役皆在所悔矣）心憂一節則自冀其後此之能改也（此後師不復東）惟古之謀人節正深悔前此之違蹇叔以始禍也番番良士節欲自今以往惟信任老成而不復用兵勿復爲前此之聽諞言以貪利而動也（此則并以見連兵數載之非其本心且用孟明之亦非所欲也蓋以此深慰其民士之勞而前此悠緩之病亦可見矣）昧昧我思之以下則冀得老成大公之臣而用之庶永爲國家之利蓋此時蹇百里奚或皆已死又前此之薦百里奚者由於公孫枝禽息而薦蹇叔者又由於百里奚然則休休有容之思殆不惟在蹇叔百里奚而且深有望於如禽息子桑輩歟念菴羅氏曰秦

誓一篇有可爲後世法者一孔子所以列之四代之書之終悔過遷善知所以脩身矣明於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愼斯道以往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又按此篇不見於左傳國語而孔子以載於尙書蓋秦史所自錄爲書而列國未之傳聞孔子以特表之也其辭句近於古奧亦四代之書之遺體而文氣與左傳國語大不相似與魯頌之確非風體則不可列於風同秦其得西周之遺乎以列於書其固然也若以謂孔子知秦之代周故錄其書於周書之後此則譏緯曲學之說必非所語於聖人之意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羣言之首指下節所引古語而言○自悔過耳而陳辭誓衆蓋有示人以不復用兵之意欲衆士共體此心以無怨譖也士三軍之士卽伐晉而封崤師之衆也他誓皆以用兵而此誓將以息兵亦誓之變體也而孔子有取焉矣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此所謂羣言之首也言人之情盡如是多溺於安逸承巷姚氏曰人情多自是故難於知過多自遂故難於改

過皆多盤之病也夫惟其多盤則易於責人而難於受人之責矣東萊呂氏曰曰俾曰艱非眞從事於自克者不能爲此言苟私意有毫末之未盡則聞規聽諫必有齟齬雖拂違之迹不見於外而隱之吾心蓋莫能掩也湔除滌治俾略無扞格沛如順流其爲力豈易乎哉愚按此數言盡庸人情事而爲百惡所從生蓋言之凜然矣是誠哉羣言之首而人人所當深念也穆公一悅燭之武之言而私與之盟亦既知秦之不能越國以鄙遠矣乃一聞杞子之問而貪鄭之念復生違蹇叔之言而不顧亦既喪師於崤矣猶憤忿不能自已以有彭衙之敗復致晉人之師至於濟河焚舟則爲忿己甚是皆多盤之病溺人欲而不能自克以天理是以只知責人故也及夫憤忿已平而後反己自思乃覺前此所行皆爲狂悖已甚於是惻然動念知受人責之難矣此所謂困於心橫於慮而後作者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敗崤之後非不自知已過而多盤憚改於今三年及此翻然覺悟歎已往之難追奄忽以至今日則若恐無復有來日者深慚其悔之已晚而懼其改之不及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此正自言其往昔多盤之過爲今日所深悔而莫追者也曰未就予忌非不知蹇叔之爲忠言然以其違己所欲而忌之也姑將以爲親非不知勞師襲遠之不可爲然以其或可徼倖於利而姑爲信之也此皆多盤之爲禍也然忠言雖若可忌就己者雖若可親而事必謀問於老成然後可以無過是安可以其不就己而忌之歟何嚮者之莫知覺邪黃髮卽古之謀人以對新進之人而謂之古耳非必古人也猷詢黃髮則罔愆據理而言以寓悔之之意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
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此庶幾其自今以往之能改也番番髮白貌番古與皤同旅
力猶筋力也旅與膂同背也筋力屬於背故曰旅力古注以旅訓衆非是言此番番
之良士雖其旅力既愆我庶幾自今得而有之乎蓋聽
從其言受責如流而後可謂之有之若以爲未就予忌
則是雖有其人而不能有也此仡仡之勇夫雖其射御
不違我庶幾自今不復欲之乎蓋勇夫之才嚮未嘗不
資其用而要非予心之所欲今則庶幾不復用此以明
我不欲之初心也君子穆公自謂易辭如背戍鄭之盟

而爲潛師以襲之之舉之類是也舊說多謂强辭奪理
能使正人變易其辭說不如直指往事之爲確用勇夫且非所欲況截截然善爲諞言使
我惑於聽而變渝其初信者我豈暇多有之乎蓋爲利
欲所啖而姑以爲親則諞言所在多有能不爲利欲所
啖而不之聽則諞言亦自不敢得而進矣然曰尙者亦
未敢自必之辭東萊呂氏曰尊老貴德之心欲保養之
而不復替也喜功生事之習欲防閑之而不復萌也儉
邪纔佞之徒欲絕其本根而不復殖也所尙從事者方
自此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
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承上文我尙有之而言此蓋沈潛以思之而知良士之
有益於國家者如此亦冀望於將來之辭也如有者擬
議其人之辭一介臣言不必其衆也王方麓曰獨立無
泥斷斷而無他技擬其形外之貌也休休其如有容狀
其無私之心也惟其誠一篤實是以休美而大公故不
必自有他技而人之才德皆其才德其如有容謂其中
之宏量有似於無不可容者皆極爲形容之辭也視人
之技如己之技則凡有技者無不登用矣心之好善其

稱美似不足以盡之則凡有德者無不顯揚矣是非貌
爲容而心實能容此所謂斷斷所謂休休也得臣如此
不主爲子孫黎民之利哉子孫黎民平說或以保我子
孫絕句以黎民亦職有利另句者非是按此之所思則德器似不止如蹇叔鞫然實由深
悔不用老成因沈思而見及於此所謂庶幾有之者此
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
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人之有才足以形己之不才是以忌疾而深惡之忌疾存諸心惡加
之於人人之美德有以彰己之不德是以必違拂之以

使之不得自通於上蓋其心惟知有己故不能容一人惟知有身家故不知有君國朝廷有一人如此必使滿朝無一正人而子孫黎民皆受其害矣此亦由沈思中而見及之然此等人又不止截截諞言俾君子易辭而已不必板板求分應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杌隉猶巉巇動搖之意也易困卦上六爻曰困于葛藟于巉巇橫補張氏曰杌如木之動搖隉如阜之圮壞此太泥榮尊顯懷安甯也由後一介臣則不能保子孫黎民而邦杌隉矣由前一介臣則能保我子孫黎民而邦榮懷矣邦之慶自一人致之也此總收上兩

節以見用人所繫之重所以終我尙有之之意此節總收上兩節蔡傳與二孔說同惟薛士龍黃叔憲呂東萊皆以一人指人君言意以見穆公之責己也然此篇雖曰悔過卻少自責之實若以此一人指人君言則於上文語氣不接此篇本悔已過而以此誓告羣臣者則欲羣臣之其爲大公而無爲媚嫉以副己悔過圖治之心也

周世系圖考 考周世系年數比夏商爲稍詳及自春秋而後則年歲甲子皆可考矣

武王 十三年伐紂 十九年崩 — 成王 三十三年 — 康王 二十六年 — 昭王 四十年 — 穆王 五十五年 — 共王 十二年 — 懿王 二十五年 — 孝王 十五年 — 夷王 十六年 — 厲王 三十七年 奔彘周召 共和十四年厲王其五十一年 — 宣王 四十六年 — 幽王 十一年 西周亡 — 平王 東遷於洛其四十九年 春秋始五十一年崩 — 桓王 二十三年 — 莊王 十五年 — 釐王 五年 — 惠王 二十四年 — 襄王 二十四年

周文王 — 頃王 六年 — 匡王 六年 — 定王 二十年 — 簡王 十四年 — 靈王 二十七年 — 景王 二十五年 崩王室亂 — 悼王 半年卽敬王 — 敬王 其三十九年春秋 終四十三年崩 — 元王 八年 — 貞定王 二十八年 — 考王 十五年 — 威烈王 其二十三年命晉韓魏趙爲諸侯 四十四年崩 — 安王 二十六年 — 烈王 七年 — 顯王 四十八年 — 愼靚王 六年 — 赧王 五十九年以諸侯伐秦 不克遷厭地於秦周亡 — 東周君 後赧王八年 而滅於秦

自幽王以上爲西周自平王以下爲東周自平王四十九年至敬王三十九年爲春秋其中間元貞定考三王事多難考自威烈王以後爲戰國矣書終秦誓在襄王之世詩終陳靈在定王之世

書經詮義卷之十二終

尚書補疏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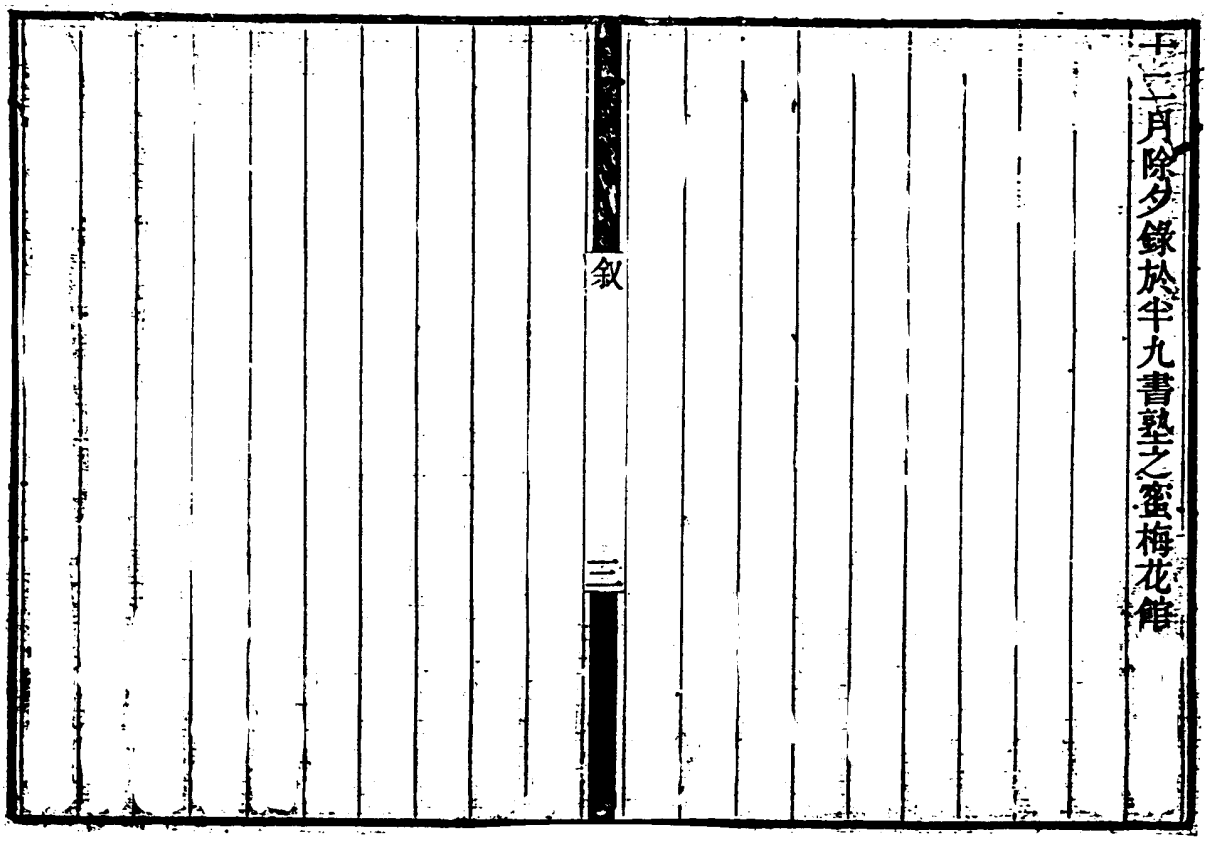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東晉晚出尚書孔傳至今日稍能讀書者皆知其僞雖然其增多之二十五篇僞也其堯典以下至秦誓二十八篇固不僞也則試置其僞作之二十五篇而專論其不僞之二十八篇且置其爲假托之孔安國而論其爲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甯等先後同時晏預璞甯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故王西莊光緐作後案力屏其僞而於馬鄭王注外列孔傳江艮庭處士作集注音疏搜錄漢人舊說而於傳說亦多取之孫淵如觀察屏孔傳而掇輯馬

鄭然經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諸孔傳之經文且傳之作也不自顯其姓名而托諸孔氏何爲也哉余嘗綜其傳而平心論之曰若稽古皐陶傳皆以順放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皐陶若亦以皐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頌若以帝堯之稽古爲同天以皐陶之稽古爲順放古道則文同義異岐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即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之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舜歷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傳則以爲禹之言曰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令因而即眞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証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父師少師父師答之不云少師鄭以爲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傳雖亦以少師指

比干而於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五也金縢我之不辟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訓辟爲法居東即東征罪人即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啓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尚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誥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爲此傳者蓋見當時曹馬所爲爲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東晳等之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曰若稽古帝堯傳若順稽攷也能順攷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循按謂堯同天則非謂堯考古亦未善伏容曼注周易蠱卦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見李鼎祚周易集解蠱通古古卽故也帝堯二字當不連上四字曰若稽古乃史臣之言於堯殂落後書其故事故云稽古乃自今述古之稱若書當時之事則不加此四字也

黎民於變時雍傳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

循按傳以皆字釋於字正義解作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非傳義也廣雅釋言諸於也又釋詁諸衆也傳以諸義同皆故以皆字釋之其實爾雅訓於爲代代猶更也於變卽代變代變卽更變耳

其工方鳩僝功傳鳩聚僝見也歎其工能方方聚見其功

循按傳中兩見字疑皆是具字之譌正義言僝然見之狀非是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傳靜謀滔漫也言其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

循按正義中夾以議論如此經放齊驩兜等辨其才實中品未爲大惡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庶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然則孔子手訂百篇乃首登此史臣不實之辭乎蓋聖人治天下之道至堯舜而一變羲農以前人苦於不知故羲農盡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時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既久靈智日開凡仁義道德忠孝友悌人非不能知而巧僞由以生奸詐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於治羲農以後之天下而堯典首指兩端一則靜言庸違一則方命圮族夫謀而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實則庸違滔天圮族績用弗成固羲農以來所未有亦堯舜以前之人所未知於是指一丹朱曰囂訟指一共工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指一鯀曰方命圮族所以告天下後世凡囂訟者不可順天時而成民功也凡靜言者當察其庸違象恭者當察其滔天不可以聚諸職而其功事也方命圮族似正人君子而不學無術試之終績用弗成也聖人重事功彼囂訟者徒以言爭而事不成靜言象恭者徒炫惑人之耳目而事不

成卽方正自命矯異於人者亦徒驚愚而竦衆而事亦不成故史書書之孔子手訂百篇而首冠之爲萬世用人之法孔穎達識疏論鄙淺之乎測聖人矣

蕩蕩懷山襄陵僞襄上也

循按釋言以襄爲駕駕猶加也上猶尚也尚與加同義尚於陵卽加於陵加於陵卽駕於陵也

方命圮族僞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敗善類

循按正義云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此讀傳中名字爲句則經文命圮族

二字連貫矣然傳以名訓命命字連名字經文自方命二字一頓盖鯀以方自命而毀敗同類之人其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卽孔子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鯀以方正自命不能旁通絜矩自用侮物與其工又自不同故共工但一驩兜比之而鯀則朝臣共以爲善四岳且特請試之則當時固多以正人君子許之而不知聖人之用在善與人同舍己從人鯀之方命圮族正與虞舜相反後人自命君子與同類相傾軋卽鯀之流也鄭康成解方爲放謂放棄教命若果不遵教命志在姦回四岳何得特稱之堯又何必試之經但云圮族不必是毀害善類亦不必有姦回之志卽此自命爲方直而不與人同自專自用卽足以誤事功而禍天下爲聖人誅殛所必及楚辭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曰鯀倖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女嬃以鯀之婞直儗屈原正以其孤立不與人同耳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僞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

循按江氏聲古文尚書集注音疏云烝烝孝也惠松厓先生曰楊孟文石門頌曰烝烝艾是本諸尚書則

古尚書作艾也艾養格至也言舜能和於弟孝於親厚以奉養使不至於姦惡僞孔本艾作乂訓爲治正義云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盖孔穎達必見漢注有訓艾爲養者故爲此言由此知艾當訓養此說是也克諧以孝則舜之和其兄弟以怡父母於此句見之然徒以和孝之虛情焉能變化其頑鬬之本質故必厚以養之姦私也瞽瞍盖亦市井之人營營於耳目口體之欲故違於德義耳既厚以養之則已得所欲而滿所願豈尚與人爭利乎所以不至於私聖人變通神化之用必從實處行之今之孝者能養而

不能敬固不可以爲至孝舍厚養而但言克諧吾未見其即諧也菽水承懽可以事賢父未可以例鬻瞍也

釐降二女于嬀汭傳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

循按傳訓釐爲理又以理爲義理即史記謂內行彌謹也序帝釐下土方傳云言舜理四方諸侯

底厥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循按閻氏百詩云今之堯典舜典原只名堯典一篇別有逸書舜典魏晉間始析爲二然愼徽五典直接

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與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惠氏定宇云伏生尚書無舜典自粵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書只如此故司馬遷僞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皆以愼徽五典以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愼徽五典以下別爲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於藏拙也不顧與孟子相刺謬乎王氏西莊本此於孟子外備引王莽傳光武時張純奏章帝時陳寵言晉武帝初幽州

秀才張髦上疏以及儀禮疏公羊疏凡引今舜典文皆稱堯典於是學者著書皆以舜典爲己亡而合曰若稽古以下陟方以上爲堯典惟毛氏大可作舜典補亡謂愼徽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尚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春秋戰國問諸書引經凡稱堯典祇在愼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在月正元日後則並無一語稱堯典者則此眞舜典矣史記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引掇皆不用原文第襲其大略然踪跡可見今較史記二帝紀則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即是堯典自

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即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尚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即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雖然以序核之序也者馬氏鄭氏皆以爲孔子所作而皆爲之注其序堯典云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鄭氏注則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又云舜之美事在于堯時居然堯典之界止於舜攝不闌入舜即眞以後毛氏之言信矣而序舜典則本諸側微即側陋有鰥云云也歷試諸難即愼徽五典云云也鄭氏以入麓伐木注之入麓正指納于大

麓則不特序以愼徽等爲歷試諸難卽鄭康成亦儼然以納于大麓爲舜典則分愼徽以下爲舜典者正不得專屬之僞孔如伏生合康王之誥於顧命其爲一篇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亦利刃不能截之使斷者也卽鄭氏分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而其後王釋冕云云自與上麻冕蕑裳相貫康王報誥卽向太保芮伯等而言則高祖寡命亦烏得畫然而止而顧命與康王之誥兩序昭分序康王之誥云成王崩康王旣尸天子其原本於顧命猶舜典序原本於側陋有鰥也以此例之竊謂舜典之於堯典猶

·康王之誥之於顧命也舜典未嘗亡月正元日以前亦無庸補也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史臣敘堯之首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史臣借衆言卽爲敘舜之首瞽子嫚沈其家世里居亦若矣堯降以下四罪以前敘舜事而堯仍在上則不得專爲舜典放勳殂落以後專敘舜事亦不得仍爲堯典堯典以曰若稽古帝堯爲首以殂落爲終舜典以有鰥在下曰虞舜爲首以陟方爲終首尾並具了然兩紀而中間互相敘發此文中神品馬遷每效之而遠莫能企經生何足知之堯舜承伏羲神農黃帝其通變神化首以欽明至時雍四十八字渾敘之乃命羲和以下詳述堯治秝明時之教迎日推筴雖自軒轅至堯創爲實測之法立表四方定中氣步分至綜歲實置閏月爲萬世授時者則其後則敘其求賢用人以互入舜事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十六字述舜家居孝友精微簡妙觀刑至烈風雷雨弗迷敘堯試舜卽敘舜之才德在璇機玉衡制帶以補堯治秝所未備類帝以下若班瑞若巡守若封山濬川若作刑皆前聖所未定舜攝代堯定之開三代制度之先旣·受禪命二十二人官無不備禮樂刑教無不章明其

·平水土一事歸功伯禹別詳禹貢凡舜所創制已無不具別無所爲舜典矣毛氏據史記以定堯典舜典是也乃史記以舜攝堯在二十八載之事屬之堯而以父頑母嚚及四岳薦舜二女嬪虞出而屬之舜於瓦敘之悟固已井然可見其塗廩穿井元愷四凶等則雜取孟子左傳諸書毛氏以爲舜典所有取以補亡失之矣竊謂大學引克明峻德稱爲帝典帝則兼堯舜言之蓋以一篇言則曰帝典以兩篇言則過密八音之前爲堯典月正元日以後爲舜典舜典固未嘗亡亦無容補也識者察之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

循按史記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傳說與之異自以孔傳爲僞遂多從史記說孔傳之僞余不爲左袒若以二說審之則傳說爲勝是時舜已在位試司徒爲上賓矣本鄭氏注入山林豈一人徒行何必不避風雷聖人迅雷風烈必變舜乃不畏天怒先聖後聖義何乖異且舜是時必有輿從假令衆人同已冒於風雨之中不情甚矣余見村叟釣叟

往往乘大雷雨時負蓬衣簑行坐隈野未嘗或懼舜而如是亦仍歷山雷澤時之故習耳漢書于定國傳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以詔條責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能毋過者其爲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爲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日夜思惟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顓焉此詔正用舜事舜納大錄則雷雨弗迷災咎不發今定國納大錄而陰陽不調是宜罷職去位漢帝作慰辭謂非顓定國一人之咎而歸咎於已乃因舜事而曲原之故曰不爲一端可見當時爲尚書說者同於傳說太史公每載異聞未可概也德合於天與孟子百神享之之義正同論衡吉驗篇云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螫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此史記之說也其正說篇引說尚書者云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以大麓爲大錄與詔同而以疾風大雨

爲衆多並吉之譬喻則殊陰陽不調之說宜仲任以爲僞伏生書大傳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弗迷鄭康成注云山足曰麓麓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使大錄之此雖以大麓爲野而鄭兼以大錄解之則謂爲壇攝位之日無烈風雷雨猶云會朝清明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傳

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扑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

贖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

循按廣雅云象效也法與效義同有所效法則謂之象易繫辭傳云象也者像此者也像似也有所效法則有所似續象刑者古所傳之五刑舜似續之者也對下三作字而言作者古所無自舜創始之也墨劓荆宮大辟之刑自古傳之舜不廢之故曰象流宥五刑亦自古傳之舜象之而不廢者也然宥之爲流其罪已不可赦舜思小懲而大戒之作鞭扑贖三刑懲之於罪未成之先使之知恥知改不致罪大惡極則五刑雖不廢而犯者寡矣必小懲之而不大戒至於

怙終而後以五刑施之舜不廢五刑而作鞭扑贖三刑以刑免天下之刑非通變神化何以有此故封山濬川之後即詳爲叙述說者不知象字作字之義造爲蒙巾當墨草纓當劓菲履當刖艾韠當宮之說已爲荀卿所斥聖人制作之神詎書生之見所能測哉

分北三苗

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

循按三國志注虞翻云尚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傳以分北即分別耳正義以分爲別以北爲背非傳義益稷傳云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分別二字正用此經分北北從兩人與南北之北不同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凡三篇

循按今大禹謨信爲僞撰矣而分皋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馬鄭王所據書序名棄稷非益稷然則大禹謨棄稷兩篇俱亡其曰若稽古皋陶至帝拜曰俞往欽哉第皆皋陶謨一篇而已但序文有可疑者云作大禹皋陶謨以序稱康誥酒誥梓材例則大禹下省一謨字乃先大禹次皋陶而上則先云皋陶矢厥謨次云禹成厥功且以矢謨專屬皋陶而大禹不言謨似此三篇者大禹二字名篇與棄稷同不名大

禹謨也又即皋陶謨一篇思之首紀皋陶之言所謂皋陶矢厥謨也帝曰來禹以下則禹自述其乘四載隨山刊木弼成五服曰各迪有功曰時乃功則禹成厥功似即指此篇謂此一篇爲大禹皋陶謨經文先皋陶次禹故序依之爲先後而書作於夏史故先大禹而後皋陶今所分益稷篇正大禹述成功之謨原是皋陶兩人之言則分兩篇乃實是一篇故不曰皋陶謨大禹謨而曰大禹皋陶謨觀序文互爲先後可見其意至棄稷自紀稷契之言閻氏百詩云揚子雲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

合皐陶之謂嘉不然如今之虞書五篇皐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曾無一話一言流傳於代子雲豈鑿空者耶當子雲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謨貼皐陶惜永嘉之亂亡失今遂不知作何語

亦行有九德傳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

循按堯典克明俊德鄭氏以俊德爲賢才兼人者兼人則不執一故下經言九經之目爲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然則徒寬而不栗徒彊而不義不可爲德洪範三

德高明柔克沉潛剛克鄭亦云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樂記云禮樂皆得謂之有德禮主敬樂主和皆得亦相兼而不執一矣德字始見堯典而其義莫明於此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得於身爲德故兼陰陽則德參禮樂九家易云陰陽交通謂之德素問氣厥論云善食而瘦入謂之食亦王冰注云食亦者食入移易而過不生肌膚也亦易也骨空論云易髓無空王冰注云易亦也列子黃帝篇二者亦言張湛注云亦當作易是古亦易通用亦行者易行也變易其行則寬而栗彊而義不執於一矣故

變易其行者有九德九而字卽變化移易之義所謂君子有三變變者易也行爲易行指而目之卽爲易言方指之爲寬爲柔爲愿又易而言其爲栗爲立爲恭方指之爲亂爲擾爲直又易而言其爲敬爲毅爲温方指之爲簡爲剛爲彊又易而言其爲廉爲塞爲義其行以變易而不執於一故易行有九德因而言之者以變易而不執於一故易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卽易言其人有德也上采字指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彊下采字指栗立恭敬毅温廉塞義采采者不一事卽不一行不一言鄭注謂上下相協乃成其

德是也亦本兩相須之意公羊昭十七年何休注義通於奕獨斷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相連卽相兼亦奕二字皆訓重采采不一采故重也乃傳以人性二字解亦字鄭亦云凡人之性有異未詳所謂

夙夜浚明有家傳浚須也

循按傳讀浚爲逡逡遁之逡逡遁不進是有待之義故訓須也

粉米黼黻絺繡傳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蒼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

循按說文黹部云黹箴縷所紩衣黼黻粉三字皆從

之系部云絲繡文如聚米也釋文粉米說文作粉絲徐本作絲然則粉絲黼黻皆繡文凡繡以葛爲質綴縷密紩五色相間故云絺繡伏生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此五色爲上衣之文其下裳用絺繡所爲粉米黼黻蓋裳下齊緣邊之飾今俗所云鑲邊掛線者正此遺制也其最下一幅用青黑相間繡作兩己相背形牽連爲折方今俗作亞字文其遺象也是爲黼又其上作小圓爲粟文者黻也作冰裂文者黼也觀商周彝鼎

其上文多有類此者可想見其象故虎雉之文同於彝尊卽以宗彝名之陳祥道禮書依此傳爲圖謂斧刃白而銎黑兩己相背蓋左青而右黑施之於裳殊不成體喪大記云君龍帷黼荒火三列畫三列注云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畫爲列於其中耳正義云緣荒邊爲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爲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畫三列者又畫爲兩己相背爲三行也按此云緣邊爲黼文是也可知裳亦緣邊爲黼文畫文也火三列者爲璪火之文三層也畫三列者爲亞字文三層也

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

循按正義以頟頟爲無休息之意傳蓋讀頟爲雒漢頟侯一作雒同洛廣雅云洛繹也洛繹猶駱驛成公綏嘯賦聲駱驛而響連文選注以駱驛爲不絕貌駱亦與雒通不絕卽無休息也鄭康成謂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己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此以頟頟二字連下罔水行舟以罔水爲無水故解爲陸地行舟鄭云水己治則以水由地中前此氾濫己

平亦是以罔水爲無水無水推行正與傳陸地之說同不然舟在水何用推行且使在江河溪澗之中則居舟而行何分水己治未治惟本陸地因鴻水氾濫人居舟中今水己落仍爲陸地而丹朱猶居舟中使人推行如此推鄭義雖不明言陸地行舟而其意可見也鄭雖以頟頟屬行舟而上亦連罔晝夜謂無晝夜頟頟罔水行舟其讀頟頟或亦如傳讀爲雒雒爲駱驛無休息也

導荷澤被荷澤在胡陵

循按說文荷澤在山陽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

許叔重亦以湖陵荷水爲荷澤水下導沇又東至于荷傳云荷澤之水（別洋禹貢班志鄭注釋）三百里蠻傳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

循按漢書地理志引禹貢此文師古曰蠻謂以文德蠻幕而覆之以幕解蠻以覆明幕師古以幕古通漫漫慢亦通馬氏訓蠻爲慢故顏氏變慢爲幕耳師古此注本諸孔傳而幕覆與蠻來之義終有未合玩傳用來字蓋讀蠻爲孿孿之義爲係爲引（孿亦訓引謂以文德引來之不以法制之不制以法法字對德字也鄭康成讀蠻爲緜詩以緜蠻爲雙聲緜蠻亦稱緜孿張

衡思元賦云毋緜孿以倖己兮文選注引舊注云緜孿係貌讀緜讀孿其義一也孿係而來即羈縻其人正義謂緝是繩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尚未得鄭孔之恉

尚書補疏卷上終

姪廷琮校字

序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傳念常道

循按說文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方言廣雅皆以代訓庸代亦更也孟子云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此序義與之合思庸謂思更改即悔過自怨自艾之謂

率顧衆悉傳顧和也

循按說文顧讀與籥同侖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又龢調也从龠禾聲讀與和同調和之和即取義於龠龠與籥同傳讀顧為籥故訓為和謂調和衆人之憂戚也正義謂顧即裕是寬意故為和未得傳讀鄭注禮云籥如笛三孔是籥即龠

不昏作勞傳昏強

循按鄭氏讀昏為暋訓為勉勉即強也正義謂與孔不同未是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傳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

循按正義解為和喻善言於百官是以吉訓善經云和吉言傳經不解說吉字而增入喻字直以喻字夾入和吉言之中非傳義也推究傳義蓋經文吉字傳本作告字說文廣雅皆云諭告也諭即喻傳以喻字解告言二字故云和喻百官禮記緇衣尹吉曰注云吉當為告春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注云故書吉或為告杜子春云書為告禮者非是當為吉禮然則吉告二字古多以傳寫互譌此吉言之吉孔傳本或作告或是孔傳讀吉為告也

汝無侮老成人傳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

循按唐石經作汝無老侮成人以老字加侮字上是以其老而侮之故傳云侮老之必其人已老乃侮老之則成人是老成人故傳以老成人解成人經用老字在侮上則成人之老可知古人屬文簡奧多若此今作汝無侮老成人失經文之妙傳義乃不明

無弱孤有幼傳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循按傳以易字解弱字左傳襄十七年華臣弱皇比之室杜注云弱侵易之

咸造勿褻在王庭傳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

循按周禮司門四方之賓客造焉儀禮造于西階下注皆訓造為至釋文引馬訓造為為則不可說矣傳慢字解褻字慢者緩也有緩慢不至者則不能咸至

矣余謂說文訓褻爲私服此勿褻之褻宜作私字解與上咸字爲對咸至欲衆民皆至於庭也下云勿褻在王庭五字連讀卽足上咸造之義皆在王庭則公不皆在王庭則私故云咸至勿私在王庭也

鮮以不浮于天時傳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

循按楚辭抽思云何回極之浮浮王逸章句云浮浮行貌廣雅云浮浮行也

敢恭生生傳敢奉用進進於善者

循按盤庚凡四言生生傳皆以進進解之意殊不豁

余謂易傳云生生之謂易孔子正取此生生二字爲易字訓釋易者改變之義可與此經互明此經生生指遷徙言謂變通也汝萬民乃不生生謂萬民不肯從遷是不知變通也往哉生生謂往遷新邑則能變通也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謂朕不任好貨而勇於奉此變通之道也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謂爾等亦無聚貨寶其以變通之道自更改也鄭康成注泉府國服爲息言稱貸者加息以償貸者得取息以爲利則財貨生生不窮亦謂交易變通則財貨不窮

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傳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

循按傳以天曷二字貫下大命不摯故於下句盛用何以二字以明之史記云大命胡不至亦增胡字以明之未可依史記謂孔傳本經有胡字說文褻至也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褻讀若摯無胡字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傳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今子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

循按釋文馬云害也刻音克馬云侵刻也正義以刻爲傷害之意蓋以馬氏侵刻爲傳解也然言其

賢而請立不可爲侵刻傷害之玩傳云病子不得立則當如堯舜其猶病諸之病刻之訓爲極爲急趙岐注孟子云病極也詩召旻箋云疾猶急也故刻之義與病同

循按釋文馬云刻害也侵刻也正義以刻爲傷害之意蓋以馬氏侵刻爲傳解也然言其以我久知子賢解舊字以言於帝乙欲立子解云字以病子不得立解刻子二字以宜爲殷後者子解王子二字不出我乃顚隮六字爲句然經止言我舊云刻子其他云云經文無之王充論衡本性篇引作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此說尤

爲不辭於經文殊費辭說而不能達余謂刻子卽箕子也易箕子之明夷劉向荀爽讀箕爲荄淮南子時則訓繫其高誘注云其讀荄備之荄古荄其音通說文荄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用起字明荄字以起荄聲相近也又俊奇俊非常也以奇連俊奇俊音近相叠也漢雅山無草木說文無草木爲屮釋文引三蒼字林皆無屮字此酒誥字荄唐本作期唐刻从荄與箕荄同箕卽其字之與箕史記律書箕者言萬物根棋棋卽其也毛詩傳棘急也與戒音義同棘之爲急猶刻之爲急急爲箕之人聲戒爲荄之去聲陸亦作賅該亦該備曲禮梁曰蕭其字又作箕同音姬語辭也以此推之父師既

云詔王子出迎則已勑微子去矣下云我舊云箕子王子不出我乃興隮此乃述其平素私自之言舊人也謂不特今日因王子問我我始言之且不獨言王子當去久已言箕子王子兩人皆當出若箕子王子不出則我殷乃興隮矣史記引微子不載此文而插叙箕子佯狂一段云或曰可以去矣正本此舊云箕子不去之說也父師少師則是二人所謂太師疵少師彊也傳以當箕子比干而刻子二字遂莫能達耳董仲舒賢良策云至于殷紂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卽指論語太師摯適齊一章而言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傳紂近郊三十里牧

循按毛詩魯頌正義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傳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　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傳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

循按傳以五是字指多罪逋逃之人尊字解崇字信用之解是信是使此注當在是信是使句下上用字解使字下用字解以字

鯀則殛死傳放鯀至死不赦

循按釋文殛本作極儀禮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士喪禮纁極二注云極放弦也極有放義孟子

又極之於其所往趙岐注云極者惡而困之也極又訓已詩鴇羽箋又訓窮檀弓注極猶窮也極鯀于羽山放之使居東海既永不復用又收管之不許他往所以困之窮之使之終死於是呂覽制樂篇注極終也故云至死不赦傳於殛字之義實能體會至精說文以殊死解之則殛爲斬首固非鄭志答趙商以爲至死不得返於朝是也而以殛死爲箕子釋武王之惡所假言亦非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傳民哉有道有所爲有所執守

循按哉字不可解正義云哉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

傳以戚言之乃上文斂時五福傳直云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教何得間隔三十餘言而以戚字訓者矧斂屬於君此戚屬民殊相差錯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戚字止是一或字傳寫誤作戚耳疏義強釋作斂戚之戚岳說是也

其作汝用咎傳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善

循按釋文其爲于僞反是讀爲相爲之爲作之義同於爲爲之義有二作之義亦有二爲是發爲之爲則作是動作之作爲是相爲之爲則作是作使之作韋昭魯語注云爲猶使也周禮司士注云作謂使之也

然則傳以爲字解作字其作汝用咎猶云其使汝用咎也正義讀爲平聲云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於爲汝下增入臣字非傳義亦非經義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傳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循按昭二十年傳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盡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仁卽愛也謂彼愛其父必來與此經仁字義同傳以順父解若考而以能字加順父之上然則孔傳經文作子仁能若考否則以子仁若考能爲句正義亦云既能順父能字在順父上仁故能若考多材多藝故能事鬼神以多材多藝與仁字對以若考與事鬼神對兩能字相應

王若曰傳周公稱成王命

循按鄭康成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王肅云稱成王命故稱王傳與王同正義引鄭規之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若是乎尚書正義每多正論王莽因翟義之討依大誥王若曰云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莽擬大誥以喻民必依天下人所共習之義然則西漢人說經固以王若曰爲周公

稱王踐天子之位後漢鄭康成延其說耳王肅之說遠勝於鄭頗西漢人不善說經遂啟王莽之逆後人抑王而右鄭不知其悖戾不特禍於經耳僞孔傳固有勝於眞鄭注者此類是也

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傳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

循按傳以汝字解爾字以盡字解既字以聽訟之理解道字適字未有明解正義以適爲當云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經文適在爾字上正義汝在當字上汝當盡斷獄之道以極其罪則是爲督責之辭

非經義亦非傳義適訓當亦訓如宜解爲如得其情之如謂有大罪非終乃惟災眚如爾盡聽訟之道以窮極其罪之大然是人既非終乃惟眚災矣則不可殺傳以聽訟之理解道字則斯時所以勅康叔者勅其大罪之中知其非終非勅其窮極其罪也玩下云亦不可殺亦字從適字轉出傳雖未明破適字而適字之義自見

矧曰其敢崇飲傳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

循按廣雅崇宗並爲聚隱公六年左傳戎夷蠻崇之

杜注蘊積也崇聚也

誕惟民怨庶羣自酒傳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咎紂衆羣臣用酒沈荒

循按正義云用者解經之自是自酒卽用酒正義申傳是也然經文庶羣自飲承上民怨則自字不必他解蓋謂民則怨矣而紂之羣臣自沈于酒而不顧民之蘊也

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傳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人者當寬宥之

循按戕敗人不可以宥惟過誤戕敗人乃可以宥傳於戕敗人上增加過誤二字者貫上君事知之也傳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爲字讀去聲謂因君之事而戕敗人非由有挾故行殘害所以爲過誤可寬恕也傳讀君事戕敗人五字一氣正義未得傳義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傳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

循按傳以敬養解敬字以寡弱解寡字以存恤解屬字以妾婦解婦字其意甚明釋名釋親屬云屬續也恩相連續也恩相連續卽存卹之意釋文音屬爲蜀妾之事妻也正義云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

於人故名屬婦此以傳之妾字解屬字非是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

循按廣雅效驗也傳以實字明效字謂驗實其所施也

天迪格保傳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

循按格之訓至固矣而格至均有變更之義故論語有恥且格謂民變化於善也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謂變化君心之非也易至哉坤元至卽謂能變通舍此以至彼格保者謂天改變其保夏而爲保

殷也

不其延傳言桀不謀長久

循按爾雅釋詁基謀也孔子閒居引周頌夙夜基命宥密作夙夜其命宥密注云詩讀其爲基基謀也此傳以長久解延字以不謀解不其蓋讀其爲基正與孔子閒居同正義未能疏通證明漫衍云有夏桀不其長久日本足利學據疏反改傳爲不其長久而以爲唐以前古本不亦枉乎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傳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

循按正義云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又云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爲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爲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以傳衡之未能通達傳訓淫爲過見大禹謨傳蓋讀淫字爲句勿用小民過訓勿用小民至於太過也用非彝冒上勿字勿用小民淫爲重民勿用非彝爲秉常也

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傳公斷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

循按傳訓已一字爲句訓歎辭也已矣二字起下正義以傳讀予往已爲句非是公定予往一句予字既屬上定字又屬下往字故傳言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也從公言卽從公之安定也

在十有二月傳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

循按爾雅釋詁在卒同訓終釋名終盡也傳用釋詁訓在爲終故云盡也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傳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傳言紂大過其過無顧于天無能明人爲敬

循按爾雅釋言逸過也盤庚作乃逸傳云逸過也立政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傳云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

傳於大淫泆讀泆爲逸於誕淫厥泆解泆爲過互辭也讀泆爲逸卽是解爲過解泆爲過卽是讀爲逸釋文泆音逸又作佚注同馬本作肩云過也肩从月同佚馬之訓過與傳同也

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傳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

循按傳以遠字解遐字以惡俗解逖字蓋以逖字與下宗字對逖指殷宗指周謂移爾於洛邑遠於殷而近於周也由遠而近遠於周則俗惡近於周則道順惡俗二字從下多遜立義不遜故俗惡遠其遠於周

之惡俗而比其近於周之多遜是自遠而移於近正義謂移徙於遠令汝遠於惡俗又云令去本鄉遠使汝遠於惡俗是以遷爲徙於遠以迷爲遠於惡俗未得傳意

予惟四方罔攸賓傳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

循按釋文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却也釋文以傳讀如字爲賓客之賓也馬訓爲却則讀賓爲擯其音爲殯漢書中山靖王勝對云使夫宗室擯却師古注云擯却謂斥退也擯音必刃反傳云賓外正與擯却義同謂擯而外之也正義未明

王曰又曰

循按正義云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按正義蓋謂王曰又曰即王言又言王曰指以上所言又曰謂以下所言也推多方篇末亦有王曰云云又曰云云則王曰不指以上所已言竊謂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八字王兩次重疊言之有異辭則多方云王曰我不惟多誥云云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云云此無異辭則不必疊書之而但以王曰又曰標明之如疊書之則宜云王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古史簡而有法但以王曰又曰標之自明其爲疊言矣如石鼓文凡疊字則用二字於本字下不疊書君子員獵員獵員游則於員字下用二於獵字下用二自知其疊員獵二字無容複書也

乃諺傳乃叛諺不恭

循按正義引論語由也諺論語今作喭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畔喭即叛諺也邢昺疏引王弼云剛猛也大雅皇矣篇無然畔援箋云畔援跋扈也韓詩云武強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畔換文選魏都賦雲撤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換援喭聲近相通

屑有辭傳惡事盡有辭說

循按多士大淫泆有辭馬注泆作屑此屑有辭猶云淫泆有辭也泆同逸彼傳解作過而以惡辭明之謂過即惡也此以惡事解屑字正是以屑爲泆以泆爲逸而逸爲過惡也說文訓惡爲過下文爾乃屑播天命傳云汝乃盡播棄天命以盡解屑與此盡有辭說同屑何以爲盡盡亦過也凡事太過則窮盡傳既云惡事又云盡兼二義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傳惟我周王善奉於衆

循按疊之訓爲神亦爲善則善之義爲靈爲神易傳

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卽此所謂
靈承于旅也不執於一隨時爲變通爲靈乃爲善書
於善多稱靈靈則能變化故惟人性能轉移則爲性
善性善卽性靈也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善
則變通神化民無能名武定天下末受命故未能盡
善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而亦盡乎善矣
自一話一言傳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
無擇言如此
循按盤庚乃話民之弗率誕告傳云話善言然則話
卽言之善者此以一善解一話蓋下已有一言則話

專取善義盤庚單云話不云言則話爲善言大雅抑
詩愼爾出話毛傳云話善言也亦以詩云話不云言
也左氏文公六年傳著之話言注云話善也爲作善
言遺戒十八年傳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
言注云話善也單以善解話亦以經云話兼云言也
抑詩又云告之話言毛傳云話言古之善言也襄公
十八年傳引此詩注云話善也話言卽舉若話爲善
言是話言爲善言言不辭甚矣傳解盤庚話字爲善
言猶毛公解出話之話爲善言也傳解立政一話一
言之話爲善猶毛公解話言爲善言是以善字解話

字也
在後之侗傳在文王後之侗稚
循按論語侗而不愿孔曰侗未成器之人蓋爲僮字
之假借釋文引馬作詷云共也在後之共於義爲不
達說文詷共也周書曰在夏后之詷經文乃成王自
稱之辭不得雜出夏后竊謂夏卽後字之譌后則淡
文耳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傳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循按廣雅貢獻也獻同於進故以進字解貢字冒字
不解而直云冒者康誥我西土惟時怙冒傳云我西

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冒
之義爲蒙覆冒被猶覆被也冒進猶蒙進也謂蒙昧
而進也無敢昏逾傳解作昏亂逾越卽是冒貢于非
幾傳以成王旣無敢冒貢于非幾又欲保元子無敢
昏越也王光祿後案謂傳以冒有進義而貢字無解
於義不足未得傳義
鴟義姦宄傳爲鴟鴞之義
循按鄭氏注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
與傳義同高郵王氏引之讀義爲俄解爲傾邪反側
是矣見經義述聞鴟字馬氏訓輕竊謂鴟卽多方叨懫之

愼說文引周書作叨墐讀若墊忿戾也鴟从氏說文氐至也鴟之爲墐猶氐之爲至墐讀若墊墊卽鷙鴟鴞之鳥鷙戾所以名鴟鴟卽鷙矣墊之爲擊猶輊之爲摯小雅毛傳摯卽鞮說文鞮抵也廣雅周至也鞮低也鄭氏士喪禮注輖墊也輖卽輊字輊卽鞮字鞮之爲低卽鷙之爲鴟矣鴟取鷙而名鴟亦鴟取鷙而名鵰周氏同訓爲至則鵰鷙亦鴟鷙也馬訓鴟爲輕輕蓋輊字之譌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傳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

循按傳以詳字解清字說文詳審議也精擇也擇與審義相近傳通清爲精也下其審克之傳云其當清察又明清于單辭傳云當清審於單辭清審詳三字互見清問卽審問也民患二字民字解下民患字解鰥寡蓋傳以皇帝清問下民鰥寡爲句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傳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

循按傳於私家上用成字疑傳之經文或字作成

善敘乃甲胄傳善簡汝甲鎧胄兜鍪

循按說文敘擇也擇義與簡同六帖引此經小字注云敘古料字又音僚說文料量也从斗米在其中讀若遼釋文敘了凋反與料音近蓋料本量米之名敘爲簡擇之字二字可通後但用料不知有敘耳史記以陳爾甲胄釋敘字夏小正十月一月陳筋革省甲兵也省甲兵正是簡料之義太史公用陳字明敘之爲料也六帖引書多不著名未知所出而敘之爲料賴之以明度尚碑敕敵制勝敕卽料亦敘也

我皇多有之傳我前多有之

循按傳以前字解皇字正義增成之云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非也詩信南山箋云皇之言往也少儀注亦云皇讀如歸往之往傳讀皇爲往謂我往時多有之卽前多有之也

禹貢鄭註釋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道光戊子年鐫

禹貢鄭註釋

半九書塾藏

禹貢鄭注釋序

嘉慶壬戌夏五月自都中歸阮撫軍以書來招之往浙詢以古三江之說時撫軍謂浙江考宗班固地理志而以鄭康成之說爲非循曰鄭氏未嘗非也鄭氏三江之注合於班氏今人所輯之鄭注叛自初學記者非鄭注也因詳爲言之撫軍以爲然蓋近之學者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鄭之欲聞乃鄭氏之書見存者不耐討索而散而求之殘缺廢棄之餘於是不辨其是非眞僞務以一句之獲一字之掇爲工及其以贋爲眞又不復考其矛盾齟齬之故甚而拘守僞文轉强眞文以謬與之合

前足以適履鍛頭以便冠而鄭氏之本義汨沒於尊鄭之人使鄭氏受不白之枉伊誰之咎耶班氏地理志敘云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蓋其所采博所擇精漢世地理之書莫此爲善故鄭氏注經一本於是或明標所自或陰用其說間有不合者亦必別據地說等書明言其所以易之義注雖殘缺尚可考而知也是冬十月從浙歸來寒牕無事與子弟門人論說及之以嘉定王光祿陽湖孫觀察所集之本爲質考而核之編次成卷尊明班氏鄭氏之學於班曰志於鄭曰注而以水經禹貢山水地澤

所在一篇條列而辨之於末其餘枝葉繁多今無取焉

十二月臘日江都焦循敘於半九書塾之因柳閣

跋

右吾友焦君里堂禹貢鄭注釋二卷作書之旨備在篇端夫考覈之學地理爲難地理之書禹貢爲難禹貢之說期合于鄭注尤難匪惟著述之難抑亦檢閱之難此書麤視之不過抄撮舊文蒐羅殘簡然而羣原流區眞贋精批導愼斡旋若閱者眞神不充則作者內心全隱萊讀此蓋竭三月之功乃稍稍得其紛緒彌歎作之之不苟也緣讀之難而爲之記嘉慶十一年新夏歙汪萊跋

禹貢鄭注釋卷上

江都焦循學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注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正義○凡見尚書正義者單稱正義

循按王本孫本又引周禮大司馬疏今考大司樂疏云禹貢云敷土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是敷土之事也此賈疏敷土二字引禹貢其敷布也云云則賈氏自言以釋鄭氏周禮注禹治水敷土之文非鄭氏尚書注也二本並誤

冀州既載

注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正義○公羊莊公十年傳疏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正義兩河間曰冀州史記集解○公羊莊公十年傳疏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十年傳疏

循按經典釋文云載如字載載於書也馬同鄭韋昭云載事也馬同者同於孔也鄭與韋昭同以載訓事鄭下當連名傳寫失耳

壺口治梁及岐

志河東郡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左馮翊夏陽

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

注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史記集解○岐山句又見詩周南召南譜正義多西北二字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正義

循按大雅緜正義引鄭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此明標書傳注則伏生尚書大傳之注也王本誤爲書注史記索隱所載與集解同蓋後人誤以集解寫入索隱也

又按志凡明標禹貢即當時立學官之今文尚書也曰古文以別於今文也鄭氏明標地理志而復申言之以爲治水自下起以襄水害易蓋以經屬冀州而扶風馮翊則在雍州恐後人疑惑別起異端故疏說其義而梁岐爲雍州之山可決矣呂氏春秋古樂篇云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高誘注云決壅塞故鑿龍門也降大也漻流也愛類篇云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邱

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注云昔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積其深乃出於孟門山之上大溢逆流無有涯畔也淮南修務訓亦言禹鑿龍門闢伊闕哀帝時賈讓上治河策申言之云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鑿之云者卽治之謂也禹貢言山水獨此稱治非鑿而通之曷以云此周髀算經商高對周公言積矩之法謂禹之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趙爽注云禹治鴻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除滔天之災釋昏墊之厄

使東注於海而無浸逆乃句股之所由生也惟禹明於數理以知地勢故導水必先以導山自岍而岐而荊山以逾於河復連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至碣石入海山脈自西而東而北必導水行於山外非由龍門不可是地旣陰水不暢流遂橫入冀都此橫流逆行懷山襄陵所由來也高誘注淮南云龍門本有水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舍此而河不能以入海故鑿之龍門鑿而水南下冀都之鴻水乃平志言龍門與梁山同在夏陽則鑿龍門卽治梁山也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注云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阨兼孟門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其中水流交衝迄於下口又南出龍門口注云大禹導河積石疎決梁山謂斯處也卽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迹遺功尙存依此禹於夏陽鑿龍門於北屈鑿孟門鑿孟門卽治壺口也壺口梁山旣治而河水南下矣河無定者也積石至龍門阻而橫流一旦鑿

而通之旣出龍門非南溢必且四潰乃治岐使渭水挾關中諸水之力從西來逼之東行於太華雷首之間故治壺口不治梁水仍擁積而不行治梁而不治岐水之南決無由趨而東也壺口梁岐之治三者間不容髮故曰壺口治梁及岐禹之用渭猶今之用淮也河水湍急非有他水持之未可言治治梁及岐卽所以平冀州之水又何疑於雍州之山哉

旣修太原至于岳陽

志太原郡秦置在晉陽屬并州 河東郡旋霍太山在

東冀州山

注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冘東名霍太山詩唐風譜正義○周禮職方氏疏循按志不言禹貢言冀州山謂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也鄭氏注職方云霍山在冘亦本志也冘縣順帝改爲永安縣故曰故縣

又按胡朏明謂華陰之太華山鄠縣之灃水上雒之熊耳蒲反之雷首冘縣之霍太山長子之濁漳水屯留之絳水墜王之太行山華容西陵編縣之雲夢澤鉅野之大野澤鄴縣之故大河博縣之岱

山益縣之沂水萊蕪之淄水毗陵之北江水充縣之澧水河關西南羌中之積石山及河水刪丹之弱水直路之沮水下縣之泗水成平之徒駭東光之胡蘇高縣之高津皆禹貢之山水而獨不繫之禹貢義例參差貽惑後人朏明此說非也班氏於高津引平當言於弱水引桑欽言可知其凡稱禹貢稱古文者皆信而可徵其不可遽定者則闕之

上雒熊耳蒙上禹貢雒水言絳水於信都入海稱禹貢絳水互見者也霍山漳水雲夢大野沂水沛水北江水泗水皆主職方言之而禹貢則從其略岱華大行河水之類則又不必言者也其灃沮泗漳等水或以當時所行或以舊聞所未有班志志漢一代之郡縣禹貢原不必盡載以此爲貽惑後人班氏不受也東至于澭志引禹貢本作醴鄭氏訓以地名非水名也亦以規之不啻以牛矢而當狐父之戈也

又按班志自言考迹詩書綴禹貢周官春秋今考志言禹貢外舉職方最多乃揚州之五湖荆州之沮滄豫州之波溠青州之望諸兗州之廬冀州之楊紂皆不詳以疑之當闕也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

潞青州之沂兗州之岱豫州之滎幽兗之河沇亦不詳則不必詳者也於三江則分指南江北江中江於江漢則指沮水九爲精密益宜詳則詳之可略則略之也鄭氏注職方讀波爲播以卽滎播之播溠引春秋傳除道梁溠之溠而疑其宜在荆州青州之望諸以爲明都在雎陽廬維讀作雷雍嘔夾疑卽平舒之祁夷益經生說經可用六書假借諧聲以通其說班氏著史必依文考信故班氏有不詳而鄭氏詳之也若夫漳水班言在沾鄭言在長子一以清漳言一以濁漳言異而同也時水班

言在博昌鄭言出般陽于欽齊乘言時水之原南近淄水北至般陽新城縣東南又北至博興南博興即漢博昌縣地般陽路即漢般陽縣地新城在北八十里然則時水所經實兼般陽博昌亦異而同者也惟嘔夷鄭言祁夷班言涫維水鄭言即濰班言是維爲大異乃鄭第擬度之詞班采舊聞必有所受說文涫水即溫夷水并州川也濰徐州寖夏書曰濰淄其道與班志同鄭注職方不及注禹貢之精而貫疏尤爲疏略附論於此

禹貢鄭注釋卷上　七

河內郡懷　上黨郡沾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長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

注懷縣屬河內史記集解衡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詩邶鄘衛譜正義○周禮職方疏行千六百八十里周禮職方疏

循按職方疏引云覃懷縣名屬河內乃河內有懷無覃懷史記集解所引是也職方疏蓋統而撮之故自太原以下冒之曰地理志詩正義有地理志云四字是也

又按鄭注引地理志往往舉東漢郡邑之名以易之此古人引書之法取當時之名明志之地即今之某地也王本謂鄭所引地理志非班志乃伏无忌黃昂所作非也班志信都國有昌成侯國應劭注云信都國安帝改曰安平後漢郡國志冀州安平國阜城故昌城班志邑城蓋昌城之譌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

注此州入穀不貢正義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正義○禮記王制疏土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王制疏下下出一夫稅正義○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正義

禹貢鄭注釋卷上　八

厥田惟中中

注田者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避也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正義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志常山郡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滱靈壽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虖池鉅鹿郡鉅鹿禹貢大陸在北

注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出靈壽大陸澤在鉅鹿（史記集解大陸地者爾雅釋地八藪晉有大陸屬趙大司徒疏）

循按治河之法備於冀州河出龍門得渭力挾之而東恐其溢也修太原以通汾水而持之既至孟津將欲載之高地則用伊雒諸水挾之而北恐其溢也通沁水以持之覃懷底績沁水通也沁持於河內洛逼於河南而河乃北就衛漳矣蓋河不可以土治而利以水治渭之勢向東者也河因之而東洛之勢向東北者也河因之而東北漳之勢向北者也河因之而北伊助洛北行故闕伊闕以通

之恒衛助漳北行故通恒衛以從之水之合也既多則釃之爲漯匯之爲大陸播之爲九河皆在北行之後禹之治水用諸水之力以相推挽此中消息微矣

鳥夷皮服

注鳥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史記集解）

循按正義引作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顏師古云搏食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亦作搏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忌石北平郡驪成（太揭石山在縣西南遼西郡絫下）

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南入官

注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正義）

循按鄭注辨此碣石非戰國策之碣石必先引地理志右北平之文而後辨之也凡正義引鄭注大率以與孔傳異者既以傳海畔山即北平驪成縣之碣石是與鄭合故不復舉鄭之引地理志而第舉其辨國策也此注殘闕可取班志補之

又按班志一言大揭石山一言碣石水水蓋以山得名武帝紀元封元年東巡海上至碣石文穎曰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屬臨渝此石著海旁驪成與絫雖分隸北平遼西而實爲接壤後漢皆並入臨渝魏書地形志平州遼西郡肥如有碣石隋書地理志北平郡盧龍開皇六年省肥如入新昌十八年改名盧龍有臨渝宮有碣石唐書平州石城木臨渝有碣石山蓋西漢縣多則分爲驪成臨渝絫三縣後漢併爲臨渝魏併爲肥如隋唐併爲盧龍石城盧龍石城皆臨渝地通典繫碣石於盧龍

唐志繫於石城其義一也史籍相承皆明注碣石正當緣碣石所在而定漢之驪成枲縣所在也導山叙山脉由大行恒山至碣石入海山脉至此入於海中山必瀕海文穎言海旁是也水經言在水中已與文穎海旁之說異酈道元乃言海水西浸而包其山又引張君言碣石在海中而證之以營州城垂淪者半又引韋昭以天橋柱爲碣石蓋皆擬度之詞胡朏明信之臆定驪成之所在而決碣石之沒於海中夫驪成果可憑空定其所在乎碣石本是山名夾右亦非泛海固不必求之水中矣

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云酈道元家酈亭今之涿州也距碣石六百餘里三言碣石淪於海無論今撫寧縣西有碣石山去海尚三十里即其本朝文成帝太安四年戊戌登碣石山觀滄海改山名樂遊此豈包淪洪波者耶程大昌生南宋益附會以碣石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眞妄談百詩與朏明同時相友善己不曲附其說如此

濟河惟沇州

注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史記集解

循按公羊莊公十年傳疏引此注作兩河間

九河既道

志河間國弓高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東至平舒入海樂成虖池別水首受虖池河東至東光入虖池河渤海郡東光有胡蘇亭成平虖池河民曰徒駭河平原郡高平當以爲高津

注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詩周頌振正義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高津往往有其遺處焉正義○詩周頌振鷺正義

循按弓高虖池所經鄭舉此正以虖池爲徒駭耳溝洫志云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高界中自高以北至徒駭相間去二百餘里西漢時相傳如此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志濟陰郡成陽禹貢雷澤在西北

注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成陽史記集解

循按元和郡縣志云河南道濮州雷澤縣本漢郝陽縣屬濟陰郡隋開皇六年於此置雷澤縣因縣

北雷夏澤爲名也濉水沮水二源俱出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雷夏澤在縣北郭外濉沮二水會同此澤然則二水唐時尚存鄭生山左宜目見之

桑土既蠶

注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詩邶鄘衛譜正義）

是降邱宅土

注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邱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正義）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注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史記集解）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注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正義）允征曰篚厥元黃紹我周王（堯典正義○毛詩鹿鳴正義）

浮于濟漯達于河

志東郡東武陽（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漯水所出）

注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史記正義）循按志於平原高唐之漯稱桑欽言於東武陽明其爲禹治漯水是不以高唐之漯爲禹治第存桑欽之異說耳

海岱惟青州

志泰山郡博（岱山在西北求山上）

注今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公羊莊公十年傳疏○詩齊風正義○史記集解）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志琅邪郡箕（禹貢維水北至昌都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兗州寖也泰山郡萊蕪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國州寖）

注濰淄兩水名（詩齊風譜正義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詩齊風譜正義○史記集解）

循按正義引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然則班志原有屋山二字都昌又譌爲昌都也北海郡有都昌無昌都水經濰水又東北過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注斥謂地鹹鹵史記集解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注海物海魚也魚種類九雜史記集解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志東萊郡黃有萊山松林萊君祠
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志泰山郡萊蕪原山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汶水桑欽所言琅邪郡朱虛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有三山五帝祠
注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沛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兩汶水而於萊蕪標禹貢蓋浮汶達沛則入沛之汶是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注徐州界又南至淮水公羊莊公十年傳疏
淮沂其乂
志泰山郡蓋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澨
注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太山蓋縣周禮職方氏疏
循按職方氏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浸沂沭鄭彼注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是沂水自出沂山不出臨樂子山也志明言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則臨樂子山不在蓋矣與萊蕪原山當汶同出之文有異水經洙水出臨樂山沂水出艾山亦是二山正義引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是冠臨樂子山於洙沂二水非志義
蒙羽其藝
志泰山郡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羽臭國在蒙山下東海郡祝其禹貢羽山在南縣所殛
注蒙羽二山名史記集解

大野既豬
志山陽郡鉅縣大埜澤在北兗州藪
注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史記集解
東原底平
志東平國屬兗州
注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史記集解
循按史記索隱引博物志云沇州東平郡即尚書東原正義亦云東原即今之東平郡
厥土赤埴墳
注埴黏土者也考工記疏

循按釋文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文選蜀都賦丹沙赭熾劉淵林注尚書禹貢曰厥土赤埴李善注引鄭元尚書注曰熾赤也考工記搏埴之工二注云埴黏土也疏云尚書禹貢曰厥土赤埴填注亦云埴黏土者也注亦云者明其與考工注同也禹貢正義云戠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爲丸謂之搏埴之工是埴爲黏土故土黏曰埴然則鄭氏禹貢埴雖作戠而訓爲黏土同於孔傳故正義但明戠埴之義同不復舉鄭注假令鄭別有熾赤之異正義必明之矣鄭王讀若熾

者明其讀如此非即訓埴爲赤既訓埴爲黏土不當又訓作赤文選李注所引未可據信孫本兩列之王本不用考工記疏所引而竟以戠讀曰熾爲鄭注本文尤失之矣

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

注 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 史記集解

羽畎夏翟

注 羽山之谷 詩節南山正義

循按周禮掌次疏云案尚書禹貢羽畎夏翟謂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此賈氏疏文孫本王本皆以爲鄭注

嶧陽孤桐

志 東海郡下邳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魯國騶故邾國嶧山在北

注 地理志嶧山在下邳 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兩嶧山於下邳繫以古文鄭注本之或以鄒縣之嶧山當下邳之葛嶧山非也

泗濱浮磬

志 濟陰郡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

行五百里青州川

注 泗水出沛陰乘氏 史記集解

循按班氏志地理其指精妙求之乃見卞之泗即乘氏之泗也自卞至方與行魯國山陽兩郡耳何言三郡蓋入沛雖在方與而入沛之處實在乘氏乘氏屬沛陰郡合之恰得三郡又於乘氏叙泗水至睢陵入淮過郡六水經以爲沛之別流兩泗水本屬一水因至方與有入沛之曲折故兩叙之方與無沛乘氏始有沛一言至方與入沛一自乘氏叙其至睢陵入淮則入沛於乘氏可知然則何不

直言至乘氏入沛蓋泗水自下至方與一自方與至乘氏入沛一自方與至睢陵入淮方與至乘氏本是駢枝故爲此互文其指自了耳夫方與至乘氏之水菏水也何不於下叙泗水入淮而於乘氏叙菏水至方與入泗蓋泗水自下來經魯縣及山陽之瑕邱平陽蕙縣方與合菏水西至乘氏入沛此自乘氏東至方與者因菏水也乃自方與至湖陵仍名菏水自湖陵下至睢陽始專名泗水若直從下叙至睢陵入淮則中間方與至湖陵實爲菏水故必兩叙泗水而於湖陵引禹貢淮泗達菏則

乘氏至湖陵爲菏水其名故不沒也禹貢於兗州言浮沛漯達于河於青州則止言達沛於揚州言達淮泗於徐州言浮淮泗達於菏互文以見之也菏之達沛則互見於導沛言沛東至於菏此菏不言澤則統陶邱乘氏至湖陵言之矣班氏以菏水歸於泗水而明之於湖陵水道瞭然經義亦瞭然

班氏其善學禹貢者哉

淮夷蠙珠暨魚

注淮夷淮水之上民也史記集解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正義

又按胡朏明謂地理志舉山水之名凡言禹貢者三十五如底道之養水非嶓冢之所導湖陵之菏水非東至之菏澤信都之絳水非北過之絳水安豐之大別非江漢之所會蜀郡之桓水非西傾之所因此蓋沿襲舊聞不可盡信養水絳水大別桓水各於條下辨之若禹貢言菏者三徐州達于河豫州菏澤導沇至于菏經於徐州之菏作河史記亦作河漢書仍之而於湖陵下引禹貢文則正恐誤河水爲大河之水非謂大河逕湖陵也志從省文說文用其本字菏之爲河蓋由來久矣豈僞孔

所改耶志於沛陰引禹貢菏澤菏澤在豫達于菏在徐本分爲二一爲澤一爲水固不同也惟達于菏之水卽由菏澤所分說文曰菏澤水明此水卽菏澤之水所分非謂菏澤卽在湖陵也班許或分或合各有精義未見其非朏明以爲不可信竊所未喻

淮海惟揚州

注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公羊莊公十年傳疏

彭蠡既豬

志豫章郡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

注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史記集解南方謂都爲豬史記索隱

循按南方謂都爲豬檀弓注亦有此文

陽鳥攸居

注陽鳥謂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詩匏有苦葉正義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志會稽郡吳故國周太伯所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蕪湖中

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蜀郡漁氏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臨淮郡海陵有江海會祠

注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正義○唐邱光庭兼明書

循按鄭注殘闕其說三江必用班志言分於彭蠡者自彭蠡以下則爲三也石城蕪湖俱在彭蠡之下不曰分自石城而曰分於彭蠡者本經文言彭蠡既豬而解之也爲三孔則南江中江北江也九江孔殷孔以支派言此注孔字本之東入海卽班志所謂東入海明既入爲入海也志云揚州川卽

用職方氏其川三江明以禹貢之三江即職方之三江於漁氏道記江水所出至江都入海與記分江水受江於石城至餘姚入海之文同於毗陵又曰北江在北東入海於吳又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其例一也岷江至江都勢趨東北而自江都入海則曲而東南故於毗陵明江之在北南江至餘姚入海勢趨東南而經震澤折而行禦兒由拳之間故於吳明江之在南惟其曲故廣陵曰曲江惟其折故錢唐曰折江中江至陽羨入海不復更言於他縣知中江不曲不折直從陽羨東趨於海也且

於吳曰南江在南則中江之不在南可知於毗陵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在吳之北毗陵之南可知此言之可尋味而出者也文選江賦李善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滆湖滆湖在今常州府西南三十五里半入宜興當太湖之北正漢時陽羨地會於滆湖由滆湖而東出今之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之處但中江由陽羨歷昆山而至嘉定上海之間爲吳松口而南江則自貴池宣城廣德長興入太湖又自吳江出太湖折至嘉興石門錢唐餘姚入海爲錢唐江口自中江出滆湖之口既湮南江逕禦兒之流亦塞而中江入海之委轉與南江出湖之條兩相接續于是曰松江曰婁江曰三江口支派紛錯莫可究問松江既冒中江之名婁江遂僭北江之號而澉浦入海之谷水且爲東江以充南江而庾氏三江之說起矣今吳松海口在嘉定縣東彼中江入滆湖者直趨此可也吳江所出之松江必北行乃達海口何入滆湖者既南出吳江復北注耶今考而定之中江由宜興貫滆湖至嘉定入海南江由今吳江歷嘉興石門至餘姚入海松江中江也而崑山以南從吳江來者非中

江也谷水南江也而嘉興以東從海鹽澉浦入海者非南江也禹貢三江故迹不可考而知乎嘉定錢教授塘云仲初所云東江即漢志之南江從吳縣南餘姚入海者也其云松江者即漢志之中江從陽羨入海者也竊謂庾氏之東江與松江婁江並稱與江今劉河昔亦通稱吳松江者與松江不遠其東江必不遠指餘姚至所云松江乃指松陵江東北至吳松口者與古中江不合夫入湖出湖其趨注之處必有形勢可指乃可決曰此中江也此南江也入滆湖者勢必出於太湖之北南江長

瀆自湖口入者必出於太湖之南酈道元叙東出之松江引吳記以說谷水固儼然以東出之江爲南江耳錢教授說南江最詳惟中江入海未能明析於此辨之

又按臨淮之海陵今泰州也已有江海會祠毗陵吳縣之東僅立一婁縣在今崑山縣地若今之通州太倉州松江府及常州之江陰靖江皆不設縣可知海濱之地至漢猶荒廢上溯庚夏之時則震澤以東江湖海混而爲一不更昭然乎既導江之三孔東入海羣水以江爲歸江以海爲歸於是震

澤匯諸水而底定江一日未入澤一日未定也

又按徐堅初學記云案三江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源而三目小字雙行云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則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此所引地理志孔安國注今皆無是文惟鄭注殘闕無可考驗故後人轉舉而歸之程大昌禹貢山川圖云徐堅援鄭元書傳以證三江知一江爲三非出孔氏一家臆度近胡朏明遂深信爲鄭注因取蘇軾東坡書傳之說以爲合於鄭而斥班氏爲誤王光祿後案云初學記引稱鄭元孔安國注殊不可解子據紹興四年東陽麻沙劉朝宗宅刻雖宋板下品究勝俗刻當無誤但徐堅不通經稱引舛錯不足怪而其爲此節之注則無可疑金殿撰禮箋云孔傳言自彭蠡江分爲三與鄭注不殊徐堅初學記併言鄭元孔安國注此謂南北中三江分於彭蠡以下鄭孔二注大意相同非具錄注文之舊蘇子瞻亦知三江之名不得移之彭蠡上顧以一江兼受南北中之名與初學記所述鄭孔之

說分爲三江入海者截然殊異或謂蘇說上與初學記合並以初學記兼載鄭孔二說爲鄭君注文者皆失考王氏金氏之識過於胡朏明遠矣乃王氏既疑爲不可解而又以宋板爲無誤且强鄭氏眞注明著於正義者傅會於初學記所引之僞注則惑矣金氏明其非鄭君注文是矣乃正義所引眞鄭注明曰分於彭蠡爲三孔初學記所引則曰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合與分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其說如是是書魏王賓客所撰其謬謬牽傅蓋莫能免堅書或本之而誤與

胡胐明以鄭注三江一條足稱秘寶可謂不辨黑白者矣

篠簜既敷

注篠箭簜大竹也晉戴凱之竹譜○儀禮大射儀疏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

注金三品者銅三色也正義○詩泮水正義○周禮秋官職金疏○禮記禮器疏○史記集解

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

注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正義

厥篚織貝

注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正義○史記集解禮記曰士不衣織正義

厥包橘柚錫貢

注有錫則貢之正義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正義○史記集解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注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史記集解

循按釋文云鄭本作松松當作沿馬本作均今史記正作均集解引鄭云均讀曰沿是鄭本亦作均也鄭既讀均爲沿爲鄭學者因改爲沿遂又誤作松陸元朗依傳寫之本以爲鄭作松亦明其誤故辯曰松當爲沿也王本直以松讀曰沿爲鄭注大誤

荆及衡陽惟荆州

志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荆州山

注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公羊莊公十年傳疏

江漢朝宗于海

注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强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正義

九江孔殷

志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豫章郡鄱陽鄱水西入湖漢餘汗餘水在北至鄡陽入湖漢艾脩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贛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南城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建成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雲都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九百八十里南埜彭水東入湖漢長沙國安成廬水東至廬陵入

湖漢

注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

正義

循按正義引鄭注地理志云云下云如鄭此意則上地理志正鄭氏所引也胡朏明言鄭不言處所是於正義且未細觀之乃用晁氏說以九江爲洞庭東陵爲巴陵何哉史記集解引鄭注地理志以下叠史記作九江甚中鄭注不合故不取鄭氏孔殷之解孫本置地理志云云於殷猶多也之上非

是

又按禹貢言九江有四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一也九江納錫大龜二也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三也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四也史記龜筴傳神龜出于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一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九江之爲廬江郡廬江之納龜漢時猶然河渠書太史公自言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子稱禹鑿江而通九路漢書注引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江與班志皆合鄭氏言山谿所出其孔衆多即本鑿江言之故曰治之難此在兩漢經史大儒所說皆九江在尋陽江之疏爲九皆禹迹故郭璞江賦云源二分於崌崍流九派於潯陽無異說也惟劉歆以爲湖漢水入彭蠡者見太康地記釋文引之湖漢即貢水在彭蠡之南出今福建省班志詳記之乃志既云湖漢水至彭澤入江于彭澤云禹貢彭澤在西于贛云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則諸水皆入贛水而贛水即入彭蠡是彭蠡既豬即豬湖漢諸水不可謂之江即不可謂之九江故雖詳志九水而九江終屬之尋陽此班氏實深於經

而鄭氏亦無以易也釋文引尋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又引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箇江八曰沙陁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二說名號小有殊異實與鄭注相成通典引作張通典云同安郡舒州宿松漢皖縣地江水自鄂陵分爲九派會於此縣界州上三百餘里合流謂之九

江口東得武林洲即桑落洲之水尾又云潯陽漢舊縣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此九足證班志九江在潯陽南又云蘄州廣濟縣蔡山出大龜尚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即此又云潯陽郡江州禹貢荆揚二州之境禹貢揚州曰彭蠡既豬荆州曰九江孔殷今彭蠡湖在郡之東南五十二里九江在郡之西北唐人於九江一本漢志無有異端故蘇味道九江口詩云江路一悠哉滔滔九派來元稹詩云尋陽流水九條分皇甫冉詩云江至潯陽九派分蓋雖有劉歆異說而千古相傳目之所遇皆從班不

從劉也宋人乃以洞庭爲九江殊非典要可不必辨

又按凡他水自源來附者謂之入經流逕過他水者謂之會自經流分出袤行者謂之迤自經流分之又合爲一謂之播謂之同惟此江緣水中磯石沙洲分爲九派而復合似九河之播而有不同河之播爲九則問別其道非一河也江之分爲九則穿達於磯洲之間實一江也故曰孔殷殷即九之謂也酈雅釋詁孔間也江有所間而成九古人之文簡潔而形容如繪解爲甚中特虛詞耳或謂甚中即水由地中行之義水行地中江淮河漢皆然寧必九江乎

又按正義謂鄭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江耳程大昌爲鄭氏小九江圖云鄭氏不用一江分九之說自立一說曰九江者廬江尋陽山谿九小水入江者耳然鄭言山谿所出未嘗言九小水別源入江鄭氏明引班志東合大江之文則山谿所出正謂一江分九山脈盤結鑿而九之故曰山谿非別源也

沱潛既道

志 南郡枝江故羅國江沱出西東入江華容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

注 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三國志吳主傳裴松之注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正義

循按志於枝江記沱之名於華容記沱之實鄭取華容而辨枝江之非仍權諸班志也

雲夢土作乂

志 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荆州數編有雲夢宮江夏郡西陵有雲夢宮

循按鄭注殘缺周禮職方氏荆州其澤藪曰雲瞢注云在華容禹貢注當亦然也爾雅楚有雲夢郭璞注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邱湖元和郡縣志云巴陵縣巴邱湖又名青草湖在縣南七十九里周回二百六十里俗云古雲夢澤也因爲考之左傳宣公四年邳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杜預注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昭公三年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定公四年吳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注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正義引土地名云

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雲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邱湖江南之夢也邳與郢字通邳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楚子既奔雲中旋乃奔郢奔隨則此雲中夢中必遍于邳矣邳在今安陸縣所謂枝江安陸有雲夢城者其澤之所在可迹而求之矣惟昭公三年以夢而繫諸江南故杜預謂跨江南北因傳文會而通之杜氏地理之學精核可知也郭氏注爾雅遂直以巴邱湖當楚之雲夢指其在華容之東南以本諸班志華容南之說則未明班氏之指也風俗通云今

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荆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益漢時江北之雲夢已涸而江南之雲夢漸盛其定九州之藪直以在江南之巴邱湖爲雲夢澤班氏著本朝一代國史道圖冊所載以澤在華容縣南所以尊國制也而復于西陵及編纂以雲夢宮地非雲夢宮何以名且又于志末述楚地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巴巫東有雲夢之饒謂雲夢在江陵之東則不在華容之南矣後漢書法雄傳遷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澤藪此正謂漢之雲夢在華容南

者與風俗通班志可互證矣

又按巴邱湖即青草湖今在洞庭湖之南漢之雲夢在此楚之雲夢不專在此漢以此爲雲夢故洞庭之名不見于漢先是戰國時始侈言之嘗考其說莊子天運言洞庭之野中山經言洞庭之山未以水稱也海內西經云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入洞庭下湘水入洞庭之下明洞庭爲山而湘水逕其下是水仍名湘而洞庭自山無所爲湖也吳起說魏武侯曰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此洞庭始以水稱乃史記吳起傳昔三

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既去水不言復易右爲左太史公固本諸國策而異文若此可疑者一也楚策蘇秦曰南有洞庭蒼梧此洞庭與黔中夏州一例不以水稱秦策張儀說秦王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江南此文卽韓非子首篇初見秦張儀益韓非之爲而五都作五湖水經注云湘水沅水微水澧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也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然則洞庭五渚卽洞庭湖矣乃云洞庭五渚江南似屬三地且燕策蘇代

云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乘夏水下江五日而至郢都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史記蘇秦傳亦載此文索隱云五渚五處洲渚也劉氏以爲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吳師道亦云下漢而至五渚則五渚乃漢水下流洞庭在江之南非其地也此可疑者又一也楚詞九歌云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又云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王逸章句云洞庭太湖也又云湘水波而樹葉落矣郭璞注中山經云今長沙巴陵縣西又有洞庭陂潛伏通江離豎云邅吾道兮洞庭洞庭波兮木葉下皆謂此也注海內西經云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爲地脈推郭氏之指則洞庭者地穴之通名故包山有之巴陵亦有之鮑彪注戰國策引揚州記云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水經注亦云湖中有君山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此可疑者又一也統而論之洞庭本地穴之名山以此得名湘水經其側因名洞庭之水水之所匯楚爲江南之夢漢爲雲夢澤晉

爲巴邱湖爲湘水所匯故王逸直以湘水解洞庭又以爲太湖明卽湘水卽湖也班志於武陵充縣言澧水東至下雋入沅於雄狗故且蘭言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於零陵郡言陽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酃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酃與益陽下雋漢均屬長沙國酃在今衡州府衡陽縣益陽在今長沙府寧鄉益陽之間下雋在今岳州府治以東班志詞簡每以互見非善讀者不能知旣曰澧水旣下雋入沅則沅固及於下雋者也乃云至益陽入江者其叙資水云都梁路山資水所出東

北至益陽入沅然則自益陽至下雋實資沅合流故叙資至益陽入沅叙沅至益陽入江復叙澧至下雋入沅互文之可識者也漢之湘南今之湘潭也漢之臨湘今之瀏陽也均在酃縣之北而均以湘得名則湘水不止於酃且酃亦烏得有江而爲湘所入乎乃曰湘水北至酃入江何也志於桂陽郡桂縣云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又云耒陽春山春水所出北至酃入湖此湖爲酃湖劉昭注郡國志引荆州記云酃有酃湖周回三里取湖水爲酒酒極甘美水經叙春水北逕新寧縣東又

西北流注于湘水叙耒水北過酃縣東北入于湘注云縣有酃湖湖中有洲然則春耒二水與湘水合于酃湖叙湘水至酃又叙春耒二水之入湖明自酃以北三水合入江也水經言澧水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南入于江沅水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資水東與沅水合于湖中北入于江湘水北至巴邱山入江又言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此叙諸水極明似與班志異而實相表裏澧在沅北得從下雋西南入江沅在澧南得從下雋西北入江何也水經固明言江在下雋之北沅澧資合而東注是知澧先合沅于東南而沅乃入江于西北叙言隱妙實與班同究而得之頗爲之解矣蓋沅水挾漸無酉辰序五水至益陽合資水而匯爲湖班氏以湖成于沅故于澧之入也仍予湖以沅之名澧入沅之地既近沅入江之地謂之入沅可也謂之入江亦可也湘自酃挾春耒之水直至巴邱山入江雖與沅澧合而自從東畔入江沅不得而統之志曰入江經曰南來注之其義一也不謂湘水沅水入湖者湖乃湘水沅水所會而成非本有

一湖而諸水注之故王逸方以湖爲湘班氏方以湖爲沅二水者非湖得而統之故不言入湖徑言入江非無湖也班志記雲夢澤于華容水經記資沅合于湖地之有湖可互見矣

又按吳入郢之役吳敗楚于雍澨五戰及郢楚子涉雎有鍼尹同舟王使燧象之事庚辰吳入郢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既而奔鄖兩言涉雎者蓋吳初及郢楚子涉雎西據雎漳尚與相抗吳既入郢勢不可以相拒乃涉雎由雎達江由江至澤由澤至鄖涉雎非過雎而西也濟江非渡江而南也

是時吳在郢不可以東轉由睢水南浮于江又北
入于雲中數澤之中水草叢雜故可匿耳不知涉
睢濟江爲由睢達江而北遂謂雲中在江南矣左
傳之叙事甚爲詳析兩言涉睢其事若繪若謂濟
江而南則由雲至郢其必又濟江矣傳兩言涉睢
不兩言濟江也吾于既言涉睢又言涉睢濟江知
其由睢達江而北也吾于入于雲中因而奔郢知
雲在江北不在江南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下下厥貢羽毛齒革惟
金三品杶榦栝柏

注 橘榦栝柏四木名榦柘榦 周禮考工記疏○史記集解引四木名三字

柏葉松身曰栝 詩竹竿正義

礪砥砮丹

注 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 正義

惟箘簵楛三邦底貢

注 箘簵聆風也 史記集解○考工記疏作箘竹聆風楛木類周之始肅

愼氏貢楛矢石砮此州中生聆風與楛者衆多三國
致之 考工記疏

循按正義云鄭云箘簵箭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
異也箘簵是兩種竹也肅愼氏貢楛矢知楛中矢
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
底貢知近澤三國致此貢也是爲正義釋孔傳之
文孔傳云箘簵美竹引鄭注聆風而申言其爲兩
種傳云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
常致貢之正義依傳文解說其文明白易見孫本
概以爲鄭注非也

厥名包匭菁茅

注 匭猶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
故包裹又纏結也 史記集解

循按孔傳厥名屬上底貢句正義云鄭氏以厥名
下屬包匭菁茅史記漢書亦當下屬今上屬者裴
駰顏師古爲之也

厥篚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
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

注 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于河公羊莊公十年傳疏○詩王風譜正義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志 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
一行四百五十里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
肇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新安禹貢澗水

在東南入雒河南郡穀城禹貢瀍水出瞀亭北東南入雒

滎播既豬

疏河東郡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溢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

注沇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其在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詩定之方中正義

循按檜風譜正義亦引此云沇水溢出所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汴縣東史記索隱亦引云今塞爲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播諸所引大致皆同惟其在縣東檜譜正義作在汴縣東漢志滎陽下有卞水別無汴縣此當有誤正義云鄭氏謂衛狄戰在此地知春秋云云亦鄭注也

導菏澤被孟豬

疏濟陰郡故梁宣帝甘露三年更名定陶禹貢菏澤在定陶東梁國睢陽故宋國微子所封禹貢盟諸澤在東北

循按職方氏青州其澤藪曰望諸鄭注云望諸明都也在睢陽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循按陳祥道禮書云禹貢有墳壚孔安國鄭康成皆以壚爲疏盖有傳然也在三十四卷史記集解引孔曰壚疏也今正義本無之鄭注殘闕未知所本周禮草人埴壚用豕鄭注云埴壚黏疏者以黏訓埴以疏訓壚鄭以壚爲疏當有然者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注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公羊莊公十年疏

岷嶓既藝

疏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隴西郡西禹貢嶓冢山

注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漢陽西史記集解

循按後漢書郡國志漢陽郡西故屬隴西有嶓冢山西漢水

沱潛既道

志 蜀郡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汶江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江原嶓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漢中郡安陽駹谷水出西南北入漢隴西郡西嶓冢山西漾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

注 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于此出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正義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故書曰潛沱既導水經注

循按水經注潛水篇引鄭元曰云云不言禹貢注也其末云故書曰潛沱既導似非書注矣或文有譌錯未可定依王本孫本錄以爲注而述所疑於此

蔡蒙旅平

志 蜀郡青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濕

注 蔡蒙在漢嘉縣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蜀郡青衣注引應劭云順帝更名漢嘉和夷底績

志 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

注 和夷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水經注○釋文云鄭云和讀曰桓

循按鄭注引地理志又讀和爲桓然則班志禹貢桓水正指此和耳志又言禹貢西傾山在臨洮未嘗以桓水爲在西傾也胡朏明以班志不可信竊所未喻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注 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上者差復益少正義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

注 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也史記集解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志 隴西郡臨洮禹貢西傾山在縣西南

注 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道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阪曲爲盤也水經注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史記集解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注或謂漢爲汚史記集解
循按傅同叔禹貢集解云浮潛以至漢上去汚爲近故舍舟陸行以入汚而汚之相通者有褒自褒逾斜北達渭言入不言達者以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上文既言逾汚亦所以該下而省文也汚褒既是水道言汚不言褒可也斜渭既是水道言渭不言斜可也如必欲言汚渭之間有褒斜絕水不通則當曰逾于汚逾于渭古人之文豈如是之不簡直哉同叔名寅義烏人自言學者考經之詳當以余說爲當如右說不誣也胡朏明必謂褒斜二水禹時可達而責班氏强爲附合之誤失之矣

又按余於同叔之解逾汚入渭而有悟於夾右碣石入于河此入于河猶言入于渭與導水言渭洛沛之入于河異義彼言水之入水此言人之入水水之入水則此水達于彼水自人言之則謂之達人之于水不言達而言入則非由水而水矣逾汚之後言入于渭自陸而水也夾右碣石入于河亦自陸而水也鄭言禹從碣石山西北行還從碣石山東南行入河亦謂夾山而行不言泛海注本明析自不明碣石入于海爲山脈入海又不明夾右碣石入于河爲自陸入河遂以河之入海在碣石入于河爲泛海逆入于河因而爲島夷之貢道且謂碣石淪于海中矣若果由海入河則宜曰沿于海達于河揚州之文可例也

黑水西河爲雍州

注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西河也詩韓奕正義○公羊莊公十年傳疏

弱水既西

注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正義

涇屬渭汭

注安定郡涇陽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

注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詩谷風正義汭之言內也正義

循按正義汭之言內也一句是鄭注下云蓋以人皆南而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曰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此皆釋孔傳之文孫本誤以爲鄭注

漆沮既從

志右扶風漆水在縣西北地郡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

灃水攸同

志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鄠水出東南

荆岐既旅

志左馮翊賈雲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維州渥

終南惇物至于烏鼠

志右扶風武功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

注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史記集解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志武威郡故休屠王地武威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野澤

注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正義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史記集解

循按正義引云鄭氏以爲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是也以下正義之文孔傳云皆言致功故正義有從此致功云云也傳同叔禹貢集解概以爲鄭注蔡傳引鄭氏云其地在幽又約其辭耳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注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烏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正義

循按史記索隱云鄭氏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烏鼠西南與岐山相連與正義引小異在積石西南必不連岐山岐盖嶓山之譌禮記正義引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綱中嫌引秘書故諸所牽圖讖者皆

謂之說此引地記而索隱以爲河圖地說則亦緯讖也

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注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詩韓奕正義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左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注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

戎也正義

循按引鄭注下正義云鄭以崑崙爲山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此正義約鄭之辭非鄭注也王本孫本皆以此爲鄭注

琭珧校字

禹貢鄭注釋卷上終

禹貢鄭注釋卷下

江都焦循學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志右扶風汧 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

注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崏山爲正陽列 正義○史記索隱 史記地理志汧在右扶風也 集解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志河東郡蒲反雷首山在南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志河東郡濩澤 禹貢析城山在西南 一 禹貢鄭注釋卷下 垣 禹貢王屋山在東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志河內郡山陽東太行山在西北墜王太行山在西 北常山郡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澆

右導山一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志天水郡冀 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 京兆尹華陰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

注地理志云朱圉在漢陽南太華山在宏農華陰西 南史記集解

循按續漢郡國志涼州漢陽郡冀有朱圉山劉昭注云武帝置爲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鄭以天水改名漢陽而冀名未改故舉當時郡名以明班志之天水也郡國志又云宏農郡華陰故屬京兆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志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潁川郡密高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密高爲外方山也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 禹貢鄭注釋卷下 二 淮水所出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

注屬豫州詩譜風譜正義○翰風譜正義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陽高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 史記集解

右導山二

循按胡朏明謂地理志于禹貢之山水稱古文者十一惟終南流沙陪尾不可從推其所謂終南不可從者以西京賦並言終南太一李善注言是二山不當爲一也流沙不可從者以魏晉隋唐諸史

言流沙在黽玆鄯善也陪尾不可從者以賈公彥保章氏疏引春秋緯文方外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也王光祿後案俱已破之竊謂導山四列不及岱山蓋以青兗徐之山皆岱宗之脉所盤結不必尊而導之故不言也泗水所出之陪尾僅見於博物志及隋書地理志泗水縣下故賈疏言之無論緯書之言不足徵信即令泗水所出眞有陪尾亦自別于安陸之陪尾緯言泗水陪尾正明其非安陸陪尾矣陪尾在兗州則正岱山之脉所衍不得爲太華之支矣緯以星土言此以地脉言據

爲典要可云厎矣

導嶓冢至于荆山

志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

注荆山在南郡臨沮史記集解

内方至于大别

志江夏郡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内方山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别山在西南

注地理志内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史記集解大别在廬江安豐史記集解○正義

循按續漢郡國志江夏郡竟陵縣立章山本内方安豐縣改屬廬江郡

右導山三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志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荆州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志豫章郡歷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

循按通典云潯陽漢舊縣在江北今蘄春縣界晉温嶠移于此隋改爲彭蠡縣有蒲塘驛即漢歷陵縣王莽改爲蒲亭今驛前有敷淺原在西數十里

有博陽山文獻通考江州德安縣有傅山水草廬今文尚書纂言云今江州德安縣有敷淺原即漢歷陽縣地湖廣蘄州治爲漢蘄春廢縣潯水城在州東潯陽記謂之蘭池城古潯陽地今蘄州在江北江南即興國州九江自鄂陵至桑落州即自興國至宿松也在南岸爲自興國在北岸爲自蘄州今爲自蘄州漢爲自尋陽故班志于尋陽記九江在南云東合爲大江則指至宿松桑落洲也通典言始自鄂陵以南岸言之班志言在尋陽南以北岸言之興國州在德安縣之西北德安在府治

之東南敷淺原在德安則當鄂陵之東而當九江之中際也

又按導山曰逾于河曰過九江非閒文也正義釋逾于河云荆山在懷德縣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是也自衡山至德安縣由南而東北無容經九江此所以或以洞庭爲九江或以彭蠡爲九江也不知過九江正非虛過蓋自衡山而來山脉盤結于九江之間此江之所以九而敷淺原則其歸宿地也江中磯洑横冥洲嶼縈多此正山脉之所在故導山至此必求之水中曰

過九江者山脉過江中也廬山在原之東蓋脉自東還至西也水經注引廬山記曰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焉禹之導山固未嘗不登廬山乃或以經不言遂謂禹導山止于敷淺原豈其然哉禹之治水所以爲神者正在山脉水脉條分縷析而章句儒概屏不道令地脉之學尚屬諸堪輿家言果誰之咎耶李淳風乙巳占述洛書以禹貢諸山分配二十八宿九江爲翼蓋水行磯石之間以水言謂之九江以山脉言亦爲九江鄭氏言山谿所出其孔衆多正謂此也

淮南子要略訓云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藁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剔河即播九河鑿江即九江孔殷辟湖即震澤底定此西漢人解經或以九江五湖不煩致力何其迂也江漢既合此地山脉所結未易暢流乃鑿爲九而多其孔始奏朝宗之績導山之過九江所以致九孔即所以致江漢朝宗也

右導山四

導弱水

志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

黎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澤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西有須抵池有弱水昆侖山祠

注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史記集解凡言導者發源于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于上未成流正義至于合黎

注合黎山名正義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史記索隱

循按班志僅言弱水西至酒泉合黎故鄭引地說明其爲山在會水縣北也索隱云水經合黎山在

酒泉會水縣東北鄭氏引地說亦以爲然王本孫本約其文爲鄭注今依之

餘波入于流沙

志張掖郡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

注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史記集解

循按漢書西域傳條支國臨西海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引元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此弱水班氏得之傳聞本不與刪丹臨羌相混而于刪丹引桑欽

于居延引古文則臨羌之弱水班不以爲禹貢之弱水也鄭注弱水屬張掖合黎屬酒泉流沙屬居延一準于班耳惟地記言通于南海淮南地形訓云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高誘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北塞水也絕猶過也流沙流行也地記與淮南同乃居延在北弱水西至合黎其餘波東北至居延所謂入于流沙也若絕此而過何由得通南海地記之流沙當非指居延而言鄭注並引之以存異說非據以駁班志謂地記同于班志亦非也

又按條支之弱水西王母班氏得諸傳聞載諸西域傳而地理志金城臨羌亦有弱水及西王母石室爾雅釋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觚竹近山戎北戶近交止日下卽青州嶋夷之地大戴禮少閒篇言舜時西王母來獻其玉琯與交止肅愼並舉則西王母固不得遠在條支也淮南地形訓西王母在流沙之瀕高誘注引地理志金城臨羌以證之西王母在此是也臨羌本有西海卽青海或卽傳會於條支與

右導水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志益州部滇池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

注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史記集解今中國無也正義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史記集解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通典州郡部

循按通典又云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山之所在卽今中國無之矣此卽約鄭注

又按鄭注既引班志滇池黑水祠又引地記明三

危山之所在云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在積石西南其地依稀可辨必執三危在燉煌而謂有兩黑水何哉

右導水二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

注地說河水東流貫底柱觸闕流今世所謂底柱者蓋乃闕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水經河水注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注地喉也流出厎際矣然則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沛流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水經河水注

循按漢書溝洫志注引鄭氏云山一成爲伾在修武武德界與此小異

又按以大伾在黎陽始於臣瓚然亦疑而未定之辭隋書地理志則云汲郡黎陽有大伾山說與鄭異然史記至于大伾下言厥二渠載之高地則大伾不當在成皐矣史公從安國問故其說固有所從來也

又按河圖括地象言昆侖爲地首岐山爲地乳桐柏爲地穴熊耳爲地之門鳥鼠同穴爲地之幹汶山爲井絡大行爲天下之脊隋杜公瞻編珠引春秋括地象云河有九曲發昆侖爲地首至積石爲地門出龍門爲天橋至卷重山爲地咽貫底柱爲闕流山爲地喉至洛汭爲地要至大伾山爲地齒至大陸爲地腹至碣石入于海爲天臍鄭所引地說蓋本諸此但殘闕不可備考耳惟大伾爲地齒底柱闕流爲地喉此注以大伾爲地喉而不稱地說或有譌文未可定也王本於地喉上增大伾二字水經注所無是晁禹貢指南所引鄭注亦無大伾二字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志鉅鹿郡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上黨郡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信都國信都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河內郡州其故國北山洪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館陶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內黃清河水出南清河郡靈河水別出爲鳴犢河東北至蓨入漳水真定國縣曼斯淶水首受太白渠東至鄚入河中山國北平徐水東至高陽入博又有盧水亦至高陽入河望都博水北至高陽入河

注地說云大河東北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絳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當讀如郝降于齊師之降益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水經注漳水注

循按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南正義引云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

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與水經注所引文小異而義同

又按地理之書莫精於班志其言簡而義該互出旁通至博至愼酈氏注水經雖一本之往往不明其趣學者因而疑班志亦戾甚矣胡朏明本鄴東故大河以定禹迹是也乃執酈氏之絳濆而斥班志信都絳水之非非也班氏之書究而尋之宜用以定酈氏之是非不當以酈氏之說惑之也志於鄴東注故大河於鉅鹿注禹貢大陸又以虖池爲

徙駭禹爲高津於河關注積石之河至章武入海見雍州下於館陶注屯氏河至章武入海益屯氏雖決自館陶而章武入海之道未改也史記河渠書班氏取爲溝洫志其言水道極詳河渠書云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伾于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渤海載之高地則鄴東也渤海卽章武之地也志云渤海郡高帝置莽曰迎河顏師古注云在渤海之濱

因以爲名戰國策蘇秦說齊王曰齊北有渤海黃歇說秦昭王曰齊東負海北倚河是河入渤海在齊之北蘇秦說趙王曰秦攻燕齊涉勃海蘇代說燕王曰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益涉勃海卽是渡河河之入海在此自古已然臣瓚疑入海在碣石坐於導山至碣石入海與夾右碣石入河有未明也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從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

災賈讓曰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橫言緣西山足乘高地卽史公言載之高地讓言西薄大山卽橫所謂隨西山下班氏采羣言相證而鄴東之故大河可互發也河渠書云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元光中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卒塞瓠子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然則漢武時河仍禹道故史遷于大伾下特詳釐二渠載高地至此又言北行二渠卽仍載諸高地可知溝洫志云自塞宣房

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益前此決瓠子溢鉅野爲患于兗州以南對瓠子言之故爲北決也魏郡清河信都勃海正是過郡四與地理志又互相表裏者矣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邱縣乃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又云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又云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屯氏河新絕未久可復浚以助大河後三歲河果決于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沛南此述鳴犢河甚詳乃既言屯氏河塞地理志又言鳴犢河至蓨入屯氏河者益自蓨以西之流塞自蓨而東則鳴犢河奪屯氏河之委入海也屯氏別河張甲河不知起自何時而張甲河亦必入屯氏河因而入漳以入海也禹導河合

漳與滹池入海河既與漳絕則漳自與滹池入海班志於信都言故章河故滹池入海又於上黨沾言漳至昌成入大河昌成卽信都國縣至昌成入大河乃漢河非鄴東故大河益河徙而東不由鄴亦不至大陸至昌成乃復與舊河合故記漳水至此入河已而此流亦絕漳與滹池自入海矣故又於信都記之又云禹貢絳水亦入海者卽屯氏入漳之絳本從漳入河今則與漳及滹池同入海也屯氏絳水已曰東入海矣漳絳異源而同委禹貢主降而客漳則曰北過降水後世主漳而客絳但

見漳之入河入海不知正降之入河入海也於衛水入河言入滹池又明滹池即徒駭則漳水入河正入滹池今以漳河滹池及禹貢絳水並於信都言入海所以明河自信都與漳絕而漳與絳皆自入海耳夫漳之入海在渤海自若也何必自信都言之於信都言之者明舊河在此合漳也於絳水明加禹貢二字正恐後人疑此地無絳所以明漳之入海即禹貢降水之入海也孔穎達不明班氏之指而疑信都爲襄國乃得先過降水後至大陸抑知信都言絳入海不言入河且上黨之清漳言

至昌成入河昌成亦在鉅鹿之北而後於大陸乃不疑昌成入河之漳而疑信都入海之絳乎班志於清漳不加禹貢明昌成入河非禹迹也於絳水加禹貢明信都入海之漳正大河北過之降也曰禹貢絳水亦入海亦之云者與漳合之謂也正義改其文曰降水在信都縣則誣之矣廣平國斥章應劭云漳水出治北入河唐杜佑通典謂橫漳在肥鄉本此以推班志斥章正在鄴東河至此與漳水合故班志於鄴注故太河在東北入海雖不明指漳絳在此入河而其意已見夫同一漳也始則大河合之於鄴東繼則大河合之於昌成記故大河在鄴東明漳之至斥章入河也記淸漳至昌成入河明河之至信都合漳也記漳河摩池絳水入海明河之與漳絕也其辭互見可謂精矣班志於鄴東稱故大河於淸漳至昌成所入稱大河則昌成之大河非鄴東故大河矣故大河經魏郡鉅鹿信都勃海屯氏河不經鉅鹿而達淸河則至昌成合漳者其屯氏河乎若鳴犢河入屯氏河張甲河入漳則其委仍勃海入海也惟河渠書於瓠子之注鉅野云鄆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鄆無水災地理

志鳴犢河稱河水別出然則鄆靈之間舊有河矣此胡朏明所由以水經注之北濟爲周定王五年之所徙也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從頓邱入勃海與水經注北濟所行合元光三年始徙頓邱則北濟非周定王時所徙矣此閻百詩所由以鄴東故大河爲周定王時所徙也（見四書釋地）胡朏明舉十五證以明鄴東故大河爲禹河之舊今以定王五年後考之鄴東之河不徙於定王五年其證亦有九周定王五年魯宣公七年也河徙非常

之事春秋不書一也春秋時設誓必舉當前之物如荀偃濟河及著雍卒欒懷子誓之曰有如河重耳歸國及河與子犯誓曰有如白水是也昭公三十一年在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公曰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乾侯杜預言在魏郡斥邱縣晉竟內邑與午之斥邱仍漢縣之舊唐爲相州之成安今仍之屬廣平府地正在鄴東公居此而以河爲誓河必逕於此邑惟其瀕河故地多斥鹵二也定公十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杜預言黎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路史言內黃西南三十里有

古牽城內黃西南即黎陽東北河在鄴則牽在河之東鄭氏之北濱則在牽東是時魯衛齊之會謀救范中行既會公即歸齊衛盍亦歸至秋齊衛又會于洮洮則今山東曹州地三國皆處河之東不應越河而會三也戰國策蘇秦言趙東有清河齊西有清河然則齊趙以清河爲界張儀說齊湣王曰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亦以清河爲齊西界渡之爲入齊也齊破燕樂毅謂武靈王曰請以河東易燕地于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蘇秦說齊曰有沛西則趙之河東危惟河行鄴東在清河以西故有河東之地謂大河之東清河之西地也若北瀆在清河之東趙以清河爲界不得至平原間矣四也無忌說魏安釐王曰秦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于邯鄲之郊蘇代約燕王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地理志言魏地盡河東河內趙地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邱盍趙以清河爲界清河在內黃不獨止于清河以西而南亦盡于清河也斥邱在漳水北河內以漳爲界河外以清河爲界自內黃至斥邱則以大河分東西西魏而東趙故蘇秦言

趙南有河漳若是時河與漳絕趙之南不得有河矣五也魏世家魏文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云按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爲河內六也周定王河徙之說止見於周譜如淳解周譜云世統譜牒也史記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余讀譜記十二諸侯表云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桓譚新論言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唐柳芳言司馬遷因周譜明世家然則周譜固史公所熟見者而定王河徙紀表書傳無一言及之盍考之不得其實寧從其闕耳且譜言河徙未言徙何地酈道

元以故濱賓之胡渭明乃以北濱爲定王時所徙則周譜所未言七也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本胡朏明之說謂宣公七年後之河異於七年以前以爲傳文可考者莫著於開州蓋以衛之戚邑在開州北七里襄公十四年孫蒯入歌巧言之卒章其詩曰居河之麋職爲亂階指孫文子居戚哀二年晉納蒯聵于戚背迷陽虎曰石河而南必至焉戚果在開州則朏明之言驗矣乃考戚之所在杜預土地名言在頓邱衛縣西枯河東又相州臨河縣東有戚城水經敘河水東北過黎陽縣南又東北過

衛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然則衛縣在濮陽之西黎陽之東今之開州在濮陽之東戚何得在開州北七里乎班志東郡畔觀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更名衛國郡國志東郡衛公國本觀故國劉昭注補引文元年左傳會于戚水經注敘洪水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洪水又東逕枉人山東牽城西然則觀地在牽城之西南矣牽在黎陽東觀在此則漢之衛國在此而戚在衛西則黎陽之東境也舊唐書言臨河縣隋分黎陽縣置則臨河縣東正衛縣西土地名此言雖非必杜預本文實足互成而定其地戚在黎陽則河正鄴東之河八也班志濮陽衛成公自楚邱徙此故帝邱顓頊墟河決若經此衛之都未有晏然無水者是年春則使孫良夫來盟冬則會于黑壤衛之君臣既不以災告諸侯亦不以災弔九也自春秋至于戰國大河皆行鄴東至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始徙於頓邱東南史文甚明鄗居河北之河卽指頓邱所決耳其後瓠子雖歌而此河未塞屯氏既決鄴東乃竭王莽河卽武帝時頓邱之徙河孟康謂出貝邱南南折杜預謂出元城縣界皆指此不必

周定王五年徙也東漢河既東行不獨鄴之大河爲故河卽屯氏之絕亦久當時學者有以屯氏之河爲禹河者故鄭氏疑之然鄭氏注九河大陸一依班志雖有屯氏之疑必不據爲典要耳惟班氏敘傳謂商竭周移然則非謂定王五年所徙乎竊謂春秋時無清河而戰國時有清河趙武靈王言河薄落之津與齊中山共之此均非古跡蓋齊桓時九河既塞乃變而爲清河等水是所謂移也八支盡紊漸及經流鄴東之枯實始於漢必以定王之徙卽在頓邱實無文獻之徵也班志言淇水至

黎陽入河清河出內黃南則是時清河與淇水未合而黎陽北行之河尚未枯也又斯洨水至鄴入河盧水博水至高陽入河高陽屬涿郡鄚屬鉅鹿鉅鹿涿郡有河則鄴東之河矣鄴東故大河不言禹貢可見此河西漢猶存也志言河水出河關積石山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自金城數之凡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已得十六河內接壤者魏郡也於魏郡鄴縣注故大河於館陶注屯氏河過郡四又於清淵志互見屯氏河所過四郡爲魏

郡清河信都勃海以河內以西河流今古所同魏郡以下故大河已不可見屯氏河不可合古河而言故於上言十六郡於下言四郡合屯氏河言之爲過二十郡班志之義隱於句間如蛛絲馬跡靜而求之宛然可見也水經漳水注云地理志絳水發源屯氏下亂漳津是乃與漳俱得通稱故水流問關所在著自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尋其川脈無他殊瀆又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跡故稱往往時存故南般列于東北徒駭瀆聯漳絳同逆之狀粗分陂障之會猶在案經考瀆自安故自矣此以信都之絳水卽屯氏之絳水亦卽禹貢北過之絳水漳絳通稱說爲精妙乃又叙一絳水故瀆北逕信都散入澤渚西至信都城東連于廣川之張甲故瀆同歸于海引地理志信都絳水以實之通典直以此爲禹貢之絳水於冀州之南宮信都經縣兗州之貝州皆詳叙枯洚渠不知此水經之絳瀆乃漢以後之水非禹貢之降水也班志明言禹貢絳水堂絳瀆枯洚所可亂哉胡朏明不知班氏之指而斥爲大謬朏明謬矣又言說經者動稱枯洚以證逆河之所過皆班固禹貢二字誤之

夫班固加禹貢二字正足明絳水非絳瀆後人爲鄰道元杜佑所誤班固不誤之也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注 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爲逆河言相迎受也詩般正義

循按正義引作言相向迎受水經注引作言相承受矣

右導水三

播冢導漾東流爲漢

疏 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武都郡

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沮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都五行四千里荊州川

注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出隴西西縣者爲西漢至江州入江出氐道縣者爲漾至武都爲東漢爲沔又於沮縣叙沮水至沙羨南入江荊州川周禮職方荊州其川江漢而班氏繫諸沮所以明東漢水合沮至沙羨南入江也沙羨在江夏郡其南入江卽至大別入

江也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鄭注云沔水一名沮水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于漢曰沮口所謂沔漢此最得班氏之旨矣惟沮卽是漢故志直以荊州川屬沮也漾出氐道不言嶓冢者既曰禹貢漾水則卽嶓冢導之者也且于西縣注禹貢嶓冢山于氐道注禹貢漾水明漾出氐道而導漾則于西縣之嶓冢蓋氐道在西縣之西如導河積石河不出積石也惟漾出氐道而導于嶓冢爲漢而實有自嶓冢出者至江州入江是爲西漢故班志詳叙之嶓冢爲禹貢之嶓冢西漢則非禹貢之漾出自嶓冢者非導自嶓冢者也鄭氏以出氐道者爲漢而以出嶓冢至江州入江者爲潛云大禹自導漢疏通卽爲西漢水見梁州下夫水自漢出爲潛漢出氐道至西縣嶓冢山導之東南合沮水爲荊州川入江者爲漢之正流卽于嶓冢疏通其別流至江州入江爲潛爲西漢卽爲漢之別是自嶓冢出者自嶓冢疏通而別之者也班氏之義鄭氏鬮之極詳切矣後學不明班鄭之指紛岐錯出不足惑也

又東爲滄浪之水

注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水經夏水注

循按水經注于夏水入沔云鄭元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云云則鄭注止此十二字耳下引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于沔水過武當縣東北注云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此自鄖氏引地記之文非鄭注也王本以爲鄭注非也史記索隱云蒼浪馬融鄭元皆以滄浪爲夏水卽漢河之別流也漁父歌曰滄浪之

水之清兮可以濯吾纓是此水也首句約馬鄭之義卽水經注滄浪今謂之夏水也漢河別流乃小司馬申說之文王本孫本皆誤作鄭注孫本又誤標爲史記集解集解未嘗引此文也

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

注三澨水名也水經注○史記索隱在江夏竟陵縣界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鄭注及水經皆以大別在安豐水經又以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酈道元注江水亦言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漢之安豐雩婁均屬廬江郡則大別山二邑共之矣注沔

水入江云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云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相符但今不知所是矣酈氏承杜預之說疑大別不在安豐乃曰不知所是未定之詞也杜預注小別大別亦但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竟推預之說亦未定之詞也酈氏注江水云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此以魯山爲翼際而不以爲大別蓋其時安豐有大別沙羨無大別雖疑安豐之遠而不能移翼際之山爲大別也通典於漢陽言魯山則未以大別之名被之元和郡縣志乃以魯山一名大別山蓋緣杜預酈元之說而傅會之其實杜預酈元所不料也王光祿後案辨明大別在漢水之東凡霍山以西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勢連延漢水東北插入其境其言甚辨余爲申之昭公六年楚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十三

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徐國屬臨淮郡今泗州乾谿在晉譙國城父縣今亳州是豫章爲楚適徐之道當在泗亳之南也定公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巢卽居巢今之巢縣桐卽今桐城是豫章與巢桐相近在今廬州之地也昭公三十一年吳師圍弦楚救弦及豫章弦在江夏軑縣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勞王于豫章之汭王及囿陽而還吳人踵楚遂滅巢及

鍾離古之言汭者多據水言如夏汭桐汭淮汭雒汭渭汭羅汭漢汭是也（皆見左傳）此言豫章之汭則豫章者水名非地名也定公四年吳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不云自豫章至漢而云自豫章與楚夾漢分明豫章爲水與漢相通蓋此豫章之水由漢而東達于廬壽之間救弦而及者近漢之豫章也楚子略吳疆而由豫章之汭自漢而達此水以及于廬壽之間也惟其爲水名故吳人見舟于此非水

何以云見舟也說者不能以夏汭桐汭諸言汭者例之乃以淮南江北漢東之地統而歸之豫章甚或以彭蠡湖爲豫章之汭則不免于固矣自豫章夾漢者夾豫章又夾漢也明是漢水東至大別而南入江豫章通漢之處宜即近于大別所謂汭者當即此也兩軍夾于南北非夾于東西濟漢水而陳自小別東至大別自南而北非自西而東也柏舉在麻城正當兩軍之間亦東西當大別小別之間故兩師陳于是楚敗至清發而濟清發者鄖道元謂即溳水之通稱上承澴水下入沔水以後世

地勢言之漢水在溳水之西魯山又在漢水之西準此以解夾漢則吳軍必已在應城安陸之間而楚師但軍漢陽荆門一帶而已若然則子常陳師於小別大別何用濟漢而又何至戰於溳水之東柏舉之地哉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武城黑曰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大隧直轅冥阨在今信陽之南蓋吳至淮汭舍舟陳師于豫章及漢之北由東而西直達于應山德安之間故大隧等

隘在其後過此三隘可退入蔡境故毀舟以絕吳道塞隘以斷蔡應或謂三隘爲吳所已過之地司馬謀斷其後則吳似從信陽來與孤軍深入矣惟其自廬壽而西連營于漢北于是子常濟漢亦自小別而東列陳于吳軍之南兩國兵威之盛瞭然可見而漢水之逕于麻城英山之間亦于此可見大雅江漢之詩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而詩言江漢浮浮正義云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州導漾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

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毛詩正義本於二劉詩書之文誠可互證矣地記言漢水觸大別之陂孔傳言觸山回南入江顯謂漢水東至安豐之大別復回而南入于江夫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非入海在三危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非會匯在東陵也導河言至于龍門至于華陰至于大伾至于大陸凡至于云者或記其曲處或記其致力處此言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正以自大別至江水有回曲非入江于大別之旁也水道變遷誠難臆決與其執後世之水以疑前人之說莫若究

經傳之文以尋舊迹之存大河由鄴東而合降水南江由石城而入太湖漢水觸安豐之大別而後南入于江其義一也杜預不知豫章之爲水又烏知大別之所在酈元謂地說與杜預相符不知地說正以大別在安豐言杜預非其義也元和志以魯山當大別固不足辨矣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注 匯回也漢與江閡轉東成其澤矣水經注

循按注文精妙漢既入江兩水不相容故匯而爲澤蓋湖漢諸水皆入彭蠡漢水注此而不容南洩仍轉而合江至東陵以下乃分而入海也經曰匯注曰回明其回旋于彭蠡而不洩也非漢之入江無由匯澤爲彭蠡非漢之入江無由分爲北江故彭蠡北江皆主乎漢而言之矣

右導水四·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

注 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匯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正義醴陵名也大阜曰陵史記集解多此入字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爲縣乎正義

過九江至于東陵

志 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

循按水經江水東過鄱陽縣南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酈氏注云江水左旁青林湖卽利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又注決水云決水自安豐縣北逕雉備亭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世謂之決水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卽淮水也此灌水之廬江金蘭縣東陵鄉卽利水之廬江金蘭縣東陵鄉也班志金蘭

附注郡下則金蘭在郡治矣宜在今廬江桐城兩縣之間也又班志廬江郡雩婁縣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雩婁在今霍邱縣西南蓼在霍邱縣西北水經言決水出雩婁縣大別山則漢志所謂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者非指決水乃指灌水也灌水自東陵至蓼入淮是自廬江桐城間至霍邱正合五百里過郡二者金蘭雩婁屬廬江蓼屬六安爲二郡也胡胐明謂金蘭在固始南直黃梅固始與霍邱鄰近使灌水出此何得五百里至蓼入決乎

東迆北會于匯

注東迆者爲南江正義

循按初學記所引孔鄭之注于此益見其僞云東迆者爲南江則鄭氏明以東迆二字爲句北會于匯爲句彭蠡在江之南此言北會豈得爲會彭蠡乎禹貢凡言會皆原有一水而此水往會之如沛之會汶淮之會泗沂淄之會灣是也東匯澤爲彭蠡乃漢水往而匯之彭蠡即漢所匯也北會于匯乃是別水本匯于此而江水往會之也匯非江水也說文迆裹行也引此經文蓋于正流之旁分出一支裹行之謂也水經沔水過牛渚東至石城分爲二一過毗陵北即北江也一至餘姚入海即東迆之南江也酈注以自石城入貴口逕寧國至安吉故郡爲長濱注于具區具區在水北正所謂北會于匯也班志于石城注分江水鄭注于東迆者指爲南江若合符節學者執初學記之譌文轉牽正義所引之眞鄭注以就之北會二字不能通乃謂經文東迆北爲句既無解于鄭注東迆者之文且試思水之行豈有直而不裹者河自積石至龍門所謂裹行者多矣經未嘗言之何獨于此言其

東迆北乎亦淺之乎言經矣

又按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以海渚在舒州同安唐之舒州今之安慶也自江北言之爲安慶自江南言之爲池州池州漢之石城也南江至此東迆自其受江處言則爲石城方其浮舟而下始依北岸至此入石城分江水口故曰渡海渚言從舒州渡至貴池也水經注敘分江水由貴池而東逕宣城之臨城安吳寧國諸縣皆漢丹陽郡地

過丹陽卽過臨城安吳寧國諸縣地也門人問曰不舉秦郡而舉漢郡何也曰石城至錢唐所過非一縣不可繁指以錢唐以上皆丹陽所轄曰過丹陽實括諸地始皇旣臨浙江還過吳吳亦漢郡也益秦時江以南止一會稽郡漢始分爲鄣郡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陽舉丹陽切于舉會稽也吳郡高帝十二年更名荆亦會稽也若舉秦郡則將云過會稽至錢唐又云還過會稽語無分別矣史公不舉會稽而舉漢所分之丹陽與吳始皇往來之迹遂曲曲如繪屬文之工可見于此始皇紀中

凡言遵東瑯邪南郡上黨上郡九原東郡皆郡名其舉縣者鄒以嶧山陽武以博浪沙過黃腄登之罘以之罘在腄縣過彭城求周鼎于泗水以泗水在彭城使者過華陰平舒道以有持璧怪異凡舉縣言皆有事實在其縣地故至錢唐以駐此也渡江乘以渡此也過丹陽過吳則舉郡以括諸縣也史公爲文神明變化如勃海漢郡也于扁鵲傳云勃海郡鄭人東海漢郡也于陳涉世家云攻東海守慶于鄛沛亦漢郡也高帝生時無沛郡而本紀云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蕭相國傳亦云沛豐人也是皆漢郡而追言之丹陽亦其類也然則秦有丹陽乎漢丹陽郡丹陽縣注云楚之先熊繹所封然則丹陽之名古已有之郡以縣得名縣以楚封丹陽得名秦時置此縣與否不可得知而其時南江所經有丹陽則可知也晉分丹陽郡爲宣城郡又分丹陽縣爲于湖太平寰宇記青陽縣下引輿地志云吳帝南渡之初于古丹陽城置定陵縣輿地志陳顧野王所撰也言古丹陽益別于其時之丹陽其時之丹陽仍晉宋之丹陽然則晉移丹陽郡于建鄴亦移丹陽縣于北晉之丹陽非古之丹

陽矣宋書州郡志言割無湖爲定陵隋書地理志言并定陵于南陵然則古之丹陽當無湖之南爲今南陵縣地也吳晉移近江寧故通典言江寧爲漢丹陽縣此實晉縣非漢縣也唐天寶元年置丹陽縣于漢之曲阿屬潤州此則今之丹陽縣所始益丹陽一縣自南移北漸失其故古丹陽自在南陵寰宇志引輿地志所言附青陽縣下爲有見矣說文漳水出丹陽此不分言郡縣益丹陽郡丹陽縣郡縣同名從省文也班志丹陽郡陵陽有淮水引桑欽說此淮益卽說文之漳音近相通借也陵

陽山在今靑陽石埭涇縣之間縣以山名宜在于是唐志天寶元年析涇南陵秋浦置靑陽縣今之靑陽涇縣之間正古之南陵定陵所在亦卽古之丹陽所在然則卽以縣論亦當南江所逕而余必主郡言者縣不能括也然則徐廣以丹陽在南郡枝江通典謂在巴東郡秭歸何也曰非班志之義也史記楚世家封熊繹于楚蠻居丹陽周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班志于丹陽縣注

熊繹所封又叙楚地云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辯熊之曾孫熊繹于荆蠻爲楚子居丹陽而南郡枝江則注云故羅國秭歸則注云歸鄉故歸國又江陵注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羅國在桓公十三年尙能謀楚師而敗莫敖若爲楚初封之國何以得沒于羅歸卽夔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史記集解引服虔云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是也鄭語孔晁注云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于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熊摯竄于夔則夔必遠于楚是時楚都正在丹陽若秭歸卽是楚都摯何竄于此而且國于此耶吳太伯世家言太伯奔荆蠻自號句吳泰伯所邑之吳漢會稽之吳縣今之蘇州也其地稱荆蠻則楚之初封正不遠此秦策蔡澤言吳起南攻揚越史記吳起傳言其南平百越越與粵通熊渠所伐之揚粵卽吳起所平之揚越也但吳起所平南及蒼梧熊渠所伐江以南而已至于鄂則拓地至武昌也

其時荆蠻之地多荒辟楚以漸經營之雖封其子于鄂而都仍在丹陽楚地如鵲岸在今池州卽鵲尾洲長岸在今當塗采在今六合駕鸇庸浦在今無爲州吳志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曰金陵然則自池州太平江寧以達于江北和滁之間均爲楚屬由丹陽而拓之實初封根本之地也地處下流不足以窺中國故必經營于江漢之間滅權之後使鬬緡尹之（見莊公十八年）已有遷鄀之志乃是時隨在其北羅在其西鄀絞州蓼諸國合而謀之故未敢卽遷耳桓公六年侵隨軍于瑕以待之瑕

者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楚師還所及者也鄢陵今開封府之鄢陵縣自是還師必由召陵（在郾城縣南）入城口（在應山縣）道過隨東瑕當在此侵隨所及之瑕即師還所及之瑕武王從丹陽來侵故駐于此也屈瑕伐羅武王用鄧曼言使賴人追之不及賴人者昭公四年楚靈王伐吳朱方而遂滅之者也賴必近吳之國武王居丹陽賴在其西羅又在賴西故使賴人追之爲便若秭歸去羅甚近且在羅西何至使賴人追之而且不及也或謂賴即厲國在南陽隨縣仍在枝江秭歸之西亦不合也武王既

克州蓼而服隨唐（見哀公十七年）藩籬盛固文王熊貲元年遂遷于鄢鄢既遷而丹陽轉爲東鄙之地矣水經注引宜都記云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地理志以爲吳之丹陽論者云尊吳楚悠隔緬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是爲非也通典以丹陽在秭歸本此而又謂自秭歸遷于枝江則合徐廣酈元之說而一之耳而正不必然也然則子革對楚王曰先王熊繹辟在荊山何以言荊山也試爲思之固亦有說以初封言宜曰辟在荊蠻對君之體不可謂國爲蠻故文其說也班氏以前未有以丹陽在南郡者執于子革之言乃移屬枝江移屬秭歸矣學者執薄昭之言謂小白爲子糾之兄與此何異聽

東爲中江入于海

右導水五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志 河東郡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執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

注 地理志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溢爲滎（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自謂溢出滎陽北地中則不與河通矣鄭氏言溢出爲滎澤（見滎州下）亦班義也顏師古言濟水入河並流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爲滎澤用孔傳也非班鄭義說文溢器滿也水伏地中遇實而出有似于器滿經文曰播曰逃曰溢皆非無意也

東出于陶邱北

志 濟陰郡定陶（禹貢陶邱在西南陶邱亭）

注 地理志陶邱在濟陰定陶西北（史記集解）

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右導水六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志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

循按通典及元和郡縣志皆以濠州招義縣爲漢之淮陵縣胡朏明因謂淮陵在盱眙縣西淮陵當是淮陰全榭山以漢志淮水入海屬淮陵淮所分之游水系之淮浦淮自至淮陵其下爲游水王光祿則謂水經淮至淮浦入海淮陵當作淮浦以余

論之全王兩君之說固遠勝于朏明而猶未能得班志之指也志言睢水至取慮入泗又言泗水至睢陵入淮而又言淮水至淮陵入海睢陵者雖入泗之處非泗入淮之處言泗至睢陵入淮者明泗至睢陵合睢入淮也推此而淮陵者非淮入海之處必泗入淮之處言淮至淮陵入海者明淮至淮陵合睢泗入海也通典云濠州招義漢淮陵縣地宋僑置沛陰郡于是元和郡縣志云招義本漢淮陵縣宋孝武帝自淮北徙睢陵縣改爲池南縣陳爲招義隋大業元年爲化明余爲考之宋書州郡志云淮陵太守本淮陵縣晉惠帝永寧元年以爲淮陵國領縣三司吾徐陽樂陽樂文帝元嘉十三年以下相併雖淮陵自永嘉淪沒僑立南徐而晉初屬縣於此可見下相在今宿遷徐在南司吾在北淮陵置郡于其間宜正當泗水入淮之地不應西近濠州也宋志沛陰太守漢景帝立屬兗州流寓徐土因割地爲境領睢陵縣隋書地理志云鍾離郡化明故曰睢陵置沛陰郡後齊改縣曰池南陳復曰睢陵後周改爲招義大業改名化明皆不言睢陵即淮陵隋志言齊改池南南齊書州郡志

沛陰郡有睢陵無池南已與隋志不合元和志則以爲宋武所改而求諸宋志絕無此文說之參差不足取信概可知矣魏書地形志東徐州臨清郡睢陵注云武定七年置有睢水此漢縣之睢陵也又徐州彭城郡睢陵注云前漢屬臨淮後漢晉屬下邳晉亂屬沛陰武定五年屬有睢陵城九子山荊山此宋志僑置之睢陵也晉書地理志言元帝渡江僑置沛陰則宋志所謂流寓徐土者指晉時言故魏志言晉屬也武定五年慕容紹宗擒蕭深明于寒山進圍潼州潼州漢之夏邱今虹縣地也

寒山在彭城今徐州也荆山在今懷遠縣山屬睢陵則睢陵在此是時入于魏故置屬彭城郡七年梁北徐刺史蕭正表等降魏而臨淸之睢陵亦屬矣隋志鍾離郡塗山舊曰當塗有當塗山當塗山與荆山皆在懷遠可知僑置沛陰睢陵正在今懷遠縣界而爲漢當塗縣地漢當塗屬九江淮陵屬臨淮眞風馬牛之不相及隋因睢陵而置化明因化明而改招義蓋分漢之當塗非因漢之淮陵也通典誤僑置之睢陵爲漢淮陵元和志乃直謂漢之淮陵宋徙睢陵坐不深考耳魏志淮陽郡有角

城綏化招義招義下注云武定七年改蕭衍恩撫郡二縣置此招義屬淮陽輿地廣記言淮陽在漢凌縣泗陽之間隋志言後周改綏化爲淮陽改甬城爲臨淸開皇三年省臨淸入淮陽而梁之恩撫郡二縣則無可考僑置之區十羊九牧大抵一郡縣耳而分爲數郡數縣如角城在梁爲臨淸天水浮陽三縣綏化在梁爲綏化呂梁二郡既併而後僅一淮陽縣而已竊謂恩撫郡二縣亦置此地入魏改名招義其後亦與角城等相併酈道元言淮泗之會卽角城又言淮水歷淮陽城北臨泗水岨于二水之間魏之招義當近乎此也若濠州之招義隋志明言後周改名與魏之招義名同而地異魏之招義屬淮陽而近角城與司吾下相徐相邇謂漢之淮陵可也濠州之招義自在荆山之側通典以此爲淮陵或未辨乎此耶則是謂招義爲淮陵亦有說也

右導水七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至于澧又東至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志 隴西郡首陽 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

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澧

注 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鴟似鵲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 水經注

右導水八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志 宏農郡上雒 禹貢雒水出家領山東北至巩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熊耳獲輿山在東北

右導水九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州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愼財賦

注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愼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史記集解

咸則三壤成賦

注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史記集解

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注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史記集解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注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去穗也三百里秸秸又去其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詩甫田正義

循按詩生民正義亦引注云銍斷去穗也秸又去穎此與甫田正義所引同禮器棗栗之設注云穗去實曰穟禹貢三百里納穟服正義云案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謂所刈禾也二百里納銍謂刈禾穗也三百里納秸服謂禾去其實唯稾秸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約鄭注之義非引鄭注也王本于鄭注又去其穎也改爲禾又去其穎惟稾秸也非是詩生民正義既引鄭注又說之云穎是禾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上合也史記平原君謂毛遂曰賢士之處世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然則穎正謂錐之挺說文訓穎爲禾末蓋自總言之則穎以上爲末自銍

言之則穎又爲實之本秸所以聯粟者也穎所以載秸者也粟所以載穎者也凡禾於葉間抽出挺而後結實此注云去粟爲銍則銍爲挺以上之名粟爲葉以下之名去穎爲秸則秸爲聯粟者之名穎爲載秸者之名禾之垂自穎以上故毛詩傳訓穎爲垂穎也銍本穫禾之鐵說文銍穫禾短鎌也鎌有柄而首垂曲去粟之形似之故即以銍名秸猶結頡爲相聯屬之名則銍之去其穎猶鎌之去其柄矣鄭氏此注至精蓋受古文尚書於馬季長季長之訓如此見釋文而鄭氏仍之也禮器注引禹

貢作鞂訓爲去實去實則惟存穎矣四百里尚供粟三百里乃去粟乎正義言槀粟別納亦非也鄭之注禮不言去穎言去實者禮言槀鞂之設以席簟言去實乃可織席故注曰去實去實卽去粟也槀鞂者白槀連穎及秸織之但去粟耳正義云去其實惟槀秸正得此義用以說禮器不可用以說禹貢義各有當王本誤矣史記作秸服漢書作戛服鄭氏禮器注作鞂服均有服字孔傳訓爲槀役卽毛詩禾役傳訓爲列列卽槀如茶之苅亦正以禾穗言之呂覽審時篇云得時之麥稠長而頴黑

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穊而赤色歙縣孝廉方正程瑤田以此服卽秸服是也孫本經文芟去服字非是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注蔡之言殺減殺其賦正義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注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縵也正義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正義

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于周爲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于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于周爲鎭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詩商頌正義

循按正義又云鄭氏不言禹變堯法乃云他倍于堯詩天作正義云鄭注禹貢以爲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皆約鄭注之辭殷武正義云皋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

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皆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于五千也此注係皋陶謨下則皋陶謨之注也禹

貢云三字上別以又字而不明標鄭注王本孫本皆直以鄭注斷之余不敢定附于此

又按王制疏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史記夏本紀用禹貢文于五百里米下增甸服外三字三百里諸侯下增侯服外三字奮武衛下增綏服外三字二百里蔡下增要服外三字用今文歐陽夏侯說也釋文引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馬氏傳古文之學故以萬里言鄭氏仍之也正義所引馬融賈逵之說則同今文而小異以爲六

千里別納總之五百于甸外餘與史記等王肅斥爲失實宜也異義左氏說唐虞之地萬里賈逵爲左氏學亦受古文于杜林不宜同于今文且謬其說馬氏以釋文所引爲是可知鄭學所淵源耳至于兩說相持余則取今文說儒林傳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而此所說仍從今文誠審乎禹貢之文惟今文之說勝也或謂當時功令當從今文則如班志直載本文可矣亦何必增甸服外諸文以顯著之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史記集解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正義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嵩高爲中嶽在潁川陽城縣西北續漢書郡國志潁川郡陽城有嵩高山蓋詩高縣省入陽城縣

泰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西北郡國志泰山郡博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

霍山爲南嶽在廬江灊縣西南禹貢無此山郡國志廬江郡有灊縣

華山爲西嶽在宏農華陰縣西南郡國志宏農郡華陽故屬京兆有太華山

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郡國志河東蒲坂有雷首山

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郡國志河東有太陽縣

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郡國志河東垣縣有王屋山沇水出

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郡國志河內郡野王有太行山

恒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郡國志中山郡上曲陽故屬常山恒山在西北

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郡國志遼西郡有臨渝縣碣石水以碣石山爲碣石山

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郡國志河東郡有濩澤縣

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郡國志河東郡永安故絳陽嘉三年更名有霍太山

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郡國志河東郡北屈有壺口山

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郡國志河東郡有皮氏縣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郡國志左馮翊夏陽有梁山龍門山
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郡國志馮翊懷德縣雲陽下注云有荊山帝王世紀云禹鑄鼎于荊山在馮翊懷德縣之南今其下有渠也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郡國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
汧山在扶風汧縣之西郡國志右扶風汧有吳嶽山本名汧
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郡國志右扶風武功永平八年復有太一山本終南垂山本惇物
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郡國志隴西郡臨洮有西傾山
嶓冢山在隴西氏道縣之南郡國志隴西郡氏道養水出此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郡國志隴西郡首陽有鳥鼠同穴山渭水出
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郡國志隴西郡河關故屬金城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郡國志武威郡有武威縣
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郡國志酒泉郡有會水縣
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郡國志張掖居延屬國故郡都尉安帝別領一部居延有居延澤古流沙注云敦煌郡居延有居延澤古流沙注云敦煌建安末立爲西海郡
三危山在燉煌縣南郡國志燉煌郡有燉煌縣
朱圉山在天水北冀城南郡國志漢陽郡永平十七年更名冀有朱圉山武帝置爲天水

岷山在蜀郡湔氏道西郡國志蜀郡湔氏道岷山在西徼外
熊耳山在宏農盧氏縣東郡國志宏農郡盧氏有熊耳山伊水出
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郡國志南郡臨沮侯國有荊山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郡國志江夏郡竟陵立章山本內方
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郡國志廬江郡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安豐有大別山
外方山嵩高是也
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郡國志南陽郡平氏桐柏大復山淮水出
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郡國志江夏郡有安陸縣
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郡國志長沙郡湘南侯國衡山在東南
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郡國志廬江郡尋陽南有九江合爲大江與班志同又長沙郡有下雋縣
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郡國志南郡華容侯國雲夢澤在南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郡國志廬江郡無金蘭縣
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郡國志豫章郡歷陵有傅易山
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郡國志豫章郡彭澤彭蠡澤在西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郡國志丹陽郡蕪湖中江在西
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郡國志吳郡順帝分會稽置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

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郡國志吳郡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嶧陽山在下邳縣之西郡國志下邳國下邳本屬東海葛嶧山本嶧陽山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郡國志東海郡祝其有羽山
陶邱在沛陰定陶縣西南郡國志沛陰郡有定陶縣
菏澤在定陶縣東
雷澤在沛陰成陽縣西北郡國志沛陰郡成陽有雷澤
菏水在山陽湖陸縣南郡國志山陽郡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
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郡國志沛北國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臣昭案沛北前漢之舊國此是經并泰山復分泰山沛北二郡皆無蒙陰縣惟班志蒙陰顓臾國在蒙山下郡國志南武陽有顓臾城然則蒙陰并入南武陽矣

大野澤在山陽鉅鹿縣東北郡國志山陽郡鉅野有大野澤
大邳地在河南成皋縣北郡國志河南尹有成皋縣劉昭補注云左傳鄭子皮勞晉韓宣子于索氏杜預曰縣東有大索城尚書禹貢至于大邳
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郡國志梁國有睢陽縣
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郡國志蜀郡有汶江道有郫縣
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郡國志在郡有枝江縣
三澨地在南郡邔縣北沱郡國志南郡有邔縣地或誤作池非

循按水經於卷末記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山謂壺口雷首等水謂北江中江等澤謂大野彭澤等地謂三澨流沙等略於水者前已詳之且諸水依山爲識者居多知山地之所在可知水之所在也水經唐以前不著作者姓名新唐書藝文志以爲桑欽者誤也欽受古文尚書於塗子眞見漢書儒林傳班志亦多引桑欽說則欽爲西漢人無疑此卷郡縣皆用東漢順帝分會稽郡置吳郡此于吳縣不稱郡益以郡名吳相復省去如下邳郡下邳縣燉煌郡燉煌縣武威郡武威縣皆不稱郡可例也又獻帝時立張掖居延爲西海郡此不稱西海然則著書者在獻帝以前順帝以後與鄭氏同時者也所說多本班志與班志不同者二碣石山在臨渝一也九江地在下雉二也與鄭注不同者三三危在燉煌一也三澨在邔縣二也大伾山在成皋三也與郡國志不同者四金蘭一也懷德二也蒙陰三也龍門在皮氏四也以余論之三危三澨大伾班志所未言作者與鄭氏同時說與鄭異益別有所受碣石水當以碣石山得名山而曰大所在宜廣東漢右北平無驪成遼西無桑益臨渝之地實兼之謂臨渝南水中與驪成不相遠也三澨鄭氏注舉春秋傳句澨漳澨雍澨遠澨則澨以三言

明非一地或竟陵邵縣皆有之亦不相遠也鄭注以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蓋疑辭此以成皋實之成皋在河南與河內兩岸相對鄭以沛水出入所經擬之蓋沛水所經實有大伾故張晏亦云成皋縣山通典引誤作張揖轉販者遂不及考水經或有所受之耳禹鑿龍門水出其間然則兩岸皆可名龍門河東皮氏東岸也馮翊夏陽西岸也異而同者也胡朏明謂金蘭漢初有此縣非也漢初有之後既并於某縣則東陵鄉即移入某縣志於某縣下言之可也不應言於郡下當是班固時於郡治分置此縣

班氏目驗當時淮水所出在此故水經亦同水經於班志地名為東漢所改者皆易以當時之名金蘭若為漢初之縣何以尚稱之乎余以水經證班志知其為東漢所置縣漢末又省之故郡國志不載也馮翊之懷德泰山之蒙陰或漢末省并或郡國志失載可以水經參補司馬彪之書若酈注引金蘭自本班志及水經胡朏明謂晉宋復立亦非也以上等條雖有異文大指不謬惟三危九江其說太遠頗惑後學三危為黑水所經鄭注引地記言在鳥鼠之西南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是也自水經以為在燉煌南於是杜預注左傳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以三苗亦竄在此胡朏明乃謂雍州之黑水非梁州之黑水不知經文條理全在以地名相貫兗州曰沛河豫州曰荆河雍州曰黑水西河明冀州在兗豫雍之間以河為界也青州曰海岱揚州曰淮海徐州曰海岱及淮明青在徐之北揚在徐之南也荆州曰荆及衡陽明在豫之南梁州曰華陽黑水明在雍之南若黑水有二將豫之荆非荆之荆揚之淮非徐之淮矣而然乎山海經洞庭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門洞庭與九江并言始於此水經依諸此耶抑亦別有受之耶乃山海經班氏屏諸形法家與宮宅地形相人相六畜相刀劒等本不以為典要而郭璞精於此術故為之注然於九江仍引尋陽為說則不以九江為洞庭矣以九江為洞庭實作俑於水經禹貢指南引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是亦本諸山經者而趙宋人固暢言之胡朏明雖指一書最稱詳博而三江則蔽於初學記之譌文九江則執於水經下傳之異說而以山海經為所持之故不亦

誣乎余既錄水經此篇以郡國志附之明其郡縣皆東漢也復舉其說之異者辨於右若酈氏注所說禹貢及通典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凡志地之書其是非均以班志斷茲不復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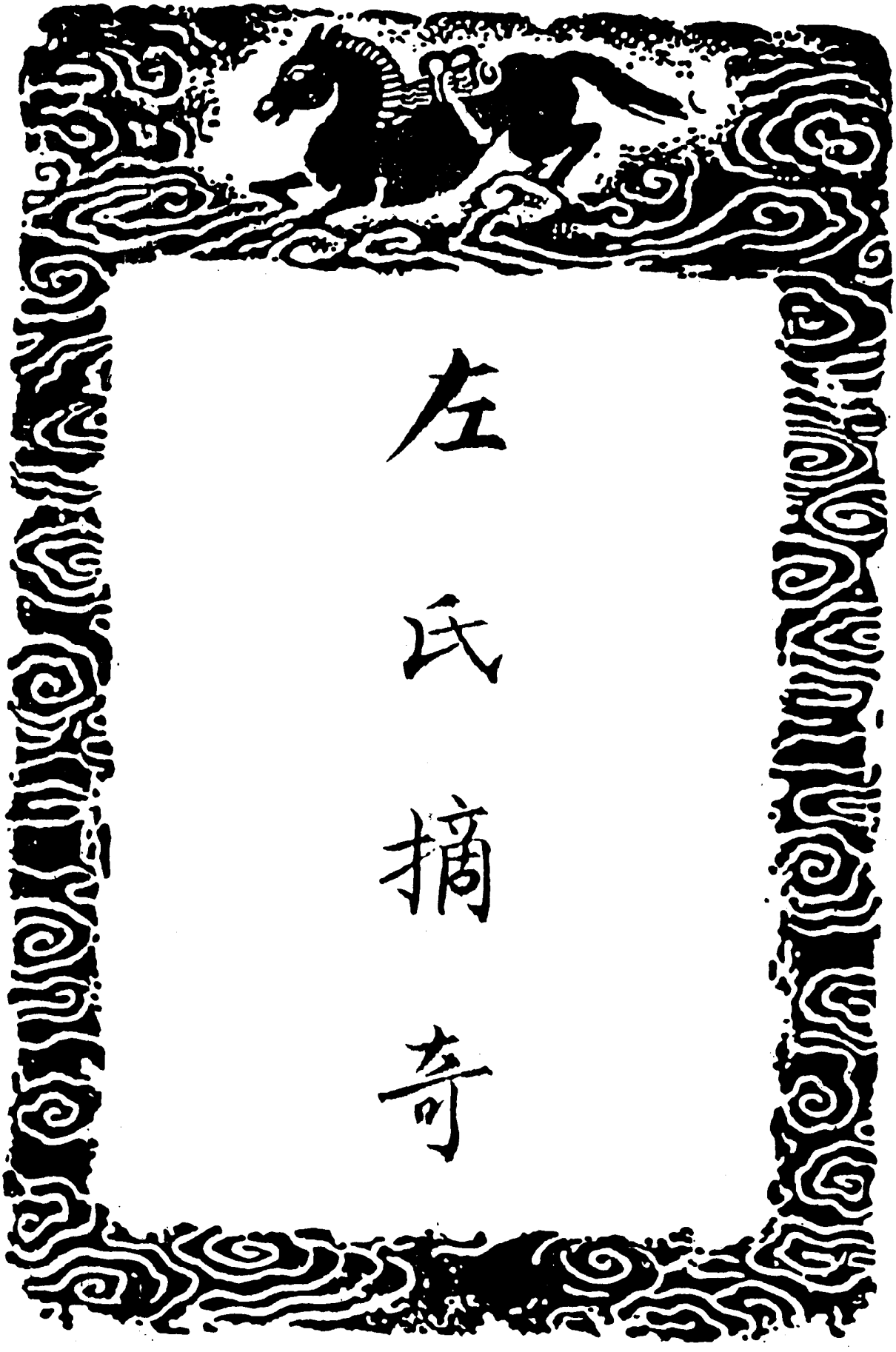
禹貢鄭注釋卷下終

孫授易詩校字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左氏摘奇

左氏摘奇卷第一

隱公

元妃 惠公一一孟子
注元妃始適夫人也

繼室 一一以聲
子生隱公

文在其手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一一一一曰爲魯夫人

元年

驚姜 莊公寤生一一
氏故名曰寤生

亟請 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
一一於武公公弗許

嚴邑 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一一也他邑唯命
注巖險

不度 請京使居之祭仲曰今京
一一非制也君將不堪

早爲之所 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
之有不如一一一一 注使得其所宜

寵弟 蔓草猶不可除
況君之一一乎

貳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一於己
注鄙鄭邊邑貳兩屬

不暱 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一一厚將崩
注不義於君不親於兄

完聚卒乘 大叔一一繕甲兵具一一將襲鄭夫人將啟之
注完城郭聚人民步曰卒車曰乘

失教 稱鄭伯譏
一一也

黃泉 鄭伯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一一無相見也
注地中之泉故曰黃泉

封人 潁考叔爲潁谷一一
注典封疆者

闕地 若一一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注隧若今延道

二年

不安 向姜一一
莒而歸

三年

貳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一于虢
注王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

交惡 周鄭一一
注兩相疾惡

羞 可一於王公
注羞進也

保首領 若以大夫之靈得一一一以沒
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

車僨 鄭伯之一一于濟
注既盟而遇大風傾記異

東宮 衛莊公娶于齊一一得臣之妹曰莊姜
注得臣齊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老 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一一
注老致仕也

四年

脩怨 衛州吁立將一一
先君之一於鄭

絲棼 以亂猶治一一而一之也

安忍　州吁阻兵而一一

兵猶火　一一一也弗戢將自焚也

定君　厚問一一於石子注以州吁不安

固請　羽父請以師會之一一而行

王覲　石子曰一一爲可

五年

魚者　公將如棠觀一一臧僖伯諫

治兵振旅　三年而一一入而一一注三年而大習振整也

飲至數軍實　歸而一一以一一一注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略地　公曰吾將一一焉注略攄攝巡行之名

釋憾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一一於宋敝邑爲道

六年

渝平　鄭人來一一更成也注和而不盟曰平渝變也

不悛　長惡一一從自及也注悛止也從隨也

請糴　京師來告饑公爲之一一於宋衛齊鄭禮也

不旣　鄭伯如周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善鄭以勤來者猶懼一一況不禮焉鄭不來矣注旣至也

七年

發幣　戎朝于周一一于公卿注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八年

會期　齊侯將平宋衛有一一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

賜姓　天子建德因生以一胙之土而命之氏

九年

嘗寇　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伐勇而無剛者一一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注嘗試也無剛不能退覆伏兵也

衷　戎人之前遇覆者奔衆逐之一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注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

十年

師期　盟于鄧爲一一

討不庭　鄭莊公以王命一一不貢其土

十一年

宗盟　周之一一異姓爲後

軨　賴考叔挾一以走注軨車轅也

棘　于鄢拔一以逐之注棘戟也

大逵　及一一弗及注逵道方九軌也

弢弧先登 杜考叔取鄭伯之旗一一以一一 注弢弧旗名也

東偏 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一一 鄭公孫獲處許西偏 注偏鄙也

假手共億 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一一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一一其敢以許自為功乎 注共給億安也

餬口 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一其一於四方 注餬猶也說文寄食

請謁 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一一焉如舊婚姻 注謁告也婦人之父曰昏重昏曰姻

違言 鄭息侯伐鄭 注以言相違恨

不韙 犯五一一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注韙是也

桓公

元年

渝盟 一一無享國

二年

持簿 衮冕載珽 注珽玉笏也若今吏之一一釋文徐廣云手板

策勳 反行飲至舍爵一一焉禮也 注書勳勞於策

側室 諸侯立家卿置一一 注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又十二年側室友子也又襄十四年側室友子之官

等衰 皆有一一 注衰殺也

三年

寵人 苟伯萬之母苟姜惡苟伯之多一一也故逆之

五年

拒 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 注一方陳

不枝 蔡衛一一 固將先奔

集事 既而莘於王卒可以一一 注集成也

能軍 祝聃射王中肩王亦一一

六年

逞欲 今民餒而君一一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注逞快也

三時 謂其一一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注三時春夏秋

甲首 鄭大子忽大敗戎師一一三百以獻於齊 注被甲者首

饋餼 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一之一 注生曰餼

奔急 **受室** **師昏** 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一齊之一而一一以歸是以一一也

隱疾 不以一一 注隱痛疾患

八年

請下之 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一一一弗許而後戰 注下之請服也

九年

夾攻　鄧人逐之背己師而一一之

十年

賈害　周訓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一一也

十一年

濟師　莫敖曰盍請一一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注濟益也

內寵大援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榮仲曰必取之君多一一子無一一將不立

十二年

采樵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一一者以誘之注樵薪也

三巡　伐絞之役屈瑕將三師分涉於彭壓人砍伐之使伯嚭誘之一一數之注巡徧也

十三年

狃　莫敖一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注狃忕也

假易　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一一也注天不借貸侵易之人

徇師　莫敖使一于一曰諜者有刑注徇宣令也

不堪命　宋多責賂於鄭鄭一一一

十四年

致饔　春會于曹曹人一一禮也注熟曰饔生曰餼

十五年

人盡夫也　祝聃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一一一一父一而已注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

十七年

疆吏疆事　齊人侵魯疆一一來告曰一場之一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復惡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固諫弗公子達曰一一已甚矣注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弒君重爲惡也

十八年

歸咎　魯人告于齊曰禮成而不反無所一一

兩政　辛伯諫曰並后匹嫡一一禍國亂之本也注妻如后庶如嫡臣擅命都如國

左氏摘奇卷第一

左氏摘奇卷第二

莊公

三年

判 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
注判分也言分為附庸始於此

舍信次 公次于滑凡師一宿為
｜再宿為｜過信為｜

四年

荊尸子 楚武王｜｜授師｜焉以伐隨
注尸陳也荊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子
者戰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戰為陳

心蕩 將齊人告夫人鄧曼曰余｜｜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
注蕩動散也楚為小國至此僭
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
蕩天之道也

六年

立表 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
注本末終始
也表節適也
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焉

噬齊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
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
不早圖後君｜｜
注若齧腹齊齕不可及

人將不食吾餘 鄧侯曰｜｜｜｜｜｜對曰若不從三臣
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
注言自害其甥
必為人所賤

七年

麥苗 經秋大水無｜｜
注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穀之苗

嘉穀 秋無麥苗不害｜｜也
注黍稷尚可更種

八年

請代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
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弗許故謀作亂

閒 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公
注伺公之間隙

喪亂誅 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懼隊于車
傷足｜｜反｜亂於徒人費 注誅責也

九年

傳乘 公喪戎路｜｜而歸
注傳乘乘他車

甘心 魯叔孫師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
討之管召雠也請受而｜｜焉

十年

肉食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
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戰勇氣也 夫｜｜｜｜一鼓作
氣再而衰三而竭

皐比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請輕予之公
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而先犯之 注皐比虎皮也

弗賓 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
注不禮敬也

十一年

金僕姑 搏之 靳之 乘邶之役公以｜｜｜射南宮長萬公右獻捷生｜｜宋人請之宋公｜｜曰姑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注金僕姑矢名戲而相愧曰靳

罪已 臧文仲曰禹湯｜其興也悖焉

十二年

批 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而殺之注手批之也

輦 南宮萬奔陳以乘車｜其母一日而至注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

十四年

氣餒 人之所忌其｜｜以取之妖由人興也

伏罪 厲公入逆殺傳殺使謂原繁曰傳殺盾有常刑既｜其｜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

棄言 且寡人出伯父無｜｜入又不念寡人注無納我之言

宗祏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注宗廟中藏主石室

行賂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勸惎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

繩 蔡哀侯為莘故｜息嬀以語楚子注繩譽也

十六年

良月 使公父定叔以十月入曰｜｜也就盈數焉注數滿於十

命之宥 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注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

名位 王命諸侯｜｜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注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

逸 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注涌水名閻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

十九年

大閽 黔牟自刖楚人以為｜｜注若今城門校尉官

二十年

樂禍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也

不舉 司寇行戮君為之｜｜而況敢樂禍乎注去盛饌

二十一年

效尤 鄭伯｜｜其亦將有咎

盤盂鑑 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予之注鞶帶而以鑑為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

二十二年

獲宥 寬政 賈擔 官謗 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及於｜｜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

卜晝卜夜 飲桓公酒樂公曰以大繼之辭曰臣｜其｜未｜其｜

酒以成禮　君子曰～～～～不繼以淫義也　注夜飲爲淫樂

鳳鳴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皇于飛和～鏘鏘

光遠　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而自他有耀者也

兩大　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陳衰此其昌乎　注姜姓之先爲堯四嶽

二十三年

不然　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　注不然不用命

富子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惠之士蔿曰去～～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注二族之富強者

二十四年

宗婦　經大夫宗婦覿用幣　注～～同姓大夫之婦

二十七年

歸寧　杞伯姬來～～也　注寧問父母安否

展義　天子非～～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二十八年

旌伐　可以威民而懼戎且～君～　注旌章也伐功也

廣莫啓土　狄之～～於晉爲都晉之～～不亦宜乎　注廣莫狄地之曠絶也言遺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

蠱振萬　楚令尹子元欲～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焉　注蠱惑以淫事振動也萬舞也

未亡人　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雠而於～～之側不亦異乎　注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

逵市　伐鄭衆車入自純門及～～　注郛內道上市

縣門　～～不發楚言而出　注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

二十九年

戒事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也　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畢戒民以土功事

致用　火見而～～　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蒸作之物

裁　水昏正而～日至而畢　注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三十年

毀家　關穀於莵令尹子文也　注毀滅也

三十一年

獻戎捷　齊侯來～～～非禮也

三十二年

涼德　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虢多～～其何土之能得　注涼薄也

閟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而以夫人言許之劉聲盟公生子般焉　注孟任黨氏女閟不從公

女公子　雩講于梁氏～～～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　注女公子子般妹

投蓋　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箠有力焉能一一于稷門注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楠及覆門上

閔公

元年

宴安酖毒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諸夏親暱不可棄也一一一不可懷也請救邢

魯秉周禮　公曰一可取乎仲孫湫對曰不可猶一一一周禮所以本也

心無瑕　諺曰一苟一一何恤乎無家

筮仕　初畢萬一一於晉遇屯之比

二年

兩社　文在其手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一一爲公室輔及生有一一一曰友遂以命之注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閒朝廷執政所在

鶴乘軒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一有一一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　注軒大夫車

甚敗　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衛侯不去其旗是以一一

稱　齊侯歸衛公乘馬廄服五一注衣單複其曰稱

魚軒重錦　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注一一夫人車以魚皮爲飾一一錦之數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

冢祀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一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監撫　家子從曰監軍守曰監國

國政　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一一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　注國政正卿

時卒　令命以一一閔其事也注冬十二月閔盡之時

阻之　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一一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內讒違之　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一一不如一一注違去也

忘亡　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一一注忘其滅亡之困

左氏摘奇卷第二

左氏摘奇卷第三

僖公

元年

國惡 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ㇾ禮也

二年

假道外府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ㇾ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ㇾ外府也

請罪 敢請假道以ㇾ于虢 注問虢伐己以何罪

起師 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ㇾㇾ

漏師 齊寺人貂始ㇾ于多魚 注漏洩桓公軍事

天奪之鑒 益疾 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ㇾㇾㇾ而ㇾ其ㇾ也 注鑒所以自照驕則生疾

三年

勤我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ㇾㇾ棄德不祥注勤恤鄭難

蕩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ㇾ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 注蕩搖也

四年

風馬牛 唯是ㇾㇾ不相及也 注牛馬風逸

五侯九伯 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ㇾㇾㇾ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賜履 ㇾ我先君ㇾ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共給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ㇾㇾ

屝屨 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ㇾㇾ其可也 注屝草屨

薰蕕 ㇾㇾㇾ十年尚猶有臭

成謀 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ㇾㇾ

五年

日南至 書雲 ㇾㇾ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ㇾㇾ物

尋師 三年將ㇾ馬 注尋用也

一國三公 退而賦曰狐裘尨茸ㇾㇾㇾ吾誰適從

不技 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ㇾㇾ乃徇曰技者吾讎也披斬其袪 注袪袂也

反己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ㇾㇾ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

一之謂甚 宮之奇諫曰ㇾㇾㇾㇾ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據我 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ㇾㇾ 注據猶安也

均服振振 童謠云ㇾㇾㇾㇾ 注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

六年

釋縛 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
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ㇾ其ㇾ受其璧而祓之

七年

朝不及夕 ㇾㇾㇾㇾ 何以待君

不女疵瑕 求多 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
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
予取予求ㇾㇾㇾㇾ也後之人將ㇾㇾ於女
注大責望也

招攜 管仲曰ㇾㇾ以禮懷遠以
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

三良 鄭有叔詹堵叔師叔
ㇾㇾ為政未可間也

八年

示弱 晉里克帥師敗狄于采桑里克曰懼之而已
無速衆狄統射曰期年狄必至ㇾ之ㇾ矣

九年

後命賜級 王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宰孔曰且有ㇾㇾ天
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ㇾㇾ 注級等也

天威咫尺 齊侯對曰ㇾㇾ
不違顏ㇾㇾ

余 小白ㇾ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注小白齊侯名余身也

無勤於行 宰孔過晉侯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
略君務靖亂ㇾㇾㇾㇾ晉侯乃還

復言 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荀叔吾與先
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ㇾㇾ而愛身乎

能民 ㇾ而ㇾㇾ主於何有
注能得民

好弄 夷吾弱
不ㇾㇾ

十年

重問 本鄭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爲不從君ㇾㇾ以
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注問聘問之幣

違禍 失衆焉能殺ㇾㇾ誰能出君
注謂辟禍也

十一年

長世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王惰過歸告王曰
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
下昏何
以ㇾㇾ

十二年

平戎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注平和也

賤有司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
管仲辭曰臣ㇾㇾㇾㇾ也

若節春秋 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ㇾㇾㇾㇾ
來承王命何以禮焉 注節時也

十三年

怒未怠 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
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ㇾㇾㇾㇾ其十年乎

荐饑 重施 晉ㇾㇾ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
與諸乎對曰ㇾㇾ而報君將何求

行道 救災恤鄰道
也ㇾㇾ有福

輸粟 秦於是乎一一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四年

背施 幸災 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一一無親一一不仁貪愛不祥怨鄰不義

十五年

閉糴 晉饑秦輸之粟 秦饑晉一之一

寇深矣 晉侯謂慶鄭曰一一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

鬬士 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一一倍我

輅 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為右一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拔舍 晉大夫反首一一從之 注拔草舍止

食言 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怨也我一吾一背天地也 注食消也

爰田 晉於是乎作一一 注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賓之衆

州兵 晉於是乎作一一 注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隱匿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 於是展氏有一一焉

饩粟 晉侯歸是歲晉又饑秦伯又一之一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十六年

隕星 春隕石于宋 五一一也

今茲 內史叔興曰一一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 注今茲此歲也

失問 退而告人曰君一一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十七年

宦女 及子圉西質妻為一一焉 注宦事秦為妻

好內 如夫人 齊侯一一多內寵內嬖一一者六人

十九年

薄德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一一 注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

師興而雨 衛大旱寗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封邢乎一一一

因釁而降 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一一一一

二十年

以欲從人 臧文仲曰一一一一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

旱備 務穡勸分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一一也脩城郭貶食省用一一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 注穡儉也一一有無相濟

二十二年

侍執巾櫛 婢子 晉太子將逃歸謂梁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寡君之使婢子一一一一以固

子也
注一一婦人之卑稱

蠆萬蚩有毒　公卑邾不設備而儛之臧文仲曰君其無謂邾小一一一而況國乎

重傷二毛　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一一不禽二毛古之義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注一一頭白有二色

勍敵胡耇　子魚曰君未知戰一一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雖及一一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注勍強也胡耇元老之稱

鼓儳　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一一可也　注儳嚴未整陳

不沒　楚王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一一乎
注不以壽終

二十三年

貴仕　楚成得臣伐陳還子文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一一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注貴仕貴位

策名　一一委質貳乃辟也
注名書於所臣之策

就木　趙衰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嫁則一一焉

彗孛四方之志　將行謀於桑下一一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一一一一
注其聞之者吾殺之矣

貳　僖負羈之妻曰夫子必反其國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一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注自貳自別異於曹

同儕過子弟　晉鄭一一其一一一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

波及　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一一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

不獲命周旋　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一一一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一一

奉匜秦晉匹降服而囚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一一沃盥既而揮之怒曰一一一也何以卑我公子懼一一一一
注匜沃盥器也揮前也降服去上服

二十四年

羈紲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一一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　注羈馬羈紲馬繮

中宿　女為惠公來求殽余命女三宿女一一至

刑臣　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惟一一　注寺人披奄人故稱刑臣

紀綱之僕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一一一一

守藏　初晉侯之豎頭須一一者也

內子　趙姬請逆盾與其母以叔隗為一一而已下之
注卿之嫡妻為內子

貪天之功　偕隱　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一一一一以為己力乎

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丈也身將隱焉用丈之是求顧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ㄧㄧ

緜上之田 晉侯求之不獲以ㄧㄧ爲ㄧ ㄧ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不咸 昔周公弔二叔之ㄧㄧ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 注咸同也

懿親 兄弟雖有小忿不廢ㄧㄧ 注懿美也

報者倦矣 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ㄧㄧㄧ施者未厭 注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

貪慁 狄固ㄧㄧ 王又啓之

女德婦怨 ㄧㄧ無極ㄧㄧ無終狄必爲患 注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怨怨無已終猶已也

豐厚 鄭伯將享宋成公問禮於皇武子對曰ㄧㄧ可也

蒙塵 王使來告難臧文仲對曰天子ㄧㄧ于外敢不奔問官守 注官守王之羣臣

得仕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ㄧㄧ

二十五年

巡城 衛人伐邾二禮從國子ㄧㄧ被以赴外殺之

勤王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ㄧㄧ

降心 天子ㄧㄧ以逆公不亦可乎

親姻 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此誰非王之ㄧㄧ也其俘之也

隈入 秦人過析ㄧㄧ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 注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爲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傳城

諜出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ㄧㄧ曰原將降矣 注諜間也

從徑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ㄧㄧ餌而怖食故使處原 注徑猶行也

二十六年

室如縣罄 齊侯曰ㄧㄧㄧㄧ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 注如而也居室而貨糧縣罄在野無蔬食之物

股肱盟府 昔周公太公ㄧㄧ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ㄧㄧ

保聚 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 注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

二十七年

謀元帥 ㄧㄧㄧ趙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

易資 伐原以示之信民ㄧㄧ者不求豐焉 注不詐以求多

二十八年

上德 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ㄧㄧ也 注先軫以下軍佐起將中軍故曰上德

舍墓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 注ㄧㄧ爲將發冢兇兇恐懼聲

獻狀 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ㄧㄧ 注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

報施 今無人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ㄧㄧ也

爇 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 注二子有從亡之勞ㄧ燒也

距躍曲踊百 魏犨傷於胃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來習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

百曲踊三百乃舍之
注一一超越也一一跳踊也一猶勵也

天假之年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
一一一一而除其害

軍志　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注一一兵書

間執　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注一一猶塞也

亢讎　其衆素飽　背惠食言以一其一我曲楚直一一一一
不可謂老　注亢猶當也直氣盈飽

搏　監　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監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
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注一手搏一虐也腦所以柔物

寓目　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
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一一焉

詰朝　戒爾車乘敬爾軍事詰朝相見
注一一平旦

韅靷鞅靽　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
注在背曰一在膺曰一在腹曰一在後曰一言駕乘脩備

館穀　晉師三日一一
注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

駟介徒兵　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
注一一四馬被甲一一步卒

策命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一一晉侯為侯伯
注以策書命

糾逖王慝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一一一一
注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

弁冕　楚子玉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
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　注一以鹿子皮為之瓊
玉以飾弁及纓
水草之交曰一

棄土　勤民　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一一
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
神敗令尹令尹其
不一一實自敗也

奉己　萬吕臣曾為令尹一
一而已不在民矣

扞牧圉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一一一
注牛曰牧馬曰圉

捷駿　叔武將沐聞君
至喜一一走出

風于澤　奸命　城濮之戰晉中軍一一一亡大旆之左旃
祁瞞一一司馬殺之　注牛馬曰風而走
皆失之掌此二事
而不脩為奸軍令

振旅愷　授馘　一一一以入于晉獻俘一
一飲至大賞徹會討貳

深室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一一
注別為囚室

二十九年

納禀餼　寧子職一一一焉
注寧俞以君在幽阨故親以衣食為己職禀衣裳餼廢也

貨筮史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
一一一使曰以曹為解

三十年

芻米　秦介葛盧來朝公在
會饋之一一禮也

燕好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注一燕禮也一好貨也

三十年

絏　晉侯秦伯圍鄭燭之武夜絏而出
注一縣城而下

陪鄰　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
難也焉用亡鄭以一鄰之厚君之薄也　注陪益也

東道主　若舍鄭以爲ㇾ行李之
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

白黑形盬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ㇾ辭曰國君文
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盖
嘉穀鹽虎形
注白熬稻黑熬黍

三十一年

求婦　經杞伯姬來求婦
注自爲其子成昏

三十二年

北門之管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ㇾㇾ
ㇾㇾ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注管鑰也

中壽　墓木拱　襄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
曰而何知ㇾㇾ爾ㇾ之ㇾㇾ矣　注合手曰拱

收爾骨　襄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
於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間余ㇾㇾㇾ焉

三十三年

輕脫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曰
秦師輕而無禮必敗ㇾ則寡謀無禮則ㇾ　注脫易也

先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ㇾ牛十二犒師
注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

淹　不腆敝邑爲從者之ㇾ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注淹久也積芻米菜薪

遽　且使ㇾ告于鄭
注傳車

脯資餼竈　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ㇾㇾㇾㇾ竭矣
注資禮也生曰餼竈謂牛羊豕

天奉　晉原軫曰秦遣蹇叔而以貪勤民ㇾㇾ
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　注奉與也

斬　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
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
注ㇾ備卒
也墮毀也

纍臣　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孟明稽首曰君之惠
不以ㇾㇾ釁鼓使歸就戮于秦　注纍囚繫也

一眚　秦伯曰且吾不以ㇾㇾ掩大德
注眚過也

饘之　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ㇾㇾ
注野饋曰饘

取節　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ㇾㇾ焉可也
注不以其惡而弃其善取其善節

小寢　即安　公如齊朝反薨于ㇾㇾㇾㇾ也
注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半涉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大孫伯曰晉人無
信ㇾㇾ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

宣言　陽子ㇾㇾ曰楚
師遁矣遂歸

左氏摘奇卷第三

文公

元年

能相人　王使内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一一也見其二子焉

收子　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注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一一葬子身也

豐下　穀也一一必有後於魯國

正時　先王之一一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古　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一古者越國而謀注合古之道而夫今事霸王之禮

齒　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一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　注齒年也

忍人　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一一也不可立也注忍行不義

役夫　江芈怒太子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注呼賤聲一一賤者稱

環列　穆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一一之尹注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外援　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一一好事鄰國以衛社稷

二年

死所　狼瞫爲右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盡死之瞫曰吾未獲一一

害上不登明堂　周志有之勇則一一一於一一注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

共用　死而不義非勇也一一之謂勇注共用死國用

念德不怠　孟明增脩國政趙成子曰一一一其可敵乎

新鬼故鬼　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一一大一一小　注新鬼僖公既爲凡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

下展禽　織蒲　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一一一廢六關妾一一三不仁也注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

虛器　作一一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

三年

焚舟　秦伯伐晉濟河一一注示必死也

四年

出次過數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一一不舉一一注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禮有數今秦伯過之

肆業　衛寧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一一及之也

朝正當陽　昔諸侯一一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一一諸侯用命也　注朝而受政教也

敵愾覺報　諸侯一王所一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一一宴　注覺明也以明報功宴樂

取戾　令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一一

五年

天為剛德　寗嬴曰陽處父以剛一一一一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

六年

正法罪　宣子始為國政制事典一一一注輕重當

治舊洿　注治理洿穢

出滯淹　注拔賢能

為殉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注以人從葬

著之話言　注話善也為作善言遺戒

長君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以難故欲立一一

震　賈季曰夫嬴既嫁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一之有　注震威也

敵惠敵怨　前志有之曰一一一一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注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遷怨

介寵　一人之一非勇也　注介固也

棄時政　閔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閔朔一一一也何以為民

七年

底艾尋斧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一一矣萬曰猶能底其本根謂所謂底馬而縱一一馬者也親之以德皆股肱也

言猶在耳　穆嬴日抱太子哭于朝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而屬諸子今君雖終一一一一而棄之若何

蓐食　宣子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及堇陰訓卒利兵秣馬一一潛師夜起　注蓐食早食於寢蓐也

同寮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同官為寮臣嘗一一敢不盡心乎

義之　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一一也將何見焉　注言己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

冬日　夏日　賈季對曰趙衰一一之日也趙盾一一之日也注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示威示懷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叛而不討何以一一服而不柔何以一一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八年

珍之　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書曰公子遂一一注珍之書也

九年

不恪　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一一

十年

強死　初楚范亹高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二君皆將一一城濮之役子西縊而縣絕五月殺鬬宜申　注宜申子西也

孟　楚鄭伐宋宋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　注一田獵陳名

扶當官而行　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一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戲也子舟曰一一一何瀆之有

十二年

不腆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王對曰一一敝器不足辭也注腆厚也

固軍　秦伯伐晉取羈馬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一一以待之

側室　不在軍事　弱　趙有一一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一一一一注側室夫子一年少也未嘗涉知軍事

肆　告使輕者肆馬其可注一暫往而退也

交綏　趙穿獨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乃皆出戰交綏注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而兩退故曰一一

坐甲　秦軍擒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襄糧一一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

未愬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一一也明日請相見也注愬缺也

十三年

履足　晉人憑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一士會之一於朝　注躡士會足欲使行

贈策　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繞朝一之以一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注策馬檛

十四年

蓄憾　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一一

夫己氏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一一一注猶言某甲

十五年

亞旅　敏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猶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一一魯人以為一　注亞旅上大夫也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致美　公孫敖卒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一一注忽教取其妻各盡其美義乃終

救乏賀善　一一一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等威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一一古之道也

十六年

俟間　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一君一　注間疾瘳

振廩同食　庸人叛楚楚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一發也一倉也一一上下無異餼也

乘馬　庸人不設備楚子一一會師于臨品注駟傳車也

饋詒　羞珍　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一一也時加一一異

數材人　無日不一於六卿之門國之一一無不事也注數不疏

官近　棄官　子身之貳　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一一懼及焉一一則族無所庇一一一一也姑紓死焉注意諸壽之子

君祖母　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注一一諸侯祖母之稱

十七年

執訊 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注一一通訊問之官

克減 一一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 注減損也難未盡而行

蕆陳事 寡君又朝以一一一 注蕆勑也勑成前好

畏首畏尾 古人有言曰一一 一一身其餘幾

鹿死不擇音 又曰一一一一一 注音所荫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鋌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注一疾走貌

逃命 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强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一一

語偷 襄仲如齊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一一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注偷猶苟且

十八年

令龜 惠伯一一 注以卜事告龜

私事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一一襄仲

馬矢 襄仲以君命召惠伯殺而埋之一一之中

奉以周旋 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一一一一弗敢失墜

無禮者誅 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一一於其君一一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主藏 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 注一以掩賊爲名

九刑 在一一不忘 注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亡

還觀 行父一一莒僕莫可則也 注還猶周旋

八愷八元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謂之一一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謂之一一 注八愷即垂益禹皐陶之倫 八元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

世濟 此十六族也一一其美不隕其名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 注濟成也

不友 頑嚚一一是與比周謂之渾敦 注謂騘兜不開通

以誣盛德 服讒蒐慝一一一一謂之窮奇 注謂共工行窮好奇

話言 不知一一傲很明德謂之檮杌 注話善也謂蘇頑凶無嘼匹

冒貨 貪于飲食一于一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一一不知紀極謂之饕餮 注貪財爲冒 貪食爲餮

檮杌 投諸四裔以一一一 注檮杌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

同心戴舜 天下如一一一一一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大功二十 舜有一一一一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

左氏摘奇卷第四

左氏摘奇卷第五

宣公

元年

求成 晉欲ㄧㄧ於秦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驟諫 晉侯侈趙宣子爲政ㄧ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

果毅 戎昭ㄧㄧ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戎也

疇昔之羊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ㄧㄧㄧ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

非人 君子謂羊斟ㄧㄧ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

文馬 宋人以兵車百乘ㄧㄧ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 注文馬畫馬爲文告城門而後入

合 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注叔牂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叔牂言舉奔魯ㄧ猶荅也

巡功 植 宋城華元爲植ㄧㄧ 注ㄧ將主也

于思 城者謳曰睪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注ㄧㄧ多髯貌

則那 使其騶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ㄧ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注那猶何也

口衆 華元曰去之夫其ㄧㄧ我寡

彫牆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ㄧㄧ 注彫畫也

胹 畚 宰夫ㄧ熊蹯不熟殺之寘諸ㄧ使婦人載以過朝 注畚以草索爲之笘屬

溜 趙盾士季將訣三進及ㄧ而後視之

盛服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ㄧㄧ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嗾獒 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扶以下公ㄧ夫ㄧ焉明搏而殺之 注獒猛犬也

翳桑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ㄧㄧ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 注翳桑桑之多陰翳者

宦 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葦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 注ㄧ學也

名居 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ㄧㄧ不告而退 注問所居

良史 孔子曰董狐古之ㄧㄧ也書法不隱

三年

問鼎 楚子ㄧㄧ之大小輕重焉 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

神姦不若 ㄧㄧ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ㄧㄧ螭魅罔兩莫能逢之 注若順也

載祀 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 注ㄧㄧ皆年

卜世卜年 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郟ㄧㄧ三十ㄧㄧ七百天所命也

國香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蘭有ㄧㄧ人服媚之如是 注媚愛也

元寵　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ㇾㇾ　注元極也

四年

食指異味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ㇾㇾ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ㇾㇾ　注第二指也

染指　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　子公怒ㇾㇾ於鼎嘗之而出

狼子野心　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諺曰ㇾㇾㇾㇾ其可畜乎

丁寧　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　注汰過也ㇾㇾ鉦也

笠轂　又射汰輈以貫笠轂　注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ㇾㇾ

轂於菟　鬬伯比淫於邧子之女生子文焉棄之夢中虎乳之邧子田見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ㇾ謂虎ㇾㇾ故命之曰鬬轂於菟

君天也　箴尹曰ㇾㇾ　ㇾ天可逃乎

無後　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ㇾㇾ何以勸善

五年

反馬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不來反馬也　注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遣使ㇾㇾ

以盈其貫　赤狄伐晉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ㇾㇾㇾㇾ將可殪也

八年

獲諜　夏會晉伐秦晉人ㇾ秦ㇾ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注蓋記異也

蠱疾　晉侯有ㇾㇾ　注惑以喪志

十年

玉帛之使　凡諸侯之大夫違言於諸侯所有ㇾㇾㇾㇾ者則告不然則否

斲棺　鄭人討幽公之亂ㇾ子家之ㇾ而逐其族　注以弒君故也斲等其棺不使從卿禮

十一年

封人慮事　令尹蒍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　注ㇾㇾ其時主築城者ㇾㇾ謂計功

量功命日　注命作日數

分財用　注財用築作具

平板幹　注幹楨也

稱畚築　注量輕重畚盛土器

程土物　注爲作程限

議遠邇　注均勞逸

略基趾　注趾城足略行也

具餱糧　注餱乾食也

度有司　注課監主

不愆于素　事三旬而成
一一一

能勤有繼　卻成子曰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一一一一
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轘裘　殺夏懲舒一諸果門
注車裂也

縣公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諸侯一一皆
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
注楚縣大夫
皆僭稱公

蹊田　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一人之一而奪之牛
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

取諸其懷　吾儕小人所謂一一一而與之也
注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為愈於不還

十二年

守陴　楚子圍鄭一者皆哭
注陴城上俾倪

敢布腹心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使改事君唯於九縣君之
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一一一一君實圖之

勤民　晉師救鄭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
無及於鄭而一一焉用之　注勤勞也

觀釁　隨武子曰會聞
用師一一而動

追蓐　前茅慮無　蓐為敕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
左一一一一一中權後勁
注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
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踦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備
慮有無也或曰時
楚以茅為旌識

整軍經武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一一而一一乎

烈所　撫弱者昧以
務一一可也

臣力　鼂子曰不可晉所
以霸師武一一也

非夫　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一一也命為軍帥而
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　注非丈夫

惡有所分　韓獻子謂桓子曰鼂子以偏師陷子罪
大矣不如進也事之不捷一一一一

飲馬　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
反將右將一一於河而歸

南轅　令尹一
一反旆

討　楚自克庸以來其軍無日不一國人而訓之
注討治也

百克　藍縷　民生在勤　于勝之不可保紂之一一而卒無
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一一
以啓山林箴之曰一一一一勤則不匱
注篳路柴車藍縷敝衣

師直為壯　子犯有言曰一
一一曲為老

楚崇　子良鄭之良也
師叔一之一也

咎徒　知季曰原屏
一之一也

實其言　趙莊子曰欒伯善哉
一一一必長晉國

淹久　楚少宰如晉師曰將鄭是訓定
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一一

候人　隨季對曰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之
鄭豈敢辱一一　注謂伺候望敵者

行人失辭　鼂子以為詒使趙括從
而更之曰一一一一

遷延　寡君使羣臣ㄧ大國之ㄧ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

致師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ㄧ晉ㄧ注單車挑戰

叚　兩馬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ㄧ代御執轡御下ㄧㄧ掉鞅而還　注叚矢之善者兩師也示閒暇

麗龜　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ㄧㄧ注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

惡來　士季曰備之善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ㄧㄧ有備不敗

軍衛不徹警　且雖諸侯相見ㄧㄧㄧㄧ也

覆　士季使單朔郤穿帥七ㄧ于敖前注覆為伏兵七處

席　ㄧ於軍門之外注布席坐

甲裳　趙旃棄車而走林逆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注下曰裳

寧我薄人　孫叔曰ㄧㄧㄧㄧ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

可搯　柏子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升舟中之指可搯也　注兩手曰搯

分謗　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ㄧㄧ生民不亦可乎

尸之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ㄧㄧ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　注尸止也

基之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ㄧㄧ脫為少進馬還又基之拔旆投衡乃出

傻　趙旃棄車而走林逆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ㄧ在後　注傻先稱也

房　知莊子每射抽矢叚納諸厨子之房注ㄧ箭舍

蒲　厨子怼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　注ㄧ楊柳可以為箭

不能軍　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ㄧㄧ

京觀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　注積尸封土其上謂之ㄧㄧ

止戈為武　七德　楚子曰夫文ㄧㄧㄧㄧ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有ㄧㄧ我無一焉

幾　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注ㄧ危也

取鯨鯢　古者明王伐不敬ㄧ其ㄧㄧ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罪無所　今ㄧㄧㄧ而民皆盡忠

未歇　公曰得臣猶在憂ㄧㄧ也注歇盡也

困獸猶鬬　況國相乎ㄧㄧㄧㄧ

社稷之衛　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ㄧㄧㄧㄧ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挾纊　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ㄧㄧ　注纊緜也

河魚腹疾　何曰目於ㄧㄧ而拯之注眢虛廢井　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ㄧㄧ腹疾奈

眢井

約言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ㄧㄧ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三年

罪無所歸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一一一一將加而師

十四年

成勞　室其子　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衛人以注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襲父祿位為一一復一一一使復其位

鄭昭宋龍耳　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一一一晉使不害我則必死

鄙　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一我也注以我比其邊鄙

投袂　室皇　楚子聞之一一而起屨及於一一劒及於寢注投振也袂袖也室皇寢門閾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薦賄　誅而一一則無及也

十五年

鞅長不及馬腹　晉侯欲救宋伯宗曰古人有言曰雖一之一一一一天方授楚未可與爭

納汙藏疾　高下在心川澤一一山藪一一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樓車　登諸一一使吁宋人而告之註樓車車上望櫓

制命　承命　解揚曰君能一一為義臣能一一為信

獲考　寡君有信臣下臣一一死又何求注考成也

棄言　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一一焉

築室反耕　申叔時僕曰一一一者必聽命注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

城下之盟　華元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一一一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我無爾詐　宋及楚平盟曰一一一爾無我虞

三儁才　鄭行有一一一伯宗曰儁才雖多何補焉

反德　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一一為亂亂則妖災生

力人　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一一也

治命　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一一余是以報

天奪之魄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一一一矣

十六年

稱一　羊舌職曰吾聞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注一舉也

幸民　善人在上則國無一一

殽烝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一一武子私問其故注烝升也升殽於俎享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

十七年

帷婦人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一一一使觀之

舉言　一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注舉亦皆也

過悔　一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一何利之有焉

老易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爭乎注一致仕一解也欲使卻子從政

十八年

張 公掾歸父欲去三桓以一公室

左氏摘奇卷第六

成公

元年

同我 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一一也 注同共也

逞 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注一解也

二年

膊 **鼓士陵城**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殺而一諸城上齊侯親一一 一一三日取龍 注膊磔也

少須 石城子曰師敗矣子不一一衆懼盡 注欲使須救

繁纓 **惜也** **器名** 仲叔于奚請一一以朝衛人許之仲尼聞之曰一一不如多與之邑唯一與一不可以假人

無能為役 克於先大夫一一一 注無能為之役使

分謗 韓厥子斬人卻子使速以徇曰吾以一一也

輿師 **無所辱命** 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一一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非一一一 注輿衆也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

桀石 **桑本** **賈勇** 齊高固入晉師一一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一一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一余餘一 注桀擔也賈賣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

翦滅 **朝食** **介馬** 齊侯曰余姑一一此而一一不一一而馳之 注翦盡也介甲也

師之耳目 張侯曰一一一在吾旗鼓進退從之

擐甲 一一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注擐貫也即就也

越 射其左一于車下 注越隊也

寓乘 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一一 注寓寄也

屬 韓厥曰下臣不幸一當戎行 注屬適也

承乏 敢告不敏攝官一一 注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

無疆之欲 齊侯使宦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封內盡東其畝對曰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一一

五伯 一一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從王命 注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役事也

撓敗 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一一

餘燼 **借一** 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敗合一一背城一一 注燼火餘欲於城下復借一戰

賦輿 **藉口** 晉人許之曰羣臣帥一一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一一而復於寡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注賦輿猶兵車藉蔣復白也

師期 楚共王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一一

盡室鋤之 巫臣ㄧㄧ以行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送奔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ㄧㄧ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

屬耳目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ㄧㄧㄧ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注武子士會文子之父

大戶已責 楚令尹子重救鄆將起師子重曰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散罪悉師王卒盡行 注ㄧㄧ閭民戶口ㄧㄧ棄通責

强冠 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ㄧㄧ之

執斲執鍼織紝 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 注ㄧㄧ匠人ㄧㄧ女工ㄧㄧ織繒布者

不宴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ㄧㄧ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 注宴樂也

不式王命 王略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梁洹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兄弟甥舅侵敗ㄧ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

命卿 不使ㄧㄧ鎮撫王室而單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

三吏 勿籍 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ㄧㄧ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王以單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ㄧㄧ 注三吏三公也籍書也

三年

外臣 知罃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君俘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ㄧㄧ首 注稱於異國君曰外臣

宗職 若不獲命而使嗣ㄧㄧ 注嗣其祖宗之位職

服改矣 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ㄧㄧㄧ 注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

厚誣 鄭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ㄧㄧ君子

善視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ㄧㄧ之如實出已

四年

非我族類 史佚之志有之曰ㄧㄧㄧ其心必異

字我 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ㄧㄧ乎 注與魯異姓字愛也

五年

人各有能有不能 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ㄧㄧㄧㄧㄧㄧ

餫 宣伯ㄧ諸穀 注野饋曰餫運糧饋之敬大國也

辟重捷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ㄧㄧ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ㄧ之速也 注重載之車捷邪出

鼓譟 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ㄧㄧ以出鼓譟以復入 注出入輒擊鼓

六年

墊隘 重脛 韓獻子曰郇瑕氏土薄水淺民愁ㄧㄧ於是乎有沈溺ㄧㄧ之疾 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ㄧ其ㄧ

國饒近寶　山澤林藪國之寶也一一

則民驕佚一一公室乃貧

遷戮　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一一也　注遷戮不義

成師　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　注六軍悉出故曰一一

酌於民　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子爲大政將一一一者也　注酌取民心以爲政

善鈞從衆　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武子曰一一一一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

七年

奔命　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一一以死

上國　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雲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一一　注上國諸夏

八年

無後辟王　前哲　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一一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一一賴一一以免也　注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賴其先人以免禍耳

在夷蔑有　莒子曰辟陋一一其孰以我爲虞對曰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一一

重閉　勇夫一一況國乎

事無二成　文子不可曰一一一一　注公私不兩成

九年

致女　夏季文子如宋一一復命　注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重勤　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敢拜大夫之一一

兵交使在其間　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一一一一一可也

南冠　見鍾儀問之曰一一而繫者誰也　注南冠楚冠繫拘執

稅之泠人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一一問其族對曰一一也　注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

二事　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一一　注言不敢學他事

南音　使與之琴操一一

朝夕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　注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

恃陋　浹辰　昔一其一而不脩城郭一一之間而楚克其三都　注浹辰十二日

十年

蕉萃　代匱　詩曰雖有姬姜無棄一一凡百君子莫不一一　注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

大厲　搏膺　晉侯夢一一被髮及地一一而踊

不食新　公曰何如曰一一一矣　注言公不得及食新麥

爲之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一一　注緩醫名爲猶治也

良醫　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一一也

肓膏達之　其一曰居一之上一一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攻之不可一一不及　注肓鬲也心下爲膏

欲麥　晉侯一一使甸人獻麥

饋人 如廁 ——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陷而卒
注張脹滿也

忠爲令德 ————非其人
猶不可況不令乎

十一年

不聘 卻犨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
注不聘無媒禮

以 穆姜曰吾不以妾爲——
女 注昆弟之妻相謂爲女

外弟 外妹 聲伯以其——爲大夫而嫁其——於施孝叔
注外弟管于奚之子爲魯大夫

失儷 鳥獸猶不——子將若何
注儷耦也

伉儷 婦人恕曰已不能庇其——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穀之
注伉敵也

撫封 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
注各撫有其封內之地

質信 范文子曰齊盟所以——也會所信之始也
始之不從其可質乎 注齊一心質成也

十二年

加戎 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曰
凡晉楚無相——好惡同之

金奏 ——作於下
注擊鍾而奏樂

享宴之禮 ————享以訓
共儉宴以示慈惠

如天之福代此 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
重之以備樂————兩君相見何以——

朝而不夕 百官承事————
注不夕言無事

爭尋常 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以盡其民
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十三年

將事 晉侯使郤錡來
乞師——不敬

禮身之幹 郤氏其亡乎————
——也敬身之基也

受天地之中以生 劉子曰民————————所謂命也是
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
者養之以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

國之大事 ————
在祀與戎

悔于厥心 又不能成大勳而爲
韓之師亦————

跋履山川 文公躬擐甲冑————
注草行爲跋

大造 文公弗懼俟靜諸侯秦師克還
無害則是我有——于西也

逞志 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憤
命穆公是以不克——于我 注逞快也

蕩搖 帥我蹙賦以來——我邊
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引領 及君之嗣也我君
景公——西望

悔禍之延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
注延長也

不祥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背棄盟誓
注祥善也

應且憎 晉將伐女狄————是用告我
注狄雖應荅秦而心實憎秦無信

備聞此言　諸侯ㄧㄧㄧ斯
是用痛心疾首

盡布　敢ㄧㄧ之執事俾
執事實圖利之

帥乘　孟獻子曰晉ㄧㄧ和師必有大功
注帥君帥乘車士

十四年

宗卿　是先君ㄧㄧ之嗣也
注同姓之卿

春秋　ㄧㄧ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
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聳懼　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
大夫聞之無不ㄧㄧ

十五年

非吾節　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
節下失節為君ㄧㄧㄧ也

庇身　信以守禮
禮以ㄧㄧ

盜憎主人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ㄧㄧㄧ
ㄧ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十六年

雨木冰　經春王正月ㄧㄧㄧ
注冰封着樹

立俟　范文子曰君唯鄭叛
晉國之憂可ㄧㄧ也

戰器　申叔時對曰德刑詳
義禮信ㄧ之ㄧ也

外內無患　文子曰今三軍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ㄧㄧㄧ
ㄧ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

壓　甲午晦楚晨
ㄧ晉軍而陳

輕窕　樂書曰楚師ㄧ
ㄧ固壘而待之

天忌　巢車　舊不必良以犯ㄧㄧ我必克
之楚子登ㄧㄧ以望晉軍

違淖　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ㄧ於ㄧ、
注淖泥也違辟也

離局　且侵官冒也失官
慢也ㄧㄧ姦也

掀　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ㄧ公以出於淖
注掀舉也

蹲甲　潘尪之黨與養由基ㄧㄧ而射之徹七札焉
注蹲聚也一發遠七札

趨風　見楚子必下免胄而ㄧㄧ
注疾如風

問事之勞　楚子使工尹襄ㄧ之以弓曰方ㄧㄧㄧ也
注問遺也勞盛也

肅　為事之故敢ㄧ使者三肅使者而退
注肅手至地若今揖

攝飲　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
不可謂暇請ㄧㄧ焉　注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

執榼承飲　使行人ㄧㄧㄧ遣于子重
注承奉也

申禱　苗賁皇侯曰范梁補卒秣馬利兵脩陳
固列奪食ㄧㄧ明日復戰　注申重也

敢不義　大夫命側側ㄧㄧㄧ
注言以義命己不敢不受

東諸侯　卻犨將新軍且為公
族大夫以主ㄧㄧㄧ

未弭　國人曰若之何憂猶ㄧㄧ
注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

鎮公子　王曾國社稷之一一一

私布　豈獨遺諸敝邑敢一一之

失軍　鄭子平肖軍之宋齊衛皆一一

季孟　欒范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一一猶晉之有一一也政令於是乎成

晉政多門　今其謀曰一一不可從也

常隸　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一一也注隸賤官

相二君　忠　季孫於魯一一一矣妾不衣弟馬不食粟可不謂一乎

虛其請　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若一一一是棄善人也

伐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一注伐功也

十七年

祈死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一一注祝宗主祭祀祈禱者

謫　虞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一我註謫譴責也

索客　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一一注蒐索備姦人

知不如葵　仲尼曰鮑莊子之一一一葵猶能衛其足

覘之　郤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一一信注覘伺也

結社　抽戈一一而偽訟者注社衆際

殺老牛莫之敢尸　古人有言曰一一一一一一一而況君乎注尸主也

十八年

始願不及此　周子曰孤一一一一一雖及此豈非天乎

無慧　不辨菽麥　周子有兄而一一一能一一一者之候蓋世所謂白癡注菽大豆也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

振廢滯　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一一一注起舊德

民譽　凡六官之長皆一一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吾憎　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一一使贊其政

披地　令將崇諸侯之故而一其一以塞夷庚注披猶分也

勤之　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一一注勤恤其急

左氏摘奇卷第六

左氏摘奇卷第七

襄公上

元年

徒兵 敗其～～於洧上
注徒兵步兵

二年

索馬牛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皆百匹
注索簡擇好者

美櫝 初穆姜使擇～～以自為櫬與頌琴
注櫝梓之屬

息肩 鄭成公疾子駟請～～於晉
注欲辟楚役以負擔喻

三年

簡師 楚子重伐吳為～之～
注簡選練

組甲被練 使鄧廖帥～～三百～～三千
注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良邑 吳人伐楚取駕駕～～也獲鄧廖亦
楚之良也君子謂所獲不如所亡

心疾 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過～～而卒
注憂恚故成心疾

歲之不易 寡君使匄以～～～～
注不易多難也

舉善 君子謂祈奚能～～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
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惟善故能舉其類

亂行 晉侯之弟揚干～～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注行陣次

斯 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
注～此也

用鉞 臣聞師衆以順為武不能致訓至於～～
注用鉞斬揚干之僕

歸死 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於司寇
注致尸於司寇使戮之

于大命 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
～～～寡人之過也

禮食 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
佐民矣反役與之～～

四年

元侯 三夏天子所以享～～也
注元侯牧伯

拜嘉 鹿鳴君所以嘉寡
君也敢不～～

五善 皇皇者華訪問於善為咨諮親為詢咨禮為
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敢不重拜

請木略 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
～季孫曰～～注為定如作櫬不以道取為略

不御 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
注御止也

闕 敵邑褊小～～而為罪
注闕不共也

諸華 ～～必叛

讒子弟 石買用寒泥寒泥伯
明氏之～～～～也

愚弄虞 ～～其民而～弄于田
注愚弄欺罔之樂之以游田

冒 在帝夷羿～于原獸
注冒貪也

荐居　和戎有五利焉戎狄一一
注荐聚也

不聳　穡人　遷鄙一一民狎其野一一成功二也
注聳懼也

不頓　甲兵一一
注頓壞也

用德度　鑒于后羿而一一一遠至邇安
注以后羿為鑒戒

朱儒　我君小子一一是使
注臧紇短小故曰朱儒

五年

私積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一一
注優調戲也

六年

相優　宋華弱與樂豫少相狎長一一又相謗也

同罪異罰　宋逐華弱子竿曰一一一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堙堘　四月晉弱城東陽而逐圍菜甲寅一之環城傳於一
注堘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

七年

緩報　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一一非貳也

正直　恤民為德正直為一正曲為一參和為仁

少安　悛容　叔孫穆子相趨進曰吾子其一一
注悛改也

八年

辟殺　一一于狐子熙子俟子丁
注辟罪也加罪以戮之

大命正卿　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子國
怒之曰爾何知國有一一而有一一童子言焉
將為戮矣
注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俟河之清　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一一一一人壽幾何

謀之多族　兆云詢多職競作羅一一一民之多違事滋無成
注族家也

二竟　臧狂玉帛待於一一
以待殭者而庇民焉

五會之信　八卿和睦　子展曰一一一一令將背之不如待晉晉
君方明四軍無闕一一一一必不棄鄭

杖信　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宁守以老楚一一以待晉不亦可乎
注舍之子展名

稱兵　令楚來討曰女何故一一于蔡
注稱舉也

馮陵　焚我郊保一一我城郛
注馮迫也

控告　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
簡焉傾覆無所一一
注簡盡也控引也

一介行李　子貢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一一一告于寡君
注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

誰敢哉　臭味　歡以承命　季武子曰一一一一今譬
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
一一也一一一一
何時之有

為子孫藏　宣子曰受玦弓于裏王以一一一一
注藏之以示子孫

九年

塗屋　畚挶　絰笄　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大所未至徹小屋一大一陳一一具一

一表火道奔大所

注畚簀籠挶土舉絰汲索走汲五

庀司　使華閱討右官官一其一

注庀具也使具其官屬

刑器　武守　使樂遄庀一一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一一　注刑器刑書

農穡　遷業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其庶人力於一一商工皁隸不知一一　注種曰農收曰穡

行栗　杞人鄶人從趙武魏絳斬一一

注行栗表道樹

大勞　一一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注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

介居　公子驕趙進曰天禍鄭國使一一二大國之間

注介猶間也

土利　厎告　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一一夫婦辛苦墊隘無所一一　注厎至也

一終　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一一星終也

注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

冠具　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一一

口血未乾　與大國盟一一一一

而背之可乎

質信者言之瑞　且要盟無一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一一一一一

也善之主也　注質主也瑞符也

禁利　三駕　魏絳請施舍國無帶積亦無困人公無一一亦無貪民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一一而

楚不能與爭

注三駕三興師

十年

固請　荀盈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一一圍之弗克

鞏重　孟氏之臣秦堇父一一如役

注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

閂者　關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一一

注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

班師　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一一　注班還也

辜帥　武守　女既勤君而與諸侯一一楚夫以至于此既無一一而又欲易余罪　注無武功可執守

羸老　余一一也

可重任乎

親受矢石　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一一一一

注躬在矢石間

何貺如之　向戌辭曰羣臣安矣其一一一一

注言見賜之厚無過此

自封　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

以一一也其何罪大焉

題以旌夏　荀偃士匄曰諸侯來會於是觀禮舞師一一一一

注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

問鯀　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一一

注錄兆辭

黜　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一其車

注黜減損

羣不逞　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一一一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衆怒難犯　子產曰一一一一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

致怨　樂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鄭何罪不如一一焉而還

注致怨爲後伐之資

克不可命　戰而不克爲諸侯笑一一一不如還也

注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

篳門閨竇 王叔之宰曰ㄧㄧㄧㄧ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 注篳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爲戶上銳下方如圭

辟旄之盟 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而賜之ㄧㄧㄧㄧ 注辟旄赤牛也舉辟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

十一年

疆埸之司 使ㄧㄧㄧㄧ惡於宋 注使守疆埸之吏侵犯宋

道敝 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ㄧㄧ而無城能無貳乎 注敝伐鄭皆罷於道路

湢年 壅利 保姦 留慝 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湢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同好惡奬王室 注ㄧㄧ湢積年數而不分災ㄧㄧ專山川之利ㄧㄧ藏罪人ㄧㄧ連去惡奬助也

武震 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ㄧㄧ以攝威之

藉手 公使臧孫紇對曰苟有以ㄧㄧ鮮不敝宥 注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其罪人

淳 鄫人賂晉侯廣車軨車ㄧ十五乘 注淳耦也

二八 女樂二八 注十六人

樂之半賜魏絳 九合諸侯 晉侯以ㄧㄧㄧㄧㄧㄧㄧ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八年之中ㄧㄧㄧㄧ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

和戎國之福 辭曰夫ㄧㄧㄧㄧ也

賞國典 夫ㄧㄧ之ㄧ也藏在盟府 注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

金石之樂 魏絳於是乎始有ㄧㄧㄧㄧ

十二年

若而人 天子求后於諸侯對曰夫婦所生ㄧㄧㄧ 注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而人

妾婦 ㄧㄧ之子若而人 注言非適也

十三年

刑善 范宣子逐其下皆遁樂魘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ㄧㄧ也夫 注刑法也

農力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ㄧㄧ以事其上

馮 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ㄧ君子 注馮亦陵也

宅宓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ㄧㄧ之事 注宅宓安也宓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

十四年

牽引 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ㄧㄧ也

剖分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ㄧㄧ而食之 注中分爲剖

裔胄 謂我諸戎是四嶽之ㄧㄧ也 注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胄後也

不侵不叛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蕞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ㄧㄧㄧㄧ之臣

捕鹿 譬如ㄧㄧ晉人角之諸戎搏之 注搏其足也

離邊 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敝志也豈敢ㄧㄧ

無嘗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ㄧㄧ焉 注嘗問也

無失節　吳將立季札辭曰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一一棄其室而耕

馬首　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一一是瞻
注言進退從己

遷延　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晉人謂之一一之役
注一一却退

如思召公　士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一周人之一一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戒食　衛獻公一孫文子寧惠子一
注勑戒二子欲共宴食

誨琴　初公有嬖妾使師曹一之一師曹鞭之

背師軫　子魚曰射禮一不射爲戮射爲禮子射兩一而還
注子魚度公差軫車軼卷者

大貶　大叔儀對曰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一一
注謝重恤之賜

狐裘羔袖　右宰穀臣曰余一一而一一

其言糞土　臧紇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一一一也

輓之推之　夫二子者或一一或一一欲無入得乎

養民如子　師曠對曰一一一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民望　夫君神之主而一之一也

司牧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一一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

肆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一於民上
注肆放也

世胙　表海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一一大師以一東一
注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

忠民之望　子囊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一一一一也

十五年

尤室　非所望也　吾兄　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一其一一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一
一一對曰我在晉一一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

覦心　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一一
注無覬覦以求幸

私　師慧過宋朝將一焉
注私小便

不貪爲寶　宋人獻玉子罕曰我以一一一爾以玉爲寶

十六年

請死　小人懷璽不可以越鄉納此以一一也
注請免死

脩官　晉平公改服一一烝于曲沃
注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烝冬祭也

歌詩必類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賦曰一一一一
注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

徵之　齊侯圍成孟孺子速一一
注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徵要也

大請　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敵邑之地是以一一敵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無鳩　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一一乎
注鳩集也

十七年

杙 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喜之且曰無死堅以一扶其傷而死

短策 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駟
注惡之

癰狗 國人逐一一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注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

農收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一一
注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

晳黔 築者謳曰澤門之一實興我役邑中之一實慰我心
注皇國父白晳子罕黑色

行築闔廬 子罕聞之親執扑以一一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一一以辟燥濕寒暑 注闔謂門戶閭塞

蠭 倚廬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一居一一寢苫枕草

十八年

神主 棄好背盟陵虐一一
注一一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

曾臣 官臣 一一虐將率諸侯以討焉其一一偃實先後之
注虐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謀告神
曾臣猶末臣官臣守官之臣偃獻子名

守險 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一一

疏陳 左實右偽 音人使司馬卉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一一之使乘車者一一一一以旆先
注疏建旌旗以爲陳示衆也偽以衣物爲人形也建旆以先驅

班馬 那伯告中行伯曰有一一之聲齊師其遁
注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

脰 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一
注一頸也

十九年

衿甲 殖綽郭最皆一一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
注衿甲不解甲

攻險 魯衛請一一
注險固城守者

枚闔 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一數一
注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

扣馬 社稷之主 齊侯駕將走鄰棠太子與郭榮一一曰師速而疾略也且一一一一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大子抽劒斷鞅乃止

信甚雨 子庚門于純門一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一一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注信再宿也

南風不競 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一一一一楚必無功

二十年

先 賄荀偃東錦加璧乘馬一吳壽夢之鼎
注獻鼎於魯因以爲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

百穀仰膏雨 季武子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一一之一一一焉

瘴疽 荀偃一一生瘍於頭
注瘴疽惡創

林鍾銘魯功 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一一而一一一焉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何以爲銘

諸子 齊侯娶于魯曰頃懿姬無子一一仲子戎子戎子嬰
注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

嬰本 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一其一
注共子石買悼子買之子石惡嬰猶拔也

去所 武子一一曰臣不堪也
注去所避席

二十一年

詰盜 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ㄧㄧ 注詰治也

重繭 叔孫曰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闢地下冰而牀焉ㄧㄧ衣裘鮮食而寢 注繭縑衣

亡室 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通幾ㄧㄧ矣 注言亂甚

外舉內舉 叔向曰祁大夫ㄧㄧ不棄讎ㄧㄧ不失親其獨遺我乎

十世宥 祁奚乘馹而見宣子曰叔向社稷之固也猶將ㄧㄧ之以勸能者緜延而禹興嘗蔡為殺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

告免 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ㄧㄧ焉而朝 注不告謝之明不為己

生龍蛇蝝蛾 初叔向之母姒叔虎之母姜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ㄧㄧㄧ以禍女女ㄧㄧ也

視寢 使往ㄧㄧ生叔虎美而有勇力

守臣 樂盈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ㄧㄧ 注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

大君戮餘尉氏 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ㄧㄧ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ㄧㄧ也將歸死於ㄧㄧ不敢還矣敢布四體注大君謂天王戮餘罪戮之餘尉氏討姦之官

會朝 叔向曰ㄧㄧ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

先鳴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注比於雞鬬勝而先鳴

勇爵 莊公為ㄧㄧ 注設爵位以命勇士

為隸新 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ㄧㄧ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注言但為僕隸尚新耳

二十二年

大尤 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ㄧㄧ

差池 **土實** **宗器** **齊盟** 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 注ㄧㄧ不齊ㄧㄧ土地所有ㄧㄧ宗廟禮樂之器鍾磬之屬ㄧㄧ齊同也

嘗酎 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ㄧㄧ 注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

忘職 無日不惕豈敢ㄧㄧ 注惕懼也

口實 君不恤其患而以為ㄧㄧ 注口實但有其言而已

不能當道 子南得罪靚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ㄧㄧㄧㄧ 注蓮子惶懼意不在御

生死肉骨 吾見申叔夫子所謂ㄧㄧ而ㄧㄧ也

左氏摘奇卷第七

左氏摘奇卷第八

襄公下

二十三年

藩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一載樂盈及其士
注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

固宮 柏子曰奉君以走一一必無害也
注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

民柄 既有利權又執一一
注賞罰為民柄

持帶 使執逆吾子執請駟乘一一
注駟乘必持帶備隨隊

丹書 初斐豹隸也著於一一
注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

力臣 樂氏之一一曰皆我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
皆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
注乃出豹而閒之皆戎從之一一而待之

踰隱 乃出豹而閒之皆戎從之一一而待之
注隱短墻

注 遇樂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一
注注屬矢於弦也

先驅 齊侯伐衛一一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
注先驅前鋒軍

申驅 一一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伕執羈為右
注申驅次前軍

貳廣 一一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
注貳廣公副車

啓 一宰成御襄罷師狼邃疏為右
注左翼曰啓

胠 一商子車御侯朝右跳為右
注右翼曰胠

大殿 一一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
注大殿後軍

四乘 燭庸之越一一
注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

其然 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
注一一猶必爾

為客獻旅 季氏飲大夫酒臧紇一一既一臧孫命北面
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及一而召公鉏
注既獻已獻酒獻酬既畢而通行為旅

無所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一一
注所住處

下民 姦回不軌禍倍一一可也
注禍甚於貧賤

官次 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一一
注次舍也

具 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一往盡舍椅
注具饗燕之具

固其所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秋一一一也
注固自當立

美疢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一一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

藉除 孟氏將辟一一於臧氏
注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

盟首 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一一焉
注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

干國之紀 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
紇一一一一犯門斬關
注次舍也

誰居 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一一其孟椒乎
注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

鼠晝伏夜動 齊侯與臧孫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
鼠夫一一一一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

二十四年

其言立 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ㇾㇾㇾ
注立謂不廢絶

不朽 **保姓受氏** **宗祊**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ㇾㇾ君夫ㇾㇾㇾㇾ以守ㇾㇾ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注祊廟門

寓書 鄭伯如晉子產ㇾㇾ於子西
注寓寄也

沒沒 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ㇾㇾ也
注沒沒沈滅之言

令名 夫ㇾㇾ德之輿也
德國家之基也

浚 子實生我而謂子ㇾ我以生乎
注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

焚身 衆有菌以ㇾ
其ㇾ晦也

介恃 鄭伯請伐陳子西相曰以陳國之ㇾㇾ大國而陵虐於敝邑
注介因也大國楚也

舟師 楚子爲ㇾㇾ以伐吳
注舟師水軍

取其族 陳文子曰齊將有冠吾聞之兵不戢必ㇾㇾㇾ
注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部婁 大叔曰ㇾㇾ無松栢
注ㇾㇾ小阜松栢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

轉同乘亟 張骼輔踵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踣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凡弟也胡再不諜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注ㇾ衣裳ㇾㇾ義如兄弟ㇾ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降階 程鄭問焉曰敢問ㇾㇾ何由
注問自降下之道

二十五年

先夫 崔子曰殺也何
害ㇾㇾ當之矣

側戶 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ㇾㇾ出

干掫 陪臣ㇾㇾ有淫者不知二命
注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

侍漁者 申繭ㇾㇾㇾ
注侍漁監取魚之官

口實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ㇾㇾ社稷是養
注言君不徙居民上臣不徙求祿皆爲社稷

執簡直中 南史氏聞大史盡死ㇾㇾ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注齊有ㇾㇾ崔杼之罪所以聞

弇中 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曰ㇾ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其雖納之行及ㇾㇾ捋舍
注弇中狹道ㇾ

枕轡 嬰曰崔慶其追我遂舍ㇾㇾ而寢
注恐失馬也

側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注ㇾ壅埋之不殯於廟

井堙木刊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ㇾㇾㇾ鄭人怨之
注隧徑也

免瘫社 鄭子展子產伐陳宵突陳城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瘫社
注ㇾ喪服ㇾㇾ
抱社主示服

承飲 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
注ㇾㇾ奉觴示不失臣敬

神明之後 鄭子產獻捷于晉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ㇾㇾㇾㇾ也
注舜聖故
謂之神明

三恪　備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爲三國示敬而已故曰二

億逞　令陳忘周之大德以滿陵我敵邑不可億逞
注一度也一盡也

授手　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
其罪一一于我用敢獻功

衰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
注一言降

足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注一猶成也

非文辭不爲功　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
遠晉爲伯鄭入陳一一一一一

京陵　葛梅辨一一
注辨別也絶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

淳鹵　表一一
注淳鹵　埔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

偃豬　規一一
注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

原防　町一一
注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

隰皐　牧一一
注隰皐水鄣下濕爲芻牧之地

行沃　井一一
注行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

籍馬　賦車一一
注籍疏其毛色戴齒以備軍用

視民如子　見其心　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一一一一
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
喜曰他日吾見蔑之面
而已今吾一一一矣

政如農功　子大叔問政子產曰一一一一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
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二十六年

當御　行人子朱曰朱也一一
注御進也言次當行

拂衣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子負適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
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　注一一褰裳也

淹恤　猶夫人　君一一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
寃言一一一也　注言其爲人猶如故

專祿　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
奉身而退一一以周旋戮也

頷之　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
逆於門者一一而已　注頷揉其頭言衍驕心易生

在　公至使諫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
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　注一存問之

介弟弱　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
子圍寡君之貴一一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
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頷遇王子弱焉
注介大也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

令正　子大叔爲一一
注主作辭令之正

視之尤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
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
而一一一
注尤甚也

貽　公因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
死矣左師聞之貽而與之語　注一誰也欲使佐失期

步馬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
注一一習馬

來煩執事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
曰寡君一一一一懼不免於戾

班荊　聲子將如晉遇伍舉於鄭郊一一相與食而言復故
注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

鄉材　令尹子木與聲子語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一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注言楚七臣多在晉

飲賜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一一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　注飲饔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

救療　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進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一一　注療治也

軍之　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一一楚師必遁

焚次　林焉蓐食師陳一一　注次舍也楚舍示必死

雍害其事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一一一一　注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

教射御　子靈教吳叛楚一之乘車一一驅侵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

四萃　吾乃四萃於其王後必大敗之　注一一四面集攻之

昧　楚子伐鄭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一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　注昧猶貪冒

賁勇　嗇禍　夫小人之性一於一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　注賁動也嗇貪也

時事　宰旅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　注一一四時貢職一一家宰之下士言獻賦貢於宰旅不敢斥尊

二十七年

必周　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一一　注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

美車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一一何為

沮勸　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一一

弭兵　宋向戌欲一諸侯之一以為名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

楚氛　伯夙謂趙孟曰一一甚惡懼難　注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

衷甲　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一一　注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

單斃　食言者不病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一一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一一一一非子之患也　注單盡也斃踣也不病者單斃於死

狎　且晉楚一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注狎更也

尚矣哉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子木歸以語王王曰一一一　注尚上也

牀第　趙孟曰一一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　注第簀也

吾子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一一之惠也

保家之主　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一一一一也吾有望矣　注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

稔　叔向曰然已修所謂不及五一者夫子之謂矣　注稔年豐熟也

請免死之邑　宋左師請賞曰一一一一一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　注左師之書

五材並用　子罕曰天生一一民一一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

削投　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一而一之　注削賞左師之書

以孤入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一一曰棠君死吾

僕僨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
一一於野以喪莊公

二十八年

廷勞　君使子展一一於東門之外而傚
注廷往也

子禍　其為君也溫而不父僞
聞之如是者恒有一一

歲之不易　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一一一聘於下執事
注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

外僕　草舍　于産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一一言曰昔
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今于一
一無乃不可乎
注外僕掌次舍者

內實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一一遷于盧蒲嫳氏
注內實實物妻妾也移而居嫳家

斷章　盧蒲嫳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一一余取所求焉忌識宗
注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

泊　公膳日饔雞羞人竊更之以膳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一一諸
注御進食者

悛志　慶舍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弗聽亦無一一
注悛改悟也

戕舟發梁　陳無宇濟水而一一一一
注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

束馬　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一一
注束鮮之也

車澤　慶封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髮莊
叔見之曰一甚一人必瘁宜其亡也

氾祭　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一一
注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氾祭遠散所祭不共

幅利　貪多　晏子曰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遠也
謂之一一利過則為敗吾不敢一一所謂幅也

宗室　季蘭　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一一一一尸之敬也
注宗室為宗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
使服蘭之女而為之主
神猶享之以其敬也

二十九年

桃荊　乃使巫以一一先祓殯
注荊柔穢

不殖　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
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一一　注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

璽書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一一追而與之
注璽印也

德賞　公冶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晏服斂非一一也
注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未及麥饘粟　鄭饑而一一一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一國人一
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　注六斛四斗曰鍾

貸而不書　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衆以貸
使大夫皆貸司城氏一一一

施而不德　升降　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皆得國
乎氏之歸也一一一樂氏加焉其以
宋一一乎
注升降隨宋盛衰

肆　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一是屏
注周宗諸姬也夏肆杞也肆餘也屏城也

云之　晉不鄰矣其誰一一
注云猶旋旋歸之

瘠魯肥杞　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
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一一以一一

不得死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
于曰子其一一一乎　注不得以壽死

其細已甚　為之歌鄭曰美哉一
一一民弗堪也

國未可量 爲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大公乎ㄧㄧㄧㄧ也

令德之後 爲之歌唐曰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非ㄧㄧㄧㄧ誰能若是

無譏 自鄶以下ㄧㄧ焉

勤而不德 見舞大夏者曰美哉ㄧㄧ非禹其誰能脩之

幬載 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ㄧ也如地之無不ㄧ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注幬覆也

如舊相識 縞帶紵衣 聘於鄭見子產ㄧㄧㄧ與之注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

衛多君子 適衛曰ㄧㄧㄧ未有憲也

燕巢幕 夫子之在此也猶ㄧ之ㄧ于ㄧ上注言至危

良 說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ㄧ大夫皆富政將在家

世行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ㄧㄧ也

世隆 奪魄 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ㄧㄧ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也天又除之ㄧ伯有ㄧ注喪其精神爲子產驅除

息之 戾 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ㄧㄧ乃猶可以ㄧ注戾定也

三十年

使之年紀年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有輿疑年ㄧㄧㄧ曰臣小人也不知ㄧㄧ

由 辱在泥塗 復陶 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ㄧ吾子使吾子ㄧㄧㄧㄧ久矣武之罪也遂仕之使爲君ㄧㄧ注武趙武也由用也復陶主衣服之官

媮 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ㄧ也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 注媮薄也

義事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ㄧㄧ也注義從宜也

弱植 鄭子產如陳泄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ㄧㄧ

壑谷 布路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ㄧㄧ皆自朝ㄧㄧ而罷注壑谷窟室布路分散

姑成吾所 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ㄧㄧㄧㄧ注欲以無所附著爲所

禮國之幹 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恕之曰ㄧㄧㄧ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莠猶在 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ㄧㄧㄧ乎注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

偏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掩申無宇曰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ㄧ而王之四體也注偏佐也

必大焉先 安大 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ㄧㄧㄧㄧ姑先ㄧㄧ以待其所歸 注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

褚 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ㄧ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

注褚畜也奢侈
者畏法故畜藏

三十一年

語偷 穆叔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一一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注偷苟且

人生幾何 李伯曰一一一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 注樹立善

嘉容 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一一是謂不度 昭公十九年 矣猶有一一

寇盜充斥 士文伯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一一一一 注充滿斥見言其多

客館 客使 能戒 異客 是以令吏人完一所一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一一今吾子

壞之雖儉者一
一其若一一何

葺墻 繕完一一以待賓客 注葺覆也

府實 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一一也

平易道路 圬人 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司空以時一一一一一一以時填館宮室 注易治也填塗也

逃宮 僕人一一 注逃宮行夜

巾車 一一脂轄 注巾車主車之官

留賓 公不一一而亦無廢事 注賓得速去而事不廢

賓至如歸 求其不知而恤其不足一一一一無寧茍患 注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茍患耶無寧寧也

能謀 裨諶一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防怨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一一

藥之 不如吾聞而一一也 注以爲己藥石

操刀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一一而使割也

學製 子有美錦不使人一一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 注製裁也

貫 譬如田獵射御一則能貫之禽 注貫習也

人心如面 子產曰一一之不同一其一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

威儀 有威而可畏謂之一有儀而可象謂之一

再駕 文王伐崇一一而降爲臣望矣帥服可謂畏之

誦功 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

左氏摘奇卷第八

左氏摘奇卷第九

昭公上

元年

介 入館 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一將一鄭人惡之 注介副也

禍心 館人 **祧** 垂橐 子羽曰時侍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一一以圖之不然敝邑一一之 屬也其敢愛豐氏之一伍舉知其有備也請一一而入 注祧遠祖廟垂橐示無弓

駕 子本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一焉 注駕猶陵也詐謂表甲

穗薪 武將信以爲本偷而行之譬如農夫是一是一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能信不爲人下 注穗耘也壅苗爲薪

離衛 楚公子圍設服一一 注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

瀆盟 季武子伐莒取鄆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小蠆一 注瀆慢也

請帶 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一一焉弗與 注難指求貨故以帶爲辭

貨以藩身 梁其踁曰一一子何愛焉

裂裳 召使者一一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注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

逐進 自無令王諸侯一一 注逐猶競也

首章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一一 注大明詩大雅首章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

省穡 穆叔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一一而用之 注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蘩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棄則

何敢不從 命穡愛也

舉兕爵 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一一一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 注兕罰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幾

吾其魚乎 **蝸委** 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一一一一 吾與子并晏一一以治民禹之力也

偷食 子盍示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趙孟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一一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耄及 劉子歸以語王曰請所謂老將知而一一之者其趙孟之謂乎 注耄亂也

不復年 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一一一矣 注言將死不復見明年

欲肆惡嗾 叔孫歸曾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一一乎

指楹 叔孫一一曰雖惡是其可去乎 注楹柱也以喻魯有季孫

強委禽 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一一一焉 注禽鴈也納采用鴈

好見 子晳告大夫曰我一一 之不知其有異志也

不忌兵 子南幼而一一不事長也一其從兄不養親也 注忌畏也

亢身亢宗 **圖國** 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一一焉能行之又何疑焉 注亢蔽也

選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一 注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

令圖 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一一天所贊也

視陰 后子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一一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翫歲愒日 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而～～其與幾何注陰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翫愒皆貪也

崇卒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也注崇聚也

兩伍專參偏 將戰魏舒爲五陳以相離～於前～於後～爲右角～爲左角～爲前拒注皆臨時處置之名

尋戈不臧 日～干～以相征討后帝～～注尋用也后帝堯也臧善也

業官 臺駘能～其～注纂昧之業

節宣露體百度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其～並心不爽而昏亂～～注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百度百事之節

內官 僑又聞之～～不及同姓注內官嬪御

博物君子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也重賄之

近女室 晉侯問于士文伯之言曰～～～～疾如蠱注蠱惑疾

罷鬻齒非罷何忌 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且臣與～～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注忌敬也欲謙以自別

二年

彌縫 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敝邑寡君有望矣注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

封殖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此樹以無忘角弓注封厚也殖長也

徹命 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於執事敝邑宏矣注徹達也

使成 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臣之祿也敢辱大館注得通君命則於已爲榮祿

忠信禮之器 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也卑讓禮之宗也

乘遽 鄭公孫黑將作亂子產在鄬聞之馳弗及～～而至注遽傳驛

助天助凶 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其～～人乎

三年

憚煩 唯懼獲戾豈敢～～

火中寒暑退 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乃～此其極也

君子之後 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乎注譏其無隱諱

季世 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也

董振 齊侯使晏嬰請遷室於晉曰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注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

三老 公聚朽盡而～～凍餒注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

女富 叔向曰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道殣相望而～～猶充注女嬰寵之家

降在皁隸 欒郤胥原狐續慶伯～～～～注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

更宅鄰廛奕塏 初景公欲～晏子之～曰子之宅近市湫隘～～不可以居請更諸～～者注湫下隘小鄰聲廛土奕明塏燥

一言而省刑 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齊侯～～

里室　宅人　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一一皆如其舊則使一一反之

注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還其故室

卜鄰　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一一矣

注二三子謂鄰人

糞除　失望　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一一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一一

注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爲害

駁種種　盧蒲嫳曰余一如此一一余奚能爲

髮短心長　子雅不可曰彼其一一而一甚一其或寢處我矣

競爽一个　二患一一猶可又弱一一焉美其危哉

注子雅子尾皆齊惠公孫也競彊也爽明也

四年

歲之不易　結驩　椒舉如晉致命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一一

注不易言有難

假寵　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郤一一以請於諸侯

輿國　恃險與馬　德音　司馬侯對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一一焉一一一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一一以享神人

注享通也

守宇　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一一

沍寒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一一於是乎取之

注沍閉也

食肉之禄　一一一冰皆與焉

注食肉之禄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

薦聞　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一一

注言所聞謙示所未行

卒事不規　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一一一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又何以規

無瑕者可以戮人　椒舉曰臣聞一一一一一一

蔓尾　已爲一一

注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

恤言　詩曰禮義不愆何一於人一

涼　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一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注涼薄也

姓　問其一

注問有子否

而何　牛謂叔孫見仲而何

注一一如何

寘鐨　介　置虛　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一一于一而退牛弗進則一一命徹

注寘置也介東西廂窗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

左　杜洩將以路葬叔孫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一乎

注介次也左不便

五年

鮮　叔孫曰葬一者自西門

注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

私勞　爲政者不賞一不伐私怨

日數十　一之一一

注甲至癸

民食於他　公室四分一一一一

注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

陪鼎　飧有一一

注熟食爲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彰勳

麋至　求諸侯而一一求昏而爲女
注麋羣也

大家　箕襄邢帶叔禽叔
椒子羽皆一一也

殭家　羊舌四族皆一一也
注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驟見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
尾氏晏子一一之

馹　楚子以一至於羅汭
注馹傳也

休怠　馮怒　施北告吉曰兌可知也君若驟馬好逆使
臣澁敝邑一一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
奮馬震電一一
注休解也馮盛也

六年

詒書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一子產一
注詒遺也

叔世　三辟之興皆一一也
注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

錐刀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一一之末將盡爭之
注錐刀末喻小事

多制　於聞之國將
亡必一一

復書　一一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
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注復報也

加籩　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一一
注籩豆之數多於常禮

加貶　徹加　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
也敢聞一一固請一一而後卒事

私面　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
諸祖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一一　注私見鄭伯

樵樹　禁匈牧採樵不
入田不一一

廢降慝賓　誓曰有犯命者君子一小人一舍不爲暴主不一一
注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慝惡也

效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一一
注辟邪也

七年

經略　無宇辭曰天子一一諸侯正封
注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

人十等　天有十日一有一一
注王至臯

荒閱　周文王之法曰有亡一一
注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

盜所隱器　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一一一一與
盜同罪所以封汝也　注隱盜所得器

落之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一一
注宮室始成榮之爲落

步玉趾　今君若一一辱見寡君
注趾足也

祖　公將往夢襄公一
注祖祭道神

挈鉼　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一一之知守不假器禮也
注挈鉼汲者喻小知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

長轡好以大屈　楚子享公子新臺使一一者相一一一一
注轡綺也欲先奢魯侯宴好之賜大屈弓名

析薪　古人有言曰其父一
一其子弗克負荷

鬼不爲厲　子大叔問其故于產曰
一有所歸乃一一一

魂魄強死　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
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一一強是以有精爽

至於神明匹夫匹婦一一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
注魄形也陽神氣也物權勢强死不病也

虢爾 鄭雖無卿抑諺曰一一國
注虢小貌

追命 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一一襄公
注命如今之哀策

循墻 饘鬻 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一一
而走亦莫余敢侮一於是一於是以餬余口
注考父廟之鼎循墻言不敢安行於
是鼎中爲饘鬻饘鬻餬口言至儉

辰 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
對曰日月之會是謂一一故以配日

不良弱行 孟縶之足一一一一
注跛也

八年

馮 石言于晉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一馬
注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

兼我 子旗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殖子長矣而相吾室敗一一也
注兼并也

游服 陳桓子善於子尾求救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遂如陳氏
桓子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 注去戎備著常游戲之服

盛德百世祀 史趙對曰臣聞一一必一一一虞之世祀未也
纔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注言陳氏興盛
於齊形兆已見

九年

弁髦 豈如一一而固以敝之 注童子弁髦始冠必三加
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求免也

謀主 我在伯氏猶衣服之有冠冕木
木之有本原民人之有一一也

改物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一一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
注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

宗周 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一一
注宗周天子

佐尊 晉荀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
入請一公使一許之 注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爲之佐

疾日殷肱虧 辰在子卯謂之一一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
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殷肱一一或一
何痛如之
注言痛疾過於忌日

徹酒 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
弗命臣之罪也公說一一

勿巢民 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一一也 注勤勞也

十年

七紀 邑姜晉之姒也天以一一
注二十八宿四七

信內 齊悼寢高氏皆耆酒一一多怨殭於陳鮑氏而惡之
注說婦人言故多怨

靈姑銔 公卜使王黑以一一一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注王黑齊大夫靈姑銔公旗名

衣褌 桓子登于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一一而反棘焉
注棘于山故邑

用人 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
注以人祭酹社

十一年

簪 僖子使助逢氏之簪 注一副俾也逢氏之女爲僖子副妾
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

字 其像無子使一敬叔
注鄰女爲像友者隨而奔僖子字養也似與生

著定　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ㄧㄧ會有表
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者

姓　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
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　注ㄧ生也

五大五細　ㄧㄧ不在邊
ㄧㄧ不在庭

尾大不掉　末大必折
ㄧㄧㄧㄧ

十二年

執用　鄭簡公卒將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
使其除徙ㄧㄧ以立而無庸毀　注用毀廟具

塴　毀之則朝而ㄧ
注塴下棺

荅賦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
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ㄧㄧ

宴語　昭子曰ㄧㄧ之不
懷寵光之不宣

投壺　ㄧㄧ晉侯先穀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
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湩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

中僔　伯服謂穀子曰子失辭吾圉師諸侯矣盡何爲焉其以ㄧㄧ也
注言投壺中不足爲僔異

懷寵　書曰楚殺其大
夫成虎ㄧㄧ也

曹逃　周原伯絞虐其與臣使ㄧㄧ
注曹羣也

恤恤湫攸　攸筮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
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
謀通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
注ㄧㄧ憂患ㄧ悠陽ㄧ懸危之號ㄧㄧ不指其事況卜占出

倍鄰　南蒯將適費鄉人歌之曰去我者鄙乎ㄧ其ㄧ者恥乎
注鄙猶靚也

怨府　吾不爲ㄧㄧ
注言不能　李氏逐小生怨禍之聚

潁尾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ㄧㄧ
注潁水之尾在下蔡西

篳路藍縷　桃弧棘矢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ㄧㄧ
ㄧㄧ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
天子唯是ㄧㄧㄧㄧ以共禦王事
注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

鍼秘請命　言如響　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爲ㄧㄧ
敢ㄧㄧ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
國之望也今與王ㄧㄧ國其若之何　注鍼斧也秘柄也
破圭玉以飾斧柄請制度之命識其順王心如響應聲

良史　左史倚相趨過
王曰是ㄧㄧ也

止王心　獲沒　王度　形民之力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
詩以ㄧㄧㄧㄧ王是以
ㄧㄧ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
王曰于能予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
ㄧㄧ式如玉式如金ㄧㄧㄧㄧ而無醉飽之心
注獲沒不見篡弒金玉取其堅重言國之用民當隨其
力任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
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十三年

自投擠　楚靈王聞羣公子之死也ㄧㄧ于車下曰人之愛
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
ㄧ于溝壑矣
注擠隊也

降服　ㄧㄧ而對
注降服如今解冠也謝違命

市賈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
相求如ㄧㄧ焉何難

注宣子謂秦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

攝張　羊舌鮒一司馬遂合諸侯于平邱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于產以幄幕九一行。注幄幕軍旅之帳

遙芻堯宇下　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一一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粟與一匱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搞亂況衛在君之一一叔向受粟反錦注屋宇之下喻近也

建而不旆　八月辛未治兵一一一一壬申復拜之諸侯畏之注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拜游也

魯故之以　鄆人苦人慰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一一一一注不共晉貢以魯故也

牛瘠債豚　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一雖一一於一上其畏不死注債仆也

承　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及盟于產爭一、注承貢賦之次、

衍理　諸侯靖兵好以為事一一之命無月不至注行理使人通聘問者

冰蒲伏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一以一一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注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筩蓋可以取飲

吾已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一一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

歸骨　盡情　宣子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假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一一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一一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

疾與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癰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一一

上國　介特　楚子使薳射丹簡一一之兵於宋邱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一一注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介特單身民也收養不使流散

淹滯　禮新　舉一一一一叙舊注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新舊旅也

好於邊疆　一一一一注結好四鄰

不知度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一一一一注有佐立之德

蔽罪　叔魚一一邢侯注蔽斷也

掠美　己惡而一一為昏注掠取也昏亂也

遺直　末減　仲尼曰叔向古之一一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一一注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

左氏摘奇卷第九

昭公下

十五年

前知 為人之異 **速飛** 剪翼 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其～～～～
也吳在蔡蔡必～～去吳所以～其～也
注以為扮也言朝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楚

賈怠 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不如守舊賈怠無卒 注卒終也

義所 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
注知義所在也

魯壺 周以文伯宴樽以～～

密須 闕鞏 王曰～～之鼓文所以大蒐也～～之甲武所以克商也

十六年

事畢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儻之適客後又儻之適賔間容從而笑之～～富子諫
注執政掌位列者儻止也賔樂韓

規我 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
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

無幾求 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
注言所求少

一共一否 子產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為罪滋大

為鄙邑 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懲
之有吾且～～～則失位矣

賈罪 銑 韓子成貪將馬用之且吾以玉～～不亦～乎
注銑細小也

成賈 弗義 韓子買諸賈人既～～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
弗敢復也
注復重求也

強賈 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
注爾無我叛我無～～

來辱 強奪 今吾子以好～～而謂敝邑～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

敢私布之 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

拜德藉手 宣子皆獻馬馬而賦我將子產拜曰吾子靖亂敢不～～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以拜

十七年

鳥名官 昭子問曰少皞氏～～～何也郯子曰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同日火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若我用瑋玉瑞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上流 司馬子魚曰我得～～何故不吉
注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

餘皇 大敗吳師獲其乘舟～～
注餘皇舟名

十八年

侈故之以 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毛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注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禁同誅

融風　夏五月大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一一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　注火心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相故知當火作

風甚　戊寅一一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

多言或信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一一矣豈亦一一

屏攝　子產使子寬子上毀羣屏攝至于大宮　注一一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毀行宗廟不得使大及之

嫉　司馬司寇列居大道行大所一　注嫉炙也

田祿四鄙　禳大于元冥一一祈于一一　注元冥水神田祿大神鄙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大之餘災

攝首　鄙人藉稻邾人襲鄫鄫人將閉門邾人羊羅一其一焉　注斬得閉門者頭

不說學　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之邊史讓鄭曰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一一校兵登陴將以誰罪　注捆然勤念貌

學殖　閔子馬曰夫一一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捆然

外蔽　葉在楚國方城一之一也　注為方城外之蔽障

十九年

可室矣　大子建即位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一一王為之聘於秦　注室妻也

藥物　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一一可也

嫠婦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一一　注寡婦為髮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壺

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

聳　駟氏聳　注一懼也

札瘥夭昏　子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一一一一　注夭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　沈尹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一一一一民人日駭勞罷死轉非撫之也

宮室無量

為禁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一一焉子產弗許

室怒市色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誘所謂一於一一於一者楚之謂矣

二十年

奉初　一一以還　注奉初命以周旋

再奸　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一一也　注奸犯也

相從為愈　父不可名不可廢爾其免之一一一一　注愈差也

閎中　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一一　注閎曲門中

貳車　使華寅乘一一　注公副車

執蓋　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內袒一一以當其闕

執鐸　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一一終夕輿於瘠

疕　齊侯疥遂一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注疕瘡疾

戚私　從欲一一　注使私情厭足

還忌 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一一
注還猶頗也
蓋失 其一一數美是矯誣也
注蓋掩也
承嗣大夫 布常 日更 一一一一強易其賄一一無藝
徵斂無度宮室一一淫樂不違
注永嗣大夫世位者
布政無法制違去也
僭令 外寵之臣一一於鄙
注詐為教令於邊鄙
善祝 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
矣難其一一豈能勝億兆人之詛
燀 晏子對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一之以薪
注燀炊也
獻否 獻可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一其一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一其一以去其否

同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
專壹誰能聽之一之不可也如是
寬難 子產謂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一一
政和 仲尼曰寬以濟猛猛
以濟寬一是以一
遺愛 子產卒仲尼出涕
曰古之一一也

二十一年

億 泠州鳩曰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一則樂
注億安也
尤之 張匄一一
注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
備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一
注備長兵也

鸛鵒 鄭簡願為一
其御願為一
注闕 干犨御吕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
也城怒而反之將一豹則一矣 注注傳矢闕引弓
扶伏 張匄抽父而下射之折股一一而擊之折軫
注折城車軫

二十二年

憚犧 甯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一其一也
注畏其為城牲奉宗廟故自殘毀

二十三年

弗殊 邾人城翼還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
其後之末而一一邾師過之乃推而壓之
冠法 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一一而與之兩冠司盡矣
注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

吠狗 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一一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
注示不愛
必葺 叔孫所館者雖一日一一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注葺補治也
燔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師師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一
注吳楚之間謂火滅為一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
同役搖心薄威 吳公子光曰七國一一而不同心楚可敗也
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
侯之師乃一一矣諸侯乘亂楚必大奔請
先者去備一一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
震 八月丁酉南宮極一注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
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
天子守在四夷 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古者一一
一一一天子卑守在諸侯
三務 民卹其野一一戒功民無內
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走集伍候者 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阻隘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
注走集邊竟之壁辟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者強也

二十四年

欹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右盼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介衆 晉侯使士景伯莊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一一
注介大也

恤緯 人亦有言曰婺不一不一
注婺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

津人 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一一得諸河上
注珪自出水

於此在矣 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一一一一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

二十五年

魂魄 心之精爽是謂一一
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使客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一一

受牒 無不祥大焉 右師不敢對一一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一一一一
注言不善無大此者

褒 鸛鴿跦跦公在乾侯徵一與襦
注褒衿

遠哉遙遙 鸛鴿之巢一一一一
祠父喪勞宋父以驕

要余 辰與夜姑將一一
注要劫我以非禮

介雞 季卻之雞鬬季氏一其一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
注搀芥子播其羽也

隱民 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一一多取食焉
注隱約窮困

執冰 公徒釋甲一一而踞
注言無戰心也冰槽丸蓋或云糟丸是箭箙其蓋可以取飲

生死肉骨 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一一而一一也

楯栝 宋元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唯是一一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
注楯栝棺中荅牀幹骸骨

家故 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一一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
注故事也內子昭伯妻

二十六年

兩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一貨子猶
注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

息肩厭衆 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告於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一一
注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己降也

楯瓦朐汰 匕一輒一人者三寸
注瓦楯脊入楯瓦也朐車軛斡車轅絲過也汰矢激匕矢鏃也

甚口 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夫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鬚眉一一平子曰必子彊也

蠶 苑于刺林雍斷其足一而乘於他車以歸
注蠶一足行

藩屏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主息民並建母弟以一一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

志 宣王有一
而後敗官

禳彗星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二十七年

都君子 左司馬沈尹戌帥一一與王馬之屬以濟師
注都君子在都邑之士

我爾身 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一一也
注言我身猶爾身

鈹獻體 坐行寘劒 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一羞者一一
改服於門外執羞者一一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
鱄設諸一一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
注羞進食也獻體解
衣坐行膝行進食魚炙

來辱 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入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一一
為患以甚吾無以酬之若何

蔿之一編菅一秉秆 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遂令攻卻氏且一一令曰不蔿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一焉或取一一焉盡滅卻氏之族黨
注編菅茅也秉把也秆稾也

蒙 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實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一王與令尹以自利也 注蒙欺也

國言 進胙 楚卻宛之難一一未已一一者莫不謗令尹
注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

良圃 子常曰是瓦之罪敗不一一

請安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一一
注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

二十八年

一个 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淫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一辱在寡人
注一个單使

通室 惡直醜正 晉祁勝與鄔臧一一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一一一實蕃有徒
注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

姑已 一一若何
注姑且也已止也

愁 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一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
注愁佞諂之音

鍾美 子貉早死無後而天一一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

黶豕心封豕 昔有仍氏生女一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黶
元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一一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一一
注黶美髮也封大也

尤物 夫有一一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注尤異也

長叔姒 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一一生男
注兄弟之妻相謂姒

賢舉 其四人者皆受辭而後見於魏子以一一也
注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言采衆而舉不以私也

在約思純 魏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一一一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賢不亦可乎 注無濫心

舉親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一一也

九德 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一一不愆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收器 昔叔向適鄭聽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一一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
注從隨也隨使人應敘坦直者

惡如皐　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驗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一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一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注惡亦醜也爲妻御之皐澤

不勝如故知　今子少一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一一一　注顏貌不揚顯

以獄上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一一一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注訟者之大宗

饋入置食　將軍屬厭　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君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一一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唯食忘憂吾子一一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使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置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一一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一一而已獻子辭梗陽人注召二大夫食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

二十九年

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墊而死公將爲之一注爲作棺也

蟲莫知於龍　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一一而已獻子辭梗陽人注召二大夫食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

畜豕　董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昔有飂叔安有一一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一氏曰豢龍封諸鬷川注畜養也元孫之後爲畜

官宿其業　一一一一其物乃至注宿猶安也設水官修則龍至

五官　五祀　五行之官是謂一一祀爲貴神社稷一一是尊是奉注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

三十年

刑鼎　晉鑄一一著范宣子所爲刑書仲尼曰夫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

三十一年

執紼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一一矣　注紼輓索也

少卿　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一一也注少年少也

水之　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一一注防壅山水以灌徐已卯滅徐

邇臣　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信而送之使其一一從之遂奔楚

肆道敝多方　吳子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一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一一亟肆以罷之一一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　注肆猶勞也

不能外內　公在乾侯言一一一一也注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我受其無咎　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一一一一注言我爲子受無咎之任

一慙　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一之不思而終身慙乎

掩耳　荀躒一一而走注怪公所言示不忍聽

怒未怠　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一一子姑歸祭

奔走之　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一一一注奔走猶赴趣也

轉以歌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一一　注婉轉也

三十二年

得歲　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一一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閔閔　一一焉如農夫之望歲

鑿賊　今我欲儆禍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戎人無勤諸侯用寧一一遠屏晉之力也

榮施　庸之　而伯父有一一先王一一　注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爲大功

計丈數　士彌牟營成周一一一　注計所當城之丈數

揣高卑　注度高曰揣

仞溝洫　注度深曰仞

物土方　注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

量事期　注知事幾時畢

計徒庸　注知用幾人功

慮材用　注知費幾材用

書餱糧　注知用幾糧食

令役　賦丈　授帥　以一一於諸侯屬役一一書以一一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注付所當城尺丈帥諸侯之大夫效致也臨履其事以命諸侯

輕服　公疾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壁一一　注細好之服

及賜　府人　公莞子家子一一於一一曰吾不敢逆君命也

爲庶　三后之姓於今一一主所知也　注三后虞夏商

左氏摘奇卷第十

左氏摘奇卷第十一

定公

元年

栽 受功 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宋仲幾不~~曰滕薛邾吾役也 注栽設板築

故府 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 注求故事

易幾 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而哭 注幾哭會也

貌 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罷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而出者入可也 注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怎

遠人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 注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

二年

私出 敲之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閻乞肉焉奪之杖以~~ 注奪閽杖以敲閽頭也

三年

門臺 瓶水沃庭 旋 廢 邾子在~~臨廷閻以~~~~邾子望見之怒閻曰夷射姑~焉命執之 弗得滋怒自投于床~于鑪炭爛遂卒 注門上有臺旋小便廢溷也

亟急 好潔 莊公~~而~~故及是 注亟踧疾也

肅爽馬 唐成公如楚有雨~~ 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 注肅爽馬之故~君身

隱 君以弄馬之故~君身 注隱憂約也

四年

或 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拆以會 注或賤者也

嘖有煩言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莫之治也 注嘖至也煩言忿爭

展四體 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辭曰臣~~~以辜昔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 曰~~~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

土田陪敦 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 注陪增也敦厚也

索 皆啓以商政疆以周~ 注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

慙間 管蔡啓商~~王室 注慙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

五叔無官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豈尚年哉 注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

覆視 晉文公爲践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慕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 注践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歃之次

怙富 驕能 復怒 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教禮無~~無~~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注以能驕人復重也

用木用革 武城黑謂子常曰吳~~ 也我~~也不如速戰 注不如速戰

初罪 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必盡說

困獸猶鬬　夫槩王曰——況人乎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豈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五戰及郢

燧象　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以奔吳師
注炕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

顧報　闔廬與其弟蠥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君若——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
君之惠也
注獎成也

封豕長蛇　荐食　告急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以————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
注復報也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

五年

周亟　歸粟于蔡以——矜無資
注亟急也

保路　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與服以——國于脾
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　注保安道路人

不能如辭　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焉厚爲弗知子西曰——
——城不知焉厚小大何知　注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

人各有能有不能　其所猶在　對曰國辭不能于使余也————————
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六年

昭兆　公叔文子曰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定之鼏鼎苟可以納之擇用焉　注寶龜

蒙舊德　今將以小忿————無乃不可乎
注蒙覆也

相睦　大如之子唯周公
康叔爲——也

兼享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盂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之　注賤魯故不復而設禮

舟師　吳大子終纍敗楚——
注舟師水戰

七年

墮伏　齊國夏伐我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而待之
注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

八年

六鈞　公侯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皆取而傳觀之
注顏高魯人三十斤爲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爲異強

衝馬褐　公侯齊攻廩邱之郭主人焚——或濡——以救之遂毀之
注衝戰車馬褐馬衣

客氣　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顧虎曰盡——也　注言皆客氣非勇

挼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時敕涉佗——衛侯之手及挩　注拔擿也血至挩

詬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語之　注詬恥也

行有日　——
注有期日

都車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曰癸巳至
注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

咋　將如蒲圃柏子——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注咋暫也

怒馬　孟氏選圃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慕室於門外林楚——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

嘻速駕　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從者曰——公歛陽在　注嘻懼聲

辨 子言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
注子言季寤辨猶周徧也徧告廟歃酒示無懼

九年

葱靈 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鎖其軸麻約而歸之載丨寘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
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注鎖刻也欲絶追者葱靈輜車名

室之 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丨丨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取於高國
注無存齊人也室之為取婦高氏國氏齊
責侯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取卿相之女

如驂之靳 東郭書讓嘗挈殤伐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伐登者絶而後下書左殤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
書敗甲曰累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丨丨丨丨
注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

龜焦 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丨丨
注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

貍製衣 齊侯賞挈殤犁殤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皆帣而衣丨丨
注皆白也帣齒上下相值製裁也

犀軒直蓋 齊侯謂夷儀曰得其尸公三枝之與之丨丨與丨丨 注犀軒卿車直蓋高蓋

十年

兵之 孔某以公退曰士兵之
注以兵擊衆人

故 齊侯將享公孔某謂梁其踔曰齊曾之丨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 注故舊典

秕稗 且撫衆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丨丨也 注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

歸田 齊人來丨鄆
誰龜陰之丨

十二年

素厲 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丨丨寧為無勇
注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誇致之

僞不知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成公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丨丨我將不墮

十三年

良醬 范氏中行氏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丨丨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

十四年

僞固 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不能其圉人曰吾以飽過朝公若必曰誰之飽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丨丨而投之未則可殺也
注僞為固陋不知禮者以飽鋒未拔之

兕懼 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丨丨
注不欲遷

誅 有司若丨之
注誅責也

扶頗迂 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孫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丨魋而奪之魋懼將走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猶也而獨畏魋亦有丨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曰是我丨吾兄也吾以國人
出君誰與處

家隸 敢以丨丨勤君之執事

奸旗鼓屬之目將指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不敢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屬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屬取其一屨還卒於陳注奸旗鼓犯軍令將指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

妻豬艾豭 大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屬屬盡歸吾屬屬大子羞之注妻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

少君 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屬少君見我顧乃殺之

十五年

嘉事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屬不體何以能久

襄事 葬定公雨不克屬禮也注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

左氏摘奇卷第十一

哀公

元年

栽夫屯 楚子圍蔡叛柏舉也里而一廣丈高倍一一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諂遷于吳 注栽設板築爲圍壘周迴去蔡城一里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

甲楯五千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于以一一一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

一成 少康邑諸綸有田一一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注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

不失舊物 逐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一一一 注物事也

不可食已 後雖悔之一一一一 注食消也已止也

生聚爲沼 退而告人曰越十年一一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一一乎

其何日之有 陳逢滑對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敵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一一一一一 注言今至

脩舊怨 吳侵陳一一也

室不崇壇 于西曰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一一一一 罔不彫鏤 注平地作室不起壁之

熟食 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一一者分而後飽余注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偏也

所嘗 其一一者卒乘與馬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 注所嘗甘珍非常食

用之日新 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嬙御焉視民如讎而一一一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二年

改圖在堂三揖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一一君夫人一一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注一一卿大夫士

宵迷 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一一

郡縣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賑下大夫受郡 注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

兆 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紘縊以戮無入于一下卿之罰也 注兆葬域也

巡列死於牖下 將戰簡子一一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一一一一羣子勉之死不在寇 御對曰一一而伏 注麋束縛也疕瘡疾

殺 既戰簡子曰吾伏一嘔血鼓音不衰 注殺乃衣嘔吐也

三年

顧府 五月辛卯司鐸火大蒐公宮桓僖災救大者皆曰一一

御書 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一一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 注御書進於君者也

禳攸外內以悛 子服景伯至濟濡帷幕一一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一一一一

注斃仆大氣也愒次也
先尊後卑以次敘之

拾瀋　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一一也
注瀋汁也

聞火　孔子在陳一一
曰其柏僖乎

犯師　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
郭役其徒自北門入已一一而出

四年

家人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
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一一而卒

一昔　楚人乃謀北方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一之
期襲梁及霍　注僞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

五年

不成　齊燕姬生子一一而死
注不成未冠也

六年

偃蹇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
大夫曰彼皆一一將棄子之命　注偃蹇驕傲

需　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國將謀子子早圖之
圖之莫如盡滅之一事之下也　注需疑也

命祀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一一
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注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

上乘　逮夜　饋者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
郭且于曰嘗獻焉於季孫不入於一一
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闔止知之先待諸外公
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一一至於齊國人知之
僖子使子孝之母養之與一一皆入　注故以皆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
知而不言言陳氏得衆陳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鮑公宮

君異於器　悼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一一一一亦可
以二器二不匱君之多難敢布諸大夫　注悼公陽生

舉　少君　長君　野幕　僖子不對而泣曰君一不信羣臣
可以訪是以來一一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
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
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一一之下
注舉皆也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

七年

百牢　公會吳于鄫吳來徵一一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
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
注上物天子之牢天
有十二次故象之

端委　斷髮文身　子貢對曰大伯一一以治周禮仲雍嗣
之一一一一蠃以爲飾豈禮也哉有
由然也
注端委禮衣也

城保於德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
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
不仁民保於城一一一
一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玉帛萬國　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一一者一一今其存者無
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　注諸大夫對也

擊柝　魯一一聞於邾
注言以近

晝掠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一一
注擄掠取財物也

自請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一一救於吳
注無君命故言自

衆君子　初曹人或夢一一一
立于社宮而謀亡曹

田弋之說　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鷹獻之且言
一一一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

八年

有名而無情　宗國　吳為邦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
魯一一一一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
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令子以
小惡而欲廢一一不亦難乎　注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

脣亡齒寒　子洩對曰晉與齊楚輔之是四體也夫魯齊晉之
脣一一一君所知也不救何為　注子洩不狃

溫管滋　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
吳竟田焉拘鄫人之一一者曰何故使吾水一及吳
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
注鄫人亦僑田吳滋濁也

國士　微虎欲宵攻王舍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一一
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注畏微虎也

十年

栫　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因諸樓臺一
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　注栫擁也

十一年

再令　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誥卜之趙孟曰吾卜於
此起兵事不一一卜不襲吉　注再令潰也

背城而戰　齊師伐我冉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
子帥師一一一一不屬者非魯人也

用矛　冉有一一於齊師故能
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豢吳心腹之疾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
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一一
也夫諺曰越在我一一一也夫其
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

石田　得志於齊猶獲一
一也無所用之

遺類　使醫除疾而曰必一
一焉者未之有也

胡簋擇木　孔丈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一一
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
駕而行曰鳥則一
一木豈能擇鳥

國老　卒曰子為一一待子而
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歛從其薄　仲尼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
舉其中一一一一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
而貪冒無厭則雖以四賦將又不足
注邱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

十二年

十三年

國狗之瘈　衛子木曰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長木之瘈無不
慓也一一一一無不噬也　注慓擊瘈狂也

墨　晉司馬寅曰肉食者無一今吳王有墨國勝乎
注墨氣色下國為敵所勝

鬱兮一盛庚癸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一
一余無所繫之言酒一一芳余與褐之
父呪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一一乎則諾
注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鬱鬱服飾備也
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一盛一器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
不得飲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酉方主穀癸北方主水

十五年

結纓　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一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注二子蒯聵黨敵當也

十六年

誄 屏律 夏四月己丑孔悝卒公一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一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一予鼏曰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 注屏蔽也律法也

卵翼 子西曰勝如一余一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如望慈父母 曹 白公作亂葉公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曹國人望君一一一一馬溫眡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肖乃一而進

如望歲 艾 奮心 免曹 又遇一人曰君胡曹國人望君一一馬曰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一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一一猶將誰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一一而進 注歲年穀也幾冀若來艾安也

微 白公奔山而縊其徒一之 注微匿也

十七年

虎幄 衛侯為一一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 注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以虎獸為飾

二十年

溺人必笑 王曰一一一一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 注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而反笑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

二十三年

彌甥 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曰以肥之得備一一也 注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

二十四年

徼福 乞靈 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一一於周公廟一一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邱 注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

天奉 儻言 軍吏令緤將進菜章曰君畢政暴往歲一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 注晉軍吏也菜章齊大夫儻過也

二十五年

支離之卒 公為一一一一固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 注支離陳名揮衛祝史

二十七年

忍恥 將門知伯謂趙孟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忍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一一庶無害趙宗乎 注攻鄭門主謂知伯也惡貌醜也

左氏摘奇卷第十二

左氏摘奇皆手所約取録木于當涂道院與同志者共之乾道癸巳元日

吳郡胡 元質 書

左傳紀事本末

左傳紀事本末

大錯題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上海校經山房
成記書局印行

歷朝紀事本末一書凡七種五百六十六卷始於春秋訖於明而西夏三藩附焉原原本本代有明文俾後人讀其書而千百年之興衰理亂一覽而瞭然纂甫成即為士林所推重其行世固已久矣顧搜羅雖富編輯有遺世之人責備求全或轉滋得此失彼之憾慎記主人好古籍博覽羣書得李有棠先生所著遼金紀事本末喜以眎余曰此編詳人所略始末具陳足補前人所未及使彙入於歷朝紀事本末庶幾後先輝映璧合珠聯而讀史者無毫髮之遺憾也余亦喜其有裨史學亟取而觀之見夫棄取有法記載詳明於遼分四十卷於金分五十二卷各舉其要而兩朝之實蹟以傳又且考證異同詳註每條之下尤為論古者之易於辨證既可以廣芸窗考稽之助亦足以成二編為完書非所謂盡美而盡善

者耶爰付諸石印以公同好行見斯編出必有爭先覩為快者因樂為之序以誌其緣起如此

光緒二十五年巳亥秋九月

丹徒丁立鈞叔衡甫敘

黨刊紀事本末七種序

說文曰史記事者也釋名曰記紀也史記索隱曰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古者記事之書左氏司馬氏尚矣左氏以事繫年附編年之始例司馬變為紀傳則又以事繫人為體雖殊而記事一也後之史家未有能出其範圍者頗古之為史事簡而易明後世多務記載孤繁綜一年之所聚萃一人之跡為累牘盈寸起訖未窮且年不一事人不一人端緒既繁討尋非易學者欲求一事之本末原始而要終則編年者患其前後隔越紀傳者患其彼此錯陳自非博觀強識融會於中有未易明其條理者矣袁氏樞有見於此乃作通鑑紀事本末揭事為題類聚而條分首尾詳備鉅細靡遺一變編年紀傳之例而實會其通誠記事之別裁而史學之捷徑也繼是而作者則有陳氏邦瞻之宋元紀事本末谷氏應泰之明史紀事本末高氏士奇之左傳紀事本末楊氏陸榮之三藩紀事本末張氏鑑之西夏紀事本末於是乎五下古今舉編年紀傳所有莫不提綱挈領燦然大備吳縣朱君楓廬以為讀者顓而易入也乃彙為一編用歐羅巴洽範鉛以為版經始於丁亥四月越明年春三月蔵事其始終任校勘之責者則寶山陳同叔先生也朱君乃屬余序之余維讀書之法雖多因其才質之高下以為造詣之淺深而大要尤在審其義例明其指歸故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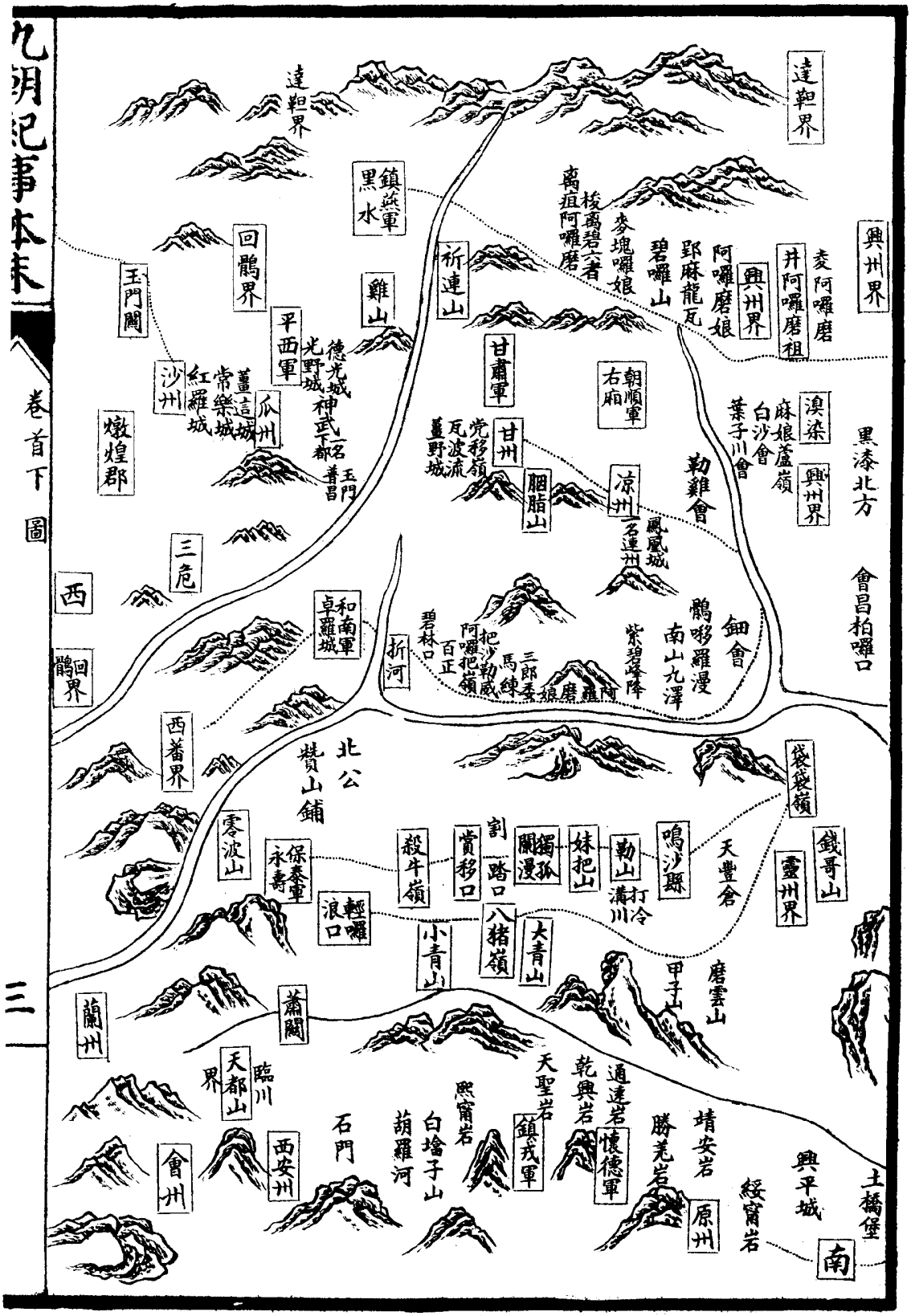
乎編年之書而古今風會之變遷瞭然矣觀乎紀傳之書而古今人物之盛否瞭然矣觀乎紀事本末之書而古今事理之得失瞭然矣三者皆紀事之書也竝行則不悖偏廢則不可讀者以次而及焉宜如披大郤導大窾尚何患全牛之在目哉特編年紀傳之書汗牛充棟而紀事本末頒未有汗其全者朱君之為是編也可謂能舉其要矣遂序之以表其嘉惠來學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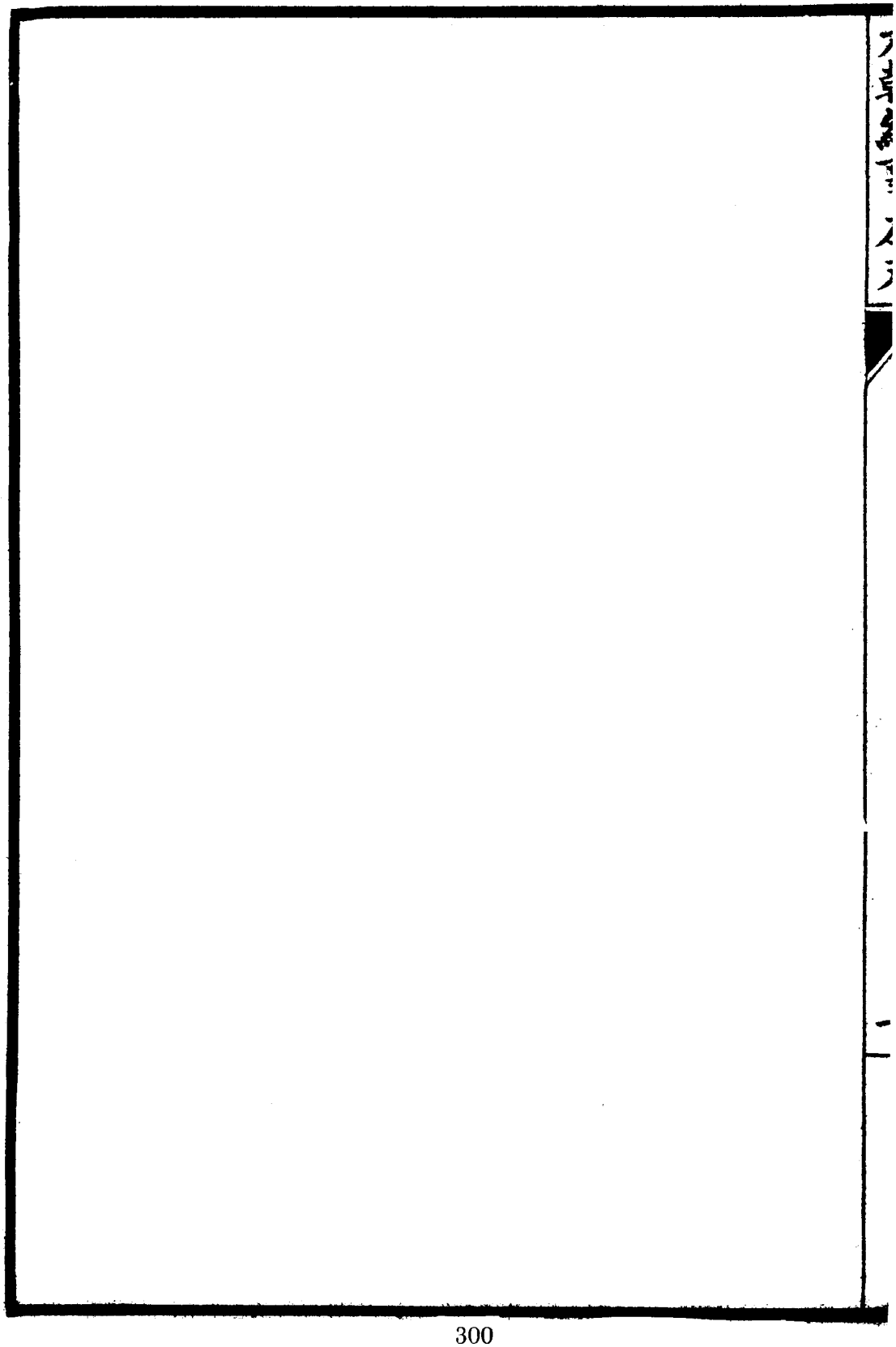
光緒十有四年春二月　華亭閔華祥撰

陝西五路之圖
臨夏
順甯
鎮邊
綏德州
義合
暖泉
清澗
米脂
順安
白草
靖邊
保安州
保安
延安府
延川
延長
廊延路
臨真
敷政
廊州洛交
門山
真羅
橋山
烏仁
洛川
雲岩
懷甯
丹州宣
此下係是北虜之境
孟門山
黃河
坊州
宜君
韓城
河東南路界
東
平戎
原州
臨涇
長武
涇川
彭陽
西亭
良原
乾州
秦六
醴泉
子午山
涪化
靈台
二水
邠州新
宜鹿
好時
耀州華原
同官
三原
美原
洛水
同州
馮翊
邠陽
澄城
朝邑
蒲城
檏陽
下邽
富平
高陵
涇水
雲陽
涇陽
扶風
麟遊
普潤
岐山
秦鳳路
鳳翔府
汧原
寶雞山
咸陽
興平
京兆府路
京兆府長安
咸甯
終南
鄠縣
藍田
華陰
華州
鄭縣
渭南
臨潼
潼關
華岳
渭水
盩厔
鄠縣
二里
商山
洛南
商州上洛
盧氏
朱陽

北
西
南
黃河
德靖
秦州
平西
會安
華池
慶原路安
慶陽府化安
秦達
環州通
平達
安邊
定邊
永鄉
會州川保
會川
崆峒山
彭原
烏龍
合水
開達
鎮戎州東山
三川羌
合龍谷
翠州廣西
通安
九羊
通峽
飛泉
熙甯
六盤山
靈平
瓦亭
平涼州涼平
化平
華亭
崇信
潘原
武亭
太白山
懷遠
得勝
德順州
遷
隴
水洛
甯安
中安
秦安
秦州成紀
通遷
靜遠
威戎
西甯
甘谷
弓門
治坊
三陽
通谷
康樂
熙河路
臨洮府
狄道
南川岩
當川
大通
河州罕甯河
積石州羌懷
循化
來羌
南川堡
姚州通
祁山
朱圍山
秦州

西夏地形圖
北
達靼界
強鎮軍
白馬
際遇碧羅
賀蘭池
有泉九十九眼
卧家莊
衛國殿
有谷道九條
賀蘭山
五台山寺
夏賊逃所
木柵行宮
委林
黑山威福軍
契丹界
興州界
新山谷
曜保大陌谷
信宿谷
小白羊谷
大白羊谷
大像谷
橫澗谷
前石門口
後石門口
靈武山
木內西夏祖故
龜頭山
克尼山
興慶府
興州
定州
定遠鎮
會堂堡
豐州
契丹界
橫水驛
梁嗲驛
咩哺驛
乳井驛
陌井驛
連袋驛
布袋驛
瓦井驛
辛李驛
西谷口
兔盧張
龔鹽井
賀蘭軍
即唐之古豐安軍
靈州
懷州
曾號中京
永州
靜州
保靜縣
歸順州
郭家渡
雄州
啖鋪委兒
敖吵驛
府州界
神勇軍
左廂
順化渡
駱駝港
靈州界
吃囉驛
柔里平
馬練驛
龍藥碧岩
潘井移
即朔邑夏州
板井流
訛河石堡
麟州界
大都督
靈武郡
翔慶軍
靈州
大仁里絞
仁瀑
瀚海軍
靈州界則破
夏賊犯邊之路
鹽州
鹽池
烏池
苦井
百池
人頭
破娘嶺
廣井
席經流
即宥州
嘉宥軍
洪州
羅堆嶺
國信驛路
界首工井
祥祐軍
石州
無定河
銀州
新泰
普寧軍
烏龍
龍泉岩
經德城
米脂岩
經德軍
盛戎城
屈丁岩
延安府
御謀城
塞門岩
保安岩
鎮西城
平戎岩
萬全岩
保安軍
累勝岩
順寧岩
金湯岩
安強岩
白豹城
大順城
慶州
神堂堡
觀化堡
洪德岩
安邊岩
永和岩
環州
定邊岩
清平關
靜塞軍
韋州
本威州
白馬川
青岡峽
望行原
灰家嘴
萌井
清遠軍
吳仁瀑


達靼界
興州界
鎮戎軍
黑水
回鶻界
玉門關
平西軍
沙州
瓜州
燉煌郡
三危
西
回鶻界
西蕃界
雞山
祈連山
甘肅軍
甘州
涼州一名連州
朝順軍
右廂
勒雞會
黑漆北方
會昌柏曜口
鵜哆羅漫
南山九澤
鈿會
和南軍
卓羅城
折河
北公
贊山鋪
袋袋嶺
鐵哥山
靈州界
天豐倉
鳴沙縣
勒山
妹把山
獨孤
胭漫
割一路口
賞移口
殺牛嶺
保泰軍
永壽
零波山
輕曜
浪口
小青山
八猪嶺
大青山
磨雲山
甲子山
蘭州
蕭關
天都山
臨川
界
會州
西安州
石門
熙甯岩
白埒子山
葫蘿河
天聖岩
鎮戎軍
乾興岩
通遠岩
懷德軍
靖安岩
勝羌岩
原州
興平城
土橋堡
經甯岩
南



左傳紀事本末序

史家有六首尚書家次春秋家書記言春秋記事唐劉知幾謂古人所學以言為首尚書百篇廢興行事多闕而春秋自夏殷以來非一家皆隱沒無聞記事之史不行記言之書見重久矣獨左氏之傳春秋義釋本經語雜他事因為申左一篇知幾之論以記事為重也蓋孔子取義魯史而二百四十年之行事亦云畧矣左氏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辨理錯經以合異是記事之史左氏其首也又稽逸文纂別說為外傳以廣之分八國各為卷是亦一國之本末也其傳一人之事與言必引其後事牽連以終之是以一人一事之本末也然則內傳紀事而外傳即所以足其事之本末者與顧內傳以事為主既以時斷首尾不屬外傳復以言為主國之大事不具至宋衛秦吳之國竟無語焉夫春秋既治世之大經大法左氏獨親得其傳而限於編年之體難有外傳不遑件繫雜言隋珠之未貫如狐腋而未集今學者前後討尋周章省覽豈若會粹而種別之為瞭如哉今宮詹高澹人先生所以放建安袁氏通鑑紀事本末而有作也顧司馬氏之書其敘事也近而立義也顯近則易核顯則易明袁氏持整齊鉤鈐其間為力少易左氏能傳經之所無亦時闕經之所有又參以二傳每多不同好語神怪易致失實而自啖趙以來多有舍傳立說獨抱遺經以終始者矣先生特為起例皆袁氏所無有夫夏五郭公經無其事亦書豈可經文炳如而傳或脫漏於是乎不遺一傳曰補逸經義微婉彖塗自殊既各專家無取單行於是乎不黨一傳曰考異文人愛奇貪於据拾史家斥誣須鬼列彙於是乎裁傳以存傳曰辨誤理所難明每以旁曲而暢辭所馳騁要以根柢為安於是乎錯以傳佐傳曰攷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申解駁難惟其宜適於是乎舍傳以釋傳曰發明蓋先生經學湛深推尋史才在講筵撰春秋講義因殫精竭慮條分囊括而為是書也徵遠代而如在目前闡微言而大放厥旨事各還其國而較外傳則文省而事詳國各還其時而較內傳仍歲會而月計足補故志豈是外篇昔袁氏之書成參知政事龔茂良以進孝宗嘉歎頒賜東宮及江上諸帥曰治道在是矣況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當日新之學講求治道久妥益勤是書進御誠足備乙夜之觀而因頒布中外為讀春秋者法將通鑑以前興衰理亂之蹟易攷而知既可以足成袁氏為完書亦有以徵春秋家之記事非徧畧於尚書家之記言誠乃聖經之助豈捋功於左氏而已爰於經學至無陋辱先生之不鄙而委之作序妄不自量級言簡末竊

窺尋撰述之苦心而畧其大趣固無能有以加云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夏五月既望長洲韓菼序

左傳紀事本末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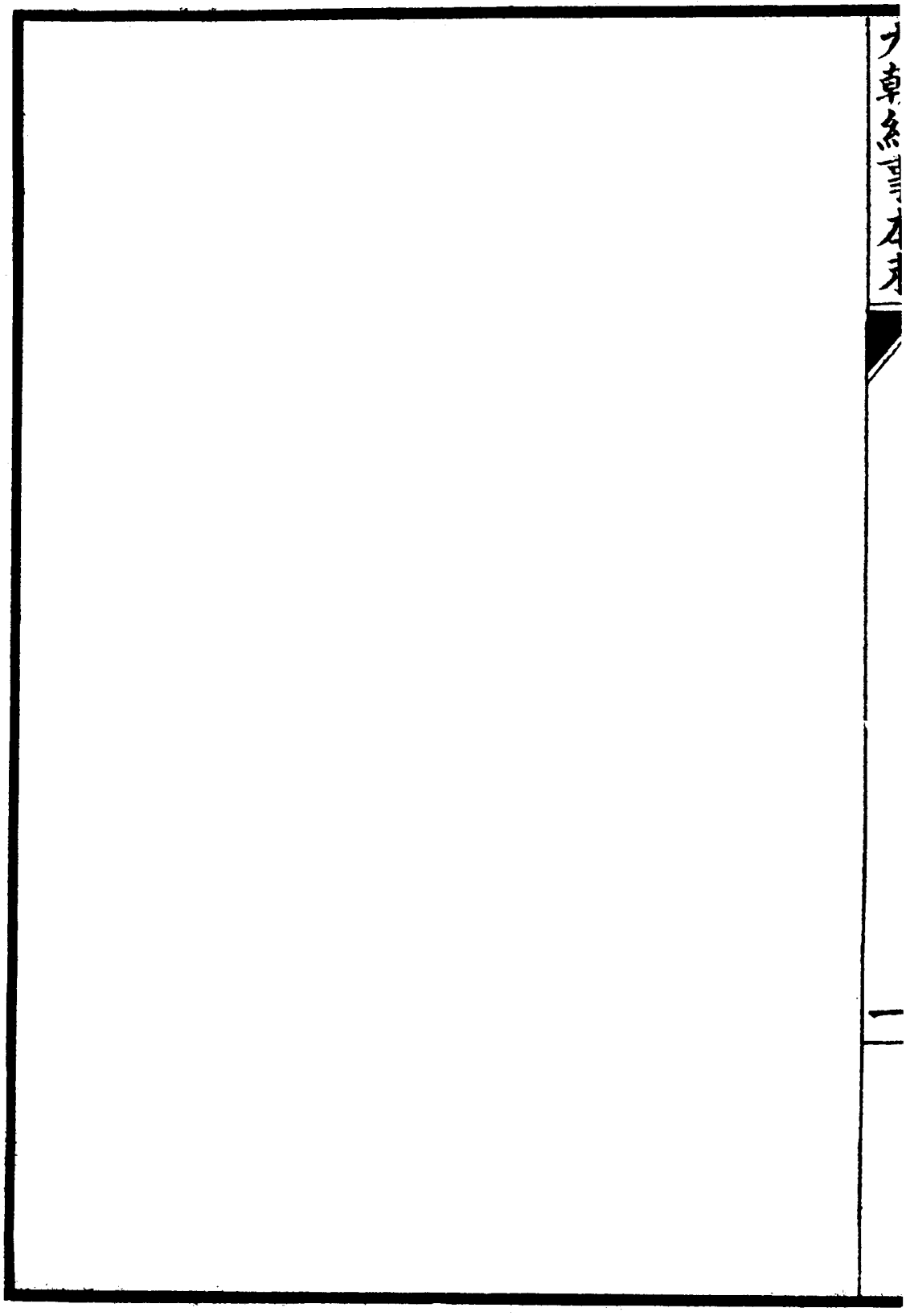
一左氏之書雖傳春秋實兼綜列國之史茲用宋袁樞紀事本末例凡列國大事各從其類不以時序而以國序

一首王室尊周也次魯重宗國也春秋之所託也次齊晉崇霸統也次宋衛鄭三國皆為與國其事多且春秋中之樞紐也次楚次吳越其國大其事繁後之者黜其僭也次秦志其代周且惡之也陳蔡曹許諸小國散見於諸大國之中徵而畧之也晉楚之爭霸俱詳晉事中皆為主楚為客也

一是書凡左氏傳文罕有所遺或有一傳而關涉數事者其文不得不重見則隨其事之所繫為文之詳畧

一三代秦漢之書經史諸子雜出繁多其與左氏相表裏者皆博取而附載之謂之補遺其與左氏異同迥別者並存其說以備參伍謂之致異其有踳駁不倫傳聞失實者為釐辨之謂之辨誤其有證據明白可為典要者別而誌之謂之攷證參以管見聊附臆說謂之發明云

左傳紀事本末凡例終



左傳紀事本末目錄

周

卷之一　王朝交魯
卷之二　桓王伐鄭
卷之三　王臣之事　王朝交列國　諸侯朝王併附　定靈娶齊附
卷之四　王室庶孽之禍

魯

卷之五　隱公嗣國　桓公篡弒附
卷之六　魯與列國通好　宋儀共姬之節附
卷之七　文姜之亂　莊公忘仇附
卷之八　列卿嗣世　孟孫　臧孫　叔孫　子叔氏　季孫
卷之九　三桓弱公室
卷之十　魯陪臣交叛　陽虎　公孫　南蒯　侯犯
卷之十一　魯與邦君構怨　魯伐滅小國　小國來伐附
卷之十二　小國交魯　戎狄兵好附
卷之十三　郊祀雩祭　旱而不雩見災異　視朔附
卷之十四　城築寇狩
卷之十五　孔子仕魯　仲由　高柴附　冉求　端木賜

齊

卷之十六　齊滅紀
卷之十七　齊襄公之弒
卷之十八　齊桓公之伯
卷之十九　齊五公子爭立
卷之二十

靈景經畧小國晏子相齊附

卷之二十一
崔慶之亂

卷之二十二
陳氏傾齊

晉

卷之二十三
曲沃併晉

卷之二十四
晉滅虞虢 驪姬之亂 惠懷之立附

卷之二十五
晉文公之伯 襄公繼伯附

卷之二十六
晉楚爭伯 靈公至厲公 楚莊王圖伯附

卷之二十七
晉景楚共爭伯 厲公鄢陵之戰附

卷之二十八
秦晉交兵

卷之二十九
晉悼公復伯

卷之三十
晉楚弭兵

卷之三十一
晉卿族盛興

卷之三十二
晉并戎狄 長狄附

卷之三十三
晉失諸侯

宋

卷之三十四
宋殤閔昭公之弒

卷之三十五
宋襄公圖伯

卷之三十六
宋公族盛興 華向之亂 魚石之亂 樂大心長地之亂 桓魋之亂 子罕之賢 大尹之亂附 靈公滅曹

衛

卷之三十七
衛公叔宣姜之亂 懿公之國 狄難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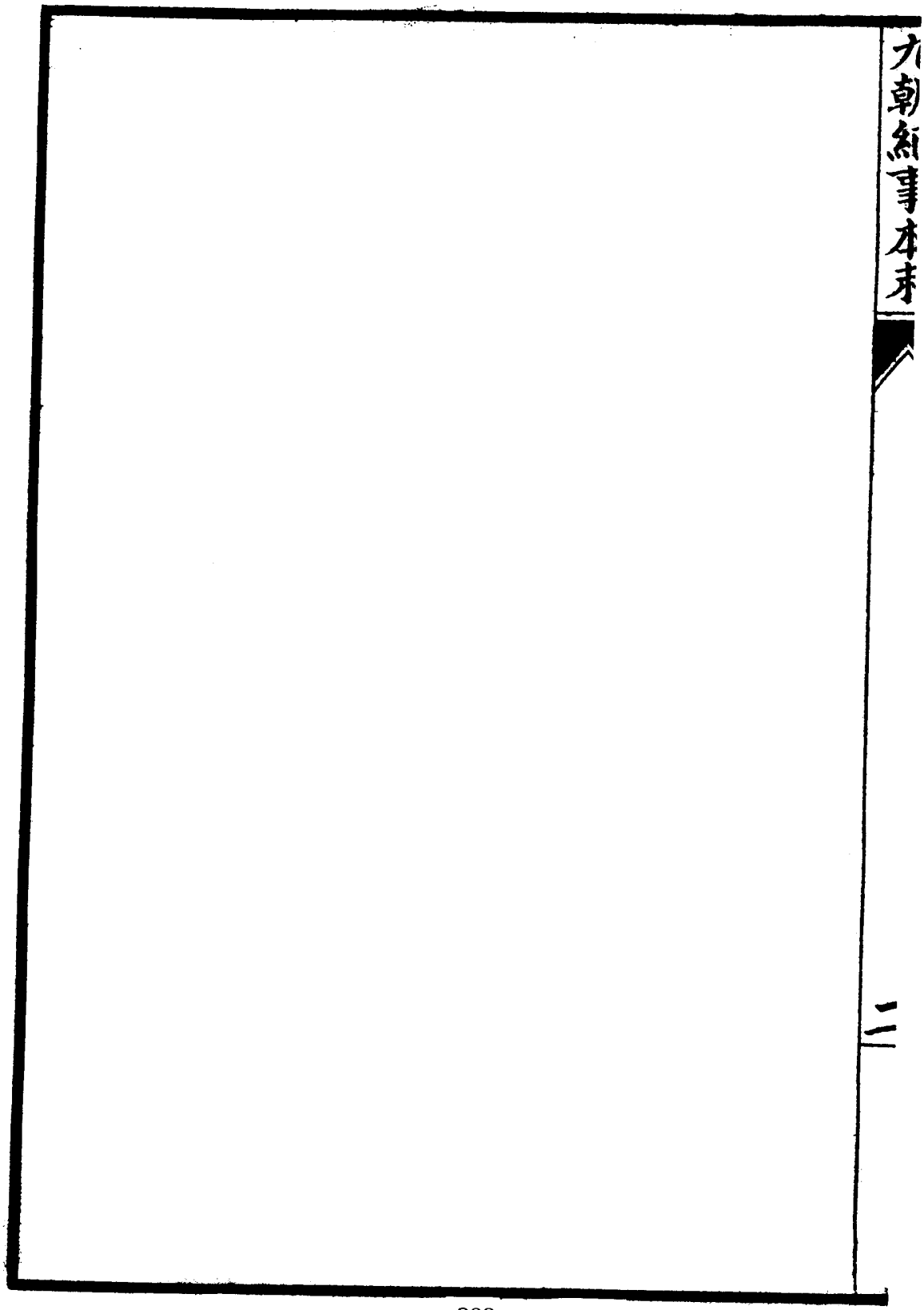
卷之三十八
甯武子弭晉

卷之三十九
孫甯逐立

卷之四十
衛靈公之立 蒯聵父子爭國 文公定南子之寵附 齊豹之亂

鄭
卷之四十一 鄭莊强國 統段入許諸公子爭國附
卷之四十二 鄭穆公之立 靈公僖公之弒附
卷之四十三 鄭滅許
卷之四十四 子產相鄭 西宮純聞之難諸臣興廢附
楚
卷之四十五 楚伐滅小國 成王之弒附
卷之四十六 楚諸令尹 政武王以後 王以前
卷之四十七 楚靈王之亂 滅陳蔡 平王得國附
卷之四十八 昭惠復興楚國 白公之亂 惠王滅陳附
吳
卷之四十九 吳通上國 季札讓國附
卷之五十 闔閭入郢
卷之五十一 句踐滅吳
秦
卷之五十二 穆公伯西戎
列國
卷之五十三 春秋災異

左傳紀事本末目錄終


九朝紀事本末
二

錢塘 高士奇 江村 編輯
華亭 閔萃祥 頤生 點勘

王朝交聘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賻兄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秋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七年初我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戕之於楚亡以歸

補逸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有經無傳

穀梁傳曰聘諸侯非正也

桓公四年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弱也

攷異 穀梁傳曰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

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禮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於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

補逸 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有經無傳

穀梁傳曰錫命非正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三年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攷異 穀梁傳曰改葬也

十一年冬齊侯來逆共姬

胡按魯王王姬之嫁舊矣故桓公之娶王姬亦逆于魯蓋魯為王室懿親也

補遺二十三年榮叔來聘有經無傳

穀梁傳曰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僖公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魯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八年秋襄王崩 冬穆伯如周弔喪

九年春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宣公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十年秋劉康公來報聘

補遺國語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于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偏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偏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撤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于死以儉足用則遠于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撤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早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聞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

成公五年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八年秋　月召桓公來賜公命
襄公二十八年冬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補逸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脹有經無傳）
穀梁傳脹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脹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故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脹賚復正也
哀公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臣士奇曰昔周公夾輔兩朝有大勳勞于王室伯禽封魯土田附庸倍數諸姬號稱望國王后王女之歸皆得主之最親莫如魯而魯所宜冀戴者莫如周也十二公歷年二百四十而王朝交魯書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脹者一皆喪者四全車赴告之役不與焉亦綦勤矣乃述職之紀終春秋世僅僖再朝王所成一如京師又因伐秦而往非真有就日之誠者其執禮殷勤魯不及事齊晉之萬一何其慢也夫時至戰國權詐相高君臣名分之際等外變矣乃魯威一朝周而天下翕然賢之幾於復伯況春秋時共主悉臣之義猶在人心也使魯能總帥諸姬勤修聘覲之禮天下其孰敢不謹臣節而王室不重於九鼎哉春秋紀王禮之隆所以深著魯侯之慢也雖然魯固有罪而王亦未為得也夫刑賞者王者馭天下之大柄賞僭而人不服猶刑濫而人不懼也周自平王之東予奪廢置天下所共聽觀而所首加恩者乃一丈夫之仲子與弒逆之桓公至不朝者貶爵削地之罰不加而生則崇其號沒猶顯其稱其他屢臨魯庭者非私交之朋比則取求之無厭也求而不往安知魯之不有以窺其間而愈以長驕益情哉使當時能正仲子之名問寫氏之故則三綱九法名義昭然魯且震懼之不暇不待徵聘而春秋冠帶相望於周京矣故曰魯固有罪而周亦未為得也載攷十二公自隱及僖周魯之往來猶數文宣以後乃益寥寥蓋其時三家漸強專制魯國彼不知有公安知有正修聘於王室者愈乎而王禮亦因之以倦焉上下之交於是息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

桓王伐鄭

隱公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

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六年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蔵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謂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莘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禮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臣士奇曰鄭桓公死驪山之亂其子武公及武公之子莊公相繼為王朝卿士國于虢鄶之間無遠天室周之東遷固嘗依之其地親而功大誠難遽泯平王暱于虢公欲授之政周人不能裁以大義卒踐其言此交惡之所由始也夫臣子之於君父信而見疑忠而被疎則益負罪引慝積其忠誠以冀一旦之悔悞而已乃上下相要愛子出質君臣之分等於敵國左氏直稱周鄭蓋深疾鄭伯之不臣也及虢公柵用祭仲悍然稱參禾之戈目中尚有天子耶春秋世諸侯放恣而用兵王室者自鄭莊始滅理犯分甘舉父祖之勤勞而盡棄之悖已甚矣桓王繼立衝突禾之怨來朝不答固夫不念舊惡之義與善鄭以勸來者之權取鄔劉蔿邘之田而償以所必不得桓王所以處鄭者誠不能無過乃鄭逐鞫髡盾冦之禮曾不思要言質于取麥取禾敢私之天子不顧其難堪王禮少不愜意而以無禮報之臣誼之謂何至天子總帥六師問罪境上不歸死司寇恫首伏辜拒與師而與之抗逞子元之狡謀縱祝聃之狂夫向使王不能軍此際寤有天日耶生

請從而不許。託不敢陵天子之名。夜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飾殽勤曲謹之節。而其玩弄王室。如股掌情罪益彰矣。當日者以天子之兵加以四國雲附之旅。豈不能覆一鄭。乃徒敗軍斧。王威幾頓。蓋號為王所賤。其斧也。力不贍也。非有貳心於鄭也。若陳蔡衛則實無鬬志。望旗而靡。疑有同類之懼。焉唐世諸藩鎮合兵討賊。往往徘徊觀望。不欲盡力。意亦如此。故繻葛之敗。蔡衛陳亦不為無罪也。胡文定嘉其從王。未之察耳。

卷之二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

王臣之事　王朝交列國　定靈婚齊附　諸侯朝王併附

隱公七年。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邱以歸。

莊公二十九年。樊皮叛王。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於京師。

僖公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入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文公三年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僭不故也。　辨穀梁傳曰。叔服也。按王子虎與叔服自是二人。穀梁誤。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甘啟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十七年秋。周甘歜敗戎于邻垂。乘其飲酒也。

宣公六年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十五年。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服之。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補逸　國語。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殽烝原公相禮。范子私于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女非它

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奬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飲祿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儇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侯警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令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邊修其籩豆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淨其巾幕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賄以示容合好胡有子弟以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飲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奏而已飲以顯物宴以合好歲飲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日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享和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告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

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逐戎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秋王人來告敗

十一年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鄏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十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忘其命矣其不反乎　夏成肅公卒于瑕

襄公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匄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單門闐賓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胜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單門闐賓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單門闐賓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

士以相王室。

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王使陰里結之。

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祚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十五年。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三十年初。王儋季孚。其子括將見王。而數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數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蒍。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殺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聚慶奔魯。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昭公七年。單獻公槩親用鬷。冬十月。辛酉。襄頃之疾。殺獻公而立成公。

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通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之令。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檜。反賴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十一年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襦。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襦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夫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十二月。單成公卒。

十二年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奔絞。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婁綽王孫

沒戮州鳩陰忌老陽子。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長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不亡何待。

定公元年周巹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二年夏四月辛酉巹氏之孽子弟賊簡公。

臣士奇曰。人臣之于國家。無委脫之事。而亦無偏據之權。虛公以奉國。和衷以取濟。則庶績咸熙。而天下享無事之福。周之興也。周召同心而治。其再振也。共和相倚而亦治。其衰也。鄭虢爭政而王室遂微。自是以後。竇轍相尋。未有不由于大臣之水火。而國勢亦隨之者也。夫權者。天下之大柄也。偏據則必爭。爭則交傷而兩敗。此于而家害于而國。歷有顯徵。就使其未至于甚害。而以有用之精神。不為國家建功樹業。徒鄭之蜩螗門户中。甚可惜也。樊皮蘇子之叛逆。自取滅亡。無論矣。頃王方經大故。而周公閱與王孫蘇者。乃以爭政不行告赴之禮。知有勢利而不知有大義。周室幾何而不陵夷耶。王黨周公叛王孫蘇。至使尹聃訟周公于魯。趙簡子平王室而復之。進退不能自操。而仰重于霸國。王靈替矣。其後王孫蘇又與召氏毛氏爭政。而殺召公毛伯。王室復亂。士魯平之。周公又與伯輿爭政。怒而出王使盟之。卒奔晉而不復也。迨王叔陳生又與伯輿爭政。王心直伯輿而不能斷。至煩霸國之老。坐獄于王庭。而後定之。則當時王臣之營私植黨。豈有奉公憂國者。其為衰亂之由于此。可見。而王之贅疣亦可知矣。王叔陳生之貳心于狄也。不獨與伯輿忿爭為可罪也。儋括之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而劉單諸人輒殺之。是失刑也。原伯絞以虐被逐。甘過以欲去成景之族。反為所害。而原甘之族微也。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其汰已甚也。巹簡公之棄子弟而用遠人。與單獻公之棄親用羈。其失一也。而一死子弟之手。一死襄頃之族。何其無所忌也。成子之受脹不敬。與單子之視下言徐。皆衰氣也。劉康公知民之所由生。詹桓伯伸爭田之辨。愆期案儋括之數。甚宏識毛得之亡。蓋亦王臣之矯矯者。而究無禪于禍敗。豈所謂大廈非一木之支者耶。若夫凡伯之見辱于楚邱。王師之敗北于徐吾。雖有郇瑕之勝。未足為榮。魯先平戎于王。而以閻田之故。又率陰戎以伐潁。不義甚矣。呼。平桓以下。王室蠢蠢。威福下移。相傾相軋。芽若亂絲。而不可理也。是誰之過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　　卷之三終

王室鼎簋之禍

桓公十八年秋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
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以上子克之亂
莊公十六年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為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
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十九年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人所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蒼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
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　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
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二十年春鄭伯如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鄗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
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
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辭樂備王與
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玕王與之酒泉鄭伯之
享王也王以后之璧饋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僖公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以上子頹之亂
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
僖公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大惡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　襄王定位而后發喪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十一年夏揚拒泉皇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
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求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舅不忘

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子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劳矣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十六年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徼諸侯而戍周
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鄷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甫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禎用鬲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厚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禎口不道忠信之言為鬲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曰藩屏捍禦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潏叔桃子出狄師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潏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寘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伏欹國人納之狄潏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氾大叔以隗氏居於溫

補逸國語王黜狄后狄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聞諸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狄人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於鄭晉文公納之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魯使左鄭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出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殺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攅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以上子帶之亂

補逸國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大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污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窮伯鯀播其淫心稱逐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殿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粟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胥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延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惑淫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胥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聞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民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縣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潰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帥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饗者嘗焉促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

殘忍多其師殲童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關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關也其無乃章禍自遇傷乎自我先王厲靈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甯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免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喪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龔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今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已王之為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周書晉侯尚力侵我王略叔向聞偪幼而果賢復王位作太子晉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逡巡而退其不遂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往與氣慶慶取予不疑以是御之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為人辯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沒將為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師何沒賤我乎自太皞以下至於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當時而不伐天何可得且吾問汝知人年長短吉我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沒色赤白大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天所汝慎無言禍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靈王子晉靈王長子景王之兄也生有神聖之姿使得嗣位則文武復生宣王不足數矣無如周不再興哲嗣早世景王以後庶孽之禍益甚豈非天與故輯其遺言敘事于子朝之亂之前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信哉

昭公十五年夏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飨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為寶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室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

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閼伯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臣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鍼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寶器胙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作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慼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補逸國語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之言若能慄乎反而復之師曠見太子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泰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而求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度師曠曰吾聞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驕自晉始如周行不知勞王子應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天下施關道路無限百姓說之相將而遠遠人來雖視道如尺師曠告善又揖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帥而下其孰有虧德王子應之曰如辭者天尊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已仁此之謂天如滿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與必度其止是之謂聖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

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於商既有其衆而返夫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之謂義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辨名命異姓惡方王侯君公何以為尊何以為上王子應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曹子曹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伯伯能移善於衆興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興物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於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讐乃登為帝師曠聲然又稱曰温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口口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師師曠東躓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躓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窮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於北極絶境越國弗慕道遠師曠蹶然起曰瞑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駟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為夫詩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敬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逾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匏竹尚議絲尚宮匏竹尚義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逾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殖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令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甯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怨神非

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和王謀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三十五年王崩鐘不和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昭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鶉首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因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以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嘉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及氛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氛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盭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鬬其尾悶之侍者曰自憚其蠆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蠆者實用人人蠆實難已蠆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子榮錡氏戊辰劉子擊卒無子單子立劉蚡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子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

及鄭大盟而復殺擊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摩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洛弱殼延定耦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自至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免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　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於平宮辛卯郭脅伐皇大敗獲郭脅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

考史記子朝攻殺猛

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師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徼右行詭濟師時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鄰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蠻劉子敗焉人直入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入戊尹庚寅單子劉子奚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鄰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鄰甲子尹辛敗西闉丙寅攻劉劉潰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宏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鄩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泣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閒于介眾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紊馬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斯之罄矣惟罌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數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

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王者取其王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

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辭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敢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二十六年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戶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隹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關塞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天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甯鑒戒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徼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英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遄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鄫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

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復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後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從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成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頊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頊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貪冒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敝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賛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以告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二十七年曹于鼃令戍周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於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九年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謂韓簡子曰辭徵於人宋殺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甚宏齊高張皆將不免甚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

補遺國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宏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魏獻子為政說萇宏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飲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為缺昭明文節而已少典與焉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禮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以

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詹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矣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是良材而幽王湯以為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長叔必速及將天以道補者也夫天道道可而省不長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誑人三也周若無咎長叔以為斃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瞿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長宏與之晉人以為討

二十八年殺長宏及定王劉氏亡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蕄辟儋翩之亂也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　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於窮谷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哀公三年劉氏范氏世為婚姻長宏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長宏

辨訣按韓非子說苑皆言叔向欲殺長宏乃譖之于劉氏而誅之夫叔向晉之賢臣安有是事且此時叔向沒已久矣故當以傳文為據若莊子血化為碧之說屬或有之後人又附會侈述以為長宏乃神仙則又誣矣漢書兵陰陽家有長宏十五篇

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以上子朝之亂

臣士奇曰幽王以寵伯服廢宜臼而轍遂東可為永鑒不謂後王甘昭覆車如子克子頹子帶子朝之紛紛也子克之禍死於桓王之寵辛伯之諫可謂切直周公弗悟舊劇刃之心幸而辛伯告密其事弗集周公之罪已不容誅子克鋤口四方固其自取論者未嘗不歎惜有憾于桓王也莊王以孽寵之故身幾被弒復有王姚之壁愛子頹而以蒸國傳之亦猶子克之屬周公也寵則必驕驕則必盈盈則其願將無所限極勢不臨於惡不止當時即無五大夫之怨而子頹之難亦將作矣五大夫含忿積怨而蒸國以師傅之親事成則儆幸非福其倒行逆施宜矣蘇子瞻內諸侯衛與燕皆王之懿親也亦黨蟊賊

而犯大不韙于天下何義孚鄭號同心翼戴卒綏王室豈止賢于燕衛萬萬但順逆之分判若黑白鷹鸇之逐雞鶩須臾子頹敗亡亦豈須侯樂及偏舞而後知者若何于弭之命徘徊需次直聞子頹樂禍而後決齊足見春秋諸侯之暗於大義耳衛為亂首伯屢命而齊奉討此九伐之遺也取賂而還君子惜之蘇子曾奉逆頹見滅于狄而王不救報施之理宜哉子帶之難始于惠后之寵惠王朋至秘不發喪而定襄王之位其勢亦逼矣此時即當割骨肉之恩而以義善處之召戎犯闕逆帶之罪益彰越在岱陰根株幸絕齊保全其生親親之誼已厚追齊人為之請復富辰亦從而愍恵於其中柳又何也卒有隗氏之通再挑狄禍襄王出走鄭地者踰年小不忍則亂大謀富辰安能辭其責哉至請滑不聽而以狄師伐鄭又以狄女為后謀之不臧階禍納侮若王之於子帶屬籍已絕而又歸之及其攻己而猶不忍禦篤於天性雖與仁人之不藏怒宿怨何異焉惜乎所以處之者未盡其道而子帶狼子野心始終狂悖不可以人理責矣晉文辭泰師而專納王之美此伯業所由基請隧弗許王章未墜秉周之所以綿延而不絕者賴有是乎子朝之難始于景王之寵而竇孟竇成之讒雖斷尾逞其邪說向使景王不以心疾而殞單劉見殺子猛其不立矣及王崩而子朝作亂召伯奐南宮極尹氏毛伯之徒羣兇羽翼助獨一劉盆單旗擁弱主崎嶇于奔北播遷之中不幸王猛短世又改立敬王出萬死一生卒定其位豈不誠忠臣哉當時秉諸侯無有能恤蒼婦之鏏者獨一晉可控告而亦僅以藉詖荀躒之偏師翬翔其間無救禍敗及乾祭泣問而後辭子朝之使子太叔正言而後謀王室之計乃決不知秉王之為其主子朝之為僭尊南宮極震竇珪浮河天人之意灼然可見而何嫌何疑之若此也使晉能早合諸侯輸王粟具戍人相與戮力以討元兇豈至久辱草莽令子朝緩死荊蠻舉宗周之典籍而隨之以逸耶至敬王反正戍之固宜城之亦宜而宋為三恪乃不受功魏獻子且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是何嘗有憂天夾日之誠乎而衛彪傒乃妄引天之所壞不可支也之說深咎萇劉以城成周為大殃則益悖矣吁當世之人心如此而謂周能復興耶鄭黨子朝之餘孽稱兵犯順致敬王再有蛤蟹之辱其罪與燕衛均也歷觀秉周王室之亂凡四見無不始于庶孽成于嬖寵論者不省致亂之由而區區歸之穀洛之壅無射之鑄與夫不說學之敝是知其末而不知其本也

卷之四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五

魯隱公桓公篡弒附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

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辨誤 史記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娶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按惠公雖非魯之令主然魯秉周禮不應有衛宣楚平之事史遷之說近誣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補逸 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司空無駭入極費庚父勝之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三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疏 歐陽修曰公穀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尹氏君氏作為隱公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于所傳者蓋如是

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詳見魯與宋衛通好　秋諸侯復伐鄭詳見州吁之亂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殺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于子祭于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侯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于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七年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八年春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夏四月齊人卒平宋衛于鄭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九年夏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怨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癸丑盟于鄧為師期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十一年冬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寫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桓公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冬鄭伯拜盟

十七年春及鄭儀父盟于蔑尋惡之盟也　秋伐鄭宋志也

臣士奇曰隱公攝讓之是非四傳論之詳矣夫讓美德也太伯仲雍行之伯夷叔齊又行之君子不以為非何獨疑于隱公也說者謂隱公雖長當立不當探惠公之邪心而成之隱惟不自取以攝啟爭卒有鍾巫之及是則然矣顧隱之失不在于讓而所以處讓之道有未善也桓公始生之年雖不可考但隱居攝十年被弒而桓立立三年而成昏於齊距隱居攝之始年十三歲耳古未有十三歲而成昏者以此推之隱元年桓即幼亦不下三五歲使隱能如周公輔成王故事抱負以臨羣臣聽國政即不然令桓毓質深宮己則身都魯相而代之經理其發號施令入告王朝通問鄰國一稱桓君而己無與焉則名分定而己之心迹亦明雖有百奸人烏能離間于其間哉不此之圖而奄然立乎其位國之人皆指而目之曰此魯君也其盟摟伐之所至羣指而目之曰此魯君也其于厥孚之嫌謂何矣且隱始年桓尚幼及子鼂請殺之時桓已十餘歲矣猶不反國而歸之藉口少故冤裘雖營何以解于桓公之疑而亦何以杜羽父之譖哉若隱者讓則有之而謂其能絕遠嫌疑以為讓則未也夫其始戰狐壤而破止是無勇也禱鍾巫而以其淫祀之主來是不智也攝位而首從事于盟次是不信也改葬惠公而身不臨是不孝也衆父卒而不與小斂是不仁也會潛盟唐是素防也入極渝平取邴防是貪得也羽父請以師伐鄭而不能禁是縱權也草次遇清是簡禮也因使者之失時而輕絕鄰好是反覆也于棠畧地是文過也入祊易許是無君親也迹隱公十年經傳所載諸行事鮮有當人意者世但以其讓桓而桓弒之惡桓深則其賢隱也若不啻口而不知隱之讓實足以啟爭端而為禍媒者也太伯仲雍夷齊讓而能遠其迹隱雖讓桓貪其位而攝之此寫氏之刃所由及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五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六

魯與列國通好　宋衛　共姬之節附

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及宋人盟於宿始通也

七年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於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還於犬邱　齊人卒平宋衛於鄭秋會於溫盟於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　督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　滕子來朝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僖公二十五年、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夏、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三十年、夏、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文公四年、秋、衛甯武子來聘、俱詳甯武子得晉難
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十一年、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湯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宣公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成公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郤子之下、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五年、春、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八年、春、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冬、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晉人來媵、禮也
十五年、夏、六月、宋共公卒
襄公元年、冬、衛子叔來聘、禮也
二年、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七年、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冬、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詳晉伸復伯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且尋盟

二十年、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三十年、五月、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婢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補逸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胥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胥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補逸列女傳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嫁于宋恭公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禮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于伯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遂逮于人而死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為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于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

昭公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二十五年、九月、公孫于齊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

二十七年、秋、會于扈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詳見三桓弱公室

臣士奇曰、春秋時魯于列國邦交自齊晉兩大國外惟宋衛最親衛兄弟也宋姻婭也中間以兵事齟齬者不過數見而已其餘則行李之往來歡好無閒即左氏所載未易一二數也隱元年盟宿平黃之怨八年遇犬邱又盟瓦屋桓公二年會稷文公五年襄仲聘十五年華孫來盟成公四年華元聘五年孟獻子報聘八年華元又聘公孫壽納幣九年伯姬歸季文子致女襄公二年穆叔聘十五年向戌來季武子報之三十年叔弓往葬共姬叔孫豹會澶淵宋災故昭公十一年、

叔弓尊宋平公二十五年宋元將為公故如晉卒曲棘二十七年會扈謀納公此魯宋邦交之始末也隱公八年遇犬邱盟瓦屋僖公二十五年盟洮二十六年盟向衛為魯伐齊三十年納王請釋衛侯文公四年窜愈聘宣公七年孫桓子來盟成公三年良夫聘且尋盟八年媵共姬襄公元年子叔聘七年季武子往報孫文子來尋盟三十年共瀆淵之會昭公二十七年協納公之謀此魯衛邦交之始末也觀衛成深室之囚諸姬環視莫恤惟魯不愛先君之重器始反衛侯魯昭之逐殞身不惜而為魯急難者宋元也扈之會諸大夫莫利納公獨宋衛之大夫心切義舉亦足以明三國之式好無尤善終善始矣獨立督之會取賂而不討弒君之賊澶淵謀救宋災而實未嘗以財歸之不獨縱釋蔡般為不知類也此二役誠為可憾而魯衛于宋最睚亦與諸侯同惡焉其謂之何矣共姬賢而有禮遂致諸國之賻及臨諡諡出出之變守經以死聖人于其始卒一書再書芳流史册亦可以知立節為大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六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七

魯文姜之亂莊公忘讎附

桓公三年春會于嬴成昏于齊也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補遺　管子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偕行申俞諫公不聽文姜通于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于

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理命又力成我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齊人殺彭生以謝于魯

莊公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蒸親禮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

發按忘父仇而為之主婚喪心甚矣何以為禮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三年春溷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發按此正莊公忘父仇之惡也何善之有

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

臣士奇曰文姜淫恣為鳥獸之行與弒桓公狂走無忌論者謂莊公不能盡防閑之道桓公不能慎有家之戒禍成于濼而徵極于如莒竊謂不然禮首冠昏以為其人道之始也合兩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蓋莫重乎親迎矣魯與齊密邇親迎之禮尤便躬自圖昏于讎而使公子翬逆女齊侯溺愛越禮以送而桓公初未受室于姜氏之桃何輕重之倒置也且羽父弒君之賊也昏姻吉禮之大者而以凶人從事其間公子彭生之兆成矣公惟不能慎其始因不能正其終先王所為致謹于大昏之際也夫觀子同之生而公與文姜宗婦命之文姜此際亦似少嫻于禮者迨如齊姦成而淫奔之行遂至于不可制然則使桓能從申繻之訓豈其至此乎桓公弒兄魯不能討而假手於齊人特以文姜為之媒此亦似有天道不知其然而然者也莊公忘父之讎不能興一旅問罪之師僅以一彭生塞責而晏然主王姬之昏同伐衛之舉及圍郕而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擊齊猶欲引修德待時之義以自解天下之無人心者亦至此哉

奉之七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八

列啁嗣世孟孫　李孫　叔孫　季孫
臧孫　子叔氏

閔公二年共仲奔莒莒人歸之乃縊（共仲即慶父）

僖公十五年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穆伯會公孫敖慶父子是為仲孫氏亦曰孟孫）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闍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太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于內為亂于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十四年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十五年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幃堂而哭襄仲欲弗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敉禋質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譜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瑕一人門于戾邱皆死

（補遺）國語文公欲殺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于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

（按）孟文子即文伯獻子之父也名不見經以無祿早世故穆伯之醜如此有賢子孫以世其家所謂有子考無咎者非耶（以上孟獻子之立）

莊公三十二年成季使鍼季酖僖叔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僖叔即叔牙

傳公四年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即公孫茲叔牙子是為叔孫氏

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文公十一年秋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冬十月甲午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以命宣伯

成公十四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歸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補逸國語魯語上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謟殆請之也未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惟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寵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十六年六月晉楚遇於鄢陵戰之日公出於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　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使子叔聲伯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帥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甯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弊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於苕邱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惠徽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為讐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

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二月季孫及邾黑肱盟于扈歸肸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于卿

襄公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以上叔孫穆子之立

莊公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閔公元年季子來歸季友為季氏之始其子不見經其孫即季文子行父也

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十八年昔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

則頑舍之則囂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考異　莒僕之事國語作宣公以書命季文子曰為我子之邑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為我流之內外傳事無不同者獨此有異附誌之

補逸　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粮秀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獵魯自中葉卿榷五家三桓而外臧孫氏孝公子公子彄之後也子叔氏宣公弟叔肸子嬰齊之後叔老叔弓以下是也其上大夫有子服氏惠昭景伯甚著功名則孟獻子它之後

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以上季文子立此序三家之始

隱公五年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此臧僖伯臧氏之祖也子為哀伯孫為文仲附紀於此以起臧武仲立季悼子出奔之事并孟孝伯臧為之立俱附見焉

襄公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焉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

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斝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富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以上臧武仲之去國與季悼子孟孝伯臧為之立）

二十四年齊人城郚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昭公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顧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邱蕩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

孫為孟鍾曰爾求際卿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曰入弗謁出命之曰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真饋於仲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家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賜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春舍中軍季氏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甯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三三之謙三三以示卜楚邱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干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以上叔孫昭子之立）

宣公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叔肸）叔肸以宣公之弒為非又以兄弟不忍去之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與其子嬰齊孟皆賢人也按叔肸子為公孫

嬰齊叔老叔弓之父也此子叔氏之始

補逸 國語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卻犨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也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成公十七年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脹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以上叔氏

補逸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於晉而未返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禮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於介自是走之齊齊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辨誤 按仲嬰齊或係歸父之子亦未可知若公孫嬰齊乃叔肸子聲伯非此仲嬰齊也經文明有二人何得混而為一乎

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容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十一年夏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邱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遷氏之簋反自祲祥宿于遷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邱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以上孟僖子之事）

昭公二十五年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偕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邾邾賦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閒會出逐之反奔孰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以上臧會之立）

哀公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其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以上季康子之立）

哀公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邱軍吏令繕將進兼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儳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饋臧石牛太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發明 按臧氏有後於魯而不失臣節其與子叔氏後人俱賢於三桓遠矣

臣士奇曰魯卿莫強於三家其餘又有臧氏子叔氏其世次叢雜所宜深考也孟孫之祖慶父慶父弒逆走莒莒人歸之自繇立其子公孫敖與從弟襄仲爭己氏卒從己氏于莒魯人立其子文伯文伯卒弟惠叔嗣立其後文伯之世大孟獻子文伯子也獻子生孺子速即孟莊子也莊子生孺子秩而豐點立其庶子羯所謂孟孝伯也及昭公時有孟僖子生南宮敬叔與孟懿子懿子生武伯而獻子之孫有惠伯惠伯生昭伯別為子服氏及哀公時又有子服景伯孟孫世系概如此叔孫氏之祖公子牙以酖死立其子公孫茲牙之孫曰得臣得臣生僑如僑如罪出召其弟豹于齊而立之生孟丙仲壬為豎牛所殺立其庶子婼是為昭子昭子生成子不敢成子生武叔州仇武叔生文子舒叔孫氏世系槩如此季孫之祖成季再傳為文子行父文子生武子宿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紇臧氏立之悼子生平子意如平子生桓子斯桓子生康子肥而公彌別為公鉏氏悼子之子穆伯靖又別為公甫氏季孫世系槩如此臧氏之祖公子彄孝公子也是為僖伯僖伯生哀伯達哀伯生文仲辰文仲生宣叔許宣叔生賈及為武仲紇者繼室之子也以穆姜姨子故得立後

奔衛為乃主臧氏之祀焉為生昭伯昭伯立而惡季氏立其從弟會會生賓如賓如生石當為魯將兵伐齊子叔氏之祖叔肸宣公弟也生子叔聲伯亦曰公孫嬰齊聲伯生叔老齊子齊子生叔弓叔弓生叔輒及叔鞅叔輒生叔詣而弓之曾孫有叔還叔還生叔青臧孫子叔之世系又槩如此今按孟叔二氏之先皆為逆首不如季友之賢然如文伯之不願以利易次莊子之不改父臣僖子恥不能相禮而知孔子為明德之後卒使南宮懿子受學聖人此亦足以蓋前人之愆而有餘也鬻如淫妓竊盜魯國牙之弒械殆未甚焉而叔豹昭子繼世稱杜稷之衛忠貞彌烈矣第庚宗之舍竟以讒入凶于而家而身亦隨之豈所謂老將至而耄及者耶昭子朝而命吏卒鬻凶豎不賞私勞其賢加於流俗數等哉若州仇非毀仲尼較之孟僖殆薰猶之相去矣季友靖亂于慶父夫人內訌之際誠不負文手之占保姓受氏固其宜哉行父繼以忠靖相三君而無私積却莒僕之奸等鷹鸇之逐春秋列國名卿蓋未有能過之者而宿及意如遂弱公室昭公思一搖手而身已被逐客死乾侯為天下笑而意如不臣之名亦藏在諸侯之策雖孝子慈孫莫能改易成季行父之忠罄矣公子彄與其子哀伯世以忠諫顯武仲之知見許於聖人而徇季宿之私情舍公彌而立羯譖訴於孟氏不能思患豫防從甲東門適與為亂之言券斬關出走納蔡規後所號為智囊者安在乎雨行何聖之譏猶淺焉耳叔肸不義宣公之篡織屨而食終身不食乃兄之食子鮮木門同一高蹈聲伯不貪苦成氏之邑有父風焉皆宗邦之彥也合觀魯卿之族世以考其賢奸邪正而公室之強弱興衰瞭然在目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八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九

三桓弱公室

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補逸）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境

秋丹桓公之楹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攷異按二條國語單同但一作匠師慶一作夏父展俱不曰御孫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補逸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避內難也君子避內難而不避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殺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三十二年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卽位次于黨氏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補逸公羊傳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屬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僇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僇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僵氏至乎王隄而死公子牙今將誦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閔公元年春不書卽位亂故也

補逸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不言卽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誦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於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辨誤按二傳以仲孫為公子慶父其謬已甚矣公穀之劣於左也專家之師往往膠固如此

二年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異斯之聲也乃縊　閔公哀姜之婢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以上慶父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僖公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十七年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滅項之舉三桓專政之漸也此時季友子不見於經傳公孫茲亦方卒惟公孫敖存是舉當屬敖所為胡氏以為季孫非是蓋敖方帥師救徐兵柄在手理或有之也

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卽安也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文公元年四月丁巳葬僖公　冬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

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禘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以上季友立僖公以下仲遂立宣公）

僖公三十年東門襄仲將聘于向遂初聘于晉（仲遂之始）

文公二年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四年逆婦姜于齊嗣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士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歸自逆也　冬來反馬也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避不懷也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季文子初聘于齊國武子來報聘

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于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

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十五年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

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成公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於苕邱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俱詳列卿嗣世）

十八年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十二月孟獻子會子墟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會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時成公薨襄公以沖年即位故皮權下移而專氏益強）

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槨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姒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　四年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槨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忘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文子卒（見列卿嗣世）

七年成賚（見陪臣交叛）

補遺說苑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問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于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全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桃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閟詛諸五父之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含

攷異國語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魯楚代討子魯襄昭皆如楚

攷異據外傳穆子以為不可據內傳則穆子似所甚願者他日杜洩之言亦然今並存之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攷異新序孟獻子聘於晉宣子饋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我家貧甚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我邦家安平百姓和協唯此二者耳我盡于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千秋按顏回去孟獻子甚遠此或名姓偶同

韓非子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蓑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　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我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不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旗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給以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傷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又何賀

禮記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賀焉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二十九年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聲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敗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

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家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黃叔為一耦

三十一年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後取之由是得罪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己亥孟孝伯卒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使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稚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癸酉葵襄公

昭公元年會于虢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濟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來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乃免叔孫叔孫歸曹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曹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于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費而欲廢而惡賢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

四年叔孫不食乙卯卒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弗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虐陵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

十年九月叔孫婼如晉葬平公

十有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九月葬　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葵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貴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二十五年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妹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世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來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秋書再雩旱甚也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簪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輔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納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邱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邱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邱氏且讓之故邱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帥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遊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邱孫邱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徵幸事若不克君受其民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

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蕩蕩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鄙夏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干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鄙夏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臨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孟氏執邱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逐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於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于人則先下之禮善之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繼繼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內外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臨君子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子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　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

補逸　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量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乎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不佞臨君于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餘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稚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

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皦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茵以髀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十一月庚辰齊侯圍鄆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縣朐汰輈乙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讒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髯髮眉甚曰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尤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于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雍雍來　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於鄆言在外也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王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

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慁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於且知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弗辱焉公如乾侯　平子每歲貫馬其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孰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來馬曰啟服壅而死公將為之犢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補逸穀梁傳作叔倪逸穀梁傳作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我命也非我罪也

按此言則叔詣殆忠於公者亦叔孫昭子之流與然昭子不及殺駭庚亦是恨事

冬十月鄆潰

補逸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其子圖之季孫練冠麻服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得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冀除宗祧以事君

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十二月。公疾。偏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十十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十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年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巵而出者。入可也。冠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鴴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殖也。從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鴴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弓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十五年壬申。公薨于高寢。

傅說苑。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昌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

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居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子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朝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葬定如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哀公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以上意如逐昭公以下哀公孫趙

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嫠嫠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孫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衆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李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閔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冉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補逸禮記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巵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良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補逸禮記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以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向者吾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逆之君子言之曰蓋師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陂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補逸史記哀公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矣卑於三桓之家

臣士奇曰三桓者孟孫叔孫季孫皆桓公之所出也自慶父叔牙首行弒逆為公室削弱之由成季酖叔牙走慶父擁立閔僖二君其忠莫比而專魯國之政亦自此始蓋從古權臣未有不廢置在手而太阿因以倒授之者也傳稱成風聞成季子鍾私事之而屬僖公夫人臣無私僖公之屬將以何為哉即是觀之而季已非純臣矣敗莒獲挐奄然受汶陽及費之賞大都耦國強私弱公已有其端至僖公方會于淮而輒自取項雖未知其何人而先儒以為季氏為之伸逐殺惡及視援立宣公當是時將順其意為之納賂通殷勤于齊者行父也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行父一言而東門見逐炎炎之勢真可畏也夫行父以上號稱忠賢者也及宿而心術愈不可問矣其父甫沒而費城矣三軍作矣取卞以自封矣范獻子來聘而公臣不能其三耦矣未幾而中軍復舍矣四分公室而季氏且有其二矣益以意如之凶逆是時魯君浮寄旦夕莫必其命幸而逃死甯俟孫齊適越之後哉故魯之削成於三桓而季為之魁宿及意如不容誅而責備賢者乃在季友行父為事權所由始也昭公習儀以亟居喪而無感容散散鮮恥受制於權臣固不能以有立狄伐亦亡不伐亦亡觀公之兩以戈逐獻謀者不可謂不密卒傷困辱投秩興師此亦山陽密詔高貴登車之槩也惜乎登臺之請不達權變違棄子家之言坐取奔敗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至其流離瑣尾內制於左右外辱於大國梁邱據范鞅之徒猶於貨寶党護意如百計以阻徙使宋元殞身叔舍含恨而昭公又昧於小不忍之義終以老死乾侯賦旄邱之葛誠不能不痛心疾首於齊晉之君臣也哀公之時俔猴父儆弱益甚五梧之逆杯酒失歡又不及昭公之沈密乃欲恃鞭長以去三桓適越不復悲夫

卷之九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

魯陪臣交叛　南潮　陽虎　陰虎

公孫猪

襄公七年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噐季氏城費所以自封也詎知爲異日陪臣據叛之資乎饋食于公厚俎于已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且南蒯即南遺之子也
天道誠不僭矣

昭公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孫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搆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嫡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嫡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通身而達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救並之遇坤三三之比三三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爲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冬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爲怨府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十四年南蒯之將叛也謀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故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以上南蒯之叛

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

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又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補逸家語季平子將以君之璠璵斂贈以珠玉孔子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實王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忍情以危親忠臣不北姦以陷君乃止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祠竈于大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奔齊六年春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瘛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繫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棄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讐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欲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若夷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偃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公侵齊攻廩邱之郛主人焚衝或潰馬禍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　苫越生子將待事名之陽州之役獲馬名之曰陽州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欲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子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圃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林

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欲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噫速駕公欲陽在公欲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攷異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賊而竊其柄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于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卻之於其乘馬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騏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弢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弢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獦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賤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欲處父帥師而至愾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

繡質龜青純左氏作林楚公羊作臨南

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馬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大國能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于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鋈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葸靈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葸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補逸家語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于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于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韓非子陽虎逐于魯疑于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逐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于霸也

發掘當時權臣柄國專尚詐力故盜賊亦得以售其奸雖曰使貪使詐明王亦時有之然終非盛世事也

十年初叔孫臣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邱宰武叔既定使邱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邱叛武叔懿子圍邱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邱弗克叔孫謂邱工師駟赤曰邱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邱人為之宣言于邱中曰侯犯將以邱易于齊齊人將遷邱民衆皃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邱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邱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邱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邱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邱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邱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欲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哀公十四年初孟孺子洩將圉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馬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十五年春叛成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穜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

也君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鄆
致叛孔叢子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子姑待之　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于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臣士奇曰傳曰所惡于上者無以使下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故順事恕施者非獨以稱物情亦所以杜禍亂之原而慎反覆之幾也魯三桓朘削公室固都城以為狡兎之窟使其君民食於他自謂得計而不虞家臣之議其後者相隨屬也其父好兵其子必且行劫主欲背公而欲其臣不叛尤得乎經傳所載昭定哀以來陪臣之據邑以叛者凡四季之叛者二孟孫叔孫之叛者各一南蘭也犁輒也侯犯也公孫宿也此不過憑倚強都介恃鄰境而又有司徒老祁虞鞫居以為之間至費與成則孔子謀之子路子貢從而贊之不旋踵而叛人奔竄城郭依然其患猶未劇也惟陽虎以梟雄之姿不仁之性中據魯國而執其政柄欲囚桓子則囚之欲盟三桓則盟之欲逐其所不快則逐之當是時魯人畏之如雷電鬼神之不可犯及其既敗脫甲於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從容逸豫無有能致難之者使蒲圃之事竟成則去一三桓而得一三桓公室之存亡未可知也而豈止私家之患也哉然以季氏之強取民有衆其不仁之迹孟與叔不如是之甚也而費凡再叛更益以陽虎之逞亂幾墜厥宗天道好還不可為人臣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之戒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一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魯與邾莒構怨魯伐滅小國附小國來伐并附

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五年邾人鄭人伐宋

七年伐邾為宋討也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三年公會杞侯于郚杞求成也

補遺桓公七年焚咸邱公羊傳曰邾婁之邑也穀梁傳曰其不言邾咸邱何也疾其以火攻

十七年春二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秋伐邾宋志也

莊公二年伐於餘邱
傳公元年九月公敗邾師於偪陽虛邱之戍將歸者也
發明杜注虛邱邾地云云正義曰舉之盟也邾人在焉公既盟而敗其師傳不明言其故直云虛邱之戍不知虛邱誰地何故戍之服虔云虛邱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邱魯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邾之與魯本無怨惡僖公齊邾則為之外主國亂則戍其內邑無故而敗其師亡信背義莫斯之甚非僖公作頌之主所當行也杜以為不然故別為此說本無所據要其理當然也
冬十月公及齊人衆來路公子友敗諸鄑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
補遺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友之紿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
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祀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討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益寇雖有衆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補遺檀弓邾婁復之以失禮自戰于升陘始也
二十五年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於向尋洮之盟也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
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公復伐邾
文公七年春公伐邾問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十三年邾子卒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到

矣狐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十四年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及異按納捷菑者公羊曰郤缺穀梁曰郤克

宣公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萊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九年秋取根牟言易也

十年伐邾師取繹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情晉而不事齊故也

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於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成公六年取鄫言易也

八年聲伯如莒逆也

十八年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公元年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四年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補遺家語子路問于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駘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禮記檀弓晉婦人之髽而弔也蓋自戰于臺駘始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九月丙午盟于戚穆叔以

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六年莒人滅鄫鄫恃賂也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穀梁傳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公羊傳曰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八年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出
十年莒人聞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盥
十三年夏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十有五年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會於澶淵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十七年冬邾人伐我南鄙南齊故也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新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於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邾人驟至以諸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卓牧與焉其小者衣裳劍帶皆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盡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盡也信由己盡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二十八年夏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三十一年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弄

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昭公元年春會于虢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濟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乃免叔孫　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于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荒維人善矣

四年秋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邱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五年夏蒐于夷以年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懼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遷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辱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

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十一年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侵祥修好禮也

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鄆之役莒人懼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

十三年夏為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七月遂合諸侯於平邱邾人莒人懼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甲戌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水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魯人以平子歸子服徽從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

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較君惠於魯宣子悉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十四年春如意至晉尊晉罪己也尊晉罪己禮也

十八年六月鄫人藉稻鄫人襲鄫鄫人將閉門鄫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鄫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鄫鄫莊公反鄫夫人而舍其女

十九年鄫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甯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二月取之乃盡歸鄫俘　夏邾人郯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於蟲

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邱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壓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想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於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眾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想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寡君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曰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中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二十四年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叔孫使梁其踁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劾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

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徵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苔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徵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猶邑叛君以徵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書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補遺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湣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慰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盜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諸國也夫起而致國於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羊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於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於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穀梁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

發明按公羊傳文則黑肱乃邾叔術之後然左氏並無其事必有錯誤姑存之以備考先序訖傳之事次為叔術辨誣文特曲而

補遺公羊傳三十二年取闞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有經無傳

發明是時昭公失國取闞以自封疑闞為魯邑非邾邑也

定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馬奪之杖以敲之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閭以瓶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馬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卜急而好潔故及是　冬盟于郲修邾好也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信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哀公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補逸穀梁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七年公會吳于鄫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白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事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得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凌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難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是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魯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濟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

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名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徵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梯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

二十四年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　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

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將固召之丈子曰他日請念

臣士奇曰邾在魯國之南擊柝相聞莒亦東封之友邦也方當隱公初年與邾為眛之盟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其文雖闕而傳曰魯故也則其徽與同好可知乃數年而有為宋之討眛之要言成逝水矣及僖之世而有莒拏之獲密之載書又安可問乎自是疆場之釁一彼一此竟與春秋相終始可慨已夫嘗綜其事考之宋怨入邾與魯無預而隱則棄眛之盟桓則棄趯之盟兩用師於邾而快宋志焉曲在魯矣及檉之盟方同伯好而虛邱之戍魯又邀而覆之反面成仇亦至於是則魯之曲益甚須句子魯僖母夫人之同姓也邾暴滅之曲在邾矣魯取須句而置其君亦未為過升陘之戰辱逮魚門何以禁嘗婁之報也然一之為甚襄仲再伐之則曲在魯矣文公之卒弔使失儀何至於伐惠伯之報適相當耳宣公十年伐邾取繹其曲在魯成襄之間邾相繼來朝可謂恭矣但魯請屬鄫實出伯命邾悍然不顧而疾討於鄫以有狐駘之役魯師撓敗國人以髮然猶不念舊怨使穆叔修平而南鄙又見伐矣此所以致溴梁之執也悼公不悛復挑魯釁再辱督楊身方見釋而又修怨於魯莊子之馘亦宜乃至納其叛人而貪其土利曲在魯矣襄昭之世一朝於魯再盟侵祥而復謝訴於伯國上卿執辱離姑之釁所由開也邾為是再愬伯庭行人繫係魯復納其叛人曲直均也及定公初

年鄫修朝禮而魯伐之取其鄫沂田曲在魯矣至處宮宵掠以其君來則魯曲益甚何怪乎齊吳之投秧而起也莒當莊公世受文姜之奔及慶父走莒不能明同惡之大義而責賂於魯取鄆之役曲在莒矣洮向修平庶幾終好以平邾之不獲而伐取繼之何義乎聲伯以姻婭結成滅鄫之舉復奸伯命而仇魯魯方以亡鄫見責而東鄙繼伐則莒曲為甚魯之入鄆所自來也犁比公以鄫故被執亦足以釋忿矣況又有督揚之同好莒復君弒國危而魯乘亂伐莒披其鄙邑晉之訴於會也固宜五年納牟夷之叛十年取鄆至用人於亳社曲在魯矣自是莒復訴魯於晉晉人以為討而魯莒之交遂絕夫邾莒皆最爾小國不能盡事大之禮魯亦惟利是視奚知有字小之義也使魯得逞志於邾莒則亦邦與根牟之續耳然邾莒見陵強大不能順事恕施戕鄫滅鄫俘鄫舍女狂悖若此乃施諸己而不願者則呶呶焉訴之大國亦獨何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一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小國交魯以年序不以國序 戎狄兵好俱附

隱公二年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於唐修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三年夏公會杞侯於郕杞求成也

五年冬烝千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九年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十年春曹桓公卒

十二年夏盟於曲池平杞莒也

十七年紫桓侯卒蔡人召蔡季於陳秋蔡季自陳歸於蔡蔡人嘉之也

莊公五年秋鄫季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十八年夏公追戎於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於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冬杞伯姬來歸甾也凡諸侯之女歸甾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甾曰如來出曰歸于某

僖公十四年鄫季姬來甾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二十三年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秋入杞責無禮也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於昌衍之上公在會請之爲米禮也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文公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　邾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

十二年春邾伯辛邾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邾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邾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音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十五年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宣公九年滕昭公卒

十六年秋邾伯姬來歸出也

成公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七年夏曹宣公來朝

八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十三年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曹桓公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返而致其邑

補檀弓諸侯伐秦曹桓（當作宣）公卒於會諸侯請舍使之襲

十五年春會於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十六年曹人請於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戾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附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盧卒於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乎國或為主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穀梁傳自愛者專乎愛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畔也以上附子臧讓國之節

成公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

襄公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七年春邾子來朝始朝公也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二十一年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二十九年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三十一年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昭公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寔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鴡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衡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十八年三月曹平公卒
三十一年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臣士奇曰魯在春秋蓋積弱之國也主盟不若齊晉之強地勢不及秦楚之大徒以周禮在魯號稱望國其聲名文物所留餘猶足以繫小國之心動達人之慕如滕薛曹邾杞鄫郯紀郳莒來介葛盧之屬皆常勤享覲修朝禮即篡逆如桓穀鄫二國遠在方域之外猶不憚僕僕焉亦足見周公之思在人而魯國之大可為也然諸小國來朝悉書於策而終不聞有一介之使往報其禮者豈春秋畧而不紀歟又何其詳於齊晉宋衛之往來不以為繁也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魯惟奄然坐大視小國之親已以為分所應爾而無足酬答即如杞侯之朝且以不敬見討而其他尚敢責其簡傲哉邦交人道之大倫往來天下之常理魯第視強弱為疏密宜俗世之見耳使能存恤諸姬敬恭慰藉以勸來者而又能任賢修政發憤自雄則天下之望走將在於魯而周不其東乎惜乎魯之昧昧也若夫小國僻陋其不知有天子無足

怪書為宗邦悍然受人之朝而亦不能修述職之禮故經於小國來朝一切存而不削所以示譏也會潛盟唐與白狄之來皆書之以為後世戒濟西追而其效彰矣於洮遇防其事瑣褻無足道蔡季之賢子臧之讓皆可風也施父諗射姑之歎惠伯識滕成之逆不幸而言中也州寔來而不復朱儒安而弗徇均自棄也鄭子歷詳官制豈直與葛盧之識三犧美談千古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郊祀雩祭旱而不雩見災異視朔附

桓公五年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閔公二年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二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補逸公羊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於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二年春二月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聲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

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黜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十三年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補遺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夷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宣公三年春不郊而望啓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襄公五年秋大雩旱也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雩今既雩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八年秋九月大雩旱也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旱也
昭公六年秋九月大雩旱也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告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泊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泊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十六年九月大雩旱也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旱也
二十五年秋書再雩旱甚也
補遺定公元年九月大雩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為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

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甚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始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

春秋繁露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救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為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魯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紀母之屬而不為不孝義矣

臣士奇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勞於王室賜以郊禘大雩之重祭如三恪得用先代禮樂蓋殊異也伯禽之辭與否或辭而成王不聽皆不可知揆之大分必非人臣之所安者矣夫郊之為祭大報天而主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惟天子首出萬物覆幬之所及照臨之所至其積氣無所不通故祭天而天神來格饗帝而上帝是歆望于山川徧於群神而百靈罔不攸會諸侯一國之主耳雖欲矯誣淫祀非分而冥冥有吐之者矣禘則禘其始祖之所自出諸侯以肇封為始祖廟數止於五若魯則祀周公而且不得祖后稷況所自出之帝耶大雩者天子雩五方上帝配以其帝周公不得配天已闕陪祀之位諸侯祈旱山川於上帝五人帝何與故魯之郊禘大雩皆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子歎之矣郊之屢卜而不從正所謂神不歆非類者其卜而從亦偶焉耳魯人不知警悟力改前非而猶欲詹詹為三望之舉以塗飾耳目向使望必須卜何海有靈安見不如林放乎至因旱而舉不得為之戚祭祇足干天怒而致龕隆非旱備也經之書大因旱以顯僭與不時何與然則必龍見之月乃得雩餘月將坐視其旱而不恤乎穀梁時窮力盡之說尤為謬戾莊公之吉禘過於速僖公之作主過於緩夏父之躋僖於閔武公之宜祧而猶禘失之諂閔不告月世室屋壞四不視朔失之慢僖公登臺以書雲物文公閏在三月傳譏其非禮蓋至是而周禮之在魯者渺乎不可問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城築蒐狩圍事別見不更載

隱公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又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七年夏城中邱書不時也
九年夏城郎書不時也
桓公十六年冬城向書時也
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鄑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
文公十二年城諸及鄆書時也
宣公八年城平陽書時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書時也
十八年築鹿囿書不時也
襄公十三年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定公十五年冬城漆書不時告也以上城築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書時禮也
六年秋大閱簡車馬也
昭公八年秋大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以上蒐狩
臣士奇曰千仞之山跋羊能陵之以其迹也數仞之牆雖有賁育猛莫能越以其峻也城以保民奈之何其可廢哉顧城本為民防患於未然而使之疲於工築奪本業而起愁歎則未然之患猶紓而目前之困已劇矣況登邱之呼亦足動梁伯之好適以資敵無城猶可無民將誰與國乎是以先王之愛城常不如愛民力一歲之中用民不過三日而又必以農隙之時使之手足寬然得以緣南畝仰事俯育兩無所憾而後本固邦寧也春秋凡用民無論時之合否皆書重民力

也魯之城中邱城郎皆以盛夏興役而延厩之新又當大無之後其為草菅民命全莫省憂昭昭簡策若夫襄二年城防昭九年築郎固皆在隆冬於時合矣而當時一欲早城一欲速成而臧武仲與叔孫昭子獨能為民請命不亦仁人之心乎然用民必書而費伯城郎不書新作南門不書左氏求其說而不得則皆曰非公命也竊謂不然隱公之始年猶未失政安有非公命而擅興大眾以城者至作南門近在國都而公弗知隱其充耳乎聖人削之當自有故不可求矣若乃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先王所以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而作其果敢之氣使之嫻於步伐止齊諳於鼓鐸鐃鐲而蓄其威怒也然必有常時有定所如魯狩大野而郎則非所蒐為春事而紅則非時並非所且以紅之蒐考之是時公室衰微魯國兵權年歸季氏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掃境內以為此役季實主之於昭公何與違天時易地利悍然直行其意之所欲以為凡可以非禮動民即用以犯上作亂而莫敢忤有如此蒐矣故先儒以此為季氏復霸之漸也吁城築民力所繫蒐狩軍政所關力當留餘於下政當操之自上其可不加之意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孔子仕魯仲由 冉求 端木賜 高柴

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邱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邱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邱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邱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邱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君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玄酒也用玄酒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十二年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於二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偪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哀公七年夏公會吳于鄫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

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十一年春齊為鄆故國書高無不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虜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嘗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邾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皮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邾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館以相辭也今

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頒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覇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十五年秋齊陳瓘如楚適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從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適伯姬氏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遂劫以登臺強脅使立大子蒯聵為衛侯大子使五人者殺孔悝與其妻伯姬盟大子入舍于西圃遂如宿衛侯飲大子酒而請焉曰孤不幸生而有頑疾不能治國子若入主社稷而賜之以天祿荷擔國重以為孤請大子辭曰不敢為利以受大命固以請衛侯出奔宋

子羔將出門遇子路子路曰門焉用子羔曰君子之於難也苟逃其難子路曰食其食者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黡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予覺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於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皇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於陽穀齊閭邱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群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發按儒書一言豈非孔子之遺風尚足以折衝而禦侮耶

臣士奇曰天之生孔子為天下萬世也非為魯也故魯卒不得而用之然而聖人大可為之兆已略見於魯矣夾谷之會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以萊人劫魯侯必得志焉叶孔子豈無勇者哉聖人所以勝天下者理而已仁義足以為甲胄忠信足以為干櫓故曾子謂子襄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惴焉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大勇者理勝之謂也登壇數語而齊俘郤兵車拒野享龍父編之三田不待兵革而自歸魯于時不誠赫然一變其積弱之舊哉夫鄰封震憚而內之螫賊不除則公室欲張而不得也為是申大都不耦國家富不藏甲之制墮三都剪羽翼揮申須之戈從容以定變誅亂政之首次第以改紘當是時使不以彼婦之口中沮其用俾至於暮月三年東周之治豈徒託諸空言哉惜乎魯之不能用也諸弟子多才多藝文武兼資由之信義著於諸侯至以千乘之國不信於盟而重其言三都之墮由實左右之賜也掉三寸之舌屢抗長蛇之吻康子不出門敦槃不再設藩舍之衛君獲有寧宇而於郊稷曲之役遲也從惠之求也用矛以入之柴雖懦其儒行亦足以尤重魯國則不可謂聖賢之無益於時也若夫田賦用而微詞以示箴舒州秩而抗聲以請討聖人雖老不得志何嘗忘心當世者傷麟道窮兩楹告夢生不能用死乃誄之誠可惜也雖然聖人之生非為魯也為天下萬世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齊滅紀

隱公元年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

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桓公五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六年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叛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四年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補遺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于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怨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竝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臣士奇曰公羊稱齊襄公滅紀為九世復讐其言曰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其情激烈則復讐之說信然矣以今考之史記注引宋衷之言哀公荒淫無道者也其烹於周必有故紀侯之譖其果不亦不必辨但哀公死而立其弟胡公哀公之少弟山復殺胡公而自立自哀公至襄公凡十世而哀公乃其遠伯祖也於不共戴天之義似亦少殺且襄公鳥獸其行敗倫傷化忍心害理彼又豈知有祖宗之讐者不過假報復之名以利其土地耳按輿地志齊都臨淄在今青州古紀城在今壽光壽光距青州七十里則春秋時紀與齊相去直數十里間所謂卧榻之地不容他人安枕者也始焉託復讎之孝以攫之中焉假存紀之仁終焉竊葬伯姬之義以文飾之當時號齊襄為小伯亦狡矣哉謂其真能復九世之讎吾不知也紀魯世為婚姻又共盟歃不能救紀何望於鄭鄭固齊黨王之不足為諸侯重輕亦可見矣雖然紀既逼處齊封其勢必折而入於齊魯即能為纓冠之救何益成敗此紀侯之所以去而季之荀延血食於鄰亦不得已之權也然其情寔可悲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齊襄公之弒

桓八年十七年夏及齊師戰於奚讀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始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成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

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發明齊欲滅紀而魯以婚姻睚紀故齊與魯爲讎長勺之戰齊魯相讎之終也襄公之弑不附於文姜而附於滅紀亦爲魯諱恥而已矣

臣士奇曰襄公淫於文姜而戕魯桓天理人心澌滅已盡迹其生平遷鄫鄙鄣三邑以逼紀卒使大去其國總天子之罪人連五國以伐衛而取其寶玉會魯圍郕而獨納其降書於經者無一善狀又按桓公之語管仲曰昔我先君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戈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冦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今觀瓜期之不恤與戎士冦餒之言合而徒人費石之紛如與夫孟陽之屬皆所謂優笑在前者也荒淫若此未有不亡而況失職之公孫與怨望懷歸之戍卒會其及也豈不宜乎連稱之妹間襄公而襄公殺襄公之妹賊魯桓而魯桓殺桓之殺報隱公也襄之殺報魯桓也天道好還其應不爽而皆以一婦人與其間亦足以爲女禍之戒矣彭生豕立其說似誕然蒼犬見崇大厲披髮載在簡冊惡已盈而妖氣得以乘之又何怪哉魯桓疆吏之戒得守禦之備曹劌揶揄肉食逞三鼓以勝齊律以王事真小人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齊桓公之伯

桓公二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莊公八年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補遺史記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温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

敬管子襄公遂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何為亂乎召忽雖不得死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朋友不能相合據而國乃可圖也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乃將下鮑叔頷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蹇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吾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我以五乘之寇距路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

補遺國語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

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群臣故請之則子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而問焉曰昔我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襲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我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群容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緩以度連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嘵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為士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于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為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何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恆為商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恆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舉五有司已於事而俊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宮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

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十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獮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鄰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鬬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從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修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誘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為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牲牛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

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成淫怠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譙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而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舉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舉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舉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幣帛以騶聘眺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鶩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請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犛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宥閒辜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命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餘陰西至於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鄣濟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十年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

十三年春會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而戍之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補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

公曰諸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史記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於魯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

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　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秋諸侯為宋伐鄭鄭人間之而侵宋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鄭伯自櫟入緩告於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纓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

二十七年夏同盟於幽陳鄭服也　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忌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讎讎我反忘之杖子元以車二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敖之不比為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軍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冬鑿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三十年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補逸史記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于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管于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闇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

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寇右袪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車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鄴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韓非子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補說苑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伯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發苫脅丁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閔公元年春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書曰季子來歸嘉之也　冬齊仲孫湫來省

難書曰仲孫湫歸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安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　亂伯王之器也

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良夷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　冬齊高子來盟

（補遺）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二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遂滅衛（詳見衛事衛文公定狄難）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十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家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僖公元年春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冬楚人伐鄭圍新城鄭聘伯

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補遺）公羊傳此大會也曷為未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發明）據此則桓公之會無不有命不獨葵邱之會也狄滅衛孝公於宋首犯樹子之禁何歟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鄄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蔡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遂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屨屩其可也齊侯說與之

虎牢執轅濤塗　秋伐陳討不忠也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天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寵歿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補遺　韓非子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蔡因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寇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強矣不責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史記管仲列傳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于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　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

發明　按史遷所紀與韓非同意後段亦可槩括管子故附載之

五年夏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六年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辨誤　按論語微子去之不過行遯而已未嘗奔周也微子已遯矣武王克商時又安得有面縛銜璧之事故或曰奔周或曰面縛皆傳之訛也宋儒王柏謂面縛銜璧之事必屬武庚蓋入商之時紂以自焚武庚嫡冢父死子繼則武庚此時已為殷君力不敵周故衰絰輿櫬造軍門而聽罪此事理之最確者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

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補逸呂氏春秋荊文王曰莫傷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于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違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于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為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于上世也

秋盟於寧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於齊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九年夏會于葵邱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補逸公羊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穀梁傳桓公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國語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

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舟方設汁。乘桴濟河。至於石枕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泜沙西吳南城于周反胙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會二。乘車之會三。諸侯申不解繫兵不解翳。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邱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酆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弒。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纑以為奉。鹿皮四分。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通齊侯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宴貢夏領。釜三。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三。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慚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寘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明按此國語總叙齊桓管仲前後事功。故附於葵丘之後

補逸史記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于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官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齊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

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巖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蔓延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九月晉獻公卒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　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

令不及魯故不書　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

十一年夏戎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亡之邶懼狄難也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昏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仲孫湫致之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秋伐厲以救徐也　冬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亡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十八年秋八月，薨齊桓公

補韓詩外傳昔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納漿寤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為知己者死馬為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我知安用水漿雖為之死亦何傷哉

呂氏春秋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子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諾日之役者有執蹯熊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實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愀然清淨者衰絰之色也黮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黮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管子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子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二辱其君顏色不變臣使官無滿其禮三強其使者爭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韓非子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是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管子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請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旃旄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大握而不見於手合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崑崙之墟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連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轂也蠭蠆也齒之有唇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緇冠服緇冷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

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綈作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十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紈縞而踵相隨車轂擊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饑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糶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說苑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粳之糜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大也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置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韓非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二日境內莫衣紫也　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置之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說苑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反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特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襟再拜曰此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況不

及桓公管仲者

新序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為墟野人曰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為誰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韓詩外傳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衰衣應步帶著桃艾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舘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爾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為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歷人之戒在於桃艾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燕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韓非子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倉困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施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說苑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泰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漯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為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漯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天卒

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臣士奇曰齊桓公以奔莒之餘因高國之奉庸鮑叔薦賢之公忘射鉤濱死之恥卒用仲父作內政寄軍令成節制之師通魚鹽之利國以殷富士氣騰飽用三萬人以方行天下南征北伐東略西討朝服濟河而無所怵惕焉孔子許其一匡之功孟子載其五命之成諒哉一世之雄而仲誠天下才也管綜其收攝人心之大畧言之一曰攘外一曰恤患一曰尊王自周室既東大防漸編魯以宗國首為潛唐之役未幾而楚丘却掠辱逆王官自是而燕齊邢衛之間屢見告矣若楚則介恃荊蠻淫名坐大其勢於王畿尤逼肆其豕突而無與為難雄心弗戢不至於問鼎觀兵不已者桓為是先致淮徐之伐旋剿令支之水然後大合八國之兵登熊耳而望江漢問昭王之不復責縮酒之不共楚始知中國有人弭耳震讋而不敢呑頤神器者則桓伯攘外之力也鄫為中原屏蔽子元逞蠱媚之心無故以車六百乘宵突純門其勢最棘桓特救之楚幕烏而桐丘之竄始息魯有慶父之亂曠年無君自南陽之甲下定僖公而城魯周公禽父之祀不餒矣邢衛之中狄患也一則城楚丘而封之一則具器用而遷之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誰之賜也其後淮夷復為祀患而又城之而又遷之猶前志也其他纓冠儈鄶之誼難一二數而如新城之頡許昌旋告軑里星馳尤能緩急人之最善者則桓伯鄫患之德也子頹之禍衛寔樊螯賊以來至是伯廖之命下義旗西指衛師撓敗天討彰矣惠王之有貳心于叔帶也襄后幾不立桓惟是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寧毋歃而王貢通皆捧日之忠也及惠后崩而憂猶未弭因是有于洮之聚葵丘申禁而王意赫矣加勞下拜而隕越滋懼矣戎難告而戍周之令行矣述五伯中能翩翩念切天家而不厭至再至三者如桓有幾此尤尊王之大惠而不容泯沒者也他如重信義則忍曹沫之劫從善言則卻子華之奸退召陵禮服義之使遣隰朋置晉君之位皆皎皎嫩節之堪傳者而當兩鄄兩幽貫澤陽穀以來所以招攜服貳為內安外攘之謀者念深而禮謹慮周而義著事事皆當人心乃驕溢之萌始于徑陳而成于葵丘之伐使宰孔見微而竊議晉侯聞言而竟還其後暮氣益衰不可復振此胡氏所謂假之不久而遂歸也至次陘大舉不聞天吏之臨封國美談未有繼展之命雖使業蓋人羣聲施歷禩論世者不能無遺憾焉況身經篡奪之後不戒前車屬託孝公祇資爭柄五公子之際梦如亂絲豈刃易斷開方與先君之優笑在前者夫何以異身死家闇戶有尸蟲亦其自取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八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錢塘　高士奇　江村　編輯
華亭　閔　萃祥　頤生　點勘

齊五公子爭立

僖公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

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又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補韓非子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要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嫡孽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所謂三難也

呂氏春秋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清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夫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己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若己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己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鬬大兵不寇桓公行公用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何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

史記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呂氏春秋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今臣將有

違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達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公曰易牙蒸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寺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寺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公又曰衛公子啟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寺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于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吾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然流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二十六年東門襄仲藏文仲如楚乞師　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于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于楚

二十七年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文公十四年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秋七月乙邾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子　天已氏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于有禮

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鄨邱

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邱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告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掠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也

臣士奇曰無知之禍桓身歷之會首止而倫定戒樹子而禁申似非不知國本之為重者奈何閹於自謀建儲不決致如隱之所謂三難也桓公無適子諸姬所出凡六人長曰無虧次惠公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公子雍無虧當立而桓公與管仲乃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及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易牙以鷹羞又許立無虧雖昧奕者舉棋之義而無虧以長固為治命矣但既許無虧以立而儲位未正又無罷黜孝公之命使宋襄無所藉口則其勢必至於爭總之一念牀第之私情纏綿寡斷不知寔以階之禍耳桓公死無虧立國人相與奉之踰年為君矣宋襄擁孝公來伐諭之以辭命可也舉齊國之衆以拒之可也拒之不敵奉無虧以出上告天王下控方伯徐圖反正亦無不可也若何一戰不勝而遽以無虧為說齊尚有人耶然孝公篡而繼其世者昭公也昭公生舍為商人所弒商人即懿公也懿公被弒於歜職公子元嗣立即惠公也桓公之子五人後先皆主其國亦一異也管仲諫行言聽能得之於取威定伯之始及其霸業既成狎昵羣小雖以將死丁寧之言格而不入豈非言於憂患者易為功言於安樂者難為力耶吁亦可慨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靈景經畧小國　晏子　相齊附

襄公二年春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夏齊姜薨齊

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逼之
六年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郯高厚崔杼定其田
十七年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昭公三年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六年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
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謟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七年春王正月豐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揭曰受
服而退侯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罄玉檠弗受不克而還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
致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吾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異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上有罪焉爾
明發按此傳聞師說之誤歐陽公所以致疑於三傳也
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郯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浦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郯公惡公子鐸而
善於意恢公子鐸因浦餘侯而與之謀曰彌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冬十二月浦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郯公奔
齊公子鐸逆庚輿于齊齊隰鼠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婺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
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二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
子齊師入紀
二十年齊侯疥遂店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
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囂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

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厚王厚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欹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内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議諺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徒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市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内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詢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煇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以成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德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邾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

不中也。宰予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二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討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猳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建。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今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餌。冶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士禮焉。

說苑。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賭賽教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御六。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于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于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子是乎大惡其君。

二十三年。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戈而立于道左。懼將止。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臣士奇曰。齊靈肆其暴橫。數伐鄰國。圍齊之役。身幾不免。事在魯襄之十有八年。伐滅萊裔。其一端也。萊恃夙沙之路而

不虞齊人之復至自取滅亡為齊侯屬家谷之會將以莱兵劫魯侯可見矣晏子顯君與管仲後先輝映而傳所載數事無足深取齊莊無道陵犯伯因荧庭郵邵之兵淫逞已甚不戰自焚旋以附楹隊命晏子雖嘗憂之不能強諫也及莊公被弑不過以枕股三踊同衆人之報其謂民望何景公嗣世聲經崔慶繼高之禍皆不能有所匡正而燕欵之納僅至唐邑未能即其國都與仲父之城三亡國者殆霄壤矣郊公之奔始焉歸庚輿而溺其賄其後不終賦旄邱之葛僅能補過也當時晉政多門諸侯解體齊景陰有小伯之志是以假置君為市義之術伐徐盟莒鹹沙安甫之間左提右挈伯國莫敢致詰焉世之所謂以其君顯者此也竊謂不然方家喬之梁齊君負大不義于天下及孔子以禮責齊景公愧悔無地晏子能以一言感悟齊侯三田來歸書之簡策會有餘榮而齊君轉圜之美亦聲施不朽乃其顯君之最大者管晏並稱意當以此豈在霸業哉嘗讀晏子春秋其言論多可采先儒謂其本墨氏本墨氏原于老子者也晏子於患難之際大抵以退避為長策如云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正老氏教也二桃而殺三勇士清淨流為名法不其然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崔慶之亂

宣公十年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王命則告不然則否

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仲尼曰鮑莊子之不如婘婘猶能衛其足

說家語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刖之其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仕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于淫亂之朝不量王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婘婘猶能衛其足

冬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

而復之十二月盧蒲癸逃國勝告難于晉侍命于清

十八年春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酌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殺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襄公十年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十八年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

十九年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矣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　丁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立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市朝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　八月齊崔杼殺高厚于洒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子信也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入頓綿工偃會夜縋納師臨衛于軍

二十一年春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賈于句瀆之丘公子呂來奔叔孫還奔燕　秋晉欒盈出奔楚

冬會于商任鋼梁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忘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昔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敬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馬州綽曰東門之役臣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于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于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于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冬會于沙隨復鋼欒氏也　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二十三年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鴈成秩御苫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我晏父戎為右載厲上之登御邢公盧蒲嫳為右啟牢戎御襄罷師狠遽疏

為右胜商子車御侯朝相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子書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于焚庭戊朝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還勝師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蔑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冬晉人克樂盈于曲沃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吾聞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干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之辱於是乎還柩於其室

補說莒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蓋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于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二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陳二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子立有間不能入隱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隱侯重杖楯伏戾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陁而隅為之崩

列女傳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恃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遂赴淄水而死

二十四年春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慶軍宴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

伐莒侵介根　八月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啟彊帥師送陳無宇　齊人城郚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莘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藏異乎他日齊師徒歸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過三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蔓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後乎崔子因是人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殺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傁壇唐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鼌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補遺晏子春秋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邑盡退朝而乘嘖然而嘆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弒公晏子立崔杼之門門啟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嬖子也哉其繼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　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故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大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坎其下以甲士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惟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

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故吾以又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為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及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平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懸於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韓詩外傳齊崔杼弑莊公荊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荊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荊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荊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說苑齊人弑其君景襄公援戈而起曰執臣而敢殺其君子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子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已公子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子推而下之曰君皆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嬖不踰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齊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補逸晏子春秋晏子臣于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窮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為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為已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昌為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

毋坐地乎嬰聞之叔而無義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晏編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不辭貴富無力於民而祿食不惡貧賤遂徙行而東耕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二十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屬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欲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寔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荀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長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來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上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御人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後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木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寘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園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

氏之甲子尾抽矛擊龍二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捎援廟柄動於甍以組壺殺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猝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酒樂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賚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補逸韓非子慶封為亂于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崔氏之亂丞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寧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惡失富也且失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嬾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於北竟來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蔑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柏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昭公三年秋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四年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餘見楚靈王之亂）

補逸呂氏春秋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捘崔杼之子令子爭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縊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竈公孫蠆謀封慶封以其屬鬬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為讓又去魯而如吳王子之朱方荊靈王聞之率諸侯以攻吳

圖朱方拔之得慶封負之斧質以徇于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臣士奇曰國家之所倚賴者世臣棄世臣而使羣小間之未有不及於禍敗者也高國齊之世臣而鮑氏自叔牙援立桓公亦有功世教也崔慶二氏特疏賤者耳使與政柄而國氏高氏鮑氏以一婦人之讒殲宗夷族誠可為深嘆也慶克通于聲孟醜迹外宣鮑晏憤而言之國武子以是被謫棄位而姣者毒構其中靈公不察索客之由則鮑晏而走无咎逐使倒行逆施高弱為盜據之臣國佐受擅詩之辟彼皆若此雖有衛足之智安能亢宗也戎子欲立子牙而高厚為之傅莊公反正修郤高氏崔杼阿其旨殺之灑藍而兼有其室蓋自是崔慶愈強而齊國之大家幾盡矣何怪其弑君淫亂禍亂相隨屬而無所致難于其間也崔杼有寵惠公高國畏其偪而逐之蓋亦逆知後世之患者歟虎窮山惟恐不遠而又進而狎之恃其不噬難矣莊公德其援己使之為政而已復不君納伯國之通逃以挑其怒又重之以干戈恃外援而不事盟主崔杼曾無所匡救一意從諛彼已豢畜一剸刃之狡童以謝大國之討已乃乘廢置而弄其權況乎又有棠姜之事巧與相值也身被惡名著之史冊杼罪不勝誅而後知高國之畏偪誠非過計矣慶封助成弑逆崔杼倚之杼生成及彊而以棠姜之前子入使主家政廢成而立姜子明成又請老于崔不得謀于慶封討殺二子杼也憤之慶封因是盡滅崔氏之室杼無所歸卒符蔡墨之占杼乃今而知人之殺其子亦如已之殺人子乎灑藍之恨應亦少快不獨莊公矣慶封委政慶舍荒淫無度自恃舍之勇足以殫壓亡人於是莊公之黨復集而舍麤疎剛愎卼在其頸而猶不悟卒死盧蒲嬰之手夫盧蒲嬰者莊公之黨人也前者慶封用之以屠滅崔氏今復假手以翦覆慶氏倚伏相尋昭昭不爽慶封雖幸逃死朱方卒就楚壺之鉞觀崔慶相戕禍端報反之機大類弄泥已事螳螂黃雀之喻信足為奸雄亂賊之炯戒也盧蒲嬰崎嶇隱忍臣役慶舍欲為莊公復讎增于慶而又賊之其志苦其謀狡矣髮短心長放之北燕有以也慶舍之女知有夫而不知有父安可與杞梁妻同日語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陳氏傾齊

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莊公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三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辱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襄公二十九年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邱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鄭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賓旃

三十一年齊子尾害閭邱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邱嬰以說于我師工慶灑酒竈孔悝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

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晏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冀伯直柄處遂伯啟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

何賤於是景公繫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馬姜其危哉

八年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平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九月楚師圍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辛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行矣

十年齊惠欒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驕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鉏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溢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屋幕窴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

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稽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於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宜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慶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令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禀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補遺晏子春秋景公飲酒田桓子侍坐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字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表槐軨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軨槐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禀無不乘車者母之禀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禀無凍餒者國之閑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字也

史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己之軍而己為監不

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親戚大夫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事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于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退穰苴發病而死

發明按陳桓子無宇生僖子乞執齊國之政操廢立之權者自僖子始穰苴之忠其亦田氏之獨出者歟

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嬖妾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慶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宴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士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補逸晏子春秋景公有男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其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傳為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有車之家是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傳為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涪子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田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爭宗孽無別是設賊樹亂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情讒訣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誠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

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而取齊國

六年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八月齊郤意茲來奔　陳僖子使召公孚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棘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此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嬖奴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子匄寘之邱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罟不可以二罟二不讎君二子雖敬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還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兄閽

八年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女謂胡姬子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鑿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二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鑿故也

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達之遂殺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子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己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殺之吉子我曰何害是其存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逮于陳氏矣

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魯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還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闡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邱豐邱人執之以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道及郤眾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

（隋）邁史記田常殺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于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嬴乎來芑歸乎田成子

臣士奇曰齊之有陳氏也自敬仲之奔始其終據齊權而盜有其國也自桓子之得政始其所以取民之術不過豆區釜鍾豆飡嘼咪之小智而齊國又擅蒲魚鹽菱之饒其民貪利如鶩自桓伯以來五公子爭立骨肉相殘至於惠壺莊景龍民自奉刑政日弛百姓外敝於場疆內殘於刀鋸山林之木衡虞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數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蛤祈望守之無涓滴之惠以及民陳氏乃得以私恩小賜陰驅而固結之安得不愛之如父母而從之如流水乎且也公族之失職久矣子城子公公孫捷之徒越在草莽桓子皆反之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又不貪樂高之寶以示公於是齊之世家大族下逮貧約孤寡無不交口頌德歡欣歌舞而太公之社已潛移于嬀氏不知矣凡三家專魯六卿分晉其術大抵皆然而其上不悟也王莽之篡漢陰謀狡智亦復類是彼亦自稱田氏之後追祖有虞而沙麗之崩史家附會以為巨君之祥又與鳳凰之占適相類陳氏盜國之術真後先一轍哉然敬仲實賢安羈旅辭上卿之位守禮法斷卜夜之飲是能抑情止欲不敢妄覬於非分者後之子孫不亦靦然有愧耶樂高之伐虎門也迹雖不臣未若陳氏之甚樂高勝猶公族也陳氏勝則嬀姓矣權其輕重祖有左右而晏大夫端委公門坐觀成敗樂高奔而陳氏之勢益張矣不亦左乎逆陳乞陰賊高國再竄齊之羽翼翦雖始盡茶及陽生簡公之際廢置俱出田陳關止以遠間親欲與爭衡假有齊乎豐邱執而舒州之亂遂作權以利成國隨勢奪理所必然而左氏歷引懿氏之繇史趙之對先儒疑戰國所作非邪明之書豈無見哉

曲沃併晉

隱公五年春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夏六月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補逸史記昭侯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其君晉孝侯於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郤為君是為鄂侯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

六年春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補逸史記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曲沃武公三年荀人董伯皆叛曲沃

桓公二年初晉穆侯夫人之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伉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矣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於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於汾隰駢絓而止夜擄之及欒共叔

補逸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今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一事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闕而死

發明欒共子名欒成欒賓之子欒賓晉靖侯之孫晉定六卿惟欒氏猶為公族故諸大夫先亡之

辨誤史記哀侯八年晉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之益強晉無如之何

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八年春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
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伯賈伯伐曲沃
莊公十六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補逸史記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
更號曰晉侯武公始都晉國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賚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以下附獻公除八族）
二十三年夏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惠之士蔿曰士富子則韋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韋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二十四年秋晉士蔿又與韋公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心無患
二十五年秋晉士蔿使韋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韋公子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為大司空　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臣士奇曰自晉穆侯以千畝之戰命其次子曰成師已與大子仇有並嫡之勢師服所為大息於兆亂也及魯惠之二十四年晉國弗靖而別建桓叔于曲沃雖為本大末小之戒亦曰籍之以為公室輔庶幾緩急足恃耳而桓叔包藏禍心輒有并吞之志潘父弒昭侯而納之不克乃立孝侯桓叔死子鱓代立是為曲沃莊伯孝侯之十五年莊伯弒孝侯於翼晉人立鄂侯六年卒莊伯伐翼平王使虢父討之晉人立哀侯哀侯一年莊伯死子稱嗣立是為曲沃武公魯桓之二年武公伐翼殺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是為小子侯七年武公誘殺小子侯明年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莊公十六年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取其賂始命曲沃以一軍為諸侯移都晉國傳子獻公翦除強宗吞噬諸小國晉於是乎始大則皆成師之裔而晉之大宗不血食矣此曲沃與翼爭衡之始末也平王雖引當莊伯之伐哀侯猶能以一旅聲其罪而釐王貪滅翼之寶器竟立武公盡於諸侯之列曲沃命而五伯摟伐之漸開趙籍韓虔魏斯命而七國戰爭之禍起未嘗不扼腕三歎於王鈇之失加也師服老服深慮當日衆懲其言大都耦國之害其可以已藥其子明在三之義備表其元不屈於曲沃可愧後世之為人臣而懷貳心者矣士蔿為獻公謀去韋公子始焉與韋公子譖富子而殺之繼焉又與謀殺游氏之二子未幾又盡殺游氏之族而後城聚以處韋公子一鼓而殲旃雖所惠業除然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萬萬

庇根獨無所以全之之道乎殘忍陰惎若此為貞傾危之士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晉滅虞虢驪姬之亂　惠懷之立附

桓公十年春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初虞叔有玉虞公求而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貴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莊公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　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七年冬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虢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補逸國語內史過曰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帛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十九年晉取虢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尊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諸其族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今乃知之君大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疾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敎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

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侯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

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旅亡則亦惟君故今虢為不道係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發明璧馬假道事公穀二傳文俱佳以其事無同異故不具錄

秋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五年秋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玩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之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惟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火貢貢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晉滅虢虞補遺

公羊傳五年晉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

考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

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穀梁以虢為郭郭君即虢公郭亡即虢亡未可知也

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鎮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補遺國語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父捽交捽是爻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有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訓女以無有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辜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惟無有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大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父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我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不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主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鞅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戾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及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

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才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以寵貴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士為臣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既驪姬不克晉正于秦立而後乎

史記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

國語獻公立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竭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大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大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欲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夫人之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殺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積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否莫不信若外殫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譖於申生　悉於武公

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涖事猛足言於大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朝子盍圖乎大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貶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卻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第之不安耶抑驪姬之不在側耶公辭焉出語士為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璧塞其退者路遠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為以告公說乃伐翟柤卻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閔公元年冬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為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夫若祚大子其無晉乎

補逸國語十六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為言于諸大夫曰夫大子君之貳也其以俟嗣何官之有令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于公曰夫大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為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動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在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覺有覺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大子國之棟也棟成而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士為出語人曰大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辱之雖克與不無所避辱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大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大子聞之曰子與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大子遂行克霍而返讒言彌興

二年冬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家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

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臺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專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躬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賬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補逸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其實惠而慾於民皆有所以之今謂君感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眾故不敢愛親眾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說欲其甚矣孰不感焉雖欲愛君感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惟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翟之朝夕苟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入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眾也與眾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皐可也若勝翟則善用眾矣未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益四鄰服封疆信君

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東山皋落氏伐東山皋落氏之偏裨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大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讒何

僖公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勿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乃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驪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食不飽居不安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補遺國語多於穆參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曰國君好文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遂於死惠於眾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我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太甘其中必苦諳在中矣君故生心雖竭諳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寧滋厚我戰死猶有令名焉果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也

史記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陽與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

國語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我固告君曰得眾眾弗利焉能勝翟今於翟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于眾矣雖欲有退眾將責焉言不可食眾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皐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曰主孟啗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

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忘之何可啟也子將何如丕鄭曰吾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弒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福於絳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於酒置堇於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龍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速於讒然款也不敢愛死惟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強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儒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辜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辜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取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辜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怨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辜不釋去而必重去而辜重不知逃死而怨君不仁有辜不死無勇去而厚怨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辜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余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諗為其君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其君之事公令兵誅刺重耳重耳逃於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檀弓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五年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為稽首而對

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孰刑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二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衽遂出奔翟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補逸國語秦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勤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導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基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偏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服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涑濁以為渠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上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九年秋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二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二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補逸國語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茂從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立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荀息曰昔聞君問臣事君于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之里克告丕鄭曰二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我為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

罪于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厚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罪以為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戮不可常也不鄭許諾于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于秦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憂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忘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忘克難哉公曰忘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逋國語里克及不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鉏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枯落夫長國者惟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哀而求國難因亂以入始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忘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刻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治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郤芮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韋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惟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于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嗣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于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況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

以為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君使繫也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不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繫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于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于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繫退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舅犯曰秦人勤我矣舅犯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不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大命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郤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抶纓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於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于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是惠公

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不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補逸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而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天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酰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以祠故致福于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遽於為君君嚬然歎曰吾

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甯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國語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輿人誦之曰倭之見倭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不死禍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苟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誅者冀苟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誅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僇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及文公入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臣不敢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毋乃殄乎且民何罪夫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補遺國語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為不聽信為不誠國斯無刑媮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今懷今各聚爾有以待所歸今猗今違今心之哀今歲之二七其靡有徵今若翟公子吾是之依今鎮撫國家為王妃今郭偃曰昔戰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忌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家嗣其替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若入必霸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術也光明之燿也紀言以敘之述意以導之明燿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

不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不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雕敖冀虎特宮山祁皆里不之黨也不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勿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補遺國語不鄭如秦謝緩賂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欲稱冀芮而上之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穆公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行事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不鄭

及七輿大夫共華賈華叔坚雖欹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不之黨也不豹出奔秦不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其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子使於秦可哉不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其華曰子行乎其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也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智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子其行矣我姑待死不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夫衆安能殺人且夫禍惟無釁足者不處處者不足勝敗若化以禍為違孰能出君爾侯我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補逸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豐豐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反焉襄王二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實秦人殺子金子公

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不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忌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冬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勿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夫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

而皆背之略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債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衆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慔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繇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怨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怨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繁曰不如殺之無聚慮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瞬呂銘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三二之睽三二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電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

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貪𠰁職競由人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慶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馬梁傳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實予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量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實官司馬

補遺史記晉興兵將攻秦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鞅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穆公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穆公虜晉君以歸今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亦為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穆公曰吾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

國語公未至蛾晉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侯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二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得其志而使君喪是犯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於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徒僕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敗既敗而誅又失其罪不可以封國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勿刑必自殺也蛾晉曰臣聞之奔刑之臣不若赦之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於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成而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忘有臣死刑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君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大韓之誓

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僞言亂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二十二年秋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君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亡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臣士奇曰虞虢唇齒相依逼在晉之南鄙而晉獻公忮很貪欲方有吞滅諸侯牧馬啟疆之志蓋未嘗須臾忘南牧也虢公荒虐不恤神主而徼福於淫昏之鬼屢敗狄師矜其武功不虞晉之欲寢處我也天奪其鑑矣虞公貪璧馬而忘遠圖棄忠言不恤揖豺狼以行堂奥之內而更為之先驅一之不已且再焉輕棄鄰交卒與俱斃君子觀假道之事未嘗不恨晉人之狡笑虞公之愚而利之足以敗人國家如此也獻公內夷公族外披虞虢翟相耿霍魏次第破平而以耿賜趙魏賜畢萬已兆三家分晉之萌至既勝驪戎得其美姬快心得志方且舉史書之爵謂其言之無驗而不知女戎之禍已孳孳於其間禍福倚伏之機甚可畏也獻公烝於齊姜滅同姓之國絕先祖之嗇逆倫害理宜有家禍至溺牀第之言辜之忠諫何其不敵二五與一驪姬也當卓落授命之日虎涼玦離申生之不立無愚智皆知之諸大夫總總過計惟梁餘子養死而不孝不如逃之之言最為果決平夷曰不如違之所見亦同而士蒍為吳太伯之策皆善處人骨肉之際者也申生仁柔寡斷恭慎有餘而智慮不足眯於小杖大杖之義不能脫然遠引將兵敗敵功愈高而忌愈深留連宗邑逆愈嫌而謗愈起申生之言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不過謂逃死則父惡彰然不知死孝則父有殺子之名而所以陷父於

惡者益大守株以俟斧鐕卒死新城與泉鳩同一寃痛吁為人子而不知春秋則蒙不孝之名若申生者守命恭時則有之矣以為能權則未也里克亦共世子傳也入主孟之陷怵鳥烏之說中立祈免而殺世子之計遂決荀息能為奚齊卓子死而克乃苟且全身不獨有愧於杜原款矣至其欲立文公可謂擇主而事者而夷吾以賂得國怨里克之不與己而殺之罪狄矣獨惜克之不早以死徇申生也秦穆知重耳之仁而復感於置不仁以滑其中之邪說舍重耳而立夷吾主伯之分正在於此夷吾背施辜德卒踐韓原之妖夢秦復歸之閔其凶饑而又輸之粟其誼亦厚特取其河外列城使置君義舉帝利以歸有孰先偉耳懷公嗣立又殺狐突而突之死也以其子從於重耳故何以教天下之為臣子者昏悖若此宜不足以長世而傳稱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吁此天之所以資文公也夫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晉文公之伯 襄公繼伯附

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二十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

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内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撰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補遺國語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吾來此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夫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晉仲没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止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通遂遠遠人入服不為鄰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

發明按文公還國事左傳與國語小異大同大都内傳簡要外傳繁多今止取國語事實之補稗内傳者餘自有全書不盡錄

司空曰季勸飾懷嬴之說典而無理斷易錄辭亦屬傅會今不錄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補遺國語董因迎公于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虚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晉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策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

韓非子文公反國至河令邊亘捐之席簪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邊亘所以食也席簪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譎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桑社者攘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

而盟于河
史記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至河咎犯請亡重耳投璧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河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我不忍與同位乃自隱

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若易之何奪命焉行者甚眾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二千人實紀綱之僕

補逸國語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之振滯匡困資無乏關易道通商賈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考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樂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實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未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旅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晉侯實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而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補逸史記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

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發明按說苑介子推作舟之僑訛甚龍蛇之歌諸書所載亦多異同今從史記
史記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辛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闕者此受下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壺叔說苑作陶叔狐
國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晉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咺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餼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官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
狄師伐周王適鄭處於氾詳見子帶之亂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鄢父告於秦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二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於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民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二十六年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

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以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眞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為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義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三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補逸國語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順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郤穀卒使先軫伐之胥臣佐下軍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敛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宿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

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樂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侯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形弓一形矢百彤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

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糜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爲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筏代之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受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補遺說苑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燋戒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燋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歸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

韓非子晉文公與楚戰于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呂氏春秋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伯矣

冬會於溫討不服也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竪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服非信也問罪異

詘非利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王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補逸國語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渝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為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於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秋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補逸國語公使原季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茲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賈舅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賈舅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補逸國語文公學讀書于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恐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文公問于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文公問于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驩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遽蔡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罷瘖不可使言聾瞶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蹉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

太任娠文王不變少濃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號而慈惠二蔡刑於太姒比於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甯百神而柔和萬民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咸施直鍰遠除蒙璆侏儒扶廬矇瞍脩聲瞽瞶司大僮昏鼻痦僂傴拘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

二十三年秦師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狄侵齊因晉喪也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惠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文公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晉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合古者越國而謀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其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

也謂上不我知默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狠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阻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晉人以公不朝而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二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夏衛侯如晉拜　曹伯如晉會正

六年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七年晉却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蓋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堵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臣士奇曰晉文公避驪姬之亂經歷狄鄭衛齊宋曹楚秦諸國備嘗險阻以老其才凡十有九年卒反晉國奉責薄斂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舉善授能官方定物諸大政犁然一變晉國之常度伐原示信大蒐示禮定王示義用能出穀戍解宋圍一戰而收館穀之功齊桓以後功烈未有如是之赫者也然而晉伯所基惟在定王一舉當時天子蒙塵使簡師父告於晉亦使左鄢父告于秦秦伯會師河上將納王使秦得專定王之美則天下之望走將在秦晉之大事去矣曹操先得獻帝而袁紹不能爭朱梁既反乘輿而克用不能抗名分所在形格勢禁自然之理也所以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取威定霸之謀於是乎在而文能聽之蓋亦賢矣獨其受南陽之賞陽樊不服至用師以圍之王之姻親幾為俘馘妄行請隧潰亂王章而不知翼戴天子止諸侯之常職此非純臣之所為也若城濮功高而信先軫之詭謀許復曹衛

拘留宛春一意啟釁而無接兵修禮之風比之召陵誠所謂誚而不正者耶大約文公之為人不逮齊桓遠甚而其臣子犯趙衰先軫之屬亦無有知大體如管夷吾者是以桓能忘濮死之怨忍手劒之辱而文反國之後惟以報復為事懷與櫬之恨則出衛君於襄牛衛觀稷之憤則責曹君以獻狀卒使羈於晉囚辱於深室而衛之受禍尤烈君臣交獄兄弟相殘拂人道之經亂上下之分必如是而後快心即以鄭之小郤不能捐棄連秦伯以伐之結讐殘民兵端不息迹文之所為直睚眦必報之人耳子犯授璧子推白焚蓋有以窺見文之褊心而以為不能錄功略過也世但見其能忍於豎頭里鳥須而稱之其亦未之考矣踐土作宮傳二覲之美而河陽召王功不蹇咎非聖人原情文其罪魁乎襄公繼伯惟於溫覲王一事不隕家聲而遭之者先且居也其他矜威恃力舉動多不中禮而敗穀之役為尤甚夫秦穆手挈文公而歸之晉德最深襄又秦之自出秦伯勞師襲遠雖有利可乘而大惠未浹何至興墨絰之戈矯斗鳴之命忍死先君而快心於一擊以父言之則不孝以甥舅之戚言之則不義以報施言之則不恕以在喪不興兵革之事言之則不懷邀人於險阻則不仁至於敗穀不已而繼以彭衙彭衙不已而繼以取汪秦固怨晉晉胡為而致死於秦也若楚師在江不能悉索以急纓冠之義僅僅以一處父之師門方城而江惠轉劇裹之霸功不遠愧於乃父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晉楚爭伯靈公至厲公
楚莊王圖霸附

按春秋之世楚獨僭王春秋志在尊王故于伯于伯即所以尊王為其能攘楚也春秋終始于晉以伯故楚莊雖賢亦不得蔑晉之成景而以伯予之況伯非攘楚無以成伯顧可予楚以伯乎故於文襄之後悼公之前當晉靈成景厲悼楚穆莊之世題曰晉楚爭伯內晉而外楚也噫使靈成以下能為悼公則楚並不得而爭矣綱目分書南北朝蓋竊取其例焉

文公九年春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因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懼乃及楚平

十年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之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遍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

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疆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麇子逃歸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秋襄仲聘于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十三年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十四年夏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秋七月己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　九月齊人定懿公
十五年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
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補逸國語宋人弒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為慙事也今宋人弒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
夏四月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戚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

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儀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韓朝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晉

補逸史記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

吳越春秋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沈湎於酒淫于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沖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射者所圖弦矣卒發宣得沖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政遂霸天下威伏諸侯

說苑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于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鐘鼓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稠衽右朝服曰吾鐘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

呂氏春秋荊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謎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令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謎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荊國之眾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耶

宣公元年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晉取賂而

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柵林以伐鄭也楚為貴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遂　晉人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甲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睪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騶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並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逃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始將鑿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三年晉侯伐鄭及鄭伯及晉平士會入盟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四年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冬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衛侯陳侯鄭伯盟于斷道　陳即楚故也　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七年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八年冬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秋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祖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補逸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洩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洩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于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列女傳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於其在以戲於朝洩冶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為之不待幽閒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三人以告靈公靈公曰眾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洩冶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徵賊洩冶而殺之

說苑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洩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曰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天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夫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弒靈公聞之以洩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

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蓬蒿藋之田若勢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偕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鄟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數有圃草園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上

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隼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豐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實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脩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衰冕而南冠以出不亦問罪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　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十年夏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冬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郟　令尹為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其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

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補遺家語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嘿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言不能達其義匪楚莊王之賢不

能其受訓
[illegible]說苑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富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兩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鼂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鷹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赤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禹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勞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讒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蒸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動百官承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輕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侮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二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雍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矣且不整所以出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執其焉此之謂矣

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鄭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孫叔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復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紓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徵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屬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屬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屬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救射以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邵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

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子玉不可士季使告郤克曰子不可士季使告瑕穀守師乙亹於教前故上軍不敗趙旃夏啓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雜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驟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甯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駟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敢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廣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軘公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基之脫扃少進馬還又基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及還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傻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捘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爵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靫子之房靫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汝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有嘏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亡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基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補遺　公羊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

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淪馬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又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王面而徹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臣民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士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今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　師大敗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遠師而伐晉寇新書晉者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中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恆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璽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于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于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吾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自憂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懼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陰敝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人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疆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楚莊王獵于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儀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儀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儀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儀之弟進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楚莊

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面曰將將之臺實實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與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遜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鄭伯許男如楚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敢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敢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公羊傳所載事與左氏春秋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於鄧三年聲問不知修行不聞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伯吾不若子也竊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子何以不歸耕乎我將為子遊沈尹莖遊於鄧五年荊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賢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荊王於是使人以王與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莖之力也）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能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遠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鬼馬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

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諸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吾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劒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洧晉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冬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宋人使樂婴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敵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補公羊傳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相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危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危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楫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令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我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

史記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

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

呂氏春秋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遂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莊王方削秩聞之曰嘻投秩而起履及諸庭劒及諸門車及之浦疏之市遂舍於郊興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曰大國若宥圍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為郤四十里而舍於廬門之閭所以為成而歸也

王孫子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薄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薄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尸子南雲楚莊王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使巡國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糧者振之國人大說

說苑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此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于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蘇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摩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是事者此之謂也

淮南子楚莊王好雞冠楚國傲之　楚莊王裨衣博袍冷行乎天下遂霸諸侯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納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返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不楚王曰善

史記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

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莊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毋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負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奸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按漢延熹三年立叔敖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　縣人其碑載叔敖德業最詳而優孟一歌與史記異所封之田亦不曰寢丘而曰潘鄉

臣士奇曰晉自文襄以來主盟中夏本非楚匹也自靈成景厲咸庸相繼無有先君之明趙盾當國亦頗專恣荀林父雖忠將略非所長趙穿先穀魏錡趙旃之徒進而參之亦無先大夫之肅楚則適遇莊王之賢庸大鳥之諷屏鐘鼓而不御卻子佩之飲罷強臺而不登求賢如不及則當饋而數保邦於未危則求過於天絕美人之纓則鬬士奮納沈尹之規則賢相登蓋亦一時之令主也而其臣如為敖伍舉申叔時輩又皆盡忠竭智以贊於其間用能爭衡上國狎主齊盟而晉反處其下矣夫伯主之所以足為中原倚仗者勤而撫之思惠而豫綢繆之然後敵有所憚懼而不敢有輕量我之心今觀范山之言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於是楚有狼淵之師吁晉君雖少盾大夫安在乎既不能消釁於未然而又無武震合四國之兵以救鄭而不及楚師宇下安得不籍籍多事哉傳曰以懲不恪蓋晉伯不競之由未有失策於此者也且晉之於楚鬬力不如鬬智鬬智尤不如鬬義義莫大於誅亂臣討賊子自厥貉次而二三與國半折而入於楚晉之所為攘楚者無他奇策止新城一歃乞靈於鬼神耳至曰晉大義可恃以無恐而不知取也舍雖無威聲君也商人烏得而弒之則合六國以討齊而竟以賂遠一失也宋有杆臼之變覆載所不容宣子請討則曰非國之急也靈已不君矣已而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庶幾快舉而又以利嬖二失也陳靈宣淫固云不道然人臣無將徵舒敢以一矢加遺滂潴不足敵其辜晉為伯主置若罔聞而以問罪之聲遺之荊楚三失也此三者皆大義所關晉不能為而楚為之其何以服諸侯而係天下之望故自取賂釋宋而鄭穆公薄其不足與乃受盟於楚人心解體伯勢陵夷職是之故哉鬬椒救鄭趙盾計無復之而託之將斃諉曰姑益其疾何不思之甚也至縣陳而尋復其封入鄭而又退之舍楚事事合義晉事

事悉義而知難冒進自貽掬指之羞將誰對哉滅蕭而同清丘之歃圍宋而馳虛聲之使晉之不能亦可知矣其原則自君臣泄泄不在諸侯而又不知以義服人之過也然而晉雖弱伯也若楚雖強安得以伯許之此問鼎觀兵所以見黜於春秋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秦穆公伯西戎厲公鄢陵之戰附

宣公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敛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孫蔡朝于原孫南郭偃于溫苗貫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我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敛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甯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遇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補遺穀梁傳李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秋八月晉師還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己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己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

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繻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成公元年春為齊難故作上軍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又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

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浦癸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上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遽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遽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以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改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魯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馬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既丙師陳於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之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左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

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與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丄鞏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生之命也乎及先生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謀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雖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會晉師於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于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已貴逮鰥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

斯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之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壓其是之謂矣　楚師及宋公衛孫蒯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晉侯使韓穿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辱伯舅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生之禮余雖欲於辱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甯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舅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師帥禦之使東鄙覆諸鄢敗諸上棫皇戌如楚獻捷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十二月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補逸國語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殞命之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整御人笞焚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

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不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通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

伐許取鉏任泠敖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皆歸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五年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惲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亥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冬同盟于蟲牢

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於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六月鄭悼公卒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欒黶諸梁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秋楚子重伐鄭師於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欒書侯蔡侯伐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

子遲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九年春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繫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敬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齊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癸酉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蠋雖有姜姬無棄憔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不晉不急君也是則公申孫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十年春晉侯使韓穿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堯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夏六月丙午晉侯獳卒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韓穿來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其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郤犨如齊聘且涖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

盟也　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讎夜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十二年、春、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其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之、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問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會同、侵欲不違、享宴不共、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子、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三年、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及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　夏、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孔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十六年、春、楚子伐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鄭子孔伐宋、宋將鉏欒懼敗、譖汝陰之田於夫渠、不徼鄭人覆之、敗諸汝隧、獲將鉏欒懼、宋恃勝也　衛侯伐鄭、至於鳴雁、為晉故也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黶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

敗子曰有勝矣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濟齊盟而食話言好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捐existing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其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讎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罷合而加罷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如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魯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矣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韠韋之跗

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再搏人以投中軍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稿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兕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脩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遽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

補逸國語鄢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楯晉之德諸侯皆敎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荊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荊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敎而重敛大其私賜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徙退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鄀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毀晉恥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雖有悔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為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荊人戰於鄢陵大勝　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敎而重敛大其私賜殺三卻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

於是乎國人不欒逐殺諸翼葬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眾也

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鬱與齊魯之師楚共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使擊之欒書曰君使鬱也與齊魯之師請侯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忘一間也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間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壁三間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間也夫眾聞譁則必懼五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鬬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怨郤至

韓非子晉有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嗟退酒也豎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讐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於鄭西我師次於督揚不敢過鄭　諸侯遷於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頴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魯衛皆失軍　冬晉侯使郤至獻楚俘于周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遷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　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

襄公十三年夏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於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宏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祖廟者請為靈若卿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臣士奇曰晉伯至景厲而愈微矣卻克徵會於齊頃公帷婦人以觀彼自失禮耳為一笑之怒取必於其君厲甲八百乘

不用之誅暴禁亂而以洩雎眦之怨范武子復為請老授之以政以逞其志一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及其請成又不以德命東封質毋鄙悖已甚義不足以服人而陰使魯衛為之辭苟且乞盟又以其所獲誇示周室致來誚讓尚得為伯討哉楚為陽橋之役以救齊遂侵魯師於蜀孟孫納賂公衡出質勢亦棘矣楚則跋跡晝行晉亦衆倍城僕之賦未見其不敵也不能少待以迎楚之鋒而擊之為東諸侯捍患致使宗邦屈辱於蠻庭而蜀之盟蔡許奉宋陳衛鄭齊諸國儼然戴嬰齊以為從約長蔡侯許男失位而乘楚車鞍之戰所以挑楚怒而速諸姬之禍也爰洎誇戰勝受三命之賞不亦誣乎重若晉既勝齊命反諸侯之侵地汶陽歸魯魯君實勞王趾親拜嘉惠弗可改也已復有釋宋之貳命俾歸諸齊七年之內反覆如掌自是諸侯解體其不直晉蒲之口血矣孟孝伯嗾師戍心遭戮庸諱范之老謀收從善之勝算獲申驪止沈揖一賄所以制敵者差強人意而晉復使申公巫臣如吳以謀楚益見其患楚深而楚勢張矣然楚以重賂求鄭鄭不釋晉而請成於楚固亦修德待時以柔之可也銅鞮之執何為者執君不已又伐其國又戮其使不已甚乎秦狄交伐而諸侯皆貳職此之由景公既卒厲公嗣立追鍾儀之夙約合華元之好成西門之壇未掃南冠之詛益甚及至鄢陵幸勝忘盈氣驕外患甫而內憂作諸侯離叛曾莫能訓定首止汝上之間紛紛多故然後知范文子釋楚外懼之言炳如蓍龜也厲之後患百不如共有一范文子而不能用此伯業所以中微也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

秦晉交兵

文公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七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宣子與諸大夫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胥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林父帥馬舉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于劍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

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十二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宣公元年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二年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入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成公九年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晉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以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遂志於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干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

追念前勳言聲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二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甯諸侯以退宣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於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遂以晉侯于新楚

襄公九年夏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十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十一年十二月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二年冬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苫之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雖鳴而濟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鞅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今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遠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書於向書於伐秦懼也

十九年夏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二十五年會於夷儀之戚齊人城邾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二十六年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劒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奪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昭公元年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矣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補逸國語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乃鈞其祿

楚辭注秦伯有齒大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肯與鍼以百金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祿

五年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六年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臣士奇曰秦晉交兵自敗殽以至令狐自令狐以至遷延之役曲直各有似歸而論其始禍則晉實負秦秦無負于晉也夫殽陵覆師其怨最為慘痛取王官及郩封尸而還不足以報匹馬隻輪之萬一奈何又有剳首之敗耶故論秦晉之曲直譬如讞獄殽其初案也令狐其轉案也然而令狐之舛亦甚矣靈公雖幼家嫡也襄公手挈而授之宣子言猶在耳先君之肉未寒也古有植遺腹朝委裘而晏然無事者且盾非趙氏之孤耶無亦惟是諸大夫相與輔腋輔以成立何所見而別求長君大昧弈者舉棋之義矣至秦雖挾其蠢賊以來遣一介行李婉言謝過秦未必不聽不聽而後閉關以拒之受固為寡不受亦豈即為兇潛師夜起一鼓而創之何以對賈季又何可使聞於天下諸侯乎自是少梁北徵鼂馬河曲之兵至於膠葛而不可解秦固難免逆非之罪而晉之不韙如水益深矣至魯宣元年晉欲求成於秦毋亦悔禍之延而有悛心何惜披露肺腑申以約誓乃復崇詐術攻與國以挑秦怒秦肯降心乎圖焦所以報崇也會狄伐秦所以報焦也

輔氏之次報伐也敗而又報遂合白狄以來秦之已甚惟此一役耳其餘則一彼一此往來相當而未見晉之肯為秦弱也至今狐為成臨河不濟後此呂相以是為秦罪然安知秦之不以晉欲殽陵我也今狄我也虎狼甚於秦而欲秦無不信之心難矣由是歸而背成晉使呂相貽書聽其辭秦若無以自解者先儒謂其書中多所文致而秦之報書亦不傳秦其無人也耶自是麻隧再報而士雅乞南郢之師荀罃報侵而庶長奏于櫟之績迨至十三國連兵以伐荀偃一令馬首遂東祇成遷延之役晉亦少倦而秦不復報矣韓起伯車使命交通后子歸而好成景公葬而禮厚然後舉敢殺令狐以來數十年之釁怨渙然交釋君子取其不以山終而未嘗不恨晉之兩為禍始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九　卷之二十八終

晉悼公復伯

成公三年夏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分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舉重為之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曠悼公復伯知罃為政凡篤楚服鄭皆罃之謀也楚共王於前此釋之歸晉似與秦康公釋士會相似亦不失為忠厚使能修德自強用人無失晉悼知罃豈惟楚害哉惜其徒敝民力以爭鄭而鬬於大較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於伯子同氏辛巳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凡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補遺國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跋視無遠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辨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作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與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衆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辨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夫子被文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跋正也視無遠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笠之也遇乾之否曰酖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于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史記悼公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施舍己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之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及卑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介紇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侯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慶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對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敗國語既弒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召荼子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逆於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棄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今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今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

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廕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辛巳朝於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匪故刑赦囚繫宥閒罪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敢不承二月乙酉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大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元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朾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使合諸侯四年諸侯會於雞丘於是乎布令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為司馬使范獻子為候奄公譽達於戎五年諸侯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伯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為昏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

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遽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亂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襄公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鄭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鄭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為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矜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會於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 冬復會於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公如晉始朝也 夏盟於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夫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耏外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補遺國語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死以從令游有鄉

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秕政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於鷄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亂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不敢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侯奄

補國語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刑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内必平且難上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籍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而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詢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已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

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内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享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此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五年秋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救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九月丙午盟於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於城棣以救之

七年楚子囊圍陳會於鄢以救之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甯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五月甲辰會於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崇高厚宋向戌衛甯殖孫蒯大夫會之鄭伯獻捷於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其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

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逸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請從楚辭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馬燮獻於邲上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於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於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能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當之匹敵能單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寡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之也先君守官之嗣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於鄭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杞人鄫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於氾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逐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遠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為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

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阪侵鄭次於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嬌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矣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夏四月戊午會於柤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攀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圍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屬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貶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者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不茲事仲尼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於訾毋庚午圍宋門於桐門　衛侯救宋師於襄十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於犬丘　秋大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遂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

至於師故長於滕乙酉師於牛首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我今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請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十一年春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避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罷　之司馬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備孫林父侵其　鄟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於琐圃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鄭人懼乃行成莫七月同盟於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澈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召大夫詹師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奚如楚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於蕭魚再長赦鄭囚宥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於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使爰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

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柳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禮也

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楚子囊伐秦庶長無地伐宋師於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爰於晉禮也夏苗賁皇士魴卒晉侯飲於絳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而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鄭良霄大宰石臭猶在楚石臭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令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忍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十四年春會於向執邑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爭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翦除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逿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晉矣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輯睦而益敬其使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

卒亂衰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補遺國語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傳大子彪

聯按此則當時諸侯之使皆可謂之春秋不獨魯史也

冬會於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十五年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邾　冬晉悼公卒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悉於曲沃鄭子守而下會於溴梁命歸侵田　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碩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於械林庚寅伐許次於巫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此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鴈乎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犨宋也　衛孫蒯田於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於晉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發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鄾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喈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為曹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桓子桓子巫皋亦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

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桑泉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壍防門而守之廣里鳳沙衛曰不能戰信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苫人皆請以車十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佈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佈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旬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郜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檎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門中以枚數閭齊侯駕將走鄆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維南及沂　楚使子庚門於純門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又歌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童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九年春諸侯遂自沂上盟於督揚曰大毋侵小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於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晉欒魴師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大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令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尊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齊靈公卒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冬十一月城西郛懼齊也　齊及晉平盟於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於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肹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夏、盟於澶淵、齊成故也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廬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齊子初聘於齊、禮也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於雍榆、禮也

二十四年、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遽告偪如齊聘、盟、請期、齊社、晁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秋、齊侯閻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遽告偪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會於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次於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大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大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貴於橐、而胃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冀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遽告彊、帥師送陳無宇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晉侯濟自泮、會於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秋、七月、己巳、同盟於重丘、齊成故也

臣士奇曰、晉悼公惠伯談之子、桓叔揖之孫、而襄公之曾孫也、出居於周、蚤有英襄霸公弒諸大夫迎而立之、其在周也

單襄公稱其十一美行而屬其子頃公善視之迨反晉國年甫十四諸大夫送於清原悼公曰人之有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俾俾數言定以懾強臣悍將之氣固已奇矣及觀其初政逐不臣者七人選六官於民譽施舍己責宥罪薄賦以次舉行取霸成景屬隨衰壞之紀綱而振刷之英風偉略震焯一時是以魯侯見而心折杞柏聞而驟朝其能招來宇下光復伯業有以也至其經略中原首在誅宋之叛臣又能庸魏絳之策內和戎狄使遷鄫不擾民事以修故得一意南向與楚爭衡而為諸侯倚庇其制楚也則不在虎牢梧制之城據鄭腹心而在知大夫分銳迭來還師以敝楚之計蓋楚鋒剽悍未可力爭晉即悉下河山之甲與決一戰幸而勝楚不能必其不謀再舉一往一來其勢而敝唯以火制多使楚疲於奔命久將衰止而乃可為鄭息數十年之肩矣自此計行楚果坐屈三駕功成如操左契甚矣晉伯之成終始之營終之而金石之賜獨及絳而不及營何也至鄭之所以傾心惟在悼公推至誠以待之禮因禁掠鄭人即吾人自非木石未有誠感之而不動者蕭魚以後三經楚師而鄭不叛雖曰南風不競天道多在西北要非鄭之一心於晉其與楚為會安能遲至二十四年之後乎獨恨以晉悼之賢東門納款不能力卻鄭賂以示義於天下而弱其歌鐘鑄磬女樂二八春秋之世貪冒成風賢者不免而晉國尤甚可慨也又有異者丈襄之伯皆以王室為先文公出定襄王襄公朝王於溫皆晉已事也況悼嘗託周單氏善之逆知其必反晉國而為之禮乃悼五合六聚未間一事有關王室惟雞丘之敗王臣與焉又讀分而不可訓悼豈明於資而暗於學者耶至其工於取鄭而撫陳則拙巧於柔楚而服齊則疏英殺之親銳始而怠終致有宣子假羽毛之事竟以失齊而悼且沒矣刑郤委政而溴梁之會大夫遂主之始息貽憂亦悼盛德之內也迨夫子黃納而楚橫朝歌取而齊太卤儀之役又以利驟為天下笑平公而下晉伯無足觀矣如悼公不誠賢君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九終

錢塘 高士奇 江村 編輯
華亭 閔萃祥 頤生 點勘

晉楚弭兵

襄公二十五年、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敖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

二十六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辛於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鄭、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喬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若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儆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今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忘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

曰何害也匹夫不為一信猶不可單弊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捉矣良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厲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末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棄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抑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敬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盟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舉善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楚遠罷如晉泣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湯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於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上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令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

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頤三三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稗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鄭游吉如晉告將朝於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儻聞之大適小有五美有其罪戾救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逞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政於楚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符以桃茹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墓

三十一年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

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睘狄甯東夏平秦亂城滇子師徒不損國家不罷民無談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干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穡是菑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喪賓盟請戮其使樂桓

子相趙文子欲求賀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馬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隳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污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臣士奇曰自晉楚爭伯而宇下苦戰鬬不休至是師武謀臣力殫智索亦倦而思息會趙文子善於令尹子木而宋向戌又與二子交從而約劑其間此弭兵之好所自來也夫兵者民之殘而財用之蠹也使晉楚齊秦衆能罷兵結好誰曰非以爭伯州犂止之而不聽也其言曰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有信則當始事而楚人之狡已見矣向令趙武亦猶子木則西門之外且為戰壘弭兵之約安在哉且其中尤有大不便者楚負淫名於天下非一日矣諸侯雖畏其勢而竊從之其心猶畏伯主之議其後也楚即奄然受諸侯之成其心猶必有所顧畏而不安也自好合使成今諸侯之從交見於楚而內外無復辨冠履任其倒置矣所以秦大陸而幾大分者莫此為甚故當時欲弭兵則必令楚削去僭號修其職貢於周而後與之為好可也不如是則楚必不可通楚必不可通則兵必不可弭今乃舍其衆楚之其進荊蠻於壇坫使中原冠帶之邦相率而朝焉即魯公之親碰為辱亦大矣諸大夫暗於大較貪虛名而忘實害子罕雖知兵之不可弭而不知其所以不可弭者在楚不在兵也於虢之會仍讀舊書趙武終守弭兵之信蓋亦賢者然使楚得狎主諸侯視先大夫之戮力以攘楚者不有恧耶尋盟未退而魯即伐莒不信之尤先自中國開之於楚乎何誅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晉卿族盛興

晉之卿族魏氏趙氏狐氏賈氏先氏欒氏郤氏韓氏知氏中行氏范氏凡十一族賈季奔狄而狐氏廢先蔑得罪而先氏廢賈廢於郤欒郤廢趙而趙復興厲公用欒氏謀殺三郤而郤氏廢范宣子逐欒盈而欒氏廢范中行氏逐於知韓魏趙復共滅知伯遂為三晉靈公厲公之弒與軍制之變皆卿族廢興所係也按列國之卿強半公族如魯如宋如鄭則並無他姓晉魏亦多公族惟晉公子不為卿故卿皆異姓然欒氏韓氏亦公族也

閔公元年冬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還賜趙夙耿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非氏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之比三三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從車馬足居之兄長之母黽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按史記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由奇曰畢萬事晉獻公

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徙安邑魏絳卒謚昭子生魏嬴生魏獻子魏獻子生魏侈魏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之孫曰文侯都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叔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讓晉獻公賜趙夙耿趙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事公子重耳

韓之先與周同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信為韓氏號為獻子獻子卒子宣子代立宣子徙居州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立

（按國語韓宣子曰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疑韓氏是曲沃桓叔之後

以上因趙夙畢萬之封并及韓氏世系志三晉之始也趙氏世系後備詳於傳中惟景子為文子之子簡子之父其事稍微

然傳亦載其名諡矣

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趙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

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二十七年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

二十八年冬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三十一年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二十三年晉侯敗狄於箕郤缺獲白狄子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桓詰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文公五年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晉趙成子樂貞子霍伯臼季卒

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臼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以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文公子雖好善而長先君實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行矣遽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成嬴辟於二君立其子民以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

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守焉杜祁以君故讓僖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於陳趙盾使殺諸郫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及之菟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捐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境

稱逸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閼下閼則上讙且閼且讙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姑以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悅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眾不悅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寄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很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厲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

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秋侵我西鄙公使告於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鄫舒且讓之鄫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於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八年晉人以扈之盟來討　冬襄仲會晉趙盾盟於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夷之蒐晉侯將發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蘭得田於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蘭得作亂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蘭得

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於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在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慼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骨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補逸說苑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眾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十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廾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饗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軍失次而戮吾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生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服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晉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

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足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宣公元年晉人討不用命者故晉甲父於衡而立晉克先辛奔齊　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取賂而還

補逸國語宋人弒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弒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今宋弒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荀吿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發明按是役也取賂而還觀此則似非趙盾之罪故不載晉事而載於此

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關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氏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宮

補逸公羊傳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避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

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何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棄之趙盾曰嗟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想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戶之閨則無人焉上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嗟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君矣遂刎脰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其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伉然從乎趙盾而入故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趙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踞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棄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於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子之報深傳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呂氏春秋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下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觸而餔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昔臣宦於絳歸而絕糧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宣孟與脯一朐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追而殺之一人疾追先及宣孟之面曰嗟君讐吾請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為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骫桑下之餓人也還鬬而死宣孟遂活

史記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不眯明也盾與之食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不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

先縱齧狗名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桑人用狗雖猛何為笑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賞得民和靈公火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

辨誤按餓人靈輒也殺敖者彌明也史記誤合為一人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八年晉晉克有蠱疾郤缺為政秋廢晉克使趙朔佐下軍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　冬晉人討郤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壬午晉侯治兵於稷還及雒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十六年三月獻狄俘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詩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十七年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之喜怒以己亂也勿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己亂於晉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

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補逸國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輩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我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成公三年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荀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實佐之功也

四年冬晉趙嬰通於趙莊姬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夏晉荀罃士魴魏相知韓厥趙括趙旃荀騅韓穿荀朔趙同趙嬰齊趙武荀嘉荀盈荀會荀悅荀賓荀寅荀跞荀吳荀虎荀蠆荀鑄荀甲荀雍荀衍荀駕荀丙荀會荀賓荀寅荀跞荀吳荀虎荀蠆荀鑄荀甲荀雍荀衍荀駕

秋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壞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補逸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如其言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六年春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臨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覩易覩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侠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於新田

八年夏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樂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莊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補逸史記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夫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

且歌眡卜之非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無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至趙眡偏告諸將曰眡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臯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眡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今而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褲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世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者皆嬴姓也中行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不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麤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人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偏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哭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絕

臚司馬遷序趙氏下宮之難文工而事詳顧與左氏迥異此千古疑案也自當兩存之焉民繹史謂晉國無屠岸賈其人然

考之國語迎文公者有屠岸夷賈或即夷之子孫乎

補逸國語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我逮事莊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主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辯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誘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於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言猶瞽史之有牆屋也棄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温季子季子曰誰知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十一年春郤犨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妻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晉郤至與周爭鄹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與檀伯達封於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十四年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苟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十五年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補逸國語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吾知似楊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興之語爾試聽之曰諸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整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於荊

十六年夏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我必克之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見客免胄承命三軍使者而退楚師薄於險晉師囚楚公子茷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補逸國語晉既克楚於鄢使郤至告慶於周末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悅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喜温季以為必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己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鄧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舉不由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強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令樂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求之是其言也

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誥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邻至能天之功以為己力不亦難乎能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邻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能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戰盡敵為上守和同順義為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畔國即讐能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邻至能勿從乎邻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

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補逸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邻錡見單子其語犯邻讐見其語迭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邻讐之讒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瑜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今邻伯之語犯叔迭季伐犯則陵人迭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逼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霸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邻十三年晉侯弒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羊五田五木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之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於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冬季子欺之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士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魴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補逸國語韓獻子辭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可乃止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

襄公七年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忘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濟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使掌公族大夫

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

龍唯余馬首是瞻欒鬷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今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鬷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鬷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鬷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鬷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冕表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十九年諸侯還自沂上荀偃瘴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苟主終所不嗣事

癸觀士匄自恨之語知欒盈之見忌於范氏自此始矣

二十一年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為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想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怨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儆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入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奚祁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

右王若之何以其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馬而朝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壁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鮮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靡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靡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轘轅

補逸國語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群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惡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厭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逐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奪奪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實殺宗祉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曖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曖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曖與隱也復厓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群賊而以國倫數而還之厚歲戒圖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是孰大焉滅之猶火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群賊而使祈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

會於商任鋼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欒氏之黨也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二十三年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祈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大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夫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鴆曲沃人樂作午

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將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偏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以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屢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欒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率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參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動僕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黡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補遺 國語。居三年。欒盈晝入為賊於絳。范宣子以公入於襄公之宮。欒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欒盈。滅欒氏。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大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畔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公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凡子范獻子游河。大夫皆在君曰。知欒氏之子乎。大夫莫答。舟人清涓揩楫對曰。君奚問欒氏之子。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清涓曰。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子。其若君何。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君曰。善。

二十四年。秦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

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世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補逸國語范宣子與鞏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亦也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問於孫林父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問於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問於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辜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問於籍偃籍偃曰偃以斧鉞從於張孟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問於叔魚叔魚曰待我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鞏未甯偏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祐訾祐實直而博直能端辭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曰聞吾子有鞏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鞏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朝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鞏盍密和和大以平小乎宣子問於訾祐訾祐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為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成師居太傅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荊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郇櫟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內外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鞏於是加龍將何治為宣子悅乃益鞏田而與之和訾祐死范宣子謂獻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祐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眾本以貫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矣

二十六年晉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乎於晉乎辭不失舊

齊人城郚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於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丞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其眾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語語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晉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寃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昭公元年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且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之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者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頴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晉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散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十二月晉既來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於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邾國語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甍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甍之加密石焉諸侯甍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甍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耶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甍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

援而進不阿而退

韓非子平公問叔向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乎曰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貌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而公家莫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新序平公遇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我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貌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莫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也平公曰善矣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車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山汶山其源若應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

補遺國語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宮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厭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宣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殁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寵以奉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三年春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嬪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

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樂郤晉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曰不悛以樂惱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謚鼎之銘曰昧旦不顯後世猶恣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胥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笶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笶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卻稱以別二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我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

七年夏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九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辛於戲陽竊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莊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殺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簣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簣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簣曩者爾心或閒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簣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

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辨誤按杜蕢與屠蒯音字相近此漢世師傳之異不足怪也獨侍者二人傳稱工與嬖叔而記直斥為師曠李調夫李調不可知以師曠之聰不應昧昧如是記之傳信不如傳之傳疑也

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焉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十二六年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秋八月晉昭公卒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補逸國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其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告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過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董叔將取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慈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羊舌虎虎我舅我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晉有伥氏生女黶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

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補列女傳晉羊叔姬者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之三室之邑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而去之又不容於三室之邑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肹與鮒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嘗不遂今肹與鮒黨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叔姬之女叔姬不欲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號曰伯石生時侍者謁之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及長與祁勝為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

史記晉之宗家祁傒叔孫僑如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

明按此則祁氏羊舌氏皆晉之公族也叔向與晏子言亦曰以為公族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孫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昭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殽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譖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

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賁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置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屢獻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蠆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之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三三之姤二三曰潛龍勿用其同人三三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三三曰飛龍在天其夬三三曰亢龍有悔其坤三三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三三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二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謂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

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定公十三年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質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惟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皮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皮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二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二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室

補逸新序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猶鞮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列子傳范獻子之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奈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為亂君不問而為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為也已而閑圃不之株夫山遠而圃近是民說一也去險阻之山而伐平林之株民說二矣既卑而賤賣民說三矣簡子從之民果大說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嘖然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恃勞鮮能布仁乘偽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智伯蓋指荀躒）

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吾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

喜賜我二笥皆有副我見兕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所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吾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兕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兕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兕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暮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補逸國語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立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考其殷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安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說苑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為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二軍之士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官之寶望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王孫子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韓非子董閼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痴

聲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嘆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

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日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今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誡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仇也鄙無正進曰昔先主丈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幷在位有武德以義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矣趙氏之典型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慕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誘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丈之典型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鴆趙宗乎若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弁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秋齊侯宋公會於洮范氏故也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

哀公元年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軍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侍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垢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

寶圖之若其有罪紋繒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鄭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敗太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援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繫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慶之吏詰之御對曰疾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荊瞻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荊瞻不敢自佚備持矛馬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二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覆溫大夫趙羅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冑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鄭良曰我兩靳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靳皆絕

三年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救士臯夷范氏也

四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焉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敗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魯鮮虞納荀寅於柏人

補遺史記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危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氏餘邑入於晉趙名魯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

新序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邪且齋戒不敬邪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車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捐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韓非子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晉大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國語趙簡子嘆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

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應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敢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則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平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補逸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於海為蛤雉入於海為蜃龜黿魚鱉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實壁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龍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艱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史記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辜簡子曰大夫無辜吾聞十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愕愕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

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侵及賴而還

十七年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平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上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上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士長戰於犁上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上鄭駟宏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馬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鼎穀七里殺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答陳衣馬謂大夫

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十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恆曰無及寡無畏眾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宏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槔之門鄭人俘鄭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補逸國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髯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大史為輔氏及知氏亡唯輔果在

史記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與韓魏攻趙

國策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曜按知伯之事記載繁多左氏篇末數語言簡義盡然其事稍畧可婉美者太史公世家也故並存之且以證韓魏反喪智氏之語

新序知伯驕之時有士曰長兜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貿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及將吾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兜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臣士奇曰晉卿凡十一族魏氏也趙氏也狐氏也胥氏也先氏也欒氏也邵氏也韓氏也知氏也中行氏也范氏也魏為畢公高之後至萬始受魏卜偃所謂必大者也魏武子從於文公及顆有獲杜回功絳以佐悼公駕楚受金石之賜絳以下七傳而為魏文侯斯始分晉趙之先與秦同祖伯翳至夙始受耿衰負羈紲從文公盾相靈成冬夏之日濟美焉及莊姬之難宗幾覆景公感大厲乃立武而及其田是為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生鞅是為簡子簡子以毋卹得所藏常山寶符知其欲取伐也廢伯魯而立之是為襄子再傳烈侯籍始列諸侯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仕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

子後三世有厥與郤克將兵伐齊幾逐得齊侯者也號為獻子生宣子起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始大六傳至景侯虎列諸侯狐氏之族自突始突以子偃及毛從文公惠公使突召之不順自殺名聞諸侯偃生射姑是為賈季夷之蒐將中軍陽處父為成季之屬舉趙盾易置中軍帥射姑怨之使續鞫居殺處父遂出奔狄狐氏以亡胥氏自胥臣以虎皮蒙馬顯於城濮是為臼季生胥甲父河曲之役佐下軍與趙穿為軍門之呼撓溥秦於河之計得罪晉人殺之而立其子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廢之克子胥童怨郤氏黨厲公而殺三郤被誅胥氏以亡先氏自先軫城濮獻謀敗楚功多冀之戰免胄入狄師而死襄公命其子且居將中軍於溫親王且居有力焉及先穀以敗邲召狄罪誅而盡滅其族先氏以亡欒氏公族也城濮之戰欒枝以曳柴遁書缺世有勳伐及厲始汰盈以樂祁之譖奔而復入以逆誅欒氏遂亡郤氏自冀芮焚公宮欲弒文公以罪廢臼季舉其子缺箕之戰獲臼狄子復與之冀子郤克伐齊大勝於鞌郤至陳六間之衆敗楚鄢陵而自伐其績又與郤犨郤錡譖伯宗而殺之厲公信欒書之謗討滅三郤郤氏以亡知氏中行氏本皆荀族也自荀首始別為知氏故知罃亦稱荀罃云首生罃建三駕少乘罃生盈盈生躒躒生瑤是為知伯滅於韓趙魏知氏以亡中行氏自文公作三行以禦狄而荀林父將中行蓋軍帥之名也因以為氏林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賢矣林父子庚庚子偃偃子吳吳子寅為知韓魏趙所逐盡分其地中行氏以亡范氏為陶唐之後其由來遠自士會始顯會生燮是為文子文子最賢鄢陵之不欲敗楚者也燮生匄是為宣子伐齊聞喪而還匄生鞅鞅生吉射與荀寅並逐地分范氏以亡此十一族發興之大畧也夫晉稱狐趙之勳然狐最先滅翼氏臨河之誓一傳遽斬晉真少思哉若成季之勳宣孟之忠以一婦人言血食中斷向非襄許之存孤而又有韓厥為之伸理趙氏其終為厲矣至欒氏累世勤勞武子之德在人如先人之思只以蓋屢盟之係而十世宥乎商任沙隨之間何其博擊之如不克也曲沃入而欒氏族亦疾之已甚所致耳胥氏先氏郤氏其先世皆有功子孫雖不肖謀止其身可也並其族而廢之絕祀禹興獨不可以待冀缺者做而行之貪嗇無親卒為三家所併而晉亦隨之皆可以為戒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

晉并戎狄　詳文襄伯業者不復重載

長狄附

僖公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十六年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文公十一年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搰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戎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敵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宛焉宋公於是以明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簡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宣公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七年夏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棘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

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姑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顧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持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成公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陂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陂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壁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十二年、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綏皐歸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愛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所喪滋多使鼓人而殺叛人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忘將焉用邑以貳待不如完舊貳怠無卒喪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歸韓歸
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大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公
二十一年、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二年、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歸韓歸使涉佗守之
定公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五年、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臣士奇曰、晉四面皆敵唯姜戎役屬於晉為不侵不犯之臣赤狄在其北即潞氏也陸渾在其南秦晉之所遷於伊川者

也鮮虞在其東所謂中山不服者也白狄在其西當與秦伐晉者也故曰狄之廣莫晉之啟土不亦宜乎蓋以其兼群狄而為疆也夫狄不可以信義服非大創之不足以震其魄而莫數年之安故里克懼之之言不如虢射之善采桑敗而期年復來亦可以為懲戒者之明鑒矣長狄或謂即赤狄潞氏也兄弟三人宕軼中國矢石莫能傷意殆防風氏之類國於鄣瞞滅潞所獲特流而之潞者耳非潞種也鄧舒殺伯姬又傷嬰兒之目雖有傷未不容不討但戮其罪人於法已足貪其土而殄滅之亦大酷矣肥與鮮虞皆晉之所欲吞噬者也而圍鼓之役不納其叛人及請以城降見其猶有食色令修而城待食盡力竭然後取之於以勸義而懲怠非為鼓人兼為晉國也至獻覲既俘而又歸之終為不義自取滅亡非晉罪矣陸渾徙在王都而南臨於楚此門庭之寇不可不除者也晉能請王命總王師以臨之喪不得志而敢為詐援之術上敗天子蓋利陸渾之土地而懼王室分有之耳中行穆子貪大鹵之捷毀車崇卒遂令車戰法亡亦可慨矣夫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晉失諸侯

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魯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屑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胤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供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當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冬孟孝伯如晉報施叔也

三十年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繹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讓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名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

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榮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榮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皆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以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毋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肹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曰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釁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樂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

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遂如齊納幣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郤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叔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孫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恭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　冬十月陳無宇歸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紱以命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箕帚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線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舋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冀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弗許司馬侯曰不可乃許楚使椒舉向對曰寡君

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詳見楚靈王之亂）

曦按此時晉國君臣相安於媮惰故司馬侯以為不可與楚爭亦苟且之計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七年三月公如楚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絜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　喪邑雖君子亦有猶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　至我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胥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補逸說苑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聽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韓非子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

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慕晉人憚之雖疏食菜羹平公毋為之改飽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勃然作食不說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說乎

韓非子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君之力也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實肩無善削縫隙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烹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國語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

國語平公射鵪不死使賢襄搏之夫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者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翫吾先君唐叔射鵪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伍倪乃趣殺之

韓非子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主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其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

公之身遂癢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則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國語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循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說苑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顧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慶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吾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傾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公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趙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罷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咎犯在文公時又見於此故揚雄修云有兩咎犯但劉中壘復稱介子推則樂毅事韓武子此類非一未有確據）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鼷鼷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　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嘆曰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丈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竊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為狐表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虎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乎而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嘆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瞽夫肉目

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蟲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黎霍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為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一謂師曠曰史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姒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婼聘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弊行子產曰喪焉用弊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弗聽也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哀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禮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

十二年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淵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君帥疆禦卒乘競勸令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傻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十三年晉戍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為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古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幃幄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毋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笥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二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淳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

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志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猶是興晉禮王盟懼有不志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敢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朔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憩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夫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貴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告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補逸國語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惟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亦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甯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雍渝與邯鄲勝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群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十五年、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路以甲父之鼎、故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三十年、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僑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嘉、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敢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協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定公三年、蔡昭侯如楚、三年止之、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昭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目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魯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拔社稷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長宏、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信然、蔡將先衛、信乎、長宏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丕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

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晉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正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略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甚聞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巳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昔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沈人不會于昭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於無資

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肯靡也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　秋八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涸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毗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攻廩丘之郛詳見昭元年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涸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樂涸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宰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拔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虎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取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留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敛甲曰襄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武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糕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覘子公賓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賓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生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十年春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燔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郛還滑雍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雍曰與其素厲甯為無勇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郠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郠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欲諸大夫之軒唯郠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哀公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九年、鄭武子騰之變、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咒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雖歸。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之需三三、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十之、趙孟曰、吾十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十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冢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鄭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莙也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臣士奇曰、晉自悼公既沒、伯業復微、諸侯攜貳、其故有四、端馬平公杞出也、推恩母家、與諸侯以城杞、而不恤宗周之闕、其失一也、少姜嬖寵爭走一時之公卿、而非以大義勤諸侯、怒無字而執之、止魯公而不納、溺帷房之私、昧親親之道、其失二也、築虎祁之宮、下可以陳鐘鼓、上可以發干兵、怨讟並興、石妖間作、而內則四姬在御、族姓莫分、淫溺惑亂、實生蠱疾、其失三也、信邾莒之訴、絕兄弟之歡、羽毛骨肉毋乃不倫乎、況鄫鄫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其失四也、衛侯吾之同姓而天子守藩之國也、晉雖強、安得以無禮施之、涉佗何人而敢拔其手、且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侮慢不已、甚乎其失五也、凡此五不韙者、有一於此、皆足以失諸侯、而況政出多門、徇于貨賄、翫淫而羊舌鮒取錦於衛矣、子產爭城而小國之誅求困矣、羽旄假而齊鞅之欲肆矣、楊楯不至、而使臣纍於客館矣、意如執舍喜怒、皆以利行、而伯威頓矣、尤可異者、蔡侯以一表一佩見止于囊瓦者三年、濟漢而誓頓首北面、愛子出質、意晉之能捷彼荊楚而抒其憤邀也、乃召陵之役、合十有八國之師、其勢可以滅此朝食、而竟以一敗類之鬷茷阻之、伯政之壞止此、欲天下之不舍舊而圖新、豈可得哉、所以投壺者有代興之思、效鼎者從蒲隧之歌、晉之號令不出於故絳、而中原伯叔人自為政矣、晉猶不悟、恃甲兵之威、逞恨疑之術、欲以力征經營不已、過乎吁、以叔向之賢而見不及此、可惜也

宋殤閔昭公之弒

隱公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公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先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四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伐鄭

桓公元年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會於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鞗革忠信之服也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廟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敗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姑實不敢天

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歜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之矣病之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補逸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其不畏強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其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椓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轅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補逸禮記石駘仲曰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孰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文公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二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子也昭公不禮焉夫夫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樞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十四年、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十五年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榮
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也時加修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　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甯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
十八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
宣公三年、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臣士奇曰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穆復舍其子馮而立宣之子殤殤忌馮馮卒篡殤先儒謂宋之禍宣公為之非虛語也夫與子者主乎立嫡所以杜爭奪之原而正其亂也隱讓桓而桓弒隱諸樊兄弟交讓季子而啟王僚子光之爭故讓非三代以下所可言也殤公忌馮固逆天理然國宣公之國也馮不能體父志而欲與殤爭鄭人屢謀納馮殤公又嬖無道則華督之屬意於馮久矣其弒殤公為子馮也世但惡殤之忌馮而忘馮之篡殤使有南史馮亦在弒君之列也諸

侯取賂而立華氏春秋中弒君三十六其禍皆萌於此以其不誅討亂賊而反勸之惡也閔公再弒彼直循其故事耳南宮長萬乘丘之俘囚也不正典刑而反為大夫於宋又狎而與之博不避婦人其昏已甚一言讓臂而禍及君父仇牧雖未聞匡救於平時而慷慨忿難義形於色手劒而叱之碎首闔閭不可謂不忠矣昭公不能其君祖母又欲盡去羣公子披枝葉而縱尋斧焉此敗亡之道也然襄夫人欲通公子鮑為之厚施以收衆卒殺昭公殆亦魯穆姜之類耳穆姜不幸而出僑如襄夫人幸而立宋鮑其為惡一也宋能討賊罪不有在乎觀昭公臨死之言順命而就戮亦似自知其過者而上不禮於王母下得罪於國人即弟哀亦不義而去之不可解也文公逐武氏之族並殺母弟與昭公子仇很極矣沒而用殉且厚葬即錮南山詎足蓋其惡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

宋襄公圖伯

僖公八年冬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駁說苑以目夷為後妻子夫茲父固為太子而曰目夷長則非後妻子明矣）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冬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發明目夷之後十世猶當宥之後此華元之於魚石情亦恕矣補逸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曹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十五年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十六年春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十七年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冬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　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夏五月宋敗齊師於甗立孝公而還

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鄫子會盟於邾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

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墨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侯之德冬盟於齊修桓公之好也

二十年冬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秋諸侯會宋公於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於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補逸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隳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吾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捉捉乎宋曷為不言捉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固辭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夷諱也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

二十二年春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威致志鼓儳可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補遺史記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公之有禮讓也

二十四年秋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臣士奇曰宋襄公以亡國之餘起而圖伯蓋述齊桓而為之者也首用兵於齊假置君之義其意以為伯國既款而宇下諸侯亦不待痛而服矣夫齊桓之所以成伯非定襄王之位與葵丘之申五禁乎孝公雖桓之所屬而無虧長衛姬之所出也兄弟之序甚明乃遽伐齊喪奉少姜長致無虧不得其死亂上下之分長篡弒之階其何以為天下盟主哉至兵威所及尚不能服一曹而欲與楚爭伯星隕鷁飛天變見於上目夷深憂遠慮人事著於下鹿上執辱可為明戒而又伐鄭以挑楚怒兵敗身傷踰年竟卒甚矣哉宋襄之愚也至泓之敗或以其不從司馬之言不扼楚於險不忍重傷與二毛而宋襄亦至死無悔謂其能行仁義之師不幸而敗吁宋襄其誰欺乎夫禍莫憯於殘人之骨肉而以國君為芻狗無虧之殺鄫子之用以視重傷與二毛孰大逆天害理之事宋襄敢行之而故飾虛名以取實禍此所謂婦人之仁也以是圖伯不亦難乎若夫欲速見小卑於合諸侯而昧長駕遠馭之大略先儒於曹南傳已暢言之而知其失算尤在伐齊置孝公之始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六

宋公族廢興　魚石之亂　子罕之賢　華向之亂　樂大心
長地之亂　桓魋之亂　大尹之亂　附景公滅曹

成公十五年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

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邱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十八年夏六月楚子丰鄭皇辰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公元年春已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以上魚石之亂）

六年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荡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荡子荡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城具正徒隧令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它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隅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大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之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十七年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廬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壁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

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饋國人粟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鄭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子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以上子罕之賢

二十六年初宋向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座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賄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焉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㸚按向戌承順風旨以殺太子視里克猶為罪人也宜其有子向甯之禍

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舜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

昭公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伐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十年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九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生也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鄭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甯欲殺大子、華亥曰、千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狸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狸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二十一年、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生華登、貙為少師、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僥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白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囚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貙樂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薄鄟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國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雉、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詢曰、楊徵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壺棘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翟偃新居於新里、既戰、說甲於公而歸、華姓居於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子華氏戰于赭丘、鄭

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于犨樂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闕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戈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于犨請一死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君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玄搏膚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樂氏矣貙曰子無我迂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二十二年、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甯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樊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玄向甯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氏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以上華向之亂）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夏會於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與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殁唯是褊衷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於曲棘

二十六年、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定公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十年宋公子地嬖邊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狄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迂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於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以上樂大心辰地之亂）

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於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邊挐請救宋也

哀公七年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邦

八年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以上景公滅曹）

十一年衛大叔疾出奔宋疾臣向魋納美珠焉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

十二年宋鄭之閒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王暢叔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虒戈錫　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虒　十二月鄭罕達救虒丙申圍宋師

十三年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臧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於虒獲成讙鄫延以六邑為虛

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焉今將禍余請即殺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彭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司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

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馬而遷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以上桓魋之亂）

十七年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鄭殷邑以與之鄭殷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麋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

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伐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敵乎冬十月公游於空澤卒已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晝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於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於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花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啟北首而寢於廬門之外已為鳥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孟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以上大尹之亂）

（攷異）按史記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揣奉揣奉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此與傳大同小異但謂昭公自立則非也

臣士奇曰魚石之難始於蕩澤之弱公室殺公子肥也華元如晉請討而魚府與石乃止華元於河上至五大夫出亡華元親止之斯亦善矣既而決澨登陴又惟恐其入者不知何見夫討亂者誅止首惡並其族而逐之不已過乎遂使盜據彭城置鄴丘而後定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者也華弱與樂轡少相親而長相怨轡以弓梏弱於朝曲在轡矣乃舍轡

而逐弱失刑已甚不獨同罪異罰如子罕所云也而樂𥙷怨讎及射子罕之門子罕容而善之懦矣華臣弱皋比之室賊殺無辜干國之紀左師復為含蓋其失則均不有禦狗將遂無法乎若夫獻玉而以不貪為寶聞譎而以執扑分謗慕義而使宋無飢人子罕之賢亦不可沒罕氏後亡有以也夫芮司徒之女妒同褒姒卒生龍蛇以禍宋伊戾之殺子座其計甚憯合左師不能洗滌其宠而承風旨以助之平公昏瞽誤聽雖悔於終何補歸來望思之痛乎元公復不懲其車而以熾炭殷勤又寵閽柳可畏哉寺人之能惑溺人主也至無辜多私而君臣胡質國亂甚矣復聽多僚之譖使子皮憤怨劫司馬而召亡人於是華亥向寧華定之徒入於南里以叛與宋分國而居向非齊晉明鷹鷂之義楚總其罪人以臨之宋之亡可翹足而待也幸而叛人出走腹心之患除而公枝葉亦幾盡梓慎之占不信而有徵乎桐門右師與叔孫婼語而卑宋大夫知其必亡黃父之役不具王衆及使修盟伯國又以疾不行其見逐也自取焉爾公子地嬖邃富獵卞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取其白馬以與嬖魋地復使其復挾魋而奪之誠為不恕宋公亦不能盡親愛之道而使地奔於異國子辰為之請而不聽亦鋌險焉入蕭以叛右師因而從之宋於是凡三有叛臣之禍及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向巢取錫而殺之則皆寵魋之為也而魋又以寵害於公公將圖之又入於曹以叛凶人為害可不戒乎其初以朱鬣結歡其後以美珠召亂禍皆起於多欲也大尹矯遺命以行廢置強盟六卿自取奔北於是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其亦有懲矣戴桓華向之自相殘賊而有悔心歟噫嘻晚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六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七

衛州吁宣姜之亂

隱公三年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畛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補遺 史記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母死莊公令

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

列女傳齊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始往操行衰情心淫佚冶容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儀貌莊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師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惟私砥厲女以高節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　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於清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眾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王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衛人逆公子晉於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五年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　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邾

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不盟也

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說見桓史記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娶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

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
發按史則夷姜乃宣公夫人也左氏以為烝恐非
十七年春盟於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莊公五年冬伐衛納惠公也
六年春王人救衛　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衛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求矢盡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使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補逸呂氏春秋衛懿公有臣曰宏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哭盡哀而止曰臣請為祿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宏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殉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史記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使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
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
信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

僖公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狄師還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二十年秋齊狄盟於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臣士琦曰國家之患莫大於驕淫驕淫由於寵暱欲動情肆而不能裁之以禮義鮮不釀無窮之禍而寖至於敗亡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姜惡之與武姜之愛叔段相去遠矣武姜欲立叔段武公弗許猶足以致亂況州吁之憑寵好兵莊公弗禁石碏之切諫棄若罔聞州吁卒殺桓公而自立安忍阻兵毒流四國衛之禍莊公為之也宣公烝於夷姜又納子伋之婦淫昏無道史冊罕聞壽子及載旌之難而惠公不能容一黔牟連五國之兵抗王官以入國栢舟之詩何不聞焉昭伯使烝於宣姜生二子與二夫人而其由則自齊人使之靡恥喪矣上烝下淫衛於是滅倫傷化者再世何怪桑間濮上相習成風而不可止耶孔子序詩備録牆茨鶉奔諸什於春秋歷紀夷姜宣姜中毒之事以志衛為狄滅之由福善禍淫其應如響而或以懿公之亡國緣於好鶴其亦未之察矣宏演報使於肝以身為穉千古傷之而左氏失紀衛當東渡遺民男女僅七百有三十人康叔武公之祀不絶如綫矣夫人墮載馳之淚公子下廬漕之甲而戴公短祚國燼僅存非文公崇帛冠布衣之節務材訓農敬教勸學以勵精興復為事安能舉訾婁之師而靖邢狄之難哉夫一衛也曩以驕淫敗後以儉勤興斯亦古今得失之林而有國者所宜鑒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八

甯武子弭晉難

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於敛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

居於襄牛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於城濮己巳晉師城於莘北楚師敗績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冬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甯子職納玉桓公二十二玉桓公二十三玉桓公二十四玉桓公二十五玉桓公二十六玉桓公二十七玉桓公二十八玉桓公二十九玉桓公三十玉桓公三十一玉桓公三十二玉桓公三十三玉桓公三十四玉桓公三十五玉桓公三十六玉桓公三十七玉桓公三十八玉桓公三十九玉桓公四十玉桓公四十一玉桓公四十二玉桓公四十三玉桓公四十四玉桓公四十五玉桓公四十六玉桓公四十七玉桓公四十八玉桓公四十九玉桓公五十玉桓公五十一玉桓公五十二玉桓公五十三玉桓公五十四玉桓公五十五玉桓公五十六玉桓公五十七玉桓公五十八玉桓公五十九玉桓公六十玉桓公六十一玉桓公六十二玉桓公六十三玉桓公六十四玉桓公六十五玉桓公六十六玉桓公六十七玉桓公六十八玉桓公六十九玉桓公七十玉桓公七十一玉桓公七十二玉桓公七十三玉桓公七十四玉桓公七十五玉桓公七十六玉桓公七十七玉桓公七十八玉桓公七十九玉桓公八十玉桓公八十一玉桓公八十二玉桓公八十三玉桓公八十四玉桓公八十五玉桓公八十六玉桓公八十七玉桓公八十八玉桓公八十九玉桓公九十玉桓公九十一玉桓公九十二玉桓公九十三玉桓公九十四玉桓公九十五玉桓公九十六玉桓公九十七玉桓公九十八玉桓公九十九玉桓公一百玉桓公一百一玉桓公一百二玉桓公一百三玉桓公一百四玉桓公一百五玉桓公一百六玉桓公一百七玉桓公一百八玉桓公一百九玉桓公一百十玉桓公一百十一玉桓公一百十二玉桓公一百十三玉桓公一百十四玉桓公一百十五玉桓公一百十六玉桓公一百十七玉桓公一百十八玉桓公一百十九玉桓公一百二十玉桓公一百二十一玉桓公一百二十二玉桓公一百二十三玉桓公一百二十四玉桓公一百二十五玉桓公一百二十六玉桓公一百二十七玉桓公一百二十八玉桓公一百二十九玉桓公一百三十玉桓公一百三十一玉桓公一百三十二玉桓公一百三十三玉桓公一百三十四玉桓公一百三十五玉桓公一百三十六玉桓公一百三十七玉桓公一百三十八玉桓公一百三十九玉桓公一百四十玉桓公一百四十一玉桓公一百四十二玉桓公一百四十三玉桓公一百四十四玉桓公一百四十五玉桓公一百四十六玉桓公一百四十七玉桓公一百四十八玉桓公一百四十九玉桓公一百五十玉桓公一百五十一玉桓公一百五十二玉桓公一百五十三玉桓公一百五十四玉桓公一百五十五玉桓公一百五十六玉桓公一百五十七玉桓公一百五十八玉桓公一百五十九玉桓公一百六十玉桓公一百六十一玉桓公一百六十二玉桓公一百六十三玉桓公一百六十四玉桓公一百六十五玉桓公一百六十六玉桓公一百六十七玉桓公一百六十八玉桓公一百六十九玉桓公一百七十玉桓公一百七十一玉桓公一百七十二玉桓公一百七十三玉桓公一百七十四玉桓公一百七十五玉桓公一百七十六玉桓公一百七十七玉桓公一百七十八玉桓公一百七十九玉桓公一百八十玉桓公一百八十一玉桓公一百八十二玉桓公一百八十三玉桓公一百八十四玉桓公一百八十五玉桓公一百八十六玉桓公一百八十七玉桓公一百八十八玉桓公一百八十九玉桓公一百九十玉桓公一百九十一玉桓公一百九十二玉桓公一百九十三玉桓公一百九十四玉桓公一百九十五玉桓公一百九十六玉桓公一百九十七玉桓公一百九十八玉桓公一百九十九玉桓公二百玉桓公二百一玉桓公二百二玉桓公二百三玉桓公二百四玉桓公二百五玉桓公二百六玉桓公二百七玉桓公二百八玉桓公二百九玉桓公二百十玉桓公二百十一玉桓公二百十二玉桓公二百十三玉桓公二百十四玉桓公二百十五玉桓公二百十六玉桓公二百十七玉桓公二百十八玉桓公二百十九玉桓公二百二十玉桓公二百二十一玉桓公二百二十二玉桓公二百二十三玉桓公二百二十四玉桓公二百二十五玉桓公二百二十六玉桓公二百二十七玉桓公二百二十八玉桓公二百二十九玉桓公二百三十玉桓公二百三十一玉桓公二百三十二玉桓公二百三十三玉桓公二百三十四玉桓公二百三十五玉桓公二百三十六玉桓公二百三十七玉桓公二百三十八玉桓公二百三十九玉桓公二百四十玉桓公二百四十一玉桓公二百四十二玉桓公二百四十三玉桓公二百四十四玉桓公二百四十五玉桓公二百四十六玉桓公二百四十七玉桓公二百四十八玉桓公二百四十九玉桓公二百五十玉桓公二百五十一玉桓公二百五十二玉桓公二百五十三玉桓公二百五十四玉桓公二百五十五玉桓公二百五十六玉桓公二百五十七玉桓公二百五十八玉桓公二百五十九玉桓公二百六十玉桓公二百六十一玉桓公二百六十二玉桓公二百六十三玉桓公二百六十四玉桓公二百六十五玉桓公二百六十六玉桓公二百六十七玉桓公二百六十八玉桓公二百六十九玉桓公二百七十玉桓公二百七十一玉桓公二百七十二玉桓公二百七十三玉桓公二百七十四玉桓公二百七十五玉桓公二百七十六玉桓公二百七十七玉桓公二百七十八玉桓公二百七十九玉桓公二百八十玉桓公二百八十一玉桓公二百八十二玉桓公二百八十三玉桓公二百八十四玉桓公二百八十五玉桓公二百八十六玉桓公二百八十七玉桓公二百八十八玉桓公二百八十九玉桓公二百九十玉桓公二百九十一玉桓公二百九十二玉桓公二百九十三玉桓公二百九十四玉桓公二百九十五玉桓公二百九十六玉桓公二百九十七玉桓公二百九十八玉桓公二百九十九玉桓公三百玉桓公三百一玉桓公三百二玉桓公三百三玉桓公三百四玉桓公三百五玉桓公三百六玉桓公三百七玉桓公三百八玉桓公三百九玉桓公三百十玉桓公三百十一玉桓公三百十二玉桓公三百十三玉桓公三百十四玉桓公三百十五玉桓公三百十六玉桓公三百十七玉桓公三百十八玉桓公三百十九玉桓公三百二十玉桓公三百二十一玉桓公三百二十二玉桓公三百二十三玉桓公三百二十四玉桓公三百二十五玉桓公三百二十六玉桓公三百二十七玉桓公三百二十八玉桓公三百二十九玉桓公三百三十玉桓公三百三十一玉桓公三百三十二玉桓公三百三十三玉桓公三百三十四玉桓公三百三十五玉桓公三百三十六玉桓公三百三十七玉桓公三百三十八玉桓公三百三十九玉桓公三百四十玉桓公三百四十一玉桓公三百四十二玉桓公三百四十三玉桓公三百四十四玉桓公三百四十五玉桓公三百四十六玉桓公三百四十七玉桓公三百四十八玉桓公三百四十九玉桓公三百五十玉桓公三百五十一玉桓公三百五十二玉桓公三百五十三玉桓公三百五十四玉桓公三百五十五玉桓公三百五十六玉桓公三百五十七玉桓公三百五十八玉桓公三百五十九玉桓公三百六十玉桓公三百六十一玉桓公三百六十二玉桓公三百六十三玉桓公三百六十四玉桓公三百六十五玉桓公三百六十六玉桓公三百六十七玉桓公三百六十八玉桓公三百六十九玉桓公三百七十玉桓公三百七十一玉桓公三百七十二玉桓公三百七十三玉桓公三百七十四玉桓公三百七十五玉桓公三百七十六玉桓公三百七十七玉桓公三百七十八玉桓公三百七十九玉桓公三百八十玉桓公三百八十一玉桓公三百八十二玉桓公三百八十三玉桓公三百八十四玉桓公三百八十五玉桓公三百八十六玉桓公三百八十七玉桓公三百八十八玉桓公三百八十九玉桓公三百九十玉桓公三百九十一玉桓公三百九十二玉桓公三百九十三玉桓公三百九十四玉桓公三百九十五玉桓公三百九十六玉桓公三百九十七玉桓公三百九十八玉桓公三百九十九玉桓公四百玉桓公四百一玉桓公四百二玉桓公四百三玉桓公四百四玉桓公四百五玉桓公四百六玉桓公四百七玉桓公四百八玉桓公四百九玉桓公四百十玉桓公四百十一玉桓公四百十二玉桓公四百十三玉桓公四百十四玉桓公四百十五玉桓公四百十六玉桓公四百十七玉桓公四百十八玉桓公四百十九玉桓公四百二十玉桓公四百二十一玉桓公四百二十二玉桓公四百二十三玉桓公四百二十四玉桓公四百二十五玉桓公四百二十六玉桓公四百二十七玉桓公四百二十八玉桓公四百二十九玉桓公四百三十玉桓公四百三十一玉桓公四百三十二玉桓公四百三十三玉桓公四百三十四玉桓公四百三十五玉桓公四百三十六玉桓公四百三十七玉桓公四百三十八玉桓公四百三十九玉桓公四百四十玉桓公四百四十一玉桓公四百四十二玉桓公四百四十三玉桓公四百四十四玉桓公四百四十五玉桓公四百四十六玉桓公四百四十七玉桓公四百四十八玉桓公四百四十九玉桓公四百五十玉桓公四百五十一玉桓公四百五十二玉桓公四百五十三玉桓公四百五十四玉桓公四百五十五玉桓公四百五十六玉桓公四百五十七玉桓公四百五十八玉桓公四百五十九玉桓公四百六十玉桓公四百六十一玉桓公四百六十二玉桓公四百六十三玉桓公四百六十四玉桓公四百六十五玉桓公四百六十六玉桓公四百六十七玉桓公四百六十八玉桓公四百六十九玉桓公四百七十玉桓公四百七十一玉桓公四百七十二玉桓公四百七十三玉桓公四百七十四玉桓公四百七十五玉桓公四百七十六玉桓公四百七十七玉桓公四百七十八玉桓公四百七十九玉桓公四百八十玉桓公四百八十一玉桓公四百八十二玉桓公四百八十三玉桓公四百八十四玉桓公四百八十五玉桓公四百八十六玉桓公四百八十七玉桓公四百八十八玉桓公四百八十九玉桓公四百九十玉桓公四百九十一玉桓公四百九十二玉桓公四百九十三玉桓公四百九十四玉桓公四百九十五玉桓公四百九十六玉桓公四百九十七玉桓公四百九十八玉桓公四百九十九玉桓公五百玉桓公五百一玉桓公五百二玉桓公五百三玉桓公五百四玉桓公五百五玉桓公五百六玉桓公五百七玉桓公五百八玉桓公五百九玉桓公五百十玉桓公五百十一玉桓公五百十二玉桓公五百十三玉桓公五百十四玉桓公五百十五玉桓公五百十六玉桓公五百十七玉桓公五百十八玉桓公五百十九玉桓公五百二十玉桓公五百二十一玉桓公五百二十二玉桓公五百二十三玉桓公五百二十四玉桓公五百二十五玉桓公五百二十六玉桓公五百二十七玉桓公五百二十八玉桓公五百二十九玉桓公五百三十玉桓公五百三十一玉桓公五百三十二玉桓公五百三十三玉桓公五百三十四玉桓公五百三十五玉桓公五百三十六玉桓公五百三十七玉桓公五百三十八玉桓公五百三十九玉桓公五百四十玉桓公五百四十一玉桓公五百四十二玉桓公五百四十三玉桓公五百四十四玉桓公五百四十五玉桓公五百四十六玉桓公五百四十七玉桓公五百四十八玉桓公五百四十九玉桓公五百五十玉桓公五百五十一玉桓公五百五十二玉桓公五百五十三玉桓公五百五十四玉桓公五百五十五玉桓公五百五十六玉桓公五百五十七玉桓公五百五十八玉桓公五百五十九玉桓公五百六十玉桓公五百六十一玉桓公五百六十二玉桓公五百六十三玉桓公五百六十四玉桓公五百六十五玉桓公五百六十六玉桓公五百六十七玉桓公五百六十八玉桓公五百六十九玉桓公五百七十玉桓公五百七十一玉桓公五百七十二玉桓公五百七十三玉桓公五百七十四玉桓公五百七十五玉桓公五百七十六玉桓公五百七十七玉桓公五百七十八玉桓公五百七十九玉桓公五百八十玉桓公五百八十一玉桓公五百八十二玉桓公五百八十三玉桓公五百八十四玉桓公五百八十五玉桓公五百八十六玉桓公五百八十七玉桓公五百八十八玉桓公五百八十九玉桓公五百九十玉桓公五百九十一玉桓公五百九十二玉桓公五百九十三玉桓公五百九十四玉桓公五百九十五玉桓公五百九十六玉桓公五百九十七玉桓公五百九十八玉桓公五百九十九玉桓公六百玉桓公六百一玉桓公六百二玉桓公六百三玉桓公六百四玉桓公六百五玉桓公六百六玉桓公六百七玉桓公六百八玉桓公六百九玉桓公六百十玉桓公六百十一玉桓公六百十二玉桓公六百十三玉桓公六百十四玉桓公六百十五玉桓公六百十六玉桓公六百十七玉桓公六百十八玉桓公六百十九玉桓公六百二十玉桓公六百二十一玉桓公六百二十二玉桓公六百二十三玉桓公六百二十四玉桓公六百二十五玉桓公六百二十六玉桓公六百二十七玉桓公六百二十八玉桓公六百二十九玉桓公六百三十玉桓公六百三十一玉桓公六百三十二玉桓公六百三十三玉桓公六百三十四玉桓公六百三十五玉桓公六百三十六玉桓公六百三十七玉桓公六百三十八玉桓公六百三十九玉桓公六百四十玉桓公六百四十一玉桓公六百四十二玉桓公六百四十三玉桓公六百四十四玉桓公六百四十五玉桓公六百四十六玉桓公六百四十七玉桓公六百四十八玉桓公六百四十九玉桓公六百五十玉桓公六百五十一玉桓公六百五十二玉桓公六百五十三玉桓公六百五十四玉桓公六百五十五玉桓公六百五十六玉桓公六百五十七玉桓公六百五十八玉桓公六百五十九玉桓公六百六十玉桓公六百六十一玉桓公六百六十二玉桓公六百六十三玉桓公六百六十四玉桓公六百六十五玉桓公六百六十六玉桓公六百六十七玉桓公六百六十八玉桓公六百六十九玉桓公六百七十玉桓公六百七十一玉桓公六百七十二玉桓公六百七十三玉桓公六百七十四玉桓公六百七十五玉桓公六百七十六玉桓公六百七十七玉桓公六百七十八玉桓公六百七十九玉桓公六百八十玉桓公六百八十一玉桓公六百八十二玉桓公六百八十三玉桓公六百八十四玉桓公六百八十五玉桓公六百八十六玉桓公六百八十七玉桓公六百八十八玉桓公六百八十九玉桓公六百九十玉桓公六百九十一玉桓公六百九十二玉桓公六百九十三玉桓公六百九十四玉桓公六百九十五玉桓公六百九十六玉桓公六百九十七玉桓公六百九十八玉桓公六百九十九玉桓公七百玉桓公七百一玉桓公七百二玉桓公七百三玉桓公七百四玉桓公七百五玉桓公七百六玉桓公七百七玉桓公七百八玉桓公七百九玉桓公七百十玉桓公七百十一玉桓公七百十二玉桓公七百十三玉桓公七百十四玉桓公七百十五玉桓公七百十六玉桓公七百十七玉桓公七百十八玉桓公七百十九玉桓公七百二十玉桓公七百二十一玉桓公七百二十二玉桓公七百二十三玉桓公七百二十四玉桓公七百二十五玉桓公七百二十六玉桓公七百二十七玉桓公七百二十八玉桓公七百二十九玉桓公七百三十玉桓公七百三十一玉桓公七百三十二玉桓公七百三十三玉桓公七百三十四玉桓公七百三十五玉桓公七百三十六玉桓公七百三十七玉桓公七百三十八玉桓公七百三十九玉桓公七百四十玉桓公七百四十一玉桓公七百四十二玉桓公七百四十三玉桓公七百四十四玉桓公七百四十五玉桓公七百四十六玉桓公七百四十七玉桓公七百四十八玉桓公七百四十九玉桓公七百五十玉桓公七百五十一玉桓公七百五十二玉桓公七百五十三玉桓公七百五十四玉桓公七百五十五玉桓公七百五十六玉桓公七百五十七玉桓公七百五十八玉桓公七百五十九玉桓公七百六十玉桓公七百六十一玉桓公七百六十二玉桓公七百六十三玉桓公七百六十四玉桓公七百六十五玉桓公七百六十六玉桓公七百六十七玉桓公七百六十八玉桓公七百六十九玉桓公七百七十玉桓公七百七十一玉桓公七百七十二玉桓公七百七十三玉桓公七百七十四玉桓公七百七十五玉桓公七百七十六玉桓公七百七十七玉桓公七百七十八玉桓公七百七十九玉桓公七百八十玉桓公七百八十一玉桓公七百八十二玉桓公七百八十三玉桓公七百八十四玉桓公七百八十五玉桓公七百八十六玉桓公七百八十七玉桓公七百八十八玉桓公七百八十九玉桓公七百九十玉桓公七百九十一玉桓公七百九十二玉桓公七百九十三玉桓公七百九十四玉桓公七百九十五玉桓公七百九十六玉桓公七百九十七玉桓公七百九十八玉桓公七百九十九玉桓公八百玉桓公八百一玉桓公八百二玉桓公八百三玉桓公八百四玉桓公八百五玉桓公八百六玉桓公八百七玉桓公八百八玉桓公八百九玉桓公八百十玉桓公八百十一玉桓公八百十二玉桓公八百十三玉桓公八百十四玉桓公八百十五玉桓公八百十六玉桓公八百十七玉桓公八百十八玉桓公八百十九玉桓公八百二十玉桓公八百二十一玉桓公八百二十二玉桓公八百二十三玉桓公八百二十四玉桓公八百二十五玉桓公八百二十六玉桓公八百二十七玉桓公八百二十八玉桓公八百二十九玉桓公八百三十玉桓公八百三十一玉桓公八百三十二玉桓公八百三十三玉桓公八百三十四玉桓公八百三十五玉桓公八百三十六玉桓公八百三十七玉桓公八百三十八玉桓公八百三十九玉桓公八百四十玉桓公八百四十一玉桓公八百四十二玉桓公八百四十三玉桓公八百四十四玉桓公八百四十五玉桓公八百四十六玉桓公八百四十七玉桓公八百四十八玉桓公八百四十九玉桓公八百五十玉桓公八百五十一玉桓公八百五十二玉桓公八百五十三玉桓公八百五十四玉桓公八百五十五玉桓公八百五十六玉桓公八百五十七玉桓公八百五十八玉桓公八百五十九玉桓公八百六十玉桓公八百六十一玉桓公八百六十二玉桓公八百六十三玉桓公八百六十四玉桓公八百六十五玉桓公八百六十六玉桓公八百六十七玉桓公八百六十八玉桓公八百六十九玉桓公八百七十玉桓公八百七十一玉桓公八百七十二玉桓公八百七十三玉桓公八百七十四玉桓公八百七十五玉桓公八百七十六玉桓公八百七十七玉桓公八百七十八玉桓公八百七十九玉桓公八百八十玉桓公八百八十一玉桓公八百八十二玉桓公八百八十三玉桓公八百八十四玉桓公八百八十五玉桓公八百八十六玉桓公八百八十七玉桓公八百八十八玉桓公八百八十九玉桓公八百九十玉桓公八百九十一玉桓公八百九十二玉桓公八百九十三玉桓公八百九十四玉桓公八百九十五玉桓公八百九十六玉桓公八百九十七玉桓公八百九十八玉桓公八百九十九玉桓公九百玉桓公九百一玉桓公九百二玉桓公九百三玉桓公九百四玉桓公九百五玉桓公九百六玉桓公九百七玉桓公九百八玉桓公九百九玉桓公九百十玉桓公九百十一玉桓公九百十二玉桓公九百十三玉桓公九百十四玉桓公九百十五玉桓公九百十六玉桓公九百十七玉桓公九百十八玉桓公九百十九玉桓公九百二十玉桓公九百二十一玉桓公九百二十二玉桓公九百二十三玉桓公九百二十四玉桓公九百二十五玉桓公九百二十六玉桓公九百二十七玉桓公九百二十八玉桓公九百二十九玉桓公九百三十玉桓公九百三十一玉桓公九百三十二玉桓公九百三十三玉桓公九百三十四玉桓公九百三十五玉桓公九百三十六玉桓公九百三十七玉桓公九百三十八玉桓公九百三十九玉桓公九百四十玉桓公九百四十一玉桓公九百四十二玉桓公九百四十三玉桓公九百四十四玉桓公九百四十五玉桓公九百四十六玉桓公九百四十七玉桓公九百四十八玉桓公九百四十九玉桓公九百五十玉桓公九百五十一玉桓公九百五十二玉桓公九百五十三玉桓公九百五十四玉桓公九百五十五玉桓公九百五十六玉桓公九百五十七玉桓公九百五十八玉桓公九百五十九玉桓公九百六十玉桓公九百六十一玉桓公九百六十二玉桓公九百六十三玉桓公九百六十四玉桓公九百六十五玉桓公九百六十六玉桓公九百六十七玉桓公九百六十八玉桓公九百六十九玉桓公九百七十玉桓公九百七十一玉桓公九百七十二玉桓公九百七十三玉桓公九百七十四玉桓公九百七十五玉桓公九百七十六玉桓公九百七十七玉桓公九百七十八玉桓公九百七十九玉桓公九百八十玉桓公九百八十一玉桓公九百八十二玉桓公九百八十三玉桓公九百八十四玉桓公九百八十五玉桓公九百八十六玉桓公九百八十七玉桓公九百八十八玉桓公九百八十九玉桓公九百九十玉桓公九百九十一玉桓公九百九十二玉桓公九百九十三玉桓公九百九十四玉桓公九百九十五玉桓公九百九十六玉桓公九百九十七玉桓公九百九十八玉桓公九百九十九玉桓公一千玉桓公一千一玉桓公一千二玉桓公一千三玉桓公一千四玉桓公一千五玉桓公一千六玉桓公一千七玉桓公一千八玉桓公一千九玉桓公一千十玉桓公一千十一玉桓公一千十二玉桓公一千十三玉桓公一千十四玉桓公一千十五玉桓公一千十六玉桓公一千十七玉桓公一千十八玉桓公一千十九玉桓公一千二十玉桓公一千二十一玉桓公一千二十二玉桓公一千二十三玉桓公一千二十四玉桓公一千二十五玉桓公一千二十六玉桓公一千二十七玉桓公一千二十八玉桓公一千二十九玉桓公一千三十玉桓公一千三十一玉桓公一千三十二玉桓公一千三十三玉桓公一千三十四玉桓公一千三十五玉桓公一千三十六玉桓公一千三十七玉桓公一千三十八玉桓公一千三十九玉桓公一千四十玉桓公一千四十一玉桓公一千四十二玉桓公一千四十三玉桓公一千四十四玉桓公一千四十五玉桓公一千四十六玉桓公一千四十七玉桓公一千四十八玉桓公一千四十九玉桓公一千五十玉桓公一千五十一玉桓公一千五十二玉桓公一千五十三玉桓公一千五十四玉桓公一千五十五玉桓公一千五十六玉桓公一千五十七玉桓公一千五十八玉桓公一千五十九玉桓公一千六十玉桓公一千六十一玉桓公一千六十二玉桓公一千六十三玉桓公一千六十四玉桓公一千六十五玉桓公一千六十六玉桓公一千六十七玉桓公一千六十八玉桓公一千六十九玉桓公一千七十玉桓公一千七十一玉桓公一千七十二玉桓公一千七十三玉桓公一千七十四玉桓公一千七十五玉桓公一千七十六玉桓公一千七十七玉桓公一千七十八玉桓公一千七十九玉桓公一千八十玉桓公一千八十一玉桓公一千八十二玉桓公一千八十三玉桓公一千八十四玉桓公一千八十五玉桓公一千八十六玉桓公一千八十七玉桓公一千八十八玉桓公一千八十九玉桓公一千九十玉桓公一千九十一玉桓公一千九十二玉桓公一千九十三玉桓公一千九十四玉桓公一千九十五玉桓公一千九十六玉桓公一千九十七玉桓公一千九十八玉桓公一千九十九玉桓公一千一百玉桓公一千一百一玉桓公一千一百二玉桓公一千一百三玉桓公一千一百四玉桓公一千一百五玉桓公一千一百六玉桓公一千一百七玉桓公一千一百八玉桓公一千一百九玉桓公一千一百十玉桓公一千一百十一玉桓公一千一百十二玉桓公一千一百十三玉桓公一千一百十四玉桓公一千一百十五玉桓公一千一百十六玉桓公一千一百十七玉桓公一千一百十八玉桓公一千一百十九玉桓公一千一百二十玉桓公一千一百二十一玉桓公一千一百二十二玉桓公一千一百二十三玉桓公一千一百二十四玉桓公一千一百二十五玉桓公一千一百二十六玉桓公一千一百二十七玉桓公一千一百二十八玉桓公一千一百二十九玉桓公一千一百三十玉桓公一千一百三十一玉桓公一千一百三十二玉桓公一千一百三十三玉桓公一千一百三十四玉桓公一千一百三十五玉桓公一千一百三十六玉桓公一千一百三十七玉桓公一千一百三十八玉桓公一千一百三十九玉桓公一千一百四十玉桓公一千一百四十一玉桓公一千一百四十二玉桓公一千一百四十三玉桓公一千一百四十四玉桓公一千一百四十五玉桓公一千一百四十六玉桓公一千一百四十七玉桓公一千一百四十八玉桓公一千一百四十九玉桓公一千一百五十玉桓公一千一百五十一玉桓公一千一百五十二玉桓公一千一百五十三玉桓公一千一百五十四玉桓公一千一百五十五玉桓公一千一百五十六玉桓公一千一百五十七玉桓公一千一百五十八玉桓公一千一百五十九玉桓公一千一百六十玉桓公一千一百六十一玉桓公一千一百六十二玉桓公一千一百六十三玉桓公一千一百六十四玉桓公一千一百六十五玉桓公一千一百六十六玉桓公一千一百六十七玉桓公一千一百六十八玉桓公一千一百六十九玉桓公一千一百七十玉桓公一千一百七十一玉桓公一千一百七十二玉桓公一千一百七十三玉桓公一千一百七十四玉桓公一千一百七十五玉桓公一千一百七十六玉桓公一千一百七十七玉桓公一千一百七十八玉桓公一千一百七十九玉桓公一千一百八十玉桓公一千一百八十一玉桓公一千一百八十二玉桓公一千一百八十三玉桓公一千一百八十四玉桓公一千一百八十五玉桓公一千一百八十六玉桓公一千一百八十七玉桓公一千一百八十八玉桓公一千一百八十九玉桓公一千一百九十玉桓公一千一百九十一玉桓公一千一百九十二玉桓公一千一百九十三玉桓公一千一百九十四玉桓公一千一百九十五玉桓公一千一百九十六玉桓公一千一百九十七玉桓公一千一百九十八玉桓公一千一百九十九玉桓公一千二百玉桓公一千二百一玉桓公一千二百二玉桓公一千二百三玉桓公一千二百四玉桓公一千二百五玉桓公一千二百六玉桓公一千二百七玉桓公一千二百八玉桓公一千二百九玉桓公一千二百十玉桓公一千二百十一玉桓公一千二百十二玉桓公一千二百十三玉桓公一千二百十四玉桓公一千二百十五玉桓公一千二百十六玉桓公一千二百十七玉桓公一千二百十八玉桓公一千二百十九玉桓公一千二百二十玉桓公一千二百二十一玉桓公一千二百二十二玉桓公一千二百二十三玉桓公一千二百二十四玉桓公一千二百二十五玉桓公一千二百二十六玉桓公一千二百二十七玉桓公一千二百二十八玉桓公一千二百二十九玉桓公一千二百三十玉桓公一千二百三十一玉桓公一千二百三十二玉桓公一千二百三十三玉桓公一千二百三十四玉桓公一千二百三十五玉桓公一千二百三十六玉桓公一千二百三十七玉桓公一千二百三十八玉桓公一千二百三十九玉桓公一千二百四十玉桓公一千二百四十一玉桓公一千二百四十二玉桓公一千二百四十三玉桓公一千二百四十四玉桓公一千二百四十五玉桓公一千二百四十六玉桓公一千二百四十七玉桓公一千二百四十八玉桓公一千二百四十九玉桓公一千二百五十玉桓公一千二百五十一玉桓公一千二百五十二玉桓公一千二百五十三玉桓公一千二百五十四玉桓公一千二百五十五玉桓公一千二百五十六玉桓公一千二百五十七玉桓公一千二百五十八玉桓公一千二百五十九玉桓公一千二百六十玉桓公一千二百六十一玉桓公一千二百六十二玉桓公一千二百六十三玉桓公一千二百六十四玉桓公一千二百六十五玉桓公一千二百六十六玉桓公一千二百六十七玉桓公一千二百六十八玉桓公一千二百六十九玉桓公一千二百七十玉桓公一千二百七十一玉桓公一千二百七十二玉桓公一千二百七十三玉桓公一千二百七十四玉桓公一千二百七十五玉桓公一千二百七十六玉桓公一千二百七十七玉桓公一千二百七十八玉桓公一千二百七十九玉桓公一千二百八十玉桓公一千二百八十一玉桓公一千二百八十二玉桓公一千二百八十三玉桓公一千二百八十四玉桓公一千二百八十五玉桓公一千二百八十六玉桓公一千二百八十七玉桓公一千二百八十八玉桓公一千二百八十九玉桓公一千二百九十玉桓公一千二百九十一玉桓公一千二百九十二玉桓公一千二百九十三玉桓公一千二百九十四玉桓公一千二百九十五玉桓公一千二百九十六玉桓公一千二百九十七玉桓公一千二百九十八玉桓公一千二百九十九玉桓公一千三百玉桓公一千三百一玉桓公一千三百二玉桓公一千三百三玉桓公一千三百四玉桓公一千三百五玉桓公一千三百六玉桓公一千三百七玉桓公一千三百八玉桓公一千三百九玉桓公一千三百十玉桓公一千三百十一玉桓公一千三百十二玉桓公一千三百十三玉桓公一千三百十四玉桓公一千三百十五玉桓公一千三百十六玉桓公一千三百十七玉桓公一千三百十八玉桓公一千三百十九玉桓公一千三百二十玉桓公一千三百二十一玉桓公一千三百二十二玉桓公一千三百二十三玉桓公一千三百二十四玉桓公一千三百二十五玉桓公一千三百二十六玉桓公一千三百二十七玉桓公一千三百二十八玉桓公一千三百二十九玉桓公一千三百三十玉桓公一千三百三十一玉桓公一千三百三十二玉桓公一千三百三十三玉桓公一千三百三十四玉桓公一千三百三十五玉桓公一千三百三十六玉桓公一千三百三十七玉桓公一千三百三十八玉桓公一千三百三十九玉桓公一千三百四十玉桓公一千三百四十一玉桓公一千三百四十二玉桓公一千三百四十三玉桓公一千三百四十四玉桓公一千三百四十五玉桓公一千三百四十六玉桓公一千三百四十七玉桓公一千三百四十八玉桓公一千三百四十九玉桓公一千三百五十玉桓公一千三百五十一玉桓公一千三百五十二玉桓公一千三百五十三玉桓公一千三百五十四玉桓公一千三百五十五玉桓公一千三百五十六玉桓公一千三百五十七玉桓公一千三百五十八玉桓公一千三百五十九玉桓公一千三百六十玉桓公一千三百六十一玉桓公一千三百六十二玉桓公一千三百六十三玉桓公一千三百六十四玉桓公一千三百六十五玉桓公一千三百六十六玉桓公一千三百六十七玉桓公一千三百六十八玉桓公一千三百六十九玉桓公一千三百七十玉桓公一千三百七十一玉桓公一千三百七十二玉桓公一千三百七十三玉桓公一千三百七十四玉桓公一千三百七十五玉桓公一千三百七十六玉桓公一千三百七十七玉桓公一千三百七十八玉桓公一千三百七十九玉桓公一千三百八十玉桓公一千三百八十一玉桓公一千三百八十二玉桓公一千三百八十三玉桓公一千三百八十四玉桓公一千三百八十五玉桓公一千三百八十六玉桓公一千三百八十七玉桓公一千三百八十八玉桓公一千三百八十九玉桓公一千三百九十玉桓公一千三百九十一玉桓公一千三百九十二玉桓公一千三百九十三玉桓公一千三百九十四玉桓公一千三百九十五玉桓公一千三百九十六玉桓公一千三百九十七玉桓公一千三百九十八玉桓公一千三百九十九玉桓公一千四百玉桓公一千四百一玉桓公一千四百二玉桓公一千四百三玉桓公一千四百四玉桓公一千四百五玉桓公一千四百六玉桓公一千四百七玉桓公一千四百八玉桓公一千四百九玉桓公一千四百十玉桓公一千四百十一玉桓公一千四百十二玉桓公一千四百十三玉桓公一千四百十四玉桓公一千四百十五玉桓公一千四百十六玉桓公一千四百十七玉桓公一千四百十八玉桓公一千四百十九玉桓公一千四百二十玉桓公一千四百二十一玉桓公一千四百二十二玉桓公一千四百二十三玉桓公一千四百二十四玉桓公一千四百二十五玉桓公一千四百二十六玉桓公一千四百二十七玉桓公一千四百二十八玉桓公一千四百二十九玉桓公一千四百三十玉桓公一千四百三十一玉桓公一千四百三十二玉桓公一千四百三十三玉桓公一千四百三十四玉桓公一千四百三十五玉桓公一千四百三十六玉桓公一千四百三十七玉桓公一千四百三十八玉桓公一千四百三十九玉桓公一千四百四十玉桓公一千四百四十一玉桓公一千四百四十二玉桓公一千四百四十三玉桓公一千四百四十四玉桓公一千四百四十五玉桓公一千四百四十六玉桓公一千四百四十七玉桓公一千四百四十八玉桓公一千四百四十九玉桓公一千四百五十玉桓公一千四百五十一玉桓公一千四百五十二玉桓公一千四百五十三玉桓公一千四百五十四玉桓公一千四百五十五玉桓公一千四百五十六玉桓公一千四百五十七玉桓公一千四百五十八玉桓公一千四百五十九玉桓公一千四百六十玉桓公一千四百六十一玉桓公一千四百六十二玉桓公一千四百六十三玉桓公一千四百六十四玉桓公一千四百六十五玉桓公一千四百六十六玉桓公一千四百六十七玉桓公一千四百六十八玉桓公一千四百六十九玉桓公一千四百七十玉桓公一千四百七十一玉桓公一千四百七十二玉桓公一千四百七十三玉桓公一千四百七十四玉桓公一千四百七十五玉桓公一千四百七十六玉桓公一千四百七十七玉桓公一千四百七十八玉桓公一千四百七十九玉桓公一千四百八十玉桓公一千四百八十一玉桓公一千四百八十二玉桓公一千四百八十三玉桓公一千四百八十四玉桓公一千四百八十五玉桓公一千四百八十六玉桓公一千四百八十七玉桓公一千四百八十八玉桓公一千四百八十九玉桓公一千四百九十玉桓公一千四百九十一玉桓公一千四百九十二玉桓公一千四百九十三玉桓公一千四百九十四玉桓公一千四百九十五玉桓公一千四百九十六玉桓公一千四百九十七玉桓公一千四百九十八玉桓公一千四百九十九玉桓公一千五百玉桓公一千五百一玉桓公一千五百二玉桓公一千五百三玉桓公一千五百四玉桓公一千五百五玉桓公一千五百六玉桓公一千五百七玉桓公一千五百八玉桓公一千五百九玉桓公一千五百十玉桓公一千五百十一玉桓公一千五百十二玉桓公一千五百十三玉桓公一千五百十四玉桓公一千五百十五玉桓公一千五百十六玉桓公一千五百十七玉桓公一千五百十八玉桓公一千五百十九玉桓公一千五百二十玉桓公一千五百二十一玉桓公一千五百二十二玉桓公一千五百二十三玉桓公一千五百二十四玉桓公一千五百二十五玉桓公一千五百二十六玉桓公一千五百二十七玉桓公一千五百二十八玉桓公一千五百二十九玉桓公一千五百三十玉桓公一千五百三十一玉桓公一千五百三十二玉桓公一千五百三十三玉桓公一千五百三十四玉桓公一千五百三十五玉桓公一千五百三十六玉桓公一千五百三十七玉桓公一千五百三十八玉桓公一千五百三十九玉桓公一千五百四十玉桓公一千五百四十一玉桓公一千五百四十二玉桓公一千五百四十三玉桓公一千五百四十四玉桓公一千五百四十五玉桓公一千五百四十六玉桓公一千五百四十七玉桓公一千五百四十八玉桓公一千五百四十九玉桓公一千五百五十玉桓公一千五百五十一玉

使毓毒又樹立子瑕阻其歸路為人臣者當如是耶向非甯武子以一身捍衛其間則盟宛濮以協國人外則負羈紲以從患難不幾於死深室而無歸國之望哉醫衍之貽饘粥之納穀王之效忠貞委曲直欲貫金石而感神鬼此可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矣湛露彤弓之不答乃志敬之一端耳奚足盡武子之生平乎子曰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夫惟其愚是以能間關崎嶇卒反衛侯而不干大國之怒也如元咺者烏可同日語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九

衛孫甯廢立

成公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甯殖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太子冬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辱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縛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實諸戚而其善晉大夫

補逸列女傳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

襄公七年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不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委蛇必折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怒於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仁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郠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郠

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悍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孤裘而羔袖乃救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冀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於戚謀定衛也

十九年衛石買子卒悼子不良孔成子曰是謂有其本必不有其宗

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五年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衛獻公入於夷儀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

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乎可哀也哉

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遂伯王伯王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蒯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迸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晉戍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及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郭最於晉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於澶淵以討衛彊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免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在難乎且縛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訖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想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亡臣懼死之速又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火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賛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稍逸公羊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縶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苟欲納我我請與之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縶約之獻公謂公子縶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縶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縶辭曰夫負羈絏執斧鑽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縶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縶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於河搗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己雖急納其凡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君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邸鄙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呂氏春秋郤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顧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郤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徹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郤成子之謂乎

二十八年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適衛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昭公七年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為睦晉不禮焉棄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

臣士奇曰觀定姜數衛衍之三罪與師曠答平公逐君之說則衍之自絕於衛非獨孫甯之過也狄人臣於君雖甚無道亦必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彌縫匡救至於必不悛改而後引身以退其宗老大臣或以社稷存亡之故不能遠引亦必有道以處此矣於祠之欣昌邑之廢蓋不得已之權也林父聞定姜之歎即置其重器於戚而甚善晉大夫是明以戚為狡兔之窟晉為叛主之援而無一念之忠於所事矣當林父之聘魯也公登亦登見請於叔孫穆子既不辭亦無悛容其跋扈不臣之氣已見不至於逐君不已由是觀之豈得曰其君實甚哉況衍之奔而復入於義未絕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鄰國之大夫皆知其必歸則衍雖無道非孫甯之所能逐也甯殖懼惡名之在莱妻而屬其子以反正曰若能掩之則吾子也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其言可謂悽痛悲不知何以處夫衛剽也衍出得罪於一君剽社且得罪於二君棄棋之不慎雖悔於終不若審之於始使以是問殖殖仍餒而矣喜甯承易簀之言欲以晚蓋仗子鮮之信徵幸於必不可信之昏主其殺身蓋亦有由焉夫君之所以為君者政而已今曰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是徒擁虛位耳束縛幽囚之耳奚取乎為君其言晃不可信矣卒殺甯氏使子鮮抱責友之憾竄身木門是誰之過與林父怙終稔惡竊祿叛君晉為主盟反助之歟其亦未知君父之大義哉終能反戚猶善補過者也

卷之三十九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

衛靈公之立蒯瞶父子爭國　齊豹之亂附

昭公七年秋衛襄公卒衛齊惡吉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狄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三三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嗣之遇屯三三

之比三三以示史朝史朝曰元孛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子有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魯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二十年夏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公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馬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竈賓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肩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駱騅駟乘於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隧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實從實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焉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寡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若若惠顧先君之好貺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實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寡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仟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鞮鞻以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誤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王實子高紛出奔曾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使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甯於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疫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定公十二年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戊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

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

補遺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大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殺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蒯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補遺史記大子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

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

家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罪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

哀公二年初衛侯逐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乎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絰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二年春齊衛圍厥求援於中山

補史記靈公遊於郊令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怒大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大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

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實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郢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慾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

十二年夏吳徵會於衛秋衛侯會吳於鄖吳人藩衛侯之舍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孰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十五年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甯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賤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數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在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伐公不果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鄄武子告於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適窴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

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親登於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三發皆遠許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補逸禮記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

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與貜從己劫公而彊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笠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實之而逃奔宋衛侯負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衛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閽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姑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子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於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

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韅而登席公妬辭曰臣有疾異於他人若見之君將殺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

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以奔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曼拳彌而甚近信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於公宮而自天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吾嘗在外矣豈必不及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司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夫離之辛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遂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請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月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石魯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御之大敗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立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遂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今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拿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遂卒於越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臣士奇曰衛襄公無嫡子公孟繫以足盛而靈公得立康叔告冥若亦非偶然者但靈之為靈庸何愈於執齊豹之亂其凡見賊而已亦有死鳥之辱僅而能復豹既誅於北宮氏而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未正典刑有逸賊矣至侵欲無厭使世臣以富為懼可為寒心身經宣姜之禍猶不知戒弱帷房之愛艾殺貽誚而賻輒逆倫之事遂萌於此公叔戍欲去夫人之黨一言被逐昏帷若靈其不失國也亦幸焉耳南子雖淫非賻所得殺賻獲罪而出屬籍已絕然靈公欲立公子郢郢曰亡人之子輒在夫人雖怨賻亦不以為非而逐立之輒不以亡人之子廢安得以亡人拒其父哉為輒者誠於嗣位之初涕泣而請於夫人曰若以賻為有罪歟則輒固罪人子也何敢為君若以輒為無罪則亡人越在異國不蒙

赦宥輒惟一死以謝亡人耳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安知南子不感其仁孝而為及泉之見乃儼然立乎其位不惟斷烏鳥之情而貞孝寵譽之樂為人子者顧如是耶夫賵雖不立撫有衛國若即其子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賵亦可以苟表志矣子據國而父爭之非古今之大愚斷不出此渾良夫女嬖也乃比之以求入苟有人心者祿之以天下弗為而況一國乎而況其子之國乎不知何顏以告之周而周且竊竊然命之也已氏殞而卒符北宮之占城鉏頓而莫返於越之魄國於何有而徒使至性相殘曾虎狼之不若故輒拒父之罪不容于誅而賵亦未為無過也要其源則自靈公之寵南子始可不戒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

鄭莊強國克段　入許　諸公子爭立附

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冬十月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於翼不書非公命也

二年冬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冬齊鄭盟於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於濟
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五年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泄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六年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秋宋人取長葛
九年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來告伐宋會於防謀伐宋也
十年會於中丘為師期（餘見隱公攝國）　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邾討違王命也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於郲謀伐許也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

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胄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猰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

桓公十五年許叔入於許公會齊侯於艾謀定許也

莊公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閔公二年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隱公七年陳及鄭平　冬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卒已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桓公六年夏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怨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十年冬齊衛鄭來戰於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怨

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於惡曹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十二年夏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於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於虛冬又會於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於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十三年春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修好

十四年春會於曹曹人致餼禮也冬鄭子人來聘盟且修曹之會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廬門之椽

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於袲謀伐鄭將納厲公弗克而還

十六年春正月會於曹謀伐鄭也　夏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十七年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十八年秋齊侯師於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之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於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鄭史記子亹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鬬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

莊公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

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傳瑕使謂原繁曰傳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十六年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甲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臣士奇曰鄭莊公春秋諸侯中梟雄之姿也其陰謀忮忍先自翦弟始而後上及於王下及於四鄰與國大凡弟一本天屬最親而養驕長惡以行其叵測之計及泉誓毋敢施於所生況他人乎自是雄心弗戢修廩延之郤則伐衛報東門之役則侵衛為鄛人釋取田之憾則伐宋忽請成之弗許則侵陳假王命以興師則伐宋兼三國之師則取戴託違命以虐小則入邴飾鬼神之不逞則入許怒周班之見後則戰郎其他連衡植黨相從牡敔難一二數莊公亦一世之雄哉然而不能崇固國本內多寵嬖三公子皆疑於君致忽突子儀之際爭弒禍興國內大亂則皆陰謀忮忍之所積有以啟之而後知天道之不誣也昭公屢經行陣其救齊也大敗戎師獲甲首三百功最多亦非盡柔弱者其辭文姜曰在我而已大國何為不可謂不自立而當時因其見逐於突惋惜歎恨於坐失齊援至引有女同車之詩為刺不知忽不幸而昏於齊則彭生之禍不在魯桓而在鄭忽矣安見人各有耦之言為失計也祭仲足有寵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而生忽故祭仲立之則祭仲者忽之所倚為腹心者也古有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仲見執於宋遽歸而立厲公逐昭公又復以專見忘出厲公而納昭公反面事仇行同狗彘子嬰之會於首止也齊人討高渠彌之弒並殺之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謂其能以知免不知仲特一貪生畏死之小人耳人臣而盡如仲國家奚賴哉若原繁乃可謂守死不貳者矣忽入而終出突出而終入子嬰子儀立而不終當是時鄭有四君棼若亂絲矣蛇妖告變事非偶然厲公存共叔之後以其篡逆之氣類同也然而君子原四公子之禍未嘗不追恨於莊公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二

鄭穆公之立襄公僖公之弒附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終

僖公十六年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於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
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三十三年楚令尹子上伐鄭將納公子瑕門於桔秩之門瑕覆於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敛而葬之鄧城之下宣公三年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倏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由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於江生公子士朝於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於蔡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於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四年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蓄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殺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懼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違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十年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殺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成公十年鄭公子班聞叔由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
十三年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北宮入於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於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於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

襄公二年秋七月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
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七年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欲殺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於鄢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鄢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八年鄭穆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駟子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
臣士弱曰鄭穆公出七從晉文公伐鄭請弗與圍城之役篤念宗邦水木之誼至焉由是晉鄭感其賢及而立之其視聚鵝冠與葬鄫下之彘公子與矣姬姞耦而必蕃國香艾而遂卒固有是理未可以機祥小數而疑左氏之夸也子公以染指之釁欲剸刃於君父子家知其不可則告於靈公孰子公而戮之可也乃猶豫不忍畜老憚殺之言尤悖逆而不可為訓今子公反得搖舌其間以相叔制而遂即於大惡其剖棺戮凡舉棄世之卿族而盡滅之有以也僖公之為太子也不禮於其臣及為諸侯將會於馹子駟相又侮慢之待者諫而被殺固失優崇大臣之體矣然為人臣者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禮貌一不至而寇讎視之為之君者不亦難乎按僖公之為此行也棄楚而從晉也而子駟孰官命未改之說於前此諸大夫請從晉之日則知公欲棄楚非子駟意也及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而子駟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鄙也執其咎然則子駟固未嘗一日忘楚也僖公舍楚從晉身卒見殺此事勢相倚之必然者而豈盡不禮諸大夫之咎哉彘公子一謀子駟而反為所殺子駟討公子班之難而身為亂首與子家名在諸侯之策其亦不朽也夫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三

鄭滅許

隱公十一年鄭伯伐許遂入許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詳見鄭莊强國
桓公十五年許叔入於許
成公三年夏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四年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俎任泠敦之田

五年、夏許靈公訴鄭伯於楚。
八年鄭伯將會晉師門於許東門大隧焉。
十四年八月鄭子宰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十五年許靈公畏偪於鄭請遷於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於葉。
襄公十六年、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
二十六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楚子伐鄭。
昭公十八年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敝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俾讐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十九年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補逸）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弑也曷為不成於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
穀梁傳不弑而弑責之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疏哭泣歠飦粥嚐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定公四年、許遷於容城。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臣士奇曰許於太岳之裔國於舊許與鄭為鄰而鄭之所欲吞併以拓其封竟者也當晉隱之季會晉魯以入許使許叔處許西偏僅存其祀耳及桓公時鄭方有內難許叔乘機竊入非鄭意也而許又南附於楚數從伐鄭於是世為仇讐云。
夫鄭許侯爵之國也使鄭能盡睦鄰之禮挾許以從中國許豈甘折而入於楚哉乃恃強陵弱惟滅許之是務既取鉏任泠敦之田又平以叔申之封彈丸者許所餘有幾耶是以靈公兩訴於楚曰師不興孤不歸矣淚盡楚庭魂羈鄢郢慘惻至此其下喬而遷於幽谷也亦鄭之不善處許而為楚淵驅耳然許亦有失策焉當時許嘗請遷於晉夫遷晉愈於遷楚明甚而許大夫從中沮撓晉人歸諸侯其事遂寢乃即安於楚始而葉繼而白羽繼而容城流離困苦卒為鄭所滅而楚

屬師徒撓敗不能救也許悼不善擇音亦不能不深恨於鄭之相煎太急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四

子產相鄭　西宮純門之難　諸臣興廢附

襄公五年夏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閽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十年楚子囊鄭子耳伐宋秋七月侵我西鄙遠圃藺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羽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堰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馬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允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十五年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伐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朦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十八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

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奚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睽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師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逐涉潁次於旃然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十九年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人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曼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圭媯之族也士子孔亦相親也信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於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元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擾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壁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盟於師逐師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馬牽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鄭為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於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生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

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大忽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寤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衆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吾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憂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遂　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辭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鄭伯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國景子相齊侯子展相鄭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敢君子曰善事大國　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二十七年秋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三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遂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儉聞之子華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儉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災患賞其德刑赦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忘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人不討必受其辜齊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二十九年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聖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

子皮以子展之命餘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鑒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與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叔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雖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殺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於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蕩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磔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遂聞難不入復命於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於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己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雖漯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師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

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弗與豐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將祭請田里二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一年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司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鄙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坊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蘠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於棘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

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焉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遠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補遺　呂氏春秋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韓非子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聲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使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廼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人於溱洧者是愛教也

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公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興也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

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女忍殺宥女以速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送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於閨門之外實薰陵公孫黑彊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陵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五年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

御寇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莊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徼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君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徼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吩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丙戌鄭災

七年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蔕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癸丑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遷自燕之月辛朔殺宰雕宰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羸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十年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九月叔孫婼聘周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十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

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止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瑚弗毀則日中而瑚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六月葬鄭簡公

十三年晉合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毋舍損焉及會亦如之及盟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侯鄭貢事禮也

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賑歸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實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懼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馬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鋭乎韓子實諸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膚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濳無我叛

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其無藝鄭鄙邑也亦勿為也儻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徵二罪敢辭之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羽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呪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竪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藪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壯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徵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焫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元冥回祿祈於四鄘書焚室而覓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卷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稷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仕道

卽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汝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曰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陣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甯居卜竝走望不愛牲王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擾然授兵登陣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十九年是歲也鄭四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耿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四氏從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覯也龍鬬我獨何覯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補遺史記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　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　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官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

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二十五年會於黃父謀王室也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定公四年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教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八年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

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敝帚千金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補逸列子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孰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哀公五年鄭駟黼富而侈嬖夫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壅　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臣士奇曰鄭之為國族大寵多俗淫而侈又介晉楚之間疆場日駭民生墊隘未易以為治而子產之相鄭則大有可觀矣方子國子耳之侵蔡而獲公子燮也國人皆喜子產年猶童子即慮晉楚兵爭之禍固已奇矣西宮之亂庀摩司閉府

庫而後出兵倉卒之中其有成書子孔載書之誤則力請焚之使反側子自安子晳與子南爭室子南以戈擊子晳傷數其五奸抗法不火貸及子晳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將作亂使吏切責尸諸衢而加木焉刑政肅矣其治民也有惠愛之心而濟之以猛水懦火烈之喻殆即亂國用重典之意乎他若鑄刑書制參辟立謗政作封洫行之一年而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至妖妄誕譎之習凡可以惑民聽沮教令者屏之務絕伯有之厲立其祀以安之龍鬬洧淵則置而弗問禆竈請禳火則始終棱天道人道以折之此其卓識遠見豈流輩所能及哉若夫馳詞執禮以當晉楚之鋒徵朝則歷述比歲之勤重幣則寓宣子之書獻捷則士莊伯不能詰壞館垣則叔向歎其有辭邻逆女則楚人垂櫜而入拒玉環之請則杜無獻之求申叅陣之對則寢問罪之端問鼎乞之立則語以縣鄙之懼而多聞博物又足以傾動四國之諸侯而照耀乎壇坫是以外捍牧圉內庇民社而遺愛所被既沒而悲之如亡親戚也子產不誠賢相矣哉雖然無辜虎則子產之賢不彰無子大叔則子產之賢亦不傳此君子所以重汲引也

錢塘 高士奇江村 編輯
華亭 閔萃祥頤生 點勘

楚伐滅小國 成王之弒附

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始懼楚也

六年楚武王侵隨使遠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能率且比曰季良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八年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遠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良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良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我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補逸史記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怨曰我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九年春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

遣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善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鄖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廬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莊公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補逸史記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

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雖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補逸說苑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來二子出採見老人載畚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

曰取春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鄭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春無道甚於鄭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十年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甥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

十四年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稍逸）列女傳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銳於行義故序之於詩

說苑荊文王得如黃之狗圉路之嬖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期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圉路之嬖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閤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申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圉路之於逐舟之姬務治乎荊兼國三十今荊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

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鬬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閭敖游涌而逆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鄖人軍於漳汭還伐黃敗黃師於踖陵還及漵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鄖人軍莫敖於蒲騷將溃莫敖患之乃使謂鬬克囚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之鄖人溃鬬克囚屈重獻俘授馘

秋楚公子元帥師伐鄭次於管以禦蔡師鬬御彊鬬梧耿夫射王入而拜之王薨而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初鄖人軍於漳汭鬬克囚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之鄖人溃鬬克囚屈重獻俘授馘

補逸史記杜敖五年欲殺其弟能憧憧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憚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傷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撫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

僖公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十一年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鄧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謀行多露

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況軍旅乎女器不過二姓以備嫡嬪以象天地以則日月以昭令德故詩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今楚文芈二姓而兼有之其可謂備矣

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吾聞天之所啓人弗及已成而弗處必有大咎天其以晉與楚資仇讎乎晉楚唇齒也晉其棄諸

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堪之與有幾

二十五年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成人及矣乃降秦師秦御因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文公元年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羋而勿敬也從之江羋怒曰呼役夫宮若己之敖杀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三年秋楚師圍江晉先撲伐楚以救江　冬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於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四年秋楚人滅江

五年六人叛楚及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於句澨使廬戮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窓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復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隰濮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儳敗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宣公八年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成公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人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蠭陬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囊師襲舒庸滅之

襄公二十四年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於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遂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閒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吾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

潰八月楚滅舒鳩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為掩
臣亡奇曰楚為鬻熊之裔國於荆山至熊通始大吞滅小國僭稱王號天子使人賜胙曰鎮爾南方無侵中國未嘗比於冠帶諸侯之列也及其雄心弗戢狡焉啟疆漸且幅員數千里帶甲數十萬而燎原之火遂不可撲滅矣考其兼并之速鄧始懼楚最先滅蓼哀侯絕息嬀以語楚子而息滅遠權於鄀處而權滅弦恃齊慢楚而弦滅黄人不修楚貢而黄滅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而夔滅陽處父救江不克而江滅皋陶庭堅不祀而六與蓼滅摩鬘從楚而庸滅滑汝開疆而舒蓼滅恃吳不備而舒庸滅為拾嘗功而舒鳩滅春秋滅國之最多者莫楚若矣外紀載楚文王得如黄之狗簡路之簡以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又得丹之姬朞年不聽朝保申一諫乃變行圖治并國三十其國已不可考文按今王伐申遂滅鄧申之滅不見於經然城濮之滅傳稱楚子入居於申及敗王使謂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則申之淪於楚縣明甚夫先世帶礪之國基布星羅南捍荆蠻而北為中原之蔽者最大陳蔡其次申息其次江黄其次唐鄧而唐鄧尤偏處方城之外為楚門戶自鄧亡而楚之兵申息受之申息亡而楚之兵江黄受之江黄亡而楚之兵陳蔡受之陳蔡不支而楚兵且交於上國矣當魯桓初立鄧侯不遠而來朝則其不安僻陋而慕總諸夏之心可念也自楚勢漸張而蔡鄭為鄧之會內外强弱之大機係於此矣使陳蔡申息江黄唐鄧諸國誠能協心并力互為脣齒楚伐一國諸國提兵共擊之楚未必不震懾而自沮也夫隨之為國限在方城內於楚尤逼而能屢抗楚鋒獨為後亡況合諸國之力以相存救何楚之不敵乎乃會鄧之後絶不聞深謀遠慮使鄧首折而入於楚楚爰是目無諸姬來破竹之勢北門啟而長淮以外無歲不受兵誠失計也然楚自滅鄧縣申息殘江黄以至亡蓼諸國無不兼并地幾半天下憫然懷問鼎之心而卒莫能逐者則封建相維之勢猶存而桓文攘斥之功為不可沒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五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六

楚諸令尹代政

莊公三十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宫闢射師諫則執而梏之　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文公九年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十年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王子西曰三君皆將强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

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殺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十二年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屢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十四年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盧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於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宣公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乃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蒍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蒸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於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皋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邬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邬淫於邬子之女生子文焉邬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邬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補遺說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皆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敢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其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是不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儕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十一年令尹為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度其饒糧度有司事

三旬而成不愆於素

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卒於泌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迎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泌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返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奉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辠晉將可乎若無以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

七年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於是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溺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疾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罷於屬於楚者吳盡取之

襄公二年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戶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十二年秦嬴歸於楚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為夫人寧禮也

十四年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慮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忠也

補遺呂氏春秋荊人與吳人相戰荊師寡吳師眾荊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者皆將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荊國終為天下機遂伏劒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棺七加斧鑕其上

十五年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補遺韓非子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上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荊也必不敢棄我城壺上若棄之我曰為我出荊王之弟我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荊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棄吾城壺上矣公曰善乃城壺上謂秦公曰為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荊王大悅以鍊金百鎰遺晉

點按說苑作楚公子牛即子庚也

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臥地下冰而床馬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其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境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

屈建為莫敖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二十五年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湯為莫敖

補逸 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舉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薦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楚薳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薳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今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置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析公輕窕易震動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以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

之鄙以為謀王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脂車食飽馬銜枚而進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辛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賢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賦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二十七年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諸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昭公十二年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臣士奇曰楚雖見黜於春秋然其卿大夫往往多才傑深謀遠慮忘家忘私與齊晉賢臣相頡頏者子元之入處王宮也教將盜楚而有之維時非鬬穀於菟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禍未易也觀其三仕三已不見喜慍及歸裘而朝諸事豈不誠賢矣哉越椒狼子野心必滅若敖氏之宗子文豫知而請殺之與叔向之母之惡叔虎也皆如左契而子良不忍卒以圮族箴尹慷慨就理不敢棄君之命有乃祖風若敖之幸而不餒有以也為艾獵起於海濱相楚三年至不辨乘馬之牝牡忠勤累著故能以其君伯城沂之慮事以素其一節耳此二人皆楚國令尹之最賢者子重子囊諸人何足數鄖子反以一艷婦怨屈巫而滅其族而分其室致令通吳於上國以搖蕩我邊疆卒疲於奔命以死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子囊視子反較賢圍宋之役苟焉結成何功之有而欲請申呂以自封悖矣無申呂則晉鄭必至於鄖屈巫之言甚正而附子反以分其室是皆憑私結怨而不知有奉公之義者也城鄖之忠亦何以解於誤國之罪乎子申以多受小國之賂死子辛以侵欲於陳死皆自取之公子午當晉悼三駕之後欲息兵為社稷利不得已而數出以觀釁非其本志蓋亦賢者遠子馮懲申叔之言遽辭相位戒子南之戮立謝寵人不有藥石安能生死而肉骨乎成虎懷祿竟以焚身誠迷而不悟之下愚也愚觀聲子班荊之語策士僞才為敵國用如析公雍子子靈黃皇革疾首拊心弭喪宗國敗軌相尋奈何又以

子年之走鼈而罪及伍大夫也向非聲子善辭令舉其不假爭虐觀楚之興亡其機皆係於令尹之賢否用舍可不慎乎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七

楚靈王之亂滅陳蔡　平王得國附

襄公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於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皇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賂君之勤鄭國徼君之惠是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吏帥從子產而後獲之

二十九年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

十三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遂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悶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諂其情矣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縣未葉縵城郛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教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三十一年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今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

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鬱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於鄭遂會於虢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猶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壁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慼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其吾知其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紇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得世之王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天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今尹享趙孟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今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今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鍾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今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八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哲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於郊葬王於郊謂之郟敖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吏之曰其王之子圍為長子子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餘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鈛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鬻拳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鬻何以　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啓彊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三年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儆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脩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

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濟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不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莫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濟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王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懿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見待於申六月丙午丙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會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以用命也夏桀為

仍之會有繒叛之商紂為衆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說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在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殺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還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補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封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中人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蔿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五年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於氾勞屈申於汜勞屈氏晉侯送女於邢上子產相鄭伯會晉侯於邢上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雩泚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其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其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讐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蔿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瞬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酒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焉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敬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

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麾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祈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羔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蓬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閨吳師出蓬啓疆帥師從之遠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烏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泓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報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蓬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蓬啓疆待命於雩婁禮也

六年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祖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樹樹不採斂不抽屋不強匄誉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辱舍不為暴主不圀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甯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半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蓬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廐尹弃疾子蕩歸罪於蓬洩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汝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謂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熙乃闕干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衛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於蜀奉承以來不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傅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惟襄公之辱臨我喪社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閒暇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賑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　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補遺　國語曰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絺竹之昌大眩目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以是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啓彊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復以來使富都邶殷賢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國君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

矣君安得肥且夫私室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過者騈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惟其以公侯為官正也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惟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嵩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新書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國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階三累茅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太苦居之者太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魯連子楚成章華之臺魯君先至楚王悅之與大曲之弓不琢之璧已而悔之

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恕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九年楚公子弃疾師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與蔡哀侯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於幄如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論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汝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鞅會楚子於陳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於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狀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十一年春景王問於萇宏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遂及大凶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師師圍蔡尹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吩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舉克有緒以喪其國紓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於厥愁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贊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十二月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蘊蓄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叔段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

補遺說苑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美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荊伐蔡而殘之

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次於頴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鍼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

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王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焉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補逸國語左史倚相趨過王子圍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圍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睿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惠於小民惟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儳數戒者王將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圍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十三年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兄鬻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犂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郟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兄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郟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殺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郟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猶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於魚陂公子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於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剔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知余乎待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摘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郟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

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若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芈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林闈以歸葛五月癸亥王縊於芈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王曰人將忍予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夢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也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訾救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惟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於鄭且致弒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弒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聞弒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芈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龍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而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闕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露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鄫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私舍不儉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

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奥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補逸 說苑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兎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絶其本矣本絶則撓亂猶兎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楚子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於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於陳禮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十六年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十九年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發明 平王初年尚能聽子瑕之言此後惟無極之言是聽矣

臣士奇曰楚共王有寵子五人莫適所立乃埋璧於大室之庭以神為卜其不重國本亦甚矣夫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要必先德而後卜未聞專聽命於冥冥之鬼神者也走一兎於街而紛紛逐之者未知誰主屈建所以有楚必多亂之憂哉及康王死而郟敖立子圍為令尹假王旌以田則見抑於申無宇蒲宮有前則偏譏於列國之大夫不臣之心路人皆知之而其君弗戒松柏之下厥草不殖固其宜矣子圍手弒其君又殺其君之子此洿潴之所不赦也當時諸侯坐視其滔天稔惡而莫敢一興旅問罪之師又復援天以自解免反助之逆而共相推戴焉使一時冠帶之國滅者滅遷者遷以致欲盈氣憍抵龜詬天而謂是區區者之不予畀也吁楚靈不死周室其殆哉乾谿之潰申亥之縊天非特以僨郟敖與蔡陳諸君侯之冤實所以存周也至棄疾以當璧之符又多市德惠名聞於諸侯知其必將為王而身復董師破滅兩國太阿握其掌內蔓草難圖昭然可見乃使之居於邊鄙與羣不逞之徒狎處忘隱憂忽大患猶欲耀兵於鄰竟師老怨作雖欲為祇宮之沒何可得哉平王弒二君而殺一兄殘忍悖逆莫此為甚不待聽無極之讒殺子妻婦而後知其有亡理矣當時論取國之五利猶謂其令德三也豈以其小仁曲惠足以要結陳蔡之人心耶復諸亡國其名似美而楚亦因之以

弱平王用蔡以入楚卒之吳師破郢蔡實導之禍福相倚蓋自古為然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

昭惠復興楚國白公之亂　惠王滅陳附

定公四年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譙史記始伍員與申包胥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廬與罷閻與罷請先逐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楚子入於郢秋闔廬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蓋尹齊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寘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我尤子旗其又為諸逐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為女子逐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

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于西問高厚焉弗知于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于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祖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六年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十四年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十五年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哀公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　吳之入楚也使招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遂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二年秋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久蔡遷於州來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丈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長而殺公孫姓公孫明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新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於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蔿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忍於楚以逮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六年春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宋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

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免也再敗楚師不如免棄盟逃讎亦不如免免一也其免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移之可移於今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之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補遺）列女傳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逐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敝邑寡君固以衆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死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昔者我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我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敝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閽死為榮妾不敢聞命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周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與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日之遊樂吾特戲之耳若將必死是益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負其言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毋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

楚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今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

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民務德而安民乃還（編通鑑綱目韓非子荊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而吳人至見荊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其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從之）

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誅對曰懼先行

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盖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盖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怒大命隕隊絕世於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以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宛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王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十六年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景虎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潘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雖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今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今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挾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

庸無敢將何以守矣乙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倖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歲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唯二子者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乙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乙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

補遺　國語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哀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喪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既能得入而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寅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惟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怨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貪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為之關籥蕃蘩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之不我信盍求若教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驕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邴歜閻職戕懿

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書囿人掌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閒居於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廣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說苑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列子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堂

說苑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韓詩外傳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司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余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子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維谷

列女傳曰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污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大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

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

十七年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衆而侵楚楚既甯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厚讎彭仲爽伸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蓋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柤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圖而使為令尹

補遺淮南子大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大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大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今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

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甯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甯吳由于遽固敗巴師於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補遺新序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讀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讀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盬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史記惠王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簡王元年北伐滅莒

臣士奇曰平王惡積楚國幾亡昭王初立不能改紀其政有申包胥沈尹戌子西子期諸臣不知用而惟囊瓦之是聽辱唐蔡二君導吳破楚辱逮先人之墓及奔走流離始增德慧盡尹涉弟之怨戒子常而貸之救陳卜戰不吉曰再敗楚師不如死乃令其子而讓羣臣以國義聲感激卒立越章至若違周史亦鳥之占拒羣臣祭河之請孔子謂其知道可謂能以晚蓋者矣其棄除宗廟逐吳師報唐蔡滅頓胡克喪虎而謀北方幾繼其莊之迹蓋亦有由哉然當時崎嶇患難如子西之偽為

與服以保路子期之割心以盟蕩忠亦至焉及其反國二人協志以靖楚繁揚之賊楚人大惕懼亡而子西乃喜曰今而可為矣於是遷國於鄀政令一新後此白公之亂沈諸梁聞子西子期死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吁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申包胥聞關重繭伏牆七日卒出秦師逐長蛇而踐復楚之約此其志良甚其義視子員為尤正而又能不貪其賞孤忠峻節豈直魯仲連之流亞耶惜乎文公表縣上之田句踐鑄少伯之貌而昭王自包胥辭賞後未聞別有異數也何以勸天下之忠節乎白公父子陰狡禍賊俱就誅鋤然則子建之不立亦無足惜子西忠貞有餘智斷不足引頸揭盜可謂大愚葉公子高始而遠害終能討賊至是國人望之如歲雖高子之感魯人何以加焉申鳴殺父雖死其尚有餘恨哉自栢舉以來昭惠相繼俱有令圖巴師至而不煩卜筮直將子國可謂有知人之明食葅吞蛭既恐廢法又恐罪及庖宰其克己順命綽有父風況有子高子國為之秉政戮力協謀故能卒膠陳蔡斥境至於泗上楚之危而復安弱而能強者實賴之於賢君也季羊以鍾建負我不憚下嫁越姬殉昭王以義不以好漸臺吳符甯甘魚鼈貞姬紡績不慕吳王一時女子奇行照耀簡册不獨男子市南熊僚也國亂而偏駁之氣實產奇人亦可異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

吳通上國季札讓國附

成公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土不弔其誰不受亂吾忘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婪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死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巒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八年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　冬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

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變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侵鄆

九年春會於蒲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十五年十一月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

補遺吳越春秋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之未同盟於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

五年夏楚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於雞澤之故且請馳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於善道九月丙午盟於戚會吳也

十年春會於柤會吳子壽夢也

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將事焉祭臨於周公之廟

補遺史記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仕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

吳越春秋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余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大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荊蠻之鄉豈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亞諸樊以適長攝行事當國政

十三年秋楚共王卒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

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補逸吳越春秋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味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慶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吾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大王改為季歷二伯來入荊蠻遂城為國周道遂成前人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公卒庶存適亡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遷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二十四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冬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二十五年秋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吳人救之吳師大敗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於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二十六年夏楚子奉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

二十九年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洋洋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

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慍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於政無邑無政未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況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補逸　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昆弟以及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我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

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禮記。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說苑。延陵季子遊於晉。入其境。曰。嘻。悉哉。國乎。入其都。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悉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之力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一。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其國之亂亂也。

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千金之劍兮帶上墓。

韓詩外傳。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君者乎。延陵季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三十一年。吳子使屈狐庸聘於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其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昭公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牧異吳越春秋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授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

哦按餘祭弒於襄公二十九年。夷昧卒於昭公十五年。吳越春秋之文與傳殊舛。

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我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於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吾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臣士奇曰。吳雖泰伯之裔。僻處荆蠻。椎髻文身。無中國之禮。機馬舟宮。雲合鳥散。亦未嘗有射御驅侵戰陣之法也。自壬戌衝分室之怨。導晉通吳。又使其子狐庸往為謀主。凡中國之長技。皆與吳共之。於是渡江爭長楚之禮。無歲不有吳師于蒲騷濮二役。諸侯期吳而吳不至。已有輕上國之心。晉人不悟。必欲連諸侯以暱就之。吳自是益大。壽夢遂僭號稱王。晉之意不過謂用吳可以制楚。不知退一豺復進一狼。曾何愈於楚。則吳之得通中國。楚有以成之。而晉亦自撤其藩籬也。壽夢季札欲立之。又辜於少長之序。約以次傳。必致國於季子。此與宋杜太后之欲太祖兄弟並為天子。而終反之於德昭。皆誤計也。無論歲月縣邈。事體未可料。假令諸樊餘祭夷昧俱登大耋。而季子或不幸而先死。則惸惸與賢之意。成子處矣。至札之讓國。固出至誠。然子臧之義可慕。而父兄之志不可違也。季札過徐。徐君欲其寶劍。還復而徐君已死。掛其劍於墓樹曰。吾已心許之。吁。徐君傾蓋之交也。深體其心。至於如此。獨於父兄之志不能曲成。無乃輕重之不倫耶。至夷昧既卒。又不反國而歸之諸樊之子光。使王僚越次得立。以啓爭端。專諸之刀。難免由我之憾矣。身為叔父。社稷之鎮。公子乃坐視骨肉相殘。如秦越之肥瘠。莫之匡正。其得謂之賢乎。觀於羸博掩坎三號。遂去。札蓋曠達而遠於情理者也。從來曠達之士。視萬物如芻狗。齊得喪於一致。札之能委千乘者。以此。而其不能終定吳國者。亦以此。尚何責焉。若其觀詩而知列國之興亡。入境而辨晉邦之將亂。當時名聞諸侯。所至傾動。顧不翩翩濁世之賢公子哉。惜其知經而不知權。過讓以生亂。春秋所以備責賢者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終

闔閭入郢

昭公十三年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祥未修守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四年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惟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惟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惟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十七年冬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舫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於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壓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之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於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通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令尹子瑕囚於秦拜夫人也

補逸　說苑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冬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

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戊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怨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二十年春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間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免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補遺）呂氏春秋伍員亡荊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吐伍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荊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間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伍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無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王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於野吳越春秋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召之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為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為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剛守戾蒙垢受恥雖究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之舉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進奢為相國封二子為侯

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年中心忉怛食不甘味嘗苦饑渴晝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為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坐安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期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性中出徼倖相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讐不除恥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決尚泣曰吾之生也為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讐畢為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讐汝可復也吾若得返是天祐之其逐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間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讐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從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員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我父兄為之柰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讐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履地兄弟之讐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讐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恥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為內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吳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能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子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之津子胥既渡漁父視之有饑色乃謂曰子俟哦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魚羹盛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貞士乎如是者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饑色為子取餉子何嫌

哉子胥曰怪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之曰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值百金以此相荅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我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誡漁父曰掩子之蓋簏無令其露漁父曰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沈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貴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何遽遽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十三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廚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既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襲曰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更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好之無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讐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興師報讐公子光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員諫之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匹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宵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宵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雖顓而深目虎膺而能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因而結之欲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什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

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遠不我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今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戰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盡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者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二十一年三月楚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葵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壅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冬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二十三年秋吳人伐州來楚逐越師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是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騅狀而頑頤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挫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崔夜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師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永陳也　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啟之　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逐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辱之死也乃縊於薳汭

補逸史記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閑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逐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呂氏春秋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

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

吳越春秋八年。僚遣公子光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九年。吳又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太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惰不奢。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教盼冒至於武丈。士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坼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忘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補逸新語楚平生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撿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餒財富利。民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

二十五年。十二月。楚子使薳射城州來。沈尹戌曰。城亡皇邊。譬人焉。使熊相祺郭巢。率然郭卷子太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賤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茲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補逸吳越春秋楚平王卒。吳子胥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在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出泣於室。

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

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於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鄖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諧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置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惡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鄖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熸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熸令曰不熸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熸也令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黨殺楊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鄖氏賈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續）吳越春秋闔閭元年始能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疆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誅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縶御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邪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忘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為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溼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圍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陸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閶門者以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鵕驍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

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屏蓋餘燭庸習戰術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邪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邪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待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治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絰縞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邪莫邪曰師知鑠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翦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作縵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邪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來奔闔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遂東濱海側聞子前人為是荆之暴怒賞無尽之讒口不速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尸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鷲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外言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　白喜來奔吳王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州犁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闔閭曰州犁何罪子胥曰白州犁楚之左尹號曰郤宛事平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讌朝而食費無尽望而妒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為酒一至宛家以示群臣於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郤宛之舍無尽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為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慕

殺之憂王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殺卻宛諸侯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

發明按伯嚭即白喜也非卻宛子伯州犁死於郤敖之難安得誤以為卻宛且誤以伯嚭為卻宛之子乎今取吳越春秋附錄於左氏殺卻宛之後以明伯嚭雖因卻宛之事而出而非卻宛子也

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懼乎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脊壯士椒丘訴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訴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訴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訴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盼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訴恃其與水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訴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鬼神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盼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徼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訴卒於詰責恨怒並發瞋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椒丘訴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瞋必來也慎毋閉吾門至夜椒丘訴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訴乃手劍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訴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臨不守禦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訴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訴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皆占者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捎騰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闔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

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獨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慨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殺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讒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與太子建殺連尹奢屠羊說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貳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補逸　吳越春秋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苦之群臣皆怨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寇楚國辟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告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於今日其言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極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故殺三賢士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為鄰國所笑且郄伍之家出奔於吳吳新有伍員白喜秉威銳志結讐於楚故強敵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知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子常曰是囊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

三十年秋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養尹然

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胃脯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剪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甯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喜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弄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乘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還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補逸吳越春秋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為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余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辟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托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說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邪孫子曰可可以小試以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卻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台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擂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說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

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說因會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謀欲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丈石為槨題湊為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葬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床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枝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過父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托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户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邪之溪深而莫測群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户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說遂以為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待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即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定公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補逸說苑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礪兵楚王恐召梁公宏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

也勿已乎其備之如何不聽明年圍閻襲郢

三年冬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美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補逸國語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財不妨民衣食之利聚焉不害民之財用國焉足以行軍公焉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貸足以賓獻家貸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貸焉鄙則鬬於民民多鬬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蠆簋日已甚矣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積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竈食能踰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其後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乃辭蔡侯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困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為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嘗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

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閭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吾實失子可哉三二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惟仁者能之違強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鑢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補逸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千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於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報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馬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楚蔡請救於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迫古之道也　吳何以不稱子夷狄也其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楚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楚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吳越春秋吳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叩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為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僇屍之辱豈逆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道也

越絕書昭王臣司馬子期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荊邦猶未得安為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墓墳丘冢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為名名即章以此為利利即重矣前為父報讐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荊昭王曰子胥不入荊邦明矣

列女傳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楚與吳為伯莒之戰吳勝楚入郢昭王亡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巾櫛所以遠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鄉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興亡焉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辱不如死而榮以死守之不敢承命於是吳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

淮南子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鞭荊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鬬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

吳越春秋昭王反國樂師扈子非荊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犁而冤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奸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為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為楚作窮劫之曲以暢君之迫戹之暢達也其詞曰王邪王邪何乖烈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尽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荊闕楚荊散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淚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所謗藂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

臣士奇曰楚自熊通以來奄王坐大薦食諸姬齊桓晉文僅能攘斥未嘗即其國都而大創之也闔閭徇蔡侯之請踰越江淮五戰遂至於郢焚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昭王出走幾定其國然而仁義不施宣淫窮奢楚雖撓敗父子兄弟怨吳入於骨髓爭起而逐之不待無衣賦而知吳人之不能久於楚矣伍員挾父兄之痛貫弓囊劍側身間道痛哭於芜江乞食於吳市不忘尋仇卒酬所願此心即皇天后土猶將鑒之至其淫逞之過乃托於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之說嗟其甚矣夫父死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又曰君命天也死天命誰敢讐之乎且員父兄之見殺為之首惡者費無極也平王為欲人所搆失在不聰員所讒得而甘心者宜在無極而不在平王也及無極被誅恨亦可以稍釋矣未幾平王復殂乃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悲矣然則非手刃平王將遂不得伸其志邪至鞭屍撻墓班宮處室屠逮父母之邦慘被樂扈之曲恐奢尚有知亦傷心而不忍聞矣子胥復讐其事最烈亦最奇一時江上丈人掩壺漿而自覆賴水女子哀王孫而湛身乃至孫子之用兵戮及寵姬專諸之刺僚禍生魚腹要離之刺慶忌如拉嬰兒莫邪水走而忘楚鴻稽為報復相尋之終始不尤異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五十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句踐滅吳

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定公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

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幷禮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補逸吳越春秋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允常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親闔閭不然其言遂伐破檇里　闔閭謀攑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夫差日夜告於伍子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伐入則決矣闔閭有嗔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紀廢於絶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之子夫差闔閭曰夫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沒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為

哀公元年春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補逸國語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戚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戚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事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

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于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丁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兵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稟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乎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矣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進之大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辜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今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饗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丈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于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

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

吳越春秋越王句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入臣于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陳固陵大夫文種前為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沈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有滅服從者昌王雖窜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眾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大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遂別于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感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于心胸中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爰友交虛號翩翩集洲渚兮優悠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讒天賊賊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悕悕兮若割淚泣泣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鳥鳥已迴翔兮翁蘇心在羣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倘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死兮為奴歲遙遙兮難極寃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烏身翔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摧情憒悅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句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污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帚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句踐昧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子胥在旁目若燀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微矢以射之豈況近卧于華池集于庭廡乎今越王放于南山之中游于不可得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我稆捆此乃廚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于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牧馬養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于前范蠡立于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句踐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宮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為天下笑而子及王俱為奴僕來歸于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為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于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著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

施左鬬之孺夫所對養馬妻給水除糞洒掃三年不愠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高遠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為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句踐愚黠親欲為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余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于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為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赴寅是時赴其日月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禾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為湯所誅殷為周所滅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也有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于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後必為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賜燕公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于五霸名越于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為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石室召范蠡曰吾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真非人也數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即入言于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大宰嚭奉溲惡以出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句踐賀于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茶草以亂其氣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于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為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

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大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為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句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容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為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謂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滴血之仇不絕懷蠢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為人臣不仁不慈焉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為虜妻親為妾不慍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為相國者快意也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駢移拘于網魚以有悅死于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為義以飲溲食惡為慈以虛府庫為仁是故為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將為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邱墟宗廟荊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于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道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昳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賦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殃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我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俛面涕泣闌干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制令以撫百姓何

日可矣惟三聖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宴寢小心出不敢舍入不敢修越王念復吳仇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夢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握火愁心苦志懸膽于戶出入嘗之不絕于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採葛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復國中男女入山採葛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玩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于句甬西至于檇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壺文筍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廋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賦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切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胥聞之退卧于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縱于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於我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曰葛不連蔓兮台我君心苦命吏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作以絲女工織兮不敢違弱於羅兮輕靡靡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褥諸侯儀義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于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湯湯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強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間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余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也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

八月吳復陳修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馬勤恤其民而與之樂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

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嘼按國語作子西歎於朝以夫差之强故而藍尹亹為是言以解之曰子修德以待吳吳將寇內外矣傳出一人手至紀載亦有小異如此

六年春吳伐陳復修舊怨也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

八年三月吳伐我次於泗上　六月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

九年春齊侯使孟公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冬吳子使來徵師伐齊

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於鄎齊人弔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秋吳子使來復徵師

十一年為邾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丙辰朔壬申至於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鬬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強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襲之以玄纁加組帶焉真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

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補逸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與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戒約辭行成以善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天天若於粲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霸諸侯之心焉既罷敝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王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辱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辱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辱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仝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盤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謗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殛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貴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惟天王秉利度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于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意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國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于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敝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毗弗權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徙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怨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飲食衣服以與百姓同其民殷眾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足

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聞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讐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孟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章於章華之上闢為石郭陂漢以象帝宛罷敝楚國以閻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畔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自投井申亥從而納之乃入羊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縱欲於淫之功而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薦饑今王將狠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禽獸然一個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師不腆吳國之役遭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與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天若不知有舅則何以使下國勝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明聖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穡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荊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忿惡出則舅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實式�supplied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三之階也夫夫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拯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　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皇末瑗盟而辛辭吳盟

十三年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

補逸國語吳王夫差既退於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於周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忍不忍被甲帶劍擐鈹揵鐸以與楚昭王盡逐於中原相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逐至於鄖王綱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今齊侯任不鑒於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憖不忍被甲帶劍擐鈹揵鐸遵汶伐博登泰山而東相望於艾陵大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

稔於歲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荅曰苟伯父今
女來明紹寧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邮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我力同德
夏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
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仇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
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
自剄七人於幕下　秋七月辛丑盟吳曾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魯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
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兒之長幼必不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兒乎且夷
德輒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魯人吳人將以公見魯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
師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魯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
魯君則魯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魯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
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速唯命速因以還及
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
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
氏曰佩玉纍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
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冬吳及越平

補遺國語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
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燔其姑蘇
姑蘇從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
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蔽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
既敗矣將火溝而防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
聞會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

以濟事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賞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成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徼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攡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伾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為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右軍亦如之皆玄甲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鐸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重稱請事曰兩軍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敢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速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重稱將還王稱左畸曰攡少司馬玆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重稱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嬰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重稱復命曰寡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貢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辱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因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盥之吳王既會越聞俞章恐齊宋之為己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

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

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補逸吳越春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種曰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稿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祀水澤於江州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千有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為楩枏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為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繆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句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子胥諫之曰王勿受也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必為越王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兒巷哭不絕嗟嘻之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砚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砚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厲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奈何計砚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偽乎計砚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蓄而藏夫天時有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蓄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通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砚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歷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食從陰收著望陽出罹炎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句踐歎曰吾知霸矣善哉計砚之謀也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沈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

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諸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穀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句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願納以供箕帚之用吳王大悅曰越貢二女乃句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晝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必為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二十年、秋、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

吳人殺之

（攷異）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繫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拿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悅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而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持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以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

（發明）按吳之要離紀傳所載實有其人非子虛亡是公也但公子慶忌左氏載於夫差將亡之日而諸書皆以為闔廬時人誤矣故仍以傳為主而附要離事於末簡以資見聞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王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王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昔之所能及也我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侯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

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諛言王曰宜哉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補逸國語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敢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　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蓄禽獸孰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殭生事不究不可殭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問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殷實民衆無曠其不以為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及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桂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強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今大夫種為之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淫荒吾百姓之不圖惟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殭案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嗜輔遠獨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

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離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矣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人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貲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至於亥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惟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于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廟廊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敵先無陽察用人無執往從其所劉彊以製陽節不盡不死其不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劉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師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勿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返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吾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與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湯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鱉之與處而黿鼉魚鱉之與同諸余雖靦然人面哉吾猶禽獸

也又安知為是議議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義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以上范蠡之事　吳王夫差遂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怠我吾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萬饑市無赤米而囷廩空虛其民必移就滄瀛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俊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趣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卑臨之吳王若慍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聞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孤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有其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貢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後見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雖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眾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斥吏以發大許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皆屬乃進對曰審實則可以戰

予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皐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我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之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填通相問也明日從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從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從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兒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予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我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遣軍接緜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之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妻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與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臣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生民之不長王其無宛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嘗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

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王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謀致也

吳越春秋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群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倡狂腹餒口饑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倀倀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蠹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蠹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不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殺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慚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須臾越兵至三圍吳完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兎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句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句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牝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越王謹上列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為何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伏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恥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句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並妻子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慚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面君地下不忍覩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

死必連纍組以辱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餘杭山卑猶越王使軍士集於我戎之功人一隰土以葬之窄隘亦葬卑猶之旁　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為實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可柔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變於上日為陰蝕今君逐僭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群臣為樂乃命樂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功成作樂君王崇德施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恥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於管絃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請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人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一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讐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恡群邪杜塞君臣同扣福祐千億觴酒三升萬壽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句踐憂壞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句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為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秦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唯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就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烏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蠡議欲去徵倖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禾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暫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大流汙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子庸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公國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晝六陽晝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空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

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砚佯狂大夫曳庸扶同皐如之徒日益疏遠不覩於朝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譖之於王曰文種輔宰相之位而令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之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所以早朝而晏罷苦身疾作者但為吳耳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欲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公奔衛又奔越魯國空虛國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句踐憂文種之不圖故不為哀公伐三桓也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怪論盡言竭忠以狂大王逆心咈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王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成人惡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孑臨食不享哺以惡何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為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難雪恥於吳我悉從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為佐在君為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亦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惡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王門之第八也長劍其日上賊其下是為亂醜必害其良今日劍其長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為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呼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此謂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為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盧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煮或入三峰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骨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以上文種之事）

臣士奇曰越王句踐既棲會稽含垢忍恥以奉吳而臣之石室囚命縣掌股卒能出艱濟險重見越山其歸國也卑宛問孫生聚教訓夏還抱火冬則握冰目倦至攻之以麋懸膽於戶出入必嘗刻苦淬厲極人世所不堪又有范蠡文種計砚諸賢佐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句踐危心深慮言無不入計無不從遂還沼吳疆快償宿怨豈非堅忍志士之所為哉當闔閭之死攜李也夫差使人立庭而訓之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卒報越降其君夫人而僕妾之不可謂非孝敖句踐不殺不可謂非仁乃其器小易盈破楚以來雄心益肆搏兵上國結釁齊魯戰勝攻克驕其中

臺沼壞御盡其外由是棄忠言而不納心腹之疾忽為疥瘍矣夫吳之與越勢不並存句踐忍辱習苦以小忠曲謹為鈞吳之餌下嘗其糞而上食王之心其為隱憂近墨豈待抉東門之目而後見哉而夫差方且信宰嚭之讒爭黃池之長淫侈不道自取敗亡身死餘杭為天下笑槐觀前後何賢不肖之大相懸也子胥吳之老臣灑泣披肝忠貫日月少伯句踐之甫武子也相從羈縲卒反故君文種實為居者九術用三吳已為沼此三人者皆吳越之所倚為存亡而沒猶百世祀者也一則不免鴟夷之湛一則卒就屠戮之誅藉令少伯不見幾遠引則亦歲亏烹狗之屬耳夫差足固荒盲無深謀若句踐則真長頸烏喙哉且夫檇李之戰闔閭傷將指還卒於陘則句踐者夫差不共之仇讎也夫椒之報理實宜然既已納土歸命待以不死而又縱之而又封之不大有造於句踐乎幸反故國守一言不再之信終身事吳夫差雖貪子胥雖忌未必即篤焉以肆東封也而乘虛伺釁俘其太子而襲其都何義乎及再破吳師夫差請成弗許即懲天與不取之禎轍亦當委曲而善全之奈何迫令自殺遂使至德之裔忽焉不祀報施之道顧如是耶少伯覩微而亟去蓋亦有見於此也夫差不忍用東之辱與項而之不復渡江其事略同以此之烏喙不猶有列士風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終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二

秦穆公伯西戎

桓公三年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於魏

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十年秋秦人納芮伯萬於芮

僖公九年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十年殺不鄭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忘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不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

十五年冬秦伯伐晉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新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鍼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實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從其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寘諸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怒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懷嬴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

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二年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宣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

重耳敢不拜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
二十五年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之睽三三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秋秦晉伐鄀楚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與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

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補逸公羊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我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者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崟之下我將尸汝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我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隻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曰葬危不得葬也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隳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黜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殽秦誓之作序以為在敗崤還歸之時史謂在取王官封尸之後

文公元年穀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郩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詁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四年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補邏史記晉獻公滅虞虢虞君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傒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飼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徼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

與語公大說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說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雁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也

韓詩外傳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

呂氏春秋秦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支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與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往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為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出自數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數枝無罪奚請焉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從自數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為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

史記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狄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知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五年、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奄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臣士奇曰、秦穆公春秋之賢諸侯也、驪姬之亂晉君數弒國幾亡、穆公立夷吾及夷吾背德有韓原之戰、執晉侯以歸而卒反之、晉饑又輸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則又置文公以定其難、襄王之未入也、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以晉文公納之而止、此其天資仁厚、舉動光偉、加於人一等矣、生平之失、惟貪燭之武東道主之言而背晉惑杞子逢孫楊孫之說而襲鄭、則皆利令智昏之所致耳、然自敗殽之後、素服郊次、深自怨艾、作悔過之誓、聖人序書特列於百篇之末、日月之更始難以一眚掩矣、至其報恨王官、封尸殽坻、成濟河焚舟之功焉、其舉人之周與人之壹天下稱之、孟明之始敗也、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及再敗彭衙、三敗取汪、猶不替孟明、因而增修國政、使趙成子聞聲而知懼、子桑知人而終信、以視楚殺得臣、晉人竊喜、急用曹沫齊桓反地、其得失不深切著明哉、百里奚虞之俘囚也、舉之牛口之下、蹇叔賢而世莫知、五羖大夫薦達之、迎以為上大夫、由余戎之賢臣也、及其來歸、以客禮之、爰是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賀以金鼓、當是時秦國之強儕於齊晉荊楚、則亦改過不吝用人惟己之所致矣、獨其僻在西陲、禮未同於中國、而用子車氏之三子以殉黃鳥之詩作焉、秦自此不復能東征矣、君子是以惜其盛德之累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三

春秋災異、凡因他事別見、
春秋災異、凡不為災亦不書、
隱公元年八月有螽不為災亦不書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害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
桓公元年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莊公七年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不見者可以見也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十八年秋有蜮為災也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補遺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二十九年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傳公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曠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稱伯魯恒有之愚以為無駭疑不能明也

十六年春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補遺公羊傳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二十九年、秋、大雨雹為災也
文公三年、秋雨𩇕於宋墜而死也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聲臺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饑幸之也
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以有時當陰不堪陽、蛟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祭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棣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天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七年、夏四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祭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憩憩行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

繫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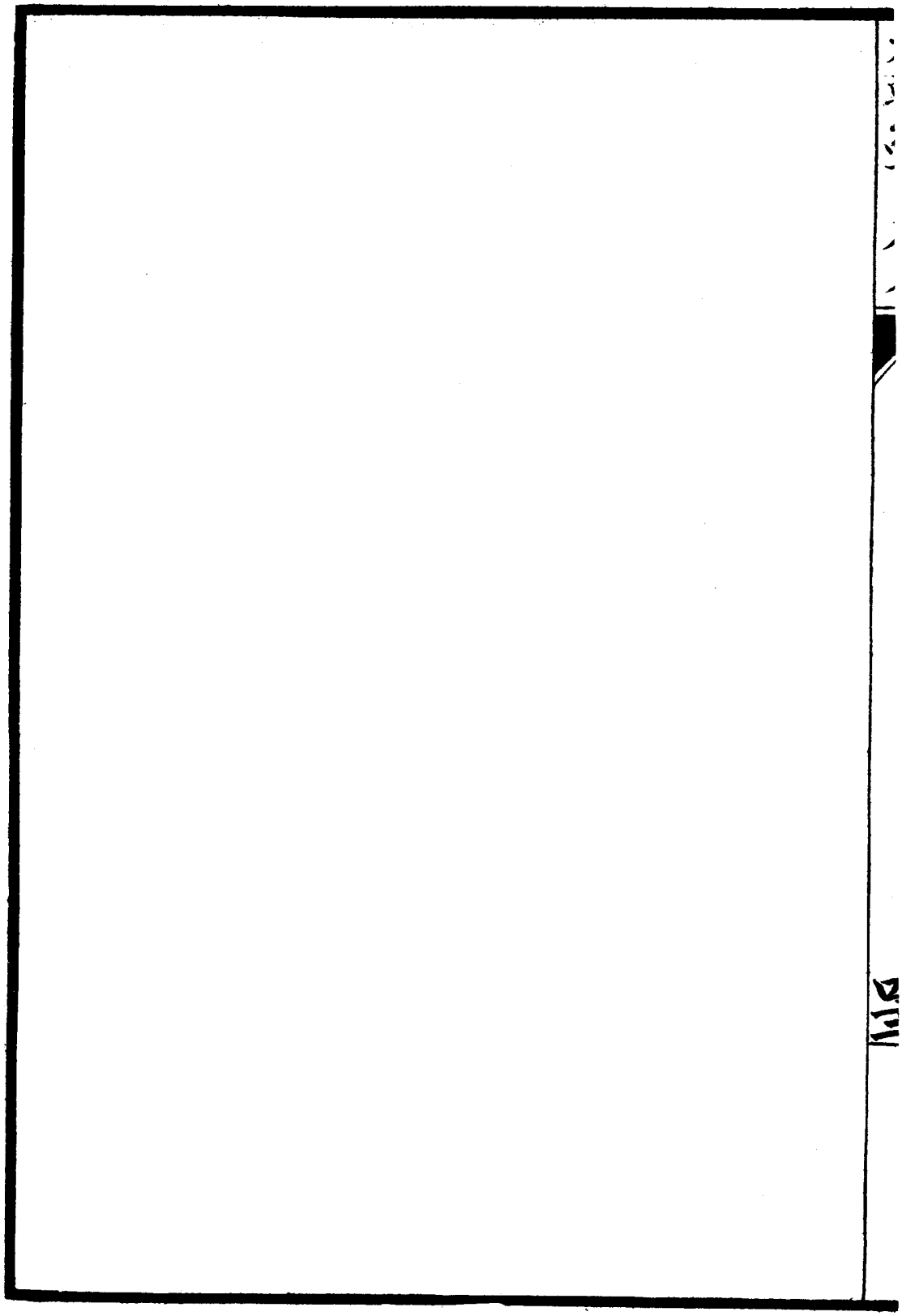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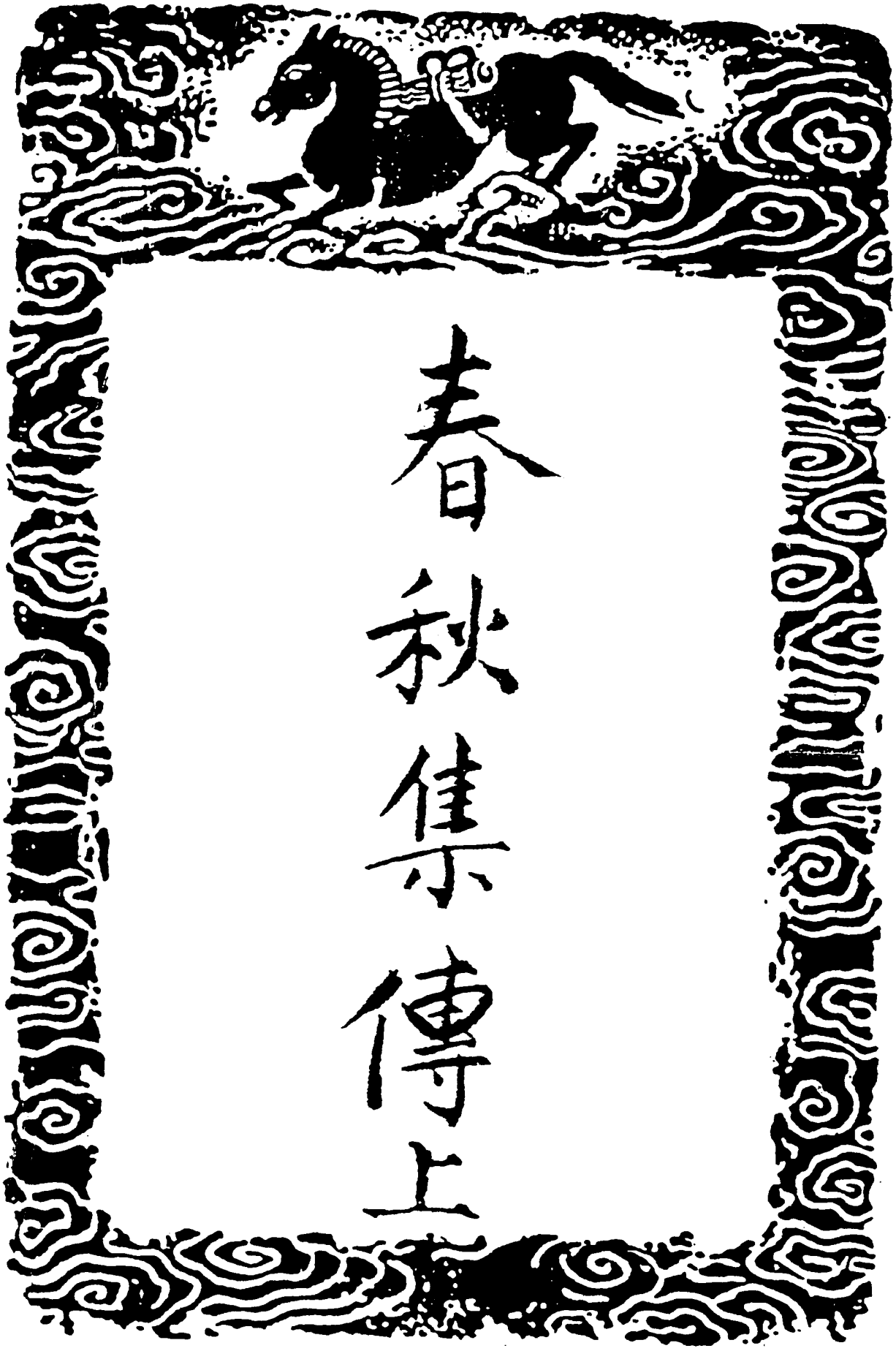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宮人肅給濟濡帷幕鑾旗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伐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臣士奇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紀災異一百二十二日食三十六也星孛三也星隕隕石各一也不雨七也無冰三也大雨震電一也雨雪三也大雨雹三也地震五也山崩二也大水九也有年二也大旱二也饑三也無麥苗一也大無麥禾一也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一也隕霜殺菽一也雨水冰一也多麋有惑有蜚蠭生各一也六鷁退飛一也蜮三也螽十也牛傷四也牛死二也宮室災六也震廟一也屋壞二也齊大災一也宋陳衛鄭災一也宋陳災各一也其間非無驚世駭俗更甚於此者而聖人不書至陰陽寒暑草木蟲蠕之變凡切於人事之休咎天道之應違者不以微而不察焉以此見聖人之不語怪而念是民生日用至急也然春秋備記災祲以垂鑒戒而不言其事應誠有深意以為言之而一有不應則適以啓後世恐懼修省之心且為矯誣者口實也洪範五行傳事事而強為之說其亦未達聖人之旨矣日食之不書朔與日者傳皆得而推之而有幸之神降泉臺之蛇數絳郊之龍見魏榆之石言彭生之豕禍伯有之厲鬼鄭南門之蛟妖宋華氏之犬禍鳥呼嘻出而亳社災歌徵鸜鵒而稠父孫絳市之諜殺七日而能蘇鄆瞞之首載專車而眉見

事之所有未可云理之所無特以言不雅馴聖人不道而左氏輯其遺聞附著於册非特以侈新奇亦所以昭勸戒也然已屬後世史家之濫觴矣夫芝草醴泉甘露神雀之祥終春秋世豈無一見而經與傳舉不及焉惟西郊獲麟一繫簡末以昭制作文成之應而且以傷吾道之窮也春秋之紀祥異亦慎矣哉




春秋集傳上

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兼沿江制置
照會治昨承臨江軍牒備
省劄訪聞治多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
軍詢訪件具奏人齎紙札謄寫並繳申
尚書省以憑投
進者伏念治自幼貧苦且寢食於此鞅鞅無所通
曉遂發憤積思於文學編以為春秋之書聖筆所刊
皆因時君之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之大
倫致治之大法所賴以不泯者也實從師友傳書講
論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
莫不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古積年既久紙
有得於掌熟之益過不自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
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為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又
因此書之粗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
著為其說以為集註而間有一得之愚則亦竊自附
於諸賢之說之後雖平生心思粹在此書然智識淺
粗學術非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指至於
地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差古今名號之因革
此同彼異雖攻忽更散在群書莫能統會蓋自誦書
之初已病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編規司馬遷
十表之模範述為一編以今之郡縣為經而緯以
上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按圖而考百世可知然
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閱千一雖綱條
粗立而其間遺闕尚多有之故凡後來之升降諸書
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已抵捂
舛謬不敢自保始蓋期於餘力休暇之時尚求他書
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所職不復能有所
是正間當甲申待次廣德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註
之書粗成編次猶異未遂首丘之日凡有一聞一見
悉加刊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為成書也載惟草野
愚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所以犯是不韙者果
過因前賢已成之說畧加編劄以會群言指擊僞辭
以私便覩覽而已敢圖
公朝備加
訪問稱其有補於治道

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
乙夜之覽
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匪不以聞祇益
爲罪但惟此書實未得爲全備故自聞
命之後雖復益加修潤而自顧無陋何所取材踧踖
累月不敢以
進而終以方
命爲懼是以罕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
二十六卷春秋集註一十一卷并綱領一卷歷代郡
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并目録二卷已送臨江軍
繕寫裝褙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情愫欲望
朝廷先賜
看詳如其書無所發明迂闊於事即乞免行奏
御塵瀆
睿覽若猶
採其葑菲遂以投
進伏乞敷
奏前件所陳冀逃有隱之誅洽下情無任惶懼俟
命之至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
指揮謹狀
端平二年七月　日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
崇禧觀賜紫金魚袋張洽狀
延祐甲寅李教授捐
俸補刊于臨江路學

隱公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陸氏釋文曰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諡法不尸其位曰隱（杜氏釋例曰隱拂不成曰隱）○伊川程子曰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云者謂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泰山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平既不王周道絕矣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彊大朝覲之禮不修貢賦之職不奉號令之無所承賞罰之無所加壞法亂紀者有之變禮亂樂者有之弒君戕父者有之擾國窮號者有之征伐四出湯然莫禁天下之政非國之事皆諸侯勿恤之平王庸暗歷孝逾東莫能中興撥亂夷逮隱而死雅詁不復作天下無復有王矣故詩自黍離而降書自文侯之命而絕春秋自隱公而始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左氏傳元年春王周正月（杜氏云言周以別夏殷）○程氏傳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公羊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左氏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公羊傳桓公幼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程氏傳隱公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胡氏傳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

首繫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元年者隱公之始年也古者諸侯之國各隨其君之年以紀事故不書是年爲平王之四十九年至於正朔則王之所建也此所謂正月乃周正建子之月在夏時則十一月也然古史記事簡略多以日繫月以月繫年至於事之以大略見者乃繫於時考之於書如春大會于盟津秋大熟未穫此事之以大略見乃繫於時者也其餘謹其日月則不必繫於時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其他

如武成厥詰朝等篇皆月不繫於時蓋舉月則知時故不必書時也春秋因史記而加筆削於元年之下王正月之上與夫每歲四時必加謹春夏秋冬之文程氏所謂時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者也正月加王示正月之必出於王也正朔者天子所以奉若天道而敬授人時者也堯之曆象舜之璇璣皆帝王之首政天下之所當奉承者也春秋之時王政不行諸侯不復知有王不惟禮樂征伐不稟於天子而正朔之大亦國自爲曆數周有周曆魯有魯曆魯當獻惠之世大抵專用夏正（周魯宋皆見唐曆志）孔子將撥其亂而反之正故於春之下特書王正月示正朔必出於王而天下之大不可無所統也示一統於此而後禮樂征伐之專者以次而正焉此元年春王正月所以爲謹始之書也（謹按胡氏以爲商周改月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今按周人改月之證見於書傳坦然明其但以當時兼存夏正故於經傳之閒互見迭出後人因此或迷而不覺至於胡氏又惑於商書之說乃臆決而爲此言耳其實非也何以言之周官於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正歲所謂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此其證之尤章明者又如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夏正也而以周之正月爲一之日觀此二者可以見其兼存之驗矣其兼存之何也周人雖以天統改用建子爲正月而以夏數之得天故未嘗廢而於因事當用之時每存之也觀其於時授朔則一以當代所建耳如雜記載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社考又按孟子歲十一月徙杠成十二月興梁成此皆用當代之正朔言之與春秋左氏傳所紀之時月正合顧後之人見當時之言與詩人七月四月之篇錯出遂無所適從而自爲紛亂耳不特後世惑之雖左氏固有不察者矣何以言之如晉之史獻惠之閒見於左氏者與經常差兩月大子申生之死經書於僖六年之春而傳以爲五年之冬韓之戰經書十一月壬戌而傳以爲九月壬戌以至麥舜卓子之弒里克丕鄭之殺皆傳先而經後蓋是時晉之史不用周正而用夏正是以差也左氏不察皆以爲經從告而書之設使從告何故每差兩月乎且其計告雖後而告以日月則固從其實也豈有始經國史

之經郭經仲孔之修而不能釐正其討告之誤乎其不然也必矣故知周正夏正因兩存而消泯不待後世而已惑也左氏在當時故以夏正爲周正胡氏君後世故以周正爲夏正其爲誤一也梓慎曰火出於夏爲四月於商爲五月於周爲六月夏數得天梓慎周人也其言如此豈可謂周月之不改乎至於程子以爲正月非春而春秋假之以立義者亦恐未然按書序一月戊午師渡盟津此周之一月也而經言十有三年春大會于盟津則亦豈不達以爲歲之首乎蓋三代之改正朔以天統地統人統而別之歲建子之月陽氣潛萌乎黃鍾之宮此天之所以爲春而萬物之所由生也獨不謂之天統之春乎舉一隅於此則夏秋冬可以類推矣自胡氏之說興學者於三代正朔之說紛然致疑使不改之說信然則是建寅之月常爲正月自堯舜以達於三代未嘗變更而孔子作春秋以欲行夏時之故遽然反易以啓後世之惑矣使時王頒之諸侯奉之生民用之而春秋輒改焉則其大者既已失事實矣尚可謂其文則史而求傳信於將來也哉

春秋魯史也聖人假之以立法而時君之罪有難以顯言者故於筆削之際極其謹嚴以示褒貶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以見之恐其未著故特書正月以起之即位大事也舜禹之受終載於典謨而顧命一篇紀康王受遺之制尤備皆所以示後世正始之法也諸侯之受國於天子先公猶天子之受於天與先王也無王命與先君之命則無以立乎其位而撫有一國於是乎無以正其始矣始之不謹宜乎隱公之立有以來讒閒之口啓倩忘之意成篡弒之端

娶之禮仲子不可以爲夫人故桓公非世嫡惠雖欲立之非正也其大臣之舍桓而立隱未爲失也自隱公言之則既無父命矣復不請於天王正其嫡庶之分始從大臣之言而立乎其位焉安得不爲爭國之端乎嗚呼此仇牧之終遜而逃之所以爲求仁得仁又何怨者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公羊並作邾婁蔑公羊穀梁作昧

胡氏傳曾侯與邾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公羊傳及者何與也○程氏傳九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高郵孫氏曰九盟會侵伐重其爲首者其事善則首之者善重其事惡則首之者亦惡重是故盟會則以主會爲首侵伐

其以主兵爲言所以輕重之也然而於內之主則可言公及其於外之主則不可以言其及公故聖人變其文曰會也及者以內而及外因此而及彼會者以此從彼彼從此而我往會之也○公羊傳及猶汲汲也○劉氏權衡曰按春秋有相與及者此是也有相次及者及其大夫孔父是也有逮及者公追齊師非及是也文爲事汲而已　○杜氏註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左氏傳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杜云附庸之君未王命○劉氏傳如何則謂之附庸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及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附庸之君四命○公羊傳儀父者何字也

則布劍當稱字或點而書名例當稱名或進而稱字其變也　○孔氏正義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程氏傳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辱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左氏傳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胡氏傳春秋大義以講信修睦爲事以忠信誠慤爲先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之事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矣即位之初而汲汲以求焉

惡隱公之私也

或謂盟誓者人情之所不免春秋書盟會惡不禁於天王而私爲盟誓耳使是盟而掌於司盟春秋所不惡也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相與之道也忠信不足以相孚而矢誓以相約殺牲以相詛咎其所以爲人之道而從事於怨仇相結之術是豈爲人上者講信修睦之道哉春秋之諸侯率多尚此蓋其人無以大相過故也惟其信不由中故怵於利害則遂變而寒之隱公是盟之後卒不免於伐邾則今日之求好豈非私哉由春秋諸侯相與之道而無變其俗聖人固不能爲也曰然則司盟其可廢乎曰司盟之設聖人蓋爲諸侯之仇怨不釋者設耳始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聖人立法常關盛衰故不得已而建此官以待之也屢盟之長亂自幽厲以來惡之矣況春秋諸侯之紛紛乎居春秋之後制其詛侯而欲以盟誓一之是猶抱薪而救火也故春秋惡盟誓謹參盟善甯魚之會知此則知所以撥亂反正之道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杜氏註鄭在滎陽死陵縣西南鄢今潁川鄢陵縣○左氏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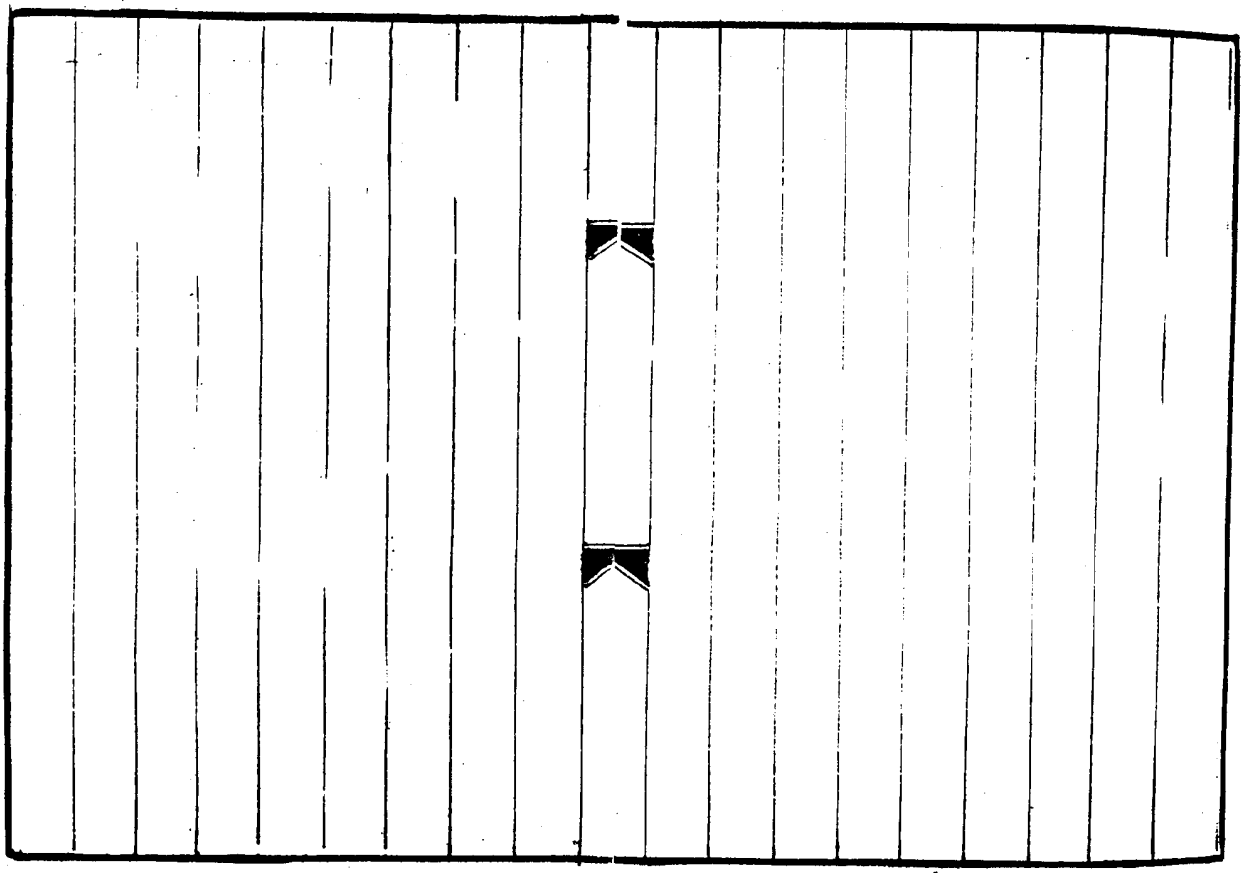
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公羊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胡氏傳克者力勝之詞程氏傳不書奔義不係於奔也○左氏傳段不弟故不言弟○穀梁傳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貶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子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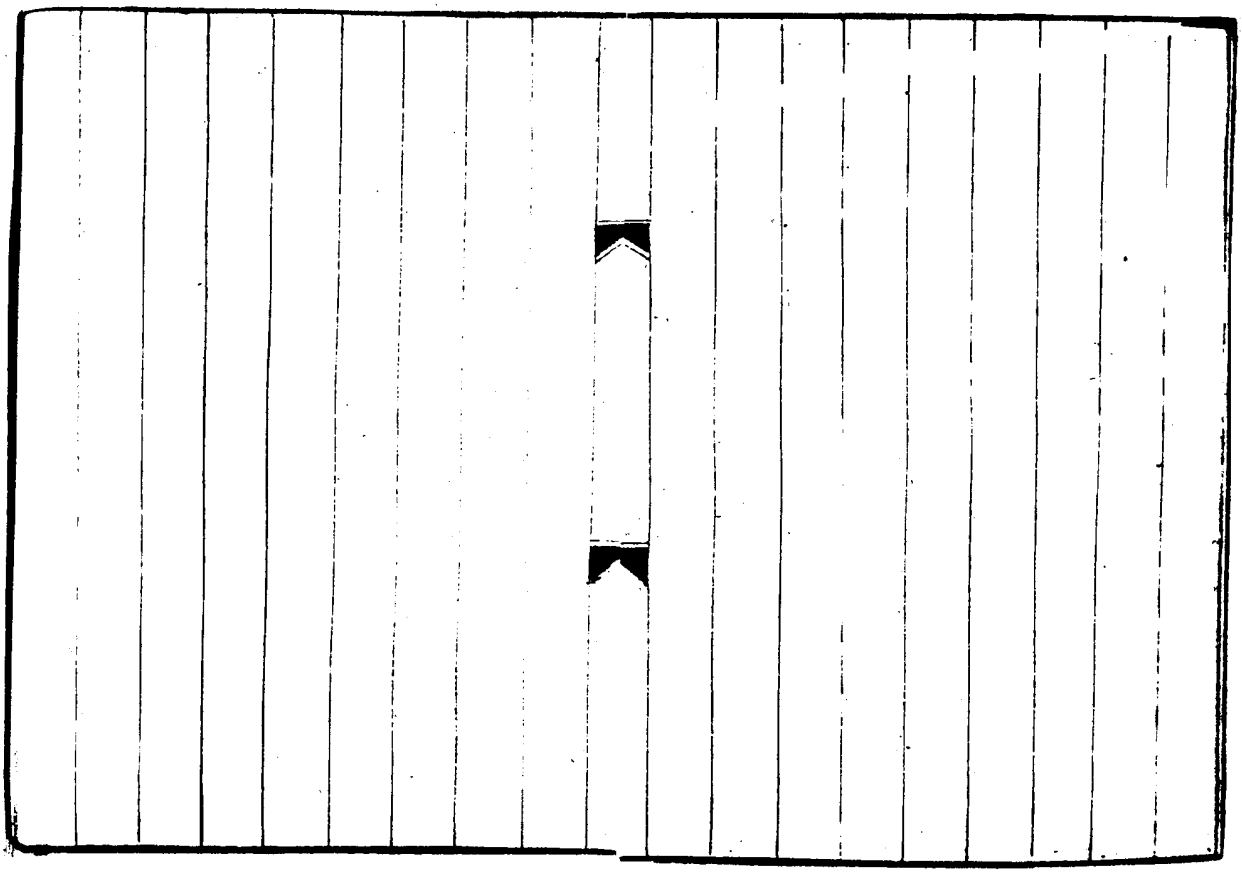
當明之事失其情故以克為殺然論春秋筆削之旨則此說猶得之矣○程氏傳克勝也言勝段之彊使之彊所以致其惡也○胡氏傳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弒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何責之之甚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財居乎外國人又說而歸之恐其將軋己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夫中也養不

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衆叔亦衆家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不得有為義掩恩也恩義並而中持衡段雖凶逆何由為亂奈何以惡養之使陷於罪因以剪之乎春秋推見至隱誅莊公以為首惡元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程氏傳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但道





王之宰也宰而不宰之所以為其宰也文公五年成風之喪亦妾母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使召伯來會葬似不稱天者以明其無天道也一則名其宰而見疑一則去其天以示譏○胡氏傳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入而位六卿之長而名之貶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嬰人道之大經亂矣天王紀法之宗大卿紀法之守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所國之朋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

天子賵弔諸侯之禮行人之職也而大宰親之侵職曠官雖微仲子之事猶春秋之所譏而況兼嫂妾之賵以行之乎宰之書名為仲子也九此皆聖人之所深惡而特筆以示之者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杜氏註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九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宋今梁國睢陽縣○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程氏傳稱及猶人皆非卿也左氏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程氏傳盟于宿魯志也○胡氏傳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與會其志于春秋此其志何也有宿國之君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杜氏註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左氏傳非王命也○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累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禮聘弓鉞矢不出竟珪璋束脩之內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胡氏傳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踰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使出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諂外權如鄭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論議如莊肸之結淮南者倚彊楚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携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紛於內臣朝聘告疏皆服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誤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程氏傳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

公子益師卒

左氏傳眾父卒海陵胡氏曰益師字眾父眾仲其後也○劉氏傳公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公子之尊視大夫○程氏傳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范氏云君之卿故足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錄其卒○葛郯孫氏曰古者遇喪之

出來朝則以家事主則公行越疾病則臨問死則哭之君之遇之也重則其報之也亦重遇之也輕則其報之也亦輕春秋之時君遇臣之禮不止於敬也而或紙之聖人痛君臣之交失道也則於內大夫之卒小見其意焉內大夫之言於經者四十有七書卒者三十不書卒者十有七所以見君恩之厚薄且記臣道之始終也書卒者或君臨之或賻賵之恩及之則卒之不書卒者或紙賵或出奔或君不見臨或賵賻不加恩不及則不卒也亦或出於春秋後也或曰或不曰因舊史也古者史記事簡略曰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薛氏云春秋以事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事成於日者日成於月者月成於時者時不然皆失之矣故崩薨卒葬郊廟之類盟戰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如此者皆以日成也朝覲蒐狩城築作邑如此者皆以時成也會遇平如來至侵伐圍取救次遷降逆襲奔叛執故水旱雨雹冰雪彗孛螽蜮如

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時成者也惟公即位不書日有常日也外殺大夫不書月與日甲不以告也

不書官之說有三官制之紊也大夫之無王命也王命之不重也諸侯大國三卿耳而晉有六卿魯至季孫之戰亦有四卿是官制非先王之舊也無王命之說當矣然當時王朝之卿士類多兼官而不擇賢大國以彊而請命則雖有王命亦豈足為重哉春秋以其不足譏故別立一例以書王朝諸侯之大夫要不失其貴賤之分而已天子之命官則書冢宰見其任天下之重也宋得自命官則書二官見其不失官也此

外王朝公卿書爵而已同諸侯也天子之大夫諸侯之附庸與命大夫則書字其班大略同也天子上士及諸侯之卿皆名氏蓋列國之卿入天子之國曰士也惟有所褒則字進其等也是亦足以見微顯志晦之體矣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胡氏傳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公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孔安國曰此戎蓋帝王所羈縻統叙故錯居九州之內也○杜氏註陳留濟南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劉氏傳戎者何

戎之君也曷為不以其君稱之不與君稱也曷為不與君稱正朔不加禮樂不及朝聘不與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雖大皆曰子有故也然後書其名爵外之也曷為外之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啖子曰九戎狄皆不分爵號而君臣同詞○胡氏傳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小人外君子焉否內君子外小人為泰春秋聖人懲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簡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猶夏之階其禍

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賤戎之道矣○杜氏註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孔氏疏曰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貴賄不以為禮又會據公往戎為主人故得隨主人之俗以為會禮而言會朝據戎來會為主人戎不能從主人之俗故朝禮不成而不言朝也○左氏傳會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程氏傳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孫氏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況

會戎哉○穀梁淳知若處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而後可以出會會戎范公也

書戎以外之則往會盟者不待貶而惡見矣會狄會吳故此

夏五月莒人入向

杜氏註莒今城陽莒縣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程氏傳書莒人微者也九將尊師衆曰某師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詳見五年傳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左氏傳莒子娶于向向妾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妾氏還○孫氏曰莒小國以兵入向者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小大皆專而行之也○程氏傳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人之境固為暴亂而王法之所禁況入人之國乎

無駭帥師入極穀梁駭作侯

杜氏註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賈逵曰極戎邑也無駭不書氏未賜族○程氏傳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已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

命之世為卿也劉氏傳無駭者何魯大夫也何以不氏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再命小國一命禮也○襄陵許氏曰凡大夫未爵命於天子則不氏春秋之初尚謹此也無駭羣賊柔溺及宛之見隱桓莊篇是也自隱桓以後列國皆自命大夫非卖狄無不稱族者矣蓋不復請命于周也○左氏傳司空無駭入極費芩父勝之○胡氏傳書帥師用眾也莒實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告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罪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杜氏註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左氏傳戎請盟秋

盟于唐復修戎好也○程氏傳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泰山孫氏曰僖公中國也公與中國盟猶不可與戎盟于唐甚矣○胡氏傳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爲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盟于唐而特詳時月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討昏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之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莫及春

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九月紀履繻來逆女左氏履繻作裂繻

杜氏註紀東莞劇縣○公羊傳紀履繻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姻之事不稱主人何休曰爲養廉遠恥然則爲稱稱諸父兄師友女爲之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今按紀季姜及齊侯送姜氏之書則言在塗稱女可也其實婦與夫人皆既至之稱若逆婦姜于齊則又變例以明文公喪娶之罪矣○左氏傳卿爲君逆也杜氏蛔例曰卿爲君逆則稱逆女其卿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程氏傳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以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矣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常山劉氏曰文王親迎于渭不云于莘且是時未爲諸侯也詩云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蹶爲王卿士韓侯因朝覲至周而迎不亦宜乎

男女之配萬事之先也男下於女而親迎而後女從乎男而合好此聖人制禮所以尤重大昏而謹夫婦之始也然天子諸侯有宗廟社稷之守不可爲逆女而出疆故必使三公上卿往逆於其國至於所館而後親往逆焉人君者風化之首也昏禮之不備無以正天下之夫婦矣逆者男之事也其禮不可以不厚歸者女之事也其待禮不可以不至禮不至而遂從之則不免於以說而動而陷於歸妹之凶紀以卿逆猶可言也逆者微而上書歸則內外兩失之矣春秋恒事不書而於內女夫人之歸逆一一詳之亦足以見有國者之所當重矣天子諸侯之昏禮不見於後故天子諸侯之親迎後世儒者率無定說如熊氏朋來言天子當親迎於侯國引文王以爲證殊不知文王親迎于渭蓋諸侯世子之事也豈得以言天子乎故天子諸侯之禮不可得而見矣若以義起之則孟子以親迎爲禮之輕而古之人君以宗廟社稷爲重其必無越竟親迎之禮明矣故程子劉質夫之說爲當

然程子以卿大夫而下皆不親迎則又忤於士昏禮詩國風之說蓋亦誤矣或曰然程劉氏之辨明矣而胡氏又從而主諸侯親迎之說何也曰胡氏蓋惑於公羊子不稱使之說求其傳而不得是以反程子之說而從之夫大夫來逆女而不稱使蓋昏禮自有主昏者故不得以君臣之例稱之而於公劉妄甘不稱天王之使也胡氏不察復取親迎之說以實之彼不知天子諸侯親迎之禮若果有之則周禮不應不載今自天子巡守會同諸侯朝覲外交之外無出疆迎女之禮其他不見親迎女家之證獨記有所謂見迎於所館故曰夫昏既至見而親迎今不詳禮之文而欲令天子之尊下屈侯國諸侯之重越竟而要使後世如任人間屋廬子之類媿笑先王之禮拘泥無權而不可執守豈非儒者講禮不明之過哉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杜氏註伯姬魯女裂繻齊逆者○穀梁傳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程氏傳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劉氏傳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氏作帛

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何氏曰春秋孔子遭害其說口相傳授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然有所失也○程氏傳闕文也當云紀侯莒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爲裂繻之字

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也公穀皆作伯胡氏傳九閱文有闕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焉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若亦有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賜葬或風土不稱天吳君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闕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紀不伯莒子盟于密甲戌己丑夏五郭公之類或曰本舊史因之而不能益也或曰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也闕之而慎言其餘可也必爲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莒之喪有常處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喪從君者也○程氏傳隱公夫人也薨上竪之聲諸侯國內稱之曰小君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胡氏傳卒則書葬以明順也前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君在而不書葬蓋婦人從夫故君生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今世后雖先崩必俟祔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歟

鄭人伐衛

陸氏纂例曰成公以前侵伐人者遠事難詳不必皆微者也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胡氏傳九兵伐潛師掩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逆道而

脫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踵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懼疆而能左右之曰以皆志其事實以明輕重內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詞爲君隱也 ○左氏傳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滑段之子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程氏傳諸侯舉兵而侵伐人春秋直書其事而書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於己則當引咎或自辯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興戰則以興戰者爲主處已絕亂之道也今鄭聲罪而伐衛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人擅興伐王法所不容也胡氏曰伐而服罪則不書戰此義推之一經皆可通矣

三年春王二月

程氏傳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首月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天時備則歲功至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己巳日有食之

杜氏註日行遲一歲一周二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泰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亦有頻交而食者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此食是二月朔也○穀梁傳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杜氏註見桓三年 ○公羊傳曰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孫氏曰凡言日食正朔也言日不言朔失其朔也言朔不言日失其日也不言日不言朔俱失也皆歷象錯亂太史職廢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故春秋詳而錄之以正其罪○劉氏傳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史之記失也非史之記失則日有食之不得其正也 ○程氏傳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何氏公羊傳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 ○胡氏傳曰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之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妻婦陵其夫或臣子弒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陰盛陽微之證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呂氏曰日有食之有常度不顧也以爲日者人君之象德有不至陰而侵陽則日爲之食遇災而懼日夜修省以塞天變則禍亂可息苟以爲常度而不顧則殃咎隨之矣七日至其應如響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左氏傳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劉氏權衡杜云欲諸侯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臣子必遇也非也王實以壬戌崩而赴以庚戌則天下皆謂直以庚戌崩也以史自當書庚戌聖人雖欲改正亦不可得豈故傳其僞者乎且於春秋何以見平王非庚戌崩乎○程氏傳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胡氏傳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竟以奔而脩服於國神供弔送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王者之喪安得以爲脩服於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岳或從征討之事越竟踰時不以爲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沒之義大非先王之制矣春秋之義矣○杜氏註不書葬魯不會○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王十有三崩葬皆書者五周告之崩魯會之葬也崩而不書葬者四周告之而魯不會也崩葬不見者三周不告魯不會也其一則在春秋之後也春秋之書葬皆我葬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氏作君

左氏傳君氏卒聲子也呂氏曰左氏以紀子帛爲裂繻以君氏爲聲子凡若此類皆傳寫之誤而左氏不知從而穿鑿妄爲之說吾知左氏之出其後聖人也遠學春秋者其可以爲據乎然則謂之尹氏者正也○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陸氏纂例臣无外交之礼分邳而來奔故書以識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常山劉氏曰尹子稱氏者起其世繼也節南山之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尹氏大師秉國之均煞則尹氏世秉周權以長亂階從來遠也其後尹氏立王子朝又以子朝奔楚皆書曰氏其終可監矣○程氏傳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爲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譏其世繼也胡氏傳或曰世卿非礼裘者革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凶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大權據位而莫除人主孤立而死助国之不亡幸不○劉氏傳曷爲取世卿古者褒外諸侯嗣褒內諸侯祿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程氏傳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劉氏傳嗣子定位於初喪則其曰未君何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胡氏傳天百官總已以听冢宰則是攝行軍国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於以譏天下之通喪而褻君臣之名分也○穀梁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

可知之詞也交譏之○程氏傳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遣武氏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天王之喪同軌畢至況侯甸來衛之國兄弟昭穆之親哉周之於魯固不當以往來之禮論也然惠公仲子之喪冢宰歸賵而王室之聘至勤武氏子之來求平王之葬不遣一介而往會隱公於君臣之大義廢缺如此固無以訓其臣子矣夫以諸侯之不臣如此而為政於王室者不能因心儆慮輔王修政以討之

顧乃遣使徵求賻體賻賵以取輕於天下此春秋所以直書而交譏之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氏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使公子馮出居於鄭○趙子曰春秋記諸侯卒以著代也不曰薨異內外也名之降於天子也○程氏傳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之當然諸侯之

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氏傳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程氏傳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將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則書之（劉氏敞何以書會盟之事告則書曰常事不書非常則書盟會於春秋常邑於王者之制則非常）杜氏註石門齊地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羊作繆後九以為誤者同）

左氏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伯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

外姻至○程氏傳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陸氏淳例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正褒諸侯皆合請王謚）從而書之以見非禮○胡氏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史其義則或存或削曷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諸侯於方岳之同盟其生誓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

其賊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公矢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也怠於禮弱其君而不會無其軍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諱其辱避其號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杜氏註杞國本陳留雍丘縣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穀梁傳言伐言取所惡也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伐取以彰其惡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先書伐國後言取邑者明其國之邑也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或是邑或是附庸我之附庸屬彼所力得之故曰取不當取也不是其爭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詞其有本是其邑及奪後却取得尚異其文謂其不能申明直詞請於王而正疆理但專自以兵爭奪不得正道故悉同詞言之○程氏傳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正法所當誅也胡氏傳取者以力得之名彰其伐人而據有其土故特書取以著其惡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陸氏釋文君父言弑積漸之名臣子云殺卑賤之意也

○左氏傳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畎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桀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州吁弑桓公而立○泰山孫氏曰易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斯聖人教人君御臣子防微杜漸之深戒也蓋以臣子之惡始於微而積於漸久而不已遂成乎篡弑之禍如履霜而至乎堅冰也若辯之不早則鮮不及矣○程氏傳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

人亦以然而葬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弒君者皆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絶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弒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弒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爲寇讎立義者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不可例拘也○胡氏傳使莊公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

伍定矣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弗從復使與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篡弒所由作也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矣故春秋書之以爲後世爲人君父者之戒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趙子曰前禮而會曰遇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穀梁者不期而會曰遇○何氏註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路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讓絶慢易也○陸氏纂例古者遇禮恐諸侯有邂逅相遇簡略而行故與會禮不同時雖非相遇而從省易以遇洪相見者故書曰遇之○左氏傳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而衛人來告亂戴公及宋公遇于清○常山劉氏曰王室衰微典制廢壞諸侯各逞其欲會盟紛然合此又簡易其事若道路相逢遇無國君之禮春秋所以致譏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杜氏註陳今陳國陳縣蔡今汝南上蔡縣○左氏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賦甾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不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襄陵許氏曰擊鼓之詩以爲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是以書衛人○程氏傳宋以公子馮在鄭與諸侯謀伐之也據諸侯以伐鄭固爲罪矣而衛弒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胡氏傳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然則鄭有弒逆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未嘗有如衛有弒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爲也

秋鄭伯使宛來歸祊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杜氏註暈魯大夫公子暈○左氏傳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暈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程氏傳宋虐用其民衛嘗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再序四國重言其暴胡氏傳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其惡禍四國合讐最狽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春秋誅討亂臣賊子之法嚴矣左氏以為再伐妄也暈不稱公子姦逆之人積其猾惡非一朝一夕諸之宜早隱公不能辯是以及禍○泰山孫氏曰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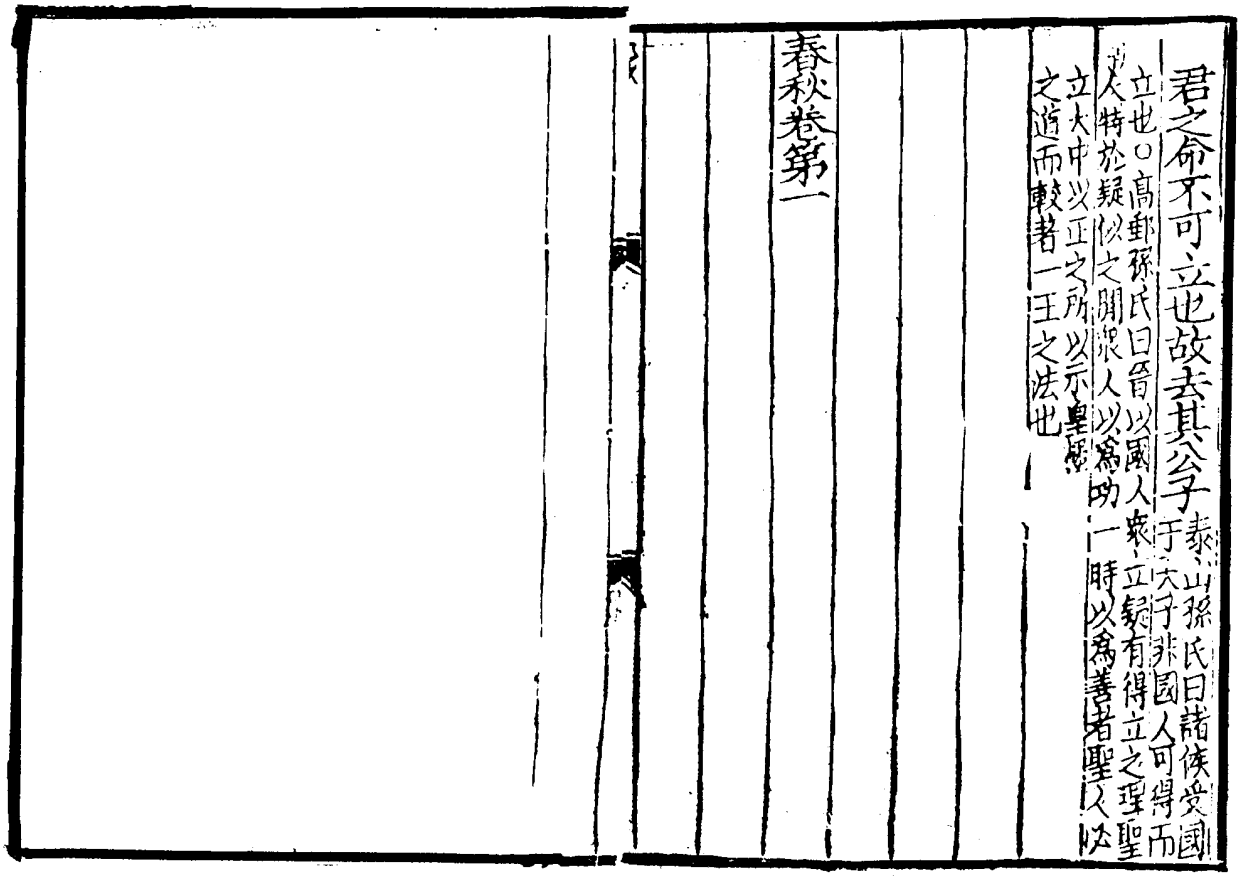
氏未命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杜氏註濮陳地水名○左氏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何氏註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程氏傳衛人衆詞也舉國殺之也○陸氏纂例凡作亂自立為君而國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者胡氏所以衆所共棄不君之也且明無所累也○胡氏傳其殺州吁石碏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子之義是矣于濮者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氏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有二月宣公即位○穀梁傳衛人者衆詞也立者不宜立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名分定則嫡無長亂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程氏傳書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亦孫不由天子先



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泰山孫氏曰諸侯受國于天子非國人可得而立也○高郵孫氏曰晉以國人衆立疑有得立之理聖人特於疑似之間垂人以為明一時以為善者聖人以立大中以正之所以示皇極之道而較者一王之法也

春秋卷第一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隱公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觀左氏作矢

公羊傳棠者何濿上之邑也杜氏註高平方輿縣有武擭公欲略地則非魯竟也釋例土地名棠在魯郡內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也○左氏傳公將如棠觀漁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

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遂地也○穀梁傳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鼈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程氏傳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泰山孫氏曰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諸侯無非事者則必有為也故禹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諸侯朝天子曰述職見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隱惠棄國政觀魚于棠可謂非事矣○許氏曰發政勤民服樂于德蓋公畏天之志荒矣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氏傳衛亂是以緩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泰山孫氏曰討賊則書葬○程氏傳稱桓公見國人私諡也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沒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沒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諡知忠孝者肯為乎○胡氏曰諡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失位而見弒何以為桓列爵惟五皆

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諡爾春秋於邦君之葬從其私諡而稱公所以罪不忠孝之臣子皆所以過人欲存天理天居正也

秋衛師入郕郕公羊作盛

公羊傳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其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杜氏註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左氏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程氏傳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先居

喪爲重乃與戎修怨入人之國責其失道也○胡氏傳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紀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弑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侵陳蔡及齊圍成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郛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公羊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景氏曰考落而成之

與宣王考宮同意桓未君則易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社氏註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手文妾之欲以爲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也○穀梁傳桓與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胡氏傳禮無二嫡蓋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故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皆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陸氏粲例曰凡改舊而遂以爲常者則曰初稅畝及六羽是也○孔氏正義廟初成設祭以安神祭則有樂故初獻六羽○高郵孫氏曰凡舞有干羽此不言干但言羽者婦人無武事但陳羽舞也○左氏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劉氏攽斷曰左氏云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若五等之君功於六佾無乃同之乎且所謂士者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樂舞之儀安得二佾而施之乎周禮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與鍾小祭祀者王服玄冕之祭也王服玄冕不舞士服玄冕反舞之乎且玄冕又非士所當服者以此推之則是衆仲之誤而隱公從之爲非禮無疑○公羊傳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

之爲僭柰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昉猶始也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程氏傳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群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佾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成子之過也○常山劉氏曰魯僭天子禮樂孔子每事書之以示天下之畔也

論衆仲言樂之宋當以劉氏之說爲正論聖人書初之旨當以公羊程氏之說爲正後世皆以六份爲尊之所當用者不考於周禮之過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杜氏註言邾主於故序鄭上胡氏曰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從禮之常也而會盟征伐以主者爲先因事之變也○趙氏曰凡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

會盟征伐必先主者胡氏之說當矣然以爲衛州吁告於宋事與此同則豈亦未深考其實哉州吁之辭曰君爲主惟其主於宋也邾人之辭曰敝邑爲道以主兵自居也豈可謂同哉會盟征伐之先主者正公羊所謂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垂隴之盟先宋公陳侯鄭伯後晉士穀伐許之役先鄭伯而後晉荀偃蓋春秋之際名分尚明故王人雖微而必列於諸侯之上霸主之卿亦不敢位諸侯之先春秋皆因其事實而書之爾若胡氏釋四國伐鄭之師齊衛圍戚之事左氏以後論減下陽之役皆謂聖筆以寓貶其主兵之人豈其然哉

螟

杜氏註蟲食苗心者○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程氏傳書螟皆爲災也國之大事故書胡氏傳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時去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經以爲大事而書之近世王安石乃稱爲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左氏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胡氏傳公將如棠觀漁者僖伯諫而不聽是之謂稱絲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鄭公喜善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杜氏註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宋人伐鄭圍長葛

杜氏註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左氏傳以報入鄭之役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邑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程氏傳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陸氏粲例既伐其國又圍其邑皆書之其事輕重等不可偏遺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左氏作渝劉氏曰蓋是字誤

杜氏註和而不盟曰平○高郵孫氏曰輸者納也鄭人請和來納其平泰山孫氏曰輸者來輸誠于我平四年翬會伐鄭之怨也○胡氏傳鄭人納成于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黨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

過于清七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爲黨與鄭有捷怨明矣

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詞

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爲鄭伯知其適有用閒

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

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取矣曷爲知其相

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

人伐宋得邾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

相結也諸侯修睦以奉王室所主者義苟以爲利則

爲人臣子者且將懷利以事其君父而大夫士庶人交

征於利不至爭奪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爲國者

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劉氏偉輸平猶致成也曷爲致成爲伐鄭故致也然則何致致於田也其曰來使人也其曰輸有挾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杜氏註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左氏傳始平于齊也

杜氏註春秋前與魯不平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四時具然後爲年何氏註歷一時無事則書其首月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書於若吳天歷第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是也有事不月若人逆正則天道定矣○程氏傳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杜氏註上有伐鄭圍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程氏傳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強取不可勝誅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何氏註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程氏傳伯姬爲紀夫人叔姬其媵也待年於家今始歸○高郵孫氏曰媵不當書而書者變例以見其賢也紀侯去國紀季以鄰入齊復存紀之宗社叔姬又歸于鄰以承紀之宗祀紀之國侵削殆盡其所存者宗祀而已而叔姬不以國之存亡易其慮惟宗社之是依聖人安得不賢之乎蘇氏曰書叔姬賢之也吳棫君無大夫賢季子而書吳子使札來聘亦猶是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薄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彼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獨可以廢賢乎

滕侯卒

杜氏註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左氏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卒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劉氏敞曰天下有道王巡守四方則諸侯各朝方岳以職貢述故一方諸侯共事方伯死則相率朝聘通焉赴告及焉苟異方殊州生不共事患不共憂則朝聘不相通赴告不相及左氏所云同盟則赴以名蓋緣此也言同盟赴以名非此同盟則相赴是也○陸氏纂例曰臣子正當創巨痛深之日豈忍稱君之名以赴列國禮固不爾且禮篇所錄亦曰寡君不祿而已凡皆同會盟知其名故於死時書之春秋諸侯卒不同盟會九五十二人九人不書名餘並書名○程氏傳不名史闕也趙子曰凡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問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知而紀也非此則否示詳慎也春秋唯有九人卒不書名檢尋事迹並無朝會聘盟之事所以不知其名耳是其明證

也○胡氏傳滕侯卒何以不書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佰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彊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踈益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侯其葬滕鄰竟也佰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我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

杜氏註中丘在琅琊臨沂縣東北○左氏傳書不時也泰山孫氏曰城邑宮室高下小大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廐作一門築一囿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此年夏城中丘桓五年夏城祝丘莊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定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之類是也時謂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非此不時也然得其時者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程氏傳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陸氏粹倒趙子曰以禮通好曰聘○左氏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常山劉氏曰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冦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先王制禮所以盡人之情諸侯之於鄰國壤地相接苟無禮以相與則何足以講好而修睦哉王室不綱典禮大壞無禮義之交而惟強弱之視或附大而結好或畏威而共命故小國則朝而不聘大國則聘而不朝故來朝於魯者非邾莒紀薛則郜杞曹滕皆小國也魯侯之如者惟齊晉楚三大國而聘於魯者則鄭皆宋衛陳鄭秦楚之邦

魯臣之所如者亦惟大國而或及於小國者矣○程氏傳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貴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桓齊侯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慶弒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趙子曰將命國之大事此識弟也○胡氏傳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師而稱兄弟

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仁心之於兄弟絕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

左氏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公距宋而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宋平故擢而伐邾以求宋○胡氏傳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義父則元年盟于虔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辭說以伐之爾○程氏傳擅興甲兵為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杜氏註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程氏傳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杜氏註楚丘衛地○左氏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且戒戎于楚丘以歸○程氏傳言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罪可知言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罪泰山孫氏曰書楚丘責衛不能拒難録以歸惡凡伯不能死位○胡氏曰周之秋宅敵國

至關却以告宗人爲薄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仞人積濟火師監燎其貴國之實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文則皆官正治事今凡伯奉王命以爲遇賓於館而戎將伐之以歸是黃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降丘緰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爲狄所滅則有由矣○許氏曰王室既卑戎索不臧於是責我陵山國而侮王室政刑不修之咎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杜氏註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左氏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犬丘即垂也○程氏傳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劉氏傳垂者何吾近邑也何以書接乎我也我未有接之者其曰接乎我何諸侯之遇乎我者雖無事焉必以禮交之道也鍼牽云乎芻米云乎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穀梁作邴

杜氏註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公羊傳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宛氏註穀梁傳曰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親昭之邑泰山有湯休之邑所以共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左氏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杜氏註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朝宿之邑故有周公廟鄭桓公宣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祊鄭以天子不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從本國所近恐魯以周公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爲魯祀周公廟也○胡氏傳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乎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地既輸矣未易許也○程氏傳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湯沐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守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始以祊歸魯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胡氏傳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守矣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

庚寅我入祊

公羊傳入者何難也○程氏傳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彊入之也○劉氏傳未有言我入者其曰我入何祊非我有也何言乎祊非我有王者制諸侯之地也有常鄭不得以與人魯不得以取諸人義陵許氏曰春秋褒貶義立辭者也非所以義立辭者也非所而有之則與物亂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胡氏傳古者死而不諡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者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然雖五伯彊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諡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也

諸侯生終則必稱嗣以赴故楚郟敖告喪而伍舉更其爲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爲長然則諸侯之名自其告先君之終則已紀錄於列國之史矣非特同盟朝會聘告之有諡也春秋於諸侯之卒悉以名書亦所以謹終辨實使邦君之名諡可考而不至於混淆爾豈特辨等之一端而已哉胡氏至謂春秋革周之制而欲諸侯以名赴此又求之過者也

辛亥宿男卒

穀梁傳宿微國也○呂氏曰其不名史失之聖人不得而益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虎牢

杜氏註虎牢周地○穀梁傳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之也諸侯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胡氏傳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諸侯信衆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盟詛盟詛繁而要約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僭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書參盟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故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由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未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譏盟詛以信待人而不疑也九此類蓋有不循周制者矣

八月葬蔡宣公

杜氏註三月而葬速○公羊傳辛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之

九月辛卯公及莒之盟于浮來公羊穀梁作包來

左氏傳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程氏傳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爲公留已與臣盟義非安也○陸

民微旨凡公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及齊高傒晉處父是也所以罪齊晉也此特書公者昔小國也非大夫所敢與公盟爾所以譏公之失禮且明非昔之罪也○劉氏傳非公之棄南鄙而下與大夫盟也

螟

程氏傳蟲災也民以食爲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氏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胙之土

而命之氏胙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以字諸侯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爲族或使即先人謚用族官有世功則以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皆棄之時君公命以字爲展氏無駭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爲氏○程氏傳未賜族稱名而已○啖氏曰魯卿既王命皆書卒隱公攝位不命大夫故未命之卿亦書卒明非怠慢也俠無駭赴也餘公不命之卿無書卒者責不尊王室胡氏通曰春秋尊君抑臣而寵遇大臣必以禮正大夫書卒者示恩禮又有終也其不卒者或正其分或討其罪也以命則或書或三禄則或四或倍非正大夫其禮狄矣柔弱約之不卒正其分者也○胡氏傳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爲大夫則

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姓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挾皆書名爾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族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禄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

著治亂之理明矣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劉氏傳爲字下大夫也天子之下大夫四命○何氏註古者諸侯順軌有德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穀梁傳聘諸侯非正也胡氏傳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閒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以聘諸侯爲卜正何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若是趨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始來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程氏傳

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此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其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胡氏傳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朔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求聘者七錫命者三賵葬者四則周於他邦亦薄矣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庶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

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得非以魯為周公之胄而欲親之與公不知尊王明義以正其

國而朝聘之禮不復行於王室於是諸侯視倣而王靈竭矣則豪而篡弒萌隱公之惡積不可揜如此乃欲修區區之小讓以成名後世或以賢君稱之何哉春秋詳王使之來魯以待讀者之自考而知隱公之罪不可勝誅蓋不特譏天子之失政而已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杜氏註三月今正月○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庚辰大雨雪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譴而日之也○公羊傳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亦甚也○程氏傳

時也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亦甚也○程氏傳陰陽運動有常無或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震電不時災也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劉向曰夏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肆為害也

挾卒公羊穀梁作俠

公羊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杜氏註挾魯大夫之未賜族者○穀梁傳俠者所俠也非大夫者隱不

爵大夫也不成為君也

夏城郎

杜氏註郎邑也高平方與縣有郎亭○左氏傳書不時也○胡氏傳城者衆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邑無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郈其後復隳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皆以夏則妨農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踰時又當分財用平板幹·餼廩適·基址·量度·有司量工

命日不道于素然後爲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
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許氏曰七年
城中丘而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皆譏公不務崇德
修政以戒蕭墻而念外人之有非乎時勤衆恃城守國
亦已末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公羊作邴

杜氏註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左氏傳宋公不王
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邾之役怨
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會
于防謀伐宋也○常山劉氏曰古之治時諸侯服天子
之命以守疆土以治民人其朝聘有時出入有度無非
禮者自王綱不振諸侯無法以自守大者則糾合其黨
以逞其欲中者附從不暇以救其亡故列國之會紛然
於天下聖人一以王法正之凡書會者皆譏也若夫彼
善於此惡有輕重則各存乎其事其意則直書其非王
事相會聚爾胡氏傳左氏稱宋公不王而謀伐宋則防與中丘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謂之王事可也始則私相會而爲謀于防中則私相盟而爲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潛爲利取二邑以歸諸己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氏傳會于中丘盟于鄧爲師期

夏單伯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言先會非公本期○程氏傳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罷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左氏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杜氏註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左氏例敵未陳曰○程氏傳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劉氏傳曷爲或言戰或不言戰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氏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寅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杜氏註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進兵以入郜防入而不有命曾取之○公羊傳一月而

再取甚之也○程氏傳取二邑而有之盜也胡氏曰內大惡其辭如小惡直書而不隱夫非其有而取之盜也豈不隱乎於取之中尚有甚焉者若滅公取鄆襄公取部昭公取鄆皆貪人之尤所謂共罪亦書曰取所謂猶有事焉者此故以常取例直書而不隱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左氏傳蔡人衛人殺人不書葬不成君也不書葬不成君也秋七月鄭伯入郟猶在郟宋人衛人入鄭○程氏傳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公救伐載鄭伯伐取之

杜氏註戴國也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左氏傳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程氏傳戴鄭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甚矣胡氏傳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纏伐取者其以戴莊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左氏傳討違王命也○程氏傳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胡氏傳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杜氏註薛魯國薛縣○劉氏傳其言朝何王者之制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趙子曰朝聘諸侯必有婚姻之好壇場之理故王者不絕其交焉春秋之代則多自於黨仇矣皆國之大事故君子志之○程氏傳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之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爲安乎○泰山孫氏曰周室不競干戈日尋以大陵小小國不得已而朝之齊晉宋衛未嘗朝魯而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也齊晉宋衛未嘗朝魯者齊晉彊也宋衛敵也滕薛邾杞奔走來朝而不暇者土地狹隘兵衆弱不能與魯抗也春秋之法諸侯非天子之事不得踰竟凡書朝云者皆惡之高鄭孫氏曰春秋一經外之朝天子者不見於經內之朝天子者二而已又皆在於王所而不在於京師如京師者一而已又因會伐秦而遂行由此觀之當朝之禮一施於彊國天子名存而已聖人因其實而書之以罪之也○劉氏傳其兼之何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朝者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不待有德而朝之雖不旅見亦非禮也意林曰隱公之志在已驕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

大來聘國人臣也皆不敢同日而參盟丙午盟晉丁未盟衛是也今一旦而朝兩國君不能識其非體也而受之則非獨驕也恣荒矣死不旋踵乎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左氏無五月時來公羊作祁來

杜氏註時來邾地潁陽縣東有鼨城○左氏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杜氏註許潁川許昌縣○程氏傳書及內爲主也非內爲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陸氏纂例曰凡魯與兩國盟及用兵而言及者乃是魯爲之主若諸侯大夫皆而盟及用兵悉是盟主所召故惟就之非魯起意故悉不言及惟僖四年及江人黃人伐陳是蔡所命以我及江黃同行耳非魯主之也又僖五年公及齊侯會王世子尊王世子齊不敢爲會主故不言會齊侯而言及也並變例也○蘇氏曰急曰及緩曰會○左氏傳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毀表取鄭伯之旗

表弧以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戍許西偏○泰山孫氏曰公二年之間與齊侯鄭伯伐宋取郜取防會時來入許連兵自恣以爲無道其惡甚矣○胡氏傳隱公即位十有一年矣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來賞賻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營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與甲兵爲宋而伐邾爲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防取郜入祊易許罪四也分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爲國以禮而自彊於善貴有鍾巫之及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施之後世設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呂氏曰公有蕭牆之憂近在目前劉氏意林曰隱公之所以弒也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竟禍反在內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趙子曰公必薨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菽之窺也危病邪之侵也若殺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幃不脩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攘散主之閨幃嚴飾之女子小人不尸重任賢良

受託鼎足交輔則篡弑之禍曷由而至哉○左氏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必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要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諧公子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齋于社圃館于寫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子沈子曰蓋卒也公薨不地故也葬我君桓公與宋公會于袲辛巳及宋公盟于侯地公羊傳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曰吾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欲以弑君之罪加寫氏而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高郵孫氏曰弑君不地不忍言也春秋之法外弑言弑內弑不地所以辨內外遠凶慝養忠孝也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劉氏傳君弑臣討賊猶親弑子復讎也讎不復則不葬不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所以明爲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也其義未終故不敢以遽葬也○胡氏傳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閒爰虞之衆著矣而曰使營菟要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辯之弗早辯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史必以實書而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張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春秋卷第二

延祐甲寅子教授委旺校正捐俸補完

桓公

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程氏傳桓公弑君而立不夫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西鄙孫氏曰元年書王者以爲弑君之賊力不能即誅二年誅之亦已晚矣然亦足以爲王誅也十年書王者政教之出不可一日無之十年無王則王道斷絶於天下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弑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於一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生當見誅於死下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杜氏注嗣子位定於初喪而踰年始改元者繼父業成父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于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公羊傳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即弑也先書宗之即位而後書弑之討也

服○胡氏傳桓公與聞乎故不書即位者其弑隱自立之罪深絶之也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不當立而未能白乎隱公攝立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或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固爲深絶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孔子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爲之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爲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也詐攝也攝讓單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成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古聖禪授而謂之讓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也其欲授桓所謂推所有以與人者也宰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又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絶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單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據惠公失禮而爲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立以爲夫人卅愛者子桓惠公欲以桓爲適嗣禮之所不得爲止禮不得爲而惠公繼其邪心而爲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其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爲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其罪加貶絕備書終始固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杜氏注垂大丘衛地○劉氏傳許田者何魯湯沐之邑也方伯時朝乎天子天子賜之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蓋非方伯也其謂之方伯何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許田之爲魯自周公始焉易之者我也使其辭若自鄭出然是亦爲之諱也此蓋邑也

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意林曰許田周公之邑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非方伯不得有湯沐之邑非周公不得世享其地○左氏傳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穀梁傳會者爲主焉爾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范氏注泰山非鄭境內從天王巡狩受命而祭○程氏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記及桓弑立故爲會而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鄭氏曰許田所以易祊也以桓爲未足而益之以璧爾○胡氏傳魯山東之國與祊爲鄰幾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其國而聖人乃以爲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則必至於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原杜篡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不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垂

杜氏注垂鄭地名○左氏傳結祊成也杜氏注公以垂立而修好于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程氏傳弑君之人凡民固不對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秋大水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爲災或害民禾稼敗民廬舍凡爲災則書○程氏傳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穀梁傳桓弑君北曰王何也正與弒之辜也程氏傳桓公納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弒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公羊傳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宋則不若與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盡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

繆公逐其二子焉與勃曰爾爲吾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與喪復曰先君之所以不與臣國而致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宗廟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喪此非先君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喪莊公馮弑與夷與夷自以爲不與先君之舉而不知馮之賢不及與夷非有推讓之誠心也遽之在鄭未嘗一日忘宋鄭之於宋未嘗一日不納馮與夷既立而與陳蔡興師于鄭者數矣是與夷爲宋之害而代鄭也馮安得不特鄭之援而欲得宋與會與夷爲帝故也莊公羊於隱三年傳耕甘公馮弑與夷是斷其心而言之耳及之者何累也曰弑臣曰殺常也孔父之死不以殺爲文而蒙曰及者所謂累者謂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荀息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柰何賢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而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即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左氏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叛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己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穀梁傳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先殺孔父閑也○纂例曰忠義見殺與君而死故言及以連之○程氏傳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劉氏傳春秋賢者不名孔父者所賢也則其名之何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權衡曰既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春秋於此謹禮之大節也○胡氏傳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於難勵命不渝公可以無愧矣故春秋著其節而賢之也凡亂臣賊子苟無君之心者必先剚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前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擅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奸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心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泰山孫氏曰滕子首朝弑逆之人其惡可知○胡氏傳

隱未年滕侯稱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
爲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
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
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
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
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爲惡而纂弑之禍止矣今桓
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
討又先鄭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
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
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
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
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
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
行交作仲尼有聖德而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
之伐蚩尤誅四凶殺防風殺管叔行天子之法於當年
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無天子之法於後
世其事雖殊其理一爾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爲
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
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聖王制朝事之禮固曰考禮正刑宣德以尊天子耳
滕侯黃朝隱公矣桓公弑之而篡其位今十二年
縱不能請於天子誅於同列聲其罪而討之以正君
臣息亂賊獨奈何先天下而朝事之乎春秋於桓公
之編正月不稱王宰臣來聘則名之穀邾來朝則名
之邾葛牟來朝則人之及死而錫命則卒不稱天蓋
修理三綱之書視瀆亂綱常之人惟恐王誅之不加
而深痛與之爲禮者敗德失刑也滕君黃朝爲得而
無貶滕自齊桓盟幽而後自貶其爵而列於子聖人
因其後日之自貶而於此貶之若曰滕之失爵自此
始也與吳楚把之貶稱子同意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杜氏注稷宋地○左氏傳曾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
華氏也督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
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劉氏
傳成之者何成之者平之也平之則曷爲不言平之保
人之賊私人之賂制人之上下謂之成亂則可謂之平

亂則不可（仲氏）宋已亂而其臣成有何中詰宋之亂諸侯皆得討之而有人心者亦莫不欲討也今陝四國未來此會則蠻尚有見討之懼而莫之白女督之惡以立公子焉而後諸侯莫之討又謂之曰成肯不宜哉○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治亂成不繫此一會也諸侯討之則有殺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雖豈虛加也前春秋雖為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于廟陳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胡氏傳按左氏為賂故言華氏也邾定公時有弒父者公矍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猶為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弒君之賊凡民罔不憝也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設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夫臣為君隱子為父隱禮也此其貝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書隱之不可求於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為有隱乎耳春秋刻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弒隱督弒殤般弒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懼作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誅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誅宋

災而不討弒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其是非也穀之會前有宋督弒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敗諸侯辭文然後見其罪矣纂例夫子制作本教示人故簡易其文昭著其義若能以尊卑見之則可不俟傳注而自通矣故言滅國則知滅者之罪見諸侯生名則知非後人君此類皆文勢常理何必立異乎又上言伐衛次言王人救衛下言衛侯溯入于衛則知逆王命上言成宋亂下言納鼎則知貪賂繳罪見正月丞又五月丞則知繫祀凡此類上下相應而見其理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杜氏注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郜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高郵孫氏曰鼎自宋得之然而謂之郜大鼎者郜之滅自郜也凡物皆有以名之若和氏之璧垂和之琴瑟之類是也公穀論郜鼎之名如弁無足取焉○穀梁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罪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程氏傳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會齊陳鄭皆介賂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立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也○左氏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

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黼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令德立違而賞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家之芸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

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胡氏紹興時政論曰三綱軍國政事之本三綱正則基於治以興三綱淪則習於亂以亡華督有不敬之惡四國會稽以成其亂受賂而歸天子不討方伯不正誠自以為利也不知百官象之有大不利焉未幾陳有五父之亂齊有無知之亂鄭有祭仲子儀突儀之亂魯有慶父之亂數十年間四國弒逆皆幾喪亡則以昧於履霜之戒不能辨之於早也春秋備書於策明三綱之重為後世監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紀侯來朝紀姜氏本杞

左氏傳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穀梁傳稱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殲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己即是事而朝之罪之也○程氏傳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或問紀侯朔公來朝何以不貶曰滕以始朝穀鄧以遠邾牟葛以衆特出三者以示法其餘則從同同蔡侯鄭伯會于鄧

杜氏注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孔氏云賈服以鄧都釋例以潁川鄧城蔡地其鄧國則南陽縣是也以鄧本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之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疑非國○左氏傳始懼楚也莊注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鄧婚姻近楚故懼而會謀○胡氏曾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嘗命將南征矣及厲王遷僭號稱王裹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之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喜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禮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雖楚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恤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彊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東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許氏曰蔡鄭之懼象在震之復矣震遂泥其何以光大

九月入杞

穀梁傳我入之也不稱主者內之卑也○程氏傳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其伐其○呂氏曰入杞微者也其事非詳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攻伐入人之國罪之大者聖人以爲無王也春秋所由作也

公及我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氏傳脩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及行飲至舍爵策勳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酌飲酒器也置爵則

書勳於策○高郵孫氏曰春秋書至書皆至其所出之事以地至者四而已此年公至自唐文十七年公至自穀定八年公至自乾侯十年公至自夾谷四要耳趙子以爲魯地則至以地此說是○穀梁傳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義也見襄二十九年○常山劉氏曰君行其致必書於法當然也古者諸侯朝會有常節出入有常期周衰下拔無法而妄行征伐會盟紛紛四出棄社稷委人民往往越月逾歲而後得反觀其所書而其亂自皆矣然必因其告廟而見於册書者則春秋可見而紀其不告者則史所不載春秋亦不得而書焉胡氏傳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一如事存故君行必告歸反必面而後入禮也出心告于反而告至亦事爾何以書或志其去國踰境之久也或○

舜卿會盟侵伐之處也或書其黨惡附惡之罪也○程氏傳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弑立皆與鄭厲陳會垂同爲不義之舉與我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危東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東狄或能知也

三年春王月公會齊侯于讙

穀梁無王傳見元年○程氏傳桓公弑君而享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不王也桓弑氏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爲周不班曆者非也王室有亂之亂謂惠襄而經皆書王然不變曆明今二年而諸侯之戮事甲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同馬不施殘孰之刑鄰國之大夫不問有沐浴之請曾之臣子義不戴天不面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曰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大王之失政而不王也○左氏傳會于讙成會于齊也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杜氏注讙齊邑今泰山嬴縣

及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杜氏注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劉氏炫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

連率命於天子正也諸侯自相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
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意
曰尚此之時齊侯自以爲小伯見於國語而狄人迫
逐黎侯繇之臣子亦以方伯連率之職責衛宣公故此
所謂背命者以方
伯之事自相命也

東遷以來王政不綱諸侯放恣賢伯之思自泰莒之
作已可見矣隱公而降中國縗焉荊楚僭橫莫有任
中國之事者獨齊衛爲列國之望欲私天下之讎於
已遂起而圖之西周方伯討命於天子今欲專之事
出創見必求勢力之均相讓相先布之天下耳目而

不以爲異然後彊者乃敢專之故莆之會命正書王
非命伯而專征之權與春秋譏書之志王命不行列
國授霸從此階也下逮戰國諸侯欲稱王則齊魏會
于甄澤以相王秦昭王欲稱帝則使人致東帝於齊
僭竊父私百准一揆故知晉命若春秋譏霸政擅命
之始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成（紀已見二年公穀此作合
不此年左氏翻譯如作郑）

左氏傳杞求成也○程氏傳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
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襄陵許氏曰諸大國服小
國者得意也二公不無王而後亂人得意如此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杜氏云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
日出與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在
日外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半餘有中食者
相近密故月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近間亂也然
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
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程氏傳既盡爲異大也○胡
氏曰先儒以爲荊楚僭號鄭伯王師之應（何休
說）

公子翬如齊逆女

程氏傳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
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爲稱翬雖曾翬宮而行亦

無嫌也○泰山孫氏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子
之言豈徒然哉蓋傷周室陵遲婚姻失道無禮文輔佐
君子致關雎后妃之德以化天下也是時文姜亂宮讎
姬惑晉南子傾衛夏姬喪陳天下化之滔滔皆是不可
悉舉也故自隱而下夫人內文出薨之迹皆詳而錄之
以懲以戒爲萬世法夫大婦姊風教一於人倫之本也
可不重乎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杜氏注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公羊傳諸

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
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姜氏○左氏傳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
之以禮於朝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
卿送之於大子則諸卿相行公不自送於小國上大夫
送之○穀梁傳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
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愼
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愼從爾父母之言送女
踰竟非禮也○程氏傳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
禮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程氏傳言于廟也○公羊傳疆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
○泰山孫氏曰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謹也公受姜
氏于謹不以謹至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謹也故曰夫人
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胡氏傳古者昏禮必親迎則
授受之義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竟
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矣為齊侯來乃逆之于謹
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
至者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微貶之刺非
矣潘氏叔嫌明微制淫未萌不可不謹也要夫
人國之大事故詳之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致夫人也○程氏傳稱弟義見隱七年

有年

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也○程氏傳書有年紀異也
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弒君而立逆天理亂人
倫天地之氣為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
故書其異宣公殺幽君者所以其惡者則故大有年則
書之○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久而書有年
大有年者二而已其一即宣公是也桓宣大惡是行何
道而有年乎書有者不宜有也○胡氏傳舊史不記聖人
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熟年所有務農重穀閔
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
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者緣此二公
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

故以爲異特存月然則天道亦僞乎桓喜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何人理不善信矣此一事也存不修非以爲廢祥若子修之則爲變異故史文如書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公羊傳此其曰有年何謹有年也何以書待有年也○何氏注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饑歲人民特去國殺無日矣五穀皆有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爲國大危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何氏注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虛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不忘其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冬曰狩諸侯爲主爲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啖氏曰苟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爲之則書以示譏也○趙氏曰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異春以闕武擇材故以蒐種艾以爲苗除害故以苗爲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故以獮爲義冬則因守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爲目左氏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周禮爾雅並同此義○杜氏注周之春夏之冬也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孔氏曰狩之地須有常名古者民多地廣擇山澤險不等之地爲之若鄰境國界具聞是諸國之常處遊其常則犯害民necessary故書地以譏之書狩之常也大野澤名在山陽鉅野縣東北

四年狩于大野經不書大野明此狩常地也不書耳由此言則狩于郎蒐于紅及昌閭比浦皆非地也○公羊傳曷爲重言狩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程氏傳公出動衆皆當書于經此也○劉氏敞林狩非其地黷而書之此春秋譏而後王德全矣○胡氏傳違其常所以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狩聞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族首感知而相告其可不謹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劉氏傳宰者何官也天子之冢宰也通乎天下渠伯者何爵也糾者何名也天子大夫不名其曰宰渠伯糾何爵譏爾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又不受命

王弗能討糾爲冢宰而親聘之是崇亂也程氏曰看秋於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正之嚴重也宰天下者莫名乎糾獨名之以此見責之最備也周公作周禮冢宰之職固賞善誅惡進賢退不肖而胡氏傳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罪也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殛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據賞刑之柄以御下者王也論賞刑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部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爲亂首承命以聘篡弒之賊乎故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又曰王弗能討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而獨書宰糾兼稱爵何也如桓者豈初得政惜未受封而糾以訪讓入相或既册而已封者乎蓋初命卿必擇列侯爲之後用公孫敖因拒得封語從故事

其位也位之重則責往矣嬖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經所輕重紛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程氏傳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名紀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五年春正月甲戌

陸氏曰甲戌下脫也

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傳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趙氏曰外相如不書凡書皆譏也冏公○程氏傳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劉氏侍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疾之也曷為疾之齊侯鄭伯將襲紀以朝往焉紀人知之卬後以朝及如者朝辭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彊不朝乎弱不王其為詐以圖人之國使若誠朝然疾之也

曹林曰春秋惡其懷不義之心雖卒不能害而疾之與襲侵人之國無異此聖人誅意之辭也故云其實惟於志莫邪為下矣○胡氏曰外相如而書者紀人主會故來告其事來承告故僖書于策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父老子代從政也左氏傳仍叔之子弱也○程氏傳古之授任擇其才德故士無世官周采官人以世故雖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而使其子代行也○胡氏傳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皆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公族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士世有自野耕釣渭濱居朝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傅說賢後相

大成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納士不以人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拜官劉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道逝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華門老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有以侵陵國家傾覆踵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拘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泰山孫氏曰祝丘魯地○杜氏曰齊鄭將襲紀故○范氏曰譏公不修德政恃城以安民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陸氏微旨曰三國之君不行而使微者從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公羊傳從王正也○啖氏曰不言會及臣從君之辭常山劉氏曰周衰諸侯皆叛莫有尊于而從命者惟此年王以蔡衛陳人伐鄭而聖人書已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所以明君臣之大義君行而臣從之正也或曰蔡衛陳皆稱人微者乎曰雖使卿士尚不命於天子者皆從王則亦不得以名舉以尊厭卑亦云宜矣○左氏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潰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程氏傳王師於諸侯不言

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敗其從王追之失也○胡氏傳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尊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爲無罪曰挾公弒君而自立宋督弒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則其罪可也何爲憤怒自將以攻之哉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我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劉氏傳曷爲或言雩或言旱或旱而雩或旱而不雩旱而雩禮也旱而不雩非禮也雩而雨則言雩雩而不雨則不言雩○泰山孫氏曰雩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常祀也故經無六月雩者建午至建申之月失其常則書左氏傳凡祀龍見而雩○杜若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故祭天遠爲百穀祈雨謂之大者雩于上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于山川百神魯諸侯也雩于山川百神禮也雩于上帝非禮也噫是時周室既微王綱既絕禮樂崩壞諸侯之僭者多矣舉于魯則諸侯之僭從可知之矣然春秋魯史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録之以著其僭天子之惡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此年秋大雩六年八月壬午大閱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

牲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之類是也嗚呼其旨微矣○程氏傳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胡氏傳魯諸侯而郊禘大事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可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世命之文是也

○劉氏意林曰爲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天子禮樂祀上帝禘文王吾未知其然成王者周之盛王也其亦謹於禮矣禮之有天子諸侯之別自伏犧以來未之有改成王其惑歟然則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

螽

杜氏注螽蚣蝑之屬疏云陸機云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似蝗而小腹黑其股能跳踉五月相切作聲○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程氏傳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左氏傳淖于公亡曾侯其國危遂不復杜氏注淖于州國所都城陽淖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孔氏曰稱公者或嘗爲三公之位若虢公之屬也○杜氏注曹國今濟陰定陶縣○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是來是也將有其來不得不錄其本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左氏傳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來復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公穀作郰

左氏傳會于成紀來謀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杜氏注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傳大閱簡車馬也孔氏曰狩于郎狩于禚皆書公主爲遊戲田獵從禽故斥公以譏其由私欲勞民也大蒐大閱國之大事它有所獵非以公私欲而行故不書○泰山孫氏曰八月不時也大閱非禮也大閱仲冬簡車馬八月不時可知也大閱大蒐謂天子曰胡氏曰以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胡氏傳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害農失政甚矣

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程氏傳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襄陵許氏曰桓法問鄭國紀之謀周伐鄭之事是以簡賦守關武備蓋其謀國知此而已觀其用衆之不時知其志不在民矣

蔡人殺陳佗

左氏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陸氏曰佗雖逾年本其弒之賊故不成之為君與無知同○程氏傳佗弒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陸氏微旨曰凡聞於師曰臣弒君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陳佗弒太子之賊也蔡雖他國以義殺之亦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胡氏傳不成佗之為君以賊討之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弒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弒君而齊侯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弒君公羊貴見殺則書公羊般弒父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凡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蔡弒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父為惡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九月子卯子同生

左氏傳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閒名於申繻命之曰同○杜氏注同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程氏傳冢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胡氏傳適冢始生即書子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啓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貴於得人與子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常山劉氏曰立嫡三代之達禮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猶遺腹朝奏而天下不亂由此道也周衰名分不明而民志不定是以上惟私愛之徇下有長亂之階其源非一日矣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國家之大本而防後世之僭亂

也予同桓公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然則亂嫡奪正之事何緣而生春秋之時魯有桓公之禍王室有子朝之亂諸侯之國如此不可勝紀苟知聖人之志大法一定豈至是乎春秋大居正所以為萬世法可不戒哉○胡氏通自寤生子同生公羊壽喜有正伊川謂適冢之生國之大事故書然則出善之子不書其生何也答曰記子同生明與子法也莊左氏載舉子同之禮以太子之禮出葬于此策名分一定則自然生至于受册為世子其物采等衰固殊絕矣配遠奪正之事無所從起此春秋立子之法也文公不知此義故子赤見殺出姜歸魯其生不見于經蓋仍尼削之耳董氏所謂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賤而不知正謂是矣趙忽衛朔賜出奔宋桓晉申生見殺王猛兄弟之以子大臣皆其君父不知此義以蒙首惡之名不亦悲乎○劉氏傳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天下無生而貴者誉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冬紀侯來朝

左氏傳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魯公告不能○程氏傳紀侯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結於諸侯和輯其民人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也○胡氏傳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魯主齊至於喪元鄭伯逃櫟主厲終以亡皆見矣魯桓弑君之賊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

春秋卷第四　　張洽集傳

桓公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氏注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議盡物故書○程氏傳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胡氏曰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殺易稱王用三驅失前禽不忍盡物之意推此心以及物故至於鳥獸草木裕焉咸丘澤藪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杜氏注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劉氏傳此同時其特言之何同時而特言之者特見之者也杜氏云子繻繼朝各自行朝禮○泰山孫氏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者也桓大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穀伯綏鄧侯吾離不能致討及交聘而來朝故生而名之也胡氏曰鄧侯相繼朝特貶而書名與失地咸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劇亂也幾希○程氏傳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曰然則邾人莒人來朝何以書秋冬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善義也胡氏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王者繼天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王者繼天則有刑賞以勸善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獨於四年七年闕焉者大司馬賦殺其親則正之故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而立猶有望也及家父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去秋冬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田恒弑君夫子沐浴而請討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而立猶有望也及穀鄧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無可望者矣故七年去秋冬以見諸侯不復能修其職也其見之行事不可深切著明乎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杜氏注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為下五月復烝見濮也胡氏傳殺大司馬烝以仲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嘗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烝狩承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統魯事也○陸氏纂例曰周雖以建子為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春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即夏之孟月也

○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高郵孫氏曰不書祭之名而謂之有事若宣八年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失禮者猶繹也祭無譏焉書祭名者罪在祭也已卯烝于孔烝之類是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杜氏注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孔氏曰此年及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

十五歲而詩節南山乃家父刺幽王古人字或累世同之裘漢序曰仍叔美宣王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稱孟智氏世稱伯也○程氏傳曾桓公弑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胡氏傳下聘弑逆之文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家宰矣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重也實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皐陶賡歌以元首股肱為喻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屬仲子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聘桓公錫桓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策叔家父之使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止矣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程氏傳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甚矣○胡氏傳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呂氏曰不書名微者也其事不可得而詳也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為無王也

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程氏傳隻酉之異也○未霜而雪書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傳遂繼事之詞也○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何氏注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為媒可則因用魯往逆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天下之母逆后書○穀梁傳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杜氏注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姓也○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劉氏傳自歸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不敢處也不敢處恭也意林曰逆也稱王后歸也稱季姜此言禮之上下取天王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見宗廟也未覲君子也未觀群臣也則不敢以居其位其詞順以聽此正直之道

王化之本也○左氏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胡氏適台于京師過我則書來告則書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食亦反

左氏傳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

范氏曰大子不合朝聘行公事故稱朝也○意林曰古者為人子三賜不及車馬立不中門坐不主奧享食不為弟終祀不為尸不乘父之車衣其衣所以示民有尊也如之何其以諸侯朝哉此後世之所以多子弒

也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已止也已曹伯使朝之命則父與魯皆先歸是肯與子○常山劉氏曰九年冬射姑來朝十年正月曹伯終生卒然則九年冬曹伯固已有疾而使世子來朝是危道也大位豈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病而世子出豈不危哉使世子來朝曹伯之非也從曹伯之命以來世子之非也交譏之

春秋多從同同之例射姑之朝魯桓嘗以滕子穀綏鄧吾離之例推之而知其父子之悖人倫忘大討也

十年春王正月

泰山孫氏曰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道滅矣○胡氏傳桓無王今復書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友傳論逐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杜氏注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貳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穀梁傳弗內詞也劉氏傳不者正詞也弗者違詞也○范氏曰過會者衛魯至桃而衛不豫故書弗遇以弒耳○趙氏曰書弗遇者罪衛侯之無信○呂氏曰公與衛侯為會而衛侯弗至其無信可知春秋之世專計利害不顧義理如此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

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程氏傳來戰于郎三國為主常劉氏曰春秋之中諸侯加兵於魯者為不少矣而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于文則彼曲我直其義坦然我則有詞彼及恃通從以興戎故特曰來戰以甚彼之惡也○劉氏意林戰者仁人之所惡也有不得已而應者矣未有得已而先之者也○劉氏傳戰言師敗績者敗在內也何以不言耶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氏傳齊衛鄭來盟于惡曹○胡氏傳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魯不志於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為郎之戰文結怨固嘗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左氏傳夏鄭莊公卒○胡氏傳鄭莊公忘殺其弟使綢繆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厲莽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璽突之際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左氏傳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不可若也弗從夏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鄭

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之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劉氏傳易為或稱人以執或稱侯以執稱侯以執者伯討也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孫山孫氏曰宋公執人權臣廢嫡立庶以脅于鄭故奪其爵殺祭仲存突天子命大夫也○穀梁傳曰突賤之也○程氏傳突不稱公子不可以

有國也○胡氏傳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之不當立也○穀梁傳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范氏注傳例曰歸爲善此傳曰歸易辭也然則歸有二義不皆善矣突篡兄之位制命權在上則歸無善○劉氏傳其曰突歸于鄭何病祭仲也祭仲之爲人臣也處則不能守出則不能權貪生而好勢廢正以立亂曰突歸于鄭者見突之挈乎祭仲者也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歸易也入者逆辭也有難辭焉非所逆而書入難也突之易見祭仲之挈也交惡之意林曰鄭突內因強臣之力曹赤外援彊伐之衆以奪其嫡而禍其宗皆有不仁之心故黜之才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不明專治赤則彊不見故挈其上而易其下其罪一施之所以起禍本禁首惡也○胡氏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大夫而稱字非貶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爲諸侯相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也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守其位貴賤之分一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知其當祭仲昭公詖其變唯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鄭忽出奔衛

程氏傳忽國民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稱爵○劉氏傳此鄭子也何以名貶爲賤忽不子也忽不子者何遠君子近小人不與賢者圖事權臣擅命故子亡位亂鄭者忽失爲子之道也胡氏傳或曰詩人刺忽之不留於齊盧氏疑乎曰此獨予鄭忽言也如忽之爲人無大援國之援乎曰此獨予鄭忽言也如忽之爲人無大援則不能立國若夫上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莊遏之權在我矣鄭自五世親之後益以段削地日子亟相爲亂鄭莊以賢習慣乎衆能固亦恃大國之助然則仲見脅忽出奔蔡其取絀爾春秋之法如此然人自醜於義者

公羊傳录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杜氏注录猶大○夫未賜族者
杜氏注蔡以祭大夫叔者也穀氏曰叔蔡大夫之未賜族者也慕創趙子曰凡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言特者明更有公侯則不兼大夫也言公侯者可以會子男也○胡氏傳曰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贅也曰屢盟而卒長亂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
杜氏注夫鍾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杜氏注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公穀並作紀曲池公羊作郎蚳
杜氏注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左氏傳曰盟于曲池平杞莒也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杜氏注燕人南燕大夫高郵孫氏曰北燕伯欵出奔齊又傳北燕則燕有二燕矣言也燕則亦有南燕也杜氏於此解燕人為南燕大夫蓋北燕畏於山戎自莊公二十八年桓公伐山戎之後始為強國聞路衝通中國是於此穀丘之盟燕頗得以為山戎所隔未能自通則杜氏以燕為南北是也○穀丘宋地○左氏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杜氏云即穀丘也未以屬公立故多責路於鄭鄭人不與故不平

八月壬戌陳侯躍卒

杜氏注厲公也不書葬卒不會

公會宋公于虛公羊作郯
杜氏注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杜氏注龜宋地○左氏傳宋成公可知也故又會于虛

冬又會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氏傳見下文○杜氏注武父鄭地○呂氏曰此事書盟會之數如此諸侯無王放恣自若多事是盟民不堪命如此之極也聖人傷之以為世戒後之君子有意於善苟其知懼始守約愛民為急以合聖人之意乎襄陵許氏曰干沙敗烟伯統未興諸侯日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宋華之亂此桓十一年以來見盟會之亂也是以君子不得已於斯民而以禮樂征伐寓乎其間文故伯統興起無復此亂諸侯有所一矣

丙戌衛侯晉卒

泰山孫氏曰再言丙戌文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氏傳宋公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以伐宋戰于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蘇氏傳宋多事賂於鄭公三爲會而平之宋公不可故與鄭師伐宋伐而言戰伐而又戰也不言及宋人戰何也以國地則及宋人戰可知

○胡氏傳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言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宋人之罪固可伐矣然取路以立哲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宋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孔氏曰此既書伐又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魯聲其罪命伐之彼不服能反與我戰所以深責之也

愚按胡氏之言信矣孔氏之釋亦不可以不考也此其書戰于宋者蓋適爲上兩皆有罪之詞使春秋而直罪魯則無書從宋人戰于宋直罪宋則書法又必有變於此者不欲見二國無以相尚故以戰于宋書然此役則宋公鄭子而厚責其賂數從魯盟會而隨壞其成其所以致兵則宋公之罪爲多故曰書及鄭師伐宋以魯鄭之有辭焉

劉氏敞曰及之公也戰者爲或言公或不言公戰而勝則言公言敗戰而不勝則不言公不言敗戰而敵則言公而不言敗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杜氏注衛宣公不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胡氏曰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爲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爲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趙子曰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常山劉氏曰會者以爲主主在紀侯也○穀梁傳其不地於紀也○趙氏匡曰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蓋齊與二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

○胡氏傳齊爲無王特強凌弱此以紀主是戰何也彼爲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論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衡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然

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同力度德動則相時小國雖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今紀之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弒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矣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

劉氏傳葬自內錄也君子然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忘親胡氏曰既與衛人戰局為葬宣公怒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穀梁傳無冰時燠也何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冰堅無冰者溫也○胡氏傳鄐風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藏之周用之備亦理天地陰陽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災若此

察於四時異暑之變詳矣

夏五

泰山孫氏曰孔子作春秋筆削損益以成大法豈其自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夏五無月者後人傳之脫漏耳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穀梁傳來盟前定也程氏曰使來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趙子曰盟彼欲之也欲之故來此與外為志同義不書其誰敵者也不書內盟者位敵無讓嫌簡辭也若書內盟者又須書來者則詞煩也○蘇氏曰凡外大夫來盟于書內大夫泣盟於他國皆貶其君也

愚按既書來盟則或君或大夫與之盟皆不可得而詳此年鄭語以為敵者與盟可也僖公豈能使大夫與高子盟哉春秋書來盟者所以紀其要言以為信耳其或敵或卑結黨詭隨事而見得失焉敵與不敵春秋既不以文明之不足深辨也

左氏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子人即弭語也其後為子人氏○胡氏傳春秋之凡弟例以卑而書名者棄其有罪惡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胡氏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爲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爲常事而不書亟敝之意深矣抑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患務爲毀之後先難謬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亥耜土木困民力以自表者異矣

乙亥嘗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穀梁傳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用火熯之餘以祭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稱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曾而改之三宮三宮來而藏之御廩乃嘗以有粢旬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壬申乙亥相去四日○泰山孫氏曰嘗秋祭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其言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者以不時與災之餘而嘗此粗之不粢其矣胡氏曰禮以明爲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爲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胡氏曰師而曰以能用之以行己意也宋慫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從齊人之侵己故以楚師伐齊蔡從楚之拘己故以其子伐楚蔡弱於其黨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不以謂本非所制今得以之也刺四國使宋得用其師輕民也○胡氏傳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怨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左氏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楚鬬御疆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廐門之椽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公羊傳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左氏曰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幣讓而無幣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胡氏傳道使歸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賦所入足以充賞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甚不可況車服乎經文求賻求金求車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惟恐不足未

至於篡弒奪攘則不獻矣 胡氏曰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常山劉氏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下而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而無敢不供不至於來求也世亂反此書者交譏之求車與求賻求金義同蓋命使以須之耳而特書曰求所以見王室之微者諸侯之罪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何氏注桓王也 襄陵許氏曰桓紹文勝之舉不反其篡而欲詭譎以欺天下諸侯弗聽則以兵從之至於侵敗不暇仰王之威盡喪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桓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氏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卫諸周氏之汪夏厲公出奔蔡○公羊傳突何以名絕正也○陸氏曰淳聞於師曰祭仲逐君其惡大矣沒而不書其義何也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也 杜氏曰突既篡立權不可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之計故以自奔爲文罪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氏傳六月乙亥昭公入○程氏傳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 蘇氏曰忽嘗爲君矣其出也繼鄭忽其復歸也稱世子何也於其出言其不能君也於其復歸言其所以得万國者惟世子也舍是無足以歸者矣○劉氏意林曰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得稱子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以謂忽雖失道固君之世子矣若倒庶因亂得逐而奪之則天下衰臣賊子之志也○劉氏敞曰爲其名予之繼世深惡亂臣賊子之意也

或言復歸或不言復歸復歸有正道有諸侯之歸有大夫之歸諸侯歸可言復大夫歸不可言復諸侯何以可言復大夫何以不可言復諸侯世國故可以復大夫不世官故不可以復諸侯之言復者位絕矣復不可也諸侯位未絕歸而不言復已絕者也大夫位已絕入而不言復未絕者也忽之爲可復奈何忽正也 意林曰復歸有君臣之異言固不可棄奈其國之意也以其不世也故可言復而不言復者棄其竊取之意也○高郵孫氏曰忽雖未善比之不善有甚於此者不得不少准以見彼之惡也忽之繼禰世子復歸非以其總而見許也蓋亦突之不正爾

許叔入于許

杜氏注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

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肯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范氏注許國之貴莫過許叔之宜立又無與也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歸同之惡入○啖氏曰字之善與復也言入志非其正也○常山劉氏曰許叔蓋因鄭亂以竊入于許也許先王之建國叔不能申上義于天王或求直于大國以及厥邦復先君之宗廟社稷乃竊入焉則許叔之罪亦可見矣因亂竊入故難胡氏曰入難者難辭也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傳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杜氏注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今在梁國寧陵縣東北○公羊傳曷為以稱人惡狄之也○胡氏傳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桓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杜氏注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左氏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申甄宇對楚子麥曰鄭莊公城櫟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曲是亂之則吾於國未大必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立公折屋大不踰君所知也

子豐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厲子昭公弟莊十四年傳殺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襄陵許氏曰此詩所謂公子五爭兵革不息者也鄭亂如此春秋弗忘忘突入櫟而已語曰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言邑國之大也忽失其政不能制鄭突使析鄭而居之以生民心此亂根也故君子略夫枝葉使世謹夫亂之所生胡氏曰夫制邑之死號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成也今又城櫟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備有蒲戚而出獻公是有陳蔡不葬而版築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則而不書者君臣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然以明君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杜氏注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左氏傳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胡氏傳昭公之與突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國復歸于鄭曰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才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曰以盛彊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彊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

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傳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杜氏注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呂氏曰會于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誼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彊弱自前利害爲先後不復用周班也春秋因事紀實以見當時之亂無復禮文也胡氏傳王制諸侯之爵改其先後位以等邦國卿大夫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僭制既久伯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彊弱相上下蔡皆先衛今序陳下考先儒以爲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畏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

○程氏傳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屢伐鄭也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嘗伐之既出也又求謝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又突已出而公與宋伐鄭向也相戾之深今也相用之固豈無意而然哉春秋之世弑逆公行固有自而然蓋以正繼正禮之常也諸侯無所求以亂易鬼國之釁也諸侯有所苟故利其亂而幸其危貪其賄則濟其邪聖人觀其聚散而求其情書其向背以見其故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程氏傳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孫氏曰助篡奪正論罷而返

冬城向

啖氏曰按下有十一月縱是同月亦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宣姜與公子朔構伋子公使諸齊侯盜待諸宿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追而殺之

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杜氏曰朔譖構取國故不言二子追而殺之也○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篡爲絕之辭也子之子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戌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杜氏注黃齊地○左氏傳平齊紀且謀伐魯也○任氏曰公十三年會紀侯盟齊師以益其怒今又盟之豈足以釋前憾乎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左氏經作公會公穀並作公及

杜氏注趡魯地○左氏傳尋蔑之盟也蔑盟在隱元年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不書夏闕文

杜氏注奚魯地○左氏傳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謁焉○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何氏注蔡侯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又歸奔喪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劉氏傳蔡季者蔡侯之弟也何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去也以道其反也以禮公子不去國何賢乎季之去權也季者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偪者也其言自陳何陳有力焉爾慈林曰蔡季之去其國與秦伯之弟鍼無以異鍼以富懼誅季以賢見疑俱不安其身而季爲顯矣晉大子申生知必不免而終不去以稱其父之欲衛公子伋知必見殺而終不忍逃以遂其弟之求行非不難也而春秋不貴是皆不明於權者也明於權者莫如法舜舜之事瞽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曰烝烝乂不格姦使申生衛伋瀕見輕重之分因負罪引慝超然遠舉必無陷其父兄於不義之名豈不益賢乎

癸巳葬蔡桓侯

陸氏纂例曰按史記世本左氏蔡之諸君皆謚爲侯經則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唯蔡桓稱侯蓋告王請謚故特書之明得禮也啖氏曰其稱侯蓋蔡季之賢請謚於王也此言凡諸侯請謚於王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國史因而從之故西周諸侯紀傳皆因本爵春秋諸侯則皆稱公夫子因而書之以明其不請命於王也○劉氏傳葬者稱公此其稱爵何稱爵者禮也稱公非禮也稱爵何以禮稱公何以非禮稱爵者誄之于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誄之于天子者也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崩誄於郊諸侯薨誄於王大夫卒誄於君慈林曰諸侯之國亦多矣莫有能正死生之禮者桓侯之賢又未有聞於春秋吾以此者之蔡季請之可知矣人亦有多愛其君者矣莫能愛君以禮而蔡季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胡氏傳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七入之爾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寢華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然則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爲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爲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爲禮哉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爲臣從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爲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從于盟葬皆

卿公志其失禮之實欲以正其終也非王制之義大矣

及宋人衛人伐鄭

左氏傳宋志也（杜氏注鄭宋爭強會從宋志背離之盟）○襄陵許氏曰正月與齊爲黃之盟五月戰焉三月復相爲讐之盟言八月伐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不終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不書官失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范氏注此年書王正以王法終治桓之事○胡氏傳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滅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會葬魯之親以正國體書請會而傳曰會于子卯以定公位曹伯負芻卒于師不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有罪則君討請會矣乃子爲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所不得赦也又據桓十六年天王崩至是歷君嗣位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忘弑君不容於天地之間臣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杜氏注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曾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左氏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蘇氏傳公實與姜氏行其不言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夫人不會也）○劉氏傳何以不言及夫人仇也猶曰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胡氏傳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爲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以曰天夫婦婦而家道正乾者天道也以乘御爲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爲事夫不夫則婦不婦矣（高閌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系其稱之所以始以仇言之以而顯忍而晦之意也公子遂奉勝行父如齊則以起子赤之弑奉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則以起陪臣執國命之禍事之始構而文已變矣此亦春秋慮患於微除禍於早之精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氏傳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公羊傳夫人譖公于齊侯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車乘而搚幹而殺之）魯人

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悉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杜氏注不言戕諱之也○胡氏傳書君弒而襲者則以不地見其弒公書桓公薨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邾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介明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石氏曰公內不能正室外取禍於齊其致痛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乙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雖在外也雖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何氏注時齊彊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雖而不復乃書之殺隱傳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胡氏曰夫桓公之雖在齊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趙子曰葬稱我君舉其諡也將葬乃作謚若只言桓公則恐涉他國君故明言我君以舉其新加之諡也臣子之敬詞也若不然則詞不順敬也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謚法勝敵九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繫於君上不稱命也或曰非公嫡子君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承上不稱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諡法之謂子必譽於王非嫡嗣安得為國嗣君副君也子也夫為世子必譽於王為諸侯可以內繫於上不請命猶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論而不論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邾

杜氏注魯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公羊傳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左氏傳不稱姜氏與絕不為親也胡氏傳曰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遏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所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請離母於其夫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子曰文姜與殺魯桓者欲去其黨氏傳謂絕不為親況也夫絕不為親即凡又耳方請古義宜以外司寇而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免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推天下之事矣○穀梁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若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天受命

夏單伯逆王姬去氏逆例也送謀也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穀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逆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何氏曰不自為主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礼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義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脉之屬宜為父道尚所適敵体者主之穀梁傳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義固不可受也○臨江劉氏曰單伯者何附庸之君周禮所謂孤也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之孤四命此皆人君也有不生名之義故附庸稱字矣周禮有孤無附庸魯頌有附庸無孤附庸即孤孤即附庸附於大國故謂之附庸而稱孤故謂之孤其實一也○胡氏傳忘親釋怨無以立人道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穀梁傳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送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也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義所非所以接介胄也劉氏雍衛穀取以謂之

日本自當以仇讎不可以接婚姻上告諸天
受命此乃春秋誅其捨大邾小以謂未盡
何謂變之正甲凡變之正者謂士於礼者
士者也非謂可為而不為以傷礼害義者
也若莊公者可謂變於
鄭矣未見變於正也 鼈澤呂氏曰魯之於齊絕之而
不與主婚義也而莊公外畏齊之彊而不敢絕內畏清
議而不敢與其君臣之閒謀為陽不相妨之計故欲棄
之於外也夫不知其不共戴天之讎不可與者猶不足
責也既知之而求所以委曲回互則亦終於此而已矣
父子之親天屬之恩莊公讎齊之心宜如火之必熱水
之必寒如手足之必捍頭目安可委曲委非而使之兩
不相妨哉○陸氏微旨言築之為宜不若靜之為正也
故君子貴端本也○孫山孫氏曰魯主王姬非一也王
姬之館固有常處此言築王姬之館于外者知齊讎不
可接婚姻也知齊讎不可接婚姻故築王姬之館于外
與其築之於外不若辭而勿主也夏單伯逆王姬故築
王姬之館于外此公之惡從可見矣○胡氏傳春秋於
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為重示天下後
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杜氏注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襄稱
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得襄之比蘇氏曰錫命者命之
也王使成簡公追命之曰叔父陟格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予敢忘高圀亞圀也陸氏粲例
趙氏曰不稱天王竊寡君之濱三綱也徽旨曰言不能
天字以示貶也○劉氏意林王者之義必統於天人道
子善尊惡而死秩者也今桓公篡君取圀而王不能討
反追命之此死天法甚矣其失非小過小惡也與莽成
風劉之為夫人使妾並后無以異故其文一旋之書於
所刺譏於王亦多矣皆莫謂之無天獨至於錫桓公命
會築成風而以無天責之者王者之位至貴也至重也
至大也不可小事不住小義未可以小失貶也今臣弒
君妾僭嫡而王尊礼之則王義廢人倫滅矣不可以不
深貶
王姬歸于齊
胡氏傳曾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
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
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
罪著矣○趙氏曰凡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
齊師遷紀邢鄧部
杜氏注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邑邢在東
莞臨朐縣東南部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南有譬

城○胡氏傳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彊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己屬也○常山劉氏曰遷者迫逐而遷之以爲己屬也不曰滅者時未滅也凡書遷者皆自是而滅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杜氏注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公羊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劉氏敞曰公羊謂於餘丘邾婁邑非也公羊見邑不繫國君可疑者必附之邾婁爾○辯疑啖子曰案前後未有邑言伐者故啖氏舊說爲國○泰山孫氏曰於餘丘附庸國○呂氏曰於餘丘或曰邑或曰國也或曰附庸國或曰夷國也以爲夷國以是也於發語辭若曰於越然○襄陵許氏傳當莊公之初曾未有以勝齊則當休兵息民繕修政以俟有閒今會堂之讎國舉國而用師伐於餘丘有以知莊公之無志○胡氏傳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誅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爲後戒也曾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曾國之兵權者公子肅再爲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所出入犯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肅弒隱公而爲民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過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爲戒遠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我主之也杜氏曰魯爲之主比之內女○孔氏疏禮弔曰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是其比內女也○泰山孫氏曰莊公忘父之讎既主其嫁又主其卒不子之甚也胡氏曰此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公羊作卻後同

左氏傳書姦也○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

莫不俟命夫人從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云爾○胡氏傳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傳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貶也○左氏傳疾之也任氏曰衛侯朝得罪天子出奔于齊齊侯當執以歸于京師受而爲通逃主焉固已有罪今乃又爲之興師以內之魯志父歸使溺往會不書官氏疾之也疾溺所以疾莊公也○公羊傳溺者何

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傳緩也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胡氏傳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爲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穀梁傳酅紀之邑也杜氏注在齊國東安平縣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公羊傳曷于曰請後五廟以存始姊妹○左氏傳紀於是乎始判○胡

氏傳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尊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紀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　　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服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罪己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爲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卽

杜氏注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左氏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獨公穀故　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胡氏傳春秋紀其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公于滑譏之也曾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尚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祝丘享公穀作夥

穀梁傳繼晉矣○杜氏注祀立魯地○陸氏微旨曰參識之也公夫人薨侯皆失正也○呂氏曰前此嘗會矣而未之尊也今尊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為不善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其可不戒慎於始而防閑其微哉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言其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等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禮諸侯絶旁期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為之服大功九月其適大夫則不書卒○泰山孫氏曰為夏紀侯大去其國

六月齊侯來歸鄭伯遇于垂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蘇氏傳鄭伯鄭子儀也桓十五年五月書鄭伯突出奔蔡鄭公子忽復歸于鄭九月書鄭伯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而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矣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衍鄫是也突衍始終為君儀之君鄭十有四年鄫之君衛十有一年皆既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書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也以篡術之出也以惡儀鄫雖國人之所立而突衍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而已君子不幸而處於此而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胡氏通旨蘇子由以莊公四年鄭伯會于垂為發春秋之意者然而鄭伯實厲公終始能君故不沒其實非為之也惟不沒其實故出奔蔡入于櫟舍于垂皆書其爵惟非為之也故歸于鄭出奔蔡入于櫟皆書其名春秋於世子忽猶不嘗罪而況子儀之微者乎

紀侯大去其國

左氏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莫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程子曰紀侯大名也國君死社稷雖死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于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杜氏注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任氏曰大去者離其民社之守而不反之辭也○胡氏傳天子之土疆承先世之祭祀義莫重焉家而去之無貶與曰有國家者以繼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効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願加擇焉則擬諸大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媿矣曰大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大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明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鄫而不錄紀侯之弟明其為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氏傳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月其賢者見齊襲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襲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弑曾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陸氏微旨齊侯恃其強大幷人之國而襲其妻是開劉黎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穀作郕）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則然不釋則釋然也○公羊傳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傷者將言譏而已矣故擇其重者而譏焉以重乎其與（胡氏傳夫狩者蒐狝田獵其為禦下主乎己為乱瓦其事上主乎宗廟公為有人心者宜於此入狩者則曷為將言譏而已雖若無時焉可與焉矣）入狩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言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王氏曰言齊師則齊侯在焉○胡氏傳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簒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師者衆多之地

秋郳黎來來朝（郳公羊作倪黎公穀作黎餘例不載黎字之異）

杜氏注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黎來名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公子譜云郳之上世出於邾國夷父顏有功於周別封其子友為附庸居郳友生慶慶生黎來）○公羊傳祝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劉氏成國謂之倪既成國謂之小邾○常山劉氏曰夷狄附庸例書名滕氏曰名者以其土地微陋其礼不足也郳黎來能脩朝礼故書曰朝其後數從中國之會主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礼矣若介葛盧曰狄唯公卖礼不能成朝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傳納惠公也○穀梁傳是齊侯采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入公也其入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傳脫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穀作三月

左氏傳王人救衛○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

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范氏注云名當為字誤尔○劉氏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字也曷為字貴之也曷為貴之以其任之重貴之也任之重則曷為貴之諸侯亂命納衛侯朔君子由子突見一正焉范氏傳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

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死成功故書人以識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順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猶有請從如祝聃者況其下乎子突不濟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尔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傳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詞也○程氏傳朔篡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

胡氏傳入有二義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諸侯之力逆五國之師踰王官之微書以復歸于衛其勢宜死鄭者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為能而不狥大人世及之礼雖以正取国未之貴也況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

秋公至自伐衛

任氏傳去年冬伐今年秋歸逆命殖惡老師三時蠆

冬齊人來歸衛寶

公穀作宝武夷胡氏曰按書称逆伐三歸寶則知侍者正文也宝者假借字也

左氏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胡氏傳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正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後之哉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于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傳齊志也 杜下注陰雨連日齊侯之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夜穀梁作昔隕公羊作賈○

左氏傳恒星不見夜明也 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諸時光雲日光不明昏沒○

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劉氏傳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言衆多不可爲數也○范氏注鄭君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劉向曰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襄陵許氏曰王運將終而霸統方起之符也○呂氏曰恒星不見晝隕如雨變異之極也而當世君臣莫能自省日趨於亂先王之道不復行於世矣竟鑿禹湯文武之澤不復被於生民矣變異之極豈徒然哉

秋大水

高郵孫氏曰按大者非常之辭非常而爲災故書也

無麥苗

穀梁傳麥苗同時也○杜氏注今五月周之秋平地水出漂殺熟麥及五穀之苗 何氏曰苗者未也生曰苗秀曰禾是時苗微麥弘俱遇水災也○胡氏傳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氏注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胡氏傳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遂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杜氏注期共伐邾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孔晁云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陳蔡於魯竟絕路遠未當指然何休代魯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詞非防超禦敵之林故杜云期共伐邾也○武夷胡氏傳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揄是也侯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其曰次曰俟者深貶之也○常山劉氏傳諸侯非王命不出竟而桓公棄社稷委人民出次于外豈理也哉至於如大夫國政所繫兵師民命所係凡非王命遷延次舍必詳錄之以正非法春秋之義謹嚴如此

甲午治兵 治公羊作祠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劉氏傳

何以不言地國中則不言地○胡氏傳侯而不至責師
露骸役父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中
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羊作成
左氏傳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
公曰不可秋師還○劉氏傳郕者何國也降者何降之
者何降者未失其國家者也降之者失其國家者也未
失其國家者復見失其國家者不復見猶遷也○常山
劉氏傳春秋之世諸侯用師衆矣未有所書如此之詳
者何則莊公此年之師尤為非義上既不稟天王之命
復無故而興師自正月父次于郎以侯陳蔡而陳蔡未
至可謂無名矣甲午復治兵可謂黷武矣夏師及齊師
圍成郕又降于齊可謂無義矣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
民矣夫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勤民力興國不信伐國
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
秋師還
胡氏傳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
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不稱公者重衆
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師師則以君為重今之不稱公
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父役侯陳蔡而陳蔡
不至圍郕而郕不服經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
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故不
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
權衡此類是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左氏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
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
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嫡公
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反徒入
費遇賊于門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
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
遂弑之而立無知○胡氏傳無知曷為不稱公孫而以
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公何罪乎不以公孫
之道待無知使得龍而當國也故無知者夷仲年之子
年者僖公之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
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

知之弑不稱公孫若其有寵而當國也重戒之義明矣
古者親親與尊尊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
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
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爲儀表以明親親
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使左氏徒人賈石之紛如皆死
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法有特書其不見于
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使辟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由獵畢
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
形於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其時嘗仲隰

朋鮑叔皆沉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賈石之紛如乃
得君左右襄公之所疎遠親信者如此故以春國之強
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
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户下由親
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與自經溝瀆
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
乎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氏傳雍廩殺無知○劉氏傳雍廩殺之則其稱人以

殺之何討賊之辭也○胡氏傳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
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者衆詞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
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蔑公穀作昧

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春秋之義明尊
卑定内外内大夫可以會諸侯外大夫不可以辭公命奔喪无君要當有任其盟者故不得不以權通盟納子糾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納讎人之子自損禮而盟大夫故
書公○杜氏注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蔑魯地○劉氏
敞林公伐齊納糾仲尼正天下之大義明德怨之勳以

謂德不可報怨設之說其理則去王遠矣故怨莫甚乎
父母之仇德莫重乎君國子民豈可相貿易哉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公羊穀梁作納糾左氏作納子糾按正義左氏舊本亦有作納糾者

左氏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
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桓公自莒先入范氏注春秋於内公子爲大夫者乃録其奔重非適嗣官非大夫皆事例所書故子糾不稱來奔○杜氏注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
當須我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胡氏傳左氏書子

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毅為正納者不受而殺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第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桓公殺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氏相桓為從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左氏傳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旌于下道是以皆止○杜氏注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故曰乾時○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讎也○陸氏曇例趙子曰內敗不書此書者

納讎喪師以恥內也○胡氏傳何以不言公敗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眾若復讎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乎立之不與盟為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眾忘親釋怨之罪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胡氏傳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糾殺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

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公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論語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伯諸

俠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伊川程氏解曰子路以不死爲不仁故相對而言謂不死
之不仁未如以九合之爲仁也九合仁之功也謂管仲
爲仁人則不可也仲之於子糾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
者也桓公兄也子糾弟也薄昭尚淮南厲王書云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時桓去尚近當知之仲私其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
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
之以爭爲不義將自勉而期後功亦可也故聖人稱其

功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知也匹夫匹婦執信知有死而已所謂莫之知也者不
復能知權其輕重有可以無死之義也考之春秋桓公
之入也書曰子糾小白入于齊魯受納子糾也書曰公伐
齊五氏說多子守納糾後齊責人取子糾言子者蓋罪公穀之言是也納糾後齊責人取子糾言子者蓋罪
齊人也已盟立之而又殺之也齊人非以其不正而舍
之也直反覆而背之爾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
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公乃不可同世之讎
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共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
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

冬浚洙

杜氏注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爲溝備○公羊
傳曷爲深之畏齊也○胡氏傳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
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
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恃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
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杜氏注長勺魯地○左氏傳冦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

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
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
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
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
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
曰可矣齊師敗績椎衡方氏曰戰于長勺曹劌請見云云杜氏曰齊人雖成列魯人以椎請
結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爲文非也傳本設皆陳
曰戰未陳曰敗之例者見正不正也此既皆陳矣是正
也雖擬敵之有先後亦何謂之以椎請結之列成而不
得用乎要是傳所據者當時辭記妄出曹劌父戰未耳

不足以為拠○胡氏傳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詒戰曰敗敗之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埸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恕之方王者之事也

一月公侵宋

穀梁傳乃濟其怒於齊又浪侵宋以衆其敵惡之也○

纂例凡書侵伐不書滅以掠而還也凡師稱舉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

三月宋人遷宿

穀梁傳遷之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襄陵許氏傳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永尽亡也至備文以後有滅國无迁国矣○陸氏纂例啖子曰凡言遷者有二義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也公羊云遷人者非其意也此說是也如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之類或自請遷或見強遷皆猶為列國故不言其人遷之言所遷之地但言移國都而已非為附庸也公羊云遷者其意也此說是也趙子曰凡非所遷而遷之其惡著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郕公敗宋師于乘丘

杜氏注乘丘魯地○左氏傳齊師宋師次于郕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劉氏傳此次也其言敗何談之也何謂談之齊師宋師次于郕未知其伐我與伐人與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而犯之大敗宋師次者不以義敗者不以道交談之意林郕求輕用其衆揚兵整旅以經人之罔而不名所伐欲闘利果便快其欲取之意故使魯人猜疑交恐出奇討訐誤以自救覆滅其軍百姓父子死喪陷沒此人君貪利輕用其衆之罪也蓋君子貴道德而賤功利上礼讓而鄙爭奪魯人誠能不用詐謀推忠信奉許令雖以責宋整威止乱安国便民不亦益堅百久耶偷得一時之勝而忘長世之慮此小人樂於勇喜倫於禍之谷非君子之道也襄陵許氏傳齊桓始入未抚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於魯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歸蔡侯作武

左氏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

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荆初見於經左氏載楚事始於桓二年侵隨盟之楚實始大九年敗鄧鄧十一年敗鄖盟貳莊十三年爲羣尚盧戎沂敗莊四年楚武王卒文王立六年伐申至此始侵伐中國○劉氏傳荆者何楚也楚則曷爲謂之荆荆者其自名也楚者中國名之者也其不曰荆子何也夷狄之夷狄之者何有君有大夫中國也夷狄無君無大夫卑狄云而已矣吳楚徐越以國擯君以人擯大夫畧之也曷爲畧之有王者則後至無王者則先發其禮與其號不可以通乎夫不

[illegible]

狄之名无狄之情聖人者讎絶人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吳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諸夏矣与中國冠冕之君一矣以異於始称王楚後称王吳越因遂称王王非諸侯所當名也故夷狄之雖然猶不欲絶者類是以上之不使与中國等下不使与夷狄尚推之可進引之可來也此聖人謹絶人也卑序之間不即無者左殺之右右殺之左猶不變則殺之鄉尚不變則屏之四夷及其屏之四夷也天子緦素爲之不事素君以此知之王者亦謹絶人也○杜氏曰荆楚本号後改爲楚○纂例趙子曰不曰獲見其戰之不力敗而不奔也言楚之易所以云以蔡侯也○常山劉氏傳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而以之歸也責其不死位又無典復之志言其君位已絶故以匹夫名之也○胡氏傳春

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楚師滅譚譚子奔莒陸氏纂例胡氏曰十月公羊作十一月

杜氏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左氏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胡氏曰若譚子者責其失事大之礼可矣坐此見滅可乎○趙子曰凡覆邦絶祀曰滅其惡著矣○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纂例啖子曰凡滅國且書滅者罪來滅者楚子滅蕭潞氏滅甲氏滅那之類是也言力劫而死故也凡書滅又有書其

君奔者則明罪之且責其不死社稷也諸侯失地則書名國滅而奔者何以不名既書其滅罪已昭矣胡氏曰書爵者已无取滅之罪爲揩迹所加而力不能勝緣隨敵人歸王於出奔亦不幸焉尔矣其義蓋未絶也緣隨敵人歸者書名以重其罪故奔者不名以示等差也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典復之志也楚滅頻以頻子班歸楚滅胡以胡子豹歸之類是也奔所以不名者位或未絶也以歸者位必絶矣國滅而君奔者四其三不書名唯徐子章禹書名傳以服吳後乃奔楚故依以歸例書名以罪之隨之以歸者皆名之變文不名變

例也（注言不復為人君也）○胡氏曰春秋之法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能自強故其書法如此

十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杜氏注鄑魯地○左氏傳宋為衆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其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秋宋大水

左氏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劉氏傳此宋大水也何以書弔焉稱王人告災不告異諸侯弔災不弔異告異則書之弔災則書之（意林異者天所以譴人君使備慎也故異至則內自省而已非所待於外也不當告者告為大禮災禮則書災者害之及民物者也諸侯於四鄰比有鄰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不可不弔邾婁得禮得禮則書由此觀之凡物不當待於外者己不可不內自竭也其當待於外者人亦不可不為竭之也此一天下之道也○胡氏曰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屬也諸侯於四鄰有相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災詩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詩之先士也○胡氏傳凡志災以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

左氏傳齊侯來逆共姬○泰山孫氏曰群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書者惠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姻也（高郵孫氏曰元年之書王姬莊公之父新見殺劍巨痛深之際於此讎者之婚也而使人逆之築宮待之故詳書之以見罪於此王姬之歸非無逆之者然不書於經者仇讎之人已易世於其子孫之婚但擇其重者書之耳○胡氏傳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降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陰和夫先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舉為匹夫妻帝之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雝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而後无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秦世務指此為失而長樂主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

禽其子舅姑不敢奪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公羊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胡氏傳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黜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思

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家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紀侯去國而死叔姬因紀季自從於齊而歸之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羊作接

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襄陵許氏傳春秋之法與時消行莊公以前自衛州吁至於宋萬弒君之賊皆賤其氏蓋是時大夫有氏有不氏也以賤其氏不與其貴也自劉統變正大夫無不氏者則今輕輕則去之不足以誅元惡雖弒君之賊亦以氏書矣○左氏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勑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奉帥師圍亳○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荷息皆累也舍孔父荷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

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宋萬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手劒而叱之萬臂搤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胡氏傳君弒而大夫死於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輕重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

義也太宰嚭殺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亦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不肯死之而君子不以罪平仲者齊莊公不為社稷而晏子非其私暱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見君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不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三百六二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氏傳冬十月請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敎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載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常山劉氏傳內外大夫出惟卿則書國政所寄以重而錄

子舉人衆之辭也胡氏傳桓何以不稱四國之微有會是宋公鄭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出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迭主夏盟踰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首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穀梁傳遂國也○杜氏注遂在濟北蛇丘縣（案漢地里志蛇丘屬泰山郡注云隧鄉故遂國）○左氏傳北杏之會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何氏曰齊桓行伯不任文德而尚武力滅人之國書以見其惡○胡氏傳滅國之與見滅罪孰

爲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人民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張至不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貶絕而惡已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氏傳始及齊平也○胡氏傳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於糕會伐衛同圍成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以爲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書柯之盟其詞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公羊傳桓會不致信齊侯也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乎會于桓莊公非堲曹子手劍而從之桓公曰將何求乎曹子曰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而與之盟已盟曹子揕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歎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會始焉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背北杏之會春諸侯伐宋○程氏傳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帥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

而後未嘗與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於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卒矣惟救邢稱師識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卒而易成○胡氏傳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

泰山孫氏曰此公使單伯會伐宋也桓以諸侯伐宋本不期魯會自長桓故夏使單伯會伐宋○胡氏傳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稱翬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謀伐鄭而欲求寧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卑卑可也會之者魯逆賊也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國伐之者齊桓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

秋七月荊入蔡

左氏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媽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入蔡○泰山孫氏曰荊入蔡桓未能救中國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左氏傳宋服故也○汪氏注鄄衛地今東郡鄄城○泰山孫氏曰此桓既服宋魯單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于鄄也經以單伯正會盟文者凡會盟公或大夫往則皆以魯主會為文春秋魯史故也內不與則曰某人某人會享其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昭二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之類是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氏傳夏齊始霸也劉氏敞曰非也凡伯者則當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秋伐鄭宋亦序齊上明年夏伐鄭宋亦序齊上齊之未主諸侯明矣然則齊始霸在十七年九國盟于幽之時也自此始爾○襄陵許氏曰始伯在十三年而人諸侯微之至十四年以宋服會又至是諸侯始以禮會霸體正矣齊桓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矣敢渝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注文姜齊桓公姊嫁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襄陵許氏曰鄄之會魯侯尚未從桓以其未能

比近無以示遠務在求好　魯是以終此受文姜而弗
逆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防一弛大人復
啓越境之恣而遂成如莒之姦使人倫失正而風俗相
化此先王之興所以貴道謹法而不言利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公羊作見

左氏傳諸侯為宋伐郳郳附庸蠶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郳○杜氏注宋
主兵故序齊上○劉氏傳宋其序齊上何主兵者也諸
侯無專征有霸者在焉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霸者
而先諸侯主兵也譏也此齊桓之師何以不得為霸者
猶未成乎霸也○意林明年會于幽為九合之始始于
幽終于淮者九也而皆不以兵車

鄭人侵宋

左氏傳鄭人間之而侵宋○胡氏傳侵伐之義三傳不
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
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也然考
諸六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
也書之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
在京侵自阮疆周官以大司馬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
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為無名行師
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
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
銜枚卩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春秋卷第五

班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宋故也○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爲大既爲之服鄭又爲之報鄭宋蓋自是與齊爲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杜氏注宋主兵班序上下以國爲次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

秋荊伐鄭

左氏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師氏曰自桓公之立而荊爲中國患矣十年敗蔡師十四年又入蔡今復伐鄭而桓不能討聖人詳而書之以累桓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公會左氏作曹伯

杜氏注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伯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劉氏傳同盟者何穀同之盟也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穀見曰同同盟之禮見於儀禮覲禮詳矣桓非受命之伯也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伯也○程氏傳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曾自畔盟故諱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伯天下與之故書同

邾子克卒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杜氏注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詹公羊作詹下同

左氏傳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杜氏注齊桓公始伯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鄭執政大臣諸齊見執故云然七年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名是最貴者外次鄭不朝責鄭鄭令詹諸齊謝鄭齊人執之○葉氏閭曰凡執諸侯執大夫皆稱人亂常也○胡氏傳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爲執政差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

已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春秋待齊之意也○劉氏傳鄭詹者何鄭大夫也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者執之以其所爲使者也不稱行人者執之不以其所爲使及非行人者也○襄陵許氏傳宋大鄭小齊桓蓋懷宋以示德而威鄭以正法文王之興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桓攘及之是以爲霸道者也至於宋襄執鄭之詹則桓不爲矣

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羊作臧

左氏傳遂因民頡氏之妻氏須遂氏饗齊戍酖而殺之

齊人殲焉○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陸氏纂例啖子曰殲者自滅之義也不言遂人殲之言齊人自取其殲也○胡氏傳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特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遺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同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爲強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襄陵許氏曰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詘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以謂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親桓之與如此則所謂以力服人者非耶荀子曰桓詐鄍葛幷國三十五如卿之言所滅不盡書滅譚滅遂上下亦見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傳逃義曰逃○杜氏注詹不能仗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陸氏纂例逃者匹夫之事也○常山劉氏曰詹爲鄭卿見執於齊不能自辯以理取直而歸反如匹夫之逃越來他國斯可賤也○蘇氏傳詹之義當以身任齊責以紓國患而逃遁自免故不書來奔而書逃來賤之也○胡氏傳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通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杜氏注麋多則害五穀故以災書○孔氏疏麋澤獸魯所常有多則爲災故以多書○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以有爲災則書有蝗是也以無爲異則書無冰是也至於麋者常有之物雖無不足以爲異惟其多而害五穀

則書之矣○呂氏曰饑饉多爲民害君德不明政事不修所致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呂氏曰無日與朔史失之春秋亦無由追攷也災異之變褒貶之義蓋不在是焉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注戎來侵魯公遂之於濟水之西○泰山孫氏傳案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鞫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我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備也○胡氏傳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秋有戝案例云或作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戝射人者也孔氏疏云戝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鱉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投人景則殺之或謂之沙射人入皮膚其瘡如漆五行傳曰淫妒戝亂之氣所生也○左氏傳爲災也○蘇氏傳生於南方魯之所無凡稱有皆所無也○山陰陸佃曰戝陰物也蠱亦陰物而陰應長矣此惡氣之應也○胡氏傳案刑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程氏傳鄄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擊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外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爲媵而往盟爲遂事○杜氏注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欲攝事之宜去其本職遂以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各來伐○劉氏權衡曰陳人者陳大夫也○胡氏傳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蔑之拟也是故結書公

子而曰滕陳人之婦謙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
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
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謂本
有此命得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違命行私
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
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哀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胡氏傳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
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伯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
以招寇也或以結為設兌難之策為齊宋盡講好之計
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為春秋予之故稱公子非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泰山孫氏曰文姜行惡比年如莒○胡氏傳十有五年
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
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
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
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
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
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
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
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舍于
檉次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
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
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

常山劉氏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為害者亦曰災○穀
梁傳其志以甚也○杜氏注來告以火故書○劉氏傳
此齊大災也何以書弔焉耳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之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戎穀梁作我
襄陵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訓後起其故壤中國
之患莫宜戎先齊桓既伯七年請伐峯宅蓋自是始伐
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胡氏傳杜氏預桓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爲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至篡而實君也不沒其實也忽亟卒子其出奔猶不得称子其復歸猶不称俯以其實不能君也子儀垂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能輕去国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爲君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婦人无外事君有常所故薨不目其地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注八月乃葬緩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眚公羊作省

泰山孫氏曰肆赦也眚過也肆大眚者衆惡無不赦之辭也○胡氏傳肆眚而曰大眚識失刑也常山劉氏曰眚災也肆赦皐陶曰宥過无大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斯先王肆赦之道即未聞肆大眚也肆大眚者元惡大憝俱肆之辭也上慶天討下慰国典歟釋宥罪賊居无事漢斷爲甚天子尚曰不可況魯国諸侯而敢專肆赦後世惠姦宄賊良民其流於此乎殊失春秋之旨也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宋閩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惡人幸以免矣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君配可以言小君也○常山劉氏曰夫人之謚皆私謚也常疑夫人之義皆從君者也無非無儀婦人不卬善名不當別謚謂如宋共姬者爲得禮恐此不特爲私謚著識也○胡氏傳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致之則議小君之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爲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左氏禦作御

穀梁傳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范氏注一本大夫命以視公子○左氏傳陳人殺其太子御寇○劉氏傳公子非大夫也何以書公之嫡子也公之嫡子則世子也其謂之公子何嫡子既誓稱世子未誓稱公子雖未誓書也殺世子母弟目君此其曰陳人殺之何世子以誓爲貴貴成而目君其曰陳人殺之者病御寇也固爲病之御寇之

為人子也蓋足以殺其身而已矣意林曰以為大夫則非世子也然而書者知其為君之嫡也君之嫡未誓未可以殺世子也然而已有可以為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也王法貴嫡嫡子之生而其禮固已異矣王法正名嫡子庶生而異其禮苟未誓則不敢名世子也此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輕重大小義各○泰山孫氏曰春秋有施而不可報此之謂礼之情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言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者譏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也何哉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小大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氏從而録之以誅其惡觀其稱君稱國稱人雖書法有輕重其專殺之罪則一也○胡氏傳殺而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皆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或於儻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自見矣

夏五月

泰山孫氏曰春秋未有以夏五月首時者此言夏五月者蓋五月之下文有脫事耳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程氏傳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為昏惡之大也胡氏傳書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歌也

冬公如齊納幣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啖氏曰国納幣皆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他国來亦如之○趙氏曰昏礼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独書其二以納幣方奠成逆女為事終舉重之義也○泰山孫氏曰按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歲即位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其年三十七歲始得成昏于齊

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婚耳故其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常山劉氏曰莊公於齊義不共戴天乃娶仇讎之女奉宗廟母喪未終復忘哀而圖昏親如齊納幣親如齊逆女不孝之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程氏傳齊疑皆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谷梁以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劉氏傳祭者何邑也叔者何字也曷為氏邑而字天子之下大夫也下大夫視附庸（意林祭非天臣也不連於畿所以正上下之禮也孔子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声樂皆具非禮也此之謂也）○胡氏傳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蓋來訂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左氏傳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外傳曰曹劌諫曰齊桌太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為是事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劉氏意林觀社與觀魚不稱如內外之辭也諸侯於其竟外可以言如於其竟內不可以言如）○常山劉氏傳莊公越境觀讎國之社不待譏而惡自見也

公至自齊

荊人來聘

公羊傳荊何以稱人狄能聘也○杜氏注不書荊子使其來聘君臣同辭若蓋棄之始通未成其禮○纂例曰子曰凡夷狄朝聘皆稱人君臣同辭○胡氏傳荊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舍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

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
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遇人安遠者服矣春秋
謹華夷之辨而荊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
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

劉氏傳穀者何內之邑也○高郵孫氏曰簡禮而會之
曰遇○呂氏曰公不肖人也初未嘗有怨齊心公羊柯
之盟公謂曹沫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以公為不能
忘齊也者皆里巷雜記妄說也至是以圖婚於齊納幣
觀社與其大夫盟夏與齊侯遇于穀冬又盟于扈君子
以魯莊非人也聖人書春秋如此之詳者以為萬世不
肖子之戒於莊公何責焉

蕭叔朝公

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
正也於外非正也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劉
氏意林為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禮也為禮
非其物猶非其禮也九月郛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
叔朝公此之謂非其處邾黎來來朝此之謂非其物雖有蕭叔
非其義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此之謂非其物雖有蕭叔
之心樂飾之容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而繆
不受必歸之正而止又況乎未始有正者也

秋丹桓宮楹

何氏注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莊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杜氏注扈鄭地○胡氏傳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
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
非禮也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
可以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經書莊
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帝堯已曰有鰥在
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為告則不得娶而
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
也今莊公生於桓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
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
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
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
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
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為後

戒也

三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杜氏注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爲盛飾○左氏傳二十三年秋刋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胡氏傳自常情觀之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爲大惡何也桓公見殺於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夸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褻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爲大惡而不敢尽言春秋謹礼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爲後鑒也○穀梁傳天子之桷斲之諸侯之桷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胡氏傳或曰常事不志戒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郊祀雩烝之類是也有合礼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婦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礼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礼不合耐以爲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礼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穀梁胡氏以親迎爲恒事諸侯越竟恐不得以爲恒事而畧之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公羊傳夫人不僎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約遠媵妾也杜氏云蓋以孟姬故○泰山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爲國非所以奉先公而繼後嗣也不亂何待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女以爲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胡氏傳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昏義以正始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

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

賤賣大夫宗婦覿用幣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杜氏注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奪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左氏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胡氏曰男女先別公子牙慶父之亂既興繼以哀姜之淫

詳書正始之道也○胡氏傳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

大水

吕氏曰政有不得於此則災變見乎彼理之必然也人君觀此而知所以戒懼則危亂之禍何從而至哉春秋之世多水災其必有所爲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杜氏注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

覿氏曰羈曹莊公世子也葬而不稱爵不能君也○劉氏忽林赤之爲言者與鄭伯突無以異突因宋赤因戎皆奪其君然而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者春秋治治不治亂也使鄭忽曹羈事親而孝爲上而禮在喪而哀臨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然而君臣交爭兄弟爲仇者上失故下得也

赤歸于曹

杜氏注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劉氏傳赤者何曹之庶公子也曷爲不繫曹貶曷爲貶曹非赤之所可號也則其曰赤歸于曹何易也何易耳易乎戎也○胡氏傳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

鄭公

杜氏注蓋經闕誤也○劉氏傳或曰是鄭亡也胡氏曰之齊桓公之卒閒父老曰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鄭亡理或然也鄭亡之蓋齊滅之齊滅之則其曰亡何邪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非有能亡鄭者鄭自亡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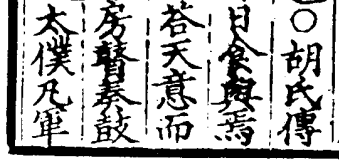
杜氏注女叔陳卿女氏叔字○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伯使宛來歸祊季子來歸邾黑肱以濫來奔皆是也

○左氏傳始結陳好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非常也杜氏曰非常鼓之月長歷推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故月錯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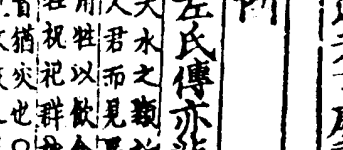


禮與周不同亦然日有食之變之大者人君當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豈但非正陽之月者則安而視之哉左氏之說誤矣春秋所以書者蓋譏其不鼓于廟朝乃鼓于社又用牲耳○穀梁傳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胡氏傳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公羊傳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

伯姬歸于杞

杜氏注伯姬莊公女○穀梁傳其不言逆何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胡氏傳逆者非卿其姓名不登於史冊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冊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喜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氏注門國門也○左氏傳亦非常也失常禮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之類祈請而已不用牲○疏云天之譴告人君而見異欲令改過修善人君唯當告請而已不當用牲以飲食求免唯旱則有祭祭則有牲詩云靡愛斯牲祝祀群神求弭災沴故祈請用牲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猶災也○疏云日食陰犯陽爲災故鼓之周禮太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日月食皆有鼓鼓梁所謂充其陽也○程氏遺書云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扣當陰盛充陽也故日月之眚皆可鼓也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注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

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公羊無公字
襄陵許氏傳以伐戎敗大伐戎也齊魯伐戎而中國崇
也隱桓以來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我是以有
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
曹殺其大夫
劉氏傳曰為或稱人以殺或稱國以殺或稱人而不名
或稱國而不名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稱人以殺者殺
有罪也稱人而不名者大夫無罪衆殺之也稱國而不

名者大夫無罪君殺之也大夫無罪而君殺之非也雖
有罪不以歸于京師亦非也○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國
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
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
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
之類是也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
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
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
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五霸三王之驟人而

築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
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父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
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魯小國亦書其官
或抑或揚或與或奪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
賞罰之權矣
秋會宋人齊人伐徐公穀作公會左氏古本無公字陸氏纂圖同
杜氏注宋序齊上主兵○劉氏敞林小事也而亂王者
之制王者之制固曰諸侯不專征諸侯不專征是以屬
之方伯連率今齊以其事小其衆少而因使宋主之是

則人自為政與諸侯無霸文以異物蓋有其變微而其
損大者此之類也不可不正也○胡氏傳按書伯禽掌
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
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
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
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杜氏注洮魯地○左氏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

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陸氏微旨參識之也公及杞侯伯姬俱失一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傳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始服也○程氏傳同志而盟非率之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胡氏傳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視他盟為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杜氏注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劉氏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曷為字卒從正葬從主人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何以書譏何譏爾君不行使乎大夫君行使乎大夫內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夫交乎諸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正季子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參識之○呂氏曰凡此一歲之中公會杞伯姬于洮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皆為非禮然則治世惟能使人克己復禮而已使人克己復禮春秋所為作也

冬杞伯姬來

左氏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其出曰歸于某案例合礼者悉常事不書豈度歸寧乎益知非有二百四十二年內女惟兩礼而來故書云尔○胡氏傳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賀于洮矣冬又歸寧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劉氏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其言逆叔姬何自為逆也大夫非君命不越境越境逆女非禮也然則嫁女於大夫書乎不書不書則此何以書以公之自主之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之自主之非禮也意林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凡喜怒哀樂愛惡

者人情之所不免也人情之所不免而無礼義之制則放而不反是以聖人物為之防使人乃廢情而任礼礼然而然不以私意損益其間未始有物者也○胡氏傳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

犯伯來朝

杜氏注犯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石氏曰犯公爵也或稱侯或稱伯亦猶滕之或稱子或稱侯皆聖王不作諸侯自恣朝會未常彼數國者力既不足禮亦不備或進而侯或黜而伯孔子從而貶之以見周衰禮籍不存高下之爵列由時君之所升黜而王制不復與班次失

叙之旨同也杜預謂特王所黜非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注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晉人伐衛衛人及晉人戰衛人敗績

左氏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孫氏曰前年同盟于幽衛侯不至故晉人伐衛衛人及晉人戰衛不服罪也不地者戰于衛也○公羊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胡氏傳見齊人奉詞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纂例凡外戰先書被伐之國以及來伐者又戰之道以主及客也主人服則不戰凡戰不書及逆為主也如秦初伐晉而退晉復追之至河曲而戰之類是也○胡氏傳春秋紀兵及晉為主晉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晉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討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遽徵康叔不祀

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做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齊晉人將卑師少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公羊有鄭人

左氏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穀梁傳其曰荊州舉之也善救鄭也○胡氏傳楚子元無故興師陵弱暴寡故狄

之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也

冬癸酉公穀並作鼓

公羊傳造邑也稱衛曰孫者作邑耳許云築室百堵皆興鼓鼙而謳歌邑也杜氏注鄆魯下邑○胡氏傳不稔年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則非君人之心矣

大無麥禾

蘇氏曰是歲未嘗有水旱蝗蟲之災而書大無麥禾劉向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言是歲時雪

胡氏傳莊公惟宮室臺囿是樂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之多寡量實出納倉廩之竭也故於歲秒而書曰大無麥禾○劉氏意林曰此言爲國者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

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閭閻竟然連歲不已○杜氏注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之不可以無九年之蓄也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三九二十七年則餘九年之食百官之奉賓客之禮不外求而足雖有水旱如堯湯之父而上下不憂今莊公在位二十八年矣而麥禾曾不足以待國用所謂恃生之君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辰穀梁作臣

杜氏注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魯語曰魯饑臧文仲言於公曰夫爲四鄰之援固國之艱急是爲鏄名器藏實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郷山告糴古之制也辰也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吾不命而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狄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君官而情非事君也文仲以啓士與玉磬如齊齊人歸

其玉而予之糴○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爲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傳年之畜曰不足无六年之畜曰急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古者税什一出入相補故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無菜色也一年不收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胡氏傳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劉氏曰君子之爲國也恃己而不恃人貴義而不貴名臧孫辰告糴于齊此言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務農重穀節用而愛人則倉廩實不知爲此事至而焉之何其末數魯人恤其名而

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節用為罪此
王政之務本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公羊傳新延廄者何脩舊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
譏爾凶年不脩○穀梁傳延廄者何法廄也其言新有
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
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
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孫氏
曰無麥禾而告糴則民飢矣延廄雖壞未新可也莊公
春新延廄不愛民力若此○胡氏傳此亟宜悔所謂譎
謂舉贏者也○劉氏意林曰張瓌問於劉子曰昔僖公
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哉劉子曰泮宮者諸
侯之學也僖公修之得其時制則諸侯之事也不可勝
書故春秋不書也春秋以制度明其上為法而詩人以
思厚愛其君為事詩有過厚而春秋無虛美此其所以
異也夫春秋之記略常事簡小事謹大事所以經後世
非史官
之任也
夏鄭人侵許
許氏曰許以近楚自桓之伯未會諸侯故鄭侵之以求
好焉蓋自是後許從中國矣
秋有蜚
左氏傳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公羊傳何以書記

異也 蜚臭惡之蟲南越所生非中國所有○劉氏意林曰
鸜鵒不逾濟而蜚非中國之物皆而一再書不可
言多而言有麋者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書則為
異故不可言有而言多[illegible]中國所有多也[illegible]不足怪
而為災則害故不可言多
而言災此制言之體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杜氏注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録之
○胡氏傳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
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矣
城諸及防
杜氏注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諸縣 今密州諸城縣
縣入有故防城○
左氏傳冬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
也 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
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 火見而致用 大火
心星
次角亢見者
致築作之物 水昏正而栽 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
於是樹板幹而興作 日至
而畢 日南至微陽始
動故土功息 ○疏云賈逵曰言及先後之辭 劉
氏
權衡曰若言諸防則似一城敗以所先成記耳○
陸氏辯疑趙子曰此但依先後次第爾其若先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氏無
師字
辯疑趙氏曰據齊伯已成魯為之弱何敢譏救蓋以救會
齊圍郕至成待命聞郕已降故不行耳然疑而無貶但
當存而
勿解爾

秋七月齊人降鄣

杜氏注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善齊遂以兵威脅使降附○趙氏曰鄣蓋小國降服而為附庸也○常山劉氏曰齊人降鄣鄣微弱小國齊肆其強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鄣降而曰齊人降鄣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鄣之弱故責之薄也春秋之義抑強扶弱而已高郵孫氏曰邾降于齊師是時齊魯之師相會圍邾邾不降我而獨降齊齊師能使之附邾自降耳齊人降鄣我鄣欲降齊人降之耳○呂氏曰管仲所以相其君者功業可見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劉氏傅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何賢乎叔姬紀侯大去其國叔姬從焉紀侯卒叔姬歸于鄫婦人從人者也從不失節以是為賢也胡氏淳紀侯既卒不歸宗義不以故而賤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歸其卒先儒謂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之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

善曾地○左氏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霸故欲為燕

謀難燕國今薊縣○襄陵許氏曰齊桓伐鄣伐鄫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而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我以是知桓公之霸不自恃也用人之能以為能集人之功以為功故其用兵行師每資武於宋桓而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遂能力正天下澤濟生民

齊人伐山戎

杜氏注山戎北狄○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胡氏曰何以知其齊侯徹戎使則知之矣○胡氏傳其稱人譏伐戎也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議其厲則窮荒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貴遠喜困吾民之力爭末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善之其請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兵交而強楚自服乎觀於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通旨曰楚頻侵鄭鄭乃內地故桓代楚聖人取之戎遠地齊桓為燕而伐山戎聖人則褒之於此可見帝王制兵之意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氏注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擾於民者雖樂不為也四

方云高曰臺○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曾地

六月齊侯陳侯救捷

左氏傳非禮也兄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賞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常山劉氏曰齊侯山我得其捷齊侯卽來奉赤以厭我而掌人書曰來獻者

抑之也

秋築臺于秦

杜氏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案今縣今屬濮州亭尚在）○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盡其力盡則怨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冬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程氏傳一歲三築臺明年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注小穀魯邑○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曰隱公入也而終身學春秋其考此事必詳矣）

夏宋公薨于薨

杜氏注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左氏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宋公爲會主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劉氏傳何以書我撰之也則其先宋何宋主會也宋何以主會齊逐而宋近也席則有上下室則有與阼諸侯之事重主輕大主小近主遠貴主賤○襄陵許氏傳隱桓之間凡六書遇以其去古爲未遠自閔以後有會無遇忠益不足而文有餘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氏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閟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閟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奈何對曰慶父材閟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奈何對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杜氏注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公羊傳曷爲不言刺之爲季子

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寢疾召季子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魯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殺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疏云杜氏釋例曰經書公子慶父弒其君子般及閔公而公羊以爲

慶父教牙皆莊公母弟計其歲未能統軍公羊之說殆非也今推按傳通以減人而弒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才疑同母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理當然也○陸氏徵旨季子愛義俱立變而得中故夫子書其自卒以示其無譏焉林曰殺也而卒之殺之意也使季子誅不緣君親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爲忠於國而適於權聽而與之所謂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自三桓始者乃此之謂也然則大夫非強雖有罪可殺君不得殺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室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杜氏注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繫例趙子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嘆不飾也詳見隱十一年○胡氏曰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爲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爲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爲不久薨于路寢不爲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己未公羊穀梁作乙未

左氏傳初雩講于梁氏雩祭也講肄也梁氏魯大夫

女公子觀之女公子般妹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圉人養馬者以慢言戲之之家法自文姜壞之至此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盖于稷門稷門魯南城門○呂氏曰爲國君不能詳而嗣子般之言如此莊公之志荒矣八月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其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與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杜氏注子般莊公太子不書殺諱之也○

胡氏傳曹殺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慰父母君子以爲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讓於易其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弒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爲戒哉

公子慶父如齊

陸氏微旨啖子云書公子慶父如齊見臣子之罪也此言弒君之賊臣子不能討又非君逐而去故明書如齊以見其罪淳聞於師曰齊爲伯主而不能討又許其來

惡可知也○劉氏摠衡慶父雖弒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立焉其如齊者直告立君也○胡氏傳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兵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求臯陶氏曰其言如齊何自託于齊也

狄伐邢

杜氏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襄陵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荊次之狄次之而荊暴於戎狄又暴於荊當惠王世戎狄荊楚交伐諸夏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春秋卷第六

閔公

名啓方莊公夫人哀姜之婢叔孫之子論法在國讀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未有諸侯之喪而不告于王者也職及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莊

其葬今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王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于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劉氏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莊公存之時國人譁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子般即位慶父將弒君以取其國使謂譁曰般之辱猶國人莫不知盡弒之矣遂殺子般于次季友奔陳閔公者莊公之子也生八年矣慶父立焉討譁而歸弒焉不知慶父之意利其幼與國人不從與閔公既立慶父以君事聘于齊不知慶父之意自譽于國人與慶父國之討嗷然而所立閔公則慶父之力也所以繼子般則非閔公之志也出奔者爲爲或書或不書書者治之也不書者予之也季友奔陳具爲子之柰何莊公死子般弒慶父夫人亂于內魯國之不絕若綫季子生則可以易死季子存則可以易亡其生也賢於死其亡也賢於存是以雖出奔予之也○穀梁傳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年未踰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去冬狄伐邢

左氏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我狄豺狼不可厭也蠆一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棄親暱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同惡則相憂之謂也齊人救邢○穀梁傳善救邢也○程氏胡氏傳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非列國之所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非諸侯狄救善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非四鄰皆陽慶父帥師伐莒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則書所次以罪其慢救孫

救者次于雍渠是也救而不敢救則書所至以罪其怯舜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養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則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氏傳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公羊作洛姑

左氏傳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文忠賢故請於狄使主師

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事故不書次○

穀梁傳盟納季子也

季子來歸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變至加錄云尒○范氏穀梁注曰喜之者季子賢大夫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懼其遂去不返今得其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微旨季友之出不書何也曰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召而來義也聖人善其歸不識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

劉氏傳慶父專魯則為召季子季子之賢內得於國人外聞於諸侯則未知其人為說與不得已與抑將圖之與季子至而國人授之以政百姓歸焉救公子牙今將鍼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非不誅也勢未能也○武夷胡氏傳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討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奔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商納汙之德樂與人為善矣

冬齊仲孫來

左氏傳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時慶父已還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捨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固則當就成之閒攜貳寵亂魯之器也○劉氏傳仲孫

者何齊大夫也此無事其曰來何齊侯使之也齊侯使之則何以不言使譏何譏爾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幼慶父夫人亂乎內魯國之不絕若綫設以齊正魯猶反手也桓公使仲孫來省難仲孫反曰不去慶父魯難未止桓公曰去之柰何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姑待之桓公知慶之可憂而不知使仲孫之非也誠苟憂之何問焉仲孫知魯之可親而不知存慶父之非也誠苟親之何待焉父讎之意林曰桓公不務脩霸主之義討有罪扶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視虛實令慶父極惡魯君再弒此由桓公仲孫謀不臧之蔽也故奪其君臣之常辭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聖人之法之所禁也故曰桓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夫事君之義捨孔子無何為者矣豈皆誣其君以齊人尚強待其自斃哉○胡氏遵旨曰不称齊侯使仲孫而書曰來歸之也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使其自斃者仲孫之蒙故兩歸之以其猶曰務率魯難而親之是以書字春秋奉法有輕重若又不書字則當時服齊勸齊侯因魯亂而取其國者則無以貶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注陽國名蓋齊人逼遷之○陸氏淳曰啖子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也○呂氏曰聖人春秋功過不相掩齊人於陽強以兵力劫遷之罪之甚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氏傳吉禘于莊公速也○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何氏曰士喪記日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不數禫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二年之中矣胡氏曰必若不合於宮廟行事而今行之則當明書以示譏不應隱避也旨深不配文王故不言○遂氏曰禮不王不禘礼論大傳及殷小記並云魯曷為為之周公故也周之王也文王興之王業大興武王成之周公康治之是以魯得郊焉所以崇周公也曰崇之宜乎非禮也國之所以稱者法制也法制者所以限尊卑諸侯而行天子之禮非周公之意也其用乎莊之也成王本非得用禘礼已為僭矣亦止施於周公之廟今又僭於莊公之廟行之非礼之甚卑其能配文王也不稱宮不及于祖也若言吉禘于莊宮即於于莊廟祭及文王今既不尔故指言莊公以明之凡祭而非若稱祭則書祭名以本下者稱事祭非失礼為下事張本者則不書祭名大事于太廟謂禘偁公之類辨禘義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丧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是以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祀顓頊譽出於黃帝

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夏后氏亦禘黃帝義同舜也商人禘嚳商祖契出有舜周人亦禘嚳義與商同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此祭不兼群廟之主為其踰遠不敢褻狎故也鄭玄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於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為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求也不絕者有四種爾非関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爾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妥之甚此文出自識緯始於漢哀平間僞書也故桓譚賈逵祭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為誕妄甚矣或問曰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荅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其義也郊禘天子之礼社禹諸侯所白有撰礼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為郊禘同遂妄言耳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之所出也故此祭唯得於周公之廟為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爾不追配文王也問者曰左傳云烝嘗禘于廟何也荅曰此為見春秋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公僖公襄宮皆妄引禘文而說祭爾問者曰若禘非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其故何也曰禮記諸篇或孔門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若非末流弟子及漢初儒者始著不應差互如此也見春秋唯兩書禘一春一夏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今之三月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今之五月也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且春秋宣八年公羊云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于大祖陳者明素皆藏於大祖廟今但出而陳之耳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升者明自本廟者來升也禮記曾子問曾云祫祭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明毀廟之主素在太廟故不迎也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義與公羊同並無說禘為殷祭處則禘不為殷祭明矣殷重大之義也問者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吉禘之禮祀何也荅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吉禘于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也不合施於他國故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矣

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或曰禘非數祭則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也荅曰此夫子為大夫時當禘祭而往助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初酌酒灌地以降神之時其禮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爲則事繁而生懈慢故夫子退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知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皆知可如掌中之物言如此者是禘禮至難知故隱其前言非斥之意耳注家不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爲躗僖公故惡之

且祫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祼然後迎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祼然後設位乎問者曰王制所云約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約信如鄭說乎荅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注諸侯毋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傳說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云天子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云夏約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為大祭而時祭闕一時義

甚著明也荅曰禮篇之中庸淺鄙妄此篇為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而用之又云君臣未嘗相拭也禮樂刑法未嘗變也其鄙若此何足徵乎鄭玄不能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輒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毛詩頌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祫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約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劉氏意林曰說者以禘為諸侯之禮也何謂與不王不禘禘之為王禮明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虞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顓頊夏

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帝嚳殷之所自出嚳也而祖契周之所自出嚳也而祖文王今魯既用天子禮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主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上下之殺也言禘郊者先禘後郊此以祖考之遠近為次禘之先郊猶祖之先宗也非以禘祭天而郊享帝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言魯之郊禘則先郊而後禘此魯之郊主后稷而禘主文王驗也左氏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非諸侯之禮又明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氏傳初公傳拳卜齮田（杜云齮僖大夫）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賤父也○武夷胡氏傳慶父使卜齮賊公魯史舊文必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吾嘗看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緻滑肉之恩春秋有諱義

豈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公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没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益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之所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劉氏敞陳氏傅良曰實弑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然則杜氏以謂史當諱国惡矣諸公称薨者皆時史之文仲尼因之非也古者史不諱国惡惡有不記者其罪死以直為職者也文史此所謂之法記官史之事事有不記者其罪亦死明史之任一也董狐書趙盾弑君以示於朝仲尼以為良史以其書法不隱若史本當諱国惡者董狐不應明趙有之罪以示朝廷也董狐書趙盾之罪以示朝廷敏而仲尼謂之良史是史不諱国惡也崔杼弑其君太史書之以示於朝崔子殺之其弟又書書而死者三人然後舍之若史本當諱国惡者崔太史為繆妄輕死千載之人也崔杼殺之是矣然為左氏者皆以齊太史弟為繆妄輕死千載之人守職之士也是史不當諱国惡也齊晉皆大國其史官皆良士見称於聖賢以不諱国惡為是知魯之史亦不諱国惡也魯之史不諱国惡則所諱由仲尼斷意非史舊文之舊也謂之史策舊文仲尼因之非也窮疏將死謂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將疏所謂諸侯之策則諸侯之史也諸侯則齊魯是矣史則春秋是矣今驗春秋實不言孫甯出君而大書侯黜奚仲尼改之也發可謂史策諱之乎然則魯史實書公弑仲尼改云薨書史實書孫甯出君而仲尼改云薨魯史一字之守而春秋天下之法聖人之志此其所以不同也

○劉氏傳曰何以不書葬賊未討也賊未討而葬慢也非臣子之事也（權衡按謂君弑而賊不討不書葬者言非臣子之事也出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雖不追書也此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陳靈公是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氏傳閔公哀姜之嫡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歐陽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武夷胡氏傳夫人稱孫與閉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忌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絶一書再書又再書

曼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絶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忿嫉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弒械成于前慶父之無君繼動於後園人斧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惨乎春秋以復讎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氏傳共仲奔莒成季以僖公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鱄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間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云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季氏之繇以事之而鬻僖公焉成風莊公妾僖公母故成季立之○武夷胡氏傳慶父出奔讒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弒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恤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必不得肆其毒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仲尼言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累陳平之無誤將相之職而內有朱虛之連齊猶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也況以慶父區區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附物弘矣而以爲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鄆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揆故書孫邾齊莒爲後世之求盜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柰何鮑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争門者是也或曰自争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程氏傳高子來省難然後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常山劉氏曰不稱使者齊侯使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劉氏翻使權在高子也○陸氏微旨曰不言齊侯使高子高子奉使合宜受命不受詞也○胡氏傳齊侯之命

高子必曰魯可取則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爲美談又而不繼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故不稱使特稱高子以善其善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傳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乘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元和郡國志云清州衛縣有鶴城縣公養鶴處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此熒澤在河北君死國散曰滅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曾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共滕衛別邑廬舍也漕衛別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武夷胡氏傳曰衛康叔之後益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頻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墻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録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荅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之臣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鄭弃其師

詩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

也常山劉氏曰觀此詩序則鄭棄其師灼然著矣○微旨淳問於師曰夫人臣之義可得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棄其意何也曰高克見惡於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師失人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譏焉○胡氏傳或曰高克進不以禮固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遂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

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蕃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僖公

名申莊公妾成風之子閔公庶兄誕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稟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年即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叉明年喪服已畢而不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于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陋子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公羊傳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啖氏傳凡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伊川程氏傳齊未嘗興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爲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杜氏曰父子聶北者救宜戰慮以待事也○胡氏傳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爲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爲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救患分災於禮爲急而好攻戰樂救人者於邢爲大○杜氏注聶北邢地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羊作陳儀

左氏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攝具而還之無所私取○閔二年傳曰邢遷如歸衛人爲之廬舍○公羊傳遷者何其意也其意自欲遷時遷之者何非其意也若宋人遷邢非宿意○杜氏注夷儀邢地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傳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侯伯州長也○胡氏傳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教家傳是向之事然美桓侯之功也○公羊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蘇氏曰夫人薨不地在外則地不言殺諦之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杜氏注荊始改號曰楚○常山劉氏曰楚稱人侵疆也○蘇氏曰荊自此改號曰楚交通中國春秋始以人書之然猶君臣同詞凡書其君臣皆曰特書也泰山孫氏曰荊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莊十四年入蔡稱荊三

十二年來聘始進稱人二十八年伐鄭稱荊反狄之今曰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變其舊封比之小國也故自此十數年用兵侵伐皆稱人焉○蔡山劉氏曰楚自此漸疆矣故稱人然終齊桓之世只稱人而不得與于國之會盟者為齊桓能制其疆也至十七年齊桓卒楚於是乎始橫十九年則已盟于齊矣書曰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有一年春來人齊人楚人盟于咸上用此見中國衰微夷狄方張耳至是秋之會則書曰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楚於是大張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胡氏曰莊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周已彊矣然猶舉其號者始見於經則本其僭竊之號正其夷狄之名皆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猶夏變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

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公羊作打

左氏傳盟于牽謀救鄭也注檉亦○杜氏注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鰌

左氏傳虛丘之戍辯歸者也服虔注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邾無怨因其罷歸要而敗之○胡氏傳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戚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

此見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杜氏注偃邾地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酅公羊作鞫穀梁作鬻獲莒挐

左氏傳莒人來求賂求貨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酅獲莒子之弟挐公賜汶陽之田以賂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入濟○杜氏注酅魯地○公羊傳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少濟濟人不納邾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此

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胡氏傳罪在莒而以季子主此戰不能喻以詞命使知不繕而郤去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彊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故以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劉氏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為賤夫人與於亂弒之君死不以其正不可以入宗廟然則為為不於死焉貶夫人姜氏喪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矣僖公請而葬之則是干命也君子以為非義是以貶乎其以喪至也意林曰哀姜與於亂弒之國討而誅之是也此君之所以行乎臣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之義且哀姜安可以復配宗廟使臨群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討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分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故去姜氏以見焉異乎文姜文姜弒夫雖臣子得總之矣哀姜殺子終不可以干故耳惟伯主得行焉

三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氏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國滅君死故傳言封○閔二年傳曰齊桓公以

衛于楚丘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撫教勸學授方任能先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胡氏傳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公而夫子錄之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辭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儀筵設牖扆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也衛人渡河野處漕邑其國嘗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辭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其博宜有美辭褒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海陵胡氏曰齊命魯同往城之然以

魯自城爲文而不言齊城之者蓋孔子略之也○劉氏
彝林曰不言齊者以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錫衛人亦自
以爲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之曾無異於常諸侯
耳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檀封之是檀王命也檀王命
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訐之則桓公爲有德以大法
論之則諸侯無車對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此之
謂也○陸氏微言淳閒於師曰楚丘衛邑魯城之非正也易
爲無識焉曰王政不行夷狄交至齊桓爲伯主存亡繼
絕舉從其今亦所以自安也故通其變以示不失正也
不書齊命爲桓諱也不繫於衛示無識也若言城衛楚
丘則彼我俱非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傳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穀梁傳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下作夏

左氏傳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
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
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
且少長於君晉之鉏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
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
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公穀梁傳公曰此晉國
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
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置之外府

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如不使受
之對曰宮之奇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必懦則不能強
諫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以
上乃能慮之況宮之族乎虞君中智以下也遂借道以伐虢

○穀梁傳虞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公羊傳
虞公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之焉爾氏曰以璧馬假道
則賢人遣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彊暴滅人之國以及其社稷
所以爲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
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綿綵以立武昭儀雖無
忌終不敢有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友若賜也對受
此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陸氏微旨曰晉侯貪而志
滅人之國其罪易知虞公貪人之賂遂其彊暴自取
滅亡其惡至矣故首之○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夏陽者
虞虢之塞邑也其地險要故二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胡氏
曰下陽之於虞虢猶秦有潼關衛有劒嶺皆國之門戶
也潼劒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則虞虢亡矣○襄陵
許氏曰書鄭伯突入于櫟不書入鄭書虞
師晉師滅下陽不書滅櫟制物有要矣○杜氏曰下
陽在河東大陽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羊作
貫峯

杜氏注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嬴姓國今弋陽縣○左
氏傳盟于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耳○胡氏傳荊楚天
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
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以明伐魏申好江
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莫友邦遂及庸蜀彭濮八國之

人共為捄角之勢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

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言不雨者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關章因鄭聃伯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經一時言不雨憂民之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胡氏曰每時而一書至閔雨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據詩綿傳公劉以足用喜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識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然作主以宗朝則大室屋壞以躬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憫也

徐人取舒

杜氏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正義曰諸侯相滅亡者多是土地相接思改封疆今舒杜近下邳廬江相去甚遠而越竟滅國傳注不可考不知所以也○高郵孫氏曰舒國也徐人取之而不言滅者舒之宗祧猶存未嘗見滅也舒者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自楚取之使之屬徐也○趙氏曰凡得國而不書滅者不絕其祀也襄陵許氏曰魯頌僖公曰荆舒是懲則舒蓋荆與國是以徐人取之蓋倚鄰曾故易之如此

六月雨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胡氏傳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氏傳會于陽穀謀伐楚也○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杜氏注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胡氏傳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執陳轅濤塗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捄角之勢明矣春秋書之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公穀作蒞

左氏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涖盟（公時不會陽穀故來尋盟魯遣上卿受之）○公羊傳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穀梁傳前定也（任氏曰有夙成焉杜莅之而已）○襄陵許氏曰公蓋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如齊涖盟用見桓之寬政優簡於諸侯而信之誠德亦既信矣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杜氏注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左氏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前年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懼變色蔡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所践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古其盛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遂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進兵○孔猷曰齊桓方楚唯責包茅貢諸所謂投鼠忌器也○胡氏通旨曰唯拔逆事則可先發而後聞故管仲引昭王不復之事以責楚○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左氏曰民逃其上曰潰○余氏曰潰如水之潰然敵散之義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余氏曰蔡楚之與国也必先侵蔡者伐其援一也震其威声二也潰而兵強三也然後遂以伐楚其得用兵之法矣）○孫氏曰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檉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以謀之是時楚方彊盛孰陵中國不可易也蔡楚與國故先侵蔡俟其兵震威行然後大舉蔡既潰遂進師至于敵境○劉氏傳此伐楚也曷爲次于陘止師以脩文告之命古者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要服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不祭則脩意不祀則脩言不享則脩文不貢則脩名不王則脩德享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故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伐國者蓋寘之也非殘之也次于陘義矣（杜氏注楚彊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薛氏曰次于陘以待之既而楚屈完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衆而不用蓋伯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爲功也○常

劉氏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齊桓伐楚不由王命非所謂為天吏以伐之者也然楚蠻夷之國暴橫淫虐中夏公能舉中國之威一舉服之而天下不貳為左衽者乃其力也故書曰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以春秋之世可謂善矣○胡氏傳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楚雖暴橫遇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嘗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識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夏許男新臣卒

陸氏粹疑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於國故不言卒于師耳若實卒于師而不言師則在師遇疾而歸國乃卒即如何為文乎劉氏摭衡曰召陵地屬潁川今許昌縣地許昌許國矣明許男有疾歸其國而卒故不得書卒于師也○劉氏傳古者君即位而為稘歲一滌之出彊必載稘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意林曰春秋褒不失實褒

違理新臣之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人之患莫大於不知命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氏傳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完諸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

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杜氏曰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觀齊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獨使以出完來盟為文齊退舍以禮楚成盟召陵○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成之為大夫也劉氏傳楚之大夫未有以名聞者也其曰屈完何進之也曰為進之服乘也○陸淳曰楚蠻夷之強國也未嘗與中國為會屈完佐楚子而能從善服義得為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何以不稱使進在屈完也陸氏子意今其可盟而盟事在屈完○微旨曰不曰楚子使之者明其能受命不受辭得表使之宜也○常山劉氏曰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彼自服而來求盟于我也如成二年表裏之盟則異於是齊雖彊

六歸侯諸國而未若荊楚之暴諸侯為復私怨而無桓公之義齊侯使國佐如師非服而來也畏晉之彊而賂晉也晉受賂而與之盟我及彼也故不曰來盟而曰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春秋於王道信輯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公羊傳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堅事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敘

曰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僖矣○胡氏傳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成績也劉氏摯來盟于師則其盟于召陵何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桓公之事也還師召陵以威焉耳桓公帥九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卒加彊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徵以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屈完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彊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然予稱之曰齊桓之時編而春秋美召陵甚也劉氏恭曰桓公之威可謂盛矣責楚之包茅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徵益見其理師之義何異凡人之情彊則暴服則懈今齊彊而不暴楚服而不懈但拘其私以義理和厲而得其忿怒之還則王事畢矣故不多齊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貴楚之能不拒敵而貴齊之能不遠也○襄陵許氏曰楚之未服則侵蔡次陘以威之其既服也則退師召陵以禮焉若得或躍在淵之象者此楚之所以畏而慕之久而不能忘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袁左氏作轅

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柰何濤塗言於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左氏所載濤塗謂申侯之言大畧雖同然左氏謂齊桓用申侯之說則已

經陳鄭而歸矣諸侯之師既經陳而歸則何必書與江黃伐陳諸大夫徵伐陳乎蓋攻公之平僖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之也○左氏始有伐陳討不忠也○程氏傳齊侯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會爲大事伐爲小事今舉桓伐楚而後盟召陵公嘗致會而致伐楚彊莫能伐故以伐楚爲大事○孫氏曰出踰二時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公羊作慈後同

左氏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糓濤塗○胡氏傳楊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毅昔者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糓濤塗其毅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公有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惜乎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荆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蘇氏曰伐陳侵陳皆討濤塗之不忠也前曰伐後曰侵已甚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傳初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武公女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娰生重耳小戎娰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京兆新娰氏也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

君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姐之子在絳閔之元年公將上軍使申生將下軍以滅耿霍魏還爲大子城曲沃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蔿見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夭若新大子其無晉乎公僖之四年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外傳曰驪姬以殺申生而難中大夫里克謂優施曰如之何優施曰吾以從之以酒殺驪姬許諾使優施飲里克酒優施起舞且歌曰暱讒之言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于苑己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對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況也其母死而子又有諸侯也枯且有傷優施出

里克部賀不發喪而寢夜半使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將有所聞乎曰然君既許夫人立奚齊矣里克曰東君以殺太子告不忍通後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不鄭曰難將作矣優施告我君許立奚齊矣不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不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跣之亦固大子以劵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跣乃可間也今曰中立固其謀也里克曰然言不可及矣且人一心誰恐不足何可改也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此所謂與中大夫成謀也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辨焉以六日之狀理也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在亦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陸氏微旨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難有愛父之心而乃陷之於不義使讒人得志國以亂離古人云小仁大仁之賊也其斯之謂與○公羊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毋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孫氏曰世子以殺世子君位者也稱君甚之也○胡氏傳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嫡亂之本也驪姬寵妾齊桓下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獻公欲寘妃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慾滅天理以敗其國家故申生雖有罪二君晉侯斥殺事

罪獻公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杜氏注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妄也時子年在十歲左右○穀梁傳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無志乎朝其子也吳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也後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傳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止公穀並作首戴

左氏傳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立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公帥諸侯會大子以定其位○公羊傳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子也何氏曰言當世父如繼君卽位不可列於諸侯故殊之也○穀氏傳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胡氏傳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貴主撓亂世而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威往會焉亦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宜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翼奚正自天王而言則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敘礼秩而其義明使群臣得中其宜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桓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安矣○杜氏注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衆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規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雖非礼之正而合當時之宜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劉氏傳此一地也曷為再言首止善是盟也曷為善之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為是率諸侯會而盟之王室以安則是正乎不正不正則其善之何也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止以尊天王為之也然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胡氏傳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美之大者也故夫子前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孡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請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鄭安鄭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

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邾聽逃其師而歸○常山劉氏曰桓公會世子而盟諸侯于首止在春秋之間斯爲善矣故諸侯之所同志而鄭伯獨內齊中夏外交夷狄逃歸不盟故六年啓諸侯之伐致新城之圍七年有甯毋之會不敢與盟而使世子聽命焉八年王人齊侯等盟于洮而鄭伯乞盟也噫以諸侯之尊始於逃歸而終於乞盟甚乎鄭伯之罪也趙子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故穀梁云逃義曰逃君臣同辭逃者匹夫之事○胡氏傳或曰

首止之會非王志也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予之者是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杜氏注弦國在弋陽軟縣東南○左氏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泰山孫氏曰此言楚人滅弦者蓋惡桓公不能救也故弦子不名十年秋滅溫十二年楚人滅黃同此○常山劉氏曰凡諸侯爲人滅其國或見伐而出於己非其罪則於國未宜絕于其奔也則皆不名彼其義未厭固可直於天子而求復也焉可遂絕之哉莊十年齊滅譚子奔莒僖五年楚滅弦弦子奔黃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不言出者國滅無出也國未滅者書出二十八年衛侯奔楚是也若昭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名者彼已服於吳而後奔無興復之志故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昭二十三年宮子庚與來奔皆奪正而立者也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以王命絕之也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皆不能嗣守先業上下乖離國人不君自取播越其位已絕故即名之若哀公十年邾子益來奔按此年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八月鄭邾子益于邾至是復來

弊其爲可絶明矣

冬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之執虞公

陸氏粲例曰天子三公故不書名○孫氏曰稱人以執惡晉侯也○左氏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都在弘農陝縣南）冬十二月丙子朝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程氏傳書執不書滅自取也○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劉氏傳此滅也何以不言滅地之縕於晉久矣非一日之積也此入而執也何以不言以歸地之縕於晉久矣國非其國也自滅夏陽始焉（春秋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故虞之滅自下陽始下陽滅則虞亡矣晉之奇何之憑之徒特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書以因大夫見其罪公滅下陽而深没其逆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爲人君者必代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滅亡國有既滅由亂之不討也可不大哀乎人君矣不如有而惡亡莫能自亡○而保存何也曰欲之君近而愛惡之交士也○胡氏

傳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爾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獨夫窮紂是也貴爲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爲獨夫虞公是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濟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氏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邑何也衆鄭也著鄭伯之罪也（伐而又言圍以見鄭伯之不即服罪聖人不没而詳之所以甚其惡也）○襄陵許氏曰圍而不舉則亦服之而已有遺力者矣○杜氏注新城鄭新密今縣陽翟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穀梁傳善救許也○胡氏傳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計致何也大伐鄭也○胡氏傳善之則何以致之也（孫氏曰出謂三時）

七年春齊人伐鄭

胡氏傳將卑師少稱人聲衆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稱復治之

夏小邾子來朝（公羊作小邾婁子後並同）

杜氏注邾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高郵孫氏曰霸者之興而附庸小國類多稱爵春秋因而書之見以當時之爵或升或降惟霸主者所欲爲耳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傳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乃殺申侯以說于齊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女專利不厭後之人將求多於女既葬出奔鄭○胡氏傳稱國以殺者衆之也鄭伯不知自及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叛王以殺其身而已矣（劉氏意林曰春秋君臣皆諡以謂鄭伯內忍而殺申侯申侯雖不當誅亦有以取之○致堂胡氏曰春秋之諸侯專殺大夫固曰有罪而大夫見殺鮮不有以致之故聖人交貶焉）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毋（穀梁作寧母）

左氏傳盟于寧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杜氏注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寧（孫氏曰案班公羊作般）

曹伯班卒（班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

杜氏注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冬葬曹昭公

春秋卷第八

隱公

元年春王周公會于鄧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侯蔡人邾人以成平宋亂

公羊傳王者何繼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胡氏傳王人之微者莫微於下士此內而公侯之上外而卿大夫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會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係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穀梁傳善事之會也○蔡例曰王人與諸侯禮也○杜氏注曹地

鄭伯乞盟

左氏傳鄭伯乞盟請服也孔氏疏云鄭伯使子華謂命公猶未服鄭知乞盟請服者以其新服尚來與之會故不得卒而乞盟被拒公請服義無不受當是既盟之後別與之盟也○胡氏傳乞者卑讓自屈之辭欲與莒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謹也

夏狄伐晉

襄陵許氏曰晉侍疆大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與故當務桓之隆同盟者安介立者殆矣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胡氏傳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大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此故夫子恥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大廟是誣偽不誠而非所以祀乎其先也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陸氏粲劉氏敞禘又譏致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辛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卑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陋君則上下無別欲尊其母實卑其父故曰非正也○孫氏曰夫人成風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大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按文姜孫于邾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可知也○劉氏意林曰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者也自成風始矣此禮之所由失教之所由壞上下之

所由亂嫡無之所由畢其惡乃至乎無父無君何以言之耶已之母父之妾也今背死而使之妃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故曰無父凡立小君嫡子夫子命之者也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曰無君無父無君者王法之所禁也而天子不能正是王無天也故召伯來會葬叔來含皆以王之無天為譏也○胡氏傳初成風聞乎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友立之公賜奉邑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妃亂矣以私昵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棄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何氏曰惠王也○師氏曰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

九年春王三月子卫宋公御說卒公穀御作禦

左氏傳春宋桓公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子葵丘

左氏傳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杜氏注葵丘宋地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陳留外黃縣有葵丘○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宰也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范氏曰宰天官冢宰兼為三公者○胡氏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揆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程氏傳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胡氏曰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實有常尊之可比矣○穀梁傳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劉氏傳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正也不能三年者其以凶禮行則稱子其以嘉禮行則稱爵以嘉禮行者非也以凶禮行者亦非也君子不奪人之親人亦不可奪親也○徵旨趙氏曰在喪而出或稱子或稱爵志惡之深淺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穀梁曰內女也○公羊傳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不以殤禮降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穀梁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

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以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左氏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程氏傳諸侯盟見宰不預 陸氏微旨曰淳闇於師曰盟稱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也天子無賦諸侯之理○劉氏傳此一地也曷為再言葵丘善是盟也曷為善之桓公之五命以是為書蓋突諸侯咸諭乎桓之志蓋東牲載書而不歃血也 胡氏曰觀孟子初命之辭則知桓公冀戴襄王之實信矣○公羊曰貴擇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甲戌晉侯佹諸卒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甲戌左氏穀梁作甲子佹公穀作詭

左氏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奚齊奔喪入門而哭殯于庭出門而哭反命于朝遂立之冢宰制焉里克謂荀息曰諸侯屬在大夫其君之何稍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可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 孫氏曰奚齊未踰年之君也其言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奚齊燕譏其母嬖獻公殺世子申生以立之春秋不與故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以惡之也○胡氏傳人君者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非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嬖黜大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舍天理拂於人心雖以私愛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弒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出防民猶有欲易大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為人彘者○謝氏曰晉獻公以嬖寵殺申生立奚齊國人皆不欲立故里克殺之里克固有罪矣猶君之子又以罪誅公之惑於嬖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若內惑女子外昵小人天下知鋤安得而不亂哉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孫氏曰公始朝齊也不至者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十五年如齊同此 趙氏曰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周之制朝聘也有數今春秋畢書之見如京師之隨也所以勉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氏傳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

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杜氏注嘉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地○余氏曰八年狄伐晉今又滅溫狐不能救也故溫子出奔不名以國小力弱不克有支故恕之而書齊侯

晉里克殺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羊作卓子

左氏傳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權衡曰去年十一月里克殺卓子此亦據夏正十一月即周正月矣來據兩書誤其前後耳杜氏云傳起非也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胡氏傳國人不君奚齊卓而曰里克弒其君卓

何也是里克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傳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庭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大子以揭其嘗多為之故以繼其志其濟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寧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罪克之謂矣劉氏意林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豬以自不從孫林父之辭陳乞能不強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篡臣之名正其篡弒之罪也所謂不知其義徒逞空言不敢辨矣不然卓與劉荼豈有宜為君之義哉傳乎之王吕氏誅少帝也以此皆不叫於大臣之分者也○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吾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言矣其不食言奈何荀息將死謂奚齊卓子曰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國色也獻公愛之其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及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俟死者及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言矣胡氏傳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弒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

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或曰息既
言肩足取乎進衰順微人愛其情恥
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
可以若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
若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重
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忽也○
此未也說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
大節而不可奪苟息之義則盡矣

夏邾庶許男伐北戎

杜氏注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
梁而還討晉亂也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入
而能民主於何有從之晉隰朋
師會秦師納晉惠
公夏周公忌父王子黨奉隰朋
公以說自解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
微子則不及此雖
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
亦難乎對曰不有
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
死於是乎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
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
惠公之大夫也○
殺其使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
二君與一大夫其
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
以其罪也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父
殺我乎
殺之不以其罪也呂氏曰里克弒君殺之宜
何也晉獻
公討不以其罪而恐其不利於
己也故殺
之爾春秋雖君臣順於此可見

秋七月

冬大雨雹

十有一年春
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氏傳平
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皆改實
為不從若
開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與不濟矣
冬秦伯使
冷至報聞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
我也遂殺
平鄭郤舉及七輿大夫（陸伯七命
劉直七乘○穀梁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蘇氏曰平鄭里克之黨也惠公
有罪矣然
殺之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言君
亦過也○胡氏傳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
之非至於
良濫刑戕其國也
夏公及大夫盟于
杜氏注繇
逆迎不出門凡弟不踰國公與之俱會
齊桓晉文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襄陵許氏曰先平此穀之會爲大雨雪後平陽穀之會爲大雩盛陳之極自若爲陽僖賢君也不能禮佐齊桓徼其意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

冬楚人伐黃

左氏傳黃人不歸楚貢（特齊故）冬楚人伐黃○胡氏傳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襄陵許氏曰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則齊侯霸業怠矣是以楚人伐黃而不能救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不書朔）

夏楚人滅黃

穀梁傳晉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桓公不能救故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黃亡

公羊傳黃人特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遂滅黃○胡氏傳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爲執厚其罪爲重許斯頓胖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興復之志焉託于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弦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君大狄之彊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率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彊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二國之善詞下之同力考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鮑卒（公羊作款）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胡氏傳桓公爲陽穀之會是肆寵樂長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至是忽于簡書其心業怠矣然後狄之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其化類者其事則直書其策其義則遊于聖門者默識於言意

之表故曰仇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襄陵許氏曰桓政始衰自是伐黃不救則狄有以量中國矣

夏四月辛酉葬宋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氏傳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穀梁傳兵車之會也○杜氏注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氏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遷淮夷病杞故遷之親於緣陵故)○公羊傳

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胡氏寧齊桓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胡氏寧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楚丘則汲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蓋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冀其得救患分災之義與封國之姬北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

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存之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器而乘馬兵為國之用其功大勤其功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不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義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著也詳著城邢之師深沒楚丘之盛貫王賤霸蓋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杜氏注緣陵杞邑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梁作繒後同)

公羊傳鄫子曷為使乎季姬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使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鄫子也○胡氏傳內女適人者明有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不繫諸國其女而非婦明矣又書內為志焉爾內女而外則諸侯遇識當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曾秉周禮男女之際嚴其正

是之謂不孝公錄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鄭子遇于防而送之季姬歸之爾非所當非別也故稱遇稱叔姬歸于紀皆內鄙之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杜氏注鄫國琅邪縣東南有鄫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氏傳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曰其壯有高下如山有此故稱言崩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以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曰山崩川竭亦曰崩其變也何氏注艮山足陰○杜氏注沙鹿山在平陽元城縣東南○劉氏傳沙鹿者何山也山則曷為不曰山有鵠有名以名通者不待號可也然則胡為不繫國山不可以繫國山曷為不可以繫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襄陵許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齊穆將興而天文著晉文將作而地理決王道之幸也

狄侵鄭

冬季孫行父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余氏曰公十年如齊今再如之上不朝王而下數邾鼂齊

楚人伐徐

左氏傳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荀罃士匄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即公羊作罃後或同）

左氏傳晉荀罃士匄之謀晉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穀梁傳六軍之會也姿繼事也次止也有長也○杜氏注公孫敖襄公之子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何氏注言大者則諸侯繕於仁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次止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若尸盟故臣凡內獨稱公氏許以別尊卑○胡氏傳蓼都子鄧距徐亦遠而鄧兵伐徐蓋楊越之罪著矣徐杜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刑救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單平牡丘月諸侯救患之不協矣

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齊東狄之中國亡恥忌矣凡兵而書敗未有不善之者敗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終有國者持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氏傳伐厲以救徐也○杜氏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八月癸酉公羊作二十六日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傳何以致父也久暴師過三時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辨疑趙子曰晦者晦朔之晦耳據上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五年甲午晦晉欒黶士魴帥師侵鄭陵此書晦朔則知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為歷數之證疏云杜氏以長歷推己卯九月三十日○公羊傳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穀梁傳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杜氏注夷伯展氏之祖父夷伯字大夫既卒書字○程氏瑤書曰大抵春秋所書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如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推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冬宋人伐曹

左氏傳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襄陵許氏曰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一矣則何以禁夷狄之亂勤德方襄荒服窺伺至是而諸侯浸以貳也戚讐之陵夷可不儆哉

楚人敗徐于婁林

左氏傳言時救也又十六年夏傳言伐厲不克救徐而還杜氏注徐也○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呂氏曰諸侯之救徐者亦無能為也見桓亦無意於中國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氏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慶鄭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卑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九月壬戌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扣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其為虜矣遂淖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慢諫遠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秦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十一月晉侯歸○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劉氏敞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侯為之乎為戰也云爾○劉氏傳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隣而怒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臣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天下禹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者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富看託以為民輕弃君親而不顧者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穀梁作鶂）

公羊傳曷為先言雪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穀梁傳君子之於物

知所苟而已石鷁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乎　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高郵孫氏曰書是月所以別非戊申之日爾不書日者所不可知闕之也○程氏傳陰石于宋者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也必有氣驅之杜氏注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杜氏注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劉氏意林曰同盟有分我之義吉則告告則赴之非則書之此所謂於外者也奇物妖變之至則天之所警人君雖有克謝之智反而責其躬此所謂於外者也無待於外書何起告之有○胡氏傳宋人不當告春秋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書曰隕石于宋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非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一國之餘欲圖霸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胡氏傳季者少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君爲卿予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賜氏者季友仲嬰是也生而賜氏其何命之世爲卿乎季子忠賢社稷

公有冀戴之勳襄仲弒逆社宦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志變決亂紀之端明權臣竊命之禍其興戎遂矣○劉氏傳大夫卒稱名季者字也其稱季友何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言自是世季氏也世卿多矣曷爲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爲可譏奈何言是乃逐邾公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

夏四月丙申鄧季姬卒

胡氏傳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宋人娶於家爲叔父既嫁爲賢婦死於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諡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朝異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尊貴女者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于淮

左氏傳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蘇氏曰淮夷病鄫故也師氏曰淮夷皆病桓而齊侯城緣陵以偪杞今齊侯會諸侯于淮告非謀淮夷以杜其後來即左氏闕文東略而戮梁謂之戍淮之會意皆在此）城鄫役人病有夜驚聲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穀梁傳兵車之會也○杜氏注臨淮郡左右

十有七年春齊人伐英氏

左氏傳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楚與國）

夏滅項

左氏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

人以為討而止公○杜氏注項國汝陰縣○程氏傳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謂故為滅國書取滅項君在會葬孫所為也故不諱○胡氏傳專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鄫鄫曾言取若夫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出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杜氏注卞魯地○左氏傳書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陸氏粲例曰參譏之（杜謂門山夫人而會齊侯鄫文非正也齊侯舍之亦不可公又不當使往故貶子謂參譏之）

九月公至自會

左氏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孫氏曰踰三時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氏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惠公元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

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羣於公（雍人名巫即易牙也）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卒

卫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公羊作宋公會伐云云）

左氏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納孝公三月齊人殺無虧以宋○穀梁傳非伐喪也（伐喪無道故責之）○劉氏傳伐齊以納公子昭也伐齊以納公子昭則何以不曰納齊公子昭

于齊不與納也曷為不與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有其實者忘其名無其實者不得忘其名有其名有其實者尊其功無其名者不得尊其功納公子糾非正也（宋胡曰夷中國之心霸天下之意而道不足也故合諸侯率衆不務率義而先為不正以矜其功此其所以無成功也凡人之情以謂仁有實武有置仁置遠武置服自公孫敖而有此言是故莫能於為正而皆能於為不正此乃其所以失也秦穆宋襄既不能霸而做武仲文因以奔其身吾以此觀史順事敗施王事之始也）

夏師敗齊

穀梁傳善敗齊也（胡氏傳伐齊之役舉少舉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敗齊者善書也敗者善則伐者惡矣）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氏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泰山孫氏曰春秋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以宋主齊者不與宋襄伐齊也宋襄伐人之喪擅動人之主其矣○程氏傳宋及曲在宋也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胡氏傳或曰齊桓公管仲賢霸業公於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嫡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舉侯戰詩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秋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胡氏傳書秋救齊者許夷狄也許夷狄則罪中夏矣曷為不繫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襄陵許氏曰桓公攘服夷狄雖特兵車以禮讓恩倍能結其心觀狄之救楚之盟有以見公之遺烈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杜氏云八月癸酉卒丁亥葬）

杜氏注十一月而葬亂故○胡氏傳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遽終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氏傳邢人狄人伐衛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

及朝聚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警要備邑狄師衆○穀梁傳狄稱人何貶潛所以救齊也以近而德遠矣○高郵孫氏曰衛實滅之狄但潛耳封之齊桓死未逾年而衛人毀諸侯伐之邢人自以復存桓公也於是不忍齊之見伐而衛之無恩也與狄人伐之春秋書曰邢人狄人伐衛中國則夷狄矣而狄則人焉稱之曰人所以見中國之亂人理滅王而夷狄爲人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嘉齊

左氏傳宋人執滕宣公○胡氏傳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孫氏經社曰齊桓之盛大王室尊強中國夏之安地雖紅黃之遠猶能欲徙向盟而滕之敝弱由諸盟之後凡三十七年有兵車衣裳之會而未嘗列其間至是之後又不能事大國以取其執僅不亡滅春秋以爲滕之常弱甚矣故以名罪之宋公繼桓公之後非有大義來服諸侯肆己之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以陵轢諸侯春秋以爲宋公之彊暴甚矣故以人退之夫以滕弱不可以保國非正也強不可以縱欲亦非正也春秋不以不正治不正此其所以宋而名滕子也胡氏傳滕何以稱人不得爲罪討乎罪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事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劉氏傳曹南者何曹之南也曹人在焉其曰曹南何君不出而大夫行故曰曹南也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氏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有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前氏曰鄫子不及曹地會盟于鄫○蘇氏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然春秋書邾人而不及宋何也諸侯之專善惡可以專之非人之所得使也邾以諸侯而聽命於宋宋行不義見以從邪邾也若宋公之罪則不待貶而見矣未也○高郵孫氏曰邾鄫也雖之國宜十八

年文伐鄫子于鄫鄫皆小國其相繼之速不能悉見於經惟其無道之甚者記之爾

秋宋人圍曹

左氏傳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墨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胡氏傳盟于曹南只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楚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此與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心不足以示信宋公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兵楚數東部疾議而黨錮興曹文公除故而訓注用故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春公不越數時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仇牧荀息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隱遁焉非特書葬之間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

左氏傳衛人伐邢以報東門之役

冬會陳人蔡人鄭人盟于鄫公羊會上有公字

左氏傳陳侯請修好於諸侯以逆忘親之德冬盟于鄫脩舊公之好也○杜氏注楚與此盟其後遂得中國僖公會執宋公○胡氏傳曰會者合之禮也微者與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於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六公與陳蔡鄭之君或其大夫參焉為次則以公為則以公為則以公為與其大夫皆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

莊公十年前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一舉春秋之也僖公元年啟而攜楚經亦善公羊子漫謂其終於中國卒與鄭伯盟朝于楚其終於中國卒與鄭伯盟朝于楚其終於公伐蔡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文二年復盟于衡十三年會于溴執宋公以伐宋而其於是年大會則書於伐蔡之上而其爵矣孰人實此實與之平所以著其終之猶傷中國之衰弱不能折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楚狄二以惡諸

侯之矣道三以證盟會之始也

梁亡

左氏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邦民（前年傳曰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今年春遂城而居之○杜氏注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故爲秦所取）民罷而不堪則曰其寇將至乃潰公宮（潰壞）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何注魚爛自內發○胡氏傳舉本使因魚爛而亡何義焉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會其禦令晝考其國職少省其典刑夜儆百工無使怠荒而發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標梁莊擾攘遑暮不及

旦）（若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若文王也凡有国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老月削如火焦爛有內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忽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穀梁傳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如書伐而滅亡則湎淫湎不足記著其自亡然後其罪明）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出謂不收救）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微言淳閒於師曰梁伯亟用其人自取滅亡其非當矣秦人肆其彊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無人之危其惡易見也滅人之國其罪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意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

春秋卷第九

李教授校補完

僖公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杜氏注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胡氏傳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爲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公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重戒之意深矣

夏邾子來朝

杜氏注邾姓國

四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曷言乎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鄭人入滑

左氏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氏傳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齊桓衛方病邢○穀梁傳邢爲主焉爾邢以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

何氏注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

冬楚人伐隨

左氏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伐隨取成而還○襄陵許氏曰楚既服隨則將爭衡於上國矣而宋欲盟之其能訹乎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齊

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則蠻夷乘之力攻四夷衛淪于狄災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及齊者明霸之急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氏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公欲從人則可以人從公終濟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杜氏注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爲盟主故在齊人上

見大旱

左氏傳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既生而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公羊傳修之者

記災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執宋公以伐宋

左氏傳諸侯會宋公將尋盂之盟且欲見楚子楚子欲執宋公以伐宋○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襄何以謂之外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襄車之會往宋公曰子目夷諫曰不可吾與之約以襄車之會往宋公曰子可吾與之約以襄車之會往襄公果代亡車執宋公以伐宋○穀梁趙氏曰此楚執其以諸侯執之之辭書何以南宮之

君兵馬非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聽襄之君執辱盟主故譏之一程氏傳宋率諸侯爲會襄夷執會主而諸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胡氏傳不言執之分恩於諸侯也夫以楚之強肯能俯率五国之衆何弱於前然滹池之會韶卅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国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力而不能得志於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屈矧於萬乘之君也哉其不勇於義甚矣○尹氏傳書秋爲南面之君也哉

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小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會盟嘗攘夷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五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以深貶之

（胡氏曰宋公德不足以懷遠而求諸侯以及於難故貶之）

又公伐邾

杜氏注爲邾滅須句故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穀梁傳捷軍得也其不言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胡氏傳不曰來獻宋捷楚稱捷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誅魯而魯有討者正其從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

家方修盟會而伏兵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旅遮獻諸侯其橫逆甚矣 扼其使而不受辭其罪以致討不患無辭衆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荊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為尊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氏傳曾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釐君○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之○胡氏傳書盟于薄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楚實執而伐之以釋得獲來遺是東狄反為中國主會獻將遍人而會之矣此正天下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曾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彊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敵盟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變夷出其事已俱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曾諱也○蘇氏曰宋公不言歸而言釋以為執之釋之皆在諸侯也若楚而尚可以求諸侯乎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公羊作繻

左氏傳任姒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

太昊伏羲也四国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姓城縣也顓臾在太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国社近亦故出祀之

以服事邾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邾雖曹姓絶祀封須句使復奉其祀諸侯所以尊周室也春伐邾取須句及其君焉○胡氏傳曰修祀紓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及其君焉○胡氏傳曰左氏之傳則公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譏乎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勤于戈於邾內擅取人國而又其君以亂為禮也聖人著其無義以襃矣

夏宋公齊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氏傳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泰山孫氏曰鄭伯楚故也按莊十六年荊伐鄭二十八年荊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人伐鄭鄭不即楚而此即者齊桓既死宋襄不能與楚抗也

秋八月壬午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氏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雖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國也蓄怒而忘國乎邾鄫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杜氏注升陘魯地○穀梁傳內諱敗績其可道者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胡氏傳記稱復之以天蓋自戰于升陘始也宜既敗績邾乘幾亡輕用師徒喪及兩國亦異於尊卑誅亂之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敗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氏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不可誠也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宋公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穀梁傳書宋襄也泓之戰以為復讎之恥也雪之恥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滕子厲諸為事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不答反其敬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之謂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乘會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胡氏傳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王以謂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小奪長使齊人有殺無君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尼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孟姑省德無釁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受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益所以分均出後為仁義也

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爲廉乎夫計未遂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辭繁宋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賤之也（高佑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戰不成列此亦下之所謂仁義而春秋惡之以其好戰而不務本飾小名而妨大德此與盜跖之以分均爲仁出蹠爲義也君子不然正其義不謀其利修其道不急其功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見小利所謂欲速者遺本也所謂小利者討末也○師氏曰宋襄非王者之德而慕王者之兵無霸者之術而貪霸者之業志大謀淺妄意興功以自取敗觀其敗齊師於濵遠矣及戰于泓方且以千鈞二毛不以阻隘爲辭則區區之意不足以濟事而適足以自敗矣○師氏曰楚人捆人惡妻狄也（蘇氏曰宋公被執見釋猶列諸侯楚以爽狄而干諸侯故泓之戰獨曲在宋而春秋辭無所予）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戴宋作閔）

左氏傳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公羊傳曷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泰山孫氏曰楚人敗宋于泓齊侯視之不救而又加之以兵故伐圍並書以誅其惡（胡氏傳或曰齊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爲貶乎鄭與楚交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振奮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亦伐伐之戾中夏也其事雖矣美惡不嫌於同辭）○杜氏注緡宋邑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父作慈父）

左氏傳宋襄公卒僖於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

左氏傳楚成得臣帥師伐（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余氏曰楚連得志於宋故又伐陳者以其貳於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氏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杞先世於入春秋錄僖公二十七年經書伯至此用夷狄禮則子成公於行也潛以終其身故於其終貶之○胡氏傳春秋聽諸侯則次以爵貶不一其名實乎曰春秋周天子之事也而不與焉其實天子之事也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爲夷狄夷狄之則爲禽獸人道滅矣春秋察其微而辨之貶而絕之所以嚴中國之限而謹華戎公侯之貶而錮子各論其實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公伐鄭

左氏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叛衛侯之子士濕帶會荀躒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邑鄭伯與之入而不與厲公奪也又怨襄王之逆而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朝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昆聞之大匕以懲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邘晉應韓武之穆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

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名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此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睦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龍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鄭伯克段于鄢之事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璧龍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其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龍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王今周德既衰於是乎文渝周召以從諸姬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而狄伐鄭取櫟○

襄陵許氏曰近世如唐晉資夷狄之力以定中國皆卒為禍蓋不講於春秋戒周襄之所以出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氏傳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矣猶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以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啓其請我何辱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毛襄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溫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王者無外言出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雖貴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矣以為周○當山劉氏曰春秋之時王者政令僅行於境內才出疆內即非王有故曰出聖人撥亂反正則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曰居

其地作不得其所用○胡氏傳自周郤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務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昵讒親以行外御而棄德崇喜鄭出狄師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枝其木也不亦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猶往猶夫之無不覆也東周微弱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棲棲而貢出以為後世憂奚啻破之兵以代簡而世有弒逆之禍奚藉鄭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故翬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臣子亂反王存天理之意也

晉侯重耳卒

左氏傳晉惠公卒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秦伏從者狐偃趙衰頵詢魏武子司空季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及過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

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以君之靈得以晉國晉楚合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乃送請繫二十四年春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諸侯有赴告之命所以厚交好通憂虞若鄰國出亡而情志否隔不通存亡禍福不以相聞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缺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修政雖法違而典刑猶存史冊所錄不失常決其文獻足證故孔子因而脩之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所以成其脩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筆削之間不在記事之多少此蓋魯史舊文之本旨也晉自莊公以前不書于經又不言文公之入誠當有不告故不書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氏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代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常山劇氏曰夫惟衛毀滅邢而生名之占滅同姓也孔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名以彰先惡之爾我習內之過故生以匹夫稱之示王法不容誅也

夏四月癸巳衛侯燬卒

宋湯伯姬來逆婦

杜氏泮伯姬魯女爲宋大夫湯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婦○劉氏傳婦人不專行然無爲婦逆者宋湯伯姬來逆婦非禮也然則何以書之曰主之也諸侯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之自主之非禮也○意林曰伯姬之嫁也固不見經今其不宜何爲見經善以此觀之內文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道以愛易與主大夫之婚是自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也

宋殺其大夫

泰山孫氏曰稱國以殺不以其罪也不稱名氏者與莊公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義同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常山劉氏曰凡歸入而言自某者但狹彼國之勢而其事在於歸之之人凡書納者其重則事在於納之者矣蓋王政不綱天下大亂國君世子大夫歸復絕立不由天子之命唯諸侯之彊有力者專之皆非所謂天吏而擅命與師繫有罪焉然罪惡淺深則文各在乎其文矣

頓子迫於陳而出奔故楚人圍陳以納之○胡氏傳圍陳納頓子也納之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真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氏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也

且及莒平也（會莒元年有歸之然）○杜氏注洮魯地○纂例曰于在喪之稱○辨疑趙子曰凡以事接於魯雖非命卿皆書名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

左氏傳公會莒茲平公寧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杜氏注向莒地○師氏曰譏屢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鞫弗及（鄭公羊作鞫）

左氏傳齊師侵我西鄙計是二盟也○穀梁傳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帥

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杜氏注鄑齊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鄑下○盈氏傳追之者何遂之也其言弗及何弗及者遽辭也爲畏其弗敢及若不及然意林曰所謂弗及者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寇至不能禦夫又不敢乃是率百姓而棄之者也豈爲民父母之道哉於是乃使公子遂遂乞師於楚以自防耳故此揆之其特固之斯所失者多矣○蘇氏曰侵曰人追曰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故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左氏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楚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

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舅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弼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師氏曰於春侵魯而夏又伐之喪死傷民以逞其志書之曰人以微之也

衛人伐齊

左氏傳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氏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公羊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穀梁傳乞重辭也內重焉重也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趙氏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札也穀梁釋乞字之義而不言大意故辨

之○泰山孫氏曰齊再伐我故公子遂如楚乞師夫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者惡魯不能內修戎備而外乞師于夷狄○胡氏傳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于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爲敵是以蠻夷錢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惡自見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公羊夔作隗

左氏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夔又何祀焉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杜氏注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胡氏傳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能擊鬼不得祀祝融鬻熊也而楚及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劉氏意林曰楚祖當能夔祖能

大二傳功七

擊諸侯之祀不過其祖則祝融鬻熊是夔之不得祀者也楚反以是滅之春秋以非其罪也故黜楚而伸夔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氏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滅楚師晉文入楚今丑子王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臣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質撓楚申公叔侯戍之○泰山孫氏曰楚夷狄也齊中國也公以夷狄伐中國固其不可而又取邑焉此公之惡可知也○胡氏傳楚強

無弱而能用其師進退任己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

公至自伐齊

穀梁傳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何氏曰魯內虛而外乞晉文行霸幸而得免故致伐以危之○胡氏傳大晉華則夷取人之邑其失正甚矣患之起自此始其致危之也○任氏曰以夷狄之師伐中國夷狄心何可保耶危公之行所以書三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羊杞杞不共也○余氏曰杞子來朝即位也書子以夷禮來朝故也卒也以夷禮卒之也以書至之所謂中國夷狄則夷狄之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氏傳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襄陵許氏曰齊桓既沒諸侯思之如周人思召伯也而孝公不能藉之以興觀其間楚

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僖未已與桓公禮下宋桓曾莊之意正相反有以知其功謀不遠霸業之成策矣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氏傳入杞責禮也○任氏曰僖公不省己之不當受朝而乃責杞之無禮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氏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魯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方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公從之遂

于楚丘二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聞其言曰說以犯難而敦詩書乃使郤穀將中軍○程氏傳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徵旨曰四國申夷狄之威罪子則四國之惡不著故書曰楚人則楚夷狄之罪昭然可知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杜氏注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背盟故直以宋地○胡氏傳春秋於宋之

圍入楚子以貶諸侯而公會之公之罪亦著矣

僖公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

左氏傳晉侯將伐

侵曹伐衛○穀梁

侵伐衛

胡氏傳按晉侯初公子重耳之出亡

北曹衛皆不禮焉　書是侵曹伐衛非

也春秋之時用兵　若非懷私徇怒則利人土地耳詩云

豈弟君子不知德　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

忿不求則能窒慾　然後貪瞋　妄興亡矣或曰曹衛皆

即卑於晉平且武　晉為不義曰楚人將救之以圍宋陳

蔡鄭許舉兵而同　實晉公會而同盟楚雖得曹而斯

已於晉然其君不　仕會計臣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約愈

乎又況告請盟四晉之許也書曰必有忍乃其

有濟有容德乃大大文公既忍於舍楚里焉須臾何獨不

能忍於曹復私平且區區晉侯甚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左氏傳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不卒戍也○杜氏注公子買違大子戒也內殺大夫

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張云周禮司

法以糾萬民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鄭玄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訊告也

內殺大夫皆書刺者若云用彼三刺之法告問萬民

皆言合殺乃施刑以示不枉濫○胡氏傳辨圖考甚詳

刺書其書與不書在之○陸氏纂例曰內殺大夫謂之刺

避惡名也唯有二　人皆非卿而特書明是公子也上言

晉人伐衛下言買　不卒戍明不勝而還非其罪也不序

言無帥非臣禮也　凡惡事須書有則避辭言之猶公夫

人奔則曰薨公子　牙刺是也○蘇氏曰刺未有書其殺

者書其殺言非其　實也○胡氏傳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

則大夫可以王盤　庚遷而殺民則士可以從今乃殺無罪

之主將以苟說於　強國於是乎子君之事書其殺以罪

之也

楚人救衛

左氏傳晉侯公將侵

救衛不克○胡氏傳

拒而絕之也書楚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

敛忠衛侯請盟晉人弗許楚人

樂與之改過衛侯請盟不當

識其深矣

开宋人

左氏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晉人丁諸城上晉侯患之聽
僖公之訴曰捊會於袁師還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指而數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來討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韓簡侍寢聞之告公曰子殷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宋好不許我必戰戰未奪秦未可出之何以彰曰使宋首戰於泰秦人不出我執曹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成得臣救曹衛心不許也喜

賂而免頡能無戰乎公說而復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林氏注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人以謂論而不正○愚按曰是說不禮改私討於曹既執曹伯又以與宋人皆非義也其稱晉侯以伯討書之以明也書晉侯為入曹也既言晉侯入曹不可復言晉人執曹伯非以伯討之也○胡氏傳古者親文侯武修其訓典成而不王於是乎有攻伐之事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孔子作乎此全之謂天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襲者未知改否知所承晉文不修辭命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發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論矣雖一戰勝楚遂主盟踐土不出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仇讎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呂氏曰此一年記晉事皆譏晉人所致蓋君親無將如此其有意於筆削乎

及四月己巳晉侯及子玉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氏傳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違天必有大咎子玉使宜谷之子王使治兵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

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
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
晉師退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
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
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昔惠公食言以亡其辭我曲
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
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晉侯及楚子秦小子慭公子
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
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車七百乘韌
靷歸三百乘以禦其前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
蔡陳蔡奔楚楚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下軍
詳不能軍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
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遂左師潰子玉收其卒而止
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二十七年傳曰晉侯入北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君於是乎出先軫曰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可以厎用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敬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秋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意林曰當是時晉辟楚三舍欲戰者得臣也而春秋書晉侯得臣雖有必戰之意由先軫則激之是以書晉也此誅必原情之義也○胡氏傳楚稱人貶之也得臣雖從晉師然初皆之辭則未有必戰之意及先軫獻計陰撓其當帝陽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故楚雖請戰而書及乃在晉侯所以誅其意也前楚時猶隱諱及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子婁林而諸侯之大夫不能救執中國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成穀邑合六國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之所書如此其罪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尚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商鞅不爲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非有以大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氏傳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知也曰莫予毒也已為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此殺有罪其必累上之辭言之何惡楚子也何惡乎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勿敵是亦棄師之道也胡氏曰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故不去其官

衛侯出奔楚

左氏傳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泰山孫氏曰衛侯聞晉師勝故懼而奔楚不名者以見其之過逐而去○胡氏傳諸侯出奔未有不名書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奔辱其君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晉盟于敛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畏其向晉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此祖烈業文事昌而及側來安使文公釋然許衛結盟而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窘辱無所歸于荊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之為能統大眾智不燭者為能處大事文公欲王夏與故威交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鑒智自出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左氏傳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案王闕晉侯勞之故為作宮）三月丁未獻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形弓一形矢百彤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實書曰策晉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

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穀梁傳諱會天王也○杜氏注踐土鄭地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從宋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高郵孫氏曰踐土之會天子始致世子晉文之霸遂召天王○胡氏傳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蔡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

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私行私專擅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

杜氏注陳本與楚楚從彼禮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此如會受命也○襄陵許氏曰鄭子會盟後會也陳侯如會後盟也宋襄使邾用鄭子而晉文受陳侯鶴圖宏矣

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劉氏敞林曰踐土之會天子自往也自往雖微而猶可言河陽之會臣召君也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狩焉○胡氏傳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

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狩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怨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氏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以武受盟于踐土故听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甯子並公之使也)公子歂犬華仲前驅(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也二子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公羊傳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劉氏傳衛侯鄭何以名殺叔武也衛侯為殺叔武故治反衛侯矣衛侯驅而入射叔武而殺之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叔武在內也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襄陵許氏曰志入杞之怨釋也(婦人歸寧常事不書書者也)中國有霸則諸侯弛兵而室家綏寧於是姻之恩始錄而鄭國之好交修以是為晉侯之力也故書伯姬莊公女也莊公夫人以二十四年入而伯姬二十五年歸杞知伯姬非哀姜出今其來也蓋歸寧成風也

公子遂如齊

襄陵許氏曰志伐齊之仇解也齊自孝公之立與魯好絕比相侵伐僖公元年復與公同盟踐土之盟故公遣大夫聘之修舊好焉禮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穀梁無齊侯)

左氏傳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杜氏注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蓋主會所次也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左氏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朝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故召王出狩因得盡群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胡氏曰以尊周而全晉也言非其地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公羊傳不與再致天子也○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杜氏注会河內有河陽縣壬申十月十日而無月史闕文○啖氏微旨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惰於臣禮若令朝于京師多有不從又晉已強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至而行朝禮若天子因狩而諸侯僻覲然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以為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天王狩于河陽所謂春秋之作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

晉又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氏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

在囚期以衣食為已職橐衣之囊饘糜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公羊傳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故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劉氏傳曷為或言歸于或言歸之于歸于者正也歸之于者不正也此其為不正柰何文公使元咺與衛侯訟文公右元咺則鍼莊子殺士榮然後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文公之聽也已頗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程氏曰凡言歸者易詞歸之者強歸之詞也○襄陵許氏曰司馬法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衛侯殺叔武則執有罪也何為不得為霸討天子在其而擅執諸侯軋矣是以推而遠之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氏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穀梁傳自晉者奉焉爾○劉氏傳其言復歸何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絕也已絕復惡也其歸何易也其易柰何以文公為之主也諸侯遂圍許

左氏傳丁丑諸侯圍許○杜氏注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胡氏傳諸侯再會天子再至

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攻古者巡守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洧水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襄陵許氏曰許能從齊而不得從晉何也楚脅桓自北方曾十有七年而後鄭又侵許脅之又九年而後從於楚楚其所係如此之難也

宋襄之興紹桓諸侯資文時則許既離中國而合於楚矣國人一服一從之感今足以雖變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云云侵圍許

左氏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股侯衛侯使甯武子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具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討非刑也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劉氏傳曹伯襄何以名貶爲賊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意林曰諸侯以爵叔武名曹伯以貶得國名其惡不同其如一也此正性命之理也）○胡氏傳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侯圍許晉文之於諸侯殆以奴役之也曹伯不能感激自奮以求合於義而遂委質繫累以死亦君子所鄙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左氏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菜禮也（疏云芻米以周禮掌客及聘禮準之則此當饋之粟饋五牢米三十車芻六十車）○杜氏注介東夷之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名○公羊傳介葛盧者何東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公至自圍許

余氏傳圍許踰年而還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羊穀梁作公會翟公羊作狄）

左氏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子孫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晉侯始霸襄戴天子諸侯聞晉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潰大典諸侯大夫上斷王人公侯數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杜氏注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程氏傳晉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迫其矣故諱公諸

侯貶稱人惡之大也○劉氏傳曰請侯之大夫非罪者也其稱人何翟泉在王城之內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音臣也而盟于天子之側自此始是以貶也其餘從同同胡氏曰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而列國盟是謂上僭諸侯大夫於此上蹈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者矣○胡氏傳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止其本也

秋大雨雹

左氏傳大雨雹為災也○胡氏傳正家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寒和而散則為災氣暄靄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雷亟氛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焉傳公即位昏父亡氏比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前於此矣

冬介葛盧來

左氏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也　好

三十有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氏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胡氏傳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郤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率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賓孟貞曹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歜治瑳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　衛侯雖不德臣無訟君之道元咺之罪亦已重矣然君子之道譬之于射失諸正鵠反求諸身衛侯不思改訟之愆躬自厚之義過而不改而又然忌止下皆失故曰罪累上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胡氏傳凡稱国以殺者大臣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待其殺而後入是忘乎殺元咺者矣莫憯於志鎮卿為下衛侯未入稱国以殺此春秋誅意之効也然則大臣何与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正故并罪之也○胡氏傳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怠而殺之也然不與衛鄭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

以公子寇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殺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高郵孫氏曰公子瑕嘗立為君矣於是殺之猶曰公子者瑕見立於元咺耳非受命於天王傳國於先君者也不曰其君非君也元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元咺立之元咺存則公子瑕存元咺死則公子瑕死咺立之為君咺見殺則公子瑕死也

衛侯鄭歸于衛

胡氏傳衛侯出齊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戕本枝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況於戚屬豈有疑閒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殺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已至於網羅誅殺無以芘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衣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見以義往又能再歸之未二月

與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辭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孫氏曰翟泉之盟鄭不至故）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亦去之○王氏葆傳箋義曰晉侯為盟主用兵以報私怨秦伯踰晉越周千里而坊人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也故皆稱人以示貶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氏傳王使周公閱來聘○杜氏注周公天子三公兼

冢宰○高郵孫氏曰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義然義不當使三公書曰宰周公來聘用見周道之衰而諸侯彊盛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氏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胡氏傳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者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冢宰上公其職任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更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羊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此未有言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也○高郵孫氏曰此蓋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濟西之旧嘗見侵于曹魯於是而取之○常山劉氏曰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惡其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文辭有本異已邑及我之所屬以彼所奪之後取禮理如專自以力甲爭奪言之不得正道故悉同辭言之按此年取濟西田然二年取汶陽田先本魯地而皆書取若此義據經為合蓋春秋之義以治易亂而不以亂易亂所正者不而已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己之舊不以其道者其罪難知聖人所書亦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

公子遂如晉

左氏傳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曰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杜氏注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為常祀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胡氏傳古者大事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公羊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禮天子不卜郊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成王命魯使郊非正故三卜吉則用之謂之郊者天人相交際之意也不言郊天不敢斥尊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力望

之事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岳四瀆及餘山川何氏云凡三十六所無所不通盡八極之內無所不至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故魯郊昜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魯卜郊不吉免之則不敢留天牲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敬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爲天牲不當復見免但當自省責○穀梁傳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左氏傳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時而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日曰牲得吉日則牛改名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怠於古典瀆慢亂禁○禁倒啖子曰凡祭常事多

不書矣禮及非常乃書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上帝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皆用辛日故以十二月卜三郊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凡養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稷則以凡牛可也禮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劉氏傳郊用正月上辛則昜爲卜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吉則又以二月下辛卜三月

上辛如不吉則不郊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商人以建丑爲正周人以建子爲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王者必以其正月郊則昜爲或言免牲或不言免牲免牲禮也不免牲非禮也免牲何以禮不免牲何以非禮郊者歲事也六月上甲始殺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帝牲必在滌三月如不從則免矣昜爲或言牲或言牛中禮曰牲不中禮曰牛何以則中禮何以則不中禮夏后氏玄牲商人白牲周人騂牲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胡氏傳楊子曰天

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重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爲後世戒慈書之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之變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慈書其事而謂言假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禹也宋之郊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祀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而脩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其祖非列國諸侯之

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祀殺其義易其常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固爲等衰盖不易之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爲天下國家乎何有

猶三望

左氏傳猶三望亦非禮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魯郊祀天而祀其小礼故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辭○公羊傳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礼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岳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沈風磔雨升燔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辦中置柴上燒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側手爲膚案指爲寸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不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郊壇非一猶祭其大者三魯郊非禮故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譏者不食而卑者食書者亟失禮也○杜氏注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疏曰楚語云天子徧祀群神品物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注國語者皆云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也非二王後祀其分野星辰山川也魯於十二次降婁魯地在分野之星其祭奎婁之神也三望公羊以爲泰山河海鄭玄以爲非其地則不祭魯竟不及河三望謂淮海岱也禹貢徐州魯地○劉氏傳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星辰山川曷爲祭星辰山川星辰所瞻仰也山川民所取財用也猶三望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意林曰譏猶者可以已之辭何其不知春秋也春秋貴正貴謫安有數大存小而又教之曰可以已哉是猶逐其父而養其母者而謂之曰可并逐母也亦詩之孝而已矣王介甫曰春秋內魯諱其惡而褒其善此內辭也曰不郊矣幸其猶三望也不告朔矣幸其猶朝于廟也然則春秋之義疾其至者也愈乎已則可矣是猶紾其兄之臂者而曰我且徐之以全吾愛云耳則可乎亦詩之滑而已矣故以猶爲可以已者逐父而養其母之說也以猶爲愈乎已者紾兄而徐之之說也君子不然彼不郊而三望自以爲猶愈乎已故譏之彼不告朔而朝廟自以謂猶愈乎已故非之君子之道致其至者也當其必爲不曰可以已亦不曰愈乎已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呂氏曰以求婦而來父母之國非礼也故書春秋之書凡以使人克己復礼而人人道之正云耳毫釐不合於礼則於心術之微必有不自得者唯能自克以義以求合於禮則心廣氣盛千萬人吾往矣其然必可以至於聖人也此春秋所由作也○胡氏傳湯伯姬來逆婦而書曰若以公自爲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爲亦書見

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主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毋為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中論曰易稱道成女渾而不停者乾也是故男子有四方之志取其動也靜而不動者坤也是故女正位乎內不與閫外之事閫外之事且猶不豫況出境乎由是言之伯姬之求婦可謂正乎應靜而動反常也婦之反常則亦何所不至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杜氏注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胡氏傳帝丘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我嘗伐凡伯于楚立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尊攘我狄而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彊盛衛侯不能彊於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羊作接

杜氏注文公也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氏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杜氏注不地者就狄廬帳盟○胡氏傳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者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我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氏傳晉文公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三月秦人入滑

左氏傳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杞子三十年秦伯圍鄭使戍鄭者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而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人聞吾子將

步師出於敗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逆孫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滑人聞之而還○杜氏注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氏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氏穀梁有師字

左氏傳原軫曰秦違蹇叔以貪勤民天奪我也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先軫怒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releasing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釁臣覺戮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

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公羊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寧上之木拱矣師出晉人與姜戎要諸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其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殲厥師也○穀梁傳晉子也其曰人何

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殲而主乎戰也○程氏傳晉不稱君君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爲無道越晉以襲人衆所共憤故稱晉人其稱姜戎亦然今按晉人伐秦字○胡氏傳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其時仲尼親筆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勤善其辭恕春秋備書晉秦無道用兵之失兼於德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細不稱君者例過罪期忘親背惠墨衰絰而戎其服甚矣親秦猶狄其罪云

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己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倖其成自以爲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寇人臣者慢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慢利以事其父慢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喪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程氏傳秦之所以爲狄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地而棄其師者也○今按程氏劉氏胡氏皆從公羊作秦）

癸巳葬晉文公

左氏傳晉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狄侵齊

左氏傳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公羊作取漷穀梁婁作樓）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氏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杜氏注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晉人敗狄于箕

左氏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臼狄子○襄陵許氏曰自三十年狄始侵齊晉未服討自是中國咸有狄患至敗於此而後懲文不復犯略是故戎狄之亂不能震疊以威武則未易以德懷也○杜氏注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冬十月公如齊

左氏傳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杜氏以乙巳在十一月）

左氏傳甚哉小寢即安也○胡氏傳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四時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賊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爲小寢曾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爲正則一爾君薨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襄陵許氏曰君子自治常使心熟於仁而體安於禮則立勝於死生之際終不可亂矣南昌子易簀是也

陰霜不殺草李猶實 隱公三年 孫覺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杜氏注書失時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襄陵許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懦而文公以暗弱繼之其咎遂昔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春秋卷第十一

延祐甲寅李教授改正補完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有劉字

文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氏傳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胡氏傳凡崩薨卒葬人道終始之變也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王法之甚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余氏曰五月而葬內葬雖得禮亦書明臣子之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氏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劉氏傳錫命者何命爲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命之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畢喪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胡氏傳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命此敵王所錫則有錫戚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昔也札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戚冕圭璧然後歸是已事馬衮冕因其歲時來朝亦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玄衮及黼其已服弓矯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是已今文公經世寧制未畢勿洪慈朝而獻功此諸侯錫命非正也恩而廣典也安得不啓諸侯覬覦之心乎故穀梁子以譏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左氏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祥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徵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

叔孫得臣如京師

杜氏注得臣叔牙之孫○左氏傳叔孫得臣如周拜○高郵孫氏曰天王賜命晉公而晉公使得臣拜之非禮之正者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天子錫命公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

左氏傳衛人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
帥師伐晉
孔達不共開土稱兵報復故人之
秋公孫敖奔齊侯驅戚田故公孫敖會之〇杜氏注戚衛邑
在頓丘衛縣西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公穀作髡
何氏注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
君之尊故兩見之又責臣子當討賊也〇左氏傳初楚

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嗣未
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是人也
蠆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
而黜太子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
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羋而勿敬也從之江羋怒曰呼
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
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
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宮甲大子王請食熊蹯而死弗
聽丁未王縊〇胡氏傳世子而至於弑逆此大變大

人情所深疾亟存春秋詳書其事欲後世觀此而察所由
示懲戒也書世子弘受春秋左氏至此發書歎曰經籍
聖人垂訓何書此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
爲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唯口不可道
故亦耳不可聞禮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
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甘爲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矣
夫亂臣賊子雖陷幷在前斧鉞在後而不避顧謂身後
聚名足以格其邪志而懲於爲惡豈不謀哉持此曉人
可謂掌握其心慈矣若語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遏於著

秋之義者必家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
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
人倫知所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
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懷然畏懼知春秋之不
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怖旨
而見酖矣傳者按也經者師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
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爾要必正而楚穆多愛立子必
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蔡仲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
崇爲之師侍館閒宴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慊

憾而能服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訴及婦人宜其死也而使江羋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江矣舜親僧王薦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墻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弒君推本其所由而書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

公孫敖如齊

左氏傳穆伯如齊始聘焉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氏傳秋之役秦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復使為政秦孟明視自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耳於民期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程氏傳越國襲人秦之罪也忘親背恩貪之惡也秦經入之

國以襲遠雖憤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秦以取敗故書敗績○胡氏傳夫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孟明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憤兵疑累之在秦也而以晉侯為主何哉曰敵加於己而己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己無罪而不義見加謝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況告於王子方伯可也君還興師而與戰是謂以禦攻寨何咎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己息事之道寡怨於人方主者之事也

子五作僖公主

公羊傳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孔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練主用栗(期年祭也埋虞主於門中而反虞練主用栗於門外之閒易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尒不時也○穀梁傳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識其發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曰於練亟壞廟之道易稽可也改塗可也(孔穎達曰禮祔祖高卑則毀其廟以次而遷祔新神故示有所加)○任氏曰主所以象神也孝子之心以親既葬而不得從見也於是作主以象神故自葬既葬作主於虞不終日而虞祭未

忍一日忘其親也傳公薨葬踰年而今乃爲主忘其君親矣胡氏傳十五月然後作主假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猶惡之源也以爲無傷而弗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拾此春秋所以謹之也

二月己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穀梁傳不言公處父仇也爲公諱也○襄陵許氏曰春秋之義扶高舉卑處父云晉君臣詞也以抑晉也○杜氏注處父爲晉正卿不能以禮匡君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不地者盟晉都○胡氏傳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及國不致爲公諱耻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皆削魯史之舊文爾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陳侯之弟作佞

左氏傳公未至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殺孔達以說○杜氏注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襄陵許氏曰元年衛人伐晉至此諸侯會盟而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成於垂隴之會矣晉襄方惠恣楚遵養中國罪有可委斯受之可也

旱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杜氏注周七月今五月不雨足爲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傳公憂民歷一時轍書不雨文公不勤四時也故歷四時乃書以見其無恤民之心胡氏傳書不雨至秋七月而不曰至秋七月不雨者喜後言不雨則是喜而之詞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旨乎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懷也通旨曰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七月者猶言有雨亦可無雨亦可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喪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穀梁傳大事者何大祭事也著祫嘗○劉氏傳祫則曷爲謂之大事諸侯之大事也庶人薦而不享大夫享而不祫諸侯祫而不禘又意林曰時祭稱有事祫祭稱大事大事之外無加者矣以昇祔之曾之郊禘非礼也大夫有善於其君則干祫及其高祖諸侯有善於天子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皆周之末造也非大平制名器正上下之分也○杜氏曰時未當吉祭而於大朝

行之於閔二年識已明此主爲逆祀書也又曰僖公閔公蔽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公羊傳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劉氏曰此非祖称也其謂之祖称何臣子一例也○左氏傳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春秋傳先

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君也無祖則是無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尊尊者我之主哉○胡氏傳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諸侯立禮者曰世皆父子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爲祖而臣子一例故无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礼而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其名號雖不同其爲世則一矣○任氏曰父子者一家之私愛也世統者天下之大義也僖公雖閔公之兄然繼閔之統則昭穆之序嚴不可亂以一家之私愛而汨天下之大義文公於是不智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傳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程氏曰秦以潰敗

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取捕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虐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猶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乎己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繼矣○黃氏震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文公四十一月乃娶何以稱

志夢娶曰春秋之論喪事之終始分數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裕葬以冬納幣皆失於大早春秋不識其前顧識其後四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乃在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喪也緣此以論礼礼所重者在志志敬而節具爾君子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與之居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氏傳莊叔會晉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杜氏注沈國名汝南平與縣北有沈亭○常山劉氏曰昔滕文公問孟子曰齊人

將築薛吾無恐如之何則可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可為也由此觀之則諸侯守邦豈可越民之潰哉一被侵伐而民散君之不能其可知矣鑿潰沈潰皆潰之類是也○胡氏傳五國討狄人將北命卿也沈在汝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人民逃散雖非義舉亦於義得救恤之兵則有間矣

夏五月壬子虎卒

左氏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舟弔如同盟王不

○胡氏傳壬子虎不書名識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以同盟而致弔非其正以私情害公義矣

秦人伐晉

左氏傳秦人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胡氏傳其稱人何也聖人作則以懲不善欲盡損割之象其辭曰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謀其名為貪其是欲而不能塞也及敗於殽仲泰誓應殺能改將塞其欲也復起彭衙之師以報殽役其名為憤兵其怒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遂怒而後悔自是見伐而不報始能賤貪之言矣其效於此哉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圍江

左氏傳楚人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雨螽于宋

陸氏粲例曰自公而王十六文多有似雨也○公羊傳記異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氏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盟公如晉及晉侯盟○陸氏粲例曰在晉都盟故不言地○蘇氏曰晉懼其無禮故請改盟雖盟於其國猶可書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

左氏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上不書不親伐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王朱楚大夫伐江之師也聞晉師起而江人釋故亦還○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諱也其為諱奈何伐楚為救江也○胡氏傳以晉來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遠結江

黃令凡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能又嘗圍宋矣
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
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
而戍守鄭之發與須衛畢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
之罪宜大合諸侯聲罪致討庶幾雖震恐而江圍可
解奈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彊國豈能濟乎故書
以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

呂氏曰自是公朝聘國皆致者事近得詳事遠不得詳
也

夏逆婦姜于齊

程氏頤納幣在喪中與喪昏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
稱夫人不可爲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
職矣○劉氏敞何以不言姜氏喪娶者公也曷爲貶
夫人夫人與有非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婦
人不專行其曰與有貶何父母與有罪也○胡氏傳逆
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所稱也往逆而稱
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禫制未終而
思娶事非不志哀而居約矣乃逆也而已爲成婦未至
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文公不知敬其初儻
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弒齊人不能鑒微知著貪禮而往
使其父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止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
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又識之以爲後鑒

秋侵齊

許氏曰狄自其之敗至是始復侵齊閱晉有秦楚之難
也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左氏傳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程氏曰
秦逆知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
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胡氏傳
晉三敗秦師而穆公報之則於稱人秦雖取王官及郊
未至如晉之甚也襄公又報之亦過矣而得稱爵何也
聖人以常情待諸侯以王事責秦穆公初敗于殽悔
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
之役則非晉之意所以備責之也若襄公則追報昔

裹大破秦師取狄伐許怒曾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責矣然曾襄伐秦而秦穆至是不復報善可知矣不識晉侯所以深善秦穆春秋大改過嘉其然王者之事此秦誓之書所以列於百篇之末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氏傳甯武子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杜氏注諸公薨母也○陸氏纂例曰自成風之後至僖用夫人禮故亦書薨其非禮○胡氏傳風氏莊公之妾也而稱夫人自其嫡妻亂矣語曰邾君之妻邾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敬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號稱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貴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感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君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者以其實書不為異辭謹禮之所由繆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杜氏注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胡氏通旨曰言來歸者彼自來也言歸不言來者請而得之也○程氏傳天子成妾母為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以見明稱叔存禮也劉氏彝按曰不知昔乃以謚天子謚人之妾小過耳而識之深求卑殺母第大惡也而識之畧是不知春秋正人倫之意也父子也夫婦也君臣也治之三綱也道莫先焉桓以莊篡君而王命之成風以妾僭嫡而王成之於三綱壞矣是去人之所以為人也王之慢天不亦甚哉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陸氏纂例曰自文公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蘇氏曰仲子雖聘而非惠公之嫡也故特為之官祔而不祔蓋禮之正也伯姬風以來妻母皆葬其壻也皆禮之變自此始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穀梁作毛

程氏傳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也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胡氏曰王臣下聘杜公冀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為從同同也或以謂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懼歟何也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猶嫌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移之於禮也而致礼於成風益矣聘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發王法莫斯不稱天若聖人於此志謹其戒而不敢略也○許氏曰據服傳曰庶子為父後者

為其母村以總也與傳者一體不敢私其親也服問云君母非夫人也則群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哭君所服也此禮之正也

冬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左氏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杜氏注六今廬江六縣○五氏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滅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哀哉○師氏曰春楚皆夷狄也秦入鄀楚滅蓼書夷狄之盛彊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氏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閔晉侯有疾故

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八月己亥晉侯驩卒驩公子作謹

左氏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親好也乃使先茂如秦逆公子雍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杜氏注卿共葬事文襄之制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晉狐射姑出奔狄射翼梁作夜

左氏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當於趙氏且謂趙盾能守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宜子於是乎始爲國政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簡伯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閒下閒則上壅且閒且壅無以相通夜姑殺晉也夜姑之殺杀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

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
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
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
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君瀾言也
胡氏曰易曰不出户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也
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
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
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者則稱盜君與臣
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夜姑耳君獨以瀾言故亦與殺焉所以為後世人君之戒○劉氏傳慈
則處父之罪奈何處父之為人臣也華而不實好剛而
犯上興事以自為名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陸氏粲例趙子曰天子常以今年冬頒明年正朔於諸
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禀正朔
也故曰王正月言王之所以頒也因以特牲饋之告
月亦曰告朔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
日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左氏傳閏月
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
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劉氏
傳閏不告月非正也朝廟為告月也不告月而朝廟亦

非正也
七年春公伐邾二月甲戌取須句須句公羊作胊
杜氏注須句風姓之國今屬魯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
滅之○左氏傳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置
文公子焉邾文公之子也
遂城郚
杜氏注郚魯下縣南有郚城城郚備邾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王臣梁作生
左氏傳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
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
寇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
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公為盟猶能戕其本根故君
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謂所謂戕焉而樂枝在者也
必不可君其圖之就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撓貳吾之
何去之不聽樂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
鄭于宮共御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昭公即
位而葬○劉氏傳其稱人以殺何殺殺之者也邾公玖
去群公子而反為穆襄之族所攻殺公孫固公孫鄭子

官室僖然後勝爾○胡氏傳晉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公羊先蔑下有以師字其說非

據今殺二傳蔑公羊作昧

左氏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安寘此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晉乃背先蔑而立

靈公以御秦師及童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偏也不受寇也既予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急訴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詰明天時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已丑先蔑奔秦○劉氏傳此晉趙盾之師也其稱人何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程氏傳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改書晉及

胡氏曰治亂存亡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一有誤乎事者舉其不失不勝其偶況置君而可以不正乎故河曲之戰其賊有如此者使後世臣子誣於發立之際不可忽也○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常山劉氏曰戰必有勝敗故諸侯之戰必書人其敗曰某師敗績唯此秦敗不書者舉重略其故也○穀梁傳不言出在外也泰山孫氏曰不言出明自軍中而去也

秋侵我西鄙

左氏傳秋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鄭昭且讓之○許氏曰秋徵其之敗聞一侵齊而大敵肆至其始復侵宋侵衛侵齊皆襄既沒莫之忌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氏傳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杜氏注扈鄭地滎陽縣西北有扈亭程氏傳文公怠政事多廢弛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往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胡氏傳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不能自強於政治會自是日益衰矣○高郵孫氏曰春秋書及其大夫盟者唯二例耳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防此年晉大夫及也春秋之法內臣而盟我公皆書名以見其罪不幸其國無君若然知

之亂則齊之大夫得免乎大夫而盟諸侯亦書名以見其罪不幸君薨嗣子少主靈公之在抱則晉大夫得免焉會是二者未有不得罪於春秋者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左氏傳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穀梁傳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左氏傳襄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左氏傳晉人以宣之盟來討襄仲會趙盾盟于衡雍報宣之盟也○范氏注衡雍鄭地○任氏曰二國之用事者會盟政在大夫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戎公羊作伊雒戎

左氏傳遂會伊雒之戎○許氏曰戎諜在雒亂華甚矣稱公子遂而之也而之也者內諸夏而外夷狄也春秋所譏如此而晉唐得戎與之雒戎寔滋大亂不救唐亦幾危方悔此為國謀者不學春秋之過也胡氏傳東萊呂氏說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再稱公子各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以來廼有與雜處而不辨訂諱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哉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氏傳七年穆伯聚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婿聲己生惠叔戴己卒文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穆伯公孫敖也文伯其子穀也惠叔難也襄仲穀父昆弟穆伯之如莒涖盟也且為仲逆及鄧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兵作於內禍亂於外為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其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冬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陸氏粲例曰還者事畢事若師還之類是也辭也復者未畢若公孫敖仲遂等事未畢而復也取辭也○泰山孫氏曰公孫敖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中道而反也丙戌奔莒又公不能誅故得以自終也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者以疾而還也以疾而還義猶不可況敖如京師弔喪中道而反乎罪固不容誅矣而又使

之自恣得以奔喪此文公之惡亦可見矣不言所至者舉京師爲重也謝氏曰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文公不能奔天子之喪而使其卿行已不恭矣其臣安得而恭哉此公孫敖所以中道而反也○胡氏傳敖之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爲歟矣然欲生於色而繼於淫色出於性日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絕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辟邪侈無不爲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己氏之欲從也夫以志洵氣肆行淫欲而不爲之制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禍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敖何誅將使後人爲鑒修室慾之方也

春秋此書記順喪之禮至是大壞也魯文公無哀戚之心而所遣大夫復淫亂同邪尊君之心無有而淫放之慾必行所以見魯君之不敬而遣使之不得人君臣之綱至此盡廢胡氏之說善開之於上蔡謝氏者其言切於學者之修身而非大義之所繫矣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氏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襄夫人祖母）大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壽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湯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迎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陸氏淳閻啖子云守節以死特書官以美之又曰內外大夫奔卿則君之股肱也治亂所寄故重之凡奔皆惡也有非惡者則異其文宋司城是也○呂氏曰守節以死者死其官也稱官以奔者得其職也劉原父以爲稱官皆不能其官非也如不能其官則何稱其官之有然而不名者其人他無可稱能死其官得其職爲可錄爾故舉其官不數其人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內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改常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劉氏敞此非王命則禹爲謂之王者無求言者非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周王者之消也○胡氏傳不稱使當喪未君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時也天百官總己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託於王命以號令天

卜夫甚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益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觀魯文弔喪之使拔倡至此天王之為政者不知行法又來求金春秋特書以為毛伯之私行嚴矣

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注歸寧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左氏傳葬叔如周葬襄王○陸氏發例七月而葬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氏傳裏之鬼行侯將晉其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奔蒯得由于讒陳故冀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杜氏注告于廟○劉氏傳夫人曷為或致或不致或可以致或不可以致曷為或可以致或不可以致出入不以禮則不可以致此其為有禮存乎其間者也孔氏正義曰夫人歸寧書至唯有此年錄不書者或礼儀不備或淫伯姬○胡氏傳致非特以告廟書也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以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掉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其鄭父

左氏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常山劉氏曰殺二大夫以上不言及其事同殺之之志均故也若晉之二趙三郤楚之二公孫其也書曰殺其大夫某及其者以其之故而延及乎其也若元咺信不臣矣而公子瑕不見其罪衛侯遷怒而并殺之故書曰及以志專殺之中又有輕重者也士穀及箕鄭父倣此○胡氏傳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也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

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其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偏黨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

左氏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坚公子尨及繫丁鄭及楚平○孫氏曰楚復強也楚自城濮之敗不敢加兵于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中國不振故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卻不書綏也以懲不恪○胡氏傳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親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穀梁作叔

左氏傳楚子越椒來聘○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劉氏傳聘常事也其曰椒何楚進也楚進又矣易為始乎此自是與中國通也與中國通者何自是以中國之禮為之者也 愈林曰前此者楚不與中國通其交於中國也名號僭而無法故比之夷狄得見於春秋者皆必有非常之事焉今使椒來聘其號詞順其禮節中然後始均之中國矣故一諸侯也能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誦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樂上慢下暴則誦之夷狄不在遠近而在賢不肖苟賢矣雖君四海誦之中國可也苟不肖矣雖國都河路誦之夷狄可也楚成以

力為弒君宋襄公睥睨天下盛會諸侯繼書春秋而不得以爵通今使椒來聘常事耳自卑於其名修下人之義而反得編於諸侯君臣俱降以此見褒為貴力為下矣○胡氏傳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特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誅華夷之辨以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以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以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去春秋立法謹嚴而先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先心故內雖不使與

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患善悔過嚮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絶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賵

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杜氏注秦慕諸夏欲通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賵僖公并及成風

葬曹共公